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一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三一一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文體明辯六十一卷首一卷目錄六卷附錄十四卷附錄目錄二卷（二）……一
〔明〕徐師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建陽游榕銅活字印本

劒非所惜叶息約反予手嘗以劒贈徐君子其寧爾心親交義不

薄此也大明劉履曰此詩大意和贈徐幹篇略同

贈王粲句十六　　魏曹植

端坐苦愁思去聲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

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

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

和御日逝不留重平聲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

多念自使懷百憂此以比也大明劉履曰粲因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及表卒勸其子琮降魏粲有功植寄贈以詩惜其無所依歸而勸其思魏心矣詩意也

又贈丁儀王粲句十八　　魏曹植

文林明辨　六卷之二十一　　二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長安山岑高無極涇渭

二水名揚濁清涇濁渭清壯哉帝王居佳麗殊百城員闕

門觀上方有員闕故曰員闕出浮雲承露銅盤概泰清天也皇

佐揚揚天惠四海無交兵權家兵家雖愛勝全

國爲令名君子指二在末位丞相不能歌德聲丁

生怨在朝王子欲自嘗歎怨非貞則也正中和誠

可經誠也大明劉履曰建安十年曹操西征張魯而植從之以歷覽西京形勢其父用兵之神速悌乎二子俱在末位不能樂於其職而頌歌德聲故賦是詩以規勉之也

贈徐幹三首句八　　魏劉楨

徐幹名偉長北海人能守文默操不苟進取故贈是詩以嘉勉之也

汎汎流貌東流水磷磷水清見石貌水中石蘋藻生其

涯華如字葉紛擾溺叶乃歷反水中汎動貌采之薦宗廟可以

羞進也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此比也

亭亭高貌山上松瑟瑟風聲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

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

栢有本性此比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快足也奮翅

凌紫氛紫氛天之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群何時當來

儀將須待也聖明君此比也

贈張華句二十　　晉何劭

文林明辨　六卷之二十二　　三

四時更代謝懸象日月迭卷舒出沒也暮春忽復來和

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

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念也無鎮俗在

簡約樹寨焉足摹在昔同班司劭爲太子太師華爲太傅今者

並園墟私願偕黃髮逍遙綜理也琴書舉爵酒杯名茂

陰下携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明也大

劉履曰史言何劭奢侈每日食萬錢而劭亦有文然能後游自足不負勢故此詩能稱慕張華之儉德而作其私願者如此

贈山濤二十四句　　晉司馬彪

苕苕高貌椅桐樹寄生於南嶽叶魚反上凌青雲霓下

臨千仞谷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普也植朝陽
山之東也傾枝俟鸞鷟食有反叶今者絶世用倥音偬
也窮見迫束班蟲如公匠石匠不我顧牙伯牙曠師曠不我
録也求記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卅卅三光馳逝
者一何速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躅感彼孔聖歎
哀此年命促言此二句意氣衰又非知道者之下語亦自然相貫
和潜幽冥誰能證奇璞卞文冀顛神龍來揚光以
見燭謂燭龍○北有水之山有神人面蛇身其視能照九陰是也
潛居選此贈是詩以自薦達也

贈從兄車騎十句士光○　　晉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翩翩遊宦子辛苦誰為
心去髣髴谷木陽婉孌此山陰營魄營魂景日皆睹
懷茲土精爽若飛沉寤寐靡安豫豫樂也願言思所欽
感彼歸塗艱使我怨慕深安得忘歸草言樹
背與襟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在京時寄贈之詩

贈尚書郎顧彥先十六句○　　晉陸機

大火心星貞也朱光積陽熙自有望舒
離金虎吐重陰淒風迮
時序苦雨遂成霖朝遊忘輕羽夕息憶重

衾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尋與子隔蕭牆蕭牆阻
且深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
慰吾心

贈羊長史并序五言二十句　　晉陶潛

左軍羊長史銜使秦川作此與之安帝義熙
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遣秦中將事朱齡石遣長史
羊松齡作此詩與之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
古人書賢聖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

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
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
多謝綺季與甪先生精爽今何如紫芝誰
復采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
清謠結心曲人乘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
盡意不舒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十六句　　中唐柳宗元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
生秋風積霧杳難極滄波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
席莫與同若人抱奇音朱絃縆枯桐清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窗中列遠岫（山穴爲岫）庭際俯喬林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惠而能好我問以瑶華音（瑶華所贈之詩）若遺金門步見就玉（此一作）山岑（岑也大明劉履曰朓理郡多暇因呂法曹有贈故答是詩）

酬王晉安（晉安郡守王德元也○十二句） 齊謝朓

梢梢（梢梢枝勁之貌）枝早勁塗塗（塗塗厚貌）露晚晞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拂霧朝青閣日旰（旰晚也）坐彤闈（彤闈丹陛）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春草秋更綠公子（公子指王晉安）未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賦也大明劉履曰此朓在中書時答王晉安之詩所謂參差百慮依者不特爲思晉安而言蓋其居中亦必有幽鬱而以補外爲樂焉爾）

簡寄

贈崔溫（名悅○十六句） 晉盧諶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洛（洛陽）路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遊子恒悲懷（懷恨）舉目增永慕良儔（儔指崔溫）不獲偕野情將焉訴遂念賢士（賢士下文李牧）風遂存（存察也）往古務（事務也）朔鄙（鄙邊也）多俠氣豈唯地所固（固險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趙奢正疆場（場音易）秦人折北慮（北虜之謀）旅及寬政（卿曾仲所云羈旅之臣及於寬政者也）委質（質如字委身）與時遇（此言段匹磾能容己而已得事之也）任恨以驕蹇姿徒煩非子（子善養）馬御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黜庶荷云免罪戾何暇收（收也）民譽倪寛以殿（下殿）黜終乃最（下功曰殿上功曰最）衆賦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古人非所希（希自謂）願自有素（言素此心）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二子崔溫）故賦（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蓋當洛陽焚毀之後朓別駕之時遊賢山川風景感古念今舒寫情素特以寄贈崔溫二子云有然其委質所事緣已恤民此亦可見矣）

暫使下（疑當作還）都（金陵）夜發新林（浦名）至京邑贈西府（荊州隨王子隆府也）同僚（二十句） 齊謝朓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

長秋河（明河）耿耿（光貌）寒渚夜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京城）正相望金波（月光）麗鳷鵲（觀名）玉繩（星名）低建章（宮名）驅車鼎門（周城南門名定鼎）外思見昭丘（楚昭王墓）陽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賦而比也大明劉履曰朓爲隨王文學在西府以詞深被賞愛乃爲長史王秀所忌事還都及至京邑而戀舊之情不能自已故作是詩以寄同府焉原謂此詩言實典麗意亦委折而氣則溢斯言得之矣）

在郡臥病呈沈尚書（沈尚書沈約也○二十句） 齊謝朓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借用漢文謂汲黯語況復南山隈
山在宜城曲何與幽棲特連陰盛農節蒻笠以草爲笠聚
東留田一作甾荊歲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夏
室輕𦂳動涼颸嘉魴名魚可爲膾綠蟻酒中浮名嘗
持臭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二句見長安亦重當删去則方獨待
良辰與友人詩作何許等接則良辰友歡日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坐嘯徒可積爲邦歲已朞絃歌終莫取撫枕令自
嗤也大抵此篇已非興沈約交契雅厚因時病所作詩寄之以道己之情觀其郡縣牟民
之政化亦可謂善於治縣者矣未女美庭無諍訟而能以不負古人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句十二 中唐常應物
文体明辨 一六卷之十 十
應物嘗爲京兆功曹攝高陵令
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沈埋案
牘間兵凶久一作互相踐徭役豈得閑促戚下可哀
寬政身致患平聲叶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
儻如此攜手相與還赋也
寄盧庾一作庾下四句 中唐常應物
悠悠遠離別分去聲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久使心
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音叶完豈如望友生
對酒起長嘆去聲節與京洛孟冬大未寒廣陵多車
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爲歡去聲賦也大興

劉須日此篇客居廣陵時作
寄大梁諸友句十四 中唐常應物
分竹守南譙憐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
河湄燕謔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爲風水便但見
山川馳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
波渺一作念還期相敦在勤事海内方勞師賦也大劉戀
日北將赴滁州途中作
寄暢當自註云聞以下第從軍。十六句 中唐常應物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
關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揷
文体明辨 一六卷之十 十一
腰間昔爲瓊樹姿一作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
走馬一日還丈夫當爲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
府坐使鬢毛斑賦也
京師叛亂寄諸弟句十六 中唐常應物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羇離守一官一作遠郡虎豹
滿西京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
涕忽沾纓爰水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
淮南春草生鳥鳴田野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
晏甘與齊民耕賦也大明劉須曰此上二首是在滁州作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都水句十六

中府當感物
理郡無異一作矣政所憂在素餐徒令去京國羈旅
當歲暮子一作玄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心懷時節
感更抱別離悲私燕席夕一作云罷齋夜方闌遙
遊沈空宇月一作祇燭照牀帷應同茲夜念寧忘故
歲歎川塗恍悠邈涕下一闌干賦也

懷思

贈白馬王彪七首　　　魏曹植

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植入朝與諸王俱會于洛陽特任城威王彰暴薨既懷友于之痛七月與白馬王還國而監國使者灌均等又不許同路止宿遂憤怨賦此而別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舊疆雍丘也植封邑清晨發皇邑日
夕過首陽首陽山名在洛東北二十里非夷齊所居之首陽也伊洛二水名廣且
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
城闕引領情內傷比也十句○賦
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三日以上為霖泥我
塗流潦浩縱橫橫去聲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
坂造雲日脩坂言其高也我馬玄以黃馬病而變色也○大明
劉履曰章首疑脫二句如下章承上起下之詞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思去聲鬱紆將何念一作鬱紆一作親
愛謂兄弟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平聲言中途變更不克俱
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去聲白黑讒巧令
親踈欲還絕無蹊徑路攬轡止踟躕賦而比也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
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匿藏也歸鳥赴喬林翩翩
厲羽翼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
心常太息賦也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同生母兄威王也一
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任城王封邑也一作城王靈柩寄京師
存者忽已過亡沒身自衰存者已過四字疑錯互人生處一
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日暮之景影響不能追自

顧非金石咄唶咄丁兀反唶子夜反大聲歎息也令心悲咄四句賦也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
鄰音比恩愛苟不虧在遠分去聲日親何必
同衾幬衾幬一作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疢丑刃反無
乃兒女仁倉卒倉卒蒼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疑無求列仙松子赤松子
久吾欺變故在須臾百年誰能持也晉雜別永無
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
長路援筆從此辭王粲與劉楨書不自保之辭而其憂傷
劉履曰此詩作於悲痛之中而蓋其本衷情之所發其辭怨而不怒可謂得詩人之意者當以為

詠

南樓中望所遲客 十八　宋謝靈運

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苕已屢摘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道路憶山中 二十二句　宋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人心昔絶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二　十四

越客腸今斷斷絶雖殊念俱爲歸慮款念鄉爾積憶山我憤懣追尋棲息時偃臥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竿懷故叵新懽含悲忘春暖悽月吹散勤危柱慷慨命促管

報謝

園葵詩　晉陸機

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

頽西南馳零露垂鮮澤朗月耀其輝時逝柔風戢歲暮商飈飛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幸家尚墉德玄景蔭素蕤豐條並春落華後秋榮慶彼晚凋福忘此孤生悲

送別

與蘇武三首　漢李陵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

文体明辨　人卷之十二　十五

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

別彼美丘園道胃焉傷濤兮賦也大明劉履曰宋公始建國彭城孔令辭位歸鄉因九日出遊戲馬臺以送之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靈運特爲相國從事故亦賦焉

應詔樂遊苑在丹陽餞呂僧珍二十句　梁沈約

丹浦非樂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負重切君臨我皇秉至德忘已用堯心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推殘當轂二崤道揚旆九河陰超乘跳躍上車盡三屬甲有三屬選士皆百金戎車出細柳亞夫軍屯細柳也餞席樽上林設酒餞也名號命師誅後服授律綏前禽易王用三驅失前禽函谷轘轅山也方解帶崤武二關名稍披襟險帶皆棄險阻來除之意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也代月劉履曰武帝天監四年大舉北伐以僧珍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於是出戲樂遊以作遣之也命宮察賦詩送焉其詩以混一區宇期武帝人臣之心當如此且以北伐僧珍功必克之志云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叶十六　中唐韋應物

時劉濟以司徒鎮幽州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爲四海聞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軍契闊曉相遇慘感遽離群悠悠行子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夏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功勲無言羽書急坐闕相思文賦也

留別

漢四首　詩蘇武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二星東西異處昔者常相近去聲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思情日以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八句○賦也大明劉履曰此別昆弟之詩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嫣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音基參辰皆已沒、言天明也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去聲滋蕃也努力愛春華、如字莫忘歡樂時、顏驗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十六句○賦也大明劉履曰此出使時別妻之詩

文体明辨　入卷之十二　十八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叶胡威反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叶公威反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叶胡威反請爲遊子吟、古曲名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音、一作聲厲振也慷慨有餘哀、叶於希反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叶徂回反欲發清商曲、念子不得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言多也願爲雙黃鵠

鵠。送子俱遠飛。賦曰有此也大明劉復曰此在句奴別歸而與李陵叙別之詩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蘭芳。芬馨良一作長

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游子戀故鄉。寒冬

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一作凝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

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

去悠且長。嘉會難再遇。一作遇歡樂殊未央。願言

一崇令德。隨時愛景光。十八句〇此也大明劉復曰此因遠遊而國將

君一作朋友歸為時友詩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 陟陽地名候作句 二十

晉孫楚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

里道。三命上上下皆有極。嗟安可保。吴大於殤

子。未成人而先者彭聃李猶為夭。吉凶如糾纏。憂喜

相紛擾。天地為我鑪。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

觀。誡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

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合之死生而在今。朝守之必

偕老。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二十四句

宋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秋岸澄夕陰。火星

昊。秋天圓多露 朝露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深

秋。愛似莊念昔。久敬

曾參日數之一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

度。李牧愧長袖。郤克慚躧步。良時不

見遺。醜狀不成惡。曰余亦支離。依方

早有慕。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空班趙

氏璧。徒乖魏王瓠。從來漸二紀。

二十四年也 始得傍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

賞心晤。

鄰里相送至方山 方山在江寧縣〇十四句

宋謝靈運

祇役出皇邑。相期憩甌越。解纜及流潮。懷舊

不能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

物難可歇。積痾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資

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

寂蔑。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四首 並八句

宋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
畛也中流袂就判也分欲去情不忍顧望脰頸也音豆
未悄悄同悄酸也汀曲舟已隱隱賦也大明劉履曰靈運由侍中自解東歸言
常著木屐登山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此詩蓋初發始寧山時作以寄惠連而於首章
追述其將有遠行臨別顧戀之情也
隱汀絕望舟騖驟也棹逐一作䲨流欲抑也遏一生歡
弁也弁千里遊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豈惟夕
情歛憶爾共淹晉淹賦也
淹晉昔時歡復增今日歎歎平聲茲情已分慮況乃協
悲端秋泉鳴北澗哀猨響南巒山小而銳曰巒戚戚新別

心悽悽悽舊也久念攢攢聚也賦也○
攢念攻別心且發清溪陰瞑投剡古縣名中宿明登
天姥山名岑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也復儻遇浮
丘公古仙人長絕子徽音美也大明劉履曰靈運意遊山水之樂
無也係吝然於別後弟則含悽顧望綢繆戀嫌如此亦可見其友愛之篤也

別范安成范岫內　梁沈約

平生少年日分手易去聲輕易也前期及爾同衰暮非
復別離時勿言一樽酒明日難重持重去聲夢中不識
路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何
以慰相思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與范內史老年相別故其感念顧戀之情自有不容已者

然非交誼之深亦未必能爾也

扈從

從游京口鎮江口也在丹徒縣孫權初此謂之京城故名北固山名
應詔元嘉大年詔曰亦作應制○二十二句　宋謝靈運

玉璽印也戒誠信黃屋天子車示崇高事為名教用道
以神理超昔聞汾水游堯往見四子于汾水今見塵外
鑣鳴笳發春渚稅舍也鑾鑾鈴也登山椒山頂也張組組綬也
也眺倒景山影倒水面列筵矚歸潮遠巖映蘭海也
白日麗光明江皐原隰荑稚也綠柳墟囿散紅
桃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顧己枉維縶撫志慚

場苗工拙各所宜終以反林巢隱處也曾是縈舊
想覽物奏長謠歌也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靈運為散騎常侍從游
北固應詔作是詩

題詠

詠史七首　晉左思

弱冠弄柔翰筆也卓犖音洛觀群書著論准過秦賈誼作過秦論
擬子虛司馬相如作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
冑士疇昔覽穰苴田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
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詠史之詞

時蜀既亡而吳未平故特氣吞東吳而併及西羌至於功成不受爵□歸田其節槩如此可謂□矣夫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
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
非一朝金（名日磾）張（名湯）藉（音席）舊業七葉（自武帝至平帝凡七世）
珥（仍吏反插也）漢貂馮公（名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此下二
首十二句□典也大明劉履曰此篇借以刺朝廷任人不得其當豈亦傷己之不見用歟）
吾希（同睎）段干木偃息藩魏（為魏之藩屏也）吾慕魯仲連
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絡也）遭難（去聲）能解紛功成
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印綬也）不肯緤（私列反繫也）對
珪寧（一作不）肯分連璽（一作佩非印也）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述也□劉良曰此述□大仲連絜己利物以刺當世之無功而貪爵祿者也）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道也）朱輪竟
（猶徧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名廣）史（名高）廬南鄰
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名雄）宅門無卿相輿
寥寥空宇內（一作中）所講（一作論）在玄虛（太玄也）言論（去聲）準
宣尼（仲尼謚宣尼）詞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八方也○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言揚子窮居以著書代權貴然以雄之失身王莽貽譏後世而思之猶有所之英名亦譏之甚矣）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一作燿）神州列宅紫宮（星名喻皇都也）
裏飛宇若雲浮峩峩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
龍客何為欻（許勿反忽也）來遊被褐出閶闔（門名）高步追許
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下二首各十二句比也大明劉履曰思
念許由之遠迹而追踪之則其不肯事王侯□矣）
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一作振）哀歌和（去聲）漸離
（漸離姓高）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
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
雖自賤重之若千鈞（此賦也大明劉履曰荊軻匹夫之勇本無足取特以其能
視豪右勢位而輕之有德欲思借以諷當代小人之但知高位者耳）
習習籠中鳥（數飛也）舉翮觸四隅落落（不相入也）窮巷士
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棘也）塞中塗計策弃不

收塊（困貌）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
戚還相蔑（輕視也）朋友日夜疏蘇秦北遊說（去聲）李斯
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凋貌見）飲河期滿
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莊子曰偃鼠飲
河不過滿腹鷦鷯巢林不過一枝○此詩蓋亦比也大明劉履曰左思自言其與世不
合惟窮居以自守故以鳥起興然終安素分不肯妄求以取危禍故察蘇秦李斯以自警復借飲河
巢林之喻以自勉云）

詠史（十六句）　　　宋鮑照

五都（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矜財雄（以多財為雄）三川（郡名其地有河洛伊）
養聲（名也）利百金一刻（為）不市死（不死于市）明

泣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影華纓遊客竦
振振纓明星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衰盛
鞍馬光照地寒暑任一時繁華及春媚君平嚴遵
字獨寂寞身世兩相棄即李白詩所謂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也○此
大明劉履曰此篇本指時事而託以詠史豈照退處既久而因以自況歟

三良詩十四句　魏曹植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黃鳥之詩故後人此亦詠之

功名不可爲忠義我所安叶於秦穆先下世沒世
也三臣皆自殘叶財生時等榮樂同既沒同憂患

文本明辨　二八卷之十　二五

叶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叶那攬涕登君墓
臨穴仰天歎叶他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叶旋
黃鳥爲去悲鳴哀哉傷肺肝叶經天○此也大則
如王粲陶潛皆嘗賦之是亦未死之當矣然從見顒東皐已之事皆以不從亂命稱則三良之死
未爲當也獨此詩論公且有補世教可爲詠史之法或曰穆公遺命於前康公驅迫於後爲三良
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當死則死矣奚不義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者若力陳大義援命於康
公之前豈爲不得其所哉

詠史詠三良也○二十句　魏王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
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量貲同臨沒要邀讀日之

死爲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邊也臨穴
呼聲去蒼天涕下聲去如綆縻之言若井綆牽連也人生各有志
終不爲聲去此移同當作知知埋身劇甚也心亦有所施
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
虧絕也繫託也○賦也唐呂向曰魏太祖好誅殺賢良故託此以諷之大明劉履曰此詩抑揚太過有
可憤者然直用句自是止於令詰屈之○朱熹曾說然日植詩調旨婉娩存幾諫也粲詩正言其過仔
直諫也二詩體格才藻相似至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斯乃逸出情表未知勝于彼何以敵

詠荊軻二十句　晉陶潛

燕丹太子善養士志在報強嬴秦也招集百夫良歲
暮得荊卿子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

文本明辨　二八卷之十　二六

道也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
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
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聲平流涕羽奏壯士驚
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
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
主正怔營惶恐不安之貌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
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賦也大明劉履日此借宋武弒奪之變思得如荊軻者往報焉故爲是詠觀其首尾句意可見宋朱熹曰人皆謂淵明詩平淡不覺其豪放惟詠荊軻一篇始見本相非平淡人所能道

張子房詩三十八句　宋謝瞻

幾穴處識陰雨不會遠別離安知燕儔侶（或作……）

日此或華在外作代送其室家之詞歟

哀挽

廬陵王墓下作（六二十一） 宋謝靈運

王名義真宋武帝第二子也與司空徐羡之等有隙少帝時羡之奏廢爲庶人遣人殺之時年十八葬在丹徒縣

曉月發雲陽（古縣名）落日次朱方（丹徒也）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岡（岡謂墓也）眷言懷君子沈痛切（割也）中腸道消結憤懣（少帝時）運開申悲涼（悲也文帝即位誅徐羡之等後）神期恒若存德音初不忘徂謝易永久松柏森

已行（戶郎）延州（吳季札初封延陵後封州來）協心許（李札心許徐君劍）掛（徐君死於墓樹）劍楚老（彭城之父老也）惜蘭芳（漢龔勝王莽徵之不食而死有父老來弔哭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平生疑若人（指廬陵）通蔽（明於好賢而蔽於待小人）互相妨理感深情慟定非識所將（定其是非識其所以將亡之源也）脆促良可哀夭枉特兼常（倍常也）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謂追崇之也）揚（謂位也）舉聲泣（淚也）已灑長歎不成章（賦也大明劉履曰靈運自武帝永初三年以廬陵之故被出爲永嘉守元嘉三年始徵爲秘書監此詩因赴召所過陵墓下痛悼而作靈運既至闕因帝問自所行來何所對此詩爲對而其情之不能已者又可見矣）

冬節（冬至日也）後至丞相（桓謙）第詣世子（長子……）

車中作（……） 梁沈約

廉公（名頗）失權勢門館有虛盈（昔客有聚散也）貴賤猶如此況乃曲池平（此孫門周說孟嘗君之語謂池平臺傾也）高車已摧壓未滅珠履客（指故舊）餘聲有階綠錢（苔也）若蕭蒲客位紫苔生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賦也大明劉履曰史稱之……章子寬之忠義有壯幹之才……）

[illegible]

雜詩

古詩十九首 撰人闕

大明劉履曰李善以古名不知作者爲誰或云枚乘而昭明文選既以編諸蘇李之上李善謂其詞兼東都非盡爲乘詩故昔原演義特列之張衡四愁之下大丘言起蘇李之說自唐人始然觀徐陵集玉臺新詠分西北有高樓以下至生年不滿百凡九首爲乘作而上東門宛洛等篇皆不在其中仍以冉冉孤生竹及蘭若等篇別自爲古詩蓋十九首本非一人之詞陵或得其實者也蔡寬夫亦嘗辨之今姑依昭明編次云

行行（已行而不止也）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涯猶畔也）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緩猶寬也）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

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遠文○十六句○其中有比也大明劉履曰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作是詩然觀

其一見棄如此而但歸咎於讒佞曾無一詞怨及其君忠厚之至也

青青河畔草叶此苟反鬱鬱園中柳盈盈姿容充滿貌樓上

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美好也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

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十句○賦而比也大明劉履曰此詩刺輕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然不斥言之而婉其詞以倡女為

比其深得詩人託諷之義者歟哉

青青陵上柏叶卜各反磊磊澗中石叶常灼反人生天地間

忽如遠行客叶克各反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叶迫各反

驅車策駑馬遊戲宛縣名於元反與洛洛中何鬱鬱盛貌

冠帶自相索音色叶昔各反求也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

宅叶達各反兩宮南北宮也遙相望雙闕闕門百餘尺叶尺約反

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叶卜各反○賦也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

神令德唱高言古歌云高歌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

意俱未申舒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何不策高

足上者先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轗軻一作坎坷長

苦辛十四句○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末設為反辭以寓憤激之情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叶前西反交疏結綺窗阿閣

三重階叶堅夷反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為此

曲無乃杞梁妻叶千西反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

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叶於希反不惜歌者苦

但傷知音稀願為雙鴻鵠一作鶴奮翅起高飛比也大明

劉履曰此詩傷賢者忠言之不用而將隱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

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

憂傷以終老八句○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當作秋眾

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

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

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

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而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怨朋友之不我引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

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

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

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

高節賤妾亦何為 興而比也大明劉履曰賢者既反待行道以揚名後世將與碌碌庸人俱老死而無聞是以不忍斥言其君乃託於夫婦寄嗟而作是詩

庭中一作前有奇樹綠葉發華滋 光澤 攀條折其榮 花也 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送詣也 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賦也大明劉履曰此思朋友之詩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織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機杼聲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十句○比也大明劉履曰此言臣有才美善於治職而君不信用不得以盡忠也

文選明辨 一本卷之十二　　三六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 於虔反 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 死也 榮名以為寶 十二句○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蓋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之意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晨風蟋蟀皆詩篇名 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 欲行不行之意 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十卜句○賦而比也

大明劉履曰此不得志而思仕進者之詩

驅車上東門 漢東都門名 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 陳故也 杳杳即長暮 長夜 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生絹曰紈白練曰素○賦也大明

去者日以疏 一作踈 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犂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大槩語與前篇相類

文選明辨 一本卷之十二　　卅七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茲年也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人嗤 嗤笑也 仙人王子喬 周靈王太子晉也 難可與等期 賦也大明劉履曰此亦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 一作多 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

按也前綏廟得常巧笑携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
不處重闈究無晨風也鷂翼焉能凌風飛眄睞也旁視
以適意引領遥相睎也望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此也大明劉履曰此忠臣見棄可愛君恩之心不能自已故託婦人思念其夫而作是詩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
列叶力質反三五叶反日也明月滿四五叶二反日也蟾兔月中之物缺
叶區韋反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
久離別叶必律反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叶莫筆反一心
抱區區小貌懼君不識察叶敕律反○此也大明劉履曰此君子愛世道之
衰眷出處之定分以各盡人之詞其持身之謹重猶物之溫恭自叶見矣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繒也相去萬餘里故人
心尚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音閤被著絮著掌呂反以絮裝衣也
以長相思緣去聲飾邊以結不解叶舉里反以膠投漆中
誰能別離此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言朋友道合不以別去之遠而有間也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一作憂愁不能寐攬衣
起徘徊叶胡威反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
徨愁思去聲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衣賦也
大明劉履曰此婦人之詩其夫客行不歸憂愁而望思之也

古詩本五首今取四首　　撰人闕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
如新人雖言云一作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一作
其色相似一作手爪不相如顏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門去
叶丘於反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
五丈餘將縑來比素一作將縑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
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
相聯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
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香風難久居空
令蕙草殘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

難人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
所歡結志青雲上何時復來還叶旬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裳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
舒朝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
爲期叶入

古詩本三首今二首　　撰人闕

橘柚垂華實乃在深山側聞君好我甘竊獨自彫
飾委身玉盤中歷年冀見食芳菲不相投青黃忽
改色人儻欲我知因君爲羽翼叶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

誰遥望是君家松栢冢纍纍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羮羮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十六句○大明馮惟訥曰吳兢云此詩晉宋入樂奏之言增四句名紫騮馬歌梁鼓角横吹曲亦載之然自十五從軍征以下實古詩也）

擬古五首　中唐　韋應物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驅車背鄉園朔風（一作吹）捲行跡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憂懽（一作懷）容（一作客）鬢變寒暑人事易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二　十九

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此篇擬行行重行行○十六句）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息蘭蕙緘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蘙顔色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此篇擬庭中有奇樹○十二句也）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車誰能羨好鳥對我鳴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一作）（一作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攬衣迷所次（一作處）起望空（一作中）（一作夕）前庭孤影中自側不知雙涕零（此篇擬凜凜歲云暮○十六句也）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情託此傳幽音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一作清）（一作照）漆以固形（一作）交深（此篇擬客從遠方來○八句也大明劉履曰此古詩只二句賦然即止此意亦自見）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芳樹正妍嫩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誰與儔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此篇擬明月何皎皎○十句此而賦也大明劉履曰蘇物擬古不規規摸倣如出成一家語陶靖節之亞也但格韻高下不同則係乎世降之遠近耳）

遊仙詩五首　晉　郭璞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二　四十

（此大明劉履曰璞自謂才志足以齊衡而時創不能盡吾之用乃欲遊述山林高蹈又云璞雖託意遊仙而詩以自見故此篇言青谿之美殆以隱遁之情非必實有所見也）

青谿（山名）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謂王翹跡也足企穎陽）（許由）臨河思洗耳（許由也）閶闔（西風）西南來潛波渙（水文動）鱗起靈妃（宓妃也）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脩（古之善媒）時不存要（平）之將誰使（此四句○二首首十句）翡翠（鳥名）戲蘭苕（草名）容色更（平）相鮮綠蘿結高林蒙（葭覆）籠蓋一山（山中）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

情淩霄(近天之氣)外嚼蘂挹(酌也)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一作把)浮丘(浮丘仙人)袂右拍洪崖(仙人)肩借問蜉蝣(蟲名)輩寧知龜鶴年(此篇蓋刺時人之玩細娛而忘憂者)

六龍驅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後瞬夏淮海變微禽(雉入淮為蜃雀入海為蛤)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仙人所居)雲螭非我駕(言非我所能駕也)愧無魯陽德廻日令三舍(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舍二十八宿一宿為一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吒(歎聲也)○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

舟(大魚也)珪(一作璋)璋雖特達(凡朝聘則以珪璋特達自達不須幣帛也)明月(美珠名)難闇投潛穎(禾穎苗含而未發者)怨青陽(春也)陵苕(草木之秀者)哀素秋悲來惻丹心零淚緣纓流(十五大明劉履曰此篇傷已志之不遂見璞之所以託意遊仙者正在於此則其悲惻而流涕豈無已哉)雜縣(音爰海鳥名)寓魯門風煖將為災(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海其有災乎歲海多大風冬煖)吞舟涌(一作湧)海底高浪駕蓬萊(海中仙山)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挹丹溜(丹石脂也)容成(仙人)揮玉杯姮(一作嫦)娥(仙女)揚妙音洪崖頷(搖頭也)其頤(頤則嚬...)升降隨長煙(...)飄颻戲九垓(九天之上...)

奇齡邁五龍(人皇兄弟五人為五龍)千歲方嬰孩(此...)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此...大明劉履曰此篇刺時君無甚[illegible]之才也)

擬古二首(並十四句) 宋鮑照

幽并(二州名)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音言)象弧(弓以象骨飾弓)插彫服(畫矢服也)獸肥春草短飛鞚(音控馬勒也)越平陸朝遊鴈門上(鴈門關名)暮還樓煩宿(樓煩縣名)石梁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晉我一一白羽(矢也)將以分虎竹(一作符...)(古諷今之詩可見當時朝廷多尚武功...)

魯客(...)楚王(...)襲丹素(...)既荷主人恩又蒙令(...)日晏罷朝歸輿(一作馬)騎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得亦何懼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伐木清江湄(...)設罝(...)守毚兔(...)([illegible]...自許也)

雜體詩(本三十首 取二十首) 梁江淹

劉太尉(名琨 傷亂)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氛霧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伊余荷寵靈感激徇馳騖雖無六奇

術陳平六出奇計與張良名韓信名渴辭戚扣角歌桓公遭
乃舉荀息冒險難以忠貞故空今日月逝愧無
古人度欲鞍馬出城濠北望沙漠路千里何蕭條
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惆悵撫然懷百慮功名惜未
立玄髮已改素特哉苟有會治亂惟其數實也大明劉履
曰按晉懷帝初劉琨為并州刺史是時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鬪而前又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而民俗淹殺此詩正述其事且謂己身平之志乃寧戚之將加以荀息死難之忠良惜乎功名未立而有愧於古人也然時來有幾治亂有數皆不可以逆料但當竭心以持一聽於天而已其真得達石之心者矣

陶徵君潛田居　十四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
自適日暮巾帽之也柴車巾車者之路闇光已夕歸人望
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明必之詞
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
益三益之友○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詞情平淡近似淵明故人多稱誦之至或竄入陶集而不察然論者謂其開徑望三益一語不類又似牽強且種苗與桑麻兩意雜糅終非自然讀者不可不察

休上人惠休怨別　四

西北自桂水望巫山陽臺而言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
合佳人殊未來露彩方泛艷月華始徘徊寶書為
君掩瑤琴詎能開相思巫山渚悵望陽雲臺膏鑪

絕沈燎解香煙綺席生浮埃佳水水名日千里因託之也之
平生懷怨乎壤友久別觀景物而興遠念之詞也○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述惠休
之大明皇甫汸曰李白詩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劉禹錫詩欲問江潮淺恐如遠別情今
以此詩句已劉之何必長短淺深邪

感遇詩本三十八首今取七首　初唐陳子昂

蘭若杜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
紫莖遲遲白日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搖落芳意
竟何成比人也句○
翡翠鳥名巢南海雌雄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
金殺身炎州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飾葳蕤爛
錦衾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材信固一作為累
歎息此珍禽此篇大明劉履翁曰陳子昂非世所宜也辛不免於禍其子雲
玄蟬號蟬也白露茲歲忽已一作蹉跎羣物從大化孤
英將奈何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
豈復虞雲羅一作雜○比也○大明劉履曰以上三首皆子昂求其之詞首作
於未仕之時恐歲月之遲暮而欲及此壯年以仕既仕之後武后愛其才而擢用之終有自滿之意至此篇又言不得已而隨時祿仕不如青鳥之見玄鳳也厥後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及后勝
命須竟何貴哉受

吾愛鬼谷子青溪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
雲七雄方龍鬪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
然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天子之所）前驚沙亂海日
飛雪迷胡天蟣蝨生虎鶡（虎賁羽林皆鶡冠）心魂逐旌旃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李飛將（廣）白首沒
三邊（此賦也大明劉基曰此篇言塞下事必有感於時而作未詳所指）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郡國守吏也）喧呼救邊急群
鳥皆夜鳴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
澹然四海清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
月將赴雲南征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聲）
別嚴親日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

[illegible] 天卷之十二 四七

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
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劉仁十二句○賦也大明劉基曰此篇討南詔作）
（作也玄宗時南詔皮邏閣爲雲南王至其子閣羅鳳作亂楊國忠薦鮮于仲通討之大敗國忠匿之更敘其功復募兵擊之人莫應募國忠遣官分道捕人枷送軍所哭聲振野此詩深歎當國人臣不能如益之贊禹尚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敗之辱云）
泰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一作駕）
滄津（始皇作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橋非人巧所建有神驅石作之）徵卒空九
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鳸（九鳸爲農正鳸鳥有）
（九扈人應九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此下二首十句○賦也）
（大明劉基曰此篇蓋因玄宗好神仙之事故託言以諷之）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土神妖也）滿中野菉葹
（草皆惡）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
孌女須（屈平之姊）嬋娟（女須從之）戀彭咸（殷賢大夫諫紂不聽投水而死）
久淪沒此意與誰論（賦也大明劉基曰此篇於時貴張九齡之時○劉履作）
（又曰自嫌蛾眉太清至此五首皆諷刺朝廷之詩）
咸陽二三月宮柳黄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
兒（董偃幸於館陶公主）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
仰冶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流身
已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歎但爲此輩嗤（賦也大明）
（劉基曰此篇蓋見當時游俠驕縱而翰林淪落者此下係故自所感諷而作太白詞多後選真似鮑參）

[illegible] 天卷之十二 四八

（第者特宮卿黄金枝五字流麗却墮齊梁）
燕昭延郭隗遂築黄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
來奈何青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
賢才方知黄鶴（一作鵠）舉千里獨徘徊（賦也豈非志高尚出塵之後不爲時相所禮有感出之惻而作此歟）
郢客吟白雪（歌名）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
爲（對）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呑聲何足道歎
息空淒然（比也此二首八句○比也大明劉基曰此篇歎高才如遇之難投合之易）
越客採明珠提携出南隅（越在南）清輝照海月美價
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十

心增煩紆此亦比也歎白被黜也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奈何夭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爲此下二首首十句〇比也大明劉履曰此篇亦似被黜而作意謂下顏未改雲髮未衰而恩情已中絕矣尚何言哉

世道日交喪即莊子世喪道道喪世之謂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古有道之人黃帝之師也去入無窮門此賦也大明劉履曰白見世道如此故託言之欲爲有道者之歸也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群鷄刺蹙爭一

餐朝鳴崑丘崑崙之丘樹夕飲砥柱湍砥柱河中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周靈王太子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比也大明劉履曰以上七首皆在朝廷不得意將放歸山之時所作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哭正夏而天降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齊之庶女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於是雷下擊景公之臺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霑裳比而

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亦放黜以後所作故有遠身金殿之歎然白之事自與燕臣庶女不同擬引太過讀者詳之

青春流鶯喘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此下二首首八句〇比也

羽族禀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鳥名首重尾屈將飲于河則必銜羽而飲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比也〇大明劉履曰以上二首亦放黜已後流落既久有所感嘆而作

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化易一作萬事

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淸淺流靑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秦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歎世事之翻覆而言富貴無常理當自守也

君平旣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白日懸高名一天河與海通有人乘槎至一處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此是何處牽牛人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則知之及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正其至天河時也海客去已久誰能測沈冥比也太白自比君平而歎世人之莫識也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懸於天

然而牛女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誰能測其深之道哉末二句亦借以自寓之意也○劉履又曰以上二首亦放黜後所作蓋彥默至此不復感歎而有棄世之心矣

遣興 集中前後凡十入首今取九首　　盛唐杜甫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此下四首入句○賦也

長陵銳頭兒 秦將白起 出獵待明發騂弓金爪鏑 以金飾爪 鏃矢鋒也 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賦也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

前府中羅舊尹沙道 故事凡拜相者築沙堤自官邸至其第名沙堤 尚依然 赫然 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比也○賦也大明劉後下此篇全為蕭至忠而作言蕭為尹之高宰輔者而皆無恙惟至忠託附太平公主權勢以事被誅為可憐也按本傳至忠在朝有風望士為之至然外雖方直有內無守規時輕重而去就之卒坐黨公主逆誅故甫惜之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戶郎反 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山岡 吳孫峻殺諸葛恪以葦席裹其身投於長陵石子岡○賦也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

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此下三首句○賦也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蒐一分散飢寒永相望 [illegible] 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視雲中鴈禽鳥亦有行 戶郎反○賦也

昔在洛陽時 [illegible] 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 [illegible] 開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賦也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 [illegible] 互勝負 [illegible] 全安得廉頗將三軍

同晏眠 此下二首十句○賦也

高秋發寒山雨望馬邑州 秦州名 降虜東擊胡 [illegible] 收京師遂 [illegible] 壯健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形 [illegible] 落上有行雲 [illegible] 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 時兩京雖收復而保山之子慶緒據鄴城於師圍之不克亦潰 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 受封爵士 [illegible] 驅誰與論 [illegible] 羽檄郎之謀誰復功力哉宜公之深憂也

述古三首 二首十句　　盛唐杜甫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

恐朝無古來君臣合何以物埋排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七而頭也大明劉履曰此篇勸賢者不得志也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既明北而有餘利也無乃勞舜擧十六相八元八愷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比而賦也大明劉履曰有井之利以比商鞅之任末耕農之利以先元愷之務本

漢光光武得天下祚永固有開開先也豈惟高祖聖功自蕭何名曹參名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恂名鄧禹名勳濟時信良哉耿弇名賈復名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書在雲臺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盖以讚書宗說日中興諸將駕馭英雄之策如光武之能用寇鄧耿賈也

潼關吏二十句　盛唐杜甫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安祿山反哥舒翰守潼關與賊戰于桃林為賊所敗賊收復長安增修險阻此詩盖甫諸京時過此而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言其堅也小城萬丈餘言其長也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邀我下馬行為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戰格即木柵也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夫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家哉桃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哥舒翰敗降祿山偽署為司空卒為所殺○又也

石壕吏石壕一云在陝州一云即陝東城未知孰是○二十四句　盛唐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叶如延反老翁踰墻走老婦出門看叶如虔反吏呼去聲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叶去聲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叶須淪反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詩作從人及吏與人兩語錯君節淺然不害其終篇之美且與新安篇肥男瘦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絕遠者自不侔矣

感舊詩十四句　晉曹攄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名頗藺名相如門易軌田名竇名嬰相奪移謂此四人之客皆因其勢衰而去此就彼也晨風鳥名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一作捐鳥名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詩篇名湛露詩名樂字何所歎素絲與路岐物之易變者○賦也大明劉履曰此蓋懼見之家居而感舊里之人不忘故舊而作

讀山海經（此詩本讀穆天子傳及山海經而作題止山海經未詳何謂本十三首今錄一首○）　晉陶潜

孟夏草木長（上聲）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迂也）歡然言（一作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一作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賦也）

移居二首（錄一）　晉陶潜

昔欲居南村（即栗里也有柴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占談之）心人樂與數（音朔）晨夕（言相見之頻也）懷此頗有年今日從

玆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一作往一作）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賦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平聲）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將不勝（平聲言樂之無窮盡也）無爲忽去玆衣食當須紀力耕吾不欺（賦也）

渭水田家（錄一）　盛唐王維

斜光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一作牧童）倚杖候荊扉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一作立）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閒逸悵然歌式微（賦也大明劉履）曰雖以詩名於當世或者稱其清雅有蕭散之趣今考其集中大抵造語皆屬殊非古淵其見推良度亦無過人者獨此篇稍有作者之趣故姑錄之且以見古作者之難得也）

田家雜興二首（錄一）　盛唐儲光羲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同川復同道糗糒常共飯（上聲）兒孫日更抱忘此耕耨勞好彼風雨好螟蛉鳴空澤鵁鶄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賦也大明劉履曰楚山高士蓋以自况所指梁國遺老則自謂也末四句蓋悠時傷己之詞意味含蓄可見）

渾（上聲）坏（言鋪杯反猶淳朴也）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遊上志寥廓所在能忘機耕鑿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

我蹲熊羆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格澤（星名即白澤獅子別名也）爲君駕虹蜺爲君衣西遊崑崙墟可（歎也）與世人違（十四句賦也大明劉履曰此篇感世道之不古欲爲仙人相勸之辭以寓高尚衆而遠遁也）

文體明辯卷之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七言古詩

按本朝徐禎卿云七言沿起咸曰栢梁然甯戚叩牛已肇南山之篇矣其為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琱辭與五言略異漢魏諸作既多樂府唐代名家又多歌行故此類所録無幾然樂府歌行貴抑揚頓挫古詩則優柔和平循守法度其體自不同也學者熟復而涵泳之庶乎其有得矣

述懷

四愁詩　漢張衡

(衡不樂久處機密順帝陽嘉末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法度又多豪右并兼之家衡下車收治威嚴郡中大治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乃為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太山(叶輸旃反)欲往從之梁父(音甫小山名在太山下)艱(叶居賢反)側身東望涕霑翰(叶[illegible]反)美人贈我金錯刀(以金錯鏤刀也)何以報之英瓊瑤(赤白二玉名皆玉之精英)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賦而比也大明[illegible]曰愁而詩人思者愁出於思也此篇以太山比君梁父比小人錯刀比爵祿瓊瑤比道德湘水比讒間也)

我所思兮在桂林(桂林在湘水之南入桂成林故名)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金琅玕(琅玕美玉名)何以報之雙玉盤(叶蒲官反)路遠莫知倚惆悵(叶丑良反)何為懷憂心煩傷(賦而比也)

我所思兮在漢陽(郡名即秦州)欲往從之隴阪(音反在秦州隴其阪九曲)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襜昌占反褕蔽膝也)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賦而比也紆曲而亂也)○

我所思兮在鴈門(叶眉貧反)欲往從之雪紛紛(叶[illegible]反)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叶[illegible]反)何以報之青玉案(器名)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懷憂心煩惋(烏玩反○賦而比也大明劉履曰既思太山而又及於桂林漢陽鴈門者以見思之不一也四方各有所阻亦人臣之在左右前後莫非讒間小人非是則雖有愛君憂國之忠誠而莫之致辛乃付之無可奈何但自遣傺焉耳○劉履又曰世謂七言起於漢武帝栢梁詩蓋如今之聯句在坐之人共成之然未見有自為全篇傳至于今者故錄此以備一體云)

擬四愁詩　晉傅玄

其一

我所思兮在瀛洲願為雙鵠戲中流牽牛織女期在秋山高水深路無由愍余不遘嬰殷憂佳人貽我明月珠何以要之比目魚海廣無舟悵勞劬寄言飛龍天馬駒風起雲披飛龍逝波滔天兮馬不

儻何其多念心憂泄 賦而比也

其二

我所思兮在珠崖願爲比翼浮清池剛柔合德配二儀形影一絶長別離慜余不遘情如攜佳人貽我蘭蕙草何以要之同心鳥火熱水深憂盈抱申以琬琰夜光寶卞和既没玉不察轉詩存若流光怱電滅何爲多念獨鬱結 賦而比也

其三

我所思兮在崑山願爲鹿蛩闚虞淵日月廻耀照景天參辰曠渊曾無緣慜余不遘罹百艱佳人遺我蘇合香何以要之翠鸞䇿懸度弱水川無梁申以錦衣文繡裳三光騁邁景不留鮮似民生忽若浮何爲多念祗自愁 賦而比也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三

其四

我所思兮在朔方願爲飛燕俱南翔煥乎人道著三光胡越殊心生異鄉慜余不遘罹百殃佳人遺我蓧羽纓何以要之影與形未增憂結繁華零申以日月指明星星辰有翳日月移駑馬哀鳴慙不馳何爲多念心自虧 賦而比也

鳴鴈　　中唐韓愈

嗷嗷鳴 澇一作 鴈鳴且悲 啼 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樓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 羽一作毛 摧落身不肥 徘 徊反顧群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闊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懷惠性非他 湯河 凌風一舉君謂何 賦而比也德宗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依張建封居符離睢水上既踰年鬱鬱不得志將辭去故作是詩蓋託鴈以自喻也

閑適

寒食陸渾別業　　初唐宋之問

洛陽城裏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旦別河橋楊柳風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復春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 賦也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上 三 四

湖中對酒作　　盛唐張謂

夜坐不厭湖上月晝行不厭湖上山眼前一尊又長滿心中萬事如等閑主人有黍萬餘石濁醪數斗應不惜即今相對不盡歡別後相思復何益茱萸灣頭歸路賒願君且宿黄公家風光若此人不醉參差辜負東園花 賦也

遊宴

同張侍御燕北樓　　盛唐儲光羲

今之太守古諸侯出入雙旌垂七旒朝覧千戈特
聽訟暮延賓客復登樓西山漠漠崦嵫色北渚沈
沈江漢流良宵清淨方高會繡服光輝蓮炬盞魚
龍恍惚堦墀下雲霧杳冥牕戶外水靈慷慨行泣
珠游女飄颻思解珮蒼蒼低月半瑾城落落踈星
滿太清不忍開襟悲楚奏願言吹笛退胡兵軒后
青丘埋傑翰周王白羽掃欃槍期君武節朝龍闕
余亦翱翔歸玉京賦也

懷古

滕王閣　初唐王勃

滕王高閣臨江渚珮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
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閑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
移度幾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賦也

酬答

同崔傅答賢弟　盛唐王維

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
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揚州時有下江兵蘭陵鎮
前吹笛聲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
郎陸弟為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曲机書留小史
家草堂棊賭山陰墅衣冠若話外臺臣先數夫君

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賦也

簡寄

早春寄王漢陽　盛唐李白

聞道春還未相識走傍寒梅訪消息昨夜東風入
武陽陌頭楊柳黄金色碧水浩浩雲茫茫美人不
來空斷腸預拂青山一片石與君連日醉壺觴賦也

贈漢陽輔錄事本二首今取一首　盛唐李白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樓不
見君君今能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鱗令傳尺
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相思秋復春賦也

送別

送崔五太守　盛唐王維

長安廐吏來到門朱文露網動行軒黄花縣西九
折坂玉樹宮南五丈原褒斜谷中不容幰唯有白
雲當露冕子午山裏杜鵑啼嘉陵水頭行客飯劒
門忽斷蜀川關萬井雙流滿眼來霧中遠樹刀州
出天際澄江巴字回使君年紀三十餘少年白皙
專城名欲持書省郎官筆回與臨邛父老書賦也

送陳章甫　盛唐李頎

四月南風大麥黄棗花未落桐葉長青山朝別暮

遻見嘶馬出門思舊鄉陳侯立身何坦蕩虬鬚虎眉仍大顙腹中貯書一萬卷不肯低頭在草莽東門酤酒飲我曹心輕萬事如鴻毛醉卧不知白日暮有時空望孤雲高長河浪頭連天黑津吏停舟渡不得鄭國遊人未及家洛陽行子空嘆息聞道故林相識多罷官昨日今如何賦也

送劉十　　盛唐李頎

三十不官亦不娶時人焉識道高下房中唯有老氏經櫪上空餘少游馬往來嵩華與函秦放歌一曲前山春西林獨鶴引閑步南澗飛泉清角巾前

年上書不得意歸卧東山兀然醉諸兄相繼掌青史第五之名齊驃騎烹葵摘果告我行落日夏雲縱復橫聞道謝安掩口笑知君不免為蒼生賦也

晋別

金陵酒肆晋別　　盛唐李白

風吹白一作門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比賦而也

扈從

侍從宜春苑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

百囀歌　　盛唐李白

東風已綠瀛州草紫殿紅樓覺春好池南柳色半青青縈煙裊娜拂綺城垂絲百尺挂雕楹上有好鳥相和鳴間關早得春風情春風卷入白雲去千門萬戶皆春聲是時君王在鎬京五雲垂輝耀紫清仗出金宮隨日轉天回玉輦繞花行始向蓬萊看舞鶴還過茝石聽新鶯新鶯飛繞上林苑願入簫韶雜鳳笙賦也

題詠

觀王舍人壁畫山水　　盛唐王季友

野人宿在山家少朝見此山謂山曉半壁仍栖嶺上雲開簾欲放湖中鳥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咲向余說小弟丹青能爾為賦也

唐殷璠曰此詩甚有清趣

閨情

代閨人答輕薄少年　　盛唐崔顥

妾家近隔鳳凰池粉壁紗窗楊柳垂本期漢代金吾婿誤嫁長安遊俠兒。兒家夫婿多輕薄借客探丸重然諾平明挾彈入新豐日晚揮鞭出長樂青絲白馬冶遊園能使行人駐馬看自矜陌上繁華

盛不念閨中花鳥闌。花間陌上春將晚走馬鬭鷄猶未返、三時出望無消息、一去他知行近遠、桃李花開覆井欄、朱樓落日捲簾看、愁來欲奏相思曲。抱得秦箏不忍彈 賦也

雜詩

崑崙使者　中唐李賀

崑崙使者無消息茂陵煙樹生愁色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麒麟背上石文裂虬龍鱗下紅鬐折何處偏傷萬國心中天夜久高明月 賦也

代北州老翁答　盛唐張謂

負薪老翁住北州北望鄉關生客愁自言老翁有三子兩人已向黃沙死如今小兒新長成明年聞道又徵兵定知此別必零落不及相隨洞死生盡將田宅借鄰伍且復伶俜去鄉土在生本求多子孫及有誰知更辛苦近傳天子尊武臣強兵直欲靜胡塵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賦也

雜言古詩

按古詩自四五七言之外又有雜言大畧與樂府歌行相似而其名不同故別列爲一類以繼七言古詩之後庶學者知所辯焉

述懷

古風　中唐韓愈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旣盛矣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傷音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我飲食叶音 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賦也 朱熹曰此詩當在德宗之世蓋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故託古風以寓意

賡和

和高平朱參軍思歸　中唐韓翃

辭參軍髯參軍身爲北州吏心寄東山雲坐見萋

萋芳草綠遙思往日晴江曲刺船頻向剡中回捧被曾過越人宿花裏鶯啼白日高春樓把酒送車螯狂歌好愛陶彭澤佳句唯稱謝法曹平生樂事多如此忍爲浮名隔千里一鴈南飛斷客心思歸可待秋風起 賦也

簡寄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二首　中唐韓愈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見兮使我生（心一作）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賦而比也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如字一云書與　去字並叶上聲）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采蕨于山（叶輸）（叶反）緡鱗于淵我徂京師不遠其（而一作）還（比音旋。比而賦）也

送別

送郝判官　盛唐李頎

楚城木葉落夏口青山轉鴻鴈向南時君乘使者傳楓林帶水驛夜火明山縣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見江連清漢東逶迤望荊雲相蔽虧若問襄陽舊風俗為余騎馬習家池也（賦）

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因懷魏校書陸渾喬潭　盛唐岑參

井上梧桐雨灞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匹馬歸山泉問君今年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峯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嚲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為問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水佳可賞蓬閣閑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如傾搖鞭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也（賦）

扈從

龍門應制　初唐宋之問

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先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仙蹕纔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遥遥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木遠壑初飛萬丈泉綵伏紅旌遶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東

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御酒萬年杯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巳稱觴獻壽香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閒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留芳草龍騎駸駸映落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都南望屬車塵囂聲引颺開黃道王氣周回入紫宸先王定鼎山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春也（賦）

題詠

望夫石　　中唐王建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賦也

薔薇　　盛唐儲光羲

裊裊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長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離離正堪玩枝上嬌鶯不畏人葉底飛蛾自相亂秦家女兒愛芳菲畫 字音畫 眉相伴采葳蕤高處紅鬚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蒲桃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飛連袂踏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賦也

閨情

秋夜長　　初唐王勃

秋夜長殊未央月明白露澄清光層城綺閣遙相望川無梁北風受節南鴈翔崇蘭委質時菊芳鳴環曳履出長廊爲君秋夜擣衣裳纖羅對鳳凰文綺雙鴛鴦調砧亂杵思悲傷征夫萬里戍他鄉鶴關音信斷龍門道路長君在天一方寒衣徒自香 賦也

雜詩

馬厭穀　　中唐韓愈

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日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大夫莫進者曰凶年饑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而君之臺榭[illegible]簾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所輕而求得所重不亦難乎燕相慼公名篇意出此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 又音額胡反麤屑也 士被文繡兮士無裋褐 音豎一作短 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賦也大明劉彥曰此言君子能守困窮不易常度鄙夫得志驕奢而不自寘一失志則由奢入儉難故深爲之咨嘆也

遠將歸　　中唐王建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去

願車轉遲廻思馬啼速但願在家相對貧不願天涯金繞身 賦也

近體歌行

按歌行有有聲有詞者樂府所載諸歌是也有有詞無聲者後人所作諸歌是也其名多與樂府同而曰詠曰謠曰哀曰別則樂府所未有蓋即事命篇旣不沿襲古題而聲調亦復相遠乃詩之三變也故今不入樂府而以近體歌行括之使學者知其源之有自而流之有別云

扶風歌　　晉劉琨

扶風地名古無此曲豈現朔爲之歟故文選編于湘秋之中今附于此

朝發廣莫門洛陽城北門莫宿丹水山叶韻高反左手彎繁
弱名弓右手揮龍淵名劍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
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
言浮雲爲我結飛鳥一作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
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困貌麋鹿游
我前猿猴戯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一作食
攬轡命徒侶吟嘯絶極也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
有窮惟昔李騫一作愆期二字無謂書作寒旗謂李陵也寄在匈奴

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
且長棄置勿重去聲陳重陳令心傷大州到董司提既失并州遂奔劉依段匹磾聞元帝渡江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嶠屢求反命而朝廷不許故有是作按琨初與匹磾約爲兄弟今以匈奴待之宜其終爲所害也

乾元肅宗年號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盛唐杜甫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細食所隨狙公屬猴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
手脚凍皴七倫反皮細起也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
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鑱長鑱犂鐵也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
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
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
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公有四弟潁觀豐占惟占從公入蜀餘各在他郡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
東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
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縣名屬濠州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
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

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
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
銅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胡爲在窮谷中
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
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龍潭也古木巃嵸音籠總枝相樛木
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我行怪此安敢
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
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越王樓歌　　盛唐杜甫

按宋王洙注云越王太宗子貞也中宗時爲綿州刺史當創樓於江濱今考此詩題下乃高宗年號而唐書亦不言貞嘗刺綿州殊不可曉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夜歸鹿門歌　　盛唐孟浩然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逕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　　盛盛岑參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着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澹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賦得青城山歌送楊杜二郎中赴蜀軍　　中唐錢起

蜀山西南千萬重仙經最說青城峯青城岑欽倚空碧遠壓峨眉吞劍壁錦屏雲起易成霞玉洞花明不知夕星臺二妙逐王師阮瑀軍書王粲詩日落猨聲連玉笛晴來山翠傍旌旗綠蘿春月營門近知君對酒遙相思

聽笛歌留別鄭協律　　中唐劉長卿

舊游憐我長沙謫載酒沙頭送遷客天涯望月自沾衣江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孤客愁綠波淡淡如不流商聲寥亮羽聲苦江天寂歷江楓秋靜聽關山聞一叫三湘月色悲猿嘯又吹楊柳激繁音千里春色傷人心隨風飄向何處落唯見曲盡平湖深明發與君離別後馬上一聲堪白首

夷門歌　　盛唐王維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

但慷慨獻奇謀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王昭君歌　中唐劉長卿

自矜嬌艷色不顧丹青人誰知粉繪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愁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見黃河流纖腰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盛唐杜甫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

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松(吳地之松江也)半江水

渼(音美)陂(在陝西鄠縣)行　盛唐杜甫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指岑參)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菱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東海)清下歸無極終南(山名)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名)寺(大定)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女(神)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一日之間)(初至而天地黤慘乃向來所哀之多也既而晴無氛埃可以樂遊乃向來所樂之多也此一句總結一篇之事有少不忘老樂不忘哀之意)

灞陵行送別　盛唐李白

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無花之古樹下有傷心之春草我向秦人問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古道連綿走西京紫闕落日浮雲生正當今夕斷腸處黃鸝愁絕不忍聽

老將行　盛唐王維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取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

生左肘路傍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茫茫
古木連窮巷遼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疎勒出飛泉
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
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
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恥
令越甲鳴吳軍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立功
勳此歌行有似排律者此篇與後燕支行是也

古栢行　　盛唐杜甫

孔明廟此指夔州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
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
文體明辨　六卷之十三　廿一
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
山白此二句疑錯簡當在千尺之下綴後上下文意相貫憶昨路繞錦亭東
先主武侯同閟宮此追言成都先主廟廟西孔明祠附焉中有孔明手植古栢
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
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
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丘山重不
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
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
難為用

觀公孫大娘弟子臨潁李十二娘也舞劍器行

盛唐杜甫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
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㸌音霍光也如羿射九日落淮南
子堯時十日並出令羿射之九日烏皆死墮其羽翼矯如羣帝驂龍翔來
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
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
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
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
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
寒日金粟堆山名玄宗葬處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
文體明辨　六卷之十三　二二
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
所往足繭足底如繭也荒山轉愁疾

燕支行　　盛唐王維

漢家天將才且雄來時謁帝明光宮萬乘親推雙
闕下千官出餞五陵東誓辭甲第金門裏身作長
城玉塞中衛霍才堪一騎將朝廷數不貳師功趙
魏燕韓多勁卒關西俠少何咆勃報讎只是聞嘗
膽飲酒不曾妨刮骨畫戟雕戈白日寒連旗大旆
黃塵沒疊鼓遙翻瀚海波鳴笳亂動天山月麒麟
錦帶佩吳鉤颯踏青驪躍紫騮拔劍已斷天驕臂

歸鞍共飲月支頭漢兵大呼一當百虜騎相看哭
且愁救戰雖令赴湯火終知上將先伐謀此篇對律甚嚴舆前老將行同體

北邙行　中唐張籍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
露歌高墳新起白峩峩朝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
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
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
錢烏鳶作窠啣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暫向
北邙游

對酒吟　盛唐崔國輔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冢無人跡蒙籠荆棘一鳥吟
屢唱提壺沽酒喫古人不達酒不足遺恨精靈傳
此曲寄言世上誰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醁

月下吟金陵城西樓作　盛唐李白

金陵夜寂凉風發獨上高樓望吳越白雲映水搖
空城白露垂珠滴秋月月下沈吟久不歸古來相
接眼中稀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名

郢州西樓吟　中書郎士元

連山盡處水縈廻山上城門臨水開朱闌直下一
百丈日暖遊鱗自相向昔人愛險閉層城今人愛
閑江復清沙洲楓岸無來客草綠花紅山鳥鳴

賦得還山吟送沈四山人　盛唐高適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
老大須任意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淙苦風雨
松子桂花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食又
長年白雲勸書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
問醒時尋夢寐可以相周旋

歸去來兮辭　晉陶潛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

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
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
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賓倪日
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
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名杖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
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

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宋歐陽修曰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朱熹曰淵明才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此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辭意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尤怨切蹙之病云

七夕詞　盛唐崔顥

長安城中月如練家家此夜持針線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間不相見長信深陰夜轉幽瑤階金閣數螢流班姬此夕愁無限河漢三更看斗牛

築城詞　晚唐陸龜蒙

城上一掊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何處莫嘆將軍逼將軍要却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足惜

寶釵曲一作古寶釵歎　中唐張籍

寶釵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宛轉有古儀欲為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入匣中不用還與墮時同

聽鶯曲　中唐韋應物

東方欲曙花冥冥啼鶯相喚亦可聽乍去乍來時近遠才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綿蠻蠻如有情欲囀不囀意自嬌羌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學箏指猶澀須臾風暖朝日暾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驚殘夢何處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聲局促戴勝下時桑田綠不及

流鶯日日啼花間能使萬家春意閑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裊江頭梨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聲曉

江上曲　中唐李嘉祐

江心澹澹芙花蓉江口蛾眉獨浣紗可憐應是陽臺女坐對鸕鷀嬌不語掩面羞看北地人回身忽作空山雨蒼梧秋色不堪論千歲依依帝子魂舜二君看峯上斑斑竹盡是湘妃泣淚痕

古劍篇　初唐郭震

振少有大志爲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

索其文章振上以薦后覽嘉歎遂得擢用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嘆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鐶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郭振杜甫八哀詩云高詠寶劒篇神交付冥漠即指此詩也

霍將軍篇　盛唐崔顥

文體明辨　下卷之十　三　廿七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傍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事悠悠應始知

明河篇　初唐宋之問

武后朝之問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乃作此篇以見意

八月涼風天氣清萬里無雲河漢明昏見南樓清且淺曉落西山縱復橫洛陽城闕天中起長河夜夜千門裏複道連甍共蔽虧畫堂瓊户特相宜雲母帳前初泛濫水晶簾外轉逶迤倬彼昭回如練白復出東城接南陌南陌征人去不歸誰家今夜擣寒衣鴛鴦機上踈螢度烏鵲橋邊一鴈飛鴈飛螢度愁難歇坐見明河漸微沒已能舒卷任浮雲不惜光輝讓流月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

七夕曝衣篇　初唐沈佺期

君不見昔日宜春太液邊披香畫閣與天連燈火灼爍九衢映香氣氛氲百和然此夜星繁河正白人傳織女牽牛客宮中擾擾曝衣樓天上娥娥紅粉席舒羅散綵霏霧開綴玉垂珠星漢迴朝霞散

文體明辨　下卷之十三　廿八

彩羞衣架晚月分光劣鏡臺上有僊人長命綹中看寶㜲迎歡繡撝背筵中別作春琅玕㤪裏翻成晝椒房金屋寵新流意氣驕奢不自由漢文須惜露臺費晉武須焚前殿裘大明楊慎曰此詩以藻繹終歸諷戒深可欽玩

西施詠　盛唐王維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王姬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傅脂粉不自着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持謝鄰家子效一作敎顰安可希

五君詠五首（五君人並晉）　宋顔延之

按宋書延之既入中書復領步兵校尉好酒疏誕無所推要劉湛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爲永嘉太守延之憤怨乃述竹林七賢作五君詠以自況而山濤王戎以貴顯黜焉

阮步兵（名籍爲步兵校尉）

阮公雖淪跡識密（精也）鑒亦洞（深也）沈醉似埋照（韜光也）寓辭類託諷（詠懷詩是也）長嘯若懷人（籍少遊蘇門山與隱者談太古無爲之道及論五帝三王蘇門生蕭然若不經聽籍乃對之長嘯韻響）越禮自驚衆（籍居喪無禮又嘗與嫂相見與別人或以禮譏之答曰禮豈爲我設邪）物故不可論（言世故）途窮能無慟（籍每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

嵇中散（名康爲中散大夫）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默然而仙東海徐寧夜聞有琴聲太守觀之室中琴在見而問之誰哉曰嵇叔夜也寧曰臨命東市何得在茲叔夜曰欲示終而實尸解）吐論知凝神（論養生論也）立俗迕流議（流俗之議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俗）尋山洽隱淪（王烈年已二百三十歲康數與入山遊）鸞翮有時鎩（羽傷也）龍性誰能馴

劉參軍（名伶爲建威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惑也）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酒德頌）雖短章深衷自此見（形見）

阮始平（名咸爲始平太守）

仲容（咸字）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咸嘗譏謂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乃亡國之音金韻不合雅頌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尺長短所致後從地得古周銅尺度之則今尺果短四分）郭弈已心醉（心醉也）山公非虛覯（觀也見）屢薦不入官（山濤薦咸爲吏部郎武帝不能用）一麾乃出守（出爲始平太守）

向常侍（名秀爲散騎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豪筆也素帛也）探道好淵玄（好莊老之學）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呂安飛翥也）攀嵇亦鳳舉（名康）流連河裏遊（河內）惻愴山陽賦（思舊賦也秀經嵇呂居山陽作賦太明）

（復子序昔自才放誕暨陵禮法縱酒酣道落世事當時士大夫莫不以爲賢詳之嶺達廷之蓋亦有取焉此五詠者其實乃叙大槩爲一毫不守而至也無復不免以詞旨不遜得罪於衆然欲觀五君一時之風致亦不出此矣）

春曉謠　晚唐張泌

雨微微煙霏霏小庭半折紅薔薇細箏斜倚甚屏曲零落幾行金鴈飛蕭關夢斷無尋處萬疊屏波起南浦凌亂楊花撲繡簾曉窗時有流鶯語

夏日歎　盛唐杜甫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黃道也）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濡物良

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涯萬人尚流冗散也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幽州薊門皆安祿山為范陽節度時節制之地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飧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年太宗年號初難與數子杜房王魏之偕

夏夜歎　盛唐杜甫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銅器名可以炊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是時府兵無復藉軍功募者以官爵賞功云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大曆劉後曰二歎亦必一時所作唯上篇久無歸期乃諷令毋聯語不勝然篇中微意正在於此亦不可無也

哀江頭　盛唐杜甫

曲江乃京都勝賞之地安祿山焚劫荒涼殊甚故公傷感而作此詩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南苑曲江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漢殿名殿裏第一人此借喻太真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此言貴妃馬嵬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渭水在京城劍閣在蜀時明皇西幸蜀也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

湘妃怨　中唐孟郊

南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貞魂喬木深青春清光滿瑤席寒芳徒自薦靈芳殊脈脈玉佩不可親徘徊烟波夕

去婦怨　中唐戴叔倫

出婦不敢啼風悲日悽悽心知恩義絕誰忍分明別下坂車轔轔畏逢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寄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新婚別　盛唐杜甫

兔絲附蓬麻兔絲當附松柏今附蓬麻不得其所矣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妻子當作夫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怱忙行雖不遠守邊

赴河陽（縣名）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姑之夫曰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婦人謂嫁曰歸）雞狗亦得將（將將也言嫁時所持物也）君今死生（一作往）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蒼黃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戶郎切）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宋王回曰先王之政新婚者朞不役後世不然此此詩之所爲作也

垂老別　　盛唐杜甫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

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肅宗乾元中史思明殺安慶緒自立爲帝土門杏園皆嚴備以待）勢異鄴城下（乾元初命郭子儀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鄴城三年王師潰此言思明之勢與鄴城時異也）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無家別　　盛唐杜甫

寂寞天寶（玄宗年號）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謂鄴城之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不辭也）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自天寶十四載至肅宗乾元二年）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大明劉履曰三別詩以一時之筆若前一篇羽翮有骨薦乾兩詩亦具眼枯少骨肉一

鄙俚皆使是安衆府中容或有之終非雅頌特以其分篇也諸者故多大抵此數篇皆意太迫切而無之前遠之溫厚其情詞則至詘之終篇不厭譬者豈典謨之後而有般盤周誥至此時風氣變後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

文體明辯卷之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近體律詩上

按律詩者梁陳以下聲律對偶之詩也蓋自𨚗風有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句其屬對已工堯典有聲依永律和聲之語其爲律已甚梁陳諸家漸多儷句雖名古詩實堕律體唐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號爲律詩其後寖盛雖不及古詩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章之不可缺者故今採梁陳以下訖于晚唐諸家律

詩之工者而以五七言列之中間又以類從使學者取法焉其詩一二名起聯又名發句三四名頷聯五六名頸聯七八名尾聯又名落句間有變體各附注之其三韻則五言中之別也體故列于五言之後嘗試論之梁陳至隋是爲律祖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開元初爲初唐由開元至代宗大曆初爲盛唐由大曆至憲宗元和末爲中唐自文宗開成初至五季爲晚唐然盛唐詩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晚唐詩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當論其大槩耳

宋詩尚理主於議論而病於意興於三百篇之義爲甚遠故今所錄斷自唐止不使氣格凡下者雜焉至論其體則一篇之中抒情寫景或因情以寓景或因景以見情大抵以格調爲主意興經之詞句緯之以渾厚爲上雅淡次之穠豔又次之若論其難易則對句易工結句難工發句尤難工七言視五言爲難五言不可加七言不可減爲尤難學者知此而各充其才則盛唐可復見於今矣

五言

述懷

歲盡　梁庾肩吾

歲序已云殫春心不自安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金薄圖神燕朱泥印鬼丸梅花應可折倩爲雪中看　按此詩以五辛對柏葉此借對體也

秋思　北齊蕭慤

清波收潦日華林鳴籟初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燕幃湘綺被趙帶流黃裾相思阻音息結夢感離居　此詩全篇皆拗

詠懷　周庾信

蕭條亭障遠悽慘風塵多關門臨白狄城影入黃河秋風別蘇武寒水送荊軻誰言氣蓋世晨起帳中歌（此詩後六句拗）

歸終南山　　盛唐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浩然與王維善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誦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

秋夜獨坐　　盛唐王維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學無生

收京（本三首今取一首）　　盛唐杜甫

生意甘衰白（積憤成衰衰得白從白得老也嵇康養生論）天涯正寂寥（公時在鄜州）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指奉天詔昔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故此著之）羽翼懷商老（借商山四皓以比裴冕杜鴻漸）文思憶帝堯（以堯禪舜比玄宗傳位于肅宗）叨逢罪已日霑灑望青霄

閒適

歸嵩山作　　盛唐王維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閑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閉關（元方回曰閒適之趣淡薄之味不求工而自工者此詩是已）

山居即事　　盛唐王維

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夕（一作暉）鶴巢松樹遍人訪蓽門稀綠竹含新粉紅蓮落故衣渡頭燈火起處處採菱歸

屏跡　　盛唐杜甫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明人胡翼曰此詩首二句起下六句末二句結上六句宋嚴羽曰律詩有徹首尾對者杜少陵多此類如此詩之類是也）

遊宴

遊春　　隋邢巨

海嶽山峯古春皋二月還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攀翡翠環沙嶼飛花點石關溪山遊未厭琴酌弄晴灣

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　　初唐杜審言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度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

濯巾大明楊慎曰此詩妙在獨有忽聞四虛字殷仲文詩獨有涉秋日審言祖之維二字亦不苟也詩家言子美無一字無來處蓋其祖家法也

泛鏡湖南溪　初唐宋之問

乘興入幽棲舟行日向低岩花候冬發谷鳥作春啼沓嶂開天小叢篁夾路迷猶聞可憐處更在若耶溪

臨洞庭　盛唐孟浩然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宋蔡寬夫詩話曰洞庭天下壯觀騷人墨客題者衆矣終未若此一語氣象欲濟無舟楫端居耻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宋劉辰翁曰氣勢橫

絕體題目辨

漢江臨泛　盛唐王維

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郡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汎前陂　盛唐王維

秋空自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

從岐王過楊氏別業應教　盛唐王維

楊子談經所淮王載酒過興闌啼鳥暖一作換坐久落花多逕轉迴銀燭林開散玉珂嚴城時未啓前路擁笙歌

陪鄭廣文名虔遊何將軍名未詳山林本十首今取二首　盛唐杜甫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在長安萬年縣郭外之南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漢高士鄭子真耕於谷口以喻鄭虔文與何將軍有舊也濠梁同見招莊子與惠子游於濠梁之上以喻鄭與已遊故同見招於何也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遥言已之來從素有山林之興耳非輕赴武人無交者之招也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言客懷所以忽不愜者以未有歸期也語勢飛動出門流水住言其別也其景回首白雲多之戀戀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秖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言人莫我知是以含戀山水之遊也

重過何氏本五首今取二首　盛唐杜甫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按兩遊皆書夏月則春字必熏字之誤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鎗以綠沈色飾鎗柄也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

意白日到羲皇言何氏興於時流也白日不待夜夢而見

樂城白鶴寺　　初唐沈佺期

碧海開龍藏青雲起鴈堂潮聲迎法鼓雨氣濕天香樹接前山暗溪承瀑水凉無言誦居遠清靜得空王

聖果寺　　晩唐僧處黙

路自中峯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遥江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遊少林寺在河南嵩山　　初唐沈佺期

長歌遊寳地徙倚遷移倚立也對珠林佛以寳念七寳爲池摩尼珠爲林鴈塔西域有比丘見羣鴈飛乃曰可充我食鴈卯墮地佛曰此鴈王也不可食乃立鴈塔風霜古龍池歳月深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晩山蟬處處吟

又　　中唐戴叔倫

步入招提路因之訪道林晉僧支遁字石龕苔蘚積香徑白雲深雙樹含秋色孤峯起夕陰槃廊行欲遍白首一長吟

後遊脩覺寺　　盛唐杜甫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

過香積寺　　盛唐王維

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古木無人逕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毒龍

破山寺後禪院　　盛唐常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唯聞鐘磬音唐殷璠撰河嶽英靈集首列此詩愛其山光潭影一聯宋歐陽脩曰吾常愛建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效其語作一聯竟不可得始知造意者難爲工也

靈隱寺山頂院　　盛唐綦毋潛

招提此山頂下界不相聞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觀空靜室掩行道衆香焚且駐西來駕人天日未曛

同王維過感化寺曇興上人勝行在人之上故稱上人山院　　盛唐裴迪

不遠灞陵邊安居向十年入門穿竹逕留客聽山泉鳥囀深林裏心開落照前浮名竟何益從此願棲禪

宿雲門寺閣　初唐孫逖

香閣東山下烟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畫壁餘鴻鴈紗窻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

金山寺（在揚子江中裴頭陀開山劚金因名）　中唐張祜

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

宿立公房　盛唐孟浩然

支遁初求道深公笑買山如何石巖趣自入戶庭間苔澗春泉滿蘿軒夜月閑能令許玄度吟卧不知還

梅道士水亭　盛唐孟浩然

傲吏非凡吏名流即道流隱居不可見高論莫能酬水接仙源近山藏鬼谷幽再來迷處所花下問漁舟

宿洞靈觀　中唐皇甫冉

孤烟靈洞遠積雪滿山寒松栢凌高殿莓苔封古壇客來清夜久仙去白雲殘明日開金籙焚香更沐蘭

上巳禊（音係除惡祭名三月上巳臨水祓除不祥謂之禊）飲　隋盧思道

山泉好風景城市厭囂塵聊持一樽酒共尋千里春餘光下幽桂夕吹舞青蘋何言出關後重有入林人（此詩二聯頷尾拗）

山亭夜宴　初唐王勃

桂宇幽襟積山亭凉夜永森沉野逕寒肅穆岩扉靜竹晦南河色荷翻北潭影清興殊未歸林端照初景（此詩尾聯用律詩有用及韻者如此篇是也）

秋夜宴臨津鄭明府宅　初唐杜審言

行止皆無地招尋獨有君酒中堪累月身外即浮雲露白宵鐘徹風清曉漏聞坐攜餘興往還似未離群

奉和梁王宴龍泓應教得微字　初唐宋之問

水府淪丹壑星軺下紫微鳥驚司僕馭花落侍臣衣芳樹搖春晚晴雲繞座飛淮王正留客不醉莫言歸（此詩第五六句以飛對晚是以虛對實以活對死亦一格也）

夜宴左氏莊　盛唐杜甫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

堂檢書燒燭短看劍(一作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公未第貢之前游吳越下第之後游齊趙此詩所云謂因吳音而思其地也)

華州夜宴庾侍御宅　中唐韓翃

世故他年別心期此夜同千峯孤竹外片雨一更中酒客逢山簡詩人得謝公自憐驅匹馬拂曙向關東

登覽

與諸子登峴山　盛唐孟浩然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登襄陽城　初唐杜審言

旅客三秋至層城四望開楚山横地出漢水接天回冠蓋非新里章華即舊臺習池風景異歸路滿塵埃

登兗州城樓　盛唐杜甫

東郡(兗州漢之東郡)趨庭日(甫父閑為兗州司馬)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東海)岱(泰山)平野入青徐(二州名)孤嶂秦碑在(嶧山石刻)荒城魯殿餘(漢魯共王餘好治宮室)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大明趙汸曰此言從來則平昔懷抱可見言獨則登樓者未必同知之)

登岳陽樓(在岳州)　盛唐杜甫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言無家也)戎馬關山北(時吐蕃犯京邑)憑軒涕泗流(宋唐庚曰子美岳陽樓詩不過四十字耳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

登牛頭山亭子　盛唐杜甫

路出雙林上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恐對百花叢(此詩亦徹首尾對與排律詩同)

江樓夕望　初唐崔湜

試陟江樓望悠悠去國情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平公子晋遺邑夫人有舊城蒼蒼烟霧裏何處是咸京

春望　盛唐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宋司馬光曰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近世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此詩言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

野望　盛唐杜甫

納納（納納者大而無所不納也）乾坤大行行郡國遥雲山兼五嶺（公自注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嶺今按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為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此皆所見但言其大五六言其細耳）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望秦川（在長安）　盛唐李頎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東峯遠近山河淨逶迤城闕重秋聲萬戶竹（史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萬戶侯等）寒色五陵松客有歸歟嘆淒其霜露濃

登少室山寺　初唐褚朝陽

飛閣青雲裏先秋獨早涼天花臨戶近月桂拂簷

香華嶽三峯小黄河一帶長空聞指歸路煙處有垂楊

和裴迪登新津寺（在蜀州）寄王侍郎（名縉維之弟也時為蜀牧）　盛唐杜甫

何恨倚山木（問裴迪）吟詩秋葉黄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此言吟詩之景）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此言吟詩之情以答迪句）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言己無思憶之苦所以開演之也）

同羣公登濮陽聖佛寺閣　盛唐高適

落日登臨處悠然意不窮佛因初地識人覺四天空來雁清霜後孤帆遠樹中徘徊傷寓目蕭索對

寒風

登總持閣　盛唐岑參

高閣逼諸天登臨近日邊晴開萬井樹愁看五陵烟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早知清淨理常願奉金仙

春日登金臺（一作九華觀）　初唐陳子昂

白玉仙臺古丹丘別望遥山川亂雲日樓榭入烟霄鶴舞千年樹虹飛百尺橋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

尋訪

過故人莊　盛唐孟浩然

故人具鷄黍邀我至田家緑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晚秋宿李軍道所居　盛唐僧皎然

清溪路不遥都尉每相招落日休戎馬秋風罷射鵰木花生野徑栢實滿寒條未夜依山府禪心共寂寥

秋夜宿嚴維宅　中唐皇甫冉

昔聞玄度宅門向會稽峯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

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
可逢

尋南溪常道士　中唐劉長卿

一路經行處莓苔見屐痕白雲依靜渚青草閉閑
門過雨看松色隨山到水源溪花與禪意相對亦
忘言

晚春嚴少尹與諸公見過　盛唐王維

松菊荒三逕圖書共五車烹葵邀上客看竹到貧
家鵲乳先春草鶯啼過落花自憐黃髮暮一倍惜
年華

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　中唐劉長卿

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空山獨見
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爲憐同病何人到
白雲

行旅

經豐城劍池　梁陰鏗

清池自湛澹神劍久遷移無復連星氣空餘似月
池夾篠澄深綠含風細結漪唯有蓮花萼還想匣
中雌此詩中四句拗

入若耶溪　梁王籍

餘艎何泛泛空水共悠悠陰霞生遠岫陽景逐迴
流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此地動歸念長年悲
倦遊此詩中四句拗

度荊門望楚　初唐陳子昂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
開城分蒼野外樹斷白雲隈今日狂歌客誰知入
楚來

晚入汴水　盛唐崔顥

昨晚南行楚今朝北泝河客愁能幾日鄉路漸無

多晴景搖津樹春風起棹歌長淮亦一作已盡寧
復畏潮波

江南旅情　盛唐祖詠

楚山不可極歸路但蕭條海色晴看雨江聲夜聽
潮劍留南斗近書寄北風遙爲報空潭橘無媒寄
洛橋

茂陵山行陪韋金部　中唐李端

宿雨朝來歇空山秋氣清盤雲雙鶴下隔水一蟬
鳴古道黃花落平蕪赤燒生茂陵雖有病猶得伴
君行

雲安　晩唐李羣玉

灘惡黃牛吼城孤白帝秋水寒巴字急歌迴竹枝愁樹荷荊王舘雲昏蜀客舟瑶姬不可見行雨在高丘

荊溪館呈丘義興　中唐嚴維

失路荊溪上依仁忽暝投長橋今夜月陽羨古時州野燒明山郭寒更出縣樓先生能館我無事五湖遊

入關　梁吳筠

羽檄起邊庭烽火亂如螢是時張博望夜赴交河

文体明辨　天巻之十四　十七

城馬頭要落日劒尾掣流星君恩未得報何論身命傾（此詩全篇皆拗）

塞上　隋明餘慶

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横行風捲常山陣笳喧細柳營劒花寒不落弓月曉還明會取河西地持作朔方城（此詩亦句拗）

晩行口號　盛唐杜甫（至德二載五月公謁肅宗于鳳翔拜左拾遺八月有墨制放還鄜州省親此詩在途中作）

三川（縣名屬鄜州公家所在）不可到歸路晩山稠落鴈浮寒

水飢鳥集戍樓（此所見之景）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此所感之懷）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江總自梁入陳又自陳入隋後歸老江南此必當時士類有譏議苟容如總者故反言遠愧以諷之也）

晩發五溪（在今湖廣辰州界雄樠酉沅辰也）　盛唐岑參

客厭巴南地鄉隣劍北天江村片雨外野寺夕陽邊芋葉藏山徑蘆花間渚田舟行未可住乗月且須牽

晩泊五洲　梁陰鏗

客行逢日暮結纜晩舟中戍樓因嵁險村路入江

文体明辨　天巻之十四　十八

窮水隨雲度黒山帯日歸紅遥憐一柱觀欲輕千里風（此詩後句拗）

舟中晩望　盛唐孟浩然

挂席東南望青山水國遥舳艫爭利渉來往任風潮問我今何適天台訪石橋坐看霞色晩疑是赤城標（宋嚴羽曰律詩有徹首尾不對者但文字順音韻鏗鏘而已浩然李白有此體）

晩至鄉亭　盛唐鄭渙玄

長亭日已暮駐馬暫盤桓山川杳不極徒侶默相看雲夕荊臺暗風秋郢路寒客心一如此誰復采芳蘭

泊楊子岸　盛唐祖詠

纔入維揚郡鄉關此路遥林藏初過雨風退欲歸潮江火明沙岸雲帆礙浦橋客衣今日薄寒氣近來饒

泊舟盱眙　盛唐常建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鴈宿候館聽鷄鳴鄉國雲霄外誰堪羇旅情

次北固山下 河嶽英靈集作江南意　盛唐王灣

客路青山外行舟緑水前 英靈集作南國多新意東行向早天 潮平

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鴈洛陽邊

晩次樂鄉縣　初唐陳子昂

故鄉杳無際日暮且孤征川原迷舊國道路入邊城野戍荒烟斷深山古木平如何此時恨噭噭夜猿鳴

晩行次苦竹館却憶干戲舊遊　中唐劉長卿

疋馬風塵色千峯旦暮時遥看落日盡獨向遠山遲故驛花臨道芳村竹映籬誰憐却廻首步步戀南枝

晩次宿預館　中唐錢起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幾重廻雲隨去鴈寒露滴鳴蛩延頸遥天末如聞故國鐘

夜宿七盤嶺　初唐沈佺期

獨遊千里外高卧七盤西山月臨牕近天河入戸低芳春平仲緑清夜子規啼浮客空留聽褒城聞曙雞

旅宿淮陽亭口號　初唐張九齡

日暮荒亭上悠悠旅思多故鄉臨桂水今夜眇星河暗草霜華發空亭鴈影過興來誰與語勞者自爲歌

宿廬江寄廣陵舊遊　盛唐孟浩然

山暝聽猿愁滄江急夜流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建德非吾土維揚憶舊遊還將兩行淚遥寄海西頭

晩宿江戍　中唐楊憑

旅棹依遥戍清湘急晩 當作暮 流若爲南浦宿逢此北風秋雲月孤鴻晩關山幾路愁年年不得意零

落對滄洲

洛陽早春　中唐顧況

何地避春愁終年憶舊遊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客路偏逢雨鄉山不入樓故園桃李月伊水向東流（此詩以百舌對一家亦借對也）

途中寒食　初唐宋之問

馬上逢寒食愁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

太原早秋　盛唐李白

歲落衆芳歇（鶗鴂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時當大火流（詩七月流火大火心星也）霜威出塞早雲色渡河秋夢繞邊城月心飛故國樓思歸若汾水無日不悠悠

婺州水館重陽日作　晚唐常莊

異國逢佳節憑高獨苦吟一杯今日酒萬里故鄉心水館紅蘭合山城紫菊深白衣雖不至鷗鳥自相尋

除夜宿石頭驛　中唐戴叔倫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又去（一作）逢春

懷古

銅雀臺　初唐沈佺期

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臺一旦雄圖盡千秋遺令開（曹操臨終遺令使妓人日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此云遺令即指此也）綺羅君不見歌舞妾重來恩共漳河水東流無重回

緱山廟　初唐宋之問

王子賓仙去飄颻笙鶴飛徒聞滄海變不見白雲歸天路何其遠人間此會稀空歌日云暮霜月漸微微

禹廟　盛唐杜甫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橇山乘樏）疏鑿控三巴（渝州巴縣并巴東西為三巴）

玉臺觀（唐高祖第二十二子閬州刺史滕王元嬰造）　盛唐杜甫

浩劫（道書以往古為浩劫）因王（即唐滕王）造平臺訪古遊（漢梁孝王以此有平臺）綵雲蕭史（仙人）駐文字魯恭留（觀中必有文墨遺跡故指魯恭王餘以比滕王也）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後仙去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滕王亭子 在玉臺觀内　盛唐杜甫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 時滕王不在是以寂寞 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鵲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寬旌 追想滕王在時部曲從遊之盛傷今懷古曲盡變態

夜泊牛渚懷古 此地即謝尚聞袁宏詠史處　盛唐李白

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挂帆席 一作洞庭去 楓葉落 一作正 紛紛 此詩皆無對偶與孟浩然舟中晚望同體

秦州雜詩 本二十首今以二首　盛唐杜甫

秦州城北寺 寺枕秦山下接渭水東流長安 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數已不能如渭水之東流也

聞道尋源使 漢張騫使西域窮河源 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死馬至今來一望幽燕 將有安慶緒史思明之亂 何時郡國開 謂不得似舊也 東征健兒盡 是時九節度之兵二十萬潰於安陽河 羌笛暮吹哀 大明地方已此因秦州為西域之驛道故夫漢以一使通西域直窮河源而大宛至今與中國通如此其易而唐以天下之力不能定幽燕至今壯士殺盡一何其難邪是可哀也

投贈

贈周處士 名弘讓　梁蕭統 一云庾肩吾

九丹開石室三徑没荒林僊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葉酒自和遊山吟 此詩頷聯拗

口號贈徵君盧鴻 公時被召　盛唐李白

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晋丹壑天書降紫泥 漢詔書皆封以武都紫泥 不知揚伯起 震名 且晚向關西

贈梁州張都督　盛唐崔顥

聞君爲漢將虜騎不 一作能 南侵出塞 一作磧 清沙漠

還家拜羽林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爲語西河使知余報國心

南州有贈二首　盛唐賈至

極浦三春草高樓萬里心楚山晴靄碧湘水暮流深忽與朝中舊同爲澤畔吟停杯試北望還欲淚沾襟

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嶺嶠同仙客京華即舊遊春心將別恨萬里共悠悠

贈行脚僧　中唐戴叔倫

補衲隨緣住難維慮外蹤木杯能渡水鐵鉢肯降
龍到處棲雲榻何年卧雪峯知師歸日近應偃舊
房松

酬答

訓比部楊員外暮宿琴臺朝躋書閣率爾
見贈之作　盛唐王維

舊簡拂塵看鳴琴候月彈桃源迷漢姓松徑有秦
官空谷歸人少青天背日寒羨君棲隱處遥望白
雲端

酬皇甫冉西陵見寄　中唐僧靈一

西陵潮信滿島嶼没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
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
上鷗 此詩對聯不領
文体明辨 六卷二十四　二五

酬暉上人獨坐山亭有贈　初唐陳子昂

鐘梵經行處香林坐入禪巖庭交雜樹石瀨瀉鳴
泉水月心方寂雲霞思獨玄寧知人代裏疲病得
攀緣

同辛簿簡仰酬思玄上人林泉 本四首今收一首　初唐駱賓王

俗遠風塵隔春還初服遲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
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山中有春草長似作一
曲寄相思

簡寄

詒袁常侍　梁江淹

昔我別楚水秋月麗秋天今君客吳坂春日媚春
泉幽莫生碧草沅湘含翠煙渉江竟何望留滯空
採蓮 此詩首四句乃隔句對體又為拗體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高適時爲蜀州刺史　盛唐杜甫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
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
吾真
文体明辨 六卷二十四　二六

寄淮南友人　盛唐李白

紅顏悲舊國青歲 青歲猶言青春 歇芳洲不待金門詔空持
寶劍遊海雲迷驛道江月隱鄉樓復作淮南客因
逢桂樹留

寄鏡湖朱處士　盛唐李頎

澄霽晚流闊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峯親淡淡平湖
春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時可為樂夢裏東
山人 此詩字拗

寄左省杜拾遺 甫名　　盛唐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
歸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聖朝無闕事自覺諫
書稀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
覓便寄此 本二首今一首　　盛唐杜甫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 此是疑詞言不在杭州必在越州也 風塵
淹別日江漢失清秋 公寓江漢因怨別故不覺秋之為清也 影著 音灼
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以無定在故盡歷海濱諸郡之寺以求之

寄淨虛上人初至雲門　　中唐皇甫曾

寒蹤白雲裏法侶自提攜竹逕通城下松門隔水
西方同沃州去不似武陵迷髣髴心知處高峯是
會稽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中唐李嘉祐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
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 此借漢茂宰卓茂以比縣也
思爾欲辭官

夏日寄東溪隱者　　中唐耿湋

日華泛野水草色合遙空處處山依舊年年事不
同閑田孤壘外暑雨片雲中惆悵多塵累無由訪
釣翁

相次尋舉客寄佳人　　中唐周賀

停橈因舊識白髮向波濤以我往來倦知君耕稼
勞渚田臨舍盡坂路出簷高遊者還南去終期伴
爾曹

寄校書七兄　　中唐女冠李冶

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竟何
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 唐高仲武曰此五言之佳境也 因過
大雷澤莫忘幾行書 此詩頷聯不對

寄襄陽王公子　　晚唐馬戴

君馬勒金羈君家貯玉笄白雲登峴首碧樹醉銅
鞮澤廣荊州北山多漢水西鹿門知不隱芳草自
萋萋

懷思

迎柳吳興道中　　梁吳均

團團日西靡客念已蹉跎長風倒危葉輕練網寒
波白雲光彩麗青山意氣多所言飽恩德忘我北
山蘿 此詩首句拗

望遠　　陳後主

佳人在北燕相望渭橋邊團圓落日樹耿耿曙河天愁多明月下淚盡鴈行前別心不可寄唯餘琴上絃此詩後太勻拙

春日懷李白　盛唐杜甫

時公在朝而白客江東故作此懷之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清新庾開府周庾信爲車騎將軍俊逸鮑參軍宋鮑照爲臨海王參軍渭北公所居春天樹江東白所在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宋王安石曰子美詩白詩但比之庾信鮑照而已又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鏗之詩則又在庾鮑下矣

冬日有懷李白　盛唐杜甫

又本明辨　天卷之十四　廿九

寂寞書齋裏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去聲角弓詩此二句與出處別謂自種樹爲隱者之計我之不忘如角弓以其詩也裋原憲布長孺也褐風霜入還丹丹九轉丹也日月遲未因乘興去晉王子猷空有鹿門期後漢龐德公事

早寒有懷　盛唐孟浩然

木落鴈南渡北風江上寒我家襄水曲遙隔楚雲端鄉淚客中盡孤帆天際看迷津欲有問平海夕漫漫

所思　盛唐杜甫

公自注得台州鄭司戶消息〇鄭虔也以汙安祿山僞命貶

鄭老身仍竄言竄之久也台州信始傳爲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邊世已疎儒素人猶乞酒錢徒勞望牛斗無計劚株玉反掘也龍泉晉張華傳吳未滅時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要煥問之煥曰此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當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此言虔之貶台州如劍之埋於土中徒望其有衝斗之氣然無計可掘而出之也台州屬吳分斗牛之分野此於用事尤切〇此詩亦斂首尾對與渭屏跡發牛頭山亭子二詩同

月夜　盛唐杜甫

今夜鄜州在陝西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帷也雙照淚痕乾大明單復曰此公陷賊中月夜憶妻子之在鄜州而作也因言兒女年少未知君臣之義則憶長安唯妻知之耳然何時得歸照我二人而收淚邪

又本明辨　天卷之十四　三十

送別

渡荊門送別　盛唐李白

渡遠荊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至荊門則蜀中諸山皆不復見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

送豐城王少府　初唐楊炯

愁結亂如麻長天照落霞離亭隱喬樹野水浸平沙左尉才何屈東關望漸賒行看轉牛斗持此報

張華

送友人　盛唐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遶東城此地一爲別孤蓬無根之草隨風飄轉喻客遊也萬里征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揮手自茲去蕭蕭班馬鳴

送孫二　盛唐王維

郊外誰相送夫君道術親書生鄒魯客才子洛陽人祖席依寒草行車起暮塵山川何寂寞長望淚沾巾

送魏八　盛唐高適

文体明辨　又卷之十四　三一

更沽淇上酒還泛驛前舟爲惜故人去復憐嘶馬愁雲山行處合風雨興中秋此路無知己明珠莫暗投

送常湛判官　中唐郎士元

高閣晴江上重陽古戍閑聊因送歸客更此望鄉山一作關惜別心能醉經秋鬢自斑臨流興不盡悵水雲間

送夔州班使君　中唐司空曙

魚國巴庸路麾幢漢守過曉橋爭市隘夜鼓祭神多雲白當山雨風清滿峽波夷陵舊人吏猶誦兩

岐歐

送賀知章　初唐玄宗

遺榮初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僚悵別深

送元二名結適江左　盛唐杜甫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幸其再見而惜其再別也風塵爲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以溫嶠比結以公孫述比藩鎮之不臣者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戒其輕論時事不可受之至也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

文体明辨　又卷之十四　三二

送楊長史赴果州今四川順慶府　盛唐王維

褒斜谷名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不容幰車幰之子去何之鳥道一千里猿聲十二時官橋祭酒客農以上日祭酒山木女郎神女祠也自然祠別後同明月君應聽子規

送裴都護赴西河　盛唐崔顥

征馬去翩翩城秋月正圓單于莫近塞都護欲臨邊漢驛通煙火胡沙乏井泉功成須獻捷未必去經年

送張舍人名未詳之江東　盛唐李白

張翰江東去正值秋風時此以翰比舍人也天清一鴈遠

海闊孤帆遲白日行欲暮滄波杳難期吳洲如見月千里幸相思

送李彭一作將軍赴定州　中唐郎士元

雙旌漢飛將萬里獨授一作橫戈春色臨關邊一作盡黃雲出塞多鼓鼙悲絕漠烽火戍一作隔長河莫斷一作想到陰山路北一作天驕已請和

送陸明府之盱眙　中唐崔峒

陶令之官去離愁慘別魂白烟連海戍紅葉近淮村遠浪搖山郭平蕪到縣門政成平一作堪吏隱免負府公恩

送闞二十六赴剡縣　中唐女冠李冶

流水閶門外孤舟日復西離情遍芳草無處不萋萋妾夢經吳苑君行到剡溪歸來重相訪莫學阮郎迷此詩頗似不對

送子尉南海　盛唐岑參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樓臺重蜃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花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

送友人丹陽採訪　初唐徐安貞

列郡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為憐鄉國便不憚使[illegible]

遙聞俗吳三讓觀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天子聽謳謠

送翰林張司馬名未詳南海勒碑　盛唐杜甫

冠冕指張司馬通南極指南海文章落上台碑以相司所製故云詔從三殿麟德殿有三面亦以三殿為名或曰蓬萊拾翠紫微也去碑到百蠻開謂開詔而勒碑也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迴度海以風為主非人力可為故歸之於天蓋祝其早還而不敢必也

送楊中丞和蕃　中唐郎士元

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尋君長新愁聽鼓鼙

河源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猶在遙知路不迷

送蹇秀才赴臨洮　盛唐高適

悵望日千里如何今二毛猶思陽谷去莫厭隴山高倚馬見雄筆隨身唯寶刀料君終自至勳業在臨洮

送人之軍中　初唐賀知章

曾經絕脈塞復見斷腸流送子成今別令人感昔遊隴雲晴半雨邊草夏先秋萬里長城寄無貽漢國憂

送魏大從軍　初唐陳子昂

匈奴猶未滅魏絳復從戎悵別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鴈山横代北孤塞接雲中勿使燕然上唯留漢將功

送鄭侍御謫閩中　盛唐高適

謫去君無恨閩中我舊過大都(猶言大抵)秋鴈少只是夜猿多東路雲山合南天瘴癘和自當逢雨露行矣慎風波

送少微上人東南遊　中唐皇甫曾

石梁人不到獨往更迢迢乞食山家少尋鐘野寺

遥松門風自掃瀑布雪難消秋夜聞清梵餘音逐海潮

送韓司直路出延陵　中唐郎士元(一云皇甫冉)

遊吴還適越來往任風波復送王孫去其如春草何岸明殘雪在潮滿夕陽多季子留遺廟停舟試一過

送裴侍御歸上都　盛唐張謂

楚地勞行役秦城罷鼓鼙舟移洞庭岸路入武陵溪江月隨人影山花趁馬蹄離魂將別夢先已到關西

送李中丞歸本道　中唐皇甫曾

上將宜分閫雙旌復去秦關河三晉路賓從五原人碣石山通(一作孤)虜(一作連)海滹沱(一作平沙)雪度春酬恩看玉劍何處有煙塵

送張五諲歸宣城　盛唐王維

五湖千萬里況復五湖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萋萋憶想蘭陵鎮可宜猿更啼

送趙六司兵歸使幕　中唐韓翃

客路青蕪遍關城白日低身趨雙節近名共五龍齊遠水公田上春山郡舍西無因得携手東望轉悽悽

送友人東歸　中唐戴叔倫

萬里楊柳色出關逢故人輕煙拂流水落日照紅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春(此詩闕末拗字)

送邢贊府歸淮南　中唐韓翃

駿馬淮南客歸時引望新江聲六合幕楚色萬家春白紵歌西曲黄苞寄北人不知心賞後早晚從

行塵

送張僧水路歸北海　中唐韓翃

千里東歸客孤心憶舊游片帆依白水高枕卧青州栢寢寒蕪變梧臺宿水收知君心興遠每上海邊樓

送丘爲落第歸江東　盛唐王維

憐君不得意况復柳條春爲客黄金盡還家白髮新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

送何兆下第還蜀　中唐李端

重江不可涉孤客莫晨裝高木莎城小殘星棧道長聽鵑依楓子落過雨荔枝香勸爾成都住文翁有學堂

送盧山人歸林慮山　中唐皇甫冉

無論行遠近歸向舊烟林寥落人家少青冥鳥道深白雲長滿目芳草自知心山色連東海相思何處尋

賊平後送人北歸　中唐司空曙

世亂同南去時清獨北還他鄉生白髮舊國見青山曉月過殘壘繁星宿故關寒禽與衰草處處伴愁顏

送僧南歸　中唐戴叔倫

兵塵猶澒洞僧舍亦徵求師向江南去予方轂下畱風霜兩足白宇宙一身浮歸及梅花發題詩寄壠頭

送崔三往密州覲省　盛唐王維

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畱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遶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送李給事歸徐州覲省　初唐孫逖

位列登青鎖還鄉復彩衣共言晨省日便是晝遊歸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莫愁東路遠四牡正騑騑

揚州送人　初唐劉綺莊

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故人從此去遠望不勝愁落日低帆影歸風引棹謳思君折楊柳淚盡武昌樓

虢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　盛唐岑參

關樹晚蒼蒼長安近夕陽回風醒別酒細雨濕行

裝習戰邊塵黒防秋塞草黄知君市駿馬不是學燕王

洛下送奚三還揚州　盛唐孟浩然

水國無邊際舟行共使風羨君從此去朝夕見鄉中余亦離家久南歸恨不同音書若有問江上會相逢（此詩皆無對偶共前舟中晚望及李白夜泊牛渚懷古二詩同）

滻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盛唐岑參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灞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愁能作鄉書醉懶題橋回忽不見征馬尚聞嘶

秋日送尹大赴京　初唐駱賓王

挂瓢余隱舜負鼎爾干湯竹葉離尊滿桃花別路長低河耿秋色落月抱寒光素書如可嗣幽谷竚賓行

賦得征馬嘶送劉評事充朔方判官　盛唐高適

征馬向邊州蕭蕭嘶未休思深應帶別聲斷爲兼秋岐路風將遠關山月共愁贈君從此去何日大刀頭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水　中唐皇甫冉

不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長猿聲近廬霍水色勝瀟湘驛路收殘雨漁家帶夕陽何須愁旅泊使者有輝光

與胡興安夜別　梁何遜

居人行轉軾客子暫維舟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方抱新離恨獨守故園秋（此詩後四句拗）

新亭渚別范零陵　齊謝朓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

流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此下依嚴羽卿去廣平聽方寂茂陵將見求二句）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此詩首尾二聯拗）

岳州燕別潭州王熊　初唐張說

青雲通省閣瀟水處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中唐司空曙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明朝恨離杯惜共傳

秋日別庾正員　陳徐陵

征途愁轉旆連騎慘停鑣朔氣凌踈木江風送落潮青雀離帆遠朱鳶別路遥唯有當秋月夜夜上河橋

秋日別侯四　初唐駱賓王

我留安豹隱君去學鵬摶岐路分襟易風雲促膝難夕漲流波急秋山落日寒唯有思歸引悽斷為君彈 以上二首後四句擬

晋別

別袁昌州　隋江總

河梁望隴頭分手路悠悠徂年驚若電別日欲成秋黃鵠飛飛遠青山去去愁不言雲雨散更似東西流 此詩頷聯擬

別友人　中唐戴叔倫

擾擾倦行役相逢陳蔡間如何百年內不見一人閑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道又出穆陵關

京還別新豐友　盛唐孟浩然

吾道昧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繞温泉綠塵遮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此律以舊館對新豐亦借對也

江上別張歡　中唐戴叔倫

年年五湖上厭見五湖春長醉非關酒多愁不為貧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風塵今日扁舟別俱為滄海人

秋日別王長史　初唐王勃

別路餘千里深恩重百年正悲西候日更動北梁篇野色籠寒霧山光斂暮煙終知難再奉懷德自潸然

會遇

若耶溪逢孔九　盛唐綦毋潛

相逢此溪曲託勝在煙霞潭影竹間動峯陰簷外斜人言上皇代犬吠武陵家借問淹留日春風滿若耶

長安逢故人　中唐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扈從

奉和聖製途次陝州作　初唐張九齡

馳道當河陜陳詩問國風川源三晉別襟帶兩京同後殿函關盡前旌闕塞通行看洛陽陌光景麗天中

奉和春日遊苑喜雨應制　初唐李嶠

仙蹕九成臺香筵萬壽杯一旬初降雨二月早聞雷葉向朝隮密花含宿潤開莘承天澤豫幷使日光催

奉和登驪山高頂應制　初唐蘇頲

仙蹕御層夯高高積翠分岩聲中谷應天語半空聞豐樹連黃葉函關入紫雲聖圖恢寓縣歌賦陋

橫汾

奉和聖製登萬歲樓卽目　初唐孫逖

玉輦下離宮瓊樓上半空方巡五年狩更闢四門聰井邑觀秦野山河念禹功停鑾晉睿作軒檻起南風

九日登慈恩寺浮圖應制　初唐宋之問

鳳刹侵雲半虹旌倚日邊散花多寶塔張樂布金田時菊芳仙醖秋蘭動睿篇香街稍欲晚清蹕扈歸天

奉和聖製賜史供奉曲江宴應制　盛唐王維

侍從有鄉校瓊筵就水開言陪栢梁宴新下建章來對酒山河滿移舟草樹迴天文同麗日駐景惜行杯

梨園亭子侍宴　初唐喬知之

年光陌上發香輦禁中遊草綠鴛鴦殿花紅翡翠樓天杯承露酌仙管雜風流今日陪歡豫皇恩不可酬

宿羽亭侍宴應制　初唐杜審言

步輦千門出離宮二月開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

催碧水搖空閣青山繞吹臺聖情留晚興歌管送餘杯

長寧公主東莊侍宴應制　初唐李嶠

別業臨青甸鳴鑾降紫霄御筵鵷鷺集仙管鳳凰調樹接南山近煙含北渚遙侍臣承恩一作咸既一作已醉戀賞未還鑣

省直

晚出左掖　門下省在宣政殿左故曰左掖公時爲左拾遺屬門下　盛唐杜甫

晝刻傳呼淺此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爲備今尙在晝故傳呼淺不若夜之遠也春

旗旐伏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螞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日夕之候）

春宿左省（拾遺屬左掖也）　盛唐杜甫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戶）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馬勒飾也）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有急於正君以待旦之意）

同崔員外秋宵寓直　盛唐王維

建禮（門）高秋夜承明（承明廬在石渠閣）候曉過九門（九重之門）寒漏徹萬井曙鐘多月迥藏珠斗雲消出絳河獨更（一作愁）衰朽質南陌共鳴珂

題詠

和尹諫議史館山池　盛唐王維

雲館接天居霓裳侍玉除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洞有僊人籙山藏太史書君恩深漢帝且莫上空虛

游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盛唐王維

世上皆如夢狂來或自歌問年松樹老有地竹林多藥倩韓康賣門容尚子（平名）過嬾嫌枕席上無那白雲何（讀曰奈）

題李凝幽居　中唐賈島

閑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一作園）鳥宿池中（一作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五嶽之雲觸石而出者石皆雲之根也）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京都一日於驢上得句云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練之未定引手作推敲之勢不覺衝尹時韓愈權京兆尹左右擁至馬前島具告所以愈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因與為布衣交教其為文遂去浮屠舉進士至今詩家以練字為推敲蓋本此也）

題金山寺　唐韓偓（世次無考）

靈山一峯秀岌然殊衆山盤根大江底插（一作撐）影浮雲間雷霆常間作風雨時往還象外懸清景千載長躋攀（此詩全篇皆好大明楊慎曰此篇當為金山詩第一張祜雖佳在其下矣）

（詩見遊覽類）

題薦福寺衡嶽禪師房　中唐韓翃

春城乞食還高論此中聞僧臘階前樹禪心江上山疎簾看雲捲深戶映花關晚送門人出去（一作鍾）聲杳靄間

詠春近餘雪應詔　後周庾信

送寒開小苑迎春入上林絲條變柳色香氣動蘭心待花思對酒留雪擬彈琴陪遊愧並作空見奉恩深（此詩首頸尾三聯拗）

山二首　陳僧惠標

雲山蘊麗名秀出寫蓬瀛香鑪帶煙上紫蓋入霄
生霧卷蓮峯出嵓開石鏡明定知丘壑裹併竹白
雲情 此詩頭聯拗
峨眉信重險天目本仙居紫華抱丹竈玉笥蘊神
書幽人披薜荔怨妾採蘼蕪紫嵓無暮雨何時送
故夫 此詩後六句拗

奉和周趙王詠石　後周崔仲方

玉繩隨月落金碑映日鮮入江疑濯錦出峽似開
蓮丈馬河西瑞兵符濟北篇會逐靈槎上遠歸天
漢邊 此詩首尾二聯拗

賦得方塘含白水　隋李巨仁

白水流方塘淼淼素波揚疊浪搖晃影連漪寫鴈
行長堤柳色翠夾岸荇花黃觀魚自有樂何必在
濠梁 此詩尾聯拗

賦得巖穴無結構　隋王由禮

巖間無結構谷處極幽尋葉落秋巢迥雲生石路
深早梅香野徑清澗響丘琴獨有棲遲客留連芳
杜心

賦得日中朝市滿　陳張正見

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月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
城竹華當鑪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
隱情 此詩尾聯拗

梅花　後周蘇子卿

中庭一樹梅寒多葉未開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
來上郡春恒晚高樓年易催織書偏有意教逐錦
文回

詠竹　梁劉孝先

竹生空野外梢雲聳百尋無人賞高節徒自抱貞
心恥染湘妃淚羞入上宮琴誰能製長笛當為吐
龍吟 此詩後四句拗

房兵曹胡馬　盛唐杜甫

胡馬大宛名 宛於爰夏漢伐大宛獲汗血馬此言胡馬乃大宛之名馬也 鋒稜
瘦骨成竹批雙耳峻 銳如削筒 風入四蹄輕 二句合相馬經 所
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 言其可貞如此 驍騰有如此萬里
可橫行 大明趙汸云前輩言詠物詩戒粘皮著骨公此詩前言胡馬骨相之異後言其驍騰無比而詞語豪健飛行萬里之勢如在目中所謂索之於驪黃牝牡之外者區區模寫體貼以爲詠物者向足語此

寶劍　梁吳均

我有一寶劍出自昆吾溪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
泥鍔邊霜凜凜匣上氣淒淒寄與張公子何當來

見携此詩聯拼頌

閨情

綵毫怨　梁沈氏

蘂下洞庭初思君萬里餘露濃香被冷月落錦屛
虛欲奏江南曲貪封薊北書書中無別意唯悵久
離居

長門怨　初唐沈佺期

月皎風冷冷長門次掖庭玉階聞墜葉羅幌見飛
螢清露凝珠綴流塵下翠屛妾心君未察愁歎劇
繁星

哀挽

哭長孫侍御　中唐杜誦

道爲詩書重名因雅頌雄禮闈曾擢桂憲府舊乘
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唯餘舊臺柏蕭颯九
原中（唐高仲武曰杜君詩調不失如流水浮雲一聯深得生人始終之理）

哭栢巖禪師　中唐李益

遍與傍人別臨終書不愁影堂誰爲掃坐塔自看
脩白日鐘邊晩靑苔鉢上秋天涯禪弟子空到栢
巖遊

代宗挽歌　中唐李端

祖庭三獻罷嚴衛百靈朝警蹕移前殿宮車上渭
橋寒霜凝羽葆野吹咽笳簫已向新京兆誰云天
路遥

章懷太子（名賢高宗第六子）靖妃挽詞　初唐沈佺期

彤史佳聲載靑宮懿範留形將鸞鏡隱魂伴鳳笙
遊送馬嘶殘日新螢落晩秋不知蒿里曙空見隴
雲愁

魯忠王挽詞（本三首今取一首）　初唐宋之問

同盟會五月歸葬出三條日慘咸陽樹天寒渭水

橋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寂寂泉臺恨從茲罷
玉簫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本三首今取一首）　中唐羊士諤

湯沐成陳跡山林遂寂寥鵲飛應織素鳳起獨吹
簫玉殿中參罷雲軿上漢遥皇情非不極空擬未
央朝

崔司業挽歌二首　初唐張説

海岱英靈氣膠庠禮樂資風流滿天下人物擅京
師疾起揚雄賦魂遊謝客詩從今好文主遺恨不

同時
象設存華館威儀下墓田鳳池傷舊草麟史泣遺
編帷蓋墟煙沒干旌壠日懸古來埋玉樹流恨滿
山川

故太子太師徐公挽歌（本四首今取一首）　盛唐王維

义踐中台座終登上將壇誰言斷車騎空憶盛衣
冠風日咸陽慘笳簫渭水寒無人當便闕應罷太
師官

雜詩

反照　盛唐杜甫

反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總上下意）巳低魚復（縣名）暗不
盡白鹽（山名）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三五言半無之景四
六言半有之景）牛羊識童僕（反照開明故能識）既夕應傳呼

梅雨　中唐柳宗元

梅實迎時雨蒼茫値晩春愁深楚猿夜夢斷越雞
晨海霧連南極江雲暗北津素衣今盡化非爲帝
京塵（此詩不減老杜）

春行　中唐李益

侍臣朝謁罷戚里自相過落日青絲騎春風白紵
歌恩從三殿近佩向五陵多歸路南橋望垂楊拂
細波

正月十五夜　初唐蘇味道

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
來遊妓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
相催（元方回曰古今元宵詩五言之妙無出此者）

七夕　隋王眘

天河橫欲曉鳳駕儼應飛落月移妝鏡浮雲動別
衣懽逐今宵盡愁隨還路歸猶將宿昔淚更上去
年機（此詩頸聯拗）

示姪佐（公自注佐草堂在東柯谷）　盛唐杜甫

多病秋風落（七月秋風起八月風高九月風落）君來慰眼前自聞
茅屋趣只想竹林眠滿谷山雲起侵籬澗水懸嗣
宗（阮籍字）諸子姪早覺仲容（籍從子咸）賢

遊子　盛唐杜甫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
前厭就成都卜（嚴君平賣卜成都）休爲吏部眠（畢卓）蓬萊如
可到衰白問羣仙（公欲南下遊吳而滯巴蜀故作此詩九江三峽皆南下所經
之地末言蓬萊可到亦將往焉不特遊吳而已也）

聞笛　中唐戎昱

入夜思歸切笛聲寒更哀愁人不願聽自到杭邊來風起塞雲斷夜深關月開平明獨惆悵落盡一庭梅 此詩頷聯不對

觀獵　盛唐王維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步虛詞　中唐道士韋渠牟

鸞鶴共徘徊仙宮使者催香花三洞啓風雨百神來鳳篆文初定龍泥印已開何須生羽翼始得上

瑶臺

有所思 此下十一首題用樂府而辭用律體故繫於此　齊王融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期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綦高張更何已引滿終自敬欲知憂衷老為視鏡中絲 此詩前六句拗

又　梁吳均

丹墀生細草紫殿納輕陰䆉䆉巫山遠悠悠湘水深徒歌鹿盧劒空貽玳瑁簪望君終不見屑淚且長吟 此詩第六七八句拗

折楊柳　梁元帝

山高巫峽長垂柳復垂楊同心且同折故人懷故鄉山似蓮花艷流如明月光寒夜猿聲徹遊子淚沾裳 此詩全篇皆拗

關山月　陳陸瓊

邊城與明月俱在關山頭焚烽望別壘擊斗宿危樓團團婕妤扇纖纖秦女鉤鄉國誰共此愁人髮益愁

又　初唐盧照鄰

塞垣通碣石虜陣抵祁連相思在萬里明月不長

懸影揺金岫光斷玉門前寄言閨中婦愁看鴻鴈天 以上二首後六句拗

梅花落　中唐劉方平

新歲芳梅樹繁花四面同春風吹漸落一夜幾枝空少婦今如此長城恨不窮莫將遼海雪來比後庭中

劉生　初唐楊炯

卿家本六郡年長入三秦白璧酬知己黄金謝主人劒鋒生赤電馬足起紅塵日暮歌鍾發喧喧動四鄰

從軍行　　初唐楊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京洛行　　隋越王

青春上陽月結伴戲京華龍媒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日昏歡晏罷相將歸狹斜（此詩起結句絕佳）

蜀道難　　梁陰鏗

王尊奉漢朝靈關不憚遥高眠長有雪陰棧屢經

燒輕軺九折路騎阻七星橋獨道難如此功名詎可要（此詩起結二聯拗）

少年行　　盛唐王昌齡

走馬遠相尋西樓下夕陰結交期一劎晋意贈千金高閣歌聲遠重門柳色深夜闌須盡飲莫負百年心

五言三韻

遊宴

褚主簿宅會畢庶子錢員外郎使君　　中唐韓翃

開甕臘酒熟主人心賞同斜陽疎竹上殘雪隔天中更喜宣城印朝廷與謝公

登覽

登長城　　中唐李益

漢家今上郡秦塞古長城有日雲長慘無風沙自驚當今聖天子不戰四夷平

酬答

酬許五康佐　　中唐元稹

猿啼三峽雨蟬報兩京秋珠玉慙新贈芝蘭忝舊遊他年問狂客須向老農求

簡寄

旅次岐山得山友書却寄鳳翔張尹　　中唐李端

本與戴徵君同師竺上坐偶爲名利引久廢論真果昨日山信迴寄書來責我（此詩中聯拗）

下第寄友人　　晚唐馬戴

金門君待問石室我思歸聖主尊黃屋何人薦白衣年來御溝柳贈別雨霏霏

送別

送唐次　　中唐武元衡

都門去馬嘶灞水春流淺青槐驛路長白日離尊
晩望望煙景微草色行人遠（此詩中尾二聯拗）

題詠

屛風上各賦一物得攜琴客　　中唐皇甫冉

不是向空林應當就磐石白雲知隱處芳草迷行
迹如何祇役心見爾攜琴客

崔十四宅各賦一物得簷柳　　中唐皇甫冉

宦渡老風煙尋陽媚雲日漢將營前見胡笳曲中
出復在此簷端垂陰仲長室（此詩中尾二聯拗）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　　盛唐李頎

片帆浮桂水落日天涯時飛馬看共度閑雲相與
遲長波無曉夜泛泛欲何之（此詩字拗）

白鷺詠　　中唐李端

迴起來應近高飛去自遥映林同落雪拂水狀翻
潮猶有幽人興相逢到碧霄

閨情

寒閨　　梁孝元帝

烏鵲夜南飛良人行未歸池水浮明月寒風送擣
衣顧纖迴文錦因君符武威（此詩中聯拗）

雜詩

寒食賜恩火　　中唐竇叔向

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春電影隨中使星煇拂路
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貧

端午日恩賜百索　　中唐竇叔向

仙宮長命縷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龍見恩深犬馬
知餘生儻可續終冀答明時

文體明辯卷之十四

文體明辯卷之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近體律詩下

七言

述懷

曲江 本二首今收一首　盛唐杜甫

曲江在陝西西安府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如嘉陵江故名唐都西安玄宗開元中疏鑿爲勝境上巳中和節賜人遊賞最盛武賜宴臣僚於此此詩公爲拾遺存京師時作也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始言一片次言萬點終言欲盡三句相承由淺而入深也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芙蓉苑也在曲江西南邊高塚臥麒麟石獸也翡翠麒麟真假相對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大明張孚敬日此公志有不行故託於傷春而以醉酒行樂爲事也元虞集曰曲江舊時風景佳麗祿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故堂無人而水鳥來巢冢無主而石獸野卧盛衰不常如此詳推此理則人生須行樂耳何用官爵羈絆此身乎

曲江對酒　盛唐杜甫

苑外江頭坐不歸苑芙蓉苑曲江在苑北無意緒也水晶宮一作春殿宮殿臨水故以水晶形容之轉霏微煙靄貌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普官情本作反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官況言更覺滄洲滄浪之洲隱地也遠情思悠遠老大徒悲悲一作傷未拂衣隱去也○大明過庭日此詩亦以志不得行而作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也末言我之宦情更覺隱居之悠遠徒自悲其不能去耳王維楨日縱酒懶朝即所謂吏情也○此詩頷聯桃自對楊白自對黃謂之就句對格

秋興八首　盛唐杜甫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並在夔州氣蕭森蕭森猶言蕭條江間指巫峽波浪兼天湧塞上指巫山夔爲楚之塞故云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前日也淚公居夔二年孤舟一繫故園心故園指襄陽洛陽而言身繫舟中而心在故園也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亦在夔州公係述擣衣白帝而思此城高急暮砧刀尺以裁新衣砧杵以擣舊衣○時公繫舟以俟出峽當秋感興而作危詞末言人家感此秋氣處處備衣以禦寒白帝城邊亦有然者我豈獨無寒衣之感哉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一作南斗望京華長安在北斗下故瞻依北斗而望之也聽猿實下三聲淚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昔嘗聞之今實下淚翻古語也奉使虛隨八月槎漢張騫八月乘槎奉使西域有時而返今我不能故曰虛隨翻古事也按騫傳無乘槎事公亦承襲用之耳畫省香爐違伏枕尚書郎居粉署又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燒以從言我雖嘗爲檢校工部員外郎而今與之違遠者以多病伏枕故也山樓粉堞隱悲笳山樓夔城樓也粉堞城上女牆以粉飾之也笳胡人卷蘆葉吹之以爲節聲隱隱聞之而悲也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言適見日斜忽看月上蓋感慨之久不覺

發時而光陰禪代亦可傷矣○此因夔府晚景思望長安而作也
千家山郭静朝暉日光也此句狀秋清之景日日江樓坐翠微山氣青縹色也此句言岑寂之懷信宿再宿曰信漁人還泛泛無所止也清秋燕子故飛飛猶未歸也此二句賦江樓所見以比己之久客也匡衡抗疏功名薄衡在漢元帝時嘗上疏言日食地震之變我之論房琯忤旨亦若衡之抗疏志在納忠故以功名為薄耳劉向傳經心事違漢宣帝時向講論五經於石渠閣言欲向傳經則得托經進諷此我之心事今不能然是有此心而不遂也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長陵霸陵陽陵茂陵杜陵衣馬自輕肥大抵王維指出末聯含譏以久意虞註以公自傷命薄而深羨少年何嘗視杜陵老也○此感曉景而作

聞道長安似奕棋變動不常也百年世事不勝悲自玄宗安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五　三

祿山之亂至於代宗朱泚亂之生都陷之言其久也王侯第宅皆新主此指宗室避亂奔竄第宅委棄而為他人所有也文武衣冠異昔時當時用兵既久府帑匱竭朝廷悉以官爵賞功故文武多監進非向時勳舊之衣冠也此二句所謂奕棋者也直北夔州之北隴右則輔闗也關山金鼓振防河北羣盜及回紇也征西車馬羽書遲代宗廣德初吐蕃入寇盡取河隴之地遣將告急程元振匿不以聞既過邠州帝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帝方發詔徵諸道兵即其事也此四句皆可悲之事魚龍寂寞秋江冷酈道元水經云魚龍以秋日為夜故贊故國即長安平居平時有所思元虞集曰此詩專為長安之變而作有感而懷思也

蓬萊即大明宮也高宗龍朔二年改名蓬萊宮闕對南山終南山承露金莖漢武帝作承露銅盤於南山下柱高二十丈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號金莖露莖柱也即通天臺以招仙人候神人者也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周穆王升崑崙之丘遂賓于西王母相與宴於瑤池之上又漢武帝時王母降承華殿東來紫氣滿函關在靈寶縣關令尹周大夫也名喜善天文望見東來有紫氣曰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明皇晚好神仙故公借此二事為喻言西則望王母自瑤池而降東則望老子入函關而來也雲移雉尾開宮扇殷高宗有雊雉之祥章服多用翟羽唐緝雉尾為扇未出時兩兩相合出則便開日繞龍鱗衣上龍文也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借言幾度青瑣以青畫省門戶為瑣中也點猶厠也朝班謂拾遺引也○此因前詩思長安遂言其官發之為美朝會之盛而歎今之不與也○此詩對結落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相去萬里而秋氣蕭索則相接也秋屬金色白故曰素秋此詩感曲江之廢而作故下六句皆言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五　四

曲江花萼夾城通御氣玄宗友愛兄弟建花萼相輝之樓自南內築夾城入芙蓉苑通御氣者天子行於夾城之中也芙蓉小苑苑近曲江入邊愁吐蕃陷京師珠簾繡柱圍黃鵠樓中織珠為簾刺繡蔽柱皆為黃鵠宛轉之狀錦纜牙檣以象牙飾帆檣起白鷗龍舟遊曲江則錦纜牙檣驚起白鷗也回首可憐歌舞地即曲江也今皆焚毀是可傷也自夔望之故曰回首秦中即長安自古帝王州此言秦中乃周秦漢隋帝王建都之地非篡竊所能據所以尊朝廷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漢使通身毒國為昆明所閉所蔽武帝欲伐之為其地有滇池方三百里乃發吏卒即長安西南穿池象之周迴四十里以習水戰在眼中言可想見也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池左右有二石人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又刻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鬐尾皆動大抵傷慎目

隋任希古有昆明池應制詩曰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云虛夜月動秋風
則荒煙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
紅菰一名蔣一名茭白至秋結實爲黑米楊愼曰西京雜記云太液池中有雕菰紫籜綠節鳧雛
鴈子安喋其間三輔舊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櫂歌便見人物遊嬉宮沼富貴今菰米不收而
任其沈蓮房不採而任其墜則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關塞出蜀入秦之路極天唯
鳥道山高徑窄唯鳥可過我阻絕而不得見也江湖皆所寓之地瀟湘洞庭也滿
地猶言到處一漁翁公自謂也既不得歸則江湖之間任我漂泊而已○此詩思昆明池
而作

昆吾山名御宿川名並長安至渼陂經歷之地自逶迤回遠貌紫閣峯
終南山之別峯也陰入渼陂水名以上並在長安此句即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也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言陂上佳物色之景
佳人拾翠春相問折花草以相問遺也僊侶同舟晚更移後漢李膺
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爲神仙公借此事以言遊人之盛晚更移日晚而忘歸也綵筆
昔曾干氣象梁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此云綵筆借以自况也干讀如相
干之干氣象渼陂華麗之景象也按公集有渼陂行渼陂西南臺城西陂泛舟宴渼陂諸詩白
頭吟望望要吟詩而紫渼陂也苦低垂白頭低垂不得意之貌正與干氣象相反
○此詩思渼陂而作○鸚鵡鳳凰一聯乃倒用字法也

夜大明王維楨曰當是代宗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盛唐杜甫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驚秋也疎燈自
照孤帆宿應秋水新月猶懸雙杵鳴應空山南菊再逢
人臥病公以去年秋至州之雲安縣北書不至鴈無情漢蘇武使匈奴
匈奴詭言武已死後昭帝漢和或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匈奴
以爲神遂放還鴈本無傳書之事特沿襲以爲故事耳步蟾月也倚杖看牛斗
銀漢天河遙應接鳳城長安城也

長安臥病秋夜言懷　中唐陳羽

九重天子之門九重門鎖禁城秋月過南宮漸映樓紫陌
京都之街曰紫陌取上應紫微垣之義夜深槐露滴碧空雲靜火星
流大火心星也詩七月流火清風刻漏傳三殿甲第第一宅也一歌鐘
樂五侯漢王氏五侯同日而封楚客病來鄉思苦寂寥燈下
不勝愁

曲江對雨一作值　盛唐杜甫

城長安城也上春雲覆苑芙蓉苑也牆江亭晚色靜年芳一年
芳菲之景在春故曰年芳靜年芳者無遊人也林花著雨臙脂濕著音灼水荇
牽風翠帶長此二句乃寥落之景所謂靜年芳也龍武新軍深駐輦
玄宗開元中置左右龍武軍本名龍虎以避太祖諱改爲武也肅宗至德二載賜名天騎故曰新軍
輦出遊則軍從行則深駐而不出也今芙蓉別殿謾焚香曲江連芙蓉苑有
別殿謾讀如謾設之謾猶空也輦不出故空焚香以望幸也何時詔此金錢會
暫醉佳人錦瑟傍開元中中和節賜百官宴錢於曲江合宴并賜太常教坊樂是
時京師初復庶事草草無復開元遊宴之盛故公託言對雨以傷之虞註謂公已罷拾遺不與此宴
而作誤矣

遊宴

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　　盛唐王維

漢主離宮接露臺（臨潼縣驪山東南三十里有秦始皇墓露臺利在焉）秦川一半夕陽開（驪山上有夕陽樓）青山盡是朱旗繞（一作遶）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漢高祖後豐縣於驪山下故曰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在長安東）城邊獵騎廻聞道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子雲揚雄字此詩頌俳優）

九日藍田崔氏莊（藍田縣名在長安東南崔氏詳名未）　　盛唐杜甫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既落而復著也）吹帽（晉孟嘉為桓溫參軍九日從溫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文嘲之）笑倩傍人為正冠（既二句一事而翻案用之與其既吹而還不若未吹而正也）藍水遠從千澗落（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北流合溪谷水為藍水）玉山（藍田山出美玉因名玉山）高並兩峯寒（秦山華山）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日佩茱萸）仔細看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　　中唐張南史

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閑園偶辟彊已被秋風教憶鱠更聞寒雨動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從沾九日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是處有垂楊

涪城縣（唐梓州西北）香積寺官閣（迎賓官之所）　　盛唐杜甫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寺在香積山下臨涪江）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官閣在山腰愁義未詳或曰公因久客而愁也）小院廻廊（閣中所有）春寂寂浴鳧飛鷺（江中所見）晚悠悠（自適之意）諸天（佛像俗呼為諸天）合在藤蘿外（山頂也）昏黑應須到上頭（此句全用蕭常宗對寶山之詞○小院廻廊一問乃就句對格也）

同陳留崔司戶早春宴蓬池　　盛唐高適

同官載酒出郊圻晴日東馳雁北飛隔岸春雲邀翰墨傍簷垂柳報芳菲池邊轉覺虛無盡臺上偏宜酩酊歸州縣徒勞那可度後時連騎莫相違

登覽

野望（一作野望○肅宗寶應元年在成都作）　　盛唐杜甫

西山白雪（雪山在成都西故稱西山此云西山白雪蓋合其意而言之也）三城戍（三城松維保也西山本吐蕃也）南浦清江（元花溪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此言野望之際遠則見雪山近則見南浦也）唯將遲暮供多病（謂以衰老之身供給多病也）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長安春望　中唐盧綸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閑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繚遶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間誰念為儒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樂遊原晴望上中書李侍郎　中唐錢起

爽氣朝來萬里清憑高一望九愁輕不知鳳沼霖初霽但覺堯天日轉明四野山河通遠色千家砧杵動秋聲遥想青雲丞相府何時開閣引書生（此詩拗體）

望薊門　盛唐祖詠

燕臺一去客心驚笙鼓喧喧漢將營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沙場烽火侵胡月海畔雲山擁薊城少小雖非投筆吏論功還欲請長纓

登餘干（餘干縣名屬饒州）古城　中唐劉長卿

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蕭條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沒女墻猶在夜烏啼平沙渺渺迷來（一作）人遠落日亭亭向客低飛鳥不知陵谷變朝來暮去弋陽溪

咸陽城東樓　晚唐許渾

獨上高城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

萬歲樓　盛唐王昌齡

江上巍巍萬歲樓不知經歷幾千秋年年喜見山長在日日悲看水獨流猨狖何曾離暮嶺鸕鷀空自泛寒洲誰堪登望雲煙裏向晚茫茫發旅愁

登金陵鳳凰臺　盛唐李白

（宋文帝元嘉中王顗見異鳥集于山時謂鳳凰因建鳳凰臺臺上有樓）

鳳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

幽徑（吳孫權所都）晉代衣冠成古丘（晉元帝南渡是為東晉）三山半落青天外（三山在江寧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三山）一（二一作）水中分白鷺洲（白鷺洲在金陵城下秦淮外江所夾也）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此詩中四句拗）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盛唐崔曙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韓趙魏）雲山皆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河南永寧縣北有山有二陵其一文王所避風雨也）關門令尹誰能識（令尹喜知老子去關）河上仙翁去不回（漢文帝時有仙翁結草菴于河上帝就見之授素書一卷乃夫所著）且欲近尋彭澤宰（以陶潛比劉明府）陶然共一（一作）醉菊花杯

尋訪

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　盛唐岑參

滿寺枇杷冬著花老僧相見具袈裟漢王城北雪初霽韓信壇西日欲斜門外不須催五馬林中且聽演三車豈料巴川多勝事爲君書此報京華訛昆聯揚

張芬見訪郊居作　中唐皇甫曾

林中雨散早涼生已有迎秋促織聲三徑荒蕪羞對客十年衰老愧稱兄愁心自惜江蘺晚一作短世

事方看木槿榮君若罷官攜手去尋山莫計白雲程

行旅

同杜員外審言過嶺　初唐沈佺期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青山瘴癘不堪聞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行經華陰一作山　盛唐崔顥

岧嶢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峯削不成武帝祠前雲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

連漢時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晚泊松江驛　晚唐李郢

片帆孤客晚夷猶紅蓼花前水驛秋歲月方驚離別盡煙波仍駐古今愁雲陰故國山川暮潮落空江網罟收還有吳娃舊歌曲棹聲遥散采菱舟

長安晚秋　晚唐趙嘏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艷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渚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杜牧讀此詩至第二聯賞歎不已因稱爲趙倚樓

晚秋過洞庭　晚唐張泌

征帆高掛酒初酣暮景離情兩不堪千里晚霞雲夢北一州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磵石驚泉落夜潭一作龍莫把羇魂弔湘魄指屈原九疑愁絕鎖煙嵐

懷古

詠懷古跡本五首今收一首　盛唐杜甫

羣山萬壑赴荊門會合順流之狀生長明妃漢宮人王嬙字昭君晉石崇作昭君詞避文帝諱改曰明妃公從之尚有村昔村在歸州荊門一去紫臺漢宮名用江淹恨賦中語連朔漠北方爲朔胡地爲漠獨留青塚胡地多白

塚上草青獨昭君向黃昏(夜臺昭君之意)畫圖(畫蓋後世所畫出不必指毛延壽所)省識春風面(也台容也塞廬也)環珮空歸月夜魂(言身不得歸而魂歸也)千載(一作歲)琵琶(胡中馬上之樂推手前曰琵卻手向後曰琶因以為名)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此因明妃而詠之也元帝後宮既多按圖召幸昭君以不賂畫工反惡其形及單于來朝因遣配之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鸚鵡洲(在鄂州江中) 盛唐李白

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洲之樹何青青煙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此詩起聯拗體人長門怨)

大卷之二十五　十三

黃鶴樓(黃鶴樓在鄂州一云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 盛唐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一作乘黃鶴去)此地空餘(一作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一作城)芳草萋萋(一作青青)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一作在)煙波江上使人愁(此詩起聯對偶而頷聯不對名偷春體)

蜀相(諸葛亮也祠在成都西南) 盛唐杜甫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古家織錦之處故名錦官城)外柏森森(昔孔明手植)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自空二字有無限感愴意)三顧頻繁天下計(先主三顧孔明於草廬孔明為天下計也)兩朝開濟老臣心(先主開基後主濟美)出師未捷身先死(孔明嘗悉大眾與魏司馬懿對壘渭南相持百餘日以疾卒于軍)長使英雄淚滿襟(此詩起聯乃問對格)

凌歊臺(在當塗縣北黃山上宋高祖武帝所築) 晚唐許渾

宋祖(即宋武帝)凌歊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宋武帝南遊嘗登此臺且建離宮)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薺合(指宋前殿而言)寢園無主野棠開(指宋後而言)百年便作(一作應)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此詩頷聯字拗)

文體明辨　大卷之十五　十四

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 中唐劉長卿

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劍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綠(一作細)邵陵西去獵平原

贈闕下裴舍人(一作贈閣下裴閣一作舍人) 中唐錢起

二月黃鶯(一作鸝)飛上林春城紫禁(宮象紫微故名紫禁)曉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昔漢司馬相如事)十年猶

未遇羞將白髮對一作戴華簪此詩頷聯拗

酬答

酬郭給事名承嘏　盛唐王維

洞門高閣靄餘暉桃李陰陰柳絮飛禁裏疎鐘官舍晚省中本稱禁中漢元避帝后父王禁之諱改稱省中啼鳥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漢制給事黃門之職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強欲從君無那讀曰奈一作奈老將因臥病解朝衣

賡和

和裴迪登蜀州蜀成都府郎今崇慶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盛唐杜甫

文体明辨云卷之十五　十五

東閣東亭郎官梅官廨之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梁武帝天監中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吟咏其下後居洛思之因請再任此以遜比迪也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雪與春皆指梅而言言此時對雪梅未免相憶况於送客之際既有別懷又逢梅花豈能不題詩遠寄邪可自由謂欲禁止而不可也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言幸爾但寄詩不寄梅花以傷我歲暮之情如使至蜀州同看則亂我思鄉之愁矣迪詩今不傳意其中必有欲折來及不肖月看之語故和及之江邊一樹垂垂發梅帶雪貌朝夕催人自白頭且我今在江邊見梅亦足傷感況又至蜀州而觀之乎言此以終上文傷亂之意

贈錢起秋夜宿靈臺寺見寄

中唐郎士元

石林精舍武溪東夜扣禪扉謁遠公月在上方諸品靜心特半偈萬緣空蒼苔古道行應遍落木寒泉聽不窮更憶雙峯最高頂此心期與故人同

簡寄

寄綦毋三名潛　盛唐李頎

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去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鄉南川粳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今保寧府劍州也李名　盛唐杜甫

文体明辨云卷之十五　十六

使君漢刺史糾察郡邑與諸侯國故稱使君若唐之刺史則漢之郡守亦稱使君蓋沿襲之名耳高義驅謂並驅也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不遷但見文翁能化俗漢蜀郡守文翁以詩書教人民今蜀之亦甚其焉知李廣未封侯漢李廣以郡守事武帝上平匈奴累戰有功軍功取侯賞獨不與此用比李守以況李之不遇路經灩澦雙蓬鬢天灩澦堆在夔州以比同姓二字以應第二句入滄浪一釣舟滄浪水至荊山東為滄浪之水言其地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王粲在荊南避亂登樓而作賦因名

奉寄章十侍御名彝揚州人　盛唐杜甫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淮海維揚禹貢淮海維揚州今去州字而存維字亦用成語耳一俊人才過人
曰俊金章銅印也紫綬紫絲繫印者也照青春言年少也指揮猶指示
日指手使日揮能事所能之事回天地猶云旋乾轉坤訓練強兵動鬼
神彝嘗討段子璋平湘西不得歸關羽羽為襄陽太守後督荊州事此借
以比晉後也河內猶宜借寇恂恂為河內太守移守潁川去後盜起百姓願借
寇君一年此借以比刺史言梓恂亦當晉彝不當讓其行也朝覲見君也從容問
君問也幽幽人側陋側勿云江漢有老一作非垂綸時公將歸荊南故云此
江漢後以嚴武重鎮成都遂不果行綸釣絲漁人所詭垂綸公自謂此反詞以激其薦也○大明杜
啓曰按唐書武再領蜀因小忿召彝殺之今公詩如此乃知史傳之不可信也
因許八名未考官為拾遺奉寄江寧縣名屬應天府旻上

人　盛唐杜甫
按公玄宗開元中嘗遊吳越故與江寧僧有舊至肅宗乾元間則已況三十年
因便寄此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淚一作流舊來好
去詩事今能否老去新詩公自謂也誰與傳誰為傳誦無旻之者
也此三十年後事棊局動隨幽一作尋澗竹袈裟僧服憶上泛
湖船此三十年前同遊之事聞君話我為官任語助詞頭白昏
昏只醉眠此因旻念我而自道近況見我居官而不得行其志也
使次安陸寄友人　中唐劉長卿
新年草色遠萋萋久客將歸問路蹊暮雨不知隕
口處春風只到穆陵西孤城盡日空花落三戶無
人自鳥啼君在江南相憶否門前五柳幾枝低
自夏口至鸚鵡洲望岳陽寄阮中丞　中唐劉長卿
汀洲無浪復無烟楚客相思益渺然漢口夕陽斜
度鳥洞庭秋水遠連天孤城背嶺寒吹角獨樹臨
江夜泊船賈誼上書憂漢室長沙謫去古今憐
奉寄中書王舍人　中唐皇甫曾
腰金載筆謁承明至道安禪得此生西掖幾年綸
綍貴東山遙夜薜蘿情風傳漏刻星河曙月上梧

桐雨露清聖主好文誰為薦閉門空賦子虛成
寄孟東野名郊　中唐戴叔倫
亂餘城郭怕經過到處閑門長薜蘿用世空悲聞
道淺入山偏喜識僧多醉歸花徑雲生襆罷松
巖雪滿簑石上幽期春又暮何時載酒聽高歌
寄清涼寺僧　晚唐溫庭筠
石路無塵竹徑開昔年曾伴戴顒來窗間半偈聞
鐘後松下殘棋送客回簾向玉峯藏夜雪砌因藍
水長秋苔白蓮社裏如相問為說遊人是姓雷宗
白蓮社中第二人也

送別

送司勳盧員外　盛唐李頎

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晩薦雄揚雄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送李回　盛唐李頎

知君官屬大司農詔幸驪山職事雄歲發金錢供御府晝看仙液注離宮千年曙雪旌門上十月寒花輦路中不覩聲明與文物自傷留滯去關東

送前衛縣李寀少府　盛唐高適

黃鳥翩翩楊柳垂春風送客使人悲怨別自驚千里外論交却憶十年時雲開汶水孤帆遠路遶梁山疋馬遲此地從來可乘興留君不住益凄其詩北[illegible]

送陸澧倉曹西上　中唐劉長卿

長安此去欲何依先達誰當薦陸機日下鳳翔雙闕迥雪中人去二陵稀舟從故里難移棹家在寒塘獨掩扉臨水自傷流客久贈君空有淚沾衣

送魏萬之京　盛唐李頎

朝聞遊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鴻鴈不堪愁裏聽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曙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晩多莫見長安行樂處空令歲月易蹉跎

送人之嶺南　晩唐李郢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素女素一作玄侯官謝端於海上得大螺中有美女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矜卿貧令我越王灘上見青牛綏安縣北有連山南越王爲船以童男女三十人牽之既而人船皆墮於潭時聞船有唱與督進之聲見有青牛與船俱見潛一作嵩臺月照啼猿曙石室煙含古桂秋嵩臺石室並在高要廻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盛唐高適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盃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指峽中衡陽歸鴈幾封書指長沙青楓江上在長沙秋天遠白帝城在峽中邊古木疎聖代即今多雨露喻恩澤暫時分手莫躊躇

送韓十四名無考江東省覲　盛唐杜甫

大明張孚敬曰按公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詩題皆有歸字此止曰江東省覲又才句有故鄉字意韓乃公儕人而其父母或因史朝義入東京避居江東也

兵戈不見老萊衣老萊子孝奉二親嘗着五色斑斕之衣以爲戲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之問

之詞黃牛峽今在夷陵州靜灘聲轉白馬江在今崇慶州寒樹影稀二句乃出峽所經亦以見道路之多艱也此別應須各努力求免禍也故鄉指洛陽猶恐未同歸韓與公同歸也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盛唐李白

賀知章爲秘書監玄宗天寶中疾夢遊帝宮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故公應制而作此詩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名漢脩道升去得恩波應許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雲島嶼微借問欲棲珠樹崑崙增城中有珠樹玉樹鶴何年却向帝城飛

夜別韋司士得成字　盛唐高適

高館張燈酒復清夜鐘殘月雁歸聲只言啼鳥堪求侶無那讀日奈春風欲送行黃河曲裏沙爲岸白馬津邊柳向城莫怨他鄉暫離別知君到處有逢迎此詩頸聯拗

留別

別中都縣名屬鄆州明府兄　盛唐李白

吾兄詩酒繼陶君潛名試宰中都天下聞東樓喜奉連枝會南陌愁爲落葉分城隅綠水明秋日海上青山隔暮雲取醉不歸留夜月雁行中斷惜離群

此詩中四句拗

朝會

早朝大明宮即蓬萊宮其殿爲含元元日冬至受朝之處即古之外朝也呈兩省中書門下僚友　盛唐賈至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遶建章漢宮名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中省也晉人以中書禁近比天上鳳凰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此詩尾聯拗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　盛唐王維

此下三詩皆和前作而題略不同今並書之以見唐人詩題如此故嚴羽曰唐人命題言語亦自不同雜古人之集如觀之不必見詩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

絳幘冠也雞人報一作送曉籌尚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閶闔天門也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纔一作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朝罷須裁五色詔詔書用五色紙佩聲歸向一作到鳳池頭

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盛唐岑參

雞鳴紫陌曙光寒鶯轉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

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劒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楚曲名）一曲和皆難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盛唐杜甫

（肅宗乾元元年春在諫省作）

五夜（漢魏以來以甲乙丙丁戊紀夜又謂之五更）漏（貯水定時刻之器）聲催曉箭（更籌也）九重春色醉僊桃（天子容如桃也）旌旗日暖龍蛇（畫於旌旗者）動宮殿風微燕雀（巢於宮殿者）高（兆見時和物育氣象）朝罷香煙攜（一作龍非）滿袖詩（指至所作）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公自注舍人先世掌絲綸今注一云至先世名由中書除尚書令）

（一云至父曾為中書舍人按公注必兼二說）池（始盡絲綸者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謂制誥也）上于今有鳳毛（鳳凰池指中書省也）（南宋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卒超宗作誄奏之文帝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謂其得父之餘氣即詩所云屬于毛也此借以比至継美之意又見此詩為和至而作也）

和祠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　盛唐岑參

長安雪後似春歸積素凝華連曙輝色借玉珂迷曉騎光添銀燭晃朝衣西山落月臨天仗北闕晴雲捧禁闈聞道仙郎歌白雪（楚曲名）由來此曲和人稀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盛唐杜甫

（按含元殿後有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所御即古之內朝也左有東上閤門門下省在焉右有西上閤門中書省在焉公特為左拾遺隸門下省故出左掖掖旁小門也）

天門（天子之門）日射黃金牓（一作以黃金塗字牓門扁也）春殿晴曛（一作薰一作曛按字書曛日入也朝在早不應著曛字薰酣也旗非動物亦難言酣疑當作薰薰烝也不從火古人或假借用之）赤羽旗（插鳥羽于旗竿之上也）宮草霏霏（當作菲一作微微）承委佩（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言委於地而芳草承受之也）爐煙細細駐遊絲（爐煙停駐細如遊絲也）雲近蓬萊（即大明宮本借海上仙山以名殿）尚五色（瑞氣也）雪殘鳷鵲（漢觀名以比禁掖）亦多時（言已久也）

侍臣（公自謂）緩步歸青瑣（指門下省）退食從容出每遲（此言晚出左掖之故○大明王維楨曰首句言殿門之上次句言殿門之下三句言廷中四句言殿上可謂曲盡宮殿景色矣○此詩頸聯拗）

紫宸殿（內衙正殿謂之上閤天子日御之所即古之燕朝也）退朝口號（號平聲）　盛唐杜甫

戶外昭容（唐制昭容九嬪之一秩正二品）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唐制天子臨朝宮人引至殿上而內却行至昭宗天祐間罷）香飄合（滿也）殿春風轉花覆千官（唐時殿前多植花柳）淑景（古形字）移晝漏稀聞高閣報（紫宸內衙晝漏時刻必待外廷高閣之報故稀聞此見內廷之深邃也）天顏有喜近臣知（公為末僚不得常侍故云唯近臣知也）宮中每出歸東省（門下）

省在會送夔龍舜二臣名事則尚書中書
東以此特相集鳳池門下為三省唯
中書爲尊故退朝必與三省僚會從丞相至中
書而後分散○此詩前六句言在御之出末二句
言退朝之事

扈從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初唐蘇頲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煙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一作輕故落舞觴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盛唐王維

渭水自縈秦塞曲黃山一作北舊遶漢宮斜鑾輿迥出仙一作千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重一作玩物華

又　盛唐李憕

別館春還淑氣催三宮路轉鳳凰臺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遥隨天仗發林花不待曉風開已知聖澤深無限更喜年芳入頌才

上陽宮望幸　中唐劉長卿

玉輦西巡久未還春光又入上陽間萬木長承新雨露千門空對舊河山深花寂寂宮城閉細草青青御路閑獨見彩雲飛不盡只應來去候龍顏此詩賦物

題詠

題暕上人院　中唐司空曙

閉門不出自焚香擁褐看山歲月長雨後綠苔生石井秋來黃葉徧繩牀身閑何處無真性年老曾言隱故鄉更說本師同學在幾時攜手見衡陽

題璿一作濬公山池　盛唐李頎

遠公晉僧慧遠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峯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不染唯餘玄度許詢字玄度與支遁遊得相尋此詩前四句賦物

同題仙遊觀　中唐韓翃

仙臺在長安西山漢文帝作初見五城樓崑崙山有五城十二樓風物淒淒宿雨收山色遥連秦樹晚砧聲近報漢宮秋疎松影落空壇靜細草香閑小洞幽何用別尋方外去人間亦自有丹丘晝夜常明之處

雜詩

古意呈喬補闕知之　初唐沈佺期

盧家少婦鬱金香海燕雙棲玳瑁梁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白狼河北音書斷丹鳳城南秋夜長誰爲含愁獨不見更空（一作教）明月照流黄大明楊慎曰宋嚴滄浪評七言律詩收崔顥黄鶴樓爲第一近日何叔明薛蕙收此詩爲第一二詩未易優劣或以問予予日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

閣西閣也在夔州夜　盛唐杜甫

歲暮陰陽日月也催短景冬晝短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漢禰衡過漁陽摻其聲悲壯公用其事摻音森又音沁又音參

長木也三峽巴陵有巫峽明月峽廣澤峽星河影動搖漢武帝時星辰動搖東方朔以爲民勞之應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之聲幾處起漁樵聞者聞野哭也起者起夷歌也千家言多處言少此二句文法頗拙內戰伐故聞家之野哭而夷歌之起於漁樵者能幾處耶臥龍躍馬終黄臥龍諸葛孔明也公孫述躍馬而稱帝此因夔州有孔明白帝城而言二人忠逆雖有不同然皆蜀之英傑也貴土墓也人事音書漫寂寥承上言人生須有一死而我今人事多違音書久絕亦徒寂寥而已豈能爲我之困邪○此代宗大曆元年冬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而作也○此詩對起格

宿瑩公禪房聞梵　盛唐李頎

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生無住著頓令心地欲歸依

排律詩

按排律原於顏延之謝朓諸人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興始專此體而有排律之名今自南宋訖于中唐擇其詩之工者而以五七言列之亦以類從大抵排律之體不以鍛鍊爲工而以布置有序首尾通貫爲尚學者詳之

五言

述懷

經廬嶽廻望江州想洛陽有作　初唐劉允濟

龜山帝始營龍門禹初鑿出入經變化俯仰憑寥廓未若玆山功連延並巫霍東北流艮象西南距坤絡宏阜自紆盤高堙復廻薄勢入柴桑渚陰開彭蠡壑九江杳無際七澤紛相錯雲霞散吳會風波騰鄢郢跡隨造化乂利與乾坤博肸蠁積氣通紛綸潛怪作石渠忽見踐金房安可托地入天子都巖有僊人藥二門幾迢遞三宮何儵爚咫尺窮杳冥跬步皆恬漠才驚羽翰幽居靜龍蛇蟄明牧

振雄詞棣華殊灼爍盛業匡西夏深謀贊禹皋黄
雲覆鼎飛絳氣横川躍佐歷符賢運人期夢天爵
禮樂富垂髫詩書成舞勺清輝靖嵩電利器騰霜
鍔遊聖挹衢樽隣畿恭木鐸墻仞包武侯波瀾控
文若旋聞刈翹薪遽覩折葵藿稷卨庠揆圖良平
公輔畧重臣資出守英藩諒求瘼豫章觀儒材江
川訪靈崿陽岫曉氛氳陰崖暮蕭索雌伏屢鯨奔
雄飛更鶯博鷩疊逶煙霞騰猿亂枝格鬭猁故園
有歸夢他山非行樂他鄉徒可遊湟澗終旋泊景
物觀淮海雲霄望河洛城闕紫微星圖書玄扈閣

神功多粉繪元氣猶斟酌丞相下南宮將軍趨北
洛横簪並附蟬別鼎俱調鶴四野時迷路五月先
投命池榭宣璣管風花亂珠箔鑣遊勞寤寐新知
無悦樂韻天実欲贈言歲暮期交約夜琴清玉柱
秋灰變緹幔風雲動翰林宮徵調文篇言泉激為
浪思緒飛成繳千里揮珠璣五采含丹雘鏜鼓旋
驚顛瑾瑜俄抵鵲籍價慙庸怠叨聲逾寂寞長望
恨南濱居然對東郭此大明楊慎日此詩綺繪縝淡興温然鄭王楊盧駱未能先也

太歲日代宗大曆三年戊申正月三日亦戊申也

盛唐杜甫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
人閭闔開黄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
金銀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
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
見幾回新

春日即事　中唐耿湋

芳非那變易年發自蹉跎室與千峯對門唯二仲
適宦情知已少生事託人多草色微風長鶯聲細
雨和幾時猶滯拙終日望恩波縱欲論相報無如

漂毋何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
百韻　盛唐杜甫

絶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
年雄劍鳴開匣羣書滿繋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
蕭然筋力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
賴詩篇峽束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霾楚氣潮
海蹴吳天煑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
何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
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

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頭繇扶行幾屐穿西京
猶薄產四海絕隨肩言無故舊也幕府初交辟郎官幸
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萍黃綠藥餌虛狼籍秋風
洒淨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
人上客前哀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
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滿坐涕潺湲弔影夔州
僻回腸杜曲煎即今龍厩水莫帶犬戎羶耿賈扶
王室蕭曹拱御筵乘威滅蜂蠆戮力効鷹鸇舊物
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戮伐人憶止戈鋋奴
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
文體明辨　六卷之十五　卅一
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
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
周宣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有江陵
觀注道里下牢千峽州自下牢關鄭在江陵李在夷陵公自注鄭李光時
論文章並我先陰鏗名何遜名尚清省沈佺期宋之問名
欵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愜
當久忘筌重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
不敢墮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
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
帽淨寧著白帽江令總名錦袍鮮東郡江陵時題壁南湖東陵

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徒
爲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邅衾枕成蕪沒
池塘作棄捐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班豐
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
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
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沈綿卜
羨君平嚴姓杖偷存子敬王獻之字氈囊虛把釵釧米盡
坼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北岸市
暨夔人呼市井泊船處爲市暨瀼西巔羈絆心常折棲遲病即
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色好梨勝頰穰多栗
文體明辨　六卷之十七　三二
過拳敕廚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兒去看魚笱人來
坐馬韉貧無席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涓塹抵公畦
稜林依野廟壖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借問頻
朝謁何如穩醉眠誰云行不逮自覺坐能堅霧雨
銀章澁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翾困
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
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
甄宵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爲
誰編行路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楫暫擬
控鳴弦身許雙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

褐向眞詮安石謝安名高晉昭王客赴燕途中非
阮籍查𨻶上似張騫披拂雲峯在淹留景不延風
期終破浪水恠眞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
淡交隨聚散澤國逓廻旋翻本自依迦葉詰寫何
曾藉佩佺仙人鑪峯生轉盼橘井尚高褰東走窮
歸鶴南征盡跕鳶晚聞多妙教卒踐寒前愆顧愷
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深黯黷幾地釋氏脩十地行
肅芊芊勇猛爲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篦空刮眼鏡
象未離銓

遊宴

遊邸園 齊王融

道勝業玆遠心閑地能隟隟桂峰鬱初裁蘭塀坦
將闢虛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池芳草列成行
嘉樹紛如積流風轉還逕迴遶清煙泛喬石日泪
山照紅松映水華碧暢哉人外賞遲遲眷西夕

靈隱寺 初唐駱賓王

鷲嶺鬱岧嶤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
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遠塔刳木取
泉遥霜薄花更發氷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
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

遊悟眞寺 盛唐王維

聞道黃金地仍開白玉田擲山移巨石呪嶺出飛
泉猛虎同三逕愁猿學四禪買香燃緑桂乞火踏
紅蓮草色遥霞上松聲泛月邊山河窮百二世界
滿三千梵宇聊憑視王城遂渺然灞陵纔出樹渭
水欲連天遂縣分諸郭孤村起白烟望雲思聖主
披霧憶羣賢薄宦慙尸素終身擬尚玄誰知草菴
客曾和柏梁篇

和劉侍郎入隆唐觀 初唐楊炯

福地陰陽合仙都日月開山川凌四險城樹隱三

臺伏檻排雲出飛軒遶澗回參差凌倒影瀟灑軼
浮埃百果珠爲寶群峯錦作苔懸蘿暗疑霧瀑布
響成雷方士燒丹液眞人泛玉杯還如問桃水更
似得蓬萊漢帝求仙日相如作賦才自然金石奏
何必上天台

陪徐僕射晚宴於兒宅 梁劉孝綽

夫君追宴喜十日遞來過築室華池上開軒臨芰
荷方塘交密篠對霤接繁柯景移林改色風去水
餘波洛城雖半日愛客待驪歌

登覽

登石門最高頂　宋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開鑿也）峰抗（高貌）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叶聲對叉）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道路也）去子惑故蹊活活（古活反水聲）夕流駛（疾也）噭噭夜猿啼沉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伏之九旬）幹（木幹）目玩三春（春之三月）荑（草類）居常（貧者士之常）以待終（死者人之終）處順故安排（叶）（叉刺西射詩巾安於推移之意）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靈運於南北兩居往來棲息此詩因遂北居既久復尋石門而作）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盛唐岑參

亭高出鳥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圍萬嶺低殘虹掛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綠青壁瓜田傍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攜唯有鄉園處依依望不迷

行旅

出新林　梁劉孝威

芒山眡洛邑函谷望秦京遥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鄉已可識游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涌川平坐觀鼎潮落漸見夕烟生無由一羽化徒想

御風輕

早度蒲關　盛唐玄宗

鍾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鷄聲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候繻同

晚度天山有懷京邑　初唐駱賓王

忽上天山路依然想物華雲疑上苑葉雪似御溝花行歎戍麾遠坐令衣帶賒交河浮絕塞弱水浸流沙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絕夜夜

泣胡笳

晚泊蒲類津　初唐駱賓王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山路猶南屬河源自北流晚風連朔氣新月照邊秋竈火通軍壁烽烟上戍樓龍庭但苦戰燕頷會封侯莫作蘭山下空令漢國羞

晚憩南陽旅館　初唐王勃

旅館何年廢征夫此日過途窮人自哭春至鳥還歌行路新知少荒田古徑多池篁覆丹谷墳樹繞清波日照蓬陰轉風微野氣和傷心不可去回首

愁如何、
懷古 的
白帝懷古　初唐陳子昂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岩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坐何窮
峴山懷古　初唐陳子昂
秣馬臨荒甸登高覽舊都猶悲墮淚碣尚想臥龍圖城邑遥分楚山川半入吳丘陵徙自出賢聖幾
文体明辨　未卷之十五　十七
凋枯野樹蒼烟斷津樓晚氣孤誰知萬里客懷古正踟躕
投贈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盛唐杜甫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北征突厥西伐吐蕃青海無傳箭天山祁連山早掛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胡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

席同軒墀軒車也此云軒墀誤矣曾寵鶴收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為珠履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月暮途窮軍事晋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　盛唐杜甫
方丈三韓外馬韓辰韓弁韓方之東崑崙萬國西建標天地闊詣絕古今迷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相門垍父說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
文体明辨　天巻之十五　卅八
珪伶官詩必誦夔樂典猶稽健筆凌鸚鵡漢禰衡作鸚鵡賦銛鋒瑩鷿鵜水鳥可瑩刀友干皆挺拔公望各端也結倪通籍踰青瑣亨衢照紫泥靈虬傳夕箭歸馬散霜蹄能事聞重譯嘉謨及遠黎弼諧方一展斑序更何躋適越空顛躓遊梁竟慘悽謬知終畫虎微分是醯雞萍泛無休日桃陰想舊蹊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顧深慙鍛鍊才小辱提攜檻束哀猿叫枝驚夜鵲棲幾時陪羽獵應指釣璜溪
贈蘇味道　初唐杜審言

北地寒應苦南庭戍不歸邊聲亂羌笛朔氣卷戎
衣雨雪關山暗風霜草木稀胡兵戰欲盡漢卒尚
重圍雲淨妖星落秋深塞馬肥據鞍雄劒動插筆
羽書飛輿駕還京邑朋游滿帝畿方期來獻凱歌
舞共春輝

贈饒陽張司戶燧　盛唐李白

朝飲蒼梧泉夕棲碧海煙寧知鸞鳳意遠託椅桐
前慕蘭豈曩古攀嵇是當年去年愧此黃石老安識
子房賢功業嗟落日容華棄徂川一語已道意三
山期着鞭蹉跎人間世寥落壺中天獨見遊物祖
文本別辨　大卷之十九　三九
探元窮化先何當共攜手相與排冥筌

贈司馬幻之南聘　隋盧思道

故交忽千里輜車涖遠盟幽人重離別挽手送行
行曉霞浮極浦落影照長亭拂霧揚龍節乘風遡
鳥旗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雲樓閣起秋濤
帷蓋生陸侯持寶劒終子繫長纓前脩亦何遠君
其勗令名

在軍贈先還知己　初唐駱賓王

蓬轄俱行役瓜時獨未還魂迷金闕路望斷玉門
關獻凱多慚霍論功幾謝班風塵催白首歲月損
紅顏落鴈低秋塞驚鳧起濱灣胡霜如劒鍔漢月
似刀環別後庭邊樹相思幾度攀

上韋左相素　二十韻　盛唐杜甫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
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
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
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深出地
滄海闊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搢紳持衡留藻
鑒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
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
文本別辨　天卷之十五　四十
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
卿多病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
似衆人巫咸不可問鄒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
茫興有神爲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上劉侍中　中唐楊巨源

命代生申甫承家翊禹湯廟謨膺間氣師律動清
霜鍾鼎勳庸大山河誠誓長英姿凌虎視逸步壓
龍驤道協陶鈞力恩迴日月光一言弘社稷九命
備珪璋政洽軍逾肅仁敷物已康朱門重棨戟丹
詔半緇緗位總與龍野師臨涿鹿鄉别鴉天更碧

吹角塞仍黃深入平夷落攢行闢漢疆功乘貞石
述名映色絲香斷磧瞻貔武臨池識鳳凰舞腰凝
綺榭歌響拂雕梁杯淨傳鸚鵡裘鮮照鸝鶴吟詩
白羽扇校獵綠沈槍風景佳人地煙沙壯士場蔡
中邀謝鑿靡下得周郎珠影含空徹瓊枝映座芳
王渾知武子陳寔奬元方富貴春無限歡娛夜未
央管絃隨玉帳樽俎奉金章俗理寧因勸邊戒詎
假防軍客雄朔漠公望冠岩廊分野隣孤島京坻
溢萬箱曙華分碣石秋色入漁陽戒遠迷玄免川
明辨白狼忠賢多感激今古共蒼茫堤擁紅蕖艷

橋分翠柳行軒車紛自至亭館鬱相當珍簟迴煩
暑曾軒引早涼聽琴知恩（去聲）靜説劍覺神揚佳景
燕臺上清輝鄴驛傍鼓鼙喧北里組玉映東牀敢
從由之瑟聿循㳙也墻官微恩假路戰勝忝升堂
欲奮三年翼頻迴一夕腸消憂期酒聖乘興任詩
狂海内栽桃李天涯倚稻粱升沈門下意誰道歲
蒼蒼

家兄自山南罷歸獻詩叙事　中唐韓翃

時輩已爭先吾君未得顯空㢡鋪㢡日獨是屈腰

年不以殊方遠仍論賞地偏襄橙隨客路漢竹引
歸船雲末巴東峽林中峴北川池餘騎馬處宅似
卧龍邊夜簟千峯月朝窻萬井煙朱荷江女院青
稻楚人田縣舍多蕭灑城樓入醉眠黃苞柑正熟
紅縷鱠仍鮮坐厭牽絲倦因從解綬旋初辭五斗
米唯奉一囊錢室好生虛白書耽守太玄櫪中嘶
款段階下引潺湲落照淵明柳春風叔夜絃絳紗
儒客帳丹訣羽人篇雅論承安石新詩與惠連興
清湖見底襟豁霧開天魏闕心猶繫周才道豈捐
一丘自無逸三府會招賢

酬答

春日奉酬聖壽無疆詞（本十首今取一首）　中唐楊巨源

文物京華盛謳歌國步康瑶池供壽酒銀漢麗宸
章雨露含雙闕雷霆肅萬方代推仙祚遠春共聖
恩長鳳扆臨花暖龍墟傍日香遥知千萬歲天意
奉君王

酬張二仲彝　中唐皇甫冉

吳洲見芳草楚客動歸心屈宋鄉山古荊衡煙雨
深艱難十載別羇旅四愁侵澧月通沅水湘雲入

桂林已看生白髮當爲乏黃金江海時相見唯聞
梁甫吟

酬婁秀才蔣名圖寓居開元寺早秋月夜病
中見寄　中唐柳宗元

客有故園思瀟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夢繞羽人
丘味道憐知止遺名得自求壁空殘月曙門掩候
蟲秋謬委雙金重難徵雜珮酬碧霄無枉路徒此
助離憂

賡和

奉和同太子監守違戀　初唐薛元超

儲禁銅扉啓宸行玉輅遥空懐壽街吏尚隔寢門
朝地首瞻龍戟怊中想鳳鏣飛文映仙榜瀝思叶
神飈帝念紆蒼璧乾文煥紫霄繇塘橫筆海平圃
振詞條欲應重輪曲鏘洋韻九韶

和陸明府贈將軍重出塞　初唐陳子昂

忽聞天上將關塞重橫行始返樓蘭國還向朔方
城黃金裝戰馬白羽集神兵星月開天陣山川列
地營曉風吹畫角春色耀飛旌寧知班定遠猶是
一書生

和李大夫嗣眞奉使存撫河東

初唐杜審言

六位乾坤動三微曆數遷謳歌移火德圖讖在金
天子月開階統房星受命年禎符龍馬出寶籙鳳
皇傳地即交風雨都仍卜澗瀍明堂唯御極清廟
乃尊先不宰神功運無爲大象懸八荒平物土四
海接人煙已屬尋思泰猶言至道偏璽書傍問俗
旌節近推賢秩比司空位官臨御史員推辭執刀
筆直諫䏻樓船國有大臣器朝加小會筵將行備
禮樂送別仰神仙城闕周京轉關河陝服連稍觀
汾水曲俄指絳臺前姑射聊長望平陽遂宛然舜

耕餘草木禹鑿舊山川皆出諸侯爭無何覇業全
中軍歸戰敵外府絶兵權隱隱帝鄉遠瞻々肅命
虔西河偃風俗東壁掛星躔井邑枌榆社陵園松
栢田榮光晴掩代佳氣曉侵燕丙霈鴻私滌風行
簪旨宣惇釐訪疾苦屠釣採貞堅人樂逢刑措時
康洽賞延賜逾秦氏級恩倍漢家錢擁傳咸翹首
稱觴競比肩拜迎彌道路詠舞溢郊鄽殺氣西衝
白窮陰北暝玄飛霜遥渡海殘月迥臨邊緬邈朝
廷問周流朔寒旋興來探馬策俊發抱龍泉學總
八千卷文傾三百篇澄清得使者作頌有人焉

以崇班閣列一作而云勝托捐倖材何磊落陋質幾
翩翾江海寧爲讓巴渝轉自牽一一閑歌聖道助曲
荷陶甄

奉和常閣老晚秋集賢院即事寄贈徐薛二侍郎

中唐包佶

秘殿掖垣西書樓苑樹齊秋煙凝縹帙曉色上璇
題門接承明近池連太液低踈鐘文馬駐繁葉綵
禽棲職羨綸將綍榮滌組及珪九霄偏眷顧三事
早提攜對案臨青玉窺書捧紫泥始歡新遇重還
悵一作惜舊遊睽左宦登吴岫分家渡越溪賦中頻

歎鵩卜處幾聽鷄寧鮙應多戀臨津不用迷栢梁
思和曲朝夕候金閨

簡寄

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名武）兩閣老（至爲中書舍人武爲給事中公爲左拾遺兩省相呼爲閣老）五十韻

盛唐杜甫

衡岳啼猿裏巴州鳥道邊故人俱不利謫宦兩油
然開闢乾坤正榮枯雨露偏長沙才子遠（賈誼）釣瀨
客星懸（嚴光）憶昨趨行殿（公謁肅宗于行在）殷憂捧御筵討
胡愁李廣奉使待張騫無復雲臺仗虛脩水戰船

蒼茫城七十流落劍（地名）三千畫角吹秦晉旄頭俯
澗瀍小儒輕董卓有識笑苻堅（以二人比史思明安祿山）浪作
禽塡海（赤帝之女溺海死化爲禽名曰精衛取西山木石以塡東海）那將血射
天（商武乙事）萬方思助順一鼓氣無前陰散陳倉北晴
熏太白巔亂麻屍積衛（北河）破竹勢臨燕（燕地陷祿山）法駕還
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霑奉引佳氣拂周旋貔虎
閑金甲麒麟受玉鞭侍臣諳入仗廐馬解登僊花
動朱樓雪城凝碧樹煙衣冠心慘愴故老淚潺湲
哭廟悲風急朝正霽景鮮月分梁漢米春給水衡
錢內蘂（即宮花）繁於纈宮花軟勝綿恩榮同拜手出

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
書枉滿懷牋每覺昇元輔深期列大賢秉鈞方咫
尺鍛翮再聯翩禁掖朋從改微班性命全青蒲甘
受戮白髮竟誰憐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師資
謙未達鄉黨敬何先舊好腸堪斷新愁眼欲穿翠
乾危棧竹紅膩小湖蓮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
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
絃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地僻昏炎瘴山稠隘
石泉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典郡終微眇治（作績）
[illegible]中實棄捐安排求傲吏比興展歸田去去才雖

得蒼蒼理又玄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隴外翻
投迹漁陽復控弦(思明復叛)笑爲妻子累甘與歲時遷
親故行稀少兵戈動接聯他鄉饒夢寐失侶自迍
邅多病加淹泊長吟阻靜便如公盡雄俊志在必
騰騫

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盛唐杜甫

昔年有狂客(賀知章)號爾謫僊人筆落驚風雨詩成
泣鬼神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
傳必絶倫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白日來深殿
青雲滿後塵乞歸優詔許遇我宿心親未負幽棲

志兼全寵辱身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醉舞梁
園夜行歌泗水春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
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薏苡謗頻(馬援事)
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鵩鳥(賈誼事)獨
泣向麒麟(孔子事)蘇武先還漢黃公(四皓中人)豈事秦楚
筵辭醴日(申公事)梁獄上書辰(鄒陽事)已用當時法誰
將此義陳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怪恩波隔
乘槎與問津

江津寄劉之遴　　梁劉孝綽

與子如黃鵠將別復徘徊經過一(注見)出入三休
臺共摘雲氣同爲霞文杯佳人愛晚遊禁門恒
晩開欲寄一言別高駕何由來

懷思

江陵望幸　　盛唐杜甫

雄都元壯麗望幸欻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
秦風烟含越鳥舟楫控吳人未枉周王駕終期漢
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
起涸鱗

秦州見敕目薛三璩授司議郎畢四
曜除監察與二子有故遠喜遷官兼述索

居三十韻　　盛唐杜甫

大雅何寥闊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爾精
靈二子陞同日諸生困一經(諸生公自謂)文章開突奧遷
擢潤朝廷舊好何由展新詩更憶聽別來頭併白
相見眼終青伊昔貧皆甚同憂歲不寧棲遑分半
菽浩蕩逐流萍俗態猶猜忌妖氛忽杳冥(正獨慚愧)
漢閣(揚雄事)俱議哭秦庭(申包胥事)還蜀祇無補囚梁亦
固扃華夷相混合宇宙一羶腥帝力收三統天威
總四溟舊都俄望幸清廟肅惟馨雜種雖高壘長
驅甚建瓴焚香淑景殿漲水望雲亭法駕初還日

羣公若會星宫臣議(郎指薛)仍點染(為文乎)柱史(指監察)正
零丁(疑介為)官忝趨棲鳳(公嘗為拾遺)朝回歎聚螢(日為書讀)
勸(書之)喚人看騕褭不妹惜娉婷(佳人)掘劍知埋獄
提刀見發硎侏儒應共飽(東方朔事)漁父忌偏醒(平事)
旅泊窮清消長吟泉濁涇羽書還似急烽火未全
停師老資殘寇我生及近坰忠臣辭憤激烈士涕
飄零上將盈邊鄙元勲溢鼎銘仰思調玉燭誰定
握青萍隴俗輕鸚鵡原情類鶺鴒秋風動關塞高
卧想儀刑

送別

奉送蔣尚書兼御史大夫東都留守　中唐耿湋

副相威名重春卿禮樂崇錫珪仍拜下分命遂居
東高旆翻秋日清鐃引細風蟬稀金谷樹草徧德
陽宫教用儒門儉兵依武庫雄誰云千載後周召
獨爲公

奉送王相公赴幽州　中唐韓翃

黄閣開帷幄丹墀侍冕旒位高湯左相權總漢諸
侯不改周南化仍分趙北憂雙旌過易水千騎入
幽州塞草迷天暮邊聲動地秋無因隨遠道結束
佩吳鉤

送王使君赴太原行營　中唐錢起

太白明無象皇威未戢戈諸侯持節鉞千里控山
河漢驛雙旌度胡沙七騎過驚蓬連雁起牧馬入
雲多不賣盧龍塞能消瀚海波須傳出師頌莫奏
式微歌

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　盛唐撰人闕

峥嶸丞相府清切鳳凰池羨爾瑶臺鶴高棲瓊樹
枝歸飛晴日好吟弄惠風吹正有乘軒樂初當學
舞時珍禽在羅網微命若遊絲顧托周周(重啣之鳥)羽

相銜漢水湄(宋蔡絛日此或李白逸詩小然亦盛唐人之作也)

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　盛唐李白

張翰黄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
賢再動遊吳棹還浮入海船春光白門柳霞色赤
城天去國難爲別思歸各未旋空餘賈生淚相顧
共悽然

無錫東郭送友人遊越　中唐劉長卿

客路風霜曉郊原春興餘平蕪不可望遊子去何
如烟水乘湖闊雲山逼越初舊都懷作賦古穴算
藏書碑缺曹娥宅林荒逸少居江湖無限意非獨

彦樵漁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盛唐李頎

雲華滿高閣苔色上枯關藥草空堦静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疾携手暫同歡遂蕐和金磬飢烏鵲露艤伊流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西使燕送孟學士南遊　初唐盧照鄰

地道巴陵北天山弱水東相看萬餘里共倚一征篷零雨悲王粲清樽別孔融徘徊闕夜鶴悵望待秋鴻骨肉胡秦外風塵關塞中唯餘劍鋒在耿耿

文体明辨　天巻之　五　下一

氣成虹

送祕書晁監還日本國　盛唐王維　70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留別

王撫軍撫軍將軍江州刺史王弘庾西陽西陽太守庾登之集別　宋謝瞻

時登之被召還京弘送至湓口適瞻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集別

祗召旋北京守官及南服南方五服之地方舟析舊知登臨之對筵曠明牧弘指王弘舉觴矜嬉也飲餞指途念出宿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紀定速頹陽照通津夕陰曖平陸榜人理行艫艫舟輶軒命歸僕分手東城闉曲門發櫂西江隩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此篇持叙離會之情

扈從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初唐宋之問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槎拂斗牛迴節晦萸全落春遲柳暗催象溟看浴景燒劫辨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八十五　五二

沈灰鎬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

奉和聖製幸玉真公主山莊因題石壁十韻之作應制　盛唐王維

碧落風烟外瑤臺道路賒如何連帝苑別自有仙家比地迴鑾駕緣溪轉翠華洞中開日月窗裏發雲霞庭養沖天鶴溪留上漢查種田生白玉泥竈化丹砂谷靜泉逾響山深日易斜御羹和石髓香飯進胡麻大道今無外長生詎有涯還瞻九霄上來往五雲車

奉和聖製上巳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盛唐王維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中畫鷁移仙妓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祓禊灞滻亦朝宗

題詠

題裴式微餘干東齋亭　中唐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半欲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藜杖全吾道榴花養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

漁歌散帙看蟲蠹開門見雀羅遠山終日在芳草傍人多吏體莊生傲方言楚俗訛屈平君莫弔腸斷洞庭波

雜詩

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　盛唐杜甫

胡虜潛京縣官軍擁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險雲橫雉尾高五原原丘丈空壁壘八水涇渭滻灞灃潏滈散風濤今日看天意遊魂貸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人晉刀李嗣業爲左方陌刀將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鼇戈鋋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遺毒螫已是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紇回部騰絕漠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突劍吹毛言其利也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香醪

途次近蜀驛家恩賜寶刀及飛龍厩馬使還因寄李郎二中書　中唐武元衡

草草事行役遲遲入一作故關碧幢遥隱霧紅旆漸依山感激酬恩一作恐淚風霜去國顏捧刀金錫字歸馬玉連環感鳳翔雙闕征夫護百蠻應憐宣室召溫樹不同攀

七言

懷思

月夜有懷王端公兼簡朱孫二判官　中唐僧清江

月照疎林驚鵲飛羈人此夜共乖依青門旅寓身空老白首頭陀力漸微處向曲池陪逸少幾迴戎

幕接玄暉四科弟子稱文學五馬諸侯是繡衣江
鳫性來曾不定野雲搖曳本無機脩行未盡身將
穀欲向東山掩舊扉

題詠

題鄭十八著作丈虔（名）　盛唐杜甫

台州地闊海冥冥雲水長和島嶼青亂後故人雙
別淚春深逐客一浮萍酒酣懶舞誰相拽詩罷能
吟不復聽第五橋東流恨水皇陂岸北結愁亭賈
生對鵩傷王傅蘇武看羊陷賊庭可念此公懷直
道也霑新國用輕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

是歲星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

雜詩

洗兵馬（公自注云收京後作）　盛唐杜甫

中興諸將收山東（唐之山東即今之河北也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先陷河北諸郡至肅宗復兩京漸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一葦
過胡兒危（一作非）命在破竹中秖殘（也）鄴城（相州）不日得（時祿山子慶緒據相州王師圍之未下）
獨任朔方（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無限
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肉蒲萄宮（時回紇兵五從來助及還命就蒲萄宮宴勞之）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
峒（喜肅宗之平賊思玄宗自蜀而還也）三年（亂起天寶乙未乎于至德丁酉凡三年也）笛

裏關山月（古樂府名）萬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即廣平王俶也時為元帥）功大心轉小郭相（即子儀）謀深古來少司徒（李光弼也時為河東節度使）清鑒懸明鏡尚書（王思禮為兵部尚書時為後平）氣
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為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
走無復憶鱸魚南飛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
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
龍樓曉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為侯王汝等
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強關中既留蕭丞相
幕下復用張子房（京師既平以蕭華留守故比之蕭何復以張鎬為幕府參軍故比之張良）張公（即張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

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
有（言亂已平）後漢（光武）今周（宣王）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
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西王母獻舜德來獻白環）
復道諸山得銀甕（此山出器車之一也）隱士休歌紫芝曲（漢四皓有紫芝之歌）
詞人解撰河清頌（宋鮑照有河清頌至德二年七月黃河清三十里）
田家望望惜雨乾（乾元二年春旱）布穀鳴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懶（時史思明餘黨未殄衛相等州尚屯兵）城南（長安城南）
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此詩對偶甚嚴而春容醞藉）

清明二首　盛唐杜甫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繡羽銜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沙王城也長懷賈傅井依然賈誼廟有井虛霑焦本作舉爲寒食太原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至其亡月不敢衆火人多死者後漢周舉爲并州刺史到州作弔書以示愚民舊俗頓革實藉君平賣卜錢鍾鼎山林各天性濁醪麤飯任吾年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

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

東兵長句十韻　　晚唐杜牧

上黨爭爲天下脊邯鄲四十萬秦坑狂童何者欲專地聖主無私豈玩兵玄象森羅咫比落詩人章句詠東征雄如馬武皆彈劍少似終軍亦請纓屈指廟堂無失策垂衣堯舜待昇平羽林東下雷霆怒楚甲南來組練明即墨龍文光照曜常山蛇陣勢縱橫落鵰都尉萬人敵黑矟將軍一鳥輕漸見長圍雲欲合可憐窮壘帶猶縈凱歌應是新年唱便逐春風浩浩聲

文體明辨卷之十五

文體明辯卷之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絕句詩

按絕句詩原於樂府五言如白頭吟出塞曲樂府並錄下桃葉歌見樂府類歡聞歌樂府不錄長干曲見樂府類團扇郎樂府不錄等篇七言則如挾瑟歌烏棲曲怨詩行等篇樂府不錄並下及六代述作漸繁唐初穩順聲勢定爲絕句絕之爲言截也即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大抵絕句詩以第三句爲主須以實事寓意則轉換有力旨趣深長雖以杜少陵之聖於詩而於此尚有遺憾則此體豈可易而爲之哉今採晉宋以下訖于晚唐諸家詩而以五七言列之仍各以類相從使學者有所取法焉

五言

述懷

長安九日　梁江總

心逐南雲去身隨北鴈來故園籬下菊今日爲誰開

閒適

陵峯採藥　晉僧道猷

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此詩全篇清婉○大明楊慎曰按弘明集載此詩本八句其後四句不稱今沃洲岩有石刻此四句蓋古今絕唱也豈道猷自删之耶抑別有高人定之耶

遊宴

秋日湖上　晚唐薛瑩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登覽

登柳州峨山一作峨非山　中唐柳宗元

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處西北是融州在柳州北三十里

登鸛雀樓　盛唐王之渙一作朱斌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行旅

途中口號　初唐盧僎

抱玉三朝楚懷書十上秦年年洛陽陌花弄鳥歸人

臨江　初唐王勃

去驂嘶別路歸棹隱寒洲江皋木葉下應想故城秋（此詩後二句拙）

江行夜詠　中唐權德輿

猿聲到枕上愁夢紛難理寂寂深夜寒清霜落秋水

宿建德江　盛唐孟浩然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懐古

春草宮懷古　中唐劉長卿

君王不可見芳草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向楚人

投贈

寄贈　宋陶弘景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贈君

正朝上左丞相張燕公說名　初唐楊重玄

歲去愁終在春還命不來長吁問丞相東閣幾時開（此詩風致高遠惜長吁二字太露耳）

贈常穆十八　盛唐王維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草深

贈李山人　中唐戴叔倫

此意無所欲閑門風景遲柳條將白髮相對共垂絲

懷思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盛唐李白

昨夜梁園雪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憶連枝

寒夜思友　初唐王勃

朝朝翠山下夜夜蒼江曲復此遥相思清尊湛芳綠

憶番陽舊遊　中唐顧況

悠悠南國思夜向江南泊楚客斷腸時月明楓子落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盛唐岑參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遥憐故園菊應傍戰場

開

雜詩（本三首今取二首）　盛唐王維

家住孟津河門對孟津口常有江南船寄書家中否

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窻前寒梅着花未（此詩後二句刪）

送別

送別　盛唐王維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緑王孫歸不歸

送胡大　盛唐王昌齡

荆門不堪別況乃洞庭秋何處遥望君江邊明月樓（此詩第三句不用又字別一格也）

送方外上人　中唐劉長卿

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州山時人已知處

送人往宣城　唐滑佐（無世次）

江畔送行人千山生暮氣謝安團扇上爲畫敬亭雲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盛唐王維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此詩用樂府書題又後二句刪）

聽江笛送陸侍御　中唐韋應物

遠聽江上笛臨觴一送君還愁獨宿夜更向郡齋聞

留別

別輞川別業　盛唐王維

依遲動車馬惆悵出松蘿忍別青山去其如緑水何

題詠

天台山　中唐僧靈徹

天台衆山外歳晩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雲中（此詩後二句刪）

題慈恩塔　唐荆叔（無世次）

漢國山河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

崔興宗寫真詠　盛唐王維

畫君年少時如今君已老今時新識人知君舊時好（此詩全篇皆拗）

題畫帳遠帆　中唐皇甫冉

朝見巴江客暮見巴江客雲帆儻暫停中路陽臺
夕

新嫁娘　中唐王建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羮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
嘗（深得古樂府體以此二詩皆第二句拗）

詠聲　中唐韋應物

萬物自生聽太空恒寂寥還從靜中起却向靜中
消

詠硯　中唐劉禹錫

烟嵐餘斐亹水墨兩氤氳好與陶貞白松窗寫紫

文

詠梅花　初唐王適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
人

詠楓葉　梁簡文帝

萎綠映葭青疏紅分浪白落葉洒行舟仍持送遠
客（此詩後二句拗）

斑竹　中唐劉長卿

蒼梧千載後斑竹對湘沅欲識湘妃怨枝枝滿淚
痕

詠烏　初唐李義府

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一作多少）樹不借
一枝棲（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烏詩成帝覽而笑曰與卿全樹何借一枝）

閨情

怨詩二首　唐李暇（絀歎）

羅敷初總髻蕙芳正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著
（著音灼）曉（此詩第二句拗）

別前花照露別後露垂葉歌舞須及時如何坐悲
妾

春曉　盛唐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
少（此詩後二句拗）

拜新月　中唐李端

開簾見新月便即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
帶

長信宮　中唐劉方平

夢裏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
勞

息夫人　盛唐王維

莫以今時寵能忘舊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

言 玄宗時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絶藝上纖白明媚王一見屬意厚遺其夫求之寵愛逾等歲餘因問曰汝復憶餅師否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坐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維先成坐客無敢繼者王乃歸餅師以終其志今題曰息夫人蓋託詞也

雜詩

孟城坳　盛唐王維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

華子岡　盛唐王維

飛鳥去不窮連山復秋色上下華子岡惆悵情何極 此詩首二句拗

文体明辨　六卷之十六　九

鹿柴　盛唐王維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此詩全篇皆拗

南垞　盛唐王維

輕舟南垞去北垞淼難即隔浦望人家遙遙不相識

歌湖　盛唐王維

吹簫凌極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迴首山青卷白雲

白石灘　盛唐王維

清淺白石灘綠蒲尚堪把家住水東西浣紗明月下 此詩後二句拗

竹里館　盛唐王維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辛夷塢　盛唐王維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戸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此詩後二句拗

漆園　盛唐王維

古人非傲吏自闕經世務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枝樹

文体明辨　六卷之十六　十一

湖南蘭若　盛唐僧皎然

未到無為岸空憐不繫舟東山白雲意歲晚向悠悠

江雪　中唐柳宗元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此詩後二句拗

對殘燈　中唐韋應物

獨照碧窓紗一作久欲暗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絶句　晚唐僧貫休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大明楊慎曰此詩雖非僧家本色實自樂府聲調

清溪半夜聞笛　盛唐李白

羌笛梅花引一作曲吳溪隴水情一作清寒山秋浦月腸斷玉關聲一作情

玉臺體　中唐權德輿

秋風一夜至吹盡後庭花莫作經時別西隣是宋家

七言

述懷

山房春事　盛唐岑參

梁園日暮亂飛鴉極目蕭條三兩家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

秋懷　晚唐雍陶

古槐烟薄晚鴉愁獨向黃昏立御溝南國望中生遠思一行新鴈過汀洲

閑適

春日偶作　中唐武元衡

飛花寂寂燕雙雙南客銜門對楚江惆悵管絃何處發春風吹到讀書窗

鄠杜郊居　晚唐溫庭筠

槿籬芳樹近樵家麥隴青青一徑斜寂寞遊人寒食後夜來風雨送梨花

遊宴

東魯門泛舟本二首今取一首　盛唐李白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廻輕舟泛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

與賈島閑遊　中唐張籍

水北原南草色新雪消風暖不生塵城中車馬應

無數能解閑行有幾人

宿洌上人房　中唐徐凝

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僧偶見招覺後始知身是夢更聞寒雨滴芭蕉

李倉曹宅夜飲　盛唐王昌齡

霜天留飲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來意青山明月夢中看

宴詞　盛唐王之渙

長堤春水綠悠悠散入漳河一道流莫聽聲聲催去棹桃花淺處不勝舟

登覽

西亭春望　盛唐賈至

日長風暖柳青青北鴈歸飛入窅冥岳陽城上聞吹笛一夜春心滿洞庭（此詩後二句名折腰體）

上汝州郡樓　中唐李益

黃昏鼓角似邊州三十年前上此樓今日山川對垂淚傷心不獨為悲秋

尋訪

尋鄭山人所居　中唐劉長卿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

文体明辨　又卷之十六　十三

尋處萬壑千峯獨閉門

尋山家　中唐長孫佐輔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此詩全偶皆體）

城西訪友人別墅　晚唐雍陶

澧水（出南陽）南橋邊小路斜日高猶未到君家村原門巷多相似處處春風枳殼花

行旅

渡湘江　初唐杜審言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渡桑乾　中唐賈島

客舍并州已三（一作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南行　晚唐羅鄴

臘晴江暖鸊鵜飛梅雪香沾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徧短船歌月醉方歸

山行（[illegible]）　晚唐杜牧

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文体明辨　又卷之十六　十四

江陵使至汝州　中唐王建

回看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麥熟還日暮數峯青似染商人說是汝州山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在陝西商州）　中唐李涉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早發白帝城　盛唐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啼聲不盡輕舟已過萬重山（一作須臾過却萬重山）

舟行夜泊　　中唐權德輿

蕭蕭落葉送殘秋寂寞寒波急暝流今夜不知何處泊斷猿晴月引孤舟

楓橋夜泊　　中唐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一作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夜半者狀其太早而甚怨之之詞非實以爲夜半也詩月落烏啼彼固明之矣）

泊秦淮（名水）　　晚唐杜牧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陳後主作玉樹後庭花此後爲隋所滅）

懷古

題處州縉雲山鼎湖池（黃帝上升之所湖即鑄鼎處）　　中唐徐凝

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自後無題者）

瑤池　　晚唐李商隱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宿昭應（在驪山下秦曰驪邑漢高祖徙豐民實之命曰新豐唐玄宗分置會昌縣尋改昭應）　　中唐顧況

武帝（謂玄宗也）祈靈太乙壇新豐樹色繞千官那知今夜長生殿（春祀老君于朝元閣則齋于此殿）獨閉空山月影寒

緱山廟　　晚唐許渾

王子求仙月滿臺玉簫清轉鶴徘徊曲終飛去不知處山下碧桃春自開

過楚宮　　晚唐李商隱

巫峽迢迢舊楚宮至今雲雨暗丹楓浮生盡戀人間樂只有襄王憶夢中

華清宮（即驪山溫泉宮也唐太宗所建玄宗天寶間改今名又於其間起老君殿左朝元閣右長生殿）　　唐杜常（世次無考）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

風急都入長楊（本秦宮漢武帝脩之以備遊幸）作雨聲（元閣間今此蓋譏玄宗惑於神仙之事與秦皇漢武同而遺跡荒涼皆爲後人感慨之具也按秦漢舊宮至唐唯未央尚在長楊已不存此詩所云蓋寓言以託諷耳風作雨聲空宮凄涼之狀也）

吳城覽古　　中唐陳羽

吳王舊國（指姑蘇）水煙空香逕無人蘭紅葉（西施香逕在靈巖山下）春色似憐歌舞地年年先發館娃宮（今爲靈巖寺）

易水（一作易門）懷古　　晚唐馬戴

荊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蕭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金陵圖　晚唐韋莊

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烟籠十里堤

石頭城　中唐劉禹錫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中唐劉禹錫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宮人斜（葬宮人之處在長安城外長三里風雨夜多聞哭聲）

中唐竇鞏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海棠花

傷愚溪　中唐劉禹錫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南遊感興　中唐竇鞏

傷心欲問前朝事唯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過襄陽上于司空頔　中唐李涉

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唯說峴山碑

投贈

贈花卿（休復宮水調入破）　盛唐杜甫

（花卿名敬定蜀有節度崔光遠未將也肅宗上元二年梓州副使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於是光遠率敬定討之子璋既誅敬定恃功大掠帝聞之怒由是不見擢用）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祗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大明楊慎曰子美七言絕句近百首錦城妓女獨唱此謂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女獨以此

詩入歌亦有見哉子美詩諸體皆有絕妙者獨絕句本無所解而近世乃效之而發諸家是其真識其美猶存唐世妓人之了乎）

贈殷亮　中唐戴叔倫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山中舊宅無人住來往風塵共白頭（叔倫後為道士）

贈少年　晚唐溫庭筠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下洞庭波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

贈日本鑒禪師（一作日東即日本也）　晚唐鄭谷

故國無心渡海潮老禪方丈（唐玄奘使西域至毘耶城維摩室以手

汶樅偵量得十分間名方丈倚中條山名夜深雨絶松堂靜一點

山螢照寂寥

上徐中書　　初唐褚朝陽

中禁山池越日當作鳳凰池邊詞客紫微郎所能作

頌雄風起何不時吹蘭蕙香

酬答

酬張繼并序　　中唐皇甫冉

懿宗十之舊好祇役武昌以六言見懷

予以七言裁答

望望南徐州登北固山名迢迢西塞山名隔東關落日

臨川聞音信寒湖猶唯一作帶夕陽還

酬曹侍御過象縣縣屬柳州見寄　　中唐柳宗元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遥駐木蘭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在洲中今春風無限瀟湘思欲采蘋花左傳蘋蘩薀藻之菜可羞於王公不自由謂拘於罪也

浩初上人見貽絶句欲登仙人山在柳州因

以酬之　　中唐柳宗元

珠樹言僧美也之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外遊方之外也事多

遺仙山不羈分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簡寄

寄遠　　晚唐趙嘏

禁鐘辭盡見灑侖關塞迢迢故國心無限春愁莫

相問落花流水洞房深

寄維揚故人　　晚唐張喬

離別河邊綰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遥月明記得相

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揚州有二十四橋

寄揚州韓綽判官　　晚唐杜牧

青山隱隱水迢迢一作遥遥秋盡江南草木凋二十四

橋明月夜玉人何處學一作教吹簫

途中寄李二　　中唐戎昱

楊柳煙含灞岸春年年攀折為行人好風若借低

枝便莫遣青絲掃路塵

晚過橫瀨寄張藍田　　中唐錢起

亂水東流落照時黃花滿逕客行遲林端忽見南

山色馬上還吟陶令詩

聞王昌齡左遷龍標唐縣名屬叙州遥有此寄　　盛唐李白

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縣名屬叙州過五溪五溪雄溪樠溪酉沅辰也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縣名屬秦州西

寄穆侍御出幽州　　盛唐王昌齡

一從恩譴度瀟湘塞北江南萬里長莫道薊門書信少鴈飛猶得到衡陽

懷恩

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中唐令狐楚

年年不見帝鄉春白日尋思夜夢頻上酒忽聞吹北曲坐中惆悵更何人

愁思　　中唐張籍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蜀中九日　　初唐王勃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鴈那從北地來（此詩第二句拗）

懷宛陵舊遊　　晚唐陸龜蒙

陵陽佳地昔年遊謝脁青山李白樓唯有日斜江上思酒旗風影落春流

懷吳中馮秀才　　晚唐杜牧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筭遊程歲月遥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烟秋雨過楓橋

送別

送別魏二　　盛唐王昌齡

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凉憶君遥在瀟湘月愁聽清猿夢裏長

送張諫議　　中唐武元衡

漢庭從事五人來白首疆埸獨未回今日送君魂斷處寒江寥落數枝梅

送盧員外　　晚唐妓薛濤

玉壘山前風雪夜錦官城外別離魂信陵公子如相問長向夷門感舊恩

送蜀客　　中唐張籍

蜀客南行聽碧雞木綿花發錦江西山橋日晚行人少時見猩猩樹上啼

送元二使安西（安西都護府在龜茲武后所置）　　盛唐王維

渭城（在長安故杜郵也）朝雨裛（一作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春一作）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此詩後二句拗）

送人使河源　　盛唐張謂

故人行役向邊州匹馬今朝不暫留長路關山何日盡滿堂絲竹為君愁

送李判官之潤州行營　中唐劉長卿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送魏簡能東遊二首　中唐李涉

燕市悲歌又送君目隨征鴈過寒雲郵亭宿處時看劒莫使塵埃蔽斗文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江東灞陵道上重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重送裴郎中貶吉州　中唐劉長卿

猿啼客散暮江頭人自傷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六　二三

更遠青山萬里一孤舟

送齊山人歸長白山　中唐韓翃

舊事僊人白兎公彭祖弟子掉頭歸去又乘風列子御風而行

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

送宋處士歸山　晚唐許渾

賣藥脩琴歸去遲山風吹盡一作落桂花時一作枝世間甲子須臾事逢著仙人莫看棋晉王質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見數童子圍棋與質一物如棗核含之不飢局未終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

落陽春末送杜錄事　中唐劉禹錫

罇前花下長相見明日忽爲千里人君過午橋回首望洛陽猶自有殘春

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初唐張説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峯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芙蓉樓送辛漸二首　盛唐王昌齡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氷心在玉壺

丹陽城南秋海陰丹陽城北楚雲深高樓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此詩一首明辨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盛唐李白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六　二四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此詩二首明辨

虢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　盛唐岑參

西原驛路掛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別辛漸　盛唐王昌齡

別館蕭條風雲寒扁舟月色渡江看酒酣不識關西道却望春江雲尚殘

別李浦之京　盛唐王昌齡

故園今在霸陵漢文帝陵在長安城東七十里西江畔逢君醉不
迷小弟鄰莊唐人呼別業為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
元僧圓至曰漁獵者少年放逸之習而小人之事也公憂其弟好此故在外作書以戒而泣以涕泣其仁人愛弟之情歟

留別

赴虢州晉別故人　　中唐盧綸

世故相逢各未閑百年多在別離間昨夜秋風今
夜雨不知何處入空山此詩後二句拗

立秋華原南館別二客　　中唐武元衡

風入泥陽池館秋片雲孤鶴兩難留明朝獨向青

山郭唯有蟬聲催白頭

會遇

逢賈島　　中唐張籍

僧房逢著音灼款冬花出維華二州出寺行吟日已斜十
二街京城十二衢中春雪一作色非遍馬蹄今去入誰家元僧圓至曰此以款冬花耐寒比島以春雪比小人以日斜比時危既已與島未知所托也

逢鄭三遊山　　中唐盧仝

相逢之處花茸茸峭壁攢峯千萬重他日期君何
處好寒流石上一株松

逢一作送非友人之上都肅宗上元二年以京兆為上都

　　　　　　　　　　　　中唐僧法振

玉帛徵賢楚客稀猿啼相送武陵歸湖頭望入桃
花去一片春帆帶雨飛

慶賀

獻壽詞　　盛唐王維

宮殿參差列九重祥雲瑞氣捧堦濃微臣欲獻唐
堯壽遙指南山對袞龍

宮詞

華青宮注見懷古類　　中唐王建

酒幔高樓一百家宮前楊柳寺前花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

內園分得溫湯水二月中旬已進瓜一作破非唐溫湯監待
瓜蔬時貢奉○元僧圓至曰瓜夏熟今二月而進蓋由溫湯地暖亦譏明皇違時求物極口腹奇巧之奉以悅婦人也

宮詞本百首今取十一首　　中唐王建

元僧圓至曰建宮詞百篇有情者有怨者有刺者指不一也而收者衆以情怨說宮詞誤矣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在承露盤上玉杯也
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一作雲非駕六龍車畫雲氣也
大馬也○元僧圓至曰此篇今用其本意以刺世主違禮也好惟此違奇崇不入宮君不乘奇車況作非禮之器焉服食以求不死御鬼神之車服以溪祀乎詔唯叙事而譏自見此杜元凱所謂具

文見意故也

蓬萊正殿壓雲鼇紅日初生碧海濤開著[illegible]五門
遥北望柘黃新帕御牀高

龍烟紫氣日曈曈宣政門開玉殿風五刻閣前卿
相出下簾聲在半天中

千年伏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
鳳紙殿頭無事不敎書

秋殿清齋刻漏長紫微宮女夜焼香拜陵日到公
卿發鹵簿分頭出太常

避暑昭陽不擲盧井邊含水噴鵶雛内中數日無
文体明辨　天巻之十六　二七
呼喚搨得滕王蛺蝶圖

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焼燈如
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 元晦謂至日此篇皆宮中事

太儀前日暖房來囑向昭儀乞藥栽勑賜一窠紅
躑躅謝恩未了奏花開

魚藻宮中鎖翠蛾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
鋪錦菱角鷄頭積漸多

春風院院落花堆金鎖生衣掣不開更築歌臺起
妝殿明朝先進畫圖來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
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元宵謂至日殘紅花菓也東西分飛君與已分背也含慕也結子說午有成也五更夜者心之顯忽也此詩謂使我不負結子如入宮則安有今日之愁不可錯怨君也色衰寵怯矣然唯自咎其初心而不以怨君厚之至也予謂公甚愛此詩

又 本七首今取四首　中唐王涯

曈曈日出大明宮天樂遥聞在碧空禁樹無風正
和暖玉樓金殿曉光中

碧繡簾前柳散垂守門宮女欲攀時曾經玉輦從
容處不敢臨風折一枝

春來新插翠雲釵尚著[illegible]雲頭踏殿鞋欲得君王
回一顧爭扶玉輦下金階

文体明辨　天巻之二十七　二八

迎風殿裏罷雲和起聽新蟬步淺莎爲愛九天和
露滴萬年枝上最聲多

題詠

題楚昭王廟　中唐韓愈

丘墳一作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
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題武陵祠　晚唐首七曹唐

桃花夾岸杳何之花滿春山水去遲三宿武陵溪
上月始知人世有秦時

題竹郎廟　晚唐妓薛濤

竹町廟前多古木夕陽沈沈山更綠何處江村有
笛聲笛聲盡是迎郎曲 此詩第二句拗

定山寺　晚唐薛逢

十里松蘿映碧苔一川晴色鏡中開遥聞上界翻
紅葉片片香雲出院來

題雲公山房　中唐權德輿 一云劉已原

雲公蘭若深山裏月明松殿微風起試問空門清
淨心蓮花不着秋潭水 此詩第二句拗

題葉道士山房　中唐顧況

水邊楊柳赤欄橋洞裏仙人碧玉簫近得麻姑書

信否潯陽江上不通潮

昭君詞　中唐李端

李陵初送子卿迴漢月明時惆悵來憶著音灼長安
舊遊處千門萬户玉樓臺

賈生　晚唐李商隱

宣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
憐夜半虛徒也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漢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之徵入見帝方坐宣室受釐因感鬼神之事而問之誼具道所以至夜半帝不覺席之
前篇○李義山此詩末二句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

苑中遇雪應制　初唐宋之問

紫禁仙輿詰旦來青旂遥倚望春臺不知庭霰今
朝落疑是林花昨夜開

侍宴桃花園詠桃花應制　初唐從臣 姓名闕

源水叢花無數開丹跗紅萼間青梅從今結子三
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

裴給事宅白牡丹　盛唐開元名公 姓名闕

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新開紫牡丹別有玉盤承
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和練秀才楊柳　中唐楊巨源

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

相惜慇勤更向手中吹

詠竹　中唐李賀

斫取青光寫楚辭膩香春粉黑離離無情有恨何
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

詠白蓮　晚唐陸龜蒙

素蘤多蒙別豔欺此花端合在瑶池無情有恨何
人見月曉風清欲墮時

題新鴈　晚唐杜荀鶴

暮天新鴈起汀洲紅蓼花疏水國秋想得故園今

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歸鴈　中唐錢起

瀟湘何事等閑回（衡陽有回鴈峯鴈至此不南去）水碧沙明兩岸苔二十五絃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瑟中有歸鴈操）

天馬詩　中唐張仲素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殘花幾處開

閨情

寫情　中唐李益

氷紋珍簟思悠悠千里嘉期一夕休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

閨怨　晩唐羅鄴

夢斷南牕啼曉烏新霜昨夜下庭梧不知簾外如珪月還照邊庭到曉無

宮怨　中唐李益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滴長門一夜長

折楊柳（題明樂府而詞實閨情故置於此）　初唐喬知之

可憐濯濯春楊柳攀折將來就纖手妾容共此同盛衰何必君恩獨能久（此詩[illegible]此二句拔）

春夢　盛唐岑參

洞房昨夜春風起遥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十里（此詩未拔）

春怨　中唐劉方平

朝日殘鶯伴妾啼開簾只見草萋萋庭前時有春風入楊柳千條盡向西

春女怨　唐朱絳（世次無考）

獨坐紗窓刺繡遲紫荊枝上囀黃鸝欲知無限傷春意盡在停針不語時

秋閨思　中唐張仲素

秋天一夜靜無雲斷續鴻聲到曉聞欲寄征人問消息居延城外又移軍

秋夕　晩唐杜牧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凉如氷卧看牽牛織女星

長信（漢宮名）秋詞（本五首今取一首）　盛唐王昌齡

奉箒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顔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illegible]）

絶句 一作宮妓　　晚唐李商隱

珠箔輕明覆一作拂玉墀披香新殿鬭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 周穆王時工人偃師能倡者歌舞千變萬化技將終倡者瞬其目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能倡者以進王皆傅會草木膠漆黑白丹青之所爲王乃歎曰人之巧與造化同功乎○宋陳知默愛此詩嘆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哀挽

哭孟寂　　中唐張籍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 寂榜進士十七人博學宏詞二人故曰十九人寂名在十八 今日春風一作光君不見杏花零

落寺門前 唐及第進士賜宴杏園

雜詩

雜詩 世有旭詩墨蹟　　盛唐張旭

春草青青千里餘荒城落日照離居那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

江南春 一作宣州道中作　　晚唐杜牧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

寒食 清明前二日爲之寒食　　中唐韓翃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 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 青一作輕煙散入五侯 漢桓帝封宦者單超爲新豐侯徐璜武原侯貝瑗東武陽侯左倌上蔡侯唐衡汝陽侯五人同封世謂之五侯 家 元僧圓至曰唐自肅代以來宦官權盛故此詩刺之德宗時韓翃以此詩擢知制誥

滁州西澗　　中唐韋應物

獨憐幽草澗邊生一作行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宋歐陽脩云滁州城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北有一澗水極淺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景邪○此詩後拗二句

江村即事　　中唐司空曙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

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突厥三臺　　初唐撰人闕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城邊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從軍行 本六首今取二首　　盛唐王昌齡

烽火城西百尺樓黃昏獨坐上一作海風秋更吹羌笛關山月無誰一作那一作奈金閨萬里愁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撩亂邊愁聽彈一作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

邊將　　中唐姚合

將軍作鎮古汧州水膩山春節氣柔清夜滿城絃管沸行人不信是邊頭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本四首今取二首　唐盧汝弼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烟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春右

盧龍塞外草初微鴈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信斷至今猶自著寒衣夏右

與歌者何戡　中唐劉禹錫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中唐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德宗年號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元僧孺年入仕憲宗元和初公自貞元二十四年而後歸故有是語

春夜洛城聞笛　盛唐李白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折楊柳曲名何人不起故園情

塞上聽吹笛　盛唐高適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此詩後二句拗

聽鄰家吹笙　中唐郎士元

鳳吹聲如隔彩霞不知墻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唯有碧桃千樹花

聽李憑彈箜篌　中唐楊巨源

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曲度禁林明君王聽樂梨園暖翻到雲門第幾聲

六言詩

按六言詩昉於漢司農谷永魏晉間曹植陸雲諸人稍間出其後作者漸多然不過詩人賦詠之餘耳今自梁陳以下訖于中唐畧採數首以備一體而以律詩三韻絕句分列之仍別其類云

律詩

酬答

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　盛唐王維

清川永路何極落日孤舟解攜鳥向平蕪遠近人隨流水東西白雲千里萬里明月前溪後溪惆悵長沙謫去江潭芳草萋萋

送別

送萬臣　中唐盧綸

把酒晋君聽琴誰堪歲暮離心霜葉無風自落秋
雲不雨空陰人愁荒村路細馬怯寒溪水深望盡
青山獨立更知何處相尋

送陳明府赴淮南　中唐韓翃

年華近過清明落日微風送行黃鳥綿蠻芳樹紫
騮蹀躞東城花間一盃促膝煙外千里含情應渡
溪南信宿諸侯擁旆相迎

送李億東歸　中唐周賀

淮山遠隔秦樹紫禁斜通渭城路別青青柳發前
黃漠漠花生和風瀟蕩歸客落日殷勤早罷灞上

金罇未飲讌歌已有餘聲

三韻

閒適

飲酒樂　陳陸瓊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
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恒好驩醉日月言新

絶句

述懷

歸山作　中唐顧況

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
道無人獨還

閒適

田園樂　盛唐王維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僮未掃鳥
啼山客猶眠

簡寄

寄皇甫補闕　中唐張繼

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相
思何處通書

寄李袁州桑落酒　中唐郎士元

色比瓊漿猶嫩香同甘露仍春十千提攜一斗遠
送瀟湘故人

懷思

小江懷靈一上人　中唐皇甫冉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
聞薄暮鐘聲

送別

送鄭二之茅山　中唐皇甫冉

水流絶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鷄鳴幾處條
桑種杏何人

留別

發越州赴潤州使院留別鮑侍御　中唐劉長卿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江北江南春草獨向金陵去時

雜詩

倡樓怨節二首　梁簡文帝

朝日斜來照戸春鳥爭飛出林片光片影皆麗一聲一囀焦心

上林紛紛花落淇水漠漠苔浮年馳節流易盡何爲忍憙含羞

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　中唐皇甫冉

門外流水何處天邊樹遶誰家山色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句句見問意）

和韻詩

按和韻詩有三體一曰依韻謂同在一韻中而不必用其字也二曰次韻謂和其原韻而先後次第皆因之也三曰用韻謂用其韻而先後不必次也如唐韓愈昌黎集有陸渾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韻是已（是詩今不錄）彼古人賡和答其來意而已初不爲韻所縛如高適贈杜甫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甫和之則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又如韋迢早發湘潭寄杜甫云相憶無南鴈何時有報章甫和云雖無南過鴈看取北來魚又如高適人日寄杜甫云龍鍾忝二千石（時適爲蜀州刺史）愧爾東西南北人（甫嘗有詩云甫東西南北人也）甫和云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又如杜甫和裴迪逢梅相憶見寄云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迪詩今不傳意其中必有欲折來及不得同看之語故採其意而荅之不聞其和韻也又如杜甫王維岑參和賈至早朝大明宮詩各自成篇甫第云詩成珠玉在揮豪參云陽春一曲和皆難幷其意不用況於韻乎中唐以還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陸龜蒙更相唱和由是此體始盛然皆不及他作嚴羽所謂和韻最害人詩者此也今畧採次韻詩二篇以備一體且著其說使學者毋效尤云此外又有因韻而增爲之者如唐柳宗元河東集有同劉二十八院長述舊言懷感時書事奉寄澧州張員外使君（五十二韻）之作因其韻增至八

十是也録今不又有拾其餘韻凡爲所用者置不取如河東集載酬韶州裴曹長使君名未詳寄道州呂八大使温因以見示二十韻自序云韶州幸以詩見及往復奇麗邈不可慕用韻凡爲高絶余因拾其餘韻酬焉凡爲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聲律言數如之是也今不録亦此皆由依韻而推廣之故附著於此

五言排律

登覽

奉和楊尚書郴州追和故李中書夏日登北樓十韻之作依本詩韻次用

文体明辨　一六卷之十六　四一

中唐柳宗元

德宗貞元中李吉甫爲郴州刺史有北樓詩十韻憲宗元和十一年戶部侍郎判度支楊於陵坐貶軍自湖貶郴州刺史追和吉甫詩至是公亦和焉

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夢尋層軒隔炎暑迴野恣窺臨鳳去徽音續芝焚芳意深游鱗出陷浦唳鶴繞仙岑風起三湘浪雲生萬里陰宏規齊得守麗藻競詞林静契分憂術閑同遲客心騂騮當遠步䴗鴂莫相侵今日登高處還聞梁父吟

七言排律

雜詩

次光威裒韻光威裒姊妹三人名也姓未詳

晚唐女冠魚玄機

昔聞南國容華少今日東鄰姊妹三粧閣相看鸚鵡賦碧窗應繡鳳凰衫紅芳繡院參差折緑醑盈杯次第斟恐向瑶池曾作女謫來塵世未爲男文姬有貌終堪比西子無言我更慙一曲豔歌琴杳杳四絃輕撥語喃喃當臺競鬬青絲髮對月爭誇白玉簪小有洞中松露滴大羅天上柳煙含但能爲雨心長在不怕吹簫事未諳阿母幾嗔花下語潘郎曾向夢中參暫持清句魂猶斷若覩紅顔死亦甘悵望佳人何處在行雲歸北又歸南

文体明辨　一六卷之十六　四二

聯句詩

按聯句詩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其後宋孝武華林曲水梁武帝清暑殿唐中宗内殿諸詩今不録並皆與漢同唯魏懸瓠方丈竹堂讌饗詩今不録則人各二句稍變前體自玆以還體遂不一有人各四句者如陶靖節集所載是也有人各一聯者如杜甫與李之芳及其甥宇文彧所

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對之就出一句前人復對之者如韓昌黎集所載城南詩聯令下是也然必其人意氣相投筆力相稱然後能為之否則狗尾續貂難乎免於後世之議矣今取數首以類列之故不敘其世次云

三言古詩

登覧

喜皇甫曾侍御見過南樓翫月　盛唐

喜嘉客闢前軒天月淨水雲昏蟪蛁真 鴈聲苦蟾影

寒間裛浥滴櫪欒雅 歡宴處江湖間皇甫曾 卷翠幕吟嘉句恨清光留不住李嘉祐 駕動清角催惜歸華重徘徊然倚皎 露欲晞客將醉猶宛轉照深意陸修汁

五言古詩

述懷

與妻李夫人聯句　晉賈充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賈 歎息亦何為但恐大義虧李 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賈 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李 我心子所達子心我所知賈 若能不食言與君同所宜李

聯句　晉

鳴鴈乘風飛去去當何極念彼窮居士如何不歎息陶潛 雖欲騰九萬扶搖竟何力遠招王子喬雲駕庶可飭之循 顧侶正徘徊離離翔天側霜露豈不切矜從忘愛翼之循 高柯濯條幹遠眺同天色思絕慶未看徒使生迷惑潛附集○大明何孟春曰循之愔之內不載何見莫知其姓考晉書及南史亦無此二人意必當時潛本傳所稱弟親張野及周旅人羊松齡龐遵等輩中人也

七言古詩

述懷

栢梁詩　漢

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栢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

日月星辰和四時武帝 驂駕駟馬從梁來梁孝王 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 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 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 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 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 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 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 總領從宗栢梁臺光祿勳 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 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 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 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 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 徼道宮下

隨討治（韻重。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為民災（叶灾。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韻再重。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事韻重。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音箕。諸韻部。典屬國）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古韻通用。太官令）走狗逐兔張罘罳（上林令）齧女脣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韻重。東方朔）

五言排律

簡寄

寄司空曙李端　中唐

長安一分首萬里隔煙波（王吳）海上青山暮天涯白

髮多（一作秋）僧因看竹訪道或求鵝（見）雲樹無猿鳥陰苔足薜蘿（一作）醉中晋越客興裏宛庭柯（吳）黃葉身仍逐丹霄昔未磨（一作）別愁連旦暮歸夢遶關河（見）高柳寒蟬對空階夜雨和（一作）年華空荏苒名宦轉蹉跎（見）南陌東城路春來幾度過（名一作吳者不字此詩首）

其姓按唐詩行世紀有樊見詩見國秀集今考國秀集乃盛唐人所編不應與秋一作同時王吳姓名亦不載意其人不甚顯著故逸之則見或與吳同姓未可知也姑闕之

送別

夏夜李尚書（芳之）筵送宇文（或）石首赴縣聯句　盛唐杜甫

愛客尚書重之官宅相賢（甫。晋甯氏起宅相者云當出貴甥舒孤甥舒為甯氏所養當為外氏成此宅）日酒香傾坐側帆影駐江邊（芳之）翟表郎官瑞（翟有雉名漢蕭望之為郎集雉數十常隨車）鳧看令宰仙（或。王喬為鳧）兩稀雲葉斷夜久燭花偏（甫）數語歡紗帽高文擲綵牋（芳之）興饒行處樂離惜醉中眠（或）單父（宓子賤宰）長多暇河陽（潘岳令）實少年（甫）客居逢自出（或。乃芳之甥故云自出。左傳晉侯曰康公我之自出）為別幾淒然（芳之）

集句詩

按集句詩者雜集古句以成詩也自晉以來有之至宋王安石尤長於此蓋必傳學強識融會

貫通如出一手然後為工若牽合傅會意不相貫則不足以語此矣今採數首列于篇

四言古詩

勸勵

孝經詩二首　晉傅咸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不義則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二首　晉傅咸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

克已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已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二首　晉傅咸

無將大車惟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

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遯思我言惟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言罔極有靦面目

周易詩　晉傅咸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脩業既有典常輝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叶如字

周官詩二首　晉傅咸

惟王建國設官分職進賢興功取諸易直除以不蠲無敢反側以德詔爵允臻其極

辯其可任以告于正掌其戒禁治其政令各脩乃職以聽王命

春秋左氏傳詩　晉傅咸

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違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已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唱古之遺直威黜不端勿使能植

懐思

示道光及安大師　宋王安石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筍及蒲既生既育拚飛維鳥集于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懐二人在彼空谷既往既來獨寐寤宿陟則在巘或降于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樂府

述懐

胡笳十八拍　宋王安石

其一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媲簫史空房寂寞施繐帷棄我不待白頭時

其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蕤雲旓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疊鼓遥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其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關山阻脩兮行路難水頭宿兮

草頭坐在野只教心膽破更鞴雕鞍教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廻拋鞚抱鞍橋往往驚墮馬蹄下

其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廚絡繹送八珍明妃初嫁與胡時一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我今一食日還併短衣數挽不掩脛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強保天性

其五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來雙眼明勸我酤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央豈知此

聲能斷腸如今正南看北斗言語傳情不如手低眉信手續續彈彈看飛鴻勸胡酒

其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不歸當時還見雁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塚路邊南雁盡兩處音塵從此絕唯向東西望明月

其七

明明漢空月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消息時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以紅顏能騎射[illegible]千言萬語無人會漫倚文章真末策

其八

死生難有卻回身不忍重看舊寫真暮去朝來顏色改四時天氣總愁人東風漫漫吹桃李盡日獨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眠鶯飛燕語長悄然

其九

柳絮已將春去遠攀條弄芳畏晚晚憂思衆兮歡樂鮮一去可憐終〻返日夕思歸不得歸山川滿目淚沾衣爭圭死裏西風起歎息人間萬事非

其十

寒聲一夜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兕吼詩成吟詠轉

淒涼不如獨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聞胡人高鼻動成群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何時復來見

其十一

晚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破除萬事無過酒虜酒千盃不醉人含情欲說更無語一生長恨奈何許饑對酪肉兮不能餐強來前帳臨歌舞

其十二

歸來幾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一作人家築城備胡處擾擾唯有牛羊聲萬里飛蓬映天過風吹漢地衣裳破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

坐

其十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生得胡兒擬棄捐一始扶牀一
初坐抱攜撫視皆可憐寧一作誰知遠使問名姓引
袖拭淚悲且㦬悲莫悲于兮一作生別離悲在君家
留一一曲一作兒

其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恥恩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暮山
谷裏腸斷非關隴頭水兒呼母兮啼失聲依然離
別難為情灑血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兮不如

無生

其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燒盡紛紛黎庶逐
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
有百家存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其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覆誰
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
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恨勞精神新人新人聽我語
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分離兮意難任死生不相
知兮何處尋

其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恍然天地半
夜白閨中紙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
面作華容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其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兮各
一方憔悴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騕褭與騄駬安
得送我置汝傍胡塵暗天道路長遂令再往之計
墮耶芒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時終笳一

會兮琴一拍此心炯炯君應識

近體歌行

送別

送吳顯道南歸　宋王安石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忽然
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卒未成老翁二十八宿
羅心胸何不上書自薦達封侯起第一日中秋月
春風等閒度山中舊宅無人住宅中青黎葉宛宛
澗水流過田中路遥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
水暮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紅亭驛

路掛城頭憶君秖欲苦死晉天際淚惟列鐏俎君
歌聲酸辭且苦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
顏勸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七言絶句

懷古

江口　宋王安石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晩來堪
畫處參差煙樹五湖東

投贈

戲贈湛源　宋王安石

恰有三百青銅錢悉君爲筭小行年坐中亦有江
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文體明辨卷之十六

文體明辨卷之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命

按朱子云命猶令也字書大曰命小曰令此命
令之別也上古王言同稱爲命或以命官如書
説命冏命是也或以封爵如書微子之命蔡仲
之命是也或以飭職如書畢命是也或以錫賚
如書文侯之命是也或傳遺詔如書顧命是也
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唐而下則以策書封爵
制誥命官而命之名亡矣然周文之見于左傳
者猶存故首錄之以備一體

賜齊侯環（靈公）命　周靈王

昔伯舅太公右（助也）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
胙大師（[illegible]爵也）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
今余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敬之哉無廢朕命

諭告

按字書云諭曉也告命也以上救下之詞商周
之書未有此體至春秋内外傳始載周天子諭
告諸侯及列國往來相告之詞然皆使人傳言

不假書翰故今不録而僅採漢人之作以為式蓋此書所主唯在文章則口諭之詞自不當錄學者宜別求之

入關告諭（從史記本）　漢高帝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耦語者弃阽（集）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宋真德秀曰按告諭之語財百餘言而暴秦之弊為之一洗所謂君者用降氏大說者也）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高帝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漢書無於字）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史記作諸侯）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宋真德秀曰按此率諸侯王擊楚而曰願從諸侯王所擊者項羽而曰楚之殺義帝者有何有左氏辭命遺意）

告廬江太守東平相　漢章帝

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

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　漢章帝

朕惟巡狩之制以宣聲教考同遐邇解釋結究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游欲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祀華霍（名二山）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咸曰往者汴門未作深者成淵淺則泥

塗追惟先帝明勤人之德底績遠圖復禹弘業聖跡滂流至于海表不克堂構朕甚慙焉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

諭單于　漢元帝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讀嚮）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

法度以專衆心也敵論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
于怯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讙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

詔

按劉勰云古者王言若軒轅唐虞同稱爲命至
三代始兼誥誓而稱之今見於書者是也秦并
天下改命曰制令曰詔於是詔興焉漢初定命
四品其三曰詔後世因之夫詔者昭也告也古
之詔詞皆用散文故能深厚爾雅感動乎人六
朝而下文尚偶儷而詔亦用之然非獨用於詔

也後代漸復古文而專以四六施諸詔誥制勅
表箋簡啓等類則失之矣然亦有用散文者不
可謂古法盡廢也今取漢以下諸作分爲古俗
二體而列之使代言者有考云

古體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
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
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
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爲
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從漢書本）　漢文帝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史記作享）天下
人民未有愜志（史記作快志一作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
有德之人而嬗（史記作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
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令列侯之國詔　漢文帝

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
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

（食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
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特以見晉）恩遣太子（以上尊立分封）

求賢詔　漢高帝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
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
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
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
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
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

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此詔令郡守行之次第)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狀也)義(儀貌)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議不與孝廉者罪詔　漢武帝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加惠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讀曰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於是有司奏議不舉孝不奉詔也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察茂材異等詔　漢武帝

(元封五年名臣文武欲盡詔曰)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奔走也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士或有負俗(被世譏論)之累而立功名夫泛(方勇反字本作覂覆也)駕之馬跅弛之士(跅音拓跅)(落無檢局也弛放廢不遵禮度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漢宣帝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置賢良方正詔　宋太祖

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而自累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倜儻者恥有於常調懷讜直者難效於有司必欲與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許詣閤門投牒自薦朕當親試焉

始策試舉人罷詩論賦三題詔　宋神宗

化民成俗必自庠序進賢興能抑繇貢舉而四方

執經藝者專于誦數趍鄉舉者狃于文辭與古所謂三物賓興九年大成亦已盭矣令下郡國招徠儁賢其教育之方課試之格令兩制兩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館雜議以聞(椒杜)

選高才生受學詔　漢章帝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祐育)

尊師傅詔　漢章帝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憙(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竇)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右尊)

定口賦詔　漢高帝

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大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勸農詔二首　漢文帝

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按此議起於賈誼)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讀闢)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

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按此議起於晁錯)

徙民寬大地詔　漢景帝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毄(繫)畜(繫畜養食之也畜放牧也)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五十曰艾六十曰耆)奉高年古之道

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
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
九十以上已有受鬻(粥)法(以給米粟以為糜)為復子若孫令
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有喪者勿繇事詔　漢宣帝

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
繇(讀曰徭)事(謂役使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
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
終盡其子道

郡國等勿行苛政詔　漢宣帝

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
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
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
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行
苛政(詔末引詩而結以一句有一唱三歎之音)

議佐百姓詔　漢文帝

間者數年比(頻也)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
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
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
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
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
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
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工商)
者蕃為酒醪以靡(同糜)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
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
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
隱

遣謁者巡行詔　漢武帝

朕聞咎繇(讀曰陶)對禹曰在知人知人則哲惟帝難
之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
淮南衡山脩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怵(誘也音卹戌亥之戌非休惕之休)於邪說而造篡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
慘慘念國之為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朕嘉
孝弟力田哀夫老眊(眊古耄字八十曰耄)孤寡鰥獨或匱於
衣食甚憐愍焉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
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
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
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使者
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即就也贅會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弗會聚也)

遣博士循行詔二首　漢武帝

日者有司以幣輕多姦農傷而末衆又禁兼并之
塗故改幣以約之稽諸往古制宜於今廢期稽音有
月誹朞年又餘月也而山澤之民未諭夫仁行而從善義
立則俗易意奉憲者所以導之未明與將百姓所
安殊路而撟撟譎也虔虔強取也吏因乘埶以侵蒸庶
邪何紛然其擾也今遣博士大褚大等六人分循行
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
老孝弟以爲民師舉獨行之君子徵詣行在所朕
嘉賢者樂知其人廣宣厥道士有特招使者之任
也詳問隱處亡位及冤失職姦猾爲害野荒治苛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二
者舉奏郡國有所以爲便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奏
德茂已是時張湯方用事建請舉兼并之徒而其中乃有存問鰥寡舉獨行君子之辭豈其誠哉武
帝詔令大抵小於空文非虛文比也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
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
懼其饑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方下巴蜀之粟
致之江陵遣博士中姓未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
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遣光祿大夫循行詔　漢元帝

朕承先帝帝宣之聖緒獲奉宗廟戰戰兢兢間者地
數動而未靜懼於天地之戒不知所繇繇由方田作
時朕憂蒸庶之失業臨遣光祿大夫褒褒姓未等十
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失常業也
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化相守
二千石誠能正躬勞力宣明教化以親萬姓則六
合之內和親庶幾虖無憂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令諸吏善遇高爵詔　漢高帝

士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及字衍從軍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三
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
吏者亟與爵或人君謂日君其人上所尊禮久立吏
前曾不爲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
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
以有功勞行田宅行猶付與也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
滿多自滿足而有功者顧反也不得背公立私守尉時部官名
長吏縣官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
且廉察也字作規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以上[illegible]

眾縣令詔　唐太宗

朕聞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

吾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著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其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減丞尉詔　唐代宗

夫計人而置官度事而賦任因時立制損益在焉吏足以埋人人足以奉吏則官稱其祿祿當其秩然後上下相樂公私不匱昔漢光武時及魏太和時魏文帝年號中並減吏員蕪省鄉邑致理之道此其一隅今連歲治戎天下凋瘵京師近甸煩苦尤重比屋流散念之惻然人寡吏多困於供費欲其蘇息

不可得也設令廉恥守分以奉科條猶有祿廩之煩役使之弊而況貪猾縱欲而動踰典章作威以虐下厚歛以潤己者乎古者縣置大夫一員足以爲治奚必貳佐分掌而後治邪且京畿戶口減耗大半職員如舊何以堪之豈可以重困之人供不給之費使人不倦其在變通制事之宜式從省便其京兆府長安萬年宜各減丞一員尉兩員餘縣各減丞尉一員餘委吏部條件處分

益小吏祿詔　漢宣帝

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以上[illegible]

令二千石脩職詔　漢景帝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讀曰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大官省繇讀曰徭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讀曰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成長也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詐爲也吏

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因法作姦與盜盜與盜共爲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宣帝

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群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

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過度也使)越職踰法(人資客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去也)以取名譽譬猶踐薄氷以待白日豈不殆哉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三公糾非法詔　漢章帝

比年陰陽不調飢饉屢臻深惟先帝(明帝)憂人之本(謂稼穡)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六

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戒不禁姦邪詔　漢宣帝

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竹仲歹)奉詔宣化如此豈不繆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

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從自給者皆止(先是民帝)(以用度不足或奉使求不受奉祿自省其徒衆以取其廉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稱故絕之)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毋相亂(宋真德秀曰汝當說以為宣帝平時尚嚴至責龍初熟知治體始務行寬大今玩其辭意正謂吏不禁姦邪縱釋有罪為非而欲察計簿之欺謾非實者乃是欲加嚴耳非真務行寬大也)

條責丞相御史詔　漢元帝

(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無光帝以詔條責丞相于定國等)

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十七

繆也(不同)至是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否)同各以誠對毋有所諱(以上舉案)

增祀無祈詔(從漢書本)　漢文帝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史記作縣)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史記作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右左猶先後也)(言外)先民後巳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禧同)皆歸福於(史記無字)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史記)

(□字)之不德而專饗(史記作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
是重吾不德也(史記無也字)其令祠官致敬無(史記作毋)有
所祈

親奉祀詔　漢宣帝

蓋聞天子尊事天地脩祀山川古今通禮也閒者
上帝之祠闕而不親十有餘年朕甚懼焉朕親飭
躬齋戒親奉祀為百姓蒙嘉氣獲豐年焉

立孝文廟樂舞詔(漢書本)　漢景帝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史記作聞)
(字)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
(文体用辨)(天卷之十七)　十八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
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
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史記作育)羣生減耆(史記作嗜)
欲不受獻罪人不帑(史記作孥)不誅亡(史記作無)罪不私其利
也(史記此五字在不受獻之下)除宮(史記作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
世也(史記無也字)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史記作識此不)皆
上世(史記作上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
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史記有焉字)明象夫(史記作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
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史記作著於竹帛施四)皆

(字)施于(史記作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
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史記作丞相臣嘉等言於是丞相申屠嘉等奏以高帝為大祖文帝為大宗制曰可)

議廟禮詔　漢元帝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
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
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
海內搖動然羣臣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
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
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
(文体明辨)(天卷之十七)　十九
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
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孝景皇帝
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以上)

禁送終奢靡及申明車服制度詔　漢明帝

昔曾銘閔(損名)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
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
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
而牲牢兼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
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

态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按漢文帝議振貸及養老詔宣帝減鹽賈及歲上繫囚詔元帝建昭五年赦天下詔明帝引咎詔皆有所事若中以又曰更端意必當時所詔而史氏刪而今之非本文也今皆不取獨此篇所事一詔實出本文故特收之○方體制

罷昌陵詔　漢成帝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也謀聽將作大匠萬年解姓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讀曰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

作壽陵詔　漢光武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赤眉入長安唯霸陵不發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以上[illegible]

獄讞詔　漢高帝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也處斷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除誹謗法詔史記本　漢文帝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漢書有字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漢書作訞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漢書無結字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相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律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漢書無而字吏又以為誹謗此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一

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議犯法相坐詔　漢文帝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愨謹也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導讀曰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讀曰熟計之

除肉刑詔漢書本　漢文帝

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書奏天子憐悲其意遂下此詔

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史記作僇）而民弗（史記作不）犯何治之至也（史記作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刖左右止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史記無朕字）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史記作馴）道（讀曰導）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史記無已字）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史記作無由也）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生也）何其

刑之（史記有楚字）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滿年數也）數而免具為令（史記無有以易之至具為令二十二字）

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也）繫老幼等詔　漢景帝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樂師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頌繫之

議律令詔　漢元帝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唯在便安萬姓而已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漢宣帝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一作亂逆）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illegible]）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子首匿（首匿者為謀首藏匿罪人也）父母等勿坐詔　漢宣帝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置廷平詔　漢宣帝

武帝時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illegible]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苦及即位廷史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帝深愍焉乃下詔曰

聞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禁考獄多酷詔　漢章帝

律云掠（問也）者唯得榜（笞也）笞（擊也）立（立謂立而考之也）又令丙為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楚王英等事）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

定報（論也）囚律詔　漢章帝

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天地人之正也）慎三微（正當之月萬物尚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謹死刑詔　唐太宗

比來有司斷獄多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自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奏聞

恤刑詔　唐代宗

（時有造使弟薛華因酒色之忿手刃三人棄屍於井事發繫獄為自盡乃下詔曰）

至理（當作治唐避高宗諱改治為理）之代（當作世唐避太宗諱改世為代）先德後刑上歡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煩興苛吏舞文冤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無由豈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荷三靈之重託群后之上夕惕若厲不敢荒寧內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于茲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在外役費不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矣下廢暗昧不見刑網戎七在

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其徒實繁徙行之間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淹時月傷沮和氣屢彰咎徵比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己以荅災眚人者君之支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自冤濫慘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禁囚死罪從流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奏聽進旨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意恣行箠杖不依格令致使殞斃深[illegible]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已後非灼然蠹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

糾察以聞刑法以上

赦鴈門代郡軍士詔　漢武帝

元光六年春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衛青出上谷公孫敖出代公孫賀出雲中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曰

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通帥)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並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無繇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赦天下詔　漢元帝

五帝三王任賢使能以登至平而今不治者豈斯民與哉咎在朕之不明亡以知賢也是故壬人在位而吉士雍(讀曰壅)蔽重以周秦之弊民漸薄俗去禮義觸刑法豈不哀哉繇(讀曰由)此觀之元元何辜其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赦宥以上

日食詔本史記　漢文帝

朕聞之天生蒸(漢書無蒸字)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漢書作災下同)以戒不治乃(漢書作迺)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讀曰謫)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漢書作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漢書作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漢書作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以

見思(漢書無思字)之所不及匄(漢書作匄)以(漢書有以字)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漢書作以)任職務省繇(音徭)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不安之貌)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漢書無而字)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遺留也財足而已)餘皆以給置傳(漢書作傳置)

罷車騎等屯兵詔　漢宣帝

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

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竟屯戍未息今
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
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罷甘泉建章宮衛等詔　　漢元帝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謬風雨
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
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蒸庶
之飢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
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
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
又体明辨　ㄧ卷一十七　廿八
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
各三人以上節省

禁采黃金珠玉詔　　漢景帝

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
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
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
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
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却獻祥瑞詔　　唐代宗

朕以時和年豐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卿
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
自今有此無得上獻以上節錄

與匈奴和親詔史記本　　漢文帝

朕既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
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內勤勞不處
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
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
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
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爲之惻怛不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廿九
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
於道以諭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
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親與朕俱
棄細過偕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
之民和親已定始于今年

止田輪臺等詔　　漢武帝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是重困老弱孤
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
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犁樓蘭六國
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

九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音嗣)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終也)師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晋(前後相遠及也雖厮)不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姓未詳)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謂中國人習舊語也)我匈若馬又漢使者久晋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讀曰)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迺者以縛馬書徧視(讀曰示)丞相御史二

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迺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音現)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大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謂遣將行也)於鬴山(古釜字)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莽通)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車)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

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讀曰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虜也)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恐其私齎文書也)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不集於所上文書也)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迺知之(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收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今務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脩養馬者免役之法)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與上計者同來赴對)

罷擊珠厓詔　漢元帝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殺之狐疑辟(讀曰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

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能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以上罷兵）

封丞相弘（姓公孫）詔　漢武帝

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封丞相弘始）

爵王成詔　漢宣帝

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

（文本有辨　天卷之十七　卅二）

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

嘉霍光詔（漢書本紀本）　漢宣帝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衞孝武皇帝三十（列傳有字）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列傳作）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策（作萬世策列傳作）以安宗廟（列傳作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安（列傳作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列傳作）其爵邑世世毋（列傳作）有所與（請）日功如蕭相國（是時光嘉事恩先功德故有是詔）

褒黃霸詔　漢宣帝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讀日嚮）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命圖李晟馬燧于凌煙閣詔　唐德宗

昔我列祖承乾坤之蕩滌掃隋季之荒屯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左右經

（文本有辨　天卷之十七　三三）

綸保翊締構昭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乂用端命于上帝付畀（當作畀）四方宇宙既清日月既貞王業既成太階既平乃圖厥容列于斯閣懋昭績効武表儀形一以不忘于朝夕一以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貞元己巳歲秋七月我行西宮瞻宏閣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叶應感致業之艱難覩往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為代生苟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不有在中宗則桓彥範等著輔戴之績在玄宗則劉幽求等申翼奉之勳在肅宗則郭子儀

掃殄氛祲今則李晟等保寧朕躬咸宣力肆勤光
復宗祏訂之前烈夫豈多謝闕而未録孰謂旌賢
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爲也在予曷其敢怠有司宜
叙年代先後各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
書朕是命紀于壁焉庶播嘉庸式昭于下俾後來
者尚揖清顏知元勳之不朽 以上敕封

報公孫弘詔 從漢書 漢武帝

元狩中弘乞骸骨帝報曰

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 史記作尚 文遭遇 謂遭遇亂也 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 史記作背 庶幾獲承至尊
一內集 天卷之二十七　三四
史記作位 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 謂治道 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 史記作宜知之 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乃 作夏 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間 謂日 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史記作省思慮一精神 輔助 史記作以 醫藥以自持 史記無以自持三字○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以病終○按武帝之待大臣謂有禮矣惜乎非其人耶

報張安世詔 漢宣帝

元康四年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帝報曰

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
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何感
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非所望也
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安世復彊起視事至秋而薨

報貢禹詔 漢元帝

初元中禹爲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帝報曰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
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冀 讀曰冀 參國政
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豈意有所恨
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 言志趣不同 往者嘗令金敞語
文集 天卷之十七　卅五
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尸既已諭矣今復云予少夫
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
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報匡衡詔 漢成帝

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
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
有成今司隸校尉尊 姓王 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
焉乃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 樂安侯 乞骸
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
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 因賜上尊酒養

牛僕起乱事

報許皇后詔　漢成帝

孝成許皇后平恩侯嘉女也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帝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帝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乃上疏自陳帝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以報

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為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為呂霍(呂后霍后)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

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州牧諸侯相也)執持之也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相大臣褎(古褒字)誠秉忠唯義是從又惡有上官(名桀)博陸(霍光)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之謀若乃徒步豪傑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鄉讀曰嚮)百蠻賓服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微無也)後宮也當何以塞之日者建始(成帝年號)元年正月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

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視讀曰示)后妾無能懷任全者保(阸任)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丘)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古笑字)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

烏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說讀曰悅)咲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為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與既(既盡也)無異己猶戊也亥復水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虧猶)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怍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

之患日寖婁字古屢深咎販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
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卽飭椒房
及掖庭耳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刺書於版牘
大長秋館來白之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祖
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高卜戴侯王禁非得享特牛之祀傳不云
乎以約失之者鮮帑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
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

殊特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舊之非者何可
放焉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
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孝
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
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諭乎皇后其
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
道減省羣事謙約爲右右猶先也其孝東宮毋闕朔望東宮太后所居卯均謂之禮也推誠求究爰何不臧養名顯行
以息衆讙垂則列妾使有法焉皇后深惟毋忽以上

答叙

復東平王削縣詔　漢成帝

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有司請
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惟王之至親未嘗忘
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脩經術親近仁人非法
之求不以奸讀曰干吏朕甚嘉焉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

賜梁王暢詔　漢和帝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
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

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輔王一日克
已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
云乎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

賜允太子太師致仕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　宋王安石

勑張昇郊丘大事群辟具來舊老元勳所宜顯相
乃以疾苦惻於朕心尚愼興居以膺康福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兼侍中曾公亮乞免冊
禮允詔　宋王珪

天子臨軒拜三公其禮舊矣今朕以上公之秩加

于元臣方戒有司卜日而册授之乃援比固辭不能爲朕引紱廷下吁其禮何時而可復邪雖用勉從則匪朕心之懌

賜知亳州歐陽脩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宋王安石

勑脩卿勲德之儁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奏至於四五必以田畝爲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至意莫知所言唯能勉留實副勤佇以上賜詔

徵嵩山隱士盧鴻一詔　唐玄宗

朕以寡薄忝膺大位嘗恨玄風久替淳化未昇每用翹想遺賢冀聞上皇之訓以卿黄中通理鉤深詣微窮太一之道踐中庸之德確乎高尚足侔古人故比下徵書佇諧善績而每輒託辭拒違不至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滋恭之命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不能反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難便勑齋束帛之貺重宜斯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祠曹參求其後嗣詔　漢和帝

高祖功臣蕭何名曹爲首有傳世不絶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即每有感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爲嗣者須景風夏至四十五日景至風紹封以章厥功以上徵求

起防秋兵詔　宋李綱

欽宗特虜騎出塞朝廷恬然以爲無事防秋之策置而不問綱憂之與同知樞密院事許翰奏於帝前謂今秋賊必再至宜預詔天下起兵防秋帝命草詔以諭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

朕初嗣歷服遭時艱難犬羊之群敢肆陵侮侵犯

邊境逹于都畿震宗廟社稷之靈賴士大夫勤王將士之力以克捍禦而倉卒之間謀臣失計割三鎮以賂之天啓朕心斥去姦回決策堅守今者重兵尾襲賊騎遁逃朔部無虞與天下同慶然而虜情狡獪未有所懲秋高馬肥虜復侵軼非以虎符起天下兵控扼邊陲蕩攘羣醜則何以振懾狂虜奮張國威以定中興之業詔到仰諸路安撫總管鈐轄司各下所管州軍遴選將佐訓練正兵招填闕額繕治器甲儲蓄芻粮預備軍須以聽朕命夫一歲之間而再動師旅良非獲已共攄大憤茲維

其時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右兵戎

遺詔本漢書　　　漢文帝

朕聞之史記無之字蓋天下萬物之萌生日萌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史記有時字世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史記作離寒暑之數哀人之史記有父字子傷長老史記作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史記有也字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史記有地字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史記作悲之有帝自言或者羞朕之不明以不可嘉為嘉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爲可嘉耳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史記作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史記有者字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徒跣經帶無過三寸無史記作毋布車及兵器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無史記作毋發民史記作人男女哭臨宮殿中史記無中字有複出宮字而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史記作聲禮畢罷非旦夕臨

不利勝　天啓之十七　四二

時禁無史記作毋得擅哭臨以史記無臨字以作已下下棺也下服大紅史記作功十五日小紅史記作功十四日纖史記作禫七日釋服它史記作佗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史記作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史記作毋有所改史記有宋賈應劭曰文帝此詔乃知衰之節也然本文蓋為吏民設耳景帝嗣君豈可緣此亦短其喪乎又景帝為無遺詔景大以至亦不復有盡持出帝意而非故事也觀其辭非知死生之說者不能孰謂帝不知學乎○右遺命

俗體

登極詔　　　唐文宗

君天下者莫尚乎崇儋泊子困窮遵道以端本推誠而逮下故聖祖之誠以慈儉爲寶大易明訓垂簡易之文未有上約而下不豐欲寡而求不給朕以眇薄遭逢內難刷君父之讐恥撼億兆之哀究而股肱大臣群卿庶士引義抗請至于再三以圖宗社之安以荅華夷之望俯從衆欲夙夜震兢思所以克已復禮脩政安人宵興旰食勞慮夫儉過則酌之以禮文勝則矯之以質庶乎俗登太古道洽生靈儀刑家邦以化天下內庭宮人非職掌者放三千人任從所釋長春宮斛斗諸物依前戶部収管鄠縣渼陂鳳翔府洛谷地還府縣教坊

文体可勝　天拳之十十　四三

樂官翰林待詔伎術官并總監諸色職掌內冗員
者共一千二百七十人並宜停廢總監中一百二
十四人先屬諸軍並各歸本司餘七百三人勒納
牒身放歸本管先供教坊衣糧一百分兩家及諸
司新加衣糧三千分並宜停給五方鷹鶻並解放
今年新宜附食度支衣糧小兒一百人並停給別
詔宜纂組雕鏤不在常貢內者並停度支鹽鐵戶
部及州府百司應供宮禁年支一物已上並準貞
元穆宗元額為定先造供禁中牀榻以金筐琴瑟
寳鈿者悉宜停造東頭御馬坊毬場宜卻還龍武

軍其毀及亭子所司毀拆餘舍賜本軍應行從處
張陳不得用花蠟結綵華飾今年已來諸道所進
音聲女人各賜束帛放還城外墳墓先有明勅以
備行幸處宜曉示百姓任其脩塞其大逆魁首蘇
佐明等二十八人並已處斬宗族籍沒妖妄僧惟
貞道士趙歸真等或假於卜筮或託以醫方疑衆
挾邪已從流竄其餘非劾惡迹涉詿誤者一切不
問宄徒既殄寇宇佇康載舉令猷用弘庶績布告
中外知意朕焉位即

冊立皇太子詔　唐順宗

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
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
仁忠恕惇厚以容物寬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
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遺德朕
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
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為皇太子
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右冊立

諭李希烈黨與詔　唐德宗

朕臨御萬方失於右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閔衆
庶之勞悔征伐之事而李希烈蔑義棄德反道虐

人殘害彼生靈陷于塗炭苟存拯物不憚𢇁身故
於歲首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至誠使臣纔及
於郊圻巨猾已開其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
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附請討除朕以所行
天誅本夫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勳臣橫
遭脅制雖思改革厥路無由受污終身斷究沒代
淪胥以逞誠可痛心豈孽自一夫而毒流萬姓為
人父母寧不惻懷宜令諸道節度使明行曉諭非
止元兇脅制之徒一切不問

賜邠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

諭戒勗詔　宋歐陽脩

敕麗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句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没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寔諒宜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於蠆毒敗没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貴於輕敵彼實自貽而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倚之厚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以上制誥

天卷之十七　四六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　宋歐陽脩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莫訓導之未絕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允卿以精誠附事一作之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併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辭自留事爾宜爲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　宋歐陽脩

敕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司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巳前下寺公案並巳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爭鬭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傳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維時可嘉老乃付天下囹圄空虛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官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以上

賜皇叔改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不允詔　宋蘇軾

敕卿大雅不群自得詩書之富爲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乃欲文邦宜嘗盛禮而抑損之志逡巡不居雖莫辦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冲之福勉徇其意嘉歎不忘

天卷之十七　四七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宋王安石

敕從式卿躬儁乂之材出神明之胄進於宗室則屬近而行尊謂在朝廷又年高而德邵肆茲褒顯人以爲宜勉服官封來綏吉祿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

宋歐陽脩

卿勳閥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効著厥官維別部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捴相印增寵將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

宋歐陽脩

勅彥博省所上表陳讓祫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偁者潔齋精誠薦見宗廟家牀之貺受福孔多推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七　一八

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維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謙讓節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辭免恩賜不允詔

宋歐陽脩

勅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齎到誥勅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幷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于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維慎擧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冒辭眷求之意顧茲重地難久曠官往祇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乞相州舊任不允詔

宋王安石

勅韓琦羌夷變態未易究知邊塞繕完所宜申飭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七　四九

以卿望實分朕顧憂當弁群策以有爲遂措一方於無事乃來告疾冀得燕閒宜爾忘身忠賢之義勉膺重寄務體至懷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

宋蘇軾

勅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辭勞內之樞機之謀外之疆埸之議既當身任其責難以家事爲辭而況並奉君親兩全忠孝進無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求固非矯激朕之不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朕命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閑慢差遣不允詔

宋蘇軾

勑宗愈朕開獎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該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馭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聰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祗服乃事毋自爲疑

賜光祿大夫守太保杜祐致仕詔

唐憲宗

宜力濟時爲臣之懿躅辭榮告老行己之高風況乎任重公台義深翼賛秉冲讓之志堅金石之誠

敦諭旣勤所執彌固則當遂其衷懇進以崇名尚齒優賢斯王化之本也金紫光祿大夫守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充弘文館大學士太清宮使上柱國岐國公食邑三千戶杜祐巖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歷代沿革之宜爲政惠人審釐務利病之要由是再司邦用累歷藩方出總戎麾入和鼎實聿膺重寄歷事先朝左右朕躬夙夜不懈命以詔冊登之上公肅恭在廷華髮承弁茲可謂國之元老人之具瞻者也朕纘承丕業思弘景化選勞求舊期致時邕方申引翼之儀遽抗懸車之請而又固辭年疾乞就休閑已而復來星琯屢變有不可抑良用耿然永惟古先哲王君臣之際臣有耆艾以求其退君有優賜以徇其情乃輟鄧禹敷教之功仍增王祥輔導之秩俾養浩然之氣安於敬止之鄉庶乎怡神葆和永綏福履仍加階級以厚寵章可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宜朝朔望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二首

宋歐陽脩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以鎮浮嚮從守藩念深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維道德之所資非耆舊而誰處錫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夫朝廷之廣大賢儁之衆多必有儲然耆壽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與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特之式瞻以爲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聞爲當世所重潤書祕殿日侍清閒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

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　宋歐陽脩

誕祥耆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蓋深用歎嘉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進奉謝除享加恩詔　宋歐陽脩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深用歎嘉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駞詔二首　宋歐陽脩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駞共一百頭疋事具悉彂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世克脩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獎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錄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克效于藩之職勤脩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以賜詔

擢裴度司徒平章軍國重事詔　唐敬宗

昔漢以孔光除置几之詔昔以鄭冲申奉冊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切唯賢儻謀舊勞敢不加徵辟是委宰制於大政釋疑決於繁務特因聽斷誠望弼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

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為社稷之鎮才望邦國之楨故能祇事累朝宜融景化在憲宗時擒淮區宇脩則有出車殄寇之勳在穆宗時混同文軌脩則有彝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迨弼朕躬總齊方夏爾則有弔伐底寧之力奇不遺刑華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皐陶之謨適值晉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累詔上言勑彤顏色果聞勿藥之喜更俟調鼎之功何憚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

贊機衡弘敷教典論道而義刑卿士宣德而鎮撫
華夷齒養精神保綏稱履為國元老毗予一人可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
入中書散官勳封實封如故仍備禮冊命

授孝子劉敦儒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詔　唐憲宗

孝子劉敦儒生於儒門稟此至性千祥篤行起孝
敬而不移智參養志積歲年而罔怠用弘勸獎而
服官常分曹洛師俾遂私志可左龍武軍兵曹參
軍分司東都

貶韋安石等詔　唐玄宗

韋安石為蒲州刺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
託安石拒之皎大怒皎弟晦為御史中丞
以安石等作相時受中宗遺制宗楚客
韋溫削除相王輔政之辭安石不能正其
罪令侍御史洪子輿舉劾之子輿以事經
赦令固辭不可監察御史郭震希皎等意
越次奏之於是下詔曰

青州刺史韋安石太子賓客韋嗣立刑部尚書趙
彥昭等往在先朝幽蒙厚賞因緣幸會久在廟堂
朋黨比周聞於行路景龍年際中宗之末長蛇縱禍倉
卒之間人神憤怨未聞捨生取義直道昌言遂削
太上皇輔政之辭用韋氏臨朝之策比嘗隱忍復
以崇班將期悔畏稍懲前惡而尚款同邪苟安榮
寵宜從謫官之典以厲事君之節安石可沔州別
駕嗣立可嶽州別駕彥昭可袁州別駕並員外置

按安石立朝言論風采俱有可觀此詔實由玄宗
聽信讒言之故本不足取姑存之以見唐世賢宰
之詞如此耳
以備體裁

賜蘇瓌實封詔　唐玄宗

疇庸賞善百王攸先追遠飾終千載同德故尚書
左丞相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國文貞
公蘇瓌履正體道外方內直悉心奉上卑身率禮協
贊帷幄三朝有鹽梅之任燮諧台衮九命為社稷

之臣先朝沖昊駕興起宮掖間擅稱制之姦人懷
綴旒之懼兇威孔熾宗祀幾傾顧命遺恩太邑輔
政逆臣刊削韋氏臨朝遂能首發昌言侃然正色
列諸視聽暴於朝野松檟已遠風烈猶存緬懷誠
節良深耿歎可賜實封一百戶

贈賜張說詔　唐玄宗

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綸禮樂贊其道者人
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既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
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猷於後葉故開府
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

故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沖
粹妙有釋其至賾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
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
春谷之聲叩而靈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
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維允司鈞總
六官之紀端揆為萬方之式方弘風緯俗反本於
上古之初而邈德振仁不豫於中壽之福吁嗟不
慭既喪斯文宣室餘談泠然在耳玉殿遺草宛留
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宁撫几臨樂徹
懸龍稱觴之儀遊往從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
文体明辨　六卷之十七　五六
段

褒贈張九齡詔　唐玄宗

正大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
其雅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
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
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
於著策求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
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
就韶州致祭

贈齊物太子太師詔　唐肅宗

故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兼宗正卿齊物宗室
珪璋士林楨幹清廉獨斷剛毅不羣歷踐周行備
經中外威名益振忠效彌彰三尹神州一登會府
擒姦掩鈎距之術恤獄正喉舌之官遂令調護儲
闈再登師傅從容賓友師長官寮桑榆之時壯志
逾厲松栢之性晚歲常堅天不慭遺奄然殂謝念
親感舊深軫于懷宜錫寵章載光營魄可贈太子
太師

贈韋陟尚書左僕射詔　唐代宗

竭忠之臣歿不廢命奉上之節行固無私言念飾
文体明辨　六附錄卷十七　五七
終抑維恒典故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充東京留守兼判留司尚書省事東京畿觀
察處置使上柱國郇國公韋陟敦敏直方端嚴峻
整弘敷典禮表正人倫學冠通儒文合大雅頃者
詢謀舊德保釐成周豺彼郊圻資其慎固而寇胡
殘醜竊通河洛命居陝虢將俟剪除纔加喉舌之
榮遽嬰霜露之疾方期克享眉壽冀其有瘳奄此
殂歿良深震悼昇車而復以申三襚之恩在牖加
紳用崇八座之寵可贈尚書左僕射

贈楊綰詔　唐代宗

王者之於大臣也存則寄其腹心均於肢體歿於軍國之重叙以陰陽之和歿則誄其事功加之命數告於宗廟之祭禘以紱冕之寵則九原可歸百辟知勸故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綰性合元和身齊律度道匡雅俗器重宗彝寬柔敬恭協於九德文行忠信弘於四教內無耳目之役以孝悌傳於家外無車服之客以貞實形於代西掖專宥密之地南宮領選舉之源以儒術首於國庠以禮度掌於高廟廟廉其質條

職同休頊以任非其才毒流于政爰登清淨之輔庶諧乎理之期道風旣彰於朝班儉德已行於海內雖賢人之業冀於可久而夫子之命末如之何方有憑依遽此淪謝弁于之歎寢悼良深所懷莫從長想何及況歷官有素絲之節庀家無匹帛之餘故飾以華衮增其法賻備厥典禮載賁朝經可贈司徒

贈甄濟祕書少監詔　　唐憲宗

詔曰符風樹節謂之立名殁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秘書省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履危機覩逆亂之潛萌不從脅汚義聲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藩方所陳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獎忠魂可贈秘書少監

贈郭曖太傅詔　　唐穆宗

追追飾終先王令典況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會慶傳福遂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尊親親於是乎在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孝友本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脩一德歷仕三朝建中（德宗年號）末年屬有大難毋

力竭傷志軀卭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啓塗山之祚肆于小子獲纘大業未辰定申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用光縟禮可贈太傅

諡楊綰文簡詔　　唐代宗

（太常諡曰文貞詔曰）

褒德勸善春秋之傳章考行易名禮經之通典崖範作則存乎格言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徒楊綰履道居貞含和毓德行

爲人紀文合典謇清而婉名無自伐之善約以師
儉有不矜之譏方洪直書秩宗相禮辭稱良史學
茂醇儒委在樞衡掌茲密命彌契沃心之道累陳
造膝之誠將以布天下五行之和同君臣一德之
運遽彰藏舟之歎未展濟川之才素業久而彌彰
清風歿而可尚自古飾終之義皆錫以美名謚法
曰忠信愛人曰文平易不懈曰簡宜謚曰文簡

贈謚段秀實詔　唐德宗

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維爾克勵臣
節不憚殺身維于式嘉乃勲懋昭大典曰台不德

罔克若天罹茲殷憂變起都邑維爾御士攸然雅
依道貴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
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
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仁頃者嘗鎮涇
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姦欺爾
以詐守人臣之大節昇元悲之深情端委國門挺
身白刃奮碎兇渠之首以敵君父之讎視死如歸
履虎至咥噫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駭
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顗正色而抗詞維我
信臣無愧前哲褒寵宜厚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

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
疇庸特超檢限者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謚
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區
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仍廢
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表門閭朕承天
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況誠信不達
變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兇逆有臨危致命歿
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
致酬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跡績具
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彝以

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

令桓彥範等配享中宗詔　唐玄宗

皇輿肇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多艱爰仗經綸之
業故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
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
公崔玄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等並德維神
降材與運生道協台階名書讖緯賞亮帝載勤勞
王家參復禹之元謀奉昇君之景命雖殂謝既久
而勲烈益彰撫彝鼎以念功思旂常而增感緬遵
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清廟答于明堂克申從祀

之儀式茂疇彝之典並可配享中宗孝和皇帝廟庭其子弟咸加叙擢

爲李懷光立後詔　　唐德宗

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絶義之弘也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以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罰有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盜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于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達于諸侯

衛士且疲于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遂虎狼之衆義功方始中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弃同即異捨順効逆爲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牽復而梟音益厲豨突頻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唯自貽伊戚與衆弃之而言念前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循任旅魂無歸懷之悅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兼以化成俾合太和則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冑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繼其係姓受氏宜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蔑王命以上俱出

封張重政母徐氏爲魯國太夫人詔

唐德宗

張重政母高平郡夫人徐氏族茂姻閥行表柔明懷正家之美有擇鄰之識頃當變故曾不詭隨保其門宗訓成忠孝雖圖史所載何以加之念其令子已申獎用特彰母儀之德俾崇封國之榮可封

魯國太夫人右封勅

文體明辯卷之十七

文體明辯卷之十八

大明吴江徐師曾伯魯纂

敕牓 牓

按字書云敕戒敕也亦作勑劉熙云敕飭也使之警飭不敢廢慢也劉勰云戒敕爲文實詔之切者周穆王命鄧父受勑憲此其事也制漢天子命令有四其四曰戒書即戒敕也唐制王言有七其四曰發勑五曰勑旨六曰論事勑書七曰勑牒則唐之用勑廣矣宋亦有敕或用之於奬諭豈敕之初意哉其詞有散文有四六故今分古俗二體而列之宋制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別有敕牓故以附焉　今制諸臣差遣多予勑行事詳載職守申以勉詞而褒奬責讓亦用之詞皆散文又六品已下官贈封亦稱勑命始兼四六亦可以見古文興復之漸云

古體

勑侍御史司空　漢章帝

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勑司隸校尉部刺史　漢殤帝

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虚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芻槀

勑處分十道朝集使二首　唐張九齡

勑朝集使等朕恭己承天守文繼位布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于茲群辟等不我副凡今政要畧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耻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也脩其五教將以惇俗也有國有家同知此議不患不知患在不行爾且長吏數改政教變移在官當先爲國理人各揚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

四考方選實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遍行之則是皆能勵節朕復何有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憂恤倉儲維實賦役維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屢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是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維人所感善必知主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並即好去

文苑英華　二六八卷之十八　三

敕朕臨御天下二十餘載每望至理實仗群賢何嘗不敷求循良共底于道隼旗能軾光寵有加甘靈鳳凰寂寥無紀豈朕之不德感致而然爲庶尹所能已極於此是用竊寐增歎殷勤求懷更爲後圖或未晚也且一郡之政繫一己之能泉源既清蓬麻自直爲長吏者可不勉之卿等至州遞相慰誨以副共理之意用光分憂之委且如江左爰及山南歲小不登人已菜色皆由好逐朝夕之利而無水旱之儲卒遇凶年莫非艱食此則政乖慮始人無勸分欲免流庸不可得也夫氓者冥也豈能自謀政者正也當矯其弊所由長吏可不勉歟相其物土之宜務以耕桑之本時無妨奪吏不侵漁既富而教奚長不理至若征鎮役重孤弱命窮將須衣衾以遂仁恕其餘常科所禁自可舉而行之豈煩縷說方振綱領乃者庚子制書已明理要徐思其意勿謂空言若風教未弘議能蓋闕竟入朝計巽卒遷除勿曰不知將自評也方牧參佐各宜思之朕所待賢能不惜官秩維聲實是與維優行是懲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爲宰百里豈有限也何在汲汲不安於理郡哉誠須勵精以俟後命並即好去

文苑英華　卷之十八　四

敕伊吾軍使張楚賓書　唐張九齡

敕伊州刺史伊吾軍使張楚賓近得卿表知沙陁入界此爲劉渙凶逆處置狂疎遂令此番疑有遷轉今劉渙伏法遠近知之計沙陁部落當自歸本處卿可具宣朝旨以慰其心無與蓋嘉運相知取其穩便豐草美水皆在北庭計必思歸從其所欲也卿可量事安慰仍勿催迫處置了日具以狀聞夏中盛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頒貢舉條制敕　宋歐陽脩

[illegible]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牢拘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敎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敗一作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為患議者屢以為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一作更改朕詔之令馳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式一作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

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以一作為永制一作式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勑

宋劉敞

國家寰寓內疆理天下分州立邑十有八路雖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煩類獄之糾冾未能獨察也故設糾虔之司使承欽恤之寄專屬[illegible]貳以武吏誠欲審疑察枉釋冤決滯紓民於不宽流化於無訟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又罷期會未必深究監司背項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效遠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院勘會已及二年者即令赴闕未及二年者與就移合入差遣及於河北河東陝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添置路分都監以次補用庶幾人盡所長官不虛受夫轉運使之任所寄乃

目治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益梓利夔等十一路此其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或跨帶山海崎嶇蠻夷而皆一員主之處則無與共慮出則無與僇力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敝甚非豫慮先事之策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為一任選差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與提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瘝職败事亦重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

用之不久其任無以就功令朕別與文武使得自試選擢賢能使得次進吾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其各竭力悉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諭朕意

誡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勅　宋王安石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耻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勅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怠囿游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

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賑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邪今吾別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任事者咸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故甚非所以遣使者尉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奸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麤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唯逆於朕志也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可

提轉考課勅詞　宋王安石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脩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實否比勅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宣以勵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將率以

正而考慎其實與士大夫宜力于外者皆安于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幸爲姦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擬以制上

敕東平王宇傅相　漢元帝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

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飭誡

勑渤海王大武藝書　唐張九齡

勑忽汗州刺史渤海郡王大武藝卿往者誤計幾於禍成而失道未遥聞義能徙何其智也朕弃人之過收物之誠表卿洗心良以慰意計卿既盡誠節永固東藩子孫百代復何憂也近使至具知款曲兼請宿衛及替亦已依行大朗雅等先犯國章竄逐南鄙亦皆捨罪仍放歸藩卿可知之皆朕意也夏初漸熱卿及首領百姓等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詔奬諭勑書　宋歐陽脩

勑叔詔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并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膏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求其闕使言而無過以日遠於悔尤夫非異於衆人誠為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勑奬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宋王安石

勑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仞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擢任在讞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以上奬勵

俗體

皇族出官勑　宋蘇頌

自我祖宗惇叙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臺普集京師參奉朝請然而世緒寖遠皇枝

益蕃屬有親疎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流別雖睦婣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等司繼請謂宜定正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効才能或宗子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占婚姻盡前世之所行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反無定著因俾群公之合議將為一代之通規載攬奏封具陳條目以謂祖宗昭穆宜

從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有親親之義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于才藝之並優任隨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將來遂頒明命噫自義率祖既殊升降之文因時制宜斯盡變通之利咨爾宗盟之衆固多傳識之倫奉承新書當體朕意制右法

加張九齡守中書舍人褚琇守給事中勑　唐玄宗

門下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上柱國曲江縣

開國男張九齡文含風雅道映簪裾朝請大夫試給事中上柱國褚琇學總古今詞兼典則或司言右掖綸綍藏華或參議東垣駮正斯允便繁日久忠憤逾深宜革稱職之名俾加即真之命九齡可守中書舍人琇可守給事中散官勲封各如故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
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
示諭勑書　宋歐陽脩

勑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蕪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效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

以均勞之寵維命崇於名器蓋體繁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以命訖

宣賜崔與之夏藥勑二首　宋寧宗

勑與之卿以漢庭侍從之臣總蜀道藩宣之寄遠在萬里賢於長城屬時炎蒸緬懷耆艾爰修珍良之錫用清保衛之宜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勑與之每陸賓曦炎歊孔熾西陲制閫牧御良勞

分敓尚藥之珍往賜衛生之輔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領也故兹示諭想宜知悉

宣賜崔與之臘藥勑二首　宋寧宗

勑與之朕身處深宮心懷外閫鐵衣金柝夙嘉牧御之勞翠管銀罌往問起居之節勉循所部推廣吾仁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故兹示諭想宜知悉

勑與之卿以禁蘌之耆儒領制閫之重寄雖井給增雄之久當雪山凝凛之時勞勩以多保調宜謹爰頒珍劑庸寓眷懷今賜卿銀合臘藥至可領也

故玆示諭想宜知悉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

宋蘇軾

敕王文郁汝以禦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窮之利達于朕聽良用歎嘉以上官賜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

宋歐陽脩

敕梅堯臣省所進袷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列乃詠祖宗之功德

述禮樂之縟容宜被朱絃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玆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

宋歐陽脩

敕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絹圖一面幷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筭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東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爲屯目纂爾一作條陳不唯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制變遽玆來上深體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已故玆獎諭想宜知悉

賜知建昌軍沈造勑書

宋歐陽脩

勑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黃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牧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玆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授四方舘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勑書

宋歐陽脩

汝近以疇榮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

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勑書

宋歐陽脩

勑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廪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効故玆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勑書

宋歐陽脩

勑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豈汝以廩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茲示諭想宜知悉答以上

勑榜交趾　宋王安石

勑交州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

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廂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即蠲除冀我一

方求爲樂土

璽書

按蔡邕曰璽者印也信也古者尊卑共之左傳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又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然則天子之印以玉獨稱璽群臣莫敢用自秦始也漢初有三璽天子之書用璽以封故曰璽書又曰賜書唐以後獨稱曰書亦璽書之類也其爲用或以告諭或以荅報或以獎勞或以責讓而其體則以委曲懇到能盡

褒勸警飭之意爲工今取漢以下諸作列之以爲式云　今制朝廷與諸王亦用書疑即璽書也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融在河西與豪傑及諸太守議決策東向建武五年遣長史奉書獻馬使還帝賜融璽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劉鈞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

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名天水有隗將軍囂名方蜀漢相
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
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上者迭
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
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
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致也尉
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
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引援融書宗州牧融家受命

下諸將璽書　漢光武

馮異破隗囂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光武患之乃下璽書曰

制詔大司馬吳漢虎牙蓋延建威耿弇漢中王常捕虜馬武
威劉尚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在於旦
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
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馮異功若丘山猶自
以為不足孟子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
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殮大司馬已下親
弔死問疾以崇謙讓以上告諭

報梁王暢書　漢和帝

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
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
惻然傷之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一
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強食自愛

答晁錯璽書　漢文帝

錯上言兵事帝賜書寵答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地形卒服習器用利
聞之書言錯所上書中語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
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
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宋真德秀曰家令小臣而帝賜以璽書寵答而不名詞又溫厚如此豈非隆禮好善之主哉○以上答報

褒賜劉幽求璽書　唐睿宗

頃者王室不造中宗厭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
傾社稷幾淪非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
見危思奮在變能通翊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
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伊茂
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胙卿以茅土然征賦才
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
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大
高岸為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
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

鐵俾傳于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楨可不美歟

勞解琬璽書　唐睿宗

卿器局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頃張騫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紹文武功申方面勤於王家是爲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願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請然頗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閑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頹俗儀刑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 以上勞

文體明辨　卷之十八　十九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燕王謀反事覺帝賜璽書曰)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周勃)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噲名)酈(商名)曹(參名)灌(嬰名)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古字 災)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草葆也)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

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先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書即以綬自絞賜謚曰剌)

賜淮陽王欽璽書　漢成帝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詁)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古罪字)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王姓)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欽得書免冠稽首謝罪)

文體明辨　卷之十八　二十

敕諭東平王宇璽書　漢成帝

皇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脩有闕本朝不和流言紛紛謗自內興朕甚憯焉爲王懼之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脩厥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忽於道德意有所移忠言未納故臨遣太中大夫子蟜(姓[illegible])諭王朕意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王其(?)深惟孰(熟)思之無違朕意

賜東平太后璽書　漢成帝

皇帝使諸吏宦者令丞問東平王太后朕有闕王
太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穆患咎之
首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襁褓之中而託于南
面之位以年齒方剛涉學日寡驁忽臣下不自它
於太后旨不自用它人親之之辭也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
其唯聖人乎傳曰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王太后
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毋予之間同氣異
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
大故則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夫以故舊之恩

猶忍小惡而況此乎已遣使者諭王王既悔過服
罪太后寬忍以貰之後宜不敢王太后強餐止思
念慎疾自愛

賜嚴助書　漢武帝

初助願爲會稽太守至任數年不聞問賜書曰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
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越種非一故言諸
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善聲也具以春秋對
毋以蘇秦從橫助恐上書謝罪

賜吾丘壽王璽書　漢武帝

時壽王爲東郡都尉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璽書曰

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
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郡守都尉皆二千石
壽王爲都尉服太守故云四千石也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
前時何也壽王謝罪

敕責楊僕書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
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
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南越王名呂嘉南越相逆罪
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

援是二過也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
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
銀黃銀印金印垂三組主爵都尉樓船將軍將梁侯三印綬也夸鄉里是
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失尊尊之序是四
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買讀曰價幾何對曰率數百武
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
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
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之掩過不否同
真德秀曰武帝之所以警飭臣下駕御將帥於賜嚴助等書見其雄材大略信乎

賜趙充國書五首　　漢宣帝

其一 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叛帝遣丙吉問充國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隃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上旬分兵並出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充國欲捐罕开之過隱而弗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議者以爲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上乃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 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爲寇也 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 燉煌同後 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 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也 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 畜所食 欲至冬虜皆當畜 畜讀曰蓄 食 句 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 音軍皸裂也 瘃 竹足反寒瘡也 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 微猶無也言雖無將軍人皆樂此 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 遮反羌名 月氏兵四千人亡 無 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 音鉤 廉上 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 充國子名 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充國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以爲先擊先零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從之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

其二 是秋充國病復賜此書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其三 先是羌降者已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二書將進兵遂上屯田奏上報曰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 音熟 計其便復奏

其四 充國得第三書乃上狀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上復報書曰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

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本始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大小开皆有此言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孰計復奏

其五 充國得第四書復奏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虜必不久歸德丞相魏相任其計可必用上於是報書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

將軍計善其上部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按此書凡二百五當時答報頗令材詳也文誦者可考始末云○作

眞戀彩叮擬宣帝充國君臣關論難往復猶家人父子明諾然君明臣忠千載之下猶可師也愚謂古之君臣相與如此回視後世其臣一已請哀而惶恐待罪不收出言其君一開違行而赫然震怒不容復將者霄壤矣

賜馮奉世璽書　漢元帝

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事書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馬奉世上言願得其衣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 不敢當敵若畔敵然 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恠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 近所近之處也日夜詣軍所 兼行 不休息也 非爲擊也 助其守而尸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縠者羽林

孤兒及呼速絫嗕 種 嗕音蓐 羌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從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以上責讓

制

按顏師古云天子之言一曰制書謂爲制度之命也蔡邕云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

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
其免若得罪無姓此漢之制也唐世大賞罰赦
宥慮囚及大除授則用制書其褒嘉贊勞別有
慰勞制書餘皆用勅中書省掌之宋承唐制用
以拜三公三省尚書門下中書等官而罷免大臣亦用
之其詞宣讀于庭皆用儷語故有敷告在庭敷
告有位敷告萬邦誕揚休命誕揚贊冊誕揚丕
號等語其餘庶職則但用誥而已是知以制命
官蓋唐宋之制也今採二代制詞以爲式而古
今文體之變則作者所深悼云

邢氏進號賢妃制　宋孫洙

王宮六寢崇建婦官天極四星垂著妃象所以協
宣陰教助穆宸闈矧視秩於上公必敷求於淑哲
朕屬精于治選納名希嬪嬙靡充位號多闕茲延
登於邦媛用播告於路朝婉儀邢氏德稱後庭譽
合法相居念保阿之訓動循環珮之音授弓矢於
禖祠占熊羆於吉夢是宜詳案舊典升備列妃進
參褕狄之華益昭彤管之煒坐論婦禮正始國風
品冠六儀名超九御於戲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
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鷄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寵靈
烜赫禮秩優隆匪時姚嬀之良疇若褒嘉之命往
后內治爾尚勉哉右妃嬪

徐王改封冀王制　宋范祖禹

周尊公旦倚爲四輔之師漢重王蒼位處三公之
上及我仁祖加禮荊王顧惟沖人敢後叔父誕敷
明命播告治廷皇叔永興鳳翔等軍節度管內觀
察處置等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兼鳳
翔牧上柱國徐王賜詔書不名顥稟訓英皇同氣
神考仁義根于天性孝友冠于人倫昔在先朝蚤
膺異數迨宣后九年之政無愛子一毫之私追惟

崇慶之功用極昊天之報方畢太宮之祔饗莫先
尊屬之褒嘉是用發拜師垣仍聯使節徹彼徐土
受茲冀方內獎皇家外綏侯服進陪多賦衍食真
封於戲並建親賢實爲社稷之衛益疆藩屏用承
祖考之休往膺典冊之光永介壽祺之祉式昭令
德無愧前人以上冊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
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宋歐陽脩

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

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
所以扞乎捍一作衛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名
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開一作由於師訓
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
善自被藩宣之寄久繇劬請之聯冝從晉務之繁
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井賦兼增僉謀克諧寵
數維渥於戲干戈衛社內有宣勤夙夜之臣甲冑
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
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
克保其位無忘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
文体明辨　六卷之十八　二七
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
使仍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散官勳封如
故主者施行

皇子除檢校少保節度使郡王制　宋李綱

朝廷尊爵式昭貴貴之義父子主恩必厚親親之
典眷時賢嗣夙挺天材其蹝茅土之封以篤邦家
之慶飭宜典冊敷告縉紳皇子具官某雅茂淵澄
英姿玉粹鍾五行之秀氣備四序之純和聰智夙
成温文自得夔稽立愛之義茂舉建侯之章擁元
戎之節旄備上公之袞舄尊德樂道克循就傅之
規立禮興詩日懋通經之訓載遵彝制宜有褒崇
是用按圖以定名拂龜而協吉奄授樂國爰鎮雄
藩言觀其旂錫中軍之徒御大啓爾宇胙南土之
山川越陪邑戶之多兼畀國租之賦併彰異數式
慰茲懷於戲保佑自天並旣本支之茂封建厥福
聿崇廟社之休維忠孝可以報君親之恩維恭儉
可以長富貴之守往服朕命益介壽康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　宋歐陽脩

文体明辨　六卷之十八　卅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
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維始彼於
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僑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
女寶婺分輝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温而有儀婉教
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
之謀茲膺膺一作茲蕃衍之祉俾循禮命式示襃榮於
戲寵秩旣崇在乎有德名稱其美享乃多休祗服
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主者施行

皇姪節度使除郡王制　宋李綱

爵祿以馭富貴允爲八柄之先藩弁之建親賢實本九經之重眷時猶子之懿錫以苴茅之榮涓選剛辰誕敷顯冊皇姪具官某姓姿端亮識度粹夷胄出神明初靡貴驕之習訓通詩禮推有致恩之文褒稽立愛之經茂著維城之義建元戎之旄鉞視三公之服章夙夜惟寅會同見齊莊之色溫恭有恪烝嘗備顯相之誠賢儀浸明師論參穆疇其閫望宜有寵褒是用按圖而定名契龜而協吉啓其土宇疏以王封敦陪井賦之多衍畀國租之實增重翰垣之勢益宏宗祏之休於戲擅威福之權

私恩不廢於公義長富貴之守居寵當思於履危茂對龍光往綏壽祉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唐陸贄

度土分壇設官涖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從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剖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爲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求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刻日

除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唐德宗

雲雷搆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協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傅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甫重光周道天寶絃踪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予小子獲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

鄜坊丹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沈肅有勇堅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下衆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晟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義糾群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既庶績而翼宣九歌擾兆人而敬敷五

教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㫖不烈可司
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户餘並如故俟還京
後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勲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唐陸贄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
拜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乂勤郵
於黎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
賢則增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
吏部尚書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
大夫充鎮江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

肅剛直清公簡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
節以事君險難無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
王之師日增贍國之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于
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典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
懋官以旌德底乂江甸永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
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除宋庠制　宋歐陽脩

門下盡其志以褒親因而餒惠爵于朝而示衆所
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
之任維余鼎鼐之臣飭事齊莊宣力左右方此慶
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
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
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九百戶宋
庠發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為名臣文足
以為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于三事備罄謨
猷出則殿于大邦藹有風績自繁機務頗歷歲時
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
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大
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維是便

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
者民之表縉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
訓服我休命往維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充
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
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　宋歐陽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既以自福
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維予將相之任是
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

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李昭亮志尚純慤資識敏明世冢舊勳之餘早邁重熙之盛備于喆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效寄之方面嬰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類一作）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靜

之材玆維圖任之艱方屬倚毗之意是用因霈恩之浹洽推典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眞戶仍疇庸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祿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韓琦加恩制　宋王安石

門下朕祇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徧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孚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熙運保玆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聞朝廷之兩社揉方域之萬邦辰猷具臧器寶加重中辭機軸之要外即藩屏之安衡紞紘綖備三公服飾

之盛鞶兆戟纛兼大將威儀之多厚績既崇脩方彌謹協成宗祈之禮與有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徽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獎王室往維勵翼服此褒嘉可特特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太都督府長史魏國公充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王德用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群牧制置使充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
使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制

宋胡宿

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官前箸之籌參寄於人傑以
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圖冠厥名疇總予務
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辰復還舊
物具官王德用志懷果烈風槩沈雄通於奇正之
謀居然英傑之氣春秋閱禮韞義府以維深甲令
書忠載世家而有稱比膺推轂薦歷千城先十乘
以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

播於外夷沈機隱於敵國爵咨俊望權典繁機翼
濟事功迪宣忠力孚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維微
旋均基宥之勞亟樹藩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
忠孝而兩全簡在朕心洽於朝聽是用升鳳池之
寵秩聯虎節之榮章倚殿輔邦用陪京室屬右樞
之闕職咨群岳以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
子三老出以居方伯之尊寢內諸侯入則處公卿
之任仰維彝制舉是隆名用起壯猷使綜舊服仍
峻雲臺之號兼增井牧之封式厚著火有加名數
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維艱樽俎折衝經人謀
而匪易徃慎乃位益思其忠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
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
制

宋歐陽脩

門下蓋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
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予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
屢形懇避嘉敦愨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
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儁
科於異等遂追髦彥騰英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
閒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

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毀譽
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解之志久而益勞
願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
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
維茲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
封寵我邇臣斯為異數雖如汝志尚篤予衷於戲
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為時舊老徃則殿于大
邦是維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
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戶
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

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陞裴耀卿張九齡爲左右丞相制

唐玄宗

門下燮理陰陽儀刑端揆自非人傑孰副僉諧金紫光祿大夫侍中弘文館學士上柱國稷山縣開國男裴耀卿才實國卿望爲人範懷匪躬之節竭奉上之心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集賢院學士脩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子張九齡器識宏遠文詞博達負經綸之量有謀猷之能自翼贊台階彝倫攸叙貞道之心彌固謇諤之操逾堅並可以儀

文依明辨 天卷之一八 三九

範百僚緝熙庶績宜處掖垣之任得列官師之長耀卿可守尚書左丞相九齡可尚書右丞相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唐陸贄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于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寡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官人宜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而百工式叙允是大任其維輔臣夢想勞懷數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重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奥旨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爲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脩己以立自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虚受能澤清通不流維滋之直方可以激風俗維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維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欽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滋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紫金魚

文依明辨 天卷之十八 四十

袋其有散官封贈並如故

除文彦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宋鄧潤甫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以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廼眷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敬替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彦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舉公之弼四世三紀于兹傳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

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
遷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
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為底于
極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戲呂望維賢起佐文
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
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宰相除三公制　宋李綱

代天理物夙隆揆路之勲論道經邦宜補衮職之
闕眷予碩輔為國藎臣泰山巖巖久副萬邦之望
赤舄几几往登三事之崇播告路朝誕敷顯冊具

官某裕和而肅乂惇厚而高明智周萬務之微學
洞六經之藴蚤以令聞揚于禁塗臣作朕股肱協
預經綸之政帝賚予良弼遂膺考爰之求勵相國
家敉寧方夏燮諧四氣之序叅聽百官之成當軸
處中材足以運動樞極贊元經體道足以和同天
人禮樂興于百年聲教訖于四海俾予從欲以治
時乃佐王之休疇其勲庸宜有褒寵備三公之典
冊爰隆帝傅之聯秉上宰之鈞衡遂正真相之任
衍户租而倍食錫國邑以疏封併昭物采之多用
侈台符之峻於戲鹽梅正味乂調制於非司衮繡

命章往叅華於槐位式是百辟毗予一人益敦燮
理之功期底盈成之業無替朕命永孚於休可特
受太傅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保左輔制　宋李綱

朕駿惠先猷肇脩官制允釐輔弼之任是正公孤
之稱祗若新書以大熙於邦采登延舊德宜褒總
於台司涓選剛辰誕揚休命具官某器函莊重德
稟粹和學通今古之淵源識際天人之精祲丞持
從橐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預政機得贊襄勵翼之

體遂膺夢卜之舉進秉鈞衡之權相業維優師論
叅穆中辭幾務之要退即燕休之安燕祕殿之隆
名領殊庭之膚使年德彌邵聞望益休盍還揆道
之官茂底格天之業纂卑緜冕秩陛亞保之崇青
瑣黄扉巉峻東臺之長倍敦井賦申衍戶租式昭
體貌之隆庸示寵光之渥於戲用人維已朕方圖
任於元勲以道事君爾其承弼於厥辟渙號聿資
於審覆非彝允賴於糾繩毗予一人式是百辟無
替朕命往其欽哉

加蕭華中書侍郎等制　唐高宗

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踐官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閎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冀臣之閤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除崔與之禮部尚書制　宋寧宗

勅眷坤維之萬里有倚得人峻常伯之六官可稽出命朕心簡在士論翕然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增城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之德宇融深才猷縝栗比由推擇亟晉貳於冬官迺克對敭果驟寛於西顧念四載賢勞之久宜一時寵數之隆遂居禮樂以司之式兵戎之務兼覜未離於蜀道承休已列於天朝宣室遂殷將虛心於聽納儀曹清簡尚篤意於論思美報不渝光恩疊至可依前朝請大夫特授權禮部尚書賜如故

除崔群戶部侍郎制　唐韓愈

物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群體道履仁外和內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珪璋之表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及貳儀曹升擢維允邁茲令德諤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雖重擇才均賦自古尤難往慎乃司以副嘉命可（一有云云字○宋朱熹曰公掌綸誥一年唯有此制則其文遺逸多矣）

擢尹思貞御史大夫制　唐睿宗

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祖必陳

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調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

擢李光弼天下兵馬元帥制　唐肅宗

元帥之任實繫於師貞左軍之選諒資於邦傑自非道冲啓沃學富韜鈐則何以翊分閫而專征膺鑿門而受律求諸將相允得其人司空兼侍中鄭國公光弼器識弘遠志懷沈毅蘊孫吳之略有文武之材性屬艱難備彰忠勇協風雲而經始保宗社於阽危由是出備長城入扶大厦茂功懸於日

月嘉績被於巖廊屬殘冦猶虞總戎有命用擇維
賢之佐式弘建親之典必能緝寧邦國恊贊天人
誓于丹浦之師剿彼緑林之盜載明朝奬爰籍舊
勳冝副出車之命仍踐分麾之寵為天下兵馬元
帥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唐陸贄

淮海奥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
伐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
今又華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寛大則事缺務於
辦集則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

我憂勤惠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
柱國扶風縣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
於用而有常通其變而能久為理敦教化之本立
言參禮法之中道無緇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闥表
弥綸獻納之勤踐歷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具嚴
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以匡時休有令問輝映朝
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
往率厥職時維欽哉可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
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彰信軍承宣使除武寧軍節度使制　宋李綱

推轂授師總將權於閫外料敵應變制虜命於掌
中參稽勲烈之崇冝懋褒嘉之典我有明命揚于
天廷具官某沈鷙好謀直剛不撓少有四方之志
出逢千載之辰揚漠北之威名厲山西之勁氣敦
詩説禮有古將帥之風懷德畏威得吾士卒之用
入宣勞於宿衛出著効於干城疇咨鎮撫之材爰
付邊鄙之寄賴爾經略紓予顧憂而能因勢乗機
運籌制勝被堅執鋭親居矢石之間斬將搴旗躬
致馘俘之獻日百里以闢國月三捷而奏功大震

天聲永清夷落是用旌其功伐畀以節旄領鎮雄
藩蓋護諸將神旗豹尾備大將之威儀秘略龍韜
新元戎之紀律敦陪井賦申衍戸租併示恩榮式
昭眷奬於戯高爵厚禄朕不吝於報功禦侮折衝
爾毋忘於敵愾勉罄爪牙之力益隆屏翰之強祗
服訓辭茂對光寵

除苗授武泰州軍節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揮
使制　宋蘇軾

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
容將伸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衆朕得

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
察留後持節福州軍州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
郡開國公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畧被服忠義有
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薦揚邊圉
益者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撫
復一軍之驚祗邑嚴肅將齊鉞予欲少長有禮
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
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有從言維懋
乃衷毋忘朕訓

除富弼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

觀使制　宋呂公著

聖王賦祿所以崇德而勸勞賢者辭隆所以激貪
而厲俗眷我外相繼時宗工願還重紱之榮畀露
累章之請既重違於悃愊宜特示於褒優載揚剛
辰式數渙號推誠保德崇仁忠亮佐運翊戴功臣
武寧軍節度徐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徐州大都
督府長史上柱國鄭國公富弼資忠亮識蘊淵
閎炳嶽瀆之粹瓌梃棟甍之厚器光輔仁祖蔚爲
文武之師迨事先皇實總機衡之要引疾遜辭於
大柄均勞式殿於近邦未移巖石之瞻併及洪河
之潤肆予纘紹尤渴儀刑雖體力之未平顧風猷
之克壯而乃過持冲守深遜寵名諭吉已周誠意
弥確朕惟安危所寄雖賴老成之人損益有規宜
伸大雅之志俾進班於左揆聽復節於中臺仍總
領於殊庭益論思於祕殿用彰寵數蓋示眷懷於
戲進止不膠共扶於名義幽明有相終畀於壽臧
風於四方時汝之德

除程戡安武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再判延
州制　宋王珪

周禮命卿司馬掌國征之事漢儀遣帥將軍顓閫
制之權自非謀經帷幄之咨名厭貔貅之雜則何
以稽圖而受社賜律以臨戎茲疇舊政之良式協
師虞之望具官程戡體忠忱之度蹈夷雅之風進
搴藝文之華仕階名秩之膴方先朝之顧暇更三
府之告猷左右六年夙夜一節肆纍休於皁緒適
晋寄於邊衙空采籍緜之思且重安危之倚上金
城之方畧猶知充國之彌習關里之絃歌還見祭
遵之佚就付兩河之節薦綏西土之封既衍食於
爰田復倍輸於真戶風聲雖舊寵數維新於戲制

夷狄者備不可遐忘守方隅者執不可數易盖威素申則敵情熟信久著則士心懷尚堅壯圖往服渥命

除文彦博判大名府制　宋歐陽脩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藩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晋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彦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維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

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脩綱紀甚明贊萬發而不悉自一無自字懇避鈞衡之任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𠜹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推俗維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維民具瞻允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祇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國公行陝西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五百戶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以上命官

褒美李朝隱制　唐睿宗

李朝隱爲長安令有宦官閭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廷召朝隱勞曰卿爲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

夫不吐剛而謟上不茹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霜必繩登車無偏者正人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闇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歷觀

載籍常所歎息朕規誡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傅古稱遺直復見于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矯閑戶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七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右褒美

停燕國公張説中書令制　唐張九齡

門下中書令燕國公張説往屬艱難輸誠於儉險及茲輔相潤色於告成而不察細微之人頗乖周慎之旨朕略小存大念舊録功且法不欲屈宜罷

中樞之任義亦有在更崇端揆之榮可尚書右丞
相仍將國史於宅脩撰主者施行

罷免宰相制　　宋汪藻

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而敗三
軍之凶顧可居於宰職眷吾次輔嘗領中權兆貽
疆埸之憂宜解權衡之任具官某早緣人望驟躋
政塗謂其惇大而有謀可以艱難而立事故摧持
於國柄乃專付於戎軺總諸將萬夫之謀當長江
一面之寄所期李勣為我長城寧使周公至於破
斧逮敵人之臨境率我衆以交鋒雖勝負乃兵家
文休明辨　六卷之六十八　五一
之常當死生為天下之寄乃因追北唯事退藏至
火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相帝邊虞之稍息開物
論之交興已咈民瞻難逃衆免念備股肱之久姑
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猶從優數賦殊庭之厚祿
加祕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雨時始共期於
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毗尚冀桑榆
之收復全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殊休以上見飭

贈徐有功越州刺史制　　唐中宗

忠正之臣自昔攸尚褒贈之典舊章所重故贈人
理卿徐有功節操貞勁器懷亮直徇古人之志崇
寔一代之賢良司彼刑書深存敬慎周興來俊臣
等性猶殘酷務在誅夷不順其情立加誣害有功
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當
其執斷並遇平反定國釋之何以加此朕惟新庶
政追想前跡其人既歿其德可稱追往贈終茲慰
泉壤可贈越州刺史

贈封張東之制　　唐睿宗

褒德紀功事華典冊飾終追遠理光名教故吏部
尚書張東之冀戴興運謨明帝道經綸謇諤風範
猶存往屬回邪構成釁咎無辜放逐淪没荒遐言
文休明辨　六卷之六十八　一二二
念勳賢良深軫悼宜加寵贈式賁幽泉可贈中書
令封漢陽郡公

贈裴炎益州大都督制　　唐睿宗

飾終追遠斯乃舊章表德旌賢有光恒策故中書
令裴炎含弘稟粹履信居貞望重國華才稱人秀
唯幾成務績宣于代工偶居無猜義深於奉上文
明之際王室多虞保乂朕躬實著誠節而危疑起
疊倉卒罹災歲月屢遷丘封莫樹永言先正感悼
良多宜追賁於九原俾增榮於萬古可贈益州大
都督

贈李絳司徒制　唐文宗

朝有正人特摲令德入叅廟筭出總師干方當寵任之臣横罹不幸之酷殄瘁興歎縉紳所同故山南西道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司空兼興元尹御史大夫上柱國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李絳神授聰明天賦清直抱仁義以希前哲立標準以程後來抑揚時情坐致台輔佐我烈祖格于皇天仗鉞宣風聯居樂土乘軒鳴玉嘗歷清班先聲而物議皆歸不約而群情自許漢中名部俾遂便安而變起不圖禍生無兆殲良

之慟聞訃增傷是極哀榮用優典禮三公正秩品數甚崇式表異恩以攄沈痛可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李愬贈太尉制　唐白居易

勑故特進行太子少保上柱國凉國公食邑三千戸食實封五百戸李愬在建中歲泚賊叛逆惟太師晟實仗大順覊而誅之在元和朝蔡寇充斥惟爾愬實奮奇策虜而戮之父子之功書于甲令俱爲第一焯燁當時矧爾一登將壇六換鈇鉞坐論巖廊之道卧理保傅之事方深倚毘奄忽淪謝是用當食累歎視朝三輟豈不以爪牙之威勲於外股肱之痛軫於中者乎而弔奠之命賵賻之數雖加常等未表殊恩宜以太尉之秩贈上公之衮歛俾爾被哀榮服忠孝從先太於師九原也不其盛歟嗚呼美終必復禮無不荅昔爾之勤勞如彼今吾之寵飾如此君臣紱施可謂兩臻其極藹爾靈有知欽我追命可贈太尉仍令所司備禮册命賜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一千石委度支送

歸融贈左僕射制　唐杜牧

勑有禄位而享富貴啓手足而歸壤樹身殁名著

生榮死哀尚爲人臣宜從贈典故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歸融發於文華揚歷清近叢冠前輩才高當時總領篇官預聞政事凡曰繁劇無不踐更乃皆有餘施無不可徧處重位内脩典法三乘戎輅外作休毗富而不驕貴而愈謙曾參三省太叔九言服以行之終身不倦實士林之君子爲朝廷之表臣未究高年遽閟長夜爰舒痛悼用加顯位命之寮長以慰重泉可贈尚書僕射以上贈官

文體明辯卷之十八

文體明辯卷之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誥

按字書云誥者告也告上曰告發下曰誥古者上下有誥故下以告上仲虺之誥是也上以告下大誥洛誥之類是也考於書可見已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其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諭衆也秦廢古法止稱制詔漢武帝元狩六年始復作之然亦不以命官唐世王言亦不稱誥至宋始以命庶官而追贈大臣貶謫有罪贈封其祖父妻室凡不宜于庭者皆用之故所作尤多然考歐蘇曾王諸集通謂之制故稱內制外制而誥實雜於其中不復識別蓋當時王言之司謂之兩制是制之一名統諸詔命七者而言若細分之則制與誥亦自有別故文鑑分類甚明不相混雜是以辯二體之異今倣其例而列之唯唐無誥名故仍稱制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則分爲古俗二體云　今制命官不用制誥但三載考績則用誥以襃美五品以上官而贈封其親及賜大臣勲階贈謚皆用之六品以下則

用勅命其詞古兼二體亦監前代而損益之也

古體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郃可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黃州刺史特封齊安郡公誥　宋韓維

朕按屬籍以觀祖宗之世而陳王之後獨微顯其位不章顯朕甚憫之以爾具官仲郃孝友惇謹善守法度爰命褒錄以鴻厥慶刺史重任也郡公高爵也進領紹建茲謂繁休噫惟務學可以正已惟率禮可以保位汝其懋哉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士俵呈磨右千牛衛將軍叔嫣可並右監門衛大將軍誥　宋王震

宗子無職事之勞而有考績之法者親親之恩欲有加而無已也然非迪教飭身則弗應有司之格衛府之帥寖高貴矣往其祗哉叙以上

常審規可西川節度副使御史中丞李虞仲崔戎姚向溫會等並西川判官皆賜緋各檢校省官兼御史制　唐白居易

勑西川曰益部地有險府有兵礙戎羣華號爲難

理故吾命文昌爲帥長俾鎮撫焉次命審規爲上介俾左右焉又命虞仲戎向曾等爲賓寮俾咨度焉進言者謂文昌賢而審規輩才以佐賢蜀必理矣輟三署吏贊丞相府假憲官職加臺郎暨一命再命之服以遣之其於張大光榮與四方征鎮之賓寮不侔矣爾等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由吾無一方之憂吾寧久遣汝於諸侯乎爾其勉之可依前件

李虞仲可兵部員外郎崔戎可戶部員外郎制　唐白居易

勑劒南西川節度判官朝散大夫檢校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虞仲西川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雲騎尉賜緋魚袋崔戎等去年春朕憂西南事授丞相文昌鉞鎮撫之次選郎吏有才實如虞仲輩者往贊理之故其制云苟佐吾丞相以善政聞寧久遺汝於諸侯乎今蜀政成矣蜀人安矣是汝輩職脩事舉而奉吾詔書甚謹也前言在耳安可弭忘並命爲郎主吾信賞虞仲可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戎可尚書戶部員外郎散官勳如故

魏博軍將呂晃等從弘正到鎮州各加御史大夫賓客等制　唐白居易

勑去年冬命侍中弘正建大將軍旗鼓移鎮於成德軍而晃以下四十有一人實從魏來戎驅或殿被堅執銳可謂有勞宜以官坊之寮憲府之職隨其名秩序而寵之可依前件

鄭覃可給事中制　唐白居易

勑給事中之職凡制勑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

退之率是而行號爲稱職固不專於掌侍奉贊詔令而已中大夫行諫議大夫雲騎尉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覃清節直行正色寡言先臣之風翛然猶在自居首諫益厲謇諤擢領是職必有可觀亦欲天下聞之知吾獎骨鯁之臣來諫諍之道也可給事中散官勳如故

溫堯卿等授官賜緋充滄景江陵判官制　唐白居易

勑溫堯卿等今之俊乂先辟于征鎮次升于朝廷故幕府之選下臺閣一等異日入爲大夫公卿者

十八九焉荆門景域南北大府而堯卿等或已參軍要或方受兵書各命以官分試其事名秩章綬分而寵之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苟自強不息亦何遠而不屆哉可依前件

李賓授咸陽令制　唐白居易

勑某官李賓近者西夷犯塞詔諸將出師司計臣俊言賓有應辦才可司饋餉故自京府掾假臺郎憲職以命之爲冠遁師旋未展其用況在公族推有崇幹今授銅印俾宰咸陽大縣官之任爲急西郊咫尺佇爾能聲可京兆府咸陽縣令

徐登授醴泉令制　唐白居易

勑徐登京兆丑言登前爲涇陽令清廉簡惠奉法愛人請補醴泉爾考其績昔子路理蒲仲尼海門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令醴泉人與蒲相類宜用此道往訓發之歲時之間期於報政可醴泉縣令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唐杜牧

勑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李蔚劍南西川節度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上柱國賜緋魚袋盧潘等夫法不立而化行惡不去而善進雖使堯舜在上未之有也故御史之職者前代有埋輪都亭之奏國朝亦有戴豸正殿之劾若非端勁知名之士不在斯選蔚以文行進用已著勞效潘以儒雅流聞今擢拔有司列狀詞旨頗公使吾綱目盡張隄防不壞不在法吏其在他乎朕闢祇官之門開天下之口企以待理無有厚薄爾等吐茹侮畏之道能不愧於詩人斯塞職矣可不勉之蔚可侍御史散官如故潘可殿中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蕭峴除太常博士制　唐杜牧

勑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理天下者禮樂是也今國家上法三代下採兩漢賢文隆殺皆有儁章今命博士非欲華其儀法但使提舉考習而已登仕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蕭峴聞爾已第之間著友愛之稱復能於知已依投之地竭力報效況乎富有文學默守恬退執心處已不亦多乎爾其爲吾折中輕重詳校疑似使祝宗卜史之徒不敢以近習欺爾斯則可矣勉於自強可守太常博士散官如故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唐杜牧

勑朝議郎前京兆府渭南縣令上柱國張德翁等德翁承訓審矩爲天子之守臣作百姓之長吏仕而至此斯亦達矣匹夫爲善人猶則之守令所爲誰敢不化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可不勉之黽勉奉陵邑以謹愼選執臨所景參諒等各以序進亦爲良選可依前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除福建支後制

蛻壽州巡官等制　唐杜牧

勑度支東渭橋給納使巡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白從道等朕以國計出入委以表臣尚書郎當戰伐之餘財穀殫歷斷長補短以無爲有今者上言三吏皆曰周才校其智能足應事役暨守臣貽孫等亦曰祥蛻之學温愼而在賓階才者得失之端士者功名之本勉於自勵無負已知可依前件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宋蘇軾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甚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之意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鎭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誥　宋劉敞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以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具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具官范鎭王疇宋敏求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閎富精覈度越諸子矣偕雖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

時治爲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
書天下使學者咸觀焉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誥　宋王安石

勑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與美雖出命非有
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
脩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賛
書往誥朕志可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覲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阮披可衛尉寺丞誥　宋劉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維其材能不問
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
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
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
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覲與拔也
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已得人之榮庶必能勉
焉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誥

宋劉敞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
虞燕亳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玁狁
之警贍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宜指甚難其人具
官傅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
居以名檢並委節傳分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
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
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都官員外郎刑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誥　宋劉敞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
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簡厥
僚必皆其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
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
忽近務而隳常守俾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已乎

朝奉郎蘇軾可守禮部郎中誥　宋王震

爾議論文章卓然名世而失職浸久所學未伸今
茲命爾爲郎以待不次之選孔子曰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維爾之才不患無位 按此篇數語而懇藉之意無所不盡

非工於代言者莫能爲之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誥　宋劉敞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申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爲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承揆用詔旨悉心職事終揆之任帖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宜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爲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誥　宋劉敞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人僚具官李碩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之乃事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誥　宋劉敞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發脩絜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迪文考今年穀未克邊人望哺爾其勤乎斂行無忝名實於以勸穡劭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內東頭供奉官廖浩然可內殿崇班誥　宋沈文通

禁闥小臣衆矣非以德舉而材選也特以給左右之役導內外之事而已故未嘗輕命以遷所以異乎吾外廷士大夫之典也今爾考不幸乃有遺封以爾爲請朕念爾考事我之久位于通顯汝亦謹信無咎故進汝之秩班于殿朝以爲汝寵朕於汝父子可謂至矣其思所以報我者焉按此篇言我待汝之至而望其報似非人上之語然可以見宋人待禁闥小臣之制故亦錄焉

將作監誥　宋李綱

王者體國凡宮室門闕高下廣狹之制皆有法式掌于有司大匠之職寔總營造厥任甚重必維其人具官某資識詳明材術膚敏揚歷寖久風績著聞擢自朕心擢總監事夫國有六職百工居一焉

剏於曲藝巧者精之往若予工使盡其巧而依於法是爲稱職嗣有寵褒

軍器監誥　宋李綱

王者除戎器以戒不虞甲冑干櫓捍患以完固爲先弓矢戈矛討敵以犀利爲貴藏在武庫有司時出而繕脩之總是職者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強明材術膚敏更踐中外風績著聞蔽自朕心擢總監事夫材有奕工有巧而器械之制咸有法式具存憲章往脩厥官以稱朕所以命爾之意

西京左藏庫副使楊文廣可供備庫使誥　宋沈文通

前日南夷負恩爲亂以覆壞我郡邑至於用師而後定雖朕不德不能懷服方外而亦將吏不戒不習之罪也故深察往失而推擇所遣益不敢輕維爾文廣材武忠勇吏事有勞故令以爾總一道之兵戍于邕管又陞爾于諸使之正以重其行爾其祇聽朕命戒飭事習軍討使南徼無警而朕爲知人則時乃之功矣其往欽哉

西京左藏庫副使高允元可文思副　宋沈文通

武吏以材勇進以功力賞古之制也方天下無事兵革不試則汝武吏安得自效以取賞哉然內外之職歲月之勞亦不可遺也今允元最狀既應涉法其增秩一等以明勸群吏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府判官誥　宋劉敞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具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稱難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俗敝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術脩而志

堅處煩決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地爾維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肇可開封府推官誥　宋劉敞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儞浩穰吾令襄爲尹急吏緩民其有文理其僚虛席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肇嘗使行河決川滌源泉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任已試俾贊輦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遣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誥　宋王安石

先帝親第進士於廷而以爾爲第一爵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思所以立䄂其勵勉以副簡求可

李承之知青州誥　蘇軾

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畀予命汝尹兹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蓋公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一五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内殿崇班儀州寨主誥　宋歐陽脩

勑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九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一有勞字乎亦其勤誠官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誥　宋劉敞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發毋辱已知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唐一作琰等磨勘改官誥　宋歐陽脩

勑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群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行一作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月以勞敘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文休明辨　天卷之十九　十六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誥　宋歐陽脩

勑國家考課之格叙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爲者命考儁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閒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

皆敏材可稱尚有循知以應新法可以上舍官

皇弟安靜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

大將軍誥　宋歐陽脩

勑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衰麻哭泣之哀爲酣飲沈湎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涬於朕聽嗟悵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

使誥　宋王安石

勑共人道貴讓而以巽爲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諝爲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令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共其儁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縱望鄙爭果於慢上自干邦法以致人言稍褫前恩尚附輕典往其脩省思補厥愆可以上貶官

參知政事歐陽脩父贈官誥　宋王安石

勑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尚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樞密使張昇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

可追封蜀國太夫人誥　宋王安石

勑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溫柔惠和得娩君子充生賢佐爲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既啓

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尚期冥漠享此恩榮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第五女大理評

事逖彥若妻德安縣君誥　宋王安石

勑龐氏爾考嘗輔佐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焉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矜惟順淑以服寵榮可以上贈封

俗體

崔楚臣可兼殿中侍御史制　唐白居易

勑成德軍節度押衙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崔楚臣材膺爪士職在牙旗每祗

命以來辭必竭誠而待禮既嘉詳緻亦念恭勤式
示寵名宜遷憲秩可殿中侍御史餘如故

夏州軍將二人授侍御史制　唐白居易

勑其官其等早稱武藝久隸軍麾稟命元戎服勤
王事或千里移鎮從爲紀綱或十乘啓行統爲肘
腋縣歷年月積成勤勞不加寵榮何勸忠效並命
憲職宜敬承之並可兼侍御史餘如故

董昌齡可許州長史制　唐白居易

勑將仕郎權知泗州長史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
袋董昌齡頃爲宰邑令贊郡符皆聞約已之名每

見在公之節稽其器局允謂應能議以稍遷用彰
勤效可許州長史兼侍御史散官勳如故

崔承寵可集州刺史制　唐白居易

勑太子左諭德崔承寵早登班級亟換星霜自陳
力於貴朝屢奉辭於外國職因事博績以勞成就
列宮坊既申贊諭之美分符郡邸佇聞刺舉之能
宜勵公心祗承寵命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推官
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唐杜牧

勑朝議郎行鄆州管城縣令上柱國賜緋魚袋崔
彥曾等戎臣請士京兆求賢披其薦籍皆曰才能
彥曾左官非罪理人異等詵張王賢客梁苑辭人
元汶官決平之司無舞文之過移爲典獄陟在賓
階不累已知唯有直道可依前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櫟
陽縣尉集賢校理等制　唐杜牧

勑在春秋時晉爲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人教育
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者三
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禹畫無遺名卿賢相之
家清風素範之教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叙用

豈嘆之才歷使判官將仕郎守國子監太學博士
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舉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
遭逢知已皆後生可畏之士爲當時有才之人東
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開道獻納清秩美職
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奧勉於脩愼以俟超
升可依前件

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知渭州誥　宋王安石

勑夫出河秘文中嚴於禁闥臨渭分閫外肅於戎
亭進陪侍從之聯往膺經畧之寄茲爲異數授受

維艱具官施其才劭無人問望映世早擄素蘊寖
階清塗南榻計庭裨贊之功可紀西廂樞府論思
之効尤彰洎出總於藩條且屢制於邊鎮事經畢
舉政績用成宜易餘杭之符就撫氐羌之塞爾其
坐護諸將肅固吾圉而今而後無西顧之憂者繫
爾之力可不勉哉可

知制誥沈遘知杭州誥　宋王安石

勑東南奧區杭越重鎮眷維師帥之選劉于侍從
之良宜有褒優式示眦倚具官某風姿爽拔器宇
閎深早登高妙之科亟躋通顯之列校文東觀典

學擅乎多聞演誥西垣英辭鼓乎群動比抗章而
請符期調膳以奉親曾未朞年已聞報政乃就更
於淮海庶諧便於庭闈載念錢塘之邦方虚銅虎
之守宜共易　之命仍選應宿之資服我新恩寵
爾故里與夫引會稽之綬又相萬也爾維懋哉可

吏部尚書誥　宋李綱

周建六卿天官掌群吏之治漢分八座選部考百
官之成必資清恪之材克稱高華之選往踐厥服
我得其人具官某識度粹夷風猷敏劭蘊淵源之
碩學富典麗之雄文丕以明揚荐膺器使居言語

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自處禁林益擄素蘊
議論該洽每入告於燕閒號令溫醇有古人之風
烈疇其聞望宜有褒陞俾用擢由翰墨之司付以
權衡之任綜三銓之政令爲六曹之表儀朕方澂
道以就功循名而責實一官闕則一事廢爾其爲
官而擇人庶事舉則庶績熙爾其量材而授職振
肅綱紀俾猾吏有畏縮之心甄別賢能致寒士無
滯淹之歎時爲稱職則予汝嘉

戶部尚書誥　宋李綱

洪範八政實先食貨之功周官六卿尤重版圖之

任維國家維費之廣與戶口生齒之多典在民曹
號爲劇部欲稱高華之選必資精敏之材爰錫賁
書以光茂舉具官某器量宏遠識慮強明學足以
通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變荐揚膴仕寖歷
崇班藹然俊偉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
尊君享上之誠籌畫疏通有足國愛民之術擢由
禀從進長厥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祐朕
方理財以義俯無掊克以失民心制用適宜爾無
削弱以傷國體維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斂
散之權取予有方公私俱足克脩厥職時乃之休

禮部尚書誥　宋李綱

昔舜命伯夷以典禮命夔以典樂教胄子而周官宗伯之職皆兼掌之朕纂紹丕圖祗遹先烈樂在大晟禮在奉常教養之法在學校而尚書禮部實總其政令職任清重爲六曹冣分職率僃尤雜其人以爾具官某直諒多聞溫恭有恪淵源之學足以談王體典麗之文足以爲國華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益秩宗之任莫如汝宜其自貳卿之聯擢陞八座之列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弥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風俗爾其往踐厥服愼率乃僚使情文著明足以格神人之洽而教法推廣足以得譽髦之材夙夜惟寅無替朕命則予一人以懌爾亦永世有辭

兵部尚書誥　宋李綱

周建六卿司馬掌九伐之法魏分八座尚書有五兵之曹維是夏官實總軍政克稱髙華之選必資儁偉之臣具官某器量恢宏性資莊重學博而守之以約材全而用無不宜蚤被眷知寖階華近獻納匪躬之節靖共懷難進之風其由從橐之聯往陟本兵之地敵自朕志稽于師言朕方除戎器以戒不虞纘武功以討有罪以號令之嚴統制諸將以符璽之信更戍重兵資爾推行副予注倚脩車馬備器械以奮張於軍容平邦國統六師以折衝於外侮特汝之職其往欽哉

刑部尚書誥　宋李綱

舜命臯陶明五刑以作士周建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必資膚敏之臣以稱教中之任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莊重而裕和簡嚴而博達學貫古今之要智周事物之幾蚤被簡求荐揚膴仕出受藩宣領師之寄政事惟醇入居言語侍從之班聲華彌劭有剛明之材足以詰姦慝有仁厚之德足以矜無辜維其威恕之並行宜副欽恤之美意是用擢由禁從進長憲曹以承霽制之祥刑以讞攸司之疑獄朕方推好生之德致囹圄之屢空明約法之章若江河之難犯砥以止辟刑期無刑爾其愼率乃僚祗若予訓不出輕而入重以公滅私不吐剛而茹柔惟明克允俾四方之風動使天下無冤民則予汝嘉時爲稱職

工部尚書誥　宋李綱

朕惟周建六卿冬官實掌邦事飭材辯器度土居

民凡百工之職悉總之令工部其任也能稱厥職實難其人具官某資識開明器量宏遠淵源之學足以知治體膚敏之材足以起事功蚤被眷知寖階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恬然靖共休有譽處其自貳卿之秩進登八座之聯分職事官率屬起部若保定辟無廢舊章績功勒名厥有成憲昔帝舜疇若予工而垂之竹史爲後世所寶漢宣總核名實而百工技巧咸精其能往盡厥心無俾專美則朕以懌汝亦有辭

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誥　宋李綱

文体明辨　大卷之十九　二五

棘寺置卿雅重奉常之選蘭臺合治尤高宗伯之司肆疇俊偉之材以明因任之道往踐厥服必維其人具官某器質端莊文辭博敏揚歷中外之久雅著靖共之稱頃由郎曹擢貳寺政贊相禮儀之事雍容可觀討論郊廟之文淵源有據肆頒明陟之典往貳春官之聯蔽自朕心穆于師論朕方制禮作樂起太平之弥文尊道崇儒善天下之習俗具有政令資爾推行維率乃條以佐厥長曲盡情文之致茂宣夙夜之勤勉脩厥官無替朕命

起居舍人除中書舍人誥　宋李綱

西臺列屬職峻地清居言語侍從之班有獻納論思之任欲稱茲選必惟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富淵源之碩學挺瓌偉之宏材蘭省爲郎久推雅望螭坳載筆密侍清光寖歷歲時休有譽處比從給札試以贊書嘉其典麗之文克備坦明之制擢參東從待代予言維三代之文章極灝噩之體而兩漢之號令有溫雅之稱當時服其訓辭後世想其風烈朕甚慕此爾其勉之維既厥心無愧于古

開封尹誥　宋李綱

文体明辨　大卷之十九　二六

京邑所都雅有浩穰之目輦轂之下必以彈壓爲先肆求偉才綏治劇務歷選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資識端方器度閎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繇歷清華藹著風績有嚴重之威足以震服豪右有寬厚之政足以牧養細民蔽自朕心擢任天府夫四方之所聚會故多桀黠之民百貨之所阜通故多爭鬭之訟爾其摘發姦伏裁剸劇煩使桴鼓設而稀鳴囹圄空而不犯首善之地爲萬邦之聳瞻奏最之優致三輔之取法是爲稱職則予汝嘉

工部尚書除延康殿學士知青州兼安撫使　宋李綱

誥

中臺率屬叅華八座之崇外屏分符宣風千里之遠出處雖異倚任維均眷予心膂之臣徃殿股肱之郡宜推異數式寵其行具官某惇大裕和高明閎遠學洞古今之蘊智周事物之幾頃被簡求徧歷華近居言語侍從之列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長冬官茂著風績休有譽處恬然靖共遽陳均逸之章祈遂偃藩之志顧東土之都會濵海嶽之與區民物阜蕃風俗渾厚愼擇厥守式圖爾居兼秘殿之華資付金齊之重寄承流宣化聿資師帥之良報政第功佇聞課績之最往攄素蘊無煩訓辭

郭逵自致仕起知州誥　宋蘇轍

泰伯復用孟明是以能覇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謖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郭逵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慴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唯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挌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漸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堅哉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唐杜牧

勑守崖州司戶叅軍員外置同正員武易簡寇來乘城不能死節以此播棄爾亦何辭然漢誅李陵是爲虗典魏捨于禁實得中道力不足者法宜矜焉守臣教爲吾爪牙能與別白使易簡導生還之路朝廷無失入之刑咨爾三事大僚百司庶尹率能守此可期治平各宜盡規朕不惜失可守梧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誥　宋汪藻

論世者嘗唯喬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繄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錄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脩職郎王倫改朝奉郎充大金通問使誥　宋汪藻

朕惟疆事未寧親庭在遠夙宵軫念廢孝悌通於神明物色求人儻忠信行於蠻貊眷茲久矣今乃

得之以爾冑出公侯資兼勇智言念主憂而臣辱何有於生如皆已佚而人勞孰當其責雖淹回之未試獨慷慨以請官行陛郎秩之行仍委使華之重朕既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戎爾其遂慕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勿憚徂征之遠佇期歸報之休按此語詞所望於倫者重矣惜乎用非其人耳○以上命官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唐杜牧

勑朕聞先王之理也設法誤罹雖大必捨不忌故犯縱小必誅況乎凶狠不悛罪戾日積更欲矜免其如法何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兼在驍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九　廿九

衛大將軍御史大夫張直方念以來朝嘉其慕善付之寵祿頗極尊榮爲執金吾鞭小過而至死作禁軍統去異縣而恣遊尚以生自遐陲素之教義退之散秩以懲非心俟其杖拭舊痕湔洗前過必欲牽復用存始終豈暴虐得於天生險悍著於心本擅冒刑憲縱恣胸臆法所惡者爾皆爲之白晝九衢指揮萬手作橫日甚而不自知滿於聽聞豈可恣數禮曰九有罪惡屏於四裔不留中國惟彝能之況之堅頑有不移之姿網羅無屢開之典荒服作掾猶曰寬恩爾能自新豈惜後命可守恩州

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馳驛發遣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唐杜牧

勑守愛州九真縣尉員外置同正員王著漢家之制雖丞員相子亦當戍邊隋文之令盜邊穀一升坐法斬首蓋以西北鎮戍華夏保障法苟不立所虞非細爾當羌寇犯塞之日天子拊髀之時命守關防以爲遮扞而乃占般兵糧自取備直辨之詭服以譴其類乃令厥子叫閽稱寃再命坐獄備見罪狀幸以得無逋負可以矜寬爲列郡之掾曹換萬里之一尉足得循省吾不負人可守端州司戶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九　三十

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馳驛發遣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誥　宋蘇軾

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謟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

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譎之輔郡
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後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
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
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
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
狼藉横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
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敗
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
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爲欺賊
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寛兩觀之誅薄示三
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按此篇無渾厚之意而有切當之詞故亦錄之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九　　三一

范子淵知峡州誥　　宋蘇軾

勑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
毆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横費之財猶可以力
補而旣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
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
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呉幵莫儔散官安置誥　　宋汪藻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導士夫於衆人之

上非以周旋於閑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苟捐軀徇
國之無人則排難解紛之奚賴具官某早緣非擇
進躐近班當君親蒙蔽於氛埃至臣子盜稱於名
字玆非小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必使等
威之差僭此而闊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鐫以
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寛恩以上貶官

馬總准制追贈亡父請廻贈亡祖制　　唐白居易

勑夫積善者慶鍾于後顯揚者光昭于先而總貴
爲邦君賢爲國士荷貽謀之訓用率義之文上獻
表章有所陳乞朕念其祖德褒以臺郎所以復陳
寃必興之言慰范喬泣涕之思庶使幽顯俱無恨
焉可贈某官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十九　　三三

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勑大孝存乎始終殊恩被於幽顯追榮之命安可
廢邪戸部尚書楊於陵亡祖母崔氏等風範有初
光塵未昧發揮婦道標表母儀施及孝孫陟于高
位夫蘊德者垂裕于後揚名者光昭其先俾彰積
慶於中故許推恩而上各從寵贈用顯貽謀可依

領軍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廣平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戸宋叔康妻清河縣君房氏懿茲柔
淑作配忠勳能絜蘋蘩克協姻族成此內則穆其
壼風稱爲令人實光婦道爰䟽封爵用舉典章可
服寵榮勉於輔佐可封清河郡夫人

吐突士曄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勑詩美夫人禮稱內子元膺腹心之任宜崇家室
之榮弓箭軍器等使特進行右領軍衛大將軍知
內侍省事上柱國陰山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
戸吐突士曄妻咸陽縣君田氏生於富貴作配忠

貞柔婉自卑儀範可則織勤賓祭道睦姻親旣詣
閨風克成婦德爰加禮秩之貴以彰輔佐之勤榮
我䟽封無忘內助可封馮門郡夫人

韓維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誥　宋蘇軾

勑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
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而况仁而不壽賢而不
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
也具官某故妻蘇氏少以女士秀於閨門來嬪德
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茀以朝哀哉
前件

韓維父億贈冀國公誥　宋蘇軾

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
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
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况一時之
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
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
官韓維故父億少禀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
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死富貴奕世而天不厭
實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貴

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攺封大國益著隆名庶
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

薛伯高等亡母追贈郡夫人制　唐白居易

勑某夫人某氏等始播婦儀終垂母道教其令子
爲我良臣而皆茂著才名榮居爵位永言聖善宜
及顯揚俾追啓邑之封式表統家之訓可依前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唐杜牧

勑詩稱鵲巢禮榮翟茀旣彰牙爪之效宜齊伉儷
之榮左神策軍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進左

若人命之不淑其政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釆蘩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可 以上勑

契丹賀正使大首領等授官制

唐杜牧

勑幽州道入朝賀正契丹大首領計曾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爾今來朝予亦增愧組之玉帛榮以班秩宜懷恩寵永保封疆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唐杜牧

勑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以恩信不虧羈縻有禮

春秋列潞子之爵西漢有隰陰之封考於經史其來尚矣西州牧首頡于伽思俱宇合逾越寄施葛賀都督宰相安寧等忠勇奇志魁健雄姿懷西戎之腹心作中夏之保障相其君長頗有智謀今者交臂來朝稽顙請命丈組寸印高位重爵舉以授爾用裝殊鄰無忘敬恭宜念終始可雲麾將軍守左驍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餘如故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誥

宋歐陽脩

勑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鬨鼓鞞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玆以爲寵猶有典賞爾其圖之可 以上勑

文體明辨卷之十九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冊

按說文云冊符命也字本作笧蔡邕云策者簡也漢制命令其一曰策書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以命諸侯王三公亦以誄謚而三公以罪免則一木兩行隷書而賜之其長一尺當是之時唯用木簡故其字作策至于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冊字始作冊蓋以金玉爲之說文所謂諸侯進受于王象

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冊書施之臣下而已後世則郊祀祭享稱尊加謚寓哀之屬亦皆用之故其文漸繁今彙而辯之其目凡十有一一曰祝冊郊祀祭享用之二曰玉冊上尊號用之三曰立冊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四曰封冊封諸王用之五曰哀冊遷梓宮及太子諸王大臣薨逝用之六曰贈冊贈號贈官用之七曰謚冊上謚賜謚用之八曰贈謚冊贈官并賜謚用之九曰祭冊賜大臣祭用之十曰賜冊報賜臣下用之十一曰免冊罷免大臣用之　今制郊祀立后立儲封王封妃亦皆用冊而玉金銀銅之制各有等差蓋自古迄今王言之所不可闕者也今錄古作以垂式云

祝冊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内用寧施及冲人嗣膺歷服燎禋有典稱秩維時

郊祀皇地祇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大報于郊有典咸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泰壇義存一體很以冲眇紹休前人絜承昭事

不敢不祭

德宗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唐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丕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祗畏居位无祀德馨茂聞皇靈不歆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列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頋懷誘衷悔禍勦兇慝之凌暴雪神人之憤耻舊物不改臣心載新兹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

責其何辭焉間屬寇虞作亂久稽告謝今近郊甫
定長至在辰謹之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冀憑禋燎
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命于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悖人以永寧陟
配天郊實存舊典靈承圭薦其敢忘初

翼祖皇帝冊文祔　宋歐陽脩

維嘉祐四年歲次已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
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
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初實

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翼屬孟冬吉月歲事既成
合祭以時舉茲禮典維是備物將以誠慤之心神
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
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高
祖妣簡穆皇后劉氏配尚饗

淑德皇后冊文祔　宋歐陽脩

維嘉祐四年歲次已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
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
氏伏以彤管有煒內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
十月維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稱序配薦以誠
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
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德宗告謝肅宗廟文　唐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
卯孝孫嗣皇帝臣某謹敢昭告于皇祖考肅宗文
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
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事失其中奸慝乘
釁作亂京邑播遷之咎臣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
之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當作淵唐避諱改淵作泉）屬已誓
志期刷大耻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兆人澤深

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禍群孽就誅非臣寡昧
所能纘服今祗率百辟見於廟廷謹以一元大武
柔毛剛鬣明粢薌其嘉薦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
申告謝尚饗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靈德在天實基皇命降依下土臨既後人方
以眇躬進承郊廟神遊所御獻享維時庶幾顧歆
永有蒙賴

朝享英宗皇帝冊文　宋王安石

伏以聖德美行實兆初潛神民所歆寶命自至祇

紹考服循而弗改用謚士宇以詒冲人登祔新宫
歷兹嘉月爣禋有舊祼享維時

玉冊

上應乾聖壽太上皇冊文　唐憲宗

維永貞二年歲次景（當作丙唐世祖諱昞避其嫌名改丙作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疆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竭伏維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

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敦本示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處褰裳去之付神器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穎兹寡昧獲膺大寶懼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維懷永圖今天下乂安皆稟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冊以播鴻名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上睿貞皇太后沈氏（代宗后）尊號冊文　唐德宗

嗣皇帝臣适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於徽號上以展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維丕烈敢墜前典臣适謹上尊號曰皇太后

上懿安皇太后郭氏（憲宗后）尊號冊文　唐穆宗

嗣皇帝臣恒再拜言伏以正坤元毋天下符至德以昇大號因景運而飾鴻徽煥乎前聞焯彼古訓以極尊尊親親之義明因天事地之經有自來矣伏維大行皇帝貴妃大虹毓慶繇月披祥導靈派於昭回揖殊仁於氣毋範圍百行表飭六宮粤在中闈沉宣淑教輔佐先聖勤勞庶工顧以沖眇遭罹閔凶荷成命於守器之時奉寶圖於鑄鼎之日哀纏易月痛鉅終天而四海無虞萬邦有截仰惟顧復之德敢揚聖善之風謹上尊號曰皇太后

尊皇太后曹氏（仁宗后）冊文（英宗）　宋歐陽脩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某曙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爲天下率盡所以奉其親者爲天下先而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恭維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與群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知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慼懼不敢遑寧者也顧眇末之質提攜鞠育慈仁怵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

疚而憂勞勤一作艱難一日萬務協和綏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維我聖母求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與禮率籲群心合志一辭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臣韓琦司徒具官臣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皇太后恭維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閒靜專粤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訏謨禮脩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寡凶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

之聖是維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宜乎盛烈播於聲詩尊名光於典冊維末小子獲奉溫凊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爲養未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彊期永承於慈訓臣某誠懽誠忭稽首再拜謹言

會昌上尊號玉冊文武　唐李德裕

維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四月乙丑朔十四日戊寅攝太尉光祿大夫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德裕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珙崔姓銀青光

祿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紳李姓及文武百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兼太子太保臣僧孺牛姓等六千五百七十四人言臣聞羲皇首太古之號成湯顯神武之稱我高祖皇帝是憲尊名若古貽厥丕訓爲孝孫之法豈不善始善述哉矧乃巨唐受命繼體承業理運將至大君以興昊穹所以開至聖也纂者明兩未定帝華不協愴仰傳聖深惟至公先后所以昭天命也亦猶堯發於唐侯文興於代邸神明之祚不其難哉伏維皇帝陛下清明傳聖光耿四海玄德眞聯天休大賚

曰角見表氣志如神爰初定命正心理物如辰居
其極而天下無邪矣由是昭德塞違尊賢遠佞禹
不自滿成不自康罔盤于田不邇于色自閫壼以
施王教由家道而刑國風去沉周覈名實擥權綱
擇聖德脩舊典協誠質抡嘉[illegible]款太一道正臣以
端治表禮故老以求讜言遠[illegible]蔽獄近無留命祈
玄祖而膏雨降祀巒岳而嘉穀登省刑罰而蓬勃
消發倉廩而螽蝗息去歲龍旂承祀大輅親郊捧
玉瓚而一獻光靈來格振金石而六變睍實昭臨
然猶古訓是學緝熙于道天文炳煥雲漢其章溫

恭敬遜承太任之教和樂愷悌洽戚藩之心德風
偃于群黎威霆動乎絕域又以徹食不逮於長樂
冊配未升於禰宮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若
慈訓對越兩儀因心立制永錫其教寬底劉之罪
興惻隱之仁廻霜收電爲之反禾及單于慕義景
附朔邊耀德戢兵涖臨是受至於備文物展國容
莫不先甲而布甘澤丁辰而廓陰翳和景宴溫御
麟日露絪縕斯所謂神祇之心應矣天人之際交
矣於是絥冕之士戴鶡之倫暨藩衛邦伯黃髮鮐
背不謀而進曰陛下玄默天晬輝光日新大矣孝

熙四極爰臻誠宜玉版溫潤鏤鴻明之德神寶焜
燿薦萬斯之年丕維大典不可辭也陛下猶謙退
固拒至于三四群臣不已乃曰俞哉夫徧覆包含
之謂仁極深研幾之謂聖憲度著明之謂文蠻夷
震慴之謂武感而遂通之謂神無思不服之謂孝
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
神大孝皇帝伏維陛下乾健不息謙尊而光樂戒
其耽禽戒其荒壽乃侔於殷宗俗乃厚於成康貽
燕後昆受福無疆臣德裕等誠歡誠躍頓首謹言

立冊

策立安帝文　漢鄧太后

維延平年號元年秋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
侯祜孝和皇帝懿德巍巍光于四海大行皇帝諱隆
不永天年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孫謙恭慈順在
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孝和皇帝
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皇
帝其勉之哉

冊肅宗皇帝文玄宗　唐賈至

維天寶十五載歲次丙申　月戊子朔二十一日
戊申太上皇若曰咨爾元子某亨唯天爲大唯人

君則之順乃德故舜禹揖讓而履皇極咈乃禎故丹朱商均不能保鴻業是以啓有恵迪而夏嗣焉隋有亂紀而唐受焉五聖之御寓皆以勤儉兢業日慎一日故能享祚長久垂慶無窮洎于六葉恭位四海厭于勤倦緬慕汾陽將保靜願神思我烈祖玄元之道是用命爾元子當位嗣統於戲爾有忠孝之誠極于君父爾有友愛之義信于兄弟爾有仁恕之行通于神明爾有戡難之才彰于兆庶予懋乃懿德嘉乃神武天之曆數在爾躬汝惟推誠禍亂將冀爾永清汝惟從諫宗社將冀爾復寧

佞言惟疏直言惟師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氏非后孰治后非賢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無忝我祖宗之丕烈矣

立順宗皇帝册文　唐德宗

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寶維重器祖宗之業允歸元良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温恭寛仁慈惠文武之道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瘳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册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宗之休命

立皇后何氏文册　晉穆帝

維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册命故散騎侍郎何氏女為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寔由内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姙姒毋周胤嗣克崇皇后其祇勖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盡敬婦道帥

導六宮作軌儀於四海無皇天親維德是依可不慎歟（宋元祐册文仍用此篇但改易本為易端姙姒毋周為媯姒胤嗣克崇為虞嬪克帥導導六之間並增于字又改軌儀為軌範餘並同）

立皇后曹氏册文　宋仁宗

皇帝若曰天地定位陰陽相成人道肇之以綱大倫后德配之以燕內治聖人所以端其本也故造舟之迎言乎備詩人有以美其化也故周南之風著乎始學朕沖昧祇若丕構深惟承祧之重輔佐攸難用簡納賢明協於人神之望咨爾贈尚書令兼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維乃祖克有武功

勤勞王家保勳不伐饗厥終慶教流後昆薰然慈
和善祥憑積生此邦媛其漸漬醇醲發聞馨香所
從來遠矣起居祖習不待姆師之訓風容矩度自
爲宗黨之憲長秋曠位陰教未序咨求訓範統正
六列宗公鼎臣誦言干朝顒卽嘉時聿申典禮朕
以春秋之義必娶大國摯疇之家乃稱禰耦謀及
泰筮聘以穀圭維吉之從有命既集今遣使工部
尚書同平章事李迪副使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隨持節冊命爾爲皇后欽哉夫維肅恭可以事上
夫維謙裕可以接下泰而能約則驕弗至勤而慎

思則悔弗萌懋乃后德脩乃嬪職奉承宗廟儀刑
家國永綏無疆之祚不其韙歟

皇后冊文　宋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
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
以御家邦肆朕受命率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
于神氏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維祖
澥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産碩媛比賢[illegible]
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盥饋在中學禮無諐以[illegible]
嗣服祗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
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illegible]
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
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
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
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
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維興王釐厥士女咸
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
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勸相朕乃濟登
茲於戲匪初維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朕以永享
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立皇太子冊文　唐順宗

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
爾元子廣陵王某名純是爲憲宗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
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維保和動必循道
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
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爲皇太子於戲
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
洪業逮于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
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
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

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冊新廻鶻紇邪囬也可汗文 穆宗　唐白居易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四月庚寅朔二十一日庚戌皇帝若曰唐有天下垂二百載列聖垂拱八荒即叙舟車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綏仁薰罔不綱化維北之氣積厚而靈發象生生爲豪傑義信武烈代爲名王南西東方亦有君長較雄闘智莫之與京國朝已來寖漬風澤或效功伐或申婚媾同和協比以託于今今朕不德祗嗣大統推義布信以初爲常矧乎柔遠申恩睦鄰展禮茲惟舊典

乘自祖宗虔奉恭行安敢失墜咨爾九姓廻鶻君登里羅羽録沒蜜施句主録毗伽可汗地生奇特天賜勇智英姿所莅雄略所加諸戎雜虜愛畏柔服風靡山立清寧一方宜人有土受天百祿時推代嗣實來告予曰予一人實鄰冊命是用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副使朝議大夫守少府少監兼御史中丞襲魏國公食邑三千戶賜紫金魚袋賈嶙等持節備物冊爲登里羅羽錄沒蜜施句主錄毗伽可汗於戲善必有鄰德無不答此崇恩禮則彼竭信誠克保大義永藩中夏昭昭天地實聞斯言

冊廻鶻可汗加號文 穆宗　唐白居易

穆宗初立廻鶻固求婚許之以憲宗女太和公主下降故有此冊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某月朔某日皇帝若曰北方之強代有君長作殿玄朔賓于皇唐粵我祖宗錫乃婚媾五聖六紀二邦一家此無北伐之師彼無南牧之馬兵匣鋒刃使長子孫協德保和以至今日咨爾廻鶻君登里羅羽錄沒蜜施句主錄毗伽可汗義智忠肅武決勇健天之所授時而後生

故東漸海夷西亘山狄惠寧威制鱗帖草偃聲有聞於天下氣無敵於荒外而能事大圖遠納忠貢誠請仍舊姻替嗣前好朕惟睦鄰是務柔遠爲心既降和親之命遂申飾配之禮禮物大備寵章有加喜動陰山光增昴宿夫以廻鶻雄傑如彼慶榮若此雖自貴曰天驕于未稱其盛雖自尊曰天可汗未稱其美宜賜嘉號以大誇將來今遣使某官某副使某官某等持節加冊爲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於戲蠢降嫠親大德也進冊加號大名也宜乎思大德稱大名懋哉始終欽若唐之休

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桐(音通)脫(輕)如逸毋
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
羞王其戒之

封魯王策　漢昭烈

小子永受茲青社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
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
朕之詔維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
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
戒之哉

封梁王策　漢昭烈

小子丱朕統承漢序祗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
東為漢藩輔維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
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

誥以上

德宗冊嘉誠公主文　唐陸贄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
皇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
寔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
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祗考令典率由舊
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敏公宮與訓

命

封冊

封齊王策　漢武帝

維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
立子閎為齊王曰烏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
序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烏呼
念哉共朕之詔維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
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
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
于爾躬烏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
漢藩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
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
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
菲德毋廢迺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漢武帝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
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閒其人
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烏呼

四德備脩疏邑啓封命爲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
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汧國公勉
持節冊命爾維欽哉下嫁諸侯諒維古制肅雍之
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巳奉若茲道
永孚于休懋敦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愼
歟

德宗冊蜀王妃文　唐陸贄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親戚
以敦族固本明愼選納以厚別藩嗣寔人倫之始
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哲賢必有象飾

慶於令門姻不失親載光於戚里故某官駙馬都
尉田擇交第若干女生稟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
備孝睦洽聞可以協美好逑輔成樂善是用使某
官某持節冊命爲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
其好合起家而居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
覩克恭匪懈則罔攸悔朕言必復可不愼歟

德宗冊杞王妃文　唐陸贄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
冊命某官竇娩第若干女爲杞王妃曰於戲禮以
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王
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
盤石形閫門以御家邦詳求維難歷選滋久時乃
之擇得于舊姻柔婉稟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
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協宣麟趾之美
其祇膺嘉禮欽率內教淑愼厥心無替於後嗚呼
可不愼歟以上俗體

哀冊

高祖神堯皇帝哀冊文款　唐虞世南

維貞觀五年太歲辛卯某月日大行太上皇帝崩
于某宮之某殿旋殯于某殿之西階卽以明年某

月日遷座于獻陵禮也玄覽載籍逖聽皇王立德
可久應運斯昌天基崇峻帝系悠長虹暉降祉貞
氣呈祥葱衡未撒熊軾龍常契協禎符誕生睿聖
彤雲晝聚黃星夕映舒卷潛躍幾深道性地載天
臨日暉川鏡歷試藩岳風移俗正火德云謝群龍
戰野蚩尤纛旗王良策馬拔山噎日滔天浘夏湯
拒黎元阽危宗社提劒創業伏鉞專征風驅雲動
海運天行伐謀上略制勝神兵尊上踐土復帝炎
庚纖維上相任隆樹碇六階巳平四門咸闢殊物
顯命彝章典冊錫寵介珪禮優乘石煙霞改色鏞

管變音覯國受命頁衮君臨仁霑動植化感飛沈殷輅周冕禹迹堯心削觚反樸抵璧藏金商俗未改遺氛阻亂沙塞虔劉伊瀍叛渙應變雷動乘機電斷十角雲消三川氷泮漸以文教致諸王道制禮和樂尊儒養老翠鳳棲梧丹魚在藻水浮玄貝階榮朱草威加海外澤被區中要荒合軌鞮羯遊通沒羽沈浪飛輪駕風眷言釋負有懷高謝脩爾櫟陽杳同姑射夜暗趨詩禮以承天稟義夕以成化聿曆景福方期永年玉几奄及金縢遂悠絕五日之晨省遽千齡而上僊攀帷衮以孫慕抱劍舄以

纏綿嗚呼哀哉虔奉顧託式遵遺志指珠玉而不藏即陶瓬以成器貽儉德以爲警垂風聲於後嗣嗚呼哀哉永去天邑言遵地肺背沃野之神皋想通川之清渭懷岐下之前迹眷浙豐之舊里痛哀噎以留思旐翩翩而顧指悲風急而拱木吟平野晦而寒煙起嗚呼哀哉惟綴衣之如昨忽馳光之莫駐亟特逝而節改俄涉浙而屢故野蒼蒼以日衰歲凜凜而行暮感物悲於氣序銜哀踐於霜露泣川水之逝波動商山之風樹蹐厚地而無感仰高天而何訴嗚呼哀哉日聖與人誰前誰後炎昊無金石之固勛華異松喬之壽孰歷世而長存惟令名之不朽矧玄功與至德冠列辟而爲首俾軼五而登三與天長而地久嗚呼哀哉

睿宗玄真皇帝哀冊文　唐蘇頲

維開元四年歲次景辰六月乙巳朔二十日甲子大行睿宗大聖玄真皇帝崩於百福殿徙殯于太極殿之西階粤十月朔其日將遷座于橋陵禮也素旂褰周青蓋警節儼冊犖以虛衛陳有象而成列哀子開元神武皇帝其追攀引紼眇擗司常悽戚物其涕迸感衆靈而影彰眺茲鴻業欽若要道

爰制近臣敬揚大寶其詞曰

高祖與唐垂其耿光睿宗誕慶紹我明命明命伊何重熙累盛耿光伊何翊善傳聖在昔分瑞爰初剖符宅殷令典居相宏圖宣哲觀藝祗肅服儒踐其成式納以嘉謨否歷終泰傾維更紐予從代王予帝罔功退象藏容沖襟釋負不爲震驚自得謙受權乃復亨塞而自開固推皇弟仍陟元台嗚牝構孽紛虹肆災飇馳神武電掃姦回三讓天下載登宸極順夫叱心忘我帝力艱譯脩貢親賢任職樂英巳敷禮締重繹宗廟率祀郊丘肇禋養而迎

夏芟以祈春静默沿道和平返淳智剬翔泳功濟
陶鈞知子維明從吾所尚陋伊祈之莫緒追谿欽
而將喪帝允執乎厥中皇遂崇於太上始授圖而
觀　終脫屣以清曠齋必閒館朝而別宮問安順
色資孝弘風理極兼受言朩至公豈綴衣而憑几
忽成鼎而號弓嗚呼哀哉蓼年罕驗顧是付囑屬
神器其得所委寘心其何欲增摧絶以孺慕竟厥
時以去俗萬邦卝而同軌六遂陳而師屬外群悲
於縞素中不瘥於珠玉蜃輅迎轉龍帨戒徂寒牛
紫皦曉發清都笳挽遲遲而徙靡旂旐戀戀以威

紆除櫟陽之御路指橋嶽之幽途禮既獻而三徹
神方寧而九虞遂遊通冠近嚴歸蹕凶高而消川
晝見馮下而桼京稍出積耘草以橫霜攢悲松以
翳日嗚呼哀哉粤義軒之建子姒分令問傳其不
巳猗簡冊之尊聖真分鴻名冠而方始然後景雲
藹華露滋揚至德殷求忠此天子之孝也臣何足
以知之嗚呼哀哉

文明皇后孝文帝后哀策　晉史臣闕姓名

明明先后興我晉道　章淑問以顯皇考潛德宣
猷大業有造貽慶孫謀崇構是保康資後顧求享

難老奄然登遐棄我何早況哀罔訴如何穹昊嗚
呼哀哉厥初生民樹之愚康帝遷明德爾予先皇
敎天立厥配我皇是光作邦作對德音無禮愍予
不弔天篤降殃日沒明爽中年隕喪叶平㷀㷀在
疚永懷摧傷尋惟景行於穆不巳海岱降靈世荷
繁祉永錫祚胤篤生文母叶美誕膺純和淑慎容
止質直不渝體兹孝友叶羽詩書是悅禮籍是紀
三從無違中饋允理追惟先后景帝后羊氏勞謙是尚
爰初在室竭力致養嬪于大邦皇基是相謚靜隆
化帝業以創內叙嬪御外協群望履信居順德行

洽暢寮勿無荒劬勞克讓崇儉抑華沖素是放雖
享崇高歡嘉未饗胡寧棄之我將曷仰咨余不造
大罰荐臻叶音皇考背世始踰三年仰奉慈親貳
無後艱凶災仍集何辜于天嗚呼哀哉靈輀夙駕
設祖中闈轀輬動軫既往不追哀哀皇妣永潛幽
蹕進攀梓官顧援素旂彷徨窮痛誰告誰依訴情
贈策以舒傷悲尚或有聞顧予孫遺嗚呼哀哉

武元皇后武帝后楊氏哀策　晉史臣闕姓名

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道在伉儷叶平姜
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

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錄統臨萬方正位于
內寔仕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
豐陽奕世豐衍朱紼斯煌纘女維行受命溥將來
嬪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肯我先妣
（文帝后）嬋媛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
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illegible]）望齊無主長
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
將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
虛設祖布綍告駕啓塗服翬褕狄寄象容車金路
晻藹裳帳不舒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翣

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
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
謚聲被八區避昔明光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
作頌嗚呼哀哉

敬皇后（明帝后劉氏）哀策文　齊謝朓

維永泰（明帝年號）元年秋九月朔日敬皇后梓宮啓自
先塋將祔于某陵其日至尊（指東昏侯）親奉冀某皇帝
（是年七月已崩尚未有諡）乃使兼太尉某設祖於行宮禮也
翠帟舒皇玄堂啓扉俎徹三獻筵卷七八衣哀子嗣
皇帝懷屢衡而延首想鸞輅而撫心痛椒塗之先

郭哀長信之莫臨身隔兩起時無二辰（時帝后並喪故稱兩）
二旋詔左言（左言謂史）光敷聖善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遐緒在秦作劉在漢開楚肇維淑
聖克柔克令清瀍表靈曾沙膺慶（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illegible]）
（[illegible]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爰定厥祥徽音允穆光華沼
沚榮耀中谷敬始紘綖教先種稑瘠問川流神襟
蘭郁先德韜光君道（[illegible]）方被于佐求賢所謁
無詖顧史弘式陳詩展義厚下曰仁藏往伊智十
亂斯侯四教罔忒思媚諸姑貽我嬪則化自公宮
逮被南國軒曜（軒轅星后妃象）韜輝懷光素舒（明月）佇德閔予不

祐慈訓早違方年沖藐懷袖（攀依）家臻寶業身嗣
昌曆壽宮寂遠清廟虛歸嗚呼哀哉帝還明命民
神胥悅乾景外臨陰儀內缺空悲故劍徒嗟金穴
璋瓚奚獻禕褕罔設嗚呼哀哉憑相告（[illegible]）寢駕長
往貽厥遠圖末命是獎懷豐沛之綢繆兮抃神京
之弘敞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山名顓頊與九嬪葬處）以
同壤嗚呼哀哉陳象設於園寢兮映輿錽（[illegible]）
於松楸望承明而不入兮度清洛而南游繼池綍
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
澹而不流嗚呼哀哉藉闕官之遂列兮聞緒女之

遐慶始協德於蘋蘩兮終配祀而表命粢方纏於
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思寒泉之罔極兮託彤管
於遺詠嗚呼哀哉

太宗文德皇后哀冊文　唐虞世南

維貞觀太宗年號十年歲次甲申六月己未朔二十一
日己卯大行皇后崩於立政殿粤九月十日丁酉
將遷座于昭陵禮也殯宮夕啓靈輴曉前儼帷帝
於空殿肅陛衛於靈筵皇帝親臨宵載義深追遠
瞻青蒲而永絕悼玉階之莫返屢軫將引攀榜已
徽爰詔記言式揚徽烈其詞曰

二儀合德兩曜齊光列聖觀象邦家克昌猗歟華
族英靈降祉比齊越姜匹宋踰子育德高門騰芬
素里體仁將聖披圖閱史造舟爲梁嗣徽前德發
和思順自家刑國淑問不已柔風允塞紃組報勤
聰珩垂則時逢昌聖運屬休徵代邸膺曆唐侯嗣
興紫宮並耀黃道偕昇化治風始業贊丕承比德
無競凝神不測應物通理撫機先識體備賢能聊
無俙側績包九亂恩加八極性道希夷言容莊敬
戒奢處約懷冲履正景暖風暄霜嚴冰淨鎮鳴三
占箴規六行源濬流遠時昌祚延國貞誕淑皇支

挺賢談高辯日學冠道玄慈訓所及懿德光前五
福云備千齡方永地紀絕維月輪景韜辰輿不[illegible]
德音彌整馬鬣無封鶴珠斯屏嗚呼哀哉與人神
於倏忽變容服於平生改清蹕以哀挽易朱旗以
素旐昔照朝景響環佩於曾城今冥求夜吟松栢
於山楹嗚呼哀哉氣變灰飛暑退寒襲煙觸樹而
凝慘露分枝而垂泣聞哀鴈之夕飛聽悲風之曉
急仰雲霄而永慕慟陵寢其何及嗚呼哀哉背玄
武而北轅絕牽牛而橫度途去去而逾遠馬駸駸
而不駐想消水之貫都歎黃山之隱霧嗚呼哀哉

嗟人生之浮促若飄風之過牖牖何風而弗停人
何生而能久唯承天與載物邈慈深而德厚邈任
姒之高蹤擅英聲而無朽嗚呼哀哉

貞懿皇后代宗后獨孤氏哀冊文　唐常袞

維大曆代宗年號十年歲在辛卯十月辛酉朔六日丙
寅貴妃獨孤氏薨粤明日追謚曰貞懿皇后殯于
內殿之西階十三年十月癸酉乃命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常袞持節冊命以其月二十五日丁酉遷
座于莊陵禮也素紗列位黼帟周庭輅升玉綴軒
缺珠櫝皇帝悼鸞掖以追懷感麟趾而增慟備百

禮以殷遺命六宮而哀送宗祝薦告司儀降收受
詔侍臣紀垂鴻休其辭曰
祚祉悠久寵靈誕受元魏戚藩周隋帝后瓜瓞迭
興七貴居右肇啓皇運光膺文毋纘女是因以綱
大倫主知陰教育我蒸人瑞雲呈彩瑶星降神聰
明睿智姚麗貞仁 惟昔天監搜求才淑龍德在田
葛覃于谷周姜胥宇漢后推轂王業維艱嬪風已
穆繼文傳聖嗣徽克令不耀其光乃終有慶祗奉
園寢肅恭靈命越在哀煢聿追孝敬文織絲組朱
緑玄黄上供祭服以祀明堂法度有節不待珩璜

篇訓六制自孫纚緗叙我邦族風於天下始於憂
勤協成王化慈厚諸女寵臨下嫁登進賢才勞謙
日夜服繒示儉脫簪申誡訪問後言讌遊退內
加群娣動本矜論外睦諸親泣辭封拜闕翟有日
親蠶俟時忽歸清漢言復方祇萬乘悼懷群臣慕
思玉衣追慶金鈿同儀嗚呼哀哉去昭陽兮窅然
乘雲駕兮何在人代死兮如舊炎涼倏兮已改翠
葆森以成列素旗儼而相待言從玉兆之貞水陽
瑶華之彩別長秋之西死過望春兮南祭招帝子
于北渚從毋后於東陵下土清兮動金翠外無像

兮中有馮合簫挽以攢咽結雲雨之淒凝吾君感
於幽期俯層亭而望忠慘嬪媛以延竚拯容衛以
盡時揺巾袂兮遠訣隔軒檻兮群悲不復見兮廻
御輦傷如何兮軫睿慈下蘭皐兮背芷陽旌悠悠
兮野蒼蒼帶白花兮掩淚衣去袮褻兮斷腸當盛
明兮共樂忽遊處兮獨傷去故廷兮日遠即新宮
兮夜長襚無文繡之飾器無珠貝之藏蓋自我之
立制刑有國之大方嗚呼哀哉見送往之空歸歎
終焉之如此方士神兮是與非甘泉畫兮疑復似
遺音在於玉瑱陳迹留於金卮獻萬壽兮無期存

二南之餘美（舊唐書云袁高代才子詔爲哀誄文旨悽惋覽之者惻然）

莊恪太子（文宗長子）哀冊文　唐王起

維大唐開成（文宗年號）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
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
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冊使
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官
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謚曰
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
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
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摇旍而風緊皇帝念主

壄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兮
追思於對日遽冥冥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
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
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
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是先元良覃訏之初岐嶷
用彰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
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
尊師重傳養德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
恭招賢警戒齒胄謙冲冀日躋於三善奉天慈於
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魏丕能文方循於內美

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燿甲觀鏗鏘瑜珮
方績善於爲山何反真而游岱嗚呼哀哉憂沈損
壽沈痾始遘群望並走百靈宜祐昊客之問徒爲
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大
垂象而則然人由己而何有嗚呼哀哉秘駕乘乘
兮即宮夜臺鳳笙長絕兮辰輅徐來啓青宮而右
出歷玄灞而左廻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
水助挽而幽咽雲帶翣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
新廟之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欷
九原作兮何從及七日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
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賓客
咸歸瑟彼玉簡閟于泉扉用專信於文字頌不昧
於音徽嗚呼哀哉

東平憲王蒼哀策　漢章帝

建維初八年三月己卯皇帝曰咨王丕顯勤勞王
室親受策命昭于前世出作藩輔克慎明德率禮
不越傅相聞在下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俾屏余一
人夙夜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
祓之魂而有靈保茲寵榮嗚呼哀哉

惠莊太子（初名成義後改名撝睿宗第二子）哀冊文并序

唐張九齡

維開元（玄宗年號）二十年歲次甲子十二月丁巳朔二
十四日庚辰司徒申王撝于行在所冊謚惠莊太
子旋殯于寢與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將陪祔
于橋林之栢城撤幕宵而羽翣宿設西序啓攢南
首成列皇帝深天倫之戚崇后儲之禮擬容衛於
青宮申孔懷于朱邸爰命史氏稽於令則無俾直
書不彰遺德詞臣曰
昊天有命先后受之分王子弟藩衛京師克荷成

憲罔弗肅祇懿哉明哲誕維神粹宣慈日躋孝友
天至道則胳合迹無自異性則生知學兼時習易
徵書遂詩言禮立德必有隣善如不及貴而能損
量固難挹方伯出鎮召南取斯司徒入掌鄭武其
宜義之所在政乃克施物留遺愛事著成規西夏
息人東征協卜韡韡同輦皇皇改服疾讙中路凶
傳左轂寧不愸遺奄鍾斯酷嗚呼哀哉昔在冲妙
具惟兄弟四國並封五王均體遊必連騎居則同
邸各承愛於含飴俱受經於置醴既荏苒而云邁
屬殷憂之將啓實定禍於蕭墻遂繼明於雲陛雖

隔深宮之衞常洽家人之禮曷殖謝以痛心感平
生而流涕嗚呼哀哉爰擇茂典追崇上嗣表先聖
之元良申友于之褒異紛鹵簿以徙設儼文物而
空備彼神儀之如在乃群悲之所萃周禮從祔漢
塋是陪先遠日而選吉會同盟以送哀夜漏盡兮
暗室啓庭燎殘兮曉挽催按三枝而徐進將一去
而不廻嗚呼哀哉背朱門兮遲遲馳白驥兮駸駸
野蒼茫而助慘風蕭颼而增悲翩翩兮素蓋寂寂
兮畫帷遵舊途而向有覩陳迹以如疑面都邑兮
不入侍陵寢兮有期惟光儀之永閟與昭代而長

辭嗚呼哀哉潛清暉於幽穸召鴻名於美跡將在
皇儲之史豈伊諸侯之策播遺芳於蘭桂傳不朽
於金石諒既言之在茲嘉徽音之無斁嗚呼哀哉

興王佋哀冊文　　唐詞臣　闕名

維上元（肅宗年號）元年太歲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
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節鳳翔等四州節度觀察
大使興王佋薨于中京内邸殯于寢之西階粤八
月丁亥冊贈皇太子廟號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詔
葬于長安之高陽原禮也鑾隧開封龍轜進轍陳
祖載而就位儼奈錫之成列皇帝哀玉林必閟崇

憫璿蕚之維霜瞻龍絳而增思懷鴈池而永傷考
謚維古褒崇有式爰詔史司恭宣懿德其辭曰
維天祚唐累葉重光中興宸景再紐乾綱本枝建
國磐石疏疆克開龍衍寔曰賢王驪源孕彩日䆁
騰芳深仁廣孝蘊藝含章秀發童年惠彰齓齠
禮知方承尊協吉對日流辯占鳳擅美齊衞後塵
閒閑平年絶軌胡孽仍熾王師未班爰從強褓載
歷險艱憂蒲中掖名宗懿潛居常稟訓動不違顔
豈及佩觽朝加分器胙土延渥登壇受帥玉質金
聲文經武緯樂善爲寶崇儒是貴濬哲外朗温文

內深閱書成誦觀樂表音五經在口六律諧心才
優藝洽絕古超今蛇豕猶梗寢區未乂滌慮祈眞
焚香演偈食去葷血心依定慧庶福邦家俾清宄
穢霧滋嬰疾聰明害神沈痾始遘彌曠旬止慮
無擾發言有倫在膏方亟問勝逾勤雲物告徵星
辰變象楚藥無救秦醫莫伏靈儀脊而上賓徽音
邈其長往遣舊邸於青社即幽陵於黃壤嗚呼哀
哉魂氣奪兮去何之精靈存兮孝有思念若親之
永隔託夢寐而來辭延桂宮而震悼貫椒壼而纏
悲旌遺芳於碣館賁新命於儲闈嗚呼哀哉先遠

戒候占龜獻吉指鶉野而西臨背鳳城而右出大
慘慘而苦霧山蒼蒼而暄日望馳道而長辭赴幽
塗而永畢嗚呼哀哉生爲寵王兮哀愛所鍾歿追
上嗣兮朝典斯崇升玉笙於洞府閟銀棨於泉宮
金石誰固人生有終簡冊攸記兮德音無窮敢直
詞於篆美庶永代而成風嗚呼哀哉

諸葛亮哀冊　漢後主

維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
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
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
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
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刋載不朽今
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
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
呼哀哉

贈冊

贈元敬虞皇后策　晉元帝

皇帝咨前琅邪王妃虞氏朕祇順昊天成命用陟
帝位悼妃夙徂徽音潛翳御于家邦靡所儀刑陰
教有虧用傷乎懷追號制謚先王之典今遣持節

兼太尉萬勝奉冊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魂而有
靈嘉茲寵榮

謚冊

德宗神武皇帝謚冊文（宗順）　唐權德輿

維永貞元年歲次乙酉某月朔日孝孫嗣皇帝臣
某（諱）伏維大行皇帝德合天地作人父母纂承光
明建用皇極昔在寶應制天下賦輿成藩以大自
會號雍師律既貞會陝收洛克燀威命廓淸乎登
是登上嗣乃宅丕后服藝祖神宗之大烈有乾乾
翼翼之至敬敷佑迪哲尊嚴懿恭燭明四極發育

萬類濯沐乎仁澤澄清乎理本巍巍乎建中風聲
與貞觀同符涓昨有祲沴變生京畿省方展義弘
陰騭之功整旅致誅申震耀之令氛祲滅息謨王
執道丕昌持載鏡清砥平然後明禋崇祀萬靈以
接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含弘亭毒以致其和博采
虛受以通其志政刑有篇宸衷有銘煥乎文明之
化成也因時創節象卦設樂薰然中和之被物也
納嘉言於近侍輟已行之詔疾讒口於宵人宥過
失之罪去徽號而約已正廟祧以尊祖九譯通道
萬方來庭寶旅燁乎熙籍夷歌陳於樂府霜露所

墜車書大同順氣旁達天休滋至慶霄輪囷德水
清澈三辰秉陽以宣耀百嘉麗地而交感飛走呈
祥肖翹遂性在宥天下二十有七年夫文思光被
陶唐之盛也憯怛忠利虞帝之教也亹亹穆穆周
文之業也聰明神武漢祖之烈也窮古先之大律
極帝者之上儀方將慮升崇丘侍檢玉牒奄遺天
命永棄萬方億兆嗷嗷哀號靡訴偁維沖昧懼忝
孫謀君父有命付茲神器虔恭貽訓感慕滋深卜
因山既建同軌畢至二一元老宗工碩生考稱天
之禮稽節惠之法式遵古義敢薦大名謹遣太尉

某謹奉冊上尊謚曰神武孝文皇帝廟曰憲宗伏
維聖靈昭格膺是典禮幽贊丕祉流於無窮嗚呼
哀哉

懿宗上元昭皇太后謚冊文　唐夏侯孜

維大中十三年歲次己卯九月癸丑朔二十七日
己卯嗣皇帝臣伏維先太后體貞明以合天本懿
粹而象地發秀于外含章在中由潁川以表祥酝
沙麓而比德塗山佐夏莘野興商潛曜空蘊於方
祗祕景莫覿於圓魄卓爾潔操穆然凝輝欲報之
德昊天罔極臣猥以沖昧獲奉宗祧怵惕哀煢慮

墜大寶而天意允若人心克諧惟懷永圖懼乖末
命退省蒙固上感劬勞繫鏡無塵賜衣有篋宸戚
雖閟慈旨長存莫追蘭殿之晨昏空感椒塗之霜
露言成陰教行著國章逮事靡及於循陔終吉徒
哀於陟屺敢舉追崇之典寧申顧復之思伏惟舉
位以定名考謚以尊德所以揚茂烈傳休聲率由
舊章稱擬素範今禮官詳議庶僚稱質備陳徽數
克循令猷正位號於瑤齋森體容於金冊毋飛無
數顧貌有嚴將享鴻休實憑玄祐謹遣攝太尉門
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蕭鄴奉冊上尊謚曰

元昭皇太后伏維明靈昭格俯鑒精誠時已逝而敬在六衣夜不陽而禮存三獻維是薦享與曆無疆嗚呼哀哉謹言

王導誄冊　晉成帝

蓋高位以酬明德厚爵以荅懋勳至乎闡揚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維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儁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算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定江左恭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斂心化之所鼓

檮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遂隴承風丹穴景附逸尚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艱圮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類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於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寃而有靈嘉茲榮寵

贈謚冊

贈謚溫嶠冊　晉成帝

朕以眇身纂承洪緒不能光闡大道化洽時雍至乃狂狡滔天社稷危逼維公明鑒特達識心經遠懼皇綱之不維忿凶寇之縱暴唱率群后五州響應首啓戎行元惡授馘王室危而復安三光幽而復明功格宇宙勳著八表方賴大猷以拯區夏天不憖遺早世薨殂朕用痛悼于厥心夫襃德銘勳先王之明典今追贈公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封始安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

贈謚郗鑒冊　晉成帝

維公道德沖邃體識弘遠忠亮雅正行爲世表歷位內外勳庸彌著乃者約峻狂　毒流朝廷社稷之危賴公以寧功侔古烈勳邁桓文方倚大猷藩翼時難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于厥心夫爵以顯德謚以表行所以崇明軌迹丕揚徽劭今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寃而有靈嘉茲寵榮

祭冊

詔祭楊震策　漢順帝

安帝時震以直言免歸飲鴆而卒帝即位追有災異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

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

在落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維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䖍而有靈儻其歆享

賜册

報張禹策　漢成帝

朕以幼年執政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爲師故委國政君何疑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朕無聞焉（不識）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惟以孳孳無遺朕意加賜黄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之（禹惶恐復起視事○按帝報張禹禮意懇至文詞温雅可爲後世人主之式矣惜乎施非其人耳）

詔車騎將軍馮緄策　漢桓帝

蠻夷猾夏久不討攝（提也）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郡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授六師前代陳湯馮（奉世名也）傅（介子名）之徒以寡擊衆郅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青名）霍（去病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宜梯特之策將軍一（專也）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怒）虎敷敦（布也）（遏敦）淮濆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

賜丞相諸葛亮策　漢昭烈

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

詔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建興六年亮使馬謖督諸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制敗績亮戮謖上疏請自貶後主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七年亮平武都陰平詔策亮曰）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武都陰平）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魏也）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免册

賜史丹策　漢成帝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丹歸第數月薨○宋真德秀曰漢免大臣未東始見於宣元之免而賜之其後成帝）

免薛宣翟方進哀帝免孔光師丹馬宮傅晏皆極其切責無復遜就爲諱之意方進至於自殺豈所以待臣鄰哉惟此策辭頗温厚得進退大臣體故錄之

免彭宣策　　漢哀帝

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惟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姓未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按哀帝免史丹惻其情也哀帝免彭宣裁以法也雖非誠心亦可以爲文辭之法）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批答

按吳訥云批答者天子采臣下章疏之意而答之也古者君臣都俞吁咈皆口陳面命之詞後世乃有書疏而答之者遂用制詞若漢人答報璽書是已至唐始有批答之名以謂天子手批而答之也其後學士入院試制詔批答共三篇世求代言之人而詞華漸繁矣蓋自唐太宗答劉洎之後未有不假手於詞臣者今取諸集所載批答擇其工者列之而散文四六仍分爲古俗二體云

古體

批答張九齡賀誅奚賊可突于　　唐玄宗

用兵之上者脩政於廟堂折衝千里之外此之謂也小寇逋降俛爲跳動邊軍除翦有國常刑朕方事耤田而今獻捷當鑄劍戟以爲農器也

德宗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唐陸贄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唯霜露之感實貽墜失

之憂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復舊京
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廟展敬郊丘追
以群情俟于獻歲今滌牲撰吉甫及近期齋心求
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良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
實乖昭事之意朕志先定期於必行卽斷來表也

賜皇長子淮陽郡王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王珪

昔我祖宗誕受天命厥維艱哉克正皇猷丕懋乃
績以遺我子孫無疆之休今朕纂厥服維稽古建
爾元子于有邦乃季秋辛亥群公庶尹罔不祗朕

言于廷爾乃陳德弗及期昇于一二弟兄之賢我
聞曰立愛維親立敬維長其敢示天下以私虖汝
維往哉尚迪時命無違

批答顏真卿表讓憲部尚書　唐肅宗

卿才推翰苑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效忠節頃蜂
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逆雖平原
不守而功效殊高自遠歸朝深副朕望允愜衷懇
之命無至免冠之請

批答崔與之辭免參知政事第六劄子　宋理宗

卿忠清足以範俗悳直足以擾邦國之紀也民之
望也朕自去秋以來數降詔書趣卿政路而奏牘
來上至於五六殊咈朕意夫有德者進則朝廷尊
嚴軀暴消靡卿便可驅車造朝秉德輔侍不責卿
以事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機務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考而一二數
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
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脩紀綱正然後相

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比朕所以虛心一意
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
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復
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
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
之隆名稱其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
自秉鈞衡宣勞夙夜維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唯

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唯卿之聽將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唯卿之信若乃恭巳南面庶幾輔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唯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覆辭實所難諭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　宋蘇軾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巳仰成輔弼雖疏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

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於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又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欲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朝廷惜乎樂餌有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俗體

批答劉洎　唐太宗

洎上書諫太宗詰難臣於上語故答之云

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至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詔　唐陸贄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兩澤愆期蟲蝗爲害朕

以銷災謝譴莫大於循誠節用愛人必先於克己顧慙愆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之憂上以答天等之儆至誠或感嘉應遂臻宿麥方成元兇已殄慶深德薄惕厲彌加忽覽表章過爲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誠而戒愼不忘諒維朕志未愉來請深體此懷

批答張九齡謝蒙太子作頌　唐玄宗

大臣作頌以揚休聲銘之琬琰亦資翰墨太子鴻書則非工身爲國本將示于後因以命之無能[illegible]揮何所爲謝

批答張九齡謝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 唐玄宗

卿學府高標士林貞幹論思之地亦既優閑綸之司聊從應務別當獎擢何乃謙撝所謝知

批答張九齡謝知制誥 唐玄宗

昔掌王言以宣國命頃來相習多事游詞卿僊在掖垣已推才識及登書府備探微典故有特命宜副朕心何所譲撝誰與爲譲

批答顔真卿表謝荊南節度使 唐肅宗

卿明邁倫才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劇行吏成高魏尚之勛會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舉且在茲乎所謝知

荅盧虔謝賜男從史德政碑文并移貫屬京兆表 唐白居易

卿男從史爲國重臣自領大藩厥有成績公忠茂著政理殊尤勒石所以表勛賜文所以褒德惟功是念有善必旌是國章非予私澤昨又請移鄉貫願隸京邑家聲益振臣節逾章雖清望標門崇冠山東之族而丹心戀闕耻爲關外之人載省懇誠彌深嘉嘆所謝知

答京兆府二十四縣耆壽謝賑貸表 唐白居易

朕勤求人隱慎卹農功念播植之時必資首種慮懸罄之日多乏見糧將便公私宜從斂散卿等名登庠老業守先疇各勉農人以副朕意所謝知

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 唐白居易

朕思求理化親閲典墳至於去邪納諫之規勤政

慎兵之誠取而作鑒書以爲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繪素目覩而躬行朕將爲後事之師不獨擬古人之象卿詞彰恭順義見忠規省覽再三深叶朕意所賀知

賜賢妃苗氏陳譲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宋歐陽脩

省所三上表陳譲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叙著於王官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柔閒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維舊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

恩而推寵唯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執謙冲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維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祗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朕合食祖考以昭孝推恩宗族以展親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脩容不遠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不允批答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已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茲朕所以虛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與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縉紳之望愈隆朕內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何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按此篇宋文鑑以爲歐陽脩作而今王安石集中亦有之不知何以然校其詞小有不同豈當時脩當代言而安石又轉爲之代筆歟其所不同必脩之改竄也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　宋歐陽脩

批答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唯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受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爲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蘊純和端愨之誠富敏贍通明之學維時舊德實我柄臣嘗祀事之有成席慶恩而方洽疇其封爵錫以號名茲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蘇軾

自昔先帝之世屢歎材難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師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爲國養人之意必有臨

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儁之老共收文武之用維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幷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為近職鎮撫方面實維難才予思其人於爾為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維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

允仍斷來章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宋歐陽脩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乃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群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遺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唯優大臣堂陛供隆盖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為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茲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非極其材遲速之效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難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遠深大之業朕虛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維同德

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叙賢愚脩明法度務究本根而吏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茲乃予意奈何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為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濟豈為易得之時當體予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宋蘇軾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耆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與詞胡為厭事

而求歸不復為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
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斵而遽易於
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宋蘇軾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為不切而朕終
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為不盡而卿終莫
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
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
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

使朕與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貶其私意以徇天
下乎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
批答

宋歐陽脩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眾材識足以濟時蔚然
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
心惻然深以為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
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
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謝良異倚懷
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
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答

宋蘇軾

國家尊異耆老砥礪廉隅凡致為臣必厚其禮而
況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身任安危位兼將相來
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極一品褒崇之榮成命既孚
僉言維允宜從中外之望罔徇謙沖之私

御札

按字書札小簡也天子之札稱御札尊之也古
無此體至宋而後有之其文出於詞臣之手而

體亦不同大抵多用儷語蓋物之變體也今採
數首列于篇

古體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卿年高德邵國之望也朕親政以來渴想尤切虛
天官以俟洊覽奏牘累辭之確邪朕惟寡昧冀揚
前烈宜勉為朕起以副圖任之意書不云乎尚猶
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此朕惓惓於卿者眷然有懷
其趣(讀曰)就道勿復引辭

俗體

熙寧神宗年號元年南郊御札　宋王珪

有天下者莫重上神之報爲人子者莫嚴宗廟之
承率躬三歲之祠常候一陽之應緬惟外聖光撫
冲人載循禋類之期適在諒陰之際大懼不能備
飭儀物奉將粢盛於是剌六經之文傅博士之議
皆以謂喪有以權而順變祭無以卑而廢尊矧稽
參西漢之彝沿用景德真宗年號之制顧予涼菲頼帝
臨遂卜天正之辰往脩郊見之禮且方進祈茂
祉以大庇黎元昭格至精以終圖然事庶幾能饗
其敢憚勤朕以今年十一月十八日有事于南郊

咨爾攸司各揚厥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
輒行科率其有司除事神之物並宜一切仍舊外
餘應干供奉所須務令淳約以稱朕不忘孝思之
義

熙寧四年大饗明堂御札　宋元絳

勑內外文武臣寮等朕荷二儀之休屨四海之富
繼庶政之至治秩將禮之彌文欽惟五聖之謨常
躬三載之祀自纘隆於大業已肆類於圜丘與言
總章未詔嘉饗維仁祖之武宜謹於遵脩維文考
之尊宜嚴於陟配況萬靈時格三光仰澄官師協
恭方夏底寧是用稽仍路寢之制涓選肅穆之辰
上以裒對天明展昭事之重下以敷厲民志示追
養之勑特戒先朝以孚大號朕取今年季秋擇日
有事于明堂其今年冬至更不行南郊之禮所有
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祀明堂禮畢一依南郊例
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咨爾攸司各揚厥
職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爲名輒行科率務循典
故無致煩勞

大慶殿恭謝御札宗仁　宋歐陽脩

勑內外文武臣寮等朕荏壁以事神嚴祀宗而配

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太祖太宗真宗之
緒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已使天下之民豐
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平而首
春以來偶爽調適頼三靈敷佑百福來臻順以節
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陲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
咸和顧聯躬之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
於有司卬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
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至和三年九
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
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赦恩賞並特就恭謝禮

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賜崔與之御劄　宋理宗

卿允文允武善斷善謀簡自朕心爰立作相縉紳交賀中外均惟亟令帥臣以禮尊發申飭專使齎詔趣倍日行既側席以待賢宜脂車而就道胡雙稱於耄老謂莫任於驅馳昔衛國武公百歲猶勤於箴儆而我朝彥博始九十尚總於平章矧卿力則弗衰年猶未及盍副四方之望不遠千里而來

共圖事功以安社稷豈特卿有無窮之聞歎抑使邦其永孚于休

赦文德音附

按字書云赦者舍也肆赦之語始見虞書而周禮司刺掌三赦之法呂刑有疑赦之制則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人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是以赦之非不問其情之淺深罪之輕重而槩赦之也後世乃有大赦之法於是為文以告四方而赦文興焉又謂之德音蓋以赦為天子布德之音也然考之唐時戒勵風俗亦稱德音則德音之與赦文自昔兩事不當強而合之也今各仍其舊以附赦文之後而著其說如此俾博聞者辯焉

古體

幸蜀赦文　唐玄宗

朕以薄德嗣守神器每乾乾惕厲勤念生靈一物失所無忘罪己聿來四紀人亦小康推心于人不疑于物而姦臣兇豎棄義背恩割剝黎元擾亂區夏皆朕不明之過也今巡撫巴蜀訓厲師徒仍令太子諸王蒐兵重鎮誅夷兇醜以謝吳穹思與群

臣重弘理道可大赦天下

泰初大赦文　唐德宗

朕以非薄託於王公之上恭承天地之序虔奉祖宗之訓遐想至理思臻太和而誠不感物化不柔遠聲教猶鬱征賦仍繁頃者務於安人不憚屈己與西蕃結好申以齊盟而戎心不猒背義虧信劫脅士庶發犯封疆元元何辜皆朕之失乃者輦轂之下兇狂結構上帝垂祐悉自伏誅刑以止殺諒非獲已今三陽布和萬物資始思與群公兆庶維新政理宜敷在宥之澤以覃作解之恩可大赦天

下大辟已下罪咸赦除之

俗體

登極赦文　唐玄宗

朕承累聖之洪休荷重光之積慶昔因多難内屬構屯寶位深墜地之憂神器有綴旒之懼事殷家國義感神祇吟嘯風雲龔隆行雷電致君親於堯舜濟黔首於休和爰以孟秋允昇儲貳旋承内禪繼體宸居拜手之請空勤讓立之誠莫展恭臨億兆二載于茲上禀聖謨下凝庶績八荒同軌瀛海無波不謂姦慝潛謀蕭牆竊發逆賊竇懷貞等並以庸妄權齒朝廷毫髮之効未申丘山之釁仍積共成梟獍將肆姦回太上皇睿聖斷宏通英謀獨運命朕率岐王範薛王業等躬事誅鋤齊斧一麾凶渠盡殪太陽朗耀澄氛霧於天衢高風順時厲肅殺於秋序神靈協贊夷夏相歡四族之慝既清七日之祥方永爰承後命載闡休期總軍國之大猷施雲雨之鴻澤承乾之道既光被於無垠作解之恩思式覃於品物當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咸赦除之加邠王守禮實封三百戶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各加實封一千戶岐王範薛王業各加實封七百戶文武官三品已下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内外官人被諸道按察使及御史所摘伏咸宜洗滌選日依決敘用

永泰改元大赦文　唐代宗

協五紀者建號以體元授四時者布和而順天心可以人欲是從爰立大中之道式受維新之命朕嗣膺下武獲主萬方顧以薄德乘茲艱運戎虜問罪今已十年飲至策勳維凶渠之授首勞師黷武豈人主之用心軍役屢興干戈未戢茫茫士庶斃于鋒鏑皇穹以朕為子蒼生以朕為父至德不能被物精誠不能動天俾我生靈淪於塗炭非朕之咎孰之過歟朕所以馭朽懸旌坐而待曙勞懷罪已之念延想安人之策亦維群公卿士百辟庶寮咸聽朕命協宣乃力履清白之道還淳素之風率是黎元歸于仁壽朕臣一德何以尚茲迺者刑政不脩惠化未洽既盡財力良多抵犯靜惟哀矜日軫于懷今將大振綱維益明懲勸肇舉改元之典弘敷在宥之澤可大赦天下改廣德三年為永泰元年

奉天改元大赦文德宗　唐陸贄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恡改過朕嗣服丕構君臨萬方 邪一作 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維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士庶官洎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及 一作 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

猶昧省己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齎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乏主室家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甿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人神協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 除一作 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群情苟膺虛美重予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大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

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用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己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

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
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弘貸如能効順亦與
維新其河南河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
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
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
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
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
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効順及散歸本道
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官即與量
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効

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
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
禁錮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
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叙人之行業或未必
兼備大廈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
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徒沈鬱既久朝過
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
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
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
王捍固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

者其業崇我國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
窮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
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
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
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仍回給家口其
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叙錄及功
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
十四日敕處分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
功勳方鎮克寧維藩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
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

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
以上賜爵一級四品以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
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經所先雖效
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
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葬祭其有因
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
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
據本官品以禮收葬自興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
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汔可小康
與之休息其墊陌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

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内屬此寇戎攻劫焚燒
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爲勞特宜減放今年夏
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遷用于征奚虔近郊息駕
茲邑供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
奉天宜升爲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
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玆道夢想增懷
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
所未孚故求之不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
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名聞奏當
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
文苑英華　卷之廿一　二四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韜鈐堪任將帥者委
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惸獨不
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卹其有年九十
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
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
用宜自朕躬朕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莊飾
率已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
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
之資委中書門下即商議條件停減聞奏而澤行
賞抑維舊章令以餘孽未平暫減空竭有乖慶賜

深愧于懷赦書有所未該者所司類例條件聞奏
敢以赦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
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
遐邇咸使聞知

夏月赦文　唐代宗

躋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網舉而綱疏朕
涉道未弘燭理多昧常亦遐想太古爲挹玄風保
合太和在宥天下蓋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時以
設教便俗以立防務盡乎恕用申哀卹又化淺而
多犯也加以邊虞未戢徵賦滋繁荒廢之際寇攘
文苑英華　卷之廿一　二五
斯起遂令闤土嘉石之下積有繫囚竹章牙筋之
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分蒸仍念狴牢何
堪鬱灼所以汨傷和氣感致咎徵天道人事豈相
遠也如聞天下諸州或愆時雨首種不入宿麥未
登哀我矜人何時不恐皆由朕過益用懼焉惕然
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齋宮禱於神
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前事無爲以助晏陰以弘
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
意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旱蝗赦文　唐懿宗

動天地者莫若精誠致和平者莫若脩政朕顧惟
庸昧託于王公之上于茲十一年矣祗荷丕構寅
畏小心慕唐堯之欽若昊天遵周土之昭事上帝
念茲夙夜靡替虔恭同馭朽之憂勤思納隍之軫
慮內戒奢靡外罷畋遊匪敢期於雍熙所自得於
清淨止望寰區無事稼穡有年然而燭理不明涉
道維淺氣多堙鬱誠未感通旱暵是虞蟲蝗為害
蠻蜑未賓於遐裔寇盜復蠢於中原尚駕戎車益
調兵食俾黎元之重困每宵旰而忘安今盛夏驕
陽時雨久曠憂勤兆庶旦夕焦勞內脩香火以虔

祈外罄牲玉以精禱仰俟玄貺必致甘滋而油雲
未興秋稼闕望因茲循亢軫于誠懷刻復恭政煩
刑強官酷吏侵漁蠹耗陷害孤煢致有冤抑之人
構災沴之氣主守長吏無忘奉公伐叛興師蓋非
獲已除奸討逆必使當辜苟或陷及平人自然風
雨愆候凡行營將帥切在審詳昭示惻憫之心敬
聽勤卹之旨應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
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
開劫墳墓及關連徐州逆黨外並宜並罪輕重速
令決遣無久繫留雷雨不同田疇方瘁誠宜愍物
以示好生其京城未降雨間宜令坊市權斷屠宰
昨陝虢中使迴方知蝗旱有損處諸道長吏分憂
共理宜各推公共恩濟物內有饑歉切在慰安哀
此蒸人毋俾艱食徐方寇孽未殄師旅有征凡合
誅鋤審分淑慝無令脅從橫死元惡偷生宜申告
伐之文使知逆順之理於戲每思禹湯之罪己其
庶成康之措刑孰為德信未孚教化猶梗咨爾多
士俾予一人既引過在躬亦漸幾于理布告中外
稱朕意焉

立皇太子赦文　唐順宗

維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
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
典也皇太子某純體仁秉哲恭敬溫文德協元良
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
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
膺茂典令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
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巳後至四月
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以
下遞減一等文武常參并州府縣官子為父後者
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

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贄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元豐神宗立皇太子赦文　宋鄧潤甫

父子一體惟維立長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維建儲可以係四海之望位序烝定而人莫不以爲悅典禮亟崇而衆罔敢以爲私朕惟上嗣之賢寔有妙齡之譽入而視膳孝友見於夙成出則

好書總藝縣於自得學紹休於正統猶虛位於東朝迺考蓍龜之占迺擇方冊之實載涓吉日肇闢青宮周家先親不敢忘廟社之重夏后與子蓋以順天人之心宜覃曠恩徧暨群品可大赦天下於戲離明繼長緜帝緒於億年群吉滋亨灑天仁於萬物蓋禮之所行者大則澤之所流者深咨爾多方體朕至意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文　唐陸贄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臻彌亘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癉嗷嗷烝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所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祀殊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賊未鋤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爲煩費任或非當而横肆侵蠹有一於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罹殍餒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脩以謹天戒朕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

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量權行停減以救荒饉仍限十日内具元額及所減并條件聞奏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畿内百姓委京兆尹切加慰撫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絶非交相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内外及京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罪降從流以下一切放免畿内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委所在長吏隨事埋瘞咨爾卿佐實維股肱所當一其誠心同恤災患勉脩厥職副我憂勤布告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德音文

宋蘇軾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祧以奉衣冠之游祇遣輔臣往嚴像設敞鳳臺之仙宇鑿龜洛之仁祠聳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荅神人之心於戲好生育物旣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咨爾有衆宜體朕懷

戒勵風俗德音文穆宗

唐元稹

救朕聞昔者卿大夫相與讓於朝士庶人相與讓於途周成王刑措不用漢文帝恥言人過真理古也朕甚慕焉中代以還爭端斯起掩抑其言則專蔽誘掖其說則欺誣自非責實循名不能彰善癉惡故孝宣必有敢告乃下光武不以詭辭遽行語稱訕上之非律有匿名之禁皆所以防三至之毀重兩造之明是以爵人於朝則皆勸刑人於市則皆懼罪有歸而賞有事也末俗偷巧內荏外剛卿大夫無進思盡忠之誠多退有後言之謗士庶人無切磋琢磨之益多銷鑠浸潤之讒進則諛言諂笑以相求退則群居狎處以相識留中不出之請益發其陰私公論不容之詞實生於朋黨擢一官則曰恩皆自我黜一職則曰事出他門比周之跡已彰尚矜介特由徑之蹤盡露自謂貞方居省寺者不能以勤恪莅官而曰務求簡易提紀綱者不能以準繩檢下而曰密奏風聞獻章疏者更相是非備顧問者互有憎愛苟非秦鏡照膽堯羊觸邪時君聽之安可不惑參斷一謬俗化益訛禍從齒牙言生枝葉率是道也朕甚憫焉我國家貞觀太宗開元玄宗年號同符三代風俗歸禮厚讓並行兵興

已來人散久矣姑欲導之以德不欲驅之以刑然而信或未孚理有未至曾無恥格益用彫刓小則綜覈之權見侵於下輩大則機密之重旁撓於薄徒尚念因而化之亦旣去其尤者而宰臣等懼其寖染未克澄清備引祖宗之書願垂戒勵之詔遂申教告頗用殷勤各當自省厥躬與我同底于道凡百多士宜體朕懷以上俗體

鐵券文

按字書云券約也契也劉熙云綣也相約束繾綣以爲限也史稱漢高帝定天下大封功臣剖

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其誓詞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後世因此遂有鐵券文焉其文諸集不載獨陸贄有之然以安反側之心非錫券之本指也今姑錄之以備一體

賜李納田悅王武俊鐵券文

唐陸贄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咨爾某官某嗚呼王(君一作)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者所以奉上乖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

德用不擾各逞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己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維爾以誠志之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壘拒守豈非上失其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實不德兆民何咎俾爾上主業離其室家陷於困窮死於戰陣若病廢(失一作)養孤惸靡依怨結者亡(是一作)感傷和氣朕爲人父毋得不愧於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粤自嗣位迄今六年(載一作)天將悔禍朕方覺寤爾亦知衆心之厭亂思所以保安協於朕懷若應有契非天地合德人神合謀將茂育群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爲國勳臣河山帶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享國於戲其祇若明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唐陸贄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巳朔三日己未皇帝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纛官驃騎大將

軍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啜護波支維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勳書于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嗣守職官祗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諭祭文

按諭祭文者天子遣使下祭之詞也或施諸宗室妃嬪以明親親或施諸勳臣大臣以明賢賢

而示君臣始終之義自古及今皆用之為王言之一體也故今採而錄之若其他臣庶相祭之文則別為一類云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宋蘇軾

維靈出就外邸二年于茲一日不見企予望思矧此告終月逝日遠雖云近郊寧復旋返築室祠官既固既定雖非來歸亦可少安嗚呼哀哉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　宋歐陽脩

維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卹典斯備往即安宅享茲克誠以上

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唐白居易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曰惟爾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雝之體進退得婉孌之儀選自良家備茲內職脩令顏以顧德蘭幽有香守明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資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于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既卜日晨發申奠酹以爾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宓妃之姿容故葬於洛浦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　宋歐陽脩

維靈蔚有令儀者于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來闕於佳城感深惻怛列茲典禮用慰營魂以上

祭薛濬文　隋文帝

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戲維爾操履貞和器業詳敏允膺列宿勤譽克彰及遘私艱奄從毀滅嘉爾誠孝感於朕懷奠酹有加抑維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靈歆茲榮渥嗚呼哀哉

祭吳少誠文　唐白居易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二月辛未朔二日壬申皇帝遣內侍省內府局丞賜緋魚袋孫仁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彰義軍節度使贈司徒吳少誠之靈曰惟爾武毅挺質韜鈐拔身負勇果之雄材蓄變通之明識自察廉列郡節制戎師貞且有勞勤而不懈率戎輯睦封域底寧從義而致誠伏順而保福既延寵渥方茂輝榮遽此幽淪深用傷悼逝波不捨去日苦多想松檟以軫懷聞鼓鼙而興歎恩加追贈禮舉從崇念爾有靈知予此意尚

饗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 (紀)　宋歐陽脩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句當延福宮康爲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維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歿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尚饗 (以上臣)

祭廻鶻可汗文 (緣)　唐白居易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月日皇帝遣使朝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少府監御史大夫雲騎尉賜紫金魚袋裴通致祭于故愛登羅汨沒蜜施毗伽保義可汗之靈粤以英武之姿雄奇之策撫有九姓翻臨一方氣吞諸戎名播上國況能嚮風納款繼好息人代爲親鄰歲入職貢方賴威略共清寰瀛倚爲長城永固中夏而天殲驕子國喪名王奪氣色於陰山霣精光於朔漠凶訃云至悲悼用深故遣使臣往將國命展弔奠之禮申哀榮之恩猶有明靈當鑒誠意尚饗

文体明辨　文巻之廿一　三大

祭咸安公主文 (緣)　唐白居易

維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三月癸未某日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咸安大長公主睍凖毗伽可敦之靈曰惟姑柔明立性溫惠保身靜脩德容動中規度組紃之訓旣習於公宮湯沐之封遂開於國邑及禮從出降義重和親承渥澤於三朝播芳猷於九姓遠脩好信旣申恊比之姻殊俗保和實賴肅雍之德方憑福履以茂輝榮宜降永年遽歸長夜悲深訃告寵極哀榮爰命使臣往申奠禮故鄉不返烏孫之曲空傳歸路雖遥青塚之魂可復遠陳蘋酹庶鑒悲懷嗚呼尚饗 (以上狄夷)

文体明辨　文巻之廿一　卅七

國書

按國書者鄰國相遺之書也春秋列國各有詞命以通彼此之情而其文務恊典禮從容委曲高畢適宜乃爲盡善觀鄭人詞命迭更四手國賴以存良有以也漢唐而下國統雖一而戎狄內通故其往來亦用之乃有國之所不可廢者也但左傳所載列國應對之詞皆出口傳例不得錄獨呂相絕秦豈驕閎閣似非口語能悉意必當時筆而授之故錄其詞弁後代諸作列焉

使呂相 (覲絹) 告絕秦　晉厲公

（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故晉使人絕之）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婚姻（穆公娶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辟驪姬之難）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
公用能奉祀于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
師（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
也（成功於晉）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草行爲跋）踰越險阻
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
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
鄭（晉以鄭貳於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耳）秦大夫不詢于我

寡君擅及鄭盟（盟者秦伯諱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
文公恐懼綏靜諸侯（致死命而討秦）秦師克還無害則是
我有大造于西也（成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不見弔傷）
蔑死我君寡（弱也）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
我保城（此亦誣秦）殄滅我費滑（滑國都於費）散離我兄弟撓
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
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
罪于穆公（晉欲求赦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
衷成王隕命（楚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
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

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秦納
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
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
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秦桓公）之
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
稱盟利吾有狄難（狄路氏）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
農功虔劉（殺也）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
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秦桓公子）來
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
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人（當作）是以有令

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
仇讎而我昏姻也（白狄獲赤狄之女以納文公）君來賜命曰吾
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
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言狄雖應秦而
實憎秦無信）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
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
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
（言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
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
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

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按晉語多誣秦本不足以特以其詐勝故錄之)

賜尉佗書　漢文帝

(尉佗初爲南海尉後自立爲南粵王又自尊號爲南武帝乘黃屋左纛與中國侔文帝初立遣太中大夫陸賈使粵賜佗書曰)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卽此一語便可感動蠻夷)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卽世高

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乖也)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竈(周竈)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博陽侯有二陳濞周聚此所稱未知何人)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按二事各遂其情盡威德兼盡之道也)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

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隔也)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長沙南界山名)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弃前患(彼此共棄也)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吏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以綿裝衣曰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賈至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

遺匈奴書二首(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文帝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按此冒頓單于也)使郎中係虖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肉支)盡定之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

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言天子自所服也)繡袷綺衣(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爲表綺爲裏也)長襦錦袍各一比疏一(辮髮之飾也)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胡帶之鉤也)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一人姓 未詳)遺單于(眞德秀曰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使無負約然後可和使單于所言誅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僞邪亦不讟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焉至遺之以物又以兵自將者爲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事則見文帝御戎狄之道矣)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老上單于也 文此)使當户沮渠彫渠難(當户沮渠官也一人爲彫渠難者其姓名也)郎中韓遼遺朕

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句)其趨(讀曰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事已在前矣(亦謂前書事在赦前之意)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

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糱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亦歲行以物給此以地寒爲之)然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亦偏也)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有足能行有口能息)蠕(動貌)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謂漢人逃入匈奴及虜去者)單于毋言章尼等(匈奴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

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負約不先)單于其察之(眞德秀曰按此書皆大哉王者之言非後世所及也)

草優答北單于書　漢班彪

(光武時匈奴分爲南北單于南單于內附詔從居西河使將護之北單于惶恐建武二十七年遣使求和親二十八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明加說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稾草并上)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

呼韓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
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
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時元帝遂保國傳
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南向款塞歸命自以
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
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
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
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
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
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
文本同掖　天巻之廿一　四四
于欲脩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
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
亂國內虛耗貢物裁闕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
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發四矢用發遣遣字當衍遣
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首闕鹿王雜繒各
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
邪竽瑟空侯鎮鑑領闕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
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
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
以聞帝悉納從之

賜高麗王建武書

唐高祖

武德中高麗慶遣使朝貢高祖以隋末戰士多陷其地乃賜建武書曰

朕恭膺寶命君臨率土祗順三靈綏柔萬國普天
之下情均撫字日月所照咸使乂安王既統攝遼
左世居藩服思稟正朔遠尋職貢故遣使者跋涉
山川申布誠懇朕甚嘉焉方今六合寧宴四海清
平玉帛既通道路無壅方申輯睦永敦聘好各保
疆場豈非盛美但隋氏季年連兵構難攻戰之所
各失其民遂使骨肉乖離室家分析多歷年歲怨
曠不申今二國通和義無阻異在此所有高麗人
文体到旂　天巻之廿一　四五
等已令追括尋即遣送彼處有此國人者王可放
還務盡撫育之方共弘仁恕之道於是建武悉搜括華人以禮賓
送前後至者萬數高祖大喜

與回紇可汗書

唐陸贄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婚
姻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
恩構成嫌釁天不長惡尋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
如舊周晧及踏本啜墨達干等至得弟來書省覽
久之良以爲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鄰
敦信明義罷戢爭之忠弘禮讓之風保合太和用

寧匡宇絹茲盛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協契爲君之道本務愛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頗協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追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勳賞給數多府藏虛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般餘並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並却歸本道

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並到深愧意厚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宋歐陽脩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鄰敦契講信聘以交脩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吕中復供備庫使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吏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脩講隣歡而增固閱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搬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宋歐陽脩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隣交聘兼馳使驛別枉信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脩之好顧希侍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旨　宋歐陽脩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届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中延祝之言并厚物容用增刻著顧希侍次

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佀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宋歐陽脩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仙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懐感惻姪皇帝始茲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同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宋歐陽脩

文体明辨　卷之廿一　四八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項承哀訃嘗遣使軺維久睦於仁隣俾徃伸於慱禮後蒙恩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為慰浣奚𢓭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誓

按誓者誓衆之詞也蔡沈云戒也軍旅曰誓古有誓師之詞如書稱禹征有苗誓于師以及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之詞如[illegible]泰誓是也後世雖無泰誓之類而誓師之詞亦不多見豈非放失之故歟今存一首聊備其體云爾又約信亦稱誓則別附於盟焉

移京西戎兵備東闗誓文　唐德宗

初李正己李寶臣田承嗣梁崇義各擅土自專德宗即位嚴察神斷四凶不自安時或傳說飛語云帝欲東封汴州奏以城隘狹增築外郭李正己聞之移兵萬人屯于曹州田悦亦加兵河上河南大擾羽書警急乃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闗東帝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之曰

嗚呼東鄙之警事非獲已唯爾將校群士各以忠節勤於王家南赴蜀門南定涇壘甲冑不解瘡痍未平今載用爾分鎮于周鄭之郊敬聽明命夫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循諸理道用正邦國宜勵乃戈甲保固城池以德和人以義制事將備其侵軼不用越境攻取戢而後動可謂正矣今外夷來庭方春生植品物資始農桑是特俾爾將士暴露中野我心痛悼鬱如焚灼嗟爾有衆其悉予懐泣士卒多下

文体明辨　卷之廿一　四九

令

按劉良云令即命也七國之時並稱曰令秦法皇后太子稱令至漢王有赦天下令淮南王有謝群公令則諸侯王皆得稱令矣意其文與制詔無大異特避天子而別其名耳然考文選有

梁任昉宣德皇后令一首而其詞華淋不可法
式其餘諸集亦不多見今取載于史者采而錄
之

立江王涵爲皇帝（是爲文宗更名昂）令　唐郭太后

太行皇帝纖叡哲多能對越天命宜荷九廟之重
永享億年之祚豈謂姦妖竊發矯專神器蠱惑中
外扇誘群情駭動神人幽深梟獍咨爾江王懋哲
精粹清明在躬智算機閑玄謀雷發躬率義勇大
清醜類允膺當璧之符爰攄枕戈之憤既殲巨逆
當享豐福是命爾陟于元后宜令司空平章事晉
國公度（奉）冊即皇帝位立（右冊）

赦天下令　漢高帝

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
下殊死已下（宋眞德秀曰此令才數語而事理曲盡可以見當世簡質之體是時人中項羽尚未即位故不言詔然此令在五年正二月乃有秘書史一律書之耶○右赦）

求賢令　魏曹操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
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
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
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
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
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
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
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右求）

求諫令　魏曹操

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誡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充重任每懼
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
自今以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
吾將覽焉

求言令（時爲丞相魏王）　魏文帝

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勳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
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帥）陳軍
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縉紳考六藝吾將兼
覽焉（以上求言）

分諸將掾屬租令　魏曹操

昔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
濟成大功永世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

也與諸將士大夫共從戎事幸賴賢人不愛其謀群士不遺其力是以夷險平亂而吾得竊大賞戶邑三萬追思竇嬰散金之義今分所受租與諸將掾屬及故戍於陳蔡者庶以疇答衆勞不擅大惠也宜差死事之孤以租穀及之若年殷用足租奉畢（讀曰）入將大與衆人悉共饗之（右頒賜。按曹操集逆之人其言本不足收然此教令厚有可觀自不當以人廢言也）

黄初（文帝紀年）六年令　魏曹植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師（司當作）之典議舍三千（之刑）之首戾反我舊

（文體明辨　天卷之廿一）

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恷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脩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教

按劉勰云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李周翰云教示於人也秦法王侯稱教而漢時大臣亦得用之若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是也故陳繹曾以爲大臣告衆之辭今考諸集亦不多見聊取數首列于篇

蕭驃騎（驚）發徐州三五教　梁江淹

州府紀綱沈攸之背慢爾極稽誅之日久矣況稱兵江漢之上圖釁廟闕之下惡熾罪盈氏竊所絕朝廷以舛辰纍巇今興夙駕吾任先責遂義無常慨挺刃投袂信見其時方當水斬龍蛟陸斷犀兕雖烈士銜志壯夫投槩然雲羅既舒宜廣威防所統郡縣便晉三五咸依舊格以赴戎麾王者飛火

（文體明辨　天卷之廿一　五三）

施行

與李豐教　漢諸葛亮

吾與君父（豐父嚴名平）子戮力以獎王（一作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平（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諄諄（解平之）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蔣琬字）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

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與群下教　魏司馬芝

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以上戒約

下郡國辟士教　晉唐彬

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

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鄙邑之望佑求

與群下教二首　漢諸葛亮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唯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什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昔初交州平雖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下豫州鎮教二首　晉王沈

其一

自古賢聖樂聞誹謗之言聽輿人之論芻蕘有可錄之事負薪有廊廟之語故也自至鎮日未聞逆耳之言豈未明虛心故令言者有疑其宣下屬城及士庶若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說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

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明如皦日

其二　沈既下前教主簿陳廞等白以為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賂之人將慕利而妄舉於是沈又下教曰

夫德薄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以上教

爲宋公脩楚元王墓教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墓在彭城

宋公其後也 晉傅亮

綱紀主簿諸教皆主簿宣行故先呼之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境謂彭城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漢詔魏信陵君無忌予冢五家況瓜瓞所與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爲宋公脩張良廟教 晉傅亮

綱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微管仲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黄中照鄰殆庶子房之明鄰於顏子之殆庶幾也風雲玄一作感蔚爲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一本此句在夷項之上固已參軌伊望伊尹呂望冠德如仁指管仲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指四皓顯晦一作默之間一作際紛然難究淵流浩漾浩漾一作淵浩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實深一作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太史公思侯嬴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趙文子曰予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一作脩飾丹青蘋蘩行潦之水也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按此篇微管之歎照鄰殆庶二語大累於古文此則偶爲律拘泥之弊也然以此類文少故姑取之

以上脩墳廟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一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上書上

按字書云書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陳之簡牘也古人敷奏諫說(音稅)之辭見於尚書春秋內外傳者詳矣然皆矢口陳言不立篇目故伊訓無逸等篇隨意命名莫協於一然亦出自史臣之手劉勰所謂言筆未分此其時也降及七國未變

古式言事於王皆稱上書秦漢而下雖代有更革而古制猶存故往往見於諸集之中蕭統文選欲其別於臣下之書也故自為一類而以上書稱之今從其例歷採前代諸臣上告天子之書以為式而列國之臣上其君者亦以類次雜於其中其他章表奏疏之屬則別以類列云

論土崩瓦解書(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戟也)矜(音勤戟把也)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

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武帝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

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哉宋真德秀曰樂之書謂其本猶壞為上崩禍難繫曲為尾前其說似矣然聖賢論治必察於微不以基本之固為可恃也不以禍難之緐為可忽也樂之告武帝欲明安危之機銷未形之患則於幾微之際者所當謹節乃以危亂之勢為不足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聲色之間豈忠臣之言哉

通進司上書　宋歐陽脩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仁宗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夏主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

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功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

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蕃官獲吾將帥多釋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柰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

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疆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唯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

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時水旱爾外爲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

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脩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

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維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

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

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陛運之利也其二曰盐地利臣聞昔之言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煑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

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爲畎田人耕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遣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旧制尤廣不可勝舉其

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已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盖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於一有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

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唯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

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困所謂秋牛之容者使不容於耕則牛不足而北民之已有牛十使自民而樂爲官耕官市者不多四者四字且鄉兵本
農也籍而爲兵遂棄其業今若其去農未久尚可
復驅遝之田畝使不得羣遊而飲博以爲父兄之
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
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
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
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
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
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爲國之患久矣自漢

以來嘗欲爲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爲國者興
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
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
必與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爲今議者方欲
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
則爲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
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
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
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
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爲國之利多者茶與

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
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
爲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
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
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爲令曰三年將復舊價
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
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
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爲國資錢幣耳今不
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
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

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爲故大商不妬販
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
積少而爲多也今爲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
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爲朽壤何哉故
大商之善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
爲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
致多之術也一有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
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求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
通商賣其貨商安肯勉趨薄利而求哉故變法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爲大商貸貨也今
必以術制商且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爲賣而遝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爲生一歲不營

利則有惶惶之憂彼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
錙薄猶將勉而求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設商
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
不得不從則莫若籠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
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
省法愈多而刑繁二百三十八字 若乃縣官自
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
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
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
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卮小便宜輒見委之邊
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
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
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

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以上時政

大體

上秦王始皇逐客書參用史記文選本

秦 李斯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
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
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
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
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
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
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魏冉逐華
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却客而不內納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
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
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
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
而陛下說讀曰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
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
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
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讀曰附璣之珥讀曰填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
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音烏快耳目者真秦
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讀曰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
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
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

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

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内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斯官卒用其計并天下○右用人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宋歐陽脩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唯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

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唯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

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協
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
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惟陛下
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𢽾政令
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
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
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
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
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
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

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
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
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
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
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之執中而甘心焉事者本
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
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
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乘
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

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
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
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
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
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
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
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
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
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
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

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
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
差謬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
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
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
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
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
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
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
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

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諫右缺）

上救太子書　漢茂（闕姓）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據有隙會巫蠱事起充因爲姦[illegible]宮得桐木人太子使客爲使者收捕充等斬之而率兵與丞相劉屈氂等戰太子兵敗亡不得帝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

文體明辨　大卷十　廿二　十九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適讀曰嫡）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鬲讀曰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聊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過讀責）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伍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忘讀亡）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畀與也）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因患太子之非亟（亟急也）罷甲兵無令太

文体明辨　大卷之十二　二下

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待作）建章闕下

（書奏帝感寤太子東奔至湖吏捕圍之太子自經皇孫二人皆遇害僅遺孫一人名病已久之巫蠱事多不信帝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其冤帝遂擢千秋爲丞相族滅江充家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其後病已即尊位是爲宣帝）

論教本書　唐元稹

（憲宗時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而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曰）

某年月日臣稹再拜獻書皇帝陛下臣伏見陛下降明詔脩廢學增胄子選司成大哉堯之爲君伯夷典禮夔教胄子之深旨也然而事有萬萬於此者臣敢昧死而言之臣聞諸賈生曰三代之君仁

且夫者教之然也誠哉是言且夫周成王人之中也近管蔡則讒入親周召則義聞豈可謂夫明哉然而克終於道者得不謂教之然邪始其爲太子也未生胎教既生保教太公爲之師周公爲之傅召公爲之保伯禽唐叔與之游禮樂詩書爲之翫目不得閱淫艷妖誘之色耳不得聞優笑陵亂之聲口不得習操斷擊搏之書居不得近容陰順邪之黨游不得恣追禽戮獸之樂翫不得受遐異僻絶之珍凡此數者非謂備之於前而不爲也亦將不得見之矣及其長而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

成雖有放心快已之事日陳於前固不能奪已成之習已定之心矣則彼忠直道德之言固吾之所習聞也陳之者有以論焉同佞庸邇之說固吾之所積懼也諂之者有以辯焉人情之莫不欲擢其所能而黨其所近苟將得志則必快其所蘊矣物之性亦然是以魚得水而游馬逸駕而走鳥得風而翔火得薪而熾此皆物之快其所蘊也今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是以舉其近則周公左而召公右伯禽魯而太公齊快其蘊則興禮樂而朝諸侯措刑罰而美教化教之至也可不謂信

然哉及夫秦則不然滅先王之學曰將以愚天下黜師保之位曰將以明君臣胡亥（秦二世）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彼趙高者詐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殘忍戕賊之術且曰恣睢天下以爲貴莫見其面以爲尊是以天下之人未盡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獸畜矣趙高之威懾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於深宮矣彼李斯者秦之寵丞相也因讒冤死無所自明而況於疏遠之臣庶乎若然則秦之亡有以致之也漢高承之以兵革漢文守之以廉謹卒不能蘇役大訓是以景武昭宣天質甚

美讒可免禍亂哀平之間則不能虞簒弒矣然而惠帝廢易之際猶賴羽翼以勝其邪心是後有國之君議教化者莫不以興廉舉孝設學崇儒爲意曾不知教化之不行自貴者始略其貴者教其賤者無乃鄰於倒置乎洎我太宗文皇帝之在藩邸以至於爲太子也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習卽位之後雖晏遊飲食之間十八人者實在其中上失無不言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豈一日二日而致是乎游習之漸也貞觀（太宗年號）已還師傅之官皆宰相兼領其餘官寮選亦甚重焉

周以位高恨不得爲司議郎此其驗也文皇之後漸疎賤之至毋后武氏臨朝翦棄王族當中睿二聖勞勤之際雖有骨鯁敢言之士既不得在調護保安之職終不能措扶衛之一詞而令匠胡安金藏剖腹以明之豈不大衰哉兵興以來茲弊尤甚師資保傅之官非疾廢耗目少精也聵聾也不任事者爲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者處之至於友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搢紳耻之夫以匹士之愛其子者猶求明哲慈惠之師以教之直諒多聞之友以輔之豈天下之元子而可以疾廢耗聵不知書者

爲之師疎冗散賤不適用者爲之友乎此何反上古之甚也近制宮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侍讀之選而又疎棄斥遠之越月踰時不得召見彼又安能傅成道德而保養其躬哉臣以爲積此弊者豈不以皇天眷祐祚我唐德以舜生舜以堯繼堯傳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長而仁聖以是爲胥屑習儀者故不之省耳臣竊以爲於列聖之謀則可也計無窮之業傳後嗣則不可恍或萬代之後君有周成王之中才而又生深宮優笑之間無周召保助之教將不能知喜怒哀樂之所自矣况稼穡之艱難乎今陛下以上聖之姿肇臨海内是天下人人傾耳注心之日也特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游習之漸選重師保慎簡宮寮皆用傳厚弘深之儒而又練達機務者更進迭見日就月將因令皇太子與諸生定齒胄講業之儀行問道嚴師之禮至德要道以成之徹膳記過以警之血氣未定則輟禽色之娛以就學聖質既備則資游習以弘德此所謂一人元良萬方以貞之化也豈其脩廢學選司成而定倫匹其盛哉而又俾則百王莫不幼同師長同術識君

道之素定知天倫之自然然後選用賢良樹爲藩屏出則有晉鄭魯衛之盛入則有東牟朱虛之強蓋所謂宗子維城犬牙盤石之勢也又豈與夫魏晉已降因職其兄弟而自翦其本枝者同年而語乎微臣竊思爲陛下建末末無窮之長筭輒敢冒昧死誅而言之臣稹謹言以上閣本

諫吳王濞書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鄒陽

景帝時吳王陰有邪謀事尚未露鄒陽以微辭諷曰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何則彊趙責於河間文帝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封遂弟辟彊爲河間王故趙王責之也六齊望於惠后惠帝時齊悼王肥入朝呂后欲鴆之呂后子怨望城陽顧於盧博初朱虛侯章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都盧博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謀反誅死章子喜襲封爲念盧博而生怨也三淮南之心思墳墓淮南厲王長不軌文帝廢處蜀三子爲淮南衡山濟北王長爲三淮南思墳墓欲報怨也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侯各欲自報然不專爲吳也胡馬遂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言胡爲趙將越爲吳越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吳王陽知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不敢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淮越人之糧攻折西河以輔人國以防難其計欲隱其辭故深言胡越進退之盛深爲大王思之以銷亂其語若吳爲憂助漢者也自北以下王乃設其意焉臣聞交龍驤首奮翼驤舉也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底至也同厲也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

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說讀曰悅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舉鼎之士袨服盛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趙王友之湛湛沈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淮南王長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專諸孟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文帝嘉齊王首舉兵誅諸呂故使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諭意倣春秋褒邾儀父也深

割嬰兒王之壤子言愛子也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徙雍死于雍豈非象新垣平等哉言有奸臣如新垣平等欺王也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言爲吳計者猶方士新垣平之言周鼎終不可得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高祖以水灌雍王章邯城之兵不留行收敝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楚王項籍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不可庶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孰同熟不以吳王其言納

乘爲吳王濞郎中王怨望謀逆乘奏書諫曰

（文選作奏）諫吳王書　漢枚乘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絕不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脫免）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以爲大王惑（或讀曰惑）也人性有畏其景（景同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滄音愴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

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言所見不止所止）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紌（綆）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靡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石百二十斤）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厲砥）

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亡猶滅也）臣願大王孰（孰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去而之梁從孝王遊。以上宗室）

諭封拜丁明傅晏書　漢師丹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大行謂成帝）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傅）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此類）變動政事卒（卒讀曰猝）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

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侯讀樂增益
陛下諫哀之過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
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
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
七十猶博取讀日娶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
知至德赫指哀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恭弁
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
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
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
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腑何患不

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
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
位為三公職在左右讀日佐佑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
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
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
死

論丁傅董賢書 時宣為諫大夫　漢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
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
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諫哀所親
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耆艾魁壘讀上聲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
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厚也外親小童及幸
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讀日恭承
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
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
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
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
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

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同傍
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
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列
大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
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
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
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
亡而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
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郡守諸侯相也貪殘成化
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

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稱謂賓客所求）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鳲鳩養七子平均如一）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孔）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視肉如霍）蒼頭廬兒（居殿廬者）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讀曰悅）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

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訥）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以上文體依俳）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上書下

諫伐閩越書　　漢劉安（淮南王）

（武帝建元六年閩越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帝多其義大爲興發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安上書諫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安也）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難也）之越方外之地劗（古翦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讀曰預）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埶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閒中）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著於圖）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齎也）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隃讀曰踰）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淮南王長安父也）使將軍間忌（人姓名間本作閒）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古啼字）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古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能作難于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

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縣名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𢘿軟弱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服同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饟同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熱暴露水居蝮蛇蠚音釋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

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同納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問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以畜待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音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讀曰鈍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如雉兔也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

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同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常使尉屠睢人姓名擊越又使監祿監名失其姓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讀曰謫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

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
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
代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
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作一
心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
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行以逆執事之顏行
猶言鴈行謂先鋒也廝輿之卒有一不備也敗亡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
九州爲家八藪魯大野晉大陸秦楊汙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鄭圃田
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

以奉千官之共讀曰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
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讀曰扆馮讀曰憑玉几南
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
德恵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
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
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
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
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

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
也

論伐匈奴書參用史記漢書本　漢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
死以效愚計願陛下武帝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
天子大凱還師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
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之難

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幷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
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
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
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
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讀曰闢地千里以河爲境
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

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
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縣名）琅邪負海之郡
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
糧饟（餉同）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
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
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
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考姓 縣）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
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
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

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數十
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
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
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
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
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
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
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
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
國交）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

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
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論征伐書（參用史記漢書本漢書首一段從史記本刪去）

漢　嚴安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
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
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
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
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

備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
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
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音巨）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謂始皇）
人人自以為更生（語非故）嚮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
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
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
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
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同佚）欲威海外乃使蒙
恬將兵以北攻胡辟（讀闢）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

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陀屠睢人名將樓船之
士南攻百越使監祿監名失其姓鑿渠運糧深入越地
越人遯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
敗秦乃使尉陀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
胡南挂懸也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
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
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
陳地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
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
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

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
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
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
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
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
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
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
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
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劒橋箭累
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
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
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
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
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
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
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
稱諱也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
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
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
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
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
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
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平恩侯（許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帝從相言而止。宋真德秀曰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為古漢相與）

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揚雄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單于上書請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或言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計策如石也）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諱其計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周亞夫劉禮徐厲）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下堯反，要也）於便墜（便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大也）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海名）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中地名）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匈奴中山名）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宣帝年號）之初匈奴有桀

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田廣明范明友韓增趙充國田順)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常惠)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所期(之處)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田廣明田順)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宣帝年號)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狼)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威)其彊難詘其

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西南夷種)之壁籍(蹈也)蕩姐(羌種)之場艾(讀曰刈)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耕也)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益也)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

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皆)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言先於未然則不須用此也)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凡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

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繒帛五十匹黃金十斤)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宋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

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

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殘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

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

臣執國命者無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謀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仁宗年號也）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斂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絶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嘆至於慟哭而不能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月蝕星變地震

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唯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息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

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眾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以上征伐夷狄）

言兵事書　漢鼂錯

（文帝時匈奴彊數寇邊帝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同砥）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同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溝瀆）漸（漬曰漸浸也）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常流之水）丘阜屮（草字下同）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illegible]）

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遠離）仰高臨
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
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
葦（音完）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
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
弓弩三不當一（以上言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
不精動靜不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
（以上言士卒服習）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

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視也）兵之禍也五不當
一（以上言器械）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
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
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
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
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與如也）也險道
傾仄（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讀曰疲）
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
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騶（善矢者）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
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
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
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
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
弱在俛（音免俯也）卬（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

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
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
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
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此所謂以蠻夷攻蠻夷）平地
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音横）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
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
擇（財裁）（帝嘉之賜璽書寵答焉）

上守邊備塞書　漢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讀曰耐下同）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役者居閭左今亦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北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方目反除也）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直略反）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古野字）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古畝字）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

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城上雷石）布渠荅（蒺藜）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皋（古罪字下同）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皋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

父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以上爲德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發怨恨之人使行戍役相去遠矣文帝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上募民徙塞下書　漢鼂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

將送也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空虛廣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屮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二房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往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婚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能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讀曰旋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

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艾也懲艾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則弓弩可用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宋真德秀曰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以上邊備

上尙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讀曰霸近世趙王如意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由同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

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賀名）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廼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大將軍光（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

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宣帝）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㡭（字古絕）者不可復屬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讀曰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處其罪也）之成雖咎繇（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

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權時）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溫舒論緩刑而併及此必其時有因言得罪者）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永頫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帝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亡右刑詶）

報燕王書（史記本）　燕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昭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

文体明辨　大卷之二十三　廿八

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湣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燕臺名）大呂（齊鐘）陳於元英（燕殿名）故鼎反乎磨室（宮名磨歷也）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此叙臣所以幸之由）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

文体明辨　大卷之廿三　廿九

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名員）說聽於闔閭（吳王）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王亦吳）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下自白所以去燕之由與不敢背燕之意）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音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

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
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之結一篇之意而安
之心燕王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
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魏邱生此書其殆庶乎樂
知幾合道以禮始終者與

獄中上梁王書 參用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鄒陽

初鄒陽仕吳知吳王濞不可諫乃去從梁孝王武游羊勝等忌之讒于王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恐死而負累迺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
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長而不信

衛先生欲其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昭王
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
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知明之王左右不明辭不卒從
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
寤也願大王孰熟故此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
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刑斯也李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
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
臣聞比干剖心子胥伍員鴟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
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

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秦將逃秦之燕藉荆
軻首以奉丹事王奢齊將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
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
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
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尾生信燕白
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
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謂讒食以駃
騠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
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妒嫉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
睢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
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
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徐衍負石入海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
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秦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
而桓公齊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
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
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
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任子罕之計

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
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
余而覇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二王此二國豈
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
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家是矣不合則骨
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
之明後曾宋之聽則五伯不足稱而三王易爲也
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而不說(說讀曰悅)田常
(陳恒)之賢封比干之後脩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
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寺人勃鞮逐文公斬其袪)

彊覇諸侯齊桓用其仇(管仲射桓公中鉤)而一匡天下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
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
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呉覇中國而卒誅其身是
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陳仲子)辭三公
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許由)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沈)七
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人莫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屈曲之木)根柢(木根下也)輪囷離奇
(委曲盤戾之貌)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
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
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
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
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
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於卑亂之

語不奪(不見奪也)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
嘉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
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
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牆)之制
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而
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
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邑名紂作朝歌之音與之同名)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
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

行以事謟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宋眞德秀曰此篇用事太多而文亦浸趨於偶儷蓋其病也然其論譏毀之僞至痛切可爲世戒故取之○以上自訟

訟蓋寬饒書　漢鄭昌

宣帝時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是時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上封事切諫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帝怒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之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

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伯名史高名之屬下無金日磾名張安世名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帝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訟陳湯書　漢耿育

哀帝時陳湯以言事免爲庶人徙敦煌再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曰

延壽甘姓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絶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竟寧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仄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之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妒之

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遷湯卒於長安）

救劉輔書　漢谷永

（成帝時劉輔上書諫立趙后帝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秘獄群臣莫知其故大中大夫谷永上書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讇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

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衆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軟同）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帝乃徙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訟王尊書　漢公乘興

（成帝時王尊為京兆尹坐遇使者無禮為御史大夫所劾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曰）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王昌故雁門太守甄遵故河內太守）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

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姓趙）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賈萬居東市萬章居城西皆豪猾）箭張禁酒趙放（作箭者張禁作酒者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

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讀曰悅服尊
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
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張忠
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
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由御史丞楊輔故為尊
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
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
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
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讀曰附致奏文浸潤加
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

應侯范雎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
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即白起魏信讒言以逐賢守即吳起此皆偏聽不聰失
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向也公
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
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
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
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
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
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
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
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
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
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
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
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
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
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訟馬援書　　漢朱勃

光武時馬援為伏波將軍征交阯嘗餌薏苡實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征武陵五溪蠻夷營於壺頭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歿弁讒之帝使梁松責問會援卒松素恨援因事陷之帝怒追收印綬有上書譖援所載還者明珠文犀帝益怒妻子不敢還韓同郡朱勃上書訟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
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
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秦將畏口而奔楚燕將
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計下哉悼巧言之傷類

其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懷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惟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龐共與魏太子質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三人言信乎王曰信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成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熟察之）橫被

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孔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

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書奏報歸鄉里）

救朱穆書　漢劉陶

（桓帝時朱穆爲冀州刺史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而收其家屬帝聞之怒徵穆下廷尉於是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曰）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

其刑謫輸作左校大下有識皆以稷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梧矣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尹顏回化爲桀跖而稷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紫趾代稷校作（書奏帝廷赦之有尚書稷既深疾宦官中官因事誣獄之後蔡邕與其門人私諡爲忠先生以卜諭故）

請封孔子後書　漢梅福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同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東周西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言其多也）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

免編戶（庶人也）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至綏和元年立殷周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侯）

文體明辯卷之廿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章

按劉勰云章者明也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考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豈其流之濩廣歟自唐而後此制遂亡今録四首聊存古體云爾

上災異章　　漢郎顗

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

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維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而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脩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脩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

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之南之衍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

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
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
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
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
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
府三公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
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
綱踈小綱數[illegible]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
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
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

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
誅右論諫

慶文帝受禪章　魏曹植

陛下以聖德龍飛順天革命允答神符誕作民主
乃祖先後積德累仁世濟其美以暨於先王勤恤
民隱劬勞勠力以除其害經營四方不遑起處是
用隆茲福慶光啓于魏下承統業纘戎前緒克廣
德音綏靜內外紹先周之舊跡襲文武之懿德保
大定功海內爲一豈不休哉右慶賀

爲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梁江淹

上書皇帝陛下即日詔書以臣爲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等持節都督如故
峻命在庭光册充軒虹驂徐服朱軾[illegible]佇
蓋貴對以慄心影若傾中謝臣功乏全道不足以
題象魏績非振民無可以書廟閣半漏未晏中鍾
而驚寶忌徽肅起乘盛服竊疑國寵頻萃末所今
寰海順典璣都咸光調御維新鎔製就始良宜整
變憲經銓明典締九河式耀三辰載晰不悟陛下
皇靈曲溢大賚斯降而鴻賞之行遍於臣始非所
以騰振遐風激昂品流輿人之誦具聞其黷頻露

慊祈未照鑒順今使虔禮青軒謹躬丹墀憂符怵
惕懸猶熱彰不任屏營之情

封二子爲公謝恩章　魏曹植

詔書封臣息男苗爲高陽鄉公志爲穆鄉公臣伏
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摧鋒接刃之効天
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
榮耀當世顧影慙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
加既榮本榦枝葉并蒙苗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
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子以上陳謝
表上附物記

按字書表者標也明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古者獻言於君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其三曰表然但用以陳請而已後世因之其用寖廣於是有論諫有請勸（進勸）有陳乞（侍罪附）有進（進書如唐蕭穎士為崇正進續尚書宋寶鑑進那紀之類是也今皆不錄）獻（獻物獻）有推薦有慶賀有慰安有辭解（辭官辭解如解官）（殷仲文解尚書表是也今不錄）有陳謝（謝官上謝謝賜）有訟理有彈劾（如諸葛亮有劾李平表今不錄）所施既殊故其詞亦異至論其體則漢晉多用散文唐宋多用四六而唐宋之體又自不同唐人聲律時有出入而不失乎雄渾之風宋人聲律極其精切而有得乎明暢之旨蓋各有所長也然有唐宋人而為古體者有唐人而為宋體者此又不可不辨也今取漢以下名家諸作分為三體而列之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使學者有考云宋人又有箚記書詞於箚以便宜奏蓋當時函表之詞也故取以附焉然表文書於牘則其詞稍繁箚記宣於廷則其詞務簡此又二體之別也

文體明辨　入卷之二十四　三

古體

出師表

漢諸葛亮

（後上勅立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

臣亮言先帝（昭烈）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讀曰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夫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禁中）府中（幕府）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一有）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一有也字）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西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一作士）此後漢（東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一有也字）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文体明辨　一百　卷之三十四　六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一作兵敗于長坂)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一作動)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一作兵甲)已足當獎率帥(一作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一作上所都雍洛也)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一作規)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一作咎)以彰其咎(一作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一無遺詔二字)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一作泣涕一作泣)不知所云(一作言)

前出師表　漢諸葛亮

(後主六年亮聞魏揚州牧曹休爲吳陸遜所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群臣多以爲疑)亮上表曰

先帝深慮以(一本無深以二字)漢賊(漢指招烈賊指曹操)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一有也字)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一作故二字)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一有也字)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一無并日而食四字)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一作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

深然涉險被創(一作傷也)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祖謀臣不如良(姓張)平(姓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一作以)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孫武名)吳(吳起名)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一作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一有而字)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

夏侯淵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

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論佛骨表　唐韓愈

憲宗遣使者迎佛骨入禁中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曰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

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

手令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内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至雖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唯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

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表入帝大怒將以死裴度崔[illegible]乃貶潮州）以上論諫

勸進表　　晉劉琨

建興（愍帝年號）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段姓）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司馬懿）肇基景命世祖

武皇帝(司馬炎)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武惠懷愍
是爲四聖然惠懷本兄弟故云三葉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
氏自元康(惠帝年號)以來艱禍繁興永嘉(懷帝年號)之際氛
厲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儁物克甄誕授
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冢宰攝其綱
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群生懷來蘇之望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難寇害尋興逆
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
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愍帝)幽

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
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
之類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況臣等荷寵三世
位厠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悲且惋五情無
主舉哀朔垂(垂隴)上下泣血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曆
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
無知(齊室)宗之禍而小白(齊桓公名)爲五伯之長晉有驪
姬之難而重耳(晉文公名)以主諸侯社稷靡安必將有
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
(元帝)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明紹
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
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囂然無所歸懷
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
撫寧江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
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肅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
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
穆於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爲美談宣王之興周
詩以爲休詠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
生顒然莫不欣戴聲教所加願爲臣妾者哉且宜

皇之亂惟有陛下(指元帝爲懿孫琅邪恭王覲之子然實牛姓非真子也)億
兆攸歸曾無與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
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謳歌者無
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既
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爲休徵
者蓋有百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
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
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
抗矯之節以社稷爲務不以小行爲先以黔首爲
憂不以克讓爲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

溥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亂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

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踊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訓臣匹磾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右請勸

求自試表　　魏曹植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受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位竊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

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簡良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釣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

不俟光武吮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故申
右伏劍於鳴轂（齊王出鳴轂車右請死）雍門刎首於齊境（越甲至齊雍門狄刎頸而死越人引歸）
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
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
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
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
年使越欲得長纓其王羈致北闕此二臣者豈好
為夸主而燿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其才力輸能
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
臣無以家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以
二方（吳蜀）未剋為念伏見先帝（文）武臣宿兵年耆即
世滅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
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
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
屬大將軍（曹真伐蜀）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曹休伐吳）
統偏師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
士卒先雖未能擒權（孫權）馘亮（諸葛亮）庶將虜其雄率
（帥）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
挂史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

年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
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
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衄輟食忘餐奮袂攘衽
撫劍東顧而心已馳于吳會矣臣昔從先武皇帝
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伏見所
以行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也故兵者不可豫言
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
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
之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垂於竹帛

未嘗不撫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而秦魯以其成功（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襲鄭晉兵遮之虜三將以歸後晉歸三將繆公復其官秩愈益厚之卒敗晉兵魯莊公時曹沫為將與齊戰三敗魯懼割地以和後以為將莊公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盡還魯地）
絕纓盜馬之臣赦而楚趙以濟其難（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纓以告王王命群臣皆絕纓然後火後與晉戰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問之乃絕纓者也秦穆公失馬野人取而食之公自往見之偏飲之酒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傷也後與晉戰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鬬遂大克晉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任城王彰）
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

上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韓國人姓名善狗者)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昔毛遂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悟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

者也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　魏曹植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咸和也)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群臣百寮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

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

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辭國遠游出征也）戴
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音促疾也）得一號安
宅京室執鞭珥（插也）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荅聖
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
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
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
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
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
動天崩城隕霜之（杞梁戰死于莒城其妻哭之城爲之崩鄒衍盡忠于燕惠王王信讒

而繫之衍仰天哭正夏而天降霜之）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爾
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
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
令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
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
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耻其君不爲
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
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
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慺慺之

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不轉也）企（舉踵）佇（久也）之心敢復
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陳情表

晉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一作豐）夙遭閔（一作愍）凶生孩六月
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一作閔）臣
孤弱躬親（一作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
孤苦至于成立既無伯（一作叔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
薄晚有兒息外無朞（期年）功（大功小功）彊近之親內無應
門五尺之童煢煢孑（一作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一作早）
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一作

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
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
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
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
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一有劉字）病日篤
欲苟徇（一作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卹況
臣孤苦特爲尤甚（一作臣之極）且臣少仕僞朝（指蜀漢此答辭）
宦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

至微至陋猥過一作蒙拔擢寵命優渥殊一作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一無私情二字區區不敢棄一作能廢遠臣密一無臣字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一無而字報養一無養字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梁益牧伯之一無之字所見一有見字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一作鑒見伏願陛下矜愍一作憫愚誠聽一作謂臣微志言一作庶劉僥倖保

卒餘年臣生當隕首一作身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一作奉表以聞武帝覽表嘉其誠懇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闋遷漢中太守○宋真德秀曰武侯之表發於至忠今伯之表出於至孝○以上陳乞

薦禰衡表　　漢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一作帝睿聖纂成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岳降神異人間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姓張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一作王良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薦劉劭表　　魏夏侯惠

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

蜀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特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親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開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煇煇日新矣

薦譙元彥表　　晉桓溫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

矯跡以敎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穆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戡李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以

薦推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傅亮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旍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流遄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三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廛里蕭條雞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既開翦荊棘繕脩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慰國哀表　　唐韓愈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憲宗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踊無地伏惟聖情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穆宗痛貫宸極聖情難居土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慈聖光獻皇后曹氏仁宗后昇遐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維皇帝陛下英宗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

慈聖光獻皇后復土返虞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反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處恭維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粤自棄捐宮闈爰及襄賓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行益常禮斷情報德內外殫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欷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宋王安石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維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以上慰表

讓中書令表　　晉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琛名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明帝龍興垂異常

之顧既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劾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成帝踐祚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

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
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
（呂霍許史丁傅）東京六姓（竇鄧閻梁）皆非姻黨各以平進
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
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漢
世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
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賄居權寵四海側
且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
何邪直由婚嫌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
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

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闈之內矣自昔往代成鑒可
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肯
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
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
其愚欺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
戶說使皆坦然邪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
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
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
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悾悾屢陳丹
欵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厝以
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久臣之罪又積
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潮州刺史（一無刺史二字）謝上表　唐韓愈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
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莫數一作）陛下（矜臣）哀臣
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
章以臣為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
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為謝臣某誠惶誠恐

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
日奔馳上道（一作就路）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一有今年二字）
正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
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
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
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
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
得其所故遣刺史面（一作問）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
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
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闔臣所稱聖德

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
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
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鰐魚患禍不測州南
近界之（一作州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
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
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
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為群苟非陛下哀
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
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

文苑英華 六百卷 三十四　三一

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
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
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
前之偉蹟編之乎（一作于下同）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
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一作縱）使古人復生臣亦未
肯多讓伏以大皇（一作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
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一作玄宗）之後政
治少懈文致未優（一作復）武克不剛孽（一作孼）臣姦隸
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
孫（一作繼）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

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
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
莫不寧（一作從）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
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
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
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
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
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一作萬年）
服我成烈當此之際（一作時）所謂千載一時（一作時之一）不
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

文苑英華 六百卷之一十四　三二

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
窮思畢精以贖罪（一作前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
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
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
以聞（宋范祖禹曰終唐之世惟憲宗一以封禪為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

右謝

理劉司空表　晉盧諶

（愍帝時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與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結婚約為兄弟期討石勒後與匹磾有隙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子姪四人皆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強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悅等上表理琨曰）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姓司馬晉宗室以晉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

京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姬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幷土必不亡身於燕薊

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元帝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玄綸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約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此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詭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

顧望留停榮邵欲遣前熟鴻臚邊邀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囊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

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
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
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
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
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
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頑凶
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蹐跼亂亡之際夾
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
之智猶不為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
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

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
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
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
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
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
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
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
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非虛
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

而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
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
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
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
昔壺關三老（名茂失其姓）訟衛太子（名據）之罪谷永劉向
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
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
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
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
朝曲賜哀察（右訟理）

表中

為崔相陳情表　唐白居易

臣植言臣有情事久未敢言今輒陳露伏增戰灼
臣亡父某官（名）亡妣某氏是臣本生亡伯某官
某（名祐）贈某官臣今承後建中初德宗皇帝念臣
亡伯位高無後以猶子之義命臣繼紹仍賜臣名
嗣襲雖移孝思則在上荷告命永承繼絕之宗中
奪私恩遂阻劬勞之報歲月曠久情禮莫伸自去
年已來累有慶澤凡在朝列再蒙追榮或有陳乞
皆許迴授況臣猥當寵擢謬陟台階爵祿之榮實

有踰於同輩顯揚之命猶未及於先人飲泣茹悲哀懇所極臣今請以在身官秩并前後合叙勲封特乞聖慈廻充追贈倘允所請兾幸於斯則臣烏鳥之心猶冊生而展養犬馬之力誓萬死以酬恩蹐地仰天不勝感咽披陳誠懇煩黷宸嚴無任惶懼激切之至謹奉表陳露以聞（布陳之）

為建安王（攸宜）獻食表　唐陳子昂

臣謬籍葭莩叨榮圭社元戎出塞違鳳扆而踰年班師入朝拜鸞闈而有日而策勛飲臣頻承湛露之恩獻壽奉觴未中行潦之薦所以白茅微藉頗

享於鈞臺黄污菲誠忠奉於瑶水謹輙獻食百舉伏知金鷄瑞鼎盈上帝之珎羞玉女行厨盡群仙之品味以兹菲薄有陋蘋蘩多慙在藻之歡竊有獻芹之志所願皇慈俯納丹慊獲申天子萬年永慶南山之壽微臣百拜長承北極之恩（布進）

賀皇帝（穆宗）即位表　唐韓愈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為天所相為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宫齒胄國學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夂動群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者幼或至垂泣（一作涕）舉用俊乂流竄姦邪雖虞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懽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象之以求多福天下幸甚微臣往因

言事得罪先朔守郡（郡一作守）遠方拘限條制（制一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雨表　唐韓愈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懽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祈禱實頻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兹黎庶有事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甘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

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家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常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為宰相賀雪表　唐韓愈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陛下深念黎甿憂形詞旨神監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銷厲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地合德視人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變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京兆府賀嘉瓜白兔連理棠樹等表　唐柳宗元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寧出徐州刺史張愔所進嘉瓜圖及白兔兒一幷出陳許等州觀察使上官說所進許州連理棠樹圖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聖欽承用膺多福臣某誠慶誠賀頓首頓首臣伏以太和所蒸至德斯應圖物獻瑞周於遠方神瓜合形式表緜緜之慶異棠連質用彰燁燁之榮况金風發祥白兔來擾告有秋之嘉應著成歲於神功雜遝紛綸如山斯委人書登於書域物咸暢於薰風特况臣感深恩欣逢衆瑞踴躍之至倍萬恒情

為京侍郎賀布衣竇群除右拾遺表　唐柳宗元

臣某伏見今月日制除布衣竇群右拾遺者臣聞直道之行四方嚮德逸人是舉天下歸心臣伏以竇群肥遯居貞苞蒙養正學術精果操行堅明讚誦道真以求其志臣頃守藩服特所委知及歸朝廷輒有聞薦屏迹竊位之責以塞曠官之尤豈謂天聽曲從替言無廢况諫諍之職政化是恭擢於

布衣久無其比周行慶抃林藪震驚晦迹寧處於遺賢懷才盡思於展效臣以性本庸疎動無裨益唯思進拔以報恩榮區區懇誠實貫金石言而不廢微臣敢竊於薦雄德必有鄰聖代式光於尊寵自從受命冀復面陳迫以疾病接於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無任喜躍屏營之至

為裴相公讓官表　唐韓愈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為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

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
道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不求利己人以爲拙臣
行不疑元和憲宗年號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
爲宰臣所非移出一作官府廷因所一作佐戎幕陛下
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絲綸之
重受恩益大厚一作顧己益愈一作慄苟耳目所聞知
心力所追及少關政理輒以陳聞於禆補無涓埃
之微而讒謗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
書一作誠獨斷不諫奬待踰羣輩一作臣誠見陛下具
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

昌曆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
地寬群臣盡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
德宜報苦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爲
徒欲竭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
領臺綱又毗邦憲聖君所厚窮逆所讎闕於防虞
幾至殲踣恩私曲被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
列未知所措柢自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
餘委臣以燮和之任忘其陋汙使佐聖明此雖成
湯舉伊尹於庖廚高祖登傅說於版築周文用呂
望於屠釣齊桓起甯戚於飯牛雪恥蒙光去辱居
貴以今準古擬議非倫陛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
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僭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
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
未盡游郊藪草木魚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爲之
時得非常人之佐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如
臣等類實不克堪伏願博選周行旁及巖穴天生
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
協群情無任懇款之至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唐杜牧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除臣某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祇奉成命進退失圖捧詔兢惶銜恩戰慄
臣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書生仕逢聖代掌綸
言於西掖作藩守於名邦自顧才能已是踰越陛
下奬遇不次拔擢過分一作闡典貢地官掌財咸無
政能粗免愆闕及擢爲兗擁累受寵榮雖竭盡疲
駑欲裨萬一而才智跡拙不效涓塵夫宰相之任
前賢有言如涉川有舟如幽室有燭代天理物爲
人具瞻豈伊小臣而膺大任今朝廷髦俊並作名
德森然或多歷庶官或皆有功實或四方屛翰已
著勲勞舉而用之無不可者如臣凡淺豈宜委任

伏乞俯廻天鑑更擇時賢必能舟青帝圖金玉王
度使微臣無尸祿之誚聖主有得賢之名非唯微
臣獲安實亦天下幸甚無任悃懇血誠之至以上辭郡
為宰相元稹謝官表　　唐白居易
臣某言伏奉今月日制書授臣守本官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者殊常之命非望之恩出自宸衷加於
凡陋踈駭震越不知所為中謝臣伏准近例宰相
上後合獻表陳謝臣今所獻與衆不同伏惟聖慈
特賜留聽臣伏聞玄宗即位之初命姚元崇為宰
相元崇欲救時弊獻事十條未得請間不立相位

玄宗明聖盡許行之遂致太平實由於此玄宗欲相姚崇
崇知帝銳於治乃先設十事以堅其意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
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
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為之
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
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
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真時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下
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鑒戒為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拜命陛下視
今日天下何如開元天下微臣自知才用亦遠不
及元崇若又僶俛安懷因循保位不唯恩德是負

實亦軍國可憂臣欲候坐對時便陳當今切事下
救時弊上酬君恩臣之誓心為日久矣陛下許行
則進不許則退進退之分斷之不疑敢於事前先
此陳啓況臣才本庸淺遭遇盛明天心自知不因
人進擢居禁署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
內省行事無所愧心然上黷宸聽合當死責豈意
憐察曲賜安全螻蟻之生得自茲日今越流輩授
以台衡拔於萬死之中致在九霄之上捫心撫己
審分量恩陛下猶不以衆人之心待臣臣豈敢以
衆人之心事上皇天白日實鑒臣心得獻前言雖

死無恨無任感恩懇款之至
忠州刺史謝上表　　唐白居易
臣某言臣以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伏奉敕旨授臣
忠州刺史以今月二十八日到本州當日上訖殊
恩特獎非次陞遷感戴驚惶隕越無地臣誠喜誠
懼頓首頓首臣性本踈愚識惟褊狹早蒙採擢
在翰林僅歷五年每知塵忝竟無一事上荅聖明
及移秩官寮卑冗踈賤不能周慎自取悔尤猶家
聖慈曲賜容貸尚加祿食出佐潯陽一志憂惶四
年循省晝夜飲食未嘗敢安負霜枯葵雖恩向日

委鼠黃萊敢望霈春豈意天慈忽加詔命特從佐郡寵授專城喜極寃驚感深泣下方今淮蔡底定兩河乂寧臣得為昇平之人遭遇已極況居符竹之寄榮幸實多誓嘗負剌慎身履氷勵節下安凋瘵上副憂勤未死之間期展微効踴身地遠仰首天高螻蟻之誠伏希憐察無任感激懇款彷徨之至謹遣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為建安王謝借馬表　唐陳子昂

臣攸宜言伏奉聖慈勑借臣廐馬四匹星旗方列

天馬忽來祗拜恩榮抃躍無集臣名慙白馬陣昧青龍徒憑廟勝之威竊總元戎之首皇師久露凶羯未俘方欲親負干戈身先士卒金山深入期突厥之功玉壺遂臨叨得駿之賜昔開東道今見西來感燕骨而長鳴君恩罔報向朔雲而驤首踴頓方擒坐馳千里寔愧三軍寵貴非圖榮多增懼

為揚湖南〈憑〉謝設表　唐柳宗元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長樂驛設旨恩榮特殊宴飲斯及顧茲厚禮猥集微躬臣某誠懽誠慶頓首頓首臣以多幸屬此昌時任重方岡職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剌知無肉食之謀以憂以惶寤寐無措豈謂鴻恩纔至豐膳爰來陸海兼陳飴醴皆設庶當奉揚聖澤覃布遠人流愷悌於皇風均乳哺於赤子少陳微効上答殊私無任感恩欣躍之至〈以上附謝〉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四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五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表下

宋體

南郊進奉表　宋王安石

臣某言伏以郊兆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輸前件物掌於邦財斂自民職竊覩燎禋之盛式脩幣獻之常右進

皇太后加尊號鈐司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重明以繼大人瑶圖垂慶介福而于王母玉冊有光瑞溢簾帷重闈宗祏中賀恭維皇帝陛下敬仁成性曆數在躬維后綏猷蹈堯舜之孝弟因親教愛奉任姒之肅雍宜申慈極之尊式表聖倫之至臣叨蕪兵轄喻企陛簾賛長信之徽稱已光漢制頌塗山之丕訓益大禹功

賀立皇后表　宋蘇軾

纘女維莘俔天之妹事關廟社喜溢人神臣聞三代之興皆有內助二南之化實本人倫維關雎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民有所恃邦其永昌恭維皇帝陛下自誠而明維睿作聖輯寧夷夏德既茂於治朝輔順陰陽政兼脩於內職既膺大慶益廣至仁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嘆上符天造日月焉之光明受祿無疆與民同樂

皇子賜名潁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家有嚴君托中興之昌歷天以聖子作大國之宗藩喜溢宮闈慶開宗社中賀恭維皇帝陛下懋昭聖德厚正人倫保天命以宜君四方無侮貽孫謀而翼子百世可知爰錫嘉名載敷大號欽哉有土肇基二水之邦格于皇天式應三星之曜俾耆而

艾長發其祥臣縻跡侯方傾心魏闕豈土成憲頌垂謨烈之休啓我後人益壯本支之盛

皇子進封左衛上將軍嘉國公賀皇大后表　宋文天祥

東朝保文方隆堯母之仁西國分茅式篤文孫之慶兩宮喜色萬宇歡聲中賀恭維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德厚慈元神怡長樂尊之至也上承觀膳之勤宜爾繩兮下適含飴之趣瑶池日永玉葉春濃臣遠被繡衣喻瞻綵仗于其王母知介壽之來崇佑我後人願丕圖之有衍

皇女進封同壽表公主賀皇帝

宋文天祥

乾見大人道夙隆於乾體巽為長女命爰寵於巽中喜溢宮庭歡騰海宇中賀竊維興君之際必有積善之餘播在正風則曰王姬之美陳于小雅是為女子之祥無非歌福祿之同于以表國家之盛恭維皇帝陛下和順而理溫柔以容包體深仁既茂緜瓜之瓞岡陵厚積復培穠李之華始封爰遴於嘉名遐祉永齊於聖壽臣跡縻使事身隔賀班親愛如家遥賛人倫之厚肅雍迪教適觀王道之成

乾會節贛州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一人天拱適符龍御之亨萬國雲從共慶虹流之瑞系隆宗社福被寰瀛中賀恭維皇帝陛下日躋日聰乃文乃武金甌有永紹寧人大寶之休翠蹕早朝娛太后萬年之壽當嵩呼之華旦總夔月之佳辰兩宮同時千載盛事臣猥叨分竹彌切傾葵奉玉巵之恭阻綴班於北闕遥銀臺之奏但申頌於西崑

天申節賀表

宋陸游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即昌期虔申壽祝中賀恭維太上皇帝陛下宅心清靜受命溥將協氣薰為太平華夷衘莫報之德孫謀以燕翼子宗社侈無疆之休誕敷錫於下民丕顯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聆表於雲霄敢恨微蹤之遠被頌聲於金石尚希薄技之陳

壽崇節兵馬鈐轄司賀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金闕日長尊處宸闈之極玉巵春滿誕膺法駕之朝凡在式圍举均擊壤中賀恭維壽和聖福皇太后陛下心遊恬淡德著慈仁隆周召之風人倫既正養黃老之性妙道獨尊皇穹申方至之休壽命衍無疆之算臣猥分郡組共貳戎韜迹遠觚稜帷幄瞻於長樂忱同葵藿筆璈第想於承華

天瑞節鈐司賀皇帝表

宋文天祥

謳歌與子方開捧日之祥福祿宜王初紀流虹之慶光生宗社歡溢堪輿中賀恭維皇帝陛下天德生知乾元首出載震載夙膺天地之珍符繼聖繼明正春秋之嫡統當瑶光之瑞節際金顥之昌辰

臣分虎有赧抃鰲欲舞呼玉巵之萬歲陪賛千休進金鑑之千秋嗣殫臣職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伏以廟館蠲烝郊柴昭報仰格神靈之饗俯均夾夏之歡中賀伏維皇帝陛下道協欽明德兼神武攬御今之皇策考嚴上之帝儀禮威盛容茂實存乎六世恩典徽數賚并及於萬方妾備數先朝叨榮中禁泥逢累洽竊用交欣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宋王安石

伏以靈承廟祏祗載郊丘既來萬國之歡遂格三靈之祐中賀恭維皇帝陛下徇齊成性睿廣聦期神罔時恫方紹休於大業聖爲能饗乃獲考於上儀妾遠侍先朝親逢盛事觀瞻有煒欣賴實多

禮部賀嘉禾及芝草表　　唐柳宗元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某日内出劒南所進嘉禾圖及陝州所進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圖煥開瑞彩交映遐邇偕至福應攸同臣某等誠慶誠賀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緝熙至道保合太和惟天發祥地不愛寶嘉木擢質靈草抽英獻於王庭唐叔懸同穎之異鷹諸郊廟班史謝連葉之奇既呈蕤蕤之祥更覩煒燿之秀豐年斯著聖壽用彰飲和之人歡抃無極臣優游至化披翫殊姿慶抃之誠倍萬恒品

爲王京兆[權]賀嘉蓮表　　唐柳宗元

臣某言今日某時中使某奉宣聖旨出西内神龍寺前水渠内合懽蓮花圖一軸示百寮者祥圖煥開異彩交映賛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歡臣某誠歡誠慶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道協重華慶

傳種德陶陰陽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慶毎見於天心發祥必自於禁掖是使雙華擢秀運帯並芳香激大王之風影耀天泉之水煥開宮沼旁映給園靈既應期天龍護聖實曆更超於小劫神功允洽於大千臣某獲覩昇平濫居榮寵聞瑞應而稱慶仰績事而增歡

賀赤烏白鵲表　　宋汪藻

治格時雍祥昭羽屬生皆異稟凝丹素以成形出若相符信圖書之上瑞必有召此來非偶然中賀伏以烏本陽精鵲知歲事方聖祚紹隆於火德適

天時應在於金穰宜爾珍禽呈茲瑞質孝能致蒲煌煌儀則之新喜必傳音翯翯羽毛之潔用明諸福之畢至孰謂二蟲之無知恭維皇帝陛下保合太和緝熙純嘏跂行喙息皆安性命之情岳貢川珍盡發乾坤之蘊是生神物來相昌期將合采以成章乃同時而薦彼徊翔有煒協周家王屋之符粹美而真異莊子彫陵之見一惟周游雕陵之樊覩異鵲集於栗林說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蔭螳螂執翳而搏之異鵲從而利之莊周揔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周反入三月不庭弟子問之周曰吾守形而忘身異鵲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取九重之有托寧三匝以求安臣等幸列近司喜逢休應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從來儀之鳳

代宰臣以下賀雪表　　宋呂祖謙

皇極之主疇既叙於時寒豐年之冬兆先占於積雪繽紛六幕賁冒九圍中賀恭維皇帝陛下綏靜嘉師財成元化嚴凝西北歛義氣以方升彊理南東贍同雲之已合瑞呈禹甸喜溢堯衢臣等幸際昌辰欣逢休應授簡而居客右雖慚梁苑之辭爲樂而與民同請上齊宮之料以上慶賀

大行皇帝升遐鈴司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王宜日中方慶垂衣之治父有天下遽傳憑几之言宗祏惘凶幅員哀痛恭以大行皇帝王道正直帝德簡寬奉長樂之凊溫不弭仁孝總遐英之勸誦適紹文明方嗣服於萬年胡委裘於一旦烏號罔極龍御何追中慰恭維皇帝陛下聖德升聞孝思求慕重華協帝方過密於八音冢宰總官將諒陰於三祀願少紓於聖抱以弘濟於皇圖臣遜領戎軺哀傳國疚阻伸奔問惟重摧傷

啓殯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三年諒闇不言悲深翼室七月同軌畢至告啓攸塗遠日戒嚴終天增慕中慰恭維皇帝陛下外勤謀廟內奉臨朝制爰舉於因山龍輴將駕情來懷於陟岵鳳紼奚追願寬剟鳥之思益重基圖之託臣竊縻斗壘阻慰宸庭

啓殯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居長樂之漢宮永懷鶴駕卜會稽之禹穴垂戒龍輴悲結慈闈痛均薄海中賀恭維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憂勤德備擁佑功高百世可知首正貽孫之則七月而葬豈勝思子之懷願東望以節哀

重外朝之同御臣身縻乘障跡阻趨班

發引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鸞車既駕陟岵哀深龍輴畢塗崇丘制舉新宮永閟真室增傷中慰恭維皇帝陛下思道諒闇送終哀感尽喪讀葬禮不愆復土之期因山不起墳尨切望陵之感冀少寬於孺慕以丕重於宗祧臣縻跡侯藩傾心宸陛

發引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國謹重喪龍輴就殯徂襄大事鸞旂興懷海宇同哀山陵告備中慰恭維皇太后陛下憂勤孔夙哀

感謹終嫣汭居諸帳虞琴之已遠會稽咫尺望禹穴以奚追願紓既葬之悲式相維新之治臣承流有守伸慰無從

大行皇帝百日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雲升梧野蝢隔千秋日短蓂階篤言七浹委裘禍追捐玦哀深中慰恭維皇太后陛下教盡人倫慶隆毋道雖易月以日難窮伉儷之悲然篤子於天正重攜持之託願俯從於中制用式副於群情

禫祭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衮衣萬歲痛隔終天禫服一朝權從易月感時憂戀半土盡傷中慰恭維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德著寶祐功藏金匱撫丱湖之龍去子保何追懷豐水之燕貽孫將有衍願副普天之望式紓慈極之悲

大行皇帝再期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望斷乘雲悵龍驂之浸邈制嚴易月恍鳳曆之再周凡舄情持式同追慕中慰恭維皇太后陛下承天功大與子仁深雖悼舜陟方不替蒼梧之望然開周嗣歷方隆豐芑之休願少抑於哀悰用永綏於神器

慰正旦表　宋蘇軾

嗣歲將興雖有作新之慶舊穀既沒共深追遠之思凡在照臨舉增懷慕中謝恭維皇帝陛下道躋堯禹行比騫參方受圖於三朝明發不寐念御籬於雙日孝思奈何華寬罔極之哀少副有生之望

正旦慰太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正月始和律更太蔟昊天不弔痛在思齊厤數維新宮闈孔惻中慰恭維壽和聖福太皇太后陛下爲元氣毋與太極游孟春而戒遒人撫時其邁上日而受文祖擁治方新願寬丕子之思益重神孫

之託臣竊縻宣化阻慰履端

宋周必大

亞歲甫臨方講漢儀之舊徽音寖遠共深文母之思逢知聆穆之光正切哀恫之慕中慰恭維陛下道同堯舜行過淵騫罷長樂之壽觴深悲節物望慈寧之繐帳益動孝思瀕寘追遠之懷庶對履長之序

冬至節贛州慰皇帝表　宋文天祥

一陽來復感駒隙易之流三祀諒陰悵烏號之寢邈愴深履鞾悲著羨貓中慰恭維皇帝陛下清明

在躬恭默忠道水有源木有本方嚴祭祖之時霜既降露既濡不勝思親之念少抑居諸之慟仰齊付託之隆臣遜守遐邦阻班嚴陛誦先王省方之戒願謹起居秉諸侯謀廟之忠聿懷奔走

冬至節贛州慰皇太后表　宋文天祥

復陽在地氣應黃鍾坤德承天悲深素韠六宮增欷萬宇永懷中慰恭維皇太后陛下長信宅尊思齊繼美手扶宮日坐占千歲之長目斷臺雲尚想九疑之遠願紓哀於儷極以永翼於皇圖臣遜守江城阻瞻禁闕

駕幸河北起居表　宋楊億

蠢冪猾誅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甿徯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兇醜遂底定於寰區五材並陳盂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因犯順以必誅矧朔漠羣妖腥膻雜類敢因膠折之候輒爲烏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明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

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夷落梟冒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蛇豕之穴悉降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云亭泥金而典禮遠追八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illegible]州莫參法從空厲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慰以上

辭樞密副使表　宋歐陽脩

臣某言伏承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

特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資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當失繫國（體一作）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強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晚勤古學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冒危躬於禍釁頻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唯可置之閒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借物以不詳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為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汗更選儁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宋歐陽脩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黷高明唯知跼蹐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資

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鑄皇月繼照聖治維新奨往事居然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唯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群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迫一作）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固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或幸於聽卑特収渙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乞罷宣撫使表　宋李綱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累具劄子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一次再降詔書不允者危誠上達方冀斧鉞之誅溫詔俯頒未遂丘園之請敢再陳其懇悃仰冀於矜從中謝伏念臣一介書生不習兵事忘身徇國雖堅衛上之心制勝運籌初乏折衝之略誤蒙

天奬仰長樞庭出分閫外之權未迪師中之吉雖
聖恩寛大必將赦三北而用孟明然公議沸騰豈
肯以一戰而恕房琯與其招人言而得罪曷若控
君父而乞身徃城于方宜有赫赫之南仲任泮獻
馘必資蹻蹻之虎臣自度非才請避賢路伏望皇
帝陛下容之以天地之覆燾之以日月之明憐臣
勞瘁而無補於事功察臣精誠而有志於忠義進
以道而退以禮不使翺翔保其始而全其終無令
隕越則臣誓堅素守仰戴鴻恩失東隅而収桑榆
捐軀未晩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爲期以上辭

謝皇帝登極赦文表　宋文天祥
日月重離開國家之休運雷雨作解溥天地之至
仁萬邦咸休一人有慶中賀恭維皇帝陛下先文
光宅舜德出寧神聖爲君丕受皇天之命春秋立
嫡聿昭正統之宗爰肆眚於端門示湛恩於熙代
臣猥分銅虎喻企金雞大人繼照四方聳觀初政
皇極敷錫五福第奉寛書
謝授新安郡侯表　宋汪藻
臣某言准告命伏蒙聖恩以宗祀赦文授臣新安
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戸者禮洽中天慶覃外服
猥奉十行之詔就加五等之封中謝伏念臣犢冐
恩私浸踰分願昨投閒於異縣家起廢於偏城乆
咨還家方慙南飛之鵲通侯授印忽成左顧之龜
雖滲漉以惟均何遭逢之獨異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調琊萬類藩飾群工屬宣室之受釐鑿寢區而
蒙福臣適臨本郡仍胙鄉州宋人洴澼以得封望
胡及此漢將銀黃而夸里榮乃過之寵既逮於子
孫忠敢移於生死
謝直集賢院表　宋夏竦
北門禁省給青簡以試言東觀直盧降紫泥而命

職莫逭假人之刺彌彰遇主之榮竊以承明設待
詔之官寔漢朝之芳潤嚴正啓脩書之院乃唐氏
之英華濬圖書之淵敞龍鳳之宇自非弓裘繼世
覃句名家通授義畀奺之靈篇閑書芴珥彤之故
事則何以繼成康之美頌考宣武之懿文陪法從
於甘泉奉宸游於屬玉況當聖日允屬簡求如臣
者學不傳經文非近史青青子珮雖見刺於勞心
翹翹錯薪亦濫期於刈楚筮仕勝衣之歲驚名象
日之畿方傅𢂸以觀光遽墨衰而沿牒幸遇國家
誕敷尺詔增廣六科方棲枳以徒勞遂上封而自

爲始較文於藝苑旋試可於鼎司亟趨文石之墀
遂忝廷英之閒擊轅虔曲敢望於九成縈帶分墉
俄登於百雉陞參河之屬吏佐分虎之方州爰受
代於瓜時遂歸朝於幄坐典陳東之粟閟山委之
丘區從九九之車總絲棼之案牘暨還衡雉壞舍
爵太官既諧引籍於金閨將佐于藩之熊軾又慮
沈迷簿領蹶墜簡編負公朝振舉之科辜聖主詳
延之意遂殺青而奏技果出綍以推恩禁林俾試
於雕蟲書殿遽令於抱槧閣上帝之冊府目眩星
辰發道家之蓬山足踐雲氣奉長者之餘論與先

生而並行分直石渠地接嚴更之守縱觀金匱門
連背作之廷載惟螻蟻之軀莫報乾坤之賜恭維
尊號皇帝陛下事寢廟以至孝奉靈祇而克誠沠
鴻藻於絕垠鑠景炎於徃號以文明而行健體忝
克以居高縱觀唐漢之大猷備舉黃虞之故實摩
藻和而六同韻大章麗而五佐飛悏崇務廣於斯
文奬擢不遺於小道遂使至孤之士優塵非次之
恩東陵遽擬於西山羔裘遂登於猴腋歌衛風而
合雅躋齊紫而雜良誠當潔飾於素絲敢不盟心
於白水益三緘而出話彌九復以窮經求冰淵惕
厲之心奉日月照臨之鑒庶追素餐之謗仰酬明
主之知媿懼所深兢惶不已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宋歐陽脩

職清書殿寔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
重內循謭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禀質过
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
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廁翰林晚綴宰
寮俾開幽論荷三朝之眷遇躬察懦衰幸四海之
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
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

群疑脫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
桑榆奈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
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
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聖伸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
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
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
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
期於塵露

謝除翰林承旨表　宋蘇軾

使星下燭生蓬蓽之光華天澤滂流及桑榆之枯
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
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
政文武並用或成頗(廉頗)牧(李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
伾(王伾)文(王叔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
玉堂親被絲綸之寄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
有異人以齊衆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
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
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井邑聚觀驚華
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閒散以養衰殘豈

期過採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德同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堯仁復躬行
於舜孝才難之嘆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擢孤
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
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
時未有捐軀之會勿欺而犯誓無患失之心

謝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表　宋周必大

宗伯綴文昌之坐已高曳履之班翰林依華蓋之
星尚玷演綸之直當聖主謹持於公器獨愚臣常
媿於私人(中謝)瞻城南尺五之天致身無路想玉
階方寸之地通籍幾年況乎出入禁嚴周旋侍從
論思獻納日邇清光衣被服成歲叨徽數向匪負
一時之望安能符衆論之公如臣者學不足以知
方才不足以應務家壁四立甘為窮陋之民君門
九重敢起躋攀之念忽拜便蕃之命疊加優異之
恩帥屬春官先貳卿之舊次摛文禁苑忝四命之
新榮煥寶帶以章身飾纖鞴而驚駭正使實兼數
器尚厲稱塞之難矧伊初乏寸長何意超踰之甚
周章就列俯仰懷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協舜

華志恢禹迹明明在下雖洞照於群情浩浩其天
旂包涵於萬類寧稍捐於爵秩恐或棄於菲葑遂
致凡才亦塵顯仕臣敢不悉其思慮稱是寵褒號
令文章期助漢家之制討論潤色勉希鄭國之賢
苟逭素餐豈酬洪造

手詔令視事謝表　宋王安石

謫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
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
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
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

於寬閒庶幾求志維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舉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曆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竊言不忌誠行無愆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人則事功無必成之

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相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燕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常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運

謝宣召入院表　宋眞德秀

伏以來從南服未宣民版之勞召寘北扉猥被宸綸之寵光生里巷榮動簪紳竊惟列聖之用人唯待詞臣而加禮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暫閒終必弃瑕而復用脩歐上陽除翰荒在環滁出守之餘軾雖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弗兢贛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愆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弃山林之久見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若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入之榮茲蓋

伏遇皇帝陛下肆筆成文解絃更化志孚辟聽欲下山東之書念在邊陲或訪河西之事必有端良之彥以充供奉之班奚取臣愚俾承人乏臣敢不益堅晚節思荅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錄金鏡而任進賢之要實所自期

謝泉州到任表　宋汪藻

恭承休命就易名藩去父母之邦接浙敢同於他國問蠻夷之俗褰帷如在於中州責重捫心恩深隕涕中謝伏念臣昨從詞館叨領守符素號迂踈無問馬及羊之智乃蒙安便得維桑與梓之州二

年而勞力勞心一身而畏首畏尾力所能免反冒遷除雖賣劒買牛老猶堪於渤海然巢頭見日身益遠於長安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覈百工照臨萬國眷方隅之瀕海須師帥之得人故遣近臣往綏遐俗况今閩徼莫盛泉山既旁接書文之同當尤懲獄市之擾臣敢不仰遵寬大俯厲衰殘講求百粤之宜參諸禹貢奉上三年之計判以春秋

永州謝表　宋范純仁

臣某言准告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已於今月十一日到永州訖孱愚誤國痛往咎之莫

追聖哲當天詎明刑之可逭曲從寬典止竄遐陬泣血銜恩隕心知罪中謝伏念臣器能淺陋學術迂疎籍閥閱之餘資纏朝廷之顯仕度才量力每深負乘之憂冒寵叨榮果積山嶽之釁擢髮宜尸於兩觀分符尚玷於一麾未正嚴科難逃公議諒惜陛廉之體特寬斧鉞之誅貸其桑榆以禦魑魅身縈篤疾已傷兩目之盲舟覆長江僅救全家之溺既緣自取爲幸猶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法比漢章之約仁同湯網之開矜臣簪履之餘曲加涵育憐臣帷幄之舊尚俾生全致是尪殘苟延視息臣敢不刻肌遷善没齒思愆永同湖海之民均被唐虞之化餘齡向盡唯冀於首丘洪造未酬敢忘於結草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宋范仲淹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晏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齎震霆允爲渙汗臣中謝向以昧陋忝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

言情僞未究妖兇既巍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僉重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向騰牒訢伏蒙皇帝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効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屛營之至

謝賜慶曆仁宗年號七年曆日表　宋歐陽脩

臣脩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年曆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蒙頒曆之恩匪以爲私蓋遵堯典臣某中謝

伏維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爲玉曆之文以協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一作咎）

曆日謝皇帝表　宋方天若

乘龍御以紀年一元正始詔虎城而頒朔千里承休敬授人時對揚上命（中謝）恭維皇帝陛下明哲作則曆數在躬欽若昊天熙春夏秋冬之績建用皇極協雨暘寒燠之疇乃誕布於成書以昭垂於

新治臣藩宣有恪播告惟恭錫厥庶民順中星而平秩佑于一德歌化日之舒長

謝賜生日禮物生餼表　宋王珪

詔函俯墮臺餼申頒絲衡弼之異恩動里閭之殊觀伏念臣所懷蹇淺自奮羈單方少而孤每感劬勞之日其生也辛得遭熙盛之朝遂以區區投老之身而處赫赫具瞻之地與國邦政固無纖遂之謀式燕私門更誤賚賢之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龍綏近辟丕冒庶工闕告臣同體則憂樂宜均而上下相求則報施爲重幣繒實筐寵已厚於解衣餼稟盈庭愧有加於浮食敢不內竭朴愚之守上酬獎顧之深

謝賜金帶衣馬表三首　宋蘇軾

被三品之服章君子所以昭令德分六閑之騶駿朝廷所以旌有功顧惟何人亦與茲寵拜恩俯僂流汗交并（中謝）伏念臣人微地寒性迂才短襲布帛而自薦偶忝縉紳駕款段以言歸終安畎畝豈謂便蕃之錫萃於衰病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總覽眾工財成大化至誠樂與有緇衣之好賢俊民用章無白駒於虛谷不遺寒陋亦被光華攬佩

以思遂識斷金之義舉鞭自誓敢忘希驥之心錫之上駟敢忘致遠之勞佩以良金無復忘腰之適執鞭請事顧影知慚恭維皇帝陛下禹儉中脩堯文外煥長轡以御率皆四牡之良所實唯賢豈徒三品之貴出捐車服收輯事功而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

命服斯皇詩詠周文之德康侯用錫易稱王母之仁惠澤所加臣工知勸（中謝）伏念臣資材朽鈍學術空疏矧茲衰病之餘豈復光華之羨荷寵章之

蕃庶人以為榮顧形影之支離臣唯自愧此蓋伏
遇太皇太后陛下知人堯哲徧物舜仁時遺拾遺
補過之臣出為承流宣化之任子衣安吉不待請
而有之我馬虺隤蓋知榮而賜者敢不勉思忠藎
務報恩慾永為廐庫之珍莫非民力無忘㣲市之
寄以副上心

謝賜衣襖表

宋蘇軾

齊官三服已寘卒歲之憂漢札十行更佩先春之
煖恩均吏士聲動華夷中謝伏以禮著如裘詩歌
無褐遵隆更戍本為臣子之常朔易早寒特彰聖

神之念惟德其物豈曰無衣恭維皇帝陛下廣運
聰明力行恭儉威風旁振方戰慄於大騎丹詔下
融遂流澌於河凍既無功而坐食實有德於解衣
敢不推廣朝廷之仁益收凍餒申嚴祖宗之法少
肅惰媮庶收汗馬之勞以解濡鵜之誚

謝賜鞍馬表

宋李綱

臣綱言伏蒙聖恩特降中使賜臣馬二疋金鍍銀
閙裝紫繡鞍韂一副烏銀裝蕃鞍一副者使命來
臨天威在望申遣左璫之重載頒内廐之良佩服
恩榮祗深慚懼中謝恭維皇帝陛下端一心而觀
萬化操八柄以馭羣臣念其驅馳之勞錫以駢蕃
之寵壯元戎之十乘鮮左服之兩驂偉無神駿之
姿被以連乾之飾臣敢不仰承睿眷俯罄愚忠誓
不與賊以偕存顧雖捐軀而何惜餘齡尚在雖無
據鞍矍鑠之姿將命不忝或遂攬轡澄清之志

代高麗王謝賜燕樂表

宋孫覿

十行賜札誕弥遼海之邦萬里同文普聽鈞天之
樂俯慚虛受中積愧懷伏念臣錫壤三韓襲封四
郡環居島服習聞夷靺之聲仰睇雲門實眩咸池
之奏方重華之上洽躋累洽之罔休監二代之敷

文命一夔而制樂咨歌下管天地同流鼓瑟吹笙
君臣相説加賁鹿苹之饗輔成魚藻之歡有懷疏
遜之臣亦與分外之數玉帛萬國干舞已格於七
旬簫韶九成肉味遂忘於三月仰止祝將之賜鬱
然食侑之光驟此叨居殆無前比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躬持慈寶丕冒仁恩通道八蠻坐致遠人之
悦同符五帝肇開古樂之興出大晟之祕藏作朝
鮮之榮觀兆離一變慈惠均敷蕩蕩乎無能名雖
莫見宮牆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與聞管籥之音
稽首拜嘉周邦來賀臣敢不服膺睿奬謹度遐方

仰九閂之句傳徒起戴盆之望與百獸而率舞但
深傾藿之心 以上陳謝

遺表 宋范純仁

臣聞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輙
罄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伏念臣賦性拙直禀
生艱危忠義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
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而憂
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
事君粤自治平（英宗年號）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
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五 二九
守邊悅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寄過事輙曾
不顧身因特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非
思禍亂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葬四年瘴
癘幾從山鬼之游忽遭睿聖之臨朝首圖纖介之
舊物從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
瞻於舜日身猶可勉或能親奉於堯言豈事埋之
能諧果神明之見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
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倘且強覩
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沈迷或少紓於報効令
則膏肓已迫氣息僅存泉路非遥聖時永隔恐叫
闇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
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以無他臣若不言死有
餘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
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審察邪正
之歸搜拔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
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
若宣仁（英宗后諡）之誣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
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哲宗）實謂之當然以致
未究流人之往愆悉以聖恩而特敘尚使存沒猶
汗瑕玼又復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
文体明辨二天卷之二十六 三十
必守得地難耕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
軫淵衷臣所重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惜者宗社
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采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
窮形晋神逝 右遺表

謝宰相箚記 宋王安石

祗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雖慕古才不逮時
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維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
養聖功旁招儁良横及疏賤誓當罄竭仰稱寵光

謝翰林學士箚記 宋王安石

含哀去國扶憊造朝糊座禁嚴許之燕見玉堂閟

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徳意事雖有故寵賚非常莫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

謝宣召入院劄記　宋蘇軾

禁林之選多士所榮非獨文章之工俾專翰墨當屬典刑之老以重朝廷如臣空疎豈宜塵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剛健純粹緝熙光明曲搜已棄之材將建無窮之業顧慙淺陋將何補於盛明惟有朴忠誓不回於生死

謝翰林承旨劄記　宋蘇軾

臣蒙恩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者出摩

閫寄入長禁林皆儒者之極榮豈駑材之所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法天凝命稽古象賢總攬群英兼收小器欲效涓塵之報未知糜隕之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及第謝恩劄記　宋陳亮

籍綠英賢帝心如渴僥覦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訓幸報稱謂何恭維皇帝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綱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牽連得書徒採言語之小異次第就役

孰輸筋力之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牋

按劉勰云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字亦作箋古者君臣同書至東漢始用牋記公府奏記郡將奏牋若班固之說東平黄香之奏江夏所謂郡將奏牋者也是時太子諸王大臣皆得稱牋後世專以上皇后太子於是天子稱表皇后太子稱牋而其他不得用矣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分爲古俗二體而列之　今制奏事太子諸王稱啓而慶賀則皇后太子仍並稱牋云

古體

諫齊王奮牋　吳諸葛恪

孫權有五子奮最少封齊王居武昌權卒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于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恪上牋諫曰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爲臣妾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于太彊輒爲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爲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

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近袁紹劉表各有國土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劉德）東海王彊恭敬之節下當存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而聞頊至武昌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右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既不承用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導當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孫霸權第四子謀危太子和賜死）先爲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爲大王所怨疾豈敢不尊王之威而令詔令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生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慢慢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尋廢遷移南昌後廢爲庶人至孫皓時與其五子俱被誅）

諭○右

爲鄭冲勸晉王牋　　晉　阮籍

魏元帝咸熙元年進晉公司馬炎爲王炎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冲時爲太傅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爲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媵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呂尚磻溪之漁者也一朝指揮乃封營丘自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然賢哲之士猶以爲美談況自先祖國（懿司馬）以來世有明德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一作秕）政人無謗

言前者明公西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
震服羌戎東馳回艫一作首內句東誅叛逆全軍獨
剋禽闔閭以吳王名鮌以之將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
威加南海名懾三越宇內康寧苛慝不作是以殊
俗畏威東夷獻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制
一作章開國光宅顯茲太原明公實承聖旨受絲介
福允當天人元功盛勳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
如此內外協同靡愆響應遠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
江掃除吳會西塞江源望祀岷山迴戈弭節以麾
天下遠無不服邇無不肅令大魏之德光于唐虞

明公盛勳超于桓文然後臨滄洲一作海而謝支伯
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不受登箕山以一作而揖許由豈不盛
乎至公至平誰與為鄰何必勤勤小讓也哉沖季
不通大體敢以陳聞按魏至此時炎之勢已成矣其辭讓也非有異志而不肯則為虛讓以激名此殘以無足取然其諷如此猶有能存魏之忠焉故錄之又以見古人之箴亦用以上大臣非特施之太子而已也○右諫勸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魏吳質

時質為元城令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
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勝過趙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朔
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
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
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疑宇喟然歎息思淮陰韓信
之奇譎亮成安陳餘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相名
如之風東接鉅鹿想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
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李牧之計而貨殖斯無以
蒞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教使農夫逸豫於疆
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奉遵科
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傑賦政布

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心往者嚴
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姓吾丘去侍從之
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
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
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燿世俗哉斯實薄郡守
之榮願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
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與廬陵王義真牋 晉謝靈運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
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為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

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
迄今阮㫐齡辭事就閒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
川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
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
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以上陳乙

至洛與成都王牋 宗室 顏 晉陸機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玄之乘寵凶竪專記朝政
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
至令天子飄颻其於贅旒伏維明公匡濟之舉
義命方宜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駑暗文武寡

施猥蒙橫授委任外相輒承嚴教董率諸軍唯力
是視謝 陳

俗體

受徽號賀皇太子牋 唐柳宗元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
天應道皇帝䄍光受徽號率土臣子歡忭無涯伏
維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
揚輝光濡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
道之運行端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恩波下濟見
少海之增瀾宗元忝守遐方獲聞盛禮踴躍之至
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代人賀皇太子正位牋 宋汪藻

示審顯膺寶冊升位春宮臨軒行曠古之儀見廟
伏承祧之重恭維皇太子殿下分輝寶緒毓粹璿
源天挺人岐嶷之資禀神聖徇齊之敎當周室本
支之盛獨冠百男宜漢家羽翼之成無煩四皓前
星外炳洊震中潛某幸列宗枝喜隆邦本河潤九
里方率族以依仁月有重輪願登歌而薦祉以上賀

湖南提刑到任謝皇后牋 宋文天祥

君子審官道隆儷極皇華遣使命出治朝德意具

宣恍辭告至中謝伏念臣踈庸一介遭遇兩朝早
綴班行嘗忝金科之屬繼乘使傳復麾繡指之行
曲成每戚於聾明退食難逃於吏議不圖元會後
錫恩言枚拭迎家徃陳特臬驅馳在道寅奉天威
溢止攸司欽哉乃服茲蓋伏遇皇后殿下德侔坤
地位正家人關雎之化既行用之天下象魏之法
使行正自王宮爰取踐更誠叨詳讞臣敢不露承
欽恤祗若平反無刑以乂黎民誕敷聖化式敬以
長王國求誦徽音謝 陳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五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六

後學吳江徐師曾纂

奏疏上 奏○奏疏○奏對○奏啓○奏狀○奏劄○封事○彈事

按奏疏者羣臣論諫之總名也奏御之文其名不一故以奏疏括之也七國以前皆稱上書秦初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以謝恩二曰奏以按劾三曰表以陳請四曰議以執異然當時奏章或上災異則非專以謝恩至於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以按劾也又按劾之奏別稱彈事尤可以徵彈劾爲奏之一端也又置

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以防宣泄謂之封事而朝臣補外天子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者並以書對則漢之制豈特四品而已哉然自秦有天下以及漢孝惠未聞有以書言事者至孝文開廣言路於是賈山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則四品之名亦非叔孫通之所定明矣魏晋已下啓獨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人則監前制而損益之故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而劄子之用居多蓋本唐人牓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乃一代之新式也上書章表已列前編其他篇目更有八品今取而總別之一曰奏奏者進也二曰疏疏者布也漢時諸王官屬於其君亦得稱疏故以附焉三曰對四曰啓啓者開也五曰狀狀者陳也狀有二體散文儷語是也六曰劄子劄者刺也七曰封事八曰彈事各以類從而以至言冠于篇以其無可附也至於疏對啓狀劄五者又皆以奏字冠之以別於臣下私相對答往來之稱讀者亦庶乎有所考矣及論其文則皆以明允篤誠爲本辨析疏通爲要的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大體也奏啓入規

而忌侈文彈事明憲而戒善罵世人所作多失折衷此又學者所當知也今制論政事者曰題陳私情者曰奏皆謂之本以及讓官謝恩之類並用散文間爲儷語亦同奏格至於慶賀雖倣表詞而首尾亦與奏同唯史館進書全用表式然則當今進呈之目惟本與表二者而已其百王之雜稱咸中世之儷語此我　朝之所以度越前代者也

至言　漢賈山

山嘗給事穎陰侯爲騎孝文二年言治亂之道名曰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雖同唯通)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曰疲言疲於役也)赭衣(罪人所服)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遠視有異志也)傾耳而聽(禍亂也)一夫大謼(呼同)天下嚮(響同)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鶩(馳也)

旌旗不撓(壓也去聲)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与)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以鐵椎築之)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之胥徒也)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爲葬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土塊也)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中去聲)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盛也)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

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延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主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比頻也)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求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

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酳少少飲酒謂食
已也而蕩祝餉祜古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
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
子之尊尊養三老視示讀曰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
驕也置直諫之上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
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
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
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
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

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快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
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
罷讀曰疲後同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
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
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
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
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
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

舜統縣懸也石鑄鐘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
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
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
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
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
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二至萬也秦皇
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
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
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
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

士恃秦之失專歸於也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是以道導讀曰諛媮同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
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
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也不聽言則退此
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
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
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
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
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
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心省覆之為盡數也不死

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去聲塗以塗殯而後爲
之服錫衰廾布五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
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
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
正顔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
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
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
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將興堯舜之道
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
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

與之馳驅驅射獵一日再三出山規文帝之過專在於此臣恐
朝廷之解弛讀曰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
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
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賦給也傳
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振貧民禮高
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之復二口之算賜
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
族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
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
天下莫不説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

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
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
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
方昭四方鄉讀曰嚮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
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
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
此以下盡規諫本意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
太學脩先王之道此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事風行俗成萬世
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此語非所以導人主古者大臣

不媟故君子不常見見音現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
臣不得與讀曰豫宴游方正脩絜絜同潔之士不得從射
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
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
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
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
竊愍之此天下之名訏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
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
大者也帝嘉納之○宋楊時曰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諭盛言其侈靡貪殘暴
虐宜若過矣然君臣燕戲正在虞之時故舜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爲過也眞德秀曰

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審諭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又曰此山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皆秦爲諭蓋秦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驕奢恣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治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游講政事而與之馳驅射獵則姦幸進而修欲滋其蹈秦之失一日雖者此忠臣防微之論也然其末復冒賓遊一條則非所謂陳善閉邪者矣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右

時政大體

奏

明堂月令奏　漢魏相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九

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官以乘綱治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

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大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姓無考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蕭姓御史大夫臣昌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十

周姓謹與將軍臣陵王姓太子太傅臣通叔孫姓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倪讀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姓無考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休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

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特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宋真德秀曰月令之書綿起秦世然先王之制存焉漢興頗川其畧如春行寛大之令布封賞之恩以至秋冬理獄十月而後不復論四類皆本之月令自高帝時有蕭堯等分舉四時之制故褫相爲宜帝言之○右時令

上星孛等奏　漢劉向

成帝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壅江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懷不能已後上奏曰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

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居宜反零數也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元帝年號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當三年比食自建始成帝年號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

歷失則攝提星名失方孟陬首時爲孟正月爲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四時之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也無雲而雷枉矢星流夜光熒惑襲月孽災也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內門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伏也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交道衝也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

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昭帝賀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覧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反也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寛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狠古懇字數奸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焱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

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向見光書爲外戚王鳳兄弟用事而發帝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台災異其別見於外戚變幸中者當互考也）

屯田奏三首　　漢趙充國

其一（宣帝時趙充國受命擊先零羌至則羌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會帝賜璽書令進兵乃上奏曰）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爲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百二十斤爲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讀曰猝）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與也）人二十晦（古畝字）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讀曰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其二（帝報書曰即如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稠也）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同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受充國之言而去）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

隊[illegible]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遭也)霜露疾疫瘃墮(因寒瘃而墮指也)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讀曰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采擇

其三(上復賜書報曰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正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illegible]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樵所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川林相圍也貫)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

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妻子也)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分散其處也)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讀曰猝)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但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讀曰疲)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讀曰示)蠻夷也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晋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
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
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音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
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
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乇
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媮得避慊（嫌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
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
晋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
唯陛下省察○帝從其計右邊備

收還武庫兵器奏　漢毋將隆

哀帝時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毋將隆奏曰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
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
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
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賜
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
然後蒙之春秋之宜誼不　甲所以抑臣威損私
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
給其私門契（挈）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
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
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帝不
悦○右兵器

治河奏（哀帝初年讓爲待詔）　漢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
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
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

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
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
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讀曰導）
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讀曰壅）
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讀曰境）
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
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
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
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
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

而居之湛沈（讀曰）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
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
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
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
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
十餘歲太守以賦（給也）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
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
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
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
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

陽觀（縣名）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
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
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
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
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
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
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
龍門辟（讀曰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讀曰隳）斷天地之
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
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

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
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干也）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
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
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
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
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
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
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
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
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

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
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
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
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元帝年號）中遮害亭下
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
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
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
石隄埶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音仰）此水門治
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
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支別也）引取

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
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讀曰疲下同)
於救水半失作業害一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
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害二決溢有敗為魚鼈食
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利一故
種禾麥更為秔(粳同)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利二轉漕
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
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
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
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

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
最下策也(右河道)

奏疏

陳政事疏(參用新書漢書本) 漢賈誼

(孝文六年誼為梁懷王太傅帝數問以得失誼視時事乃上疏曰)

臣竊惟事埶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
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
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夫抱火厝(置也)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橫也)
決國制搶(音倉)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
令臣得孰(熟同後放此)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
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
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
之諸侯軌道(遵法制也)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
四荒鄉(讀曰嚮後同)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
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
明神(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
以奉六親(父母兄弟妻子)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
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此亦所謂諱臣)至明
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謂誼)者得佐下
風致此非難也其(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
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
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
固必相疑之埶(建國大其勢必固所疑)下數被其殃上數爽
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淮南厲王長)謀

謀為東帝親兄之子文帝兄齊悼惠王肥子濟北王興居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方也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最也大諸侯權力且十倍於此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衛熭暴也操刀必割二語言當及時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音隳毀也骨肉之屬而抗剄之暴其

頭而剄之也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韓信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讀曰無後同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同淆亂也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以仄側同室之勢以豫席資藉也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僅同得舍人材之不

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惠德詁至渥淳也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託辭也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名肥王齊元王名交高祖弟王楚中子隱王如意王趙幽王友王淮陽共讀曰恭王名恢王梁靈王名建王燕厲王王淮南厲淮南王長悼惠與中子以下六王皆高祖子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虖臣又知陛下

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言皆欲同皇帝之制度也而天子自為者天子之事也擅爵人赦死辠古罪字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紂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詔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驚懼也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勇也如馮敬者敬為御史大夫奏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胷同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

埶盡又從然殃旤（古禍字後同）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
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屠牛者名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讀曰鈍）者所排擊剝割皆
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上）髀（音陛股骨也）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埶法制人主之斤
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
不可也（此言膠骨肉之屬而抗到之無以異於之季世今乃勸亦用斤斧何以自相戾邪）
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
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

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
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吳芮）迺在二萬五千戶耳
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埶
然也曩令樊（名噲）酈（名食其）絳（周勃）灌（名嬰）據數十城而王
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韓信）越（彭越）之倫列為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葅醢
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
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
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

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
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
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
畢以次各受祖之分（扶問反）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
須（待也）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
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
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
不王下無倍（讀曰背）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趙王張敖相謀弒高帝）利幾（項羽將降復反）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二人皆與淮南王謀反者）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
一脛之大幾如要（古腰字）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
可居信（讀曰伸後同）一二指搐（動而痛也）身慮亡聊失今不
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良醫）不能為已病非徒瘇
也又苦𨂂（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也）元王之子（楚王郢客）

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名戊從弟之子也惠王當作哀王
名襄親兄即齊悼惠王肥子也今之王者則文王兄子之子也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古逼
字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爲痛哭
者此病是也此痛哭之一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
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今匈奴嫚娒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
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徵召令
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讀曰供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亦反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廿七

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縣而已又類辟音壁足病也
病痱音肥風病也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
邊之郡雖有長尚也爵不輕易也得復除役也五尺小兒也
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不得臥將
吏被介讀曰甲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亦謂自治能
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此流涕之一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
長此安窮此患何所窮極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
也亡具治安之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

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讀曰悅人姓名也漢使從公主妾匈奴說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而笞其背舉匈奴
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
而搏畜菟古兔字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
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
可爲流涕者此也此流涕之二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
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
秩二千石天子衛御號爲太僕諸侯之御號曰太
僕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

文體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二八

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宮門曰司馬闕諸侯宮
門曰司馬闕殿門俱爲殿門天子之言曰令諸侯
之言曰令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稱陛下
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是上主非有相臨
之分尊卑之經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上惡能不
眩於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
齊其民則民德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
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
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上此
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一今民賣僮妾

總紈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若今織成花闌)緣內(同納)之閑(奴婢)
闌也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燕居後同)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謂縶著之也)以
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
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謂得其節)
(合宜)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謂財彈盡)力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
綈(厚繒)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孼(謂妾)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

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
飢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
須時耳(待時而發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毋動謂不動搖同言)爲大
耳(言爲好計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
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此之二太息)商
君(名鞅)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
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誶語)抱哺
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計也)收
其慈(愛也)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

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遽也)
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也)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
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
矣是以大賢(謂高祖)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其德使)
(天下服從)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
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同否)耳
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音輟割也)
寢戶(陵)之簾搴(取也)兩廟(高廟惠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
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詐爲文書以出倉粟)

石(所十萬石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二句謂矯僞者)
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宰相張蒼也)特(徒也)以簿
書不報(以簿書爲事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期會)
(爲大事也即上句之意)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安也)而不知
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
天下回心而鄉(讀曰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
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
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
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此非天造)夫
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筦管)

輯略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
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
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九十五歲而社稷爲虛
虛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幾讀曰冀後同幸而衆
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
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
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維以繫船楫以刺船中流
而遇風波舩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文體明辨　六卷之四十六　·廿一
三息之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
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
王者太子迺生迺始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
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
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
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
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道讀曰導後同之教
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

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
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
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
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耆讀曰嗜後同必先受
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習貫貫讀曰慣後同如自然及太子少長
文體明辨　六卷之廿六　卅二
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館也學禮曰帝
入東學上上讀曰尚下倣此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
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
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
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
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
傅罰其不則則法也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輯和也於
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
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誅士傳民語習與智長
故切而不媿(毋被切磋而無可媿恥之事)化與心成故中道若
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潮音)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
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
也行以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詩)趨(讀曰)中肆夏
(樂詩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
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
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
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

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
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讀曰刈)草菅(音姦)然
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
誡(引諺二柱)立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此一柱)可
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一段應諺前)秦世
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
車又將覆也(一段應諺後)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
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

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
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
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
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
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此當爲大息之四)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
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
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

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
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
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
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
舍之極(中)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
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
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
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
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

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歐（驅同下）之以法
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
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
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
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
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
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
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
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
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

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
亡有一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旤幾及
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
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
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
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此當爲息）
五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
級上廉（闊）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
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
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

官師之一（長官）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
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
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
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
敢齒（齒謂其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
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
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
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

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同姓）伯舅（異姓）也而令與衆庶
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
被戮辱者不泰迫乎（迫天子）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
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䌌閻）
（秦二世其趙高殺二世於望夷）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
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
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
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
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

而搒[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
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
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
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
哉豫讓事中行[音抗]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
及趙滅智伯豫讓釁[熏也]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
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
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
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

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鈍]
亡恥集詬[音垢 無志分也]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
若[然也]而可故見利則逝[往]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
因而挻[音延 取也]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
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
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
者粹[純也]於群下也[言其執悉在群下]俱亡恥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
寵臣之節也古臣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
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
穢曰帷薄不脩坐罷[讀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
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
以謼[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
大何[問也]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喪冠]氂[毛也]纓盤水[平罪]
[治之義]加劍[自刎以]造請室[請罪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廢也]上不使
人頸盭[戾也]而加也[加頸而刎]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
再拜跪而自裁[自殺也]上不使捽[持頭]抑[按也]而刑之
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
故群臣自憙[讀曰喜]嬰[加也]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

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
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
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
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
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
之俱存夫[音扶 謂夫人也 言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
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
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非

上何喪𢘫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
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六〇帝深納其言〇未真德秀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删削
告非全文大抵書疏之體於史者多如是此按二永淵之下新書有天子之相一段是爲太息之一
而史氏削之遂使此疏止五太息而缺其一似於章法不通後今收其語補之〇呂祖謙曰誼之所
論大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爲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若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曰賈誼晁錯明申
商熟味此疏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疏及下皆衆賢蕡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
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之

言得失疏　　漢王吉

宣帝神爵元年吉爲博士諫大夫時帝頗脩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
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
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
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
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
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
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

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
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
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
所繇由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
後不可復脩也言其敝深久行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
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
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
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
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

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
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財同裁吉意以爲夫婦
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娉妻
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
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
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
三公九卿之世而仕者不卑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
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
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

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迂闊不甚歡見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宋真德秀曰漢世諸儒惟董仲舒嘗以正心正朝廷爲武帝言自餘往往詳於政事而畧於人君之身吉之所陳且有本末使宣帝能推而置之輔相之列則所謂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爭乃視爲迂闊使之謝病免歸惜哉

上政治得失疏　漢匡衡

元帝永光二年衡爲郎中博士給事中帝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

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尚此後放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僻讀曰之意縱綱紀失序跡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剋通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莊公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胡公妣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昭公好儉而民畜讀曰蓄聚

太王古公亶父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

百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䨴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共讀曰供）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度讀曰）越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為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帝說其言○宋真德秀曰衡之論精美矣然方是時石顯用事遂擅殺賢開之衡對畧不及此雖有進忠正遠邪佞之言何補益哉

論治性正家疏　漢匡衡

元帝永光五年衡為光祿大夫時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讀曰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讀曰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

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
戒所以崇聖德治性以上論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
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
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䦪内故
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
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
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
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

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
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
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
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
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
家而天下定矣以上論正家

戒妃匹勸經學疏

漢匡衡

元帝建昭初衡代韋玄成爲丞相竟寧元年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
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
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
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
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
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
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

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
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上戒妃匹竊見陛下
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
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
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
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
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勸經學
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
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

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身嚴（讀曰儼）恪臨衆
之儀也嘉惠和說（讀曰悅）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
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示）之又觀
法（示也）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
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
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
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慎威儀亦自經學中）

（來。吾敬納其言。朱真德秀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致然行事業皆無足觀）

請抑圖讖賞武臣疏　漢桓譚

（光武信圖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上疏曰）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
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
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
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
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
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
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
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
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
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
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畧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
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甲也）胄
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
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
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
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

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
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
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
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不悅。）

（以上特敦大體）

諫獵疏（漢書本）　漢司馬相如

（武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因上疏諫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
（吳王僚子）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
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讀曰猝）然遇逸（史記作軼）

材之獸駭不存(不得作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
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史記作伎下有力字)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史記作害)矣是胡越起於
轂下而羌夷接軫(史記後車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史記無而字)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路而(史記後字)馳(有)猶時有銜橛之變(史記銜為鉤或斷)(心或曲誠)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史記作而況涉乎蓬蒿騁乎丘墳)前
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史記不下有)(字)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史記安下有而字)樂出(史記有於字)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史記有也字)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史記作智)者避危於無
形既(史記作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故鄙諺曰家絫(史記作累)千金(史記有者字)坐不垂堂此言
雖小可以諭(史記作喻)大臣願陛下(史記有之字)留意幸察

(右諫遊獵)

一 請封建子弟疏　漢賈誼

(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為梁王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
耳(蕃扞謂淮王代王之可扞國故曰太子之所恃)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
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僅如黑子
之著(直略反)面適足以餌大國耳(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
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
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
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
(否同)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蝟毛)
(多其判)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同芟)去不義諸侯(謂彭越黥)

(布之屬)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
畢(盡也)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
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梁及淮陽)而
縣屬於漢(為縣而屬漢)其吏民繇(與徭同)役往來長安者自
悉而補中道衣敝(自悉其家財補縫衣資)錢用諸費(此出)
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
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
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
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以
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揵[illegible])之江則大

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帝及太子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熟同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此亦人所難言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欲發言則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裁幸幸從其言○帝從其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撫其民○右宗室

諫起昌陵疏　漢劉向

成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同氓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效驗也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側近水也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紵絮可以爲衣之絮也斮陳又以漆之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錮鑄塞也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

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殯所特也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

葬兄其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
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
弟子脩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
脩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
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
隱謂人可隱肘也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
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
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
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
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
文徵明辦　天卷之二十六　五三
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
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
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
本作莊史記避明帝諱改嚴也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
器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
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
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
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
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
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將陳勝百

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
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在到反鑿也牧者持
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
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
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
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
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
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
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
如制下章言子孫之眾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
文徵明辦　天卷之二十六　五四
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
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
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
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
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
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
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
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

跡達盖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説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同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帝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

論貴粟疏

漢鼂錯

文体明辨　天卷之廿六　五六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棄也）瘠（瘦也）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讓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臧（讀曰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六　五六

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同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

賣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
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
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
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
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堅車肥馬)履絲曳
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
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
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
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

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
民有錢粟有所渫(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
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
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
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
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
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第九等爵)以上
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
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
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
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
矣(文帝從錯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o右食貨

舉薛宣疏　　漢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
曠故皋陶曰知則人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
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

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
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隳)王功不
興虞帝之明在於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
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
剛不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
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眾職脩理姦軌絕
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
輔之一(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
未嘗有也(馮翊本左內史之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宜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丞相御史)不敢過稱以奸(罔干)欺

誣之辠字右罪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
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
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
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
譽是以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之成帝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右薦舉

論甘延壽等疏　　漢劉向

元帝建昭三年陳湯與甘延壽出西域郅支單于叛漢共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襲之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議不許帝内嘉二人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於是宗正劉向上疏曰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
五重城搴拔也歙侯歙漢書作翖故胡小王道信峯岸漢爲封翖侯後復戰没于匈奴降遂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
之西埽谷吉漢使者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
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
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
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
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
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
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
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
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
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
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
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
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
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

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
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
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
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
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
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
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
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
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
功則高於安遠長羅鄭吉常惠侯爵名也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平聲竟日縣罪未通籍除過
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帝乃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而詔公卿議封然
終爲衡所抑僅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

救陳湯䟽　　漢谷永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復奏關內侯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誡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救之

臣聞楚有子玉得成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

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
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
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
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
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讀曰猝興
師奔逝橫厲烏孫踰讀曰逾集都賴水屠三重城斬
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
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
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
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

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
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
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
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
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
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
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訟馮奉世䟽　　漢杜欽

宣帝本始中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莎車殺漢所置莎車

王并殺使者奚充國奉世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難制遂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帝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可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雖有功不可爲後法不宜封帝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時奉世死而杜延壽以誅郅支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䟽追訟奉世前功曰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
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
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
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
保康居都護延壽姓甘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
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

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
於邊境安慮故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遺命而
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謂功同
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
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讀曰趨所向也）意不立不知所
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讀曰伸）命殊
俗威功白著爲世使表獨抑厭（壓）而不揚非聖主
所以褒效屬節之意也願下有議司（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以上論敘

上鄧太后疏　漢班昭（曹世叔妻）

安帝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
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
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
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
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
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
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
遠矣今四舅（騭悝弘閶）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
（陲同）未静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
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
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螘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騭等各還里第）

諫昌邑王（賀）疏（時吉爲昌邑中尉）　漢王吉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非古之車也揭揭
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縣名）曾不
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
以爲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

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
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
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
於箠轡（馬策也）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
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偃薄
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
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
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
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
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

銜橛銜馬橛車鉤之間哉休則俛仰詘信詘信屈伸日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人不行則脉已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諫臧事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赤松王喬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臻至而社稷安矣皇帝昭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怠懈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戇願大王察之王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褒賞吉後復放從自若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六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七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奏對

日食地震對成帝建始三年永待詔公車　漢谷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守相公卿舉直言懇見細讀曰抽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同盤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去聲地震蕭墻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古字失中與讀曰歟下同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請也行於內勢行於外此言女寵之盛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周厲王后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日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日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

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
內四方之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
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
歸倡優之笑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
之虞同娛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
游田惟正之共讀供日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
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
舜飭止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讀曰
霸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務於齊女社

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
妬卑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褻鬧之亂賤者咸得秩
進以次進御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刺幽王之詩
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
類幽王淫於色故卿士皇父用事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
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
舜臣也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
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
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謙讓乎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治也讀曰乂羣僚仰法化流四

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
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遺功則亂誠
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
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賞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
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
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就官也小人日銷俊艾
讀曰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
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
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
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

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
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
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
益選溫良上同尚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
民命務省繇同徭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
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
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洪水民無
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
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
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

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
沴作見若不共御(諸罰)日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
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不當天心)
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遠也)舉
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
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
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宋真德秀曰永所陳災異大抵皆歸咎後宫以黨王氏本不足錄以此篇頗得大學遺意姑存之○不災異)

微行宴飲對

漢谷永

(成帝元延元年谷永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當之官帝使衞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上奏對曰)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
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宜聖德退無被
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
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
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
有詔使衞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
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
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
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
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
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内發憤舒憂遺言李
息(論張湯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
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陲)思慕
之心常存于省闥是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
憂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
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
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
天下迺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
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

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
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屮蕃滋符瑞
並降以昭保右(祐)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
湛(讀)日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逖(遠)骨肉
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
著郵(尤)上天震怒災異婁(屢)降日月薄食五星
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孛)星耀光
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
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
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

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讀曰仲）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九也）之標（末也）季涉三七之節紀（三百十歲之厄）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成帝年號）初元年以來二十載閒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高祖至元帝）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歲日）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與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

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讀曰猝）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齊崔杼弑其君光）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內亂則禍在朝暮諸夏則日戒有兵）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去[illegible]）界宗廟之至憂臣末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愼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

愆出勿晉勤三綱之嚴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同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

（讀曰供）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失時也）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欲入關就穀）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所潤者已當減於小之）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爲此發古者歲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塈塗（塈仰塗也）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之關栥內流民恣所欲之雄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捉大興定心爲善捐忘邪志毋貳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八

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對奏天子甚感其言○宋真德秀曰永之疏可謂覈切矣然專攻主身及後宮而無一言及於王氏豈忠臣哉○右戒淫佚

罷珠厓對　漢賈捐之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帝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帝使詰問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讀曰豫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竝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昭王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七　九

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

不可校迺探（追計）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與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遂竊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專同猶言區區也）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也（捐棄）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對奏帝以問大臣丞相于定國以捐之議是乃從之）○右征伐夷狄

議禁民挾弓弩對　　漢吾丘壽王

（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禁民毋得挾弓弩帝下其議光祿大夫侍中吾丘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危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抏（盡也）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隳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

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
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
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謂公孫弘）宇內日
化方外鄉（讀曰嚮）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
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
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
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
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
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

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
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一作觸）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
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
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帝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不禁兵器）

奏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　梁任昉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脩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壼墳塋臣門緒不
昌天道所昧忠構身危（蘇峻稱兵壼為所害）孝積家禍（壼二子眕盱殉父死）
名教同悲隱淪惆悵而年世貿遷孤裔淪
塞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陛下（齊武帝）弘宣教義非求效於
方今壼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但加等之渥近
闕於晉典樵蘇之刑遠流於皐世臣亦何人敢謝
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以聞謹啓

奉狀

論淮西事宜狀　唐韓愈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吳姓）疾病去年春
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僭位者勞於計慮撫循
奉所役者脩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耗於（一作匱于）賞

給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一作皆）攜持幼弱
餉於其後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
費又聞畜馬甚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
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
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
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然所未可知者在
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一作則）不足以必勝必
勝之師必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
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

徵役百端農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
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有一
伏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
所以要先決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後下詔
此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
盡心奉之於後内外相應其功必成昔者殷高宗
大賢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剋
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
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
寵濩掌綸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僚輒竭愚誠以效
文体明辨　又卷之二十七　十四
神補謀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
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
客兵難處使先不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
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
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遥遠勞
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
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
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鬪識賊深淺
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須自備衣

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
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
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牒歸本道據行營所追人
額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
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
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緣逆賊州縣堡栅等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
則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
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
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㸔其事勢乘時逐利
文体明辨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可入則四道一作一道一時俱發使其狼狽驚惶首尾
不相救濟若未可入則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
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於便地
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驅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
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皆死誠可悶
傷宜明勑諸軍使深知此意當戰鬪之際固當以
盡敵爲心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
戮喻以聖旨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
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
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
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
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
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
其有請便議罷兵往一作近日之事患皆然也臣愚
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愚而陛下以
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
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
宋本明辨　天卷七之二十七　十六
可令克人畏愧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
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伐元
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
聲勢則必有之至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
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
亦微有功效少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
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
後當作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悖侵掠不受朝命事
不得已所以有此討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

祖父各有功業相承命節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
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
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
異說
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特賜裁擇謹奏右征伐

論遣李憲措置邊事狀　宋周尹

臣等伏見朝廷以熙河路鬼章爲寇遣內侍省押
班李憲往以秦鳳熙河路計議措置邊事司爲名
中外之論皆謂憲雖名計議措置邊事而軍前諸
將皆受憲節制其實大帥然自詩書已降迄于秦
宋本明辨　天卷七之二十七　十七
漢魏晉周隋上下數千載間不聞有以中人爲將
帥者此其故何也勢有所未便也蓋有功則負恃
驕恣陵轢公卿何所忌憚無功則挫損國威傳笑
四夷非細事也唐自肅宗以前未嘗以將帥屬中
人至明皇玄承平日久志大事奢稍委近習會安
南蠻渠梅叔鸞叛而楊思勗請行遂許之然猶以
宗楚客爲大都護及單行章亂黔中始以思勗爲
招討使雖有擒滅醜虜之功而唐之禍萌於此矣
及代宗用魚朝恩拒史思明討僕固瑒而恃功擅
命幾危社稷倚元載除之寒心者數月以程元振

判元帥行軍權爰天下元勲故老皆見斥逐洎大戎內侵集天下兵無隻輪入關者此皆已然之效也至憲宗特王承宗叛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諫官李鄘許孟容呂元膺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乃更爲招討宣慰使而承璀卒以無功輕謀弊賦得罪及後世區區踵其故迹而唐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其源蓋起於開元年玄踪也今陛下宗神更易百度未嘗不以先王爲法忽降詔命以中人爲師縉紳士大夫皆莫知所謂夫以陛下之仁聖神武駕馭

豪傑雖憲百萬臣等知其無能爲也然陛下獨不長念卻慮爲萬世計乎使後世襲沿故迹狃以爲常進用中人掌據兵柄則天下之患又將有不可勝言者矣陛下其恐襲開元故迹而忘天下之患乎方今雖乏人然文武之士布滿中外豈無一人可以任陛下邊事憲出入近密荷國寵榮詔下之日大臣不敢言小臣不敢議臣等代匱憲府以言爲職故敢盡其任愚

陳捍禦賊馬奏狀　　宋李綱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今月初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敵人窺伺承楚如別有警急當親總六師徃臨大江臣子之情中外同切憂憤况臣世受國恩嘗蒙眷奬擢寘近司雖以罪戾退伏海濱荷保全之大德衣食息少忘朝廷安危休戚實與國家同之敢竭愚慮以今日捍禦賊馬事勢陳爲三策以獻庶幾千慮一得仰裨廟筭之萬一伏望聖慈特垂省覽赦其狂瞽而取其區區之忠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僞齊劉豫以虵豕之姿挾金人虎狼之勢僭竊名號盜據舊都踰五年矣包藏禍心久而未發今者輒敢遣其孽子率叛將驅潰民借助強敵與

之南牧侵擾淮甸睥睨江右雖兵之衆寡謀之淺深難以逆度而預料然吾之所以捍禦之策不可不用其至恭維陛下天錫勇智洞照事機慨然出自英斷將親總六師以臨大江則翠華所幸保據形勝號令諸將使相應援信賞必罰將士樂從貔貅之師百倍其氣虜之退師已在目中廟謨克壯其計得矣然臣竊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昔人用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陵

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
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既班師
屯于武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儻降明詔
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湖南北驍將
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機會擣頴昌以
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僞齊必大震懼呼
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必有可勝之理此舉
非唯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
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
未能辦集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

如岳飛王燮及湖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
精銳軍馬盡集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
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
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
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
循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
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
車駕既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
有潰散摽掠之勢士氣既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
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患有

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或謂臣曰往歲金人
南渡以退避得計今胡爲而不可臣應之曰不然
金人南渡利在侵掠既得子女玉帛而時方暑則
勢必還師朝廷因得收復殘破州縣還定安集漸
成區宇故在當時爲退避之計則可今爲是役者
僞齊也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得一縣則占一
縣得一州則占一州得一路則占一路師不徒還
而姦民潰卒見利忘義幸災樂禍者從而附之聲
勢鴟張則將何以爲善後之策哉故在今日爲退
避之計則不可況僞齊所驅脅而來皆京東西關

陝之民非金人比借有虜騎勢必不多朝廷措置
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此賊非送死於我昔苻堅
以百萬之衆侵晉而謝安以偏師破之顧一時機
會所以應之者如何耳臣愚伏望聖慈特降臣章
與二三大臣熟議之臣自經憂患以來衰病交攻
志氣凋落加有重腿之疾步履艱難方國家多事
之秋既不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又不獲陪羈靮而
扞牧圉夙夜憂歎孤負大恩死不瞑目徒存拳拳
之誠不能自已故敢以芻蕘之說上瀆天聰傳曰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願陛下無以人廢言非特臣一

之幸也

奉詔條具邊防利害奏狀　宋李綱

右臣伏奉詔書以僞齊金人賊馬退遁令臣深思熟講凡今攻戰之利守備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條具來上臣仰荷聖恩憐臣孤跡嘗備位於近司察臣迂愚有千慮之一得雖以罪戾屏伏海濱曾不退遺以國家邊防恢復大計特降清問顧臣學術闊疎智識淺短何足以備詔旨而裨廟略之萬一敢竭狂瞽以塞明命伏維陛下睿神採擇臣不勝幸甚臣竊以僭逆之臣挾強悍之虜提兵南

嚮傲擾淮壖其意蓋料朝廷蹈前日退避之轍得以乘間渡江憑陵東南不虞六飛親臨江上號令既行賞罰既明將士摧鋒俘馘係路虜氣挫衄潛師遁逃此蓋陛下睿謨宏遠天威英斷之所致宗社無疆之休中外臣子之共慶也然臣區區之愚竊願陛下勿以賊馬退遁爲可喜而以僭逆未誅仇敵未報爲可憤勿以保全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汙於腥羶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尚使狂寇得以潛逃爲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矣臣

謹考往古之跡揆方今之宜條具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策以獻議者或謂賊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譬如奕棊先當自生乃可殺敵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此非制勝之術也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内故能出征以降赤眉銅馬之屬肅宗先保靈武故能破安（山名）祿史（明名）思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爲根本儻不先爲自固之計將何以能萬全勝敵又況將士暴露之久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謂宜大爲守備痛自料理使之蘇息乃爲

得計議者又謂賊馬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爲不然譬如奕棊捨局心而就邊角迫蹙褊小浸以衰微何以取勝秦師伐晉以報殽之師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光武破隗囂詔岑彭曰人若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此皆帝王以天下爲度者也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宇戡定禍亂又況祖宗之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賊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

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脩之後即
議攻討乃爲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
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爲藩籬夫淮南
荆襄者東南之屏蔽也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
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
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
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
宗所取遂以削弱今朝廷欲爲守備則當於淮南
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
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爲帥府分遣偏師進

守支郡小榮城壘如開新邊其初朝廷應副錢糧
謂如淮東則以江東路財用給之淮西則以江西
路財用給之荆襄則以湖南北路財用給之除議
營田使自贍養遇有賊馬則大帥遣兵應援稍能
自守商旅必通乃可召人歸業漸次葺理假以歲
月則藩籬成矣前有藩籬之固後有長江之險加
以戰艦水軍使沿江一帶帥府郡縣上連下接自
爲防守則賊馬雖多豈敢輕犯近年以來大將擁
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初無
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欲爲守備

無他反此而已或謂三大帥率重兵屯以江北則
供億之費不貲臣應之曰使三大帥屯兵於江南
亦仰給於朝廷其費等耳曷若使之渡江葺理淮
南以爲家計則朝廷異時可省經費而藩籬之勢
成爲無窮之利守備之宜莫大於是有守備矣然
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諸路大帥謂如
淮東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路淮西之帥則
當責以收復京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
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
諸路尅捷因利乘便收京畿復故都以甚大愍此

雖落落難合然在陛下志先定於中而斷以至誠
必爲之意蓋無不可成之理至於擇將之術治兵
之政車馬器械之制號令賞罰之權兵家皆有常
法無待臣言而戰陣之間因敵決勝臨事制變者
兵無常形又不可以預圖也臣願竊以爲獻者在
勿失機會而已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以戰則勝
以守則固一失其機悔不可追昔劉表悔不用蜀
先主之言蜀先主曰天下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
有終極若能應之於後則此未足爲恨也臣竊觀
朝廷近年以來失機會者多矣自今以往如能保

淮南荆襄以爲固選將練卒厲兵秣馬聚財積穀
應機而作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於一勝之間僭
逆之臣可正藁街之誅强悍之虜豈無殄滅之日
攻戰之利莫大於是此二者守備攻戰之策也若
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蓋萬乘所居
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臨安平江
皆澤國褊迫偏霸所據非用武之地唯建康自昔
號爲帝王天子之宅以其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可
容萬乘故六朝以來更都之今鑾輿未復舊都莫
若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

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高宗年號初建議巡幸關
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
也今以建康爲便者以東南形勢言之也然淮南
有藩籬之固然後建康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
熟計之既料理淮南仍詔建康守臣治城壁脩官
闕立官府創營房使粗成規摹以待翠華之幸近
年以來車駕所寓因陋就簡諸事草創雖陛下以
時方艱難用過乎儉然宮室制度亦有不可已者
有城壁然後人心不恐有官府然後政事可脩有
營房然後士卒可用惟自朝廷應副詔有司以漸

脩建庶幾不擾此措置之方所當先者也綏懷之
畧則臣願先爲自強之計夫西北之民皆陛下之
赤子荷祖宗涵養之德其意曷嘗一日忘宋哉特
制於黠虜之勢爲所驅迫陷於塗炭故捨二百年
之本朝而事大不道之僭逆豈其本心惟朝廷之
力未能保覆之故數路之民雖困於重斂傷於峻
刑而不能以自歸儻淮南荆襄藩籬既成壤地相
接甲兵既備天威震驚必有結約來歸如宿遷之
民者必有願爲內應如京東郡縣者宜命諸帥優
加拊循來歸者給田土內應者予爵賞官吏將士

祿秩由舊許之自新孰不感悅朝廷近者德諸路
簽軍皆不殺而優恤之自賊中來歸者皆優與官
秩可謂得策更願力爲自治自彊之計使陷溺之
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畧所當先
者也攻戰守備措置綏懷皆中興之至計今日之
急務聖問所及臣已粗陳其梗槩矣臣伏讀詔書
有曰朕將虛己以聽擇善而從君臣之間期於無
隱利害之決斷以必行臣三復聖訓不知涕泗之
交頤也何則君臣之遇號爲千載聽言用諫尤其
所難未信而言則有謗己之嫌交疏言深則有失

身之戒蓋雖朋友尚不易言而况於君臣之間乎今陛下求治之切詔書如此而臣以憂患之餘孤危特甚欲淺言之則何以副陛下期於無隱之訓欲深言之則慮有犯顏逆鱗之愆感懼交中進退維谷雖然陛下當艱危多故之秋詔臣以丁寧惻怛之意緘默不言臣則有罪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敢冒鼎鑊刀鋸之誅以布心腹腎腸之實惟陛下幸察臣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為之志然自臨御迨今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

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陛下憂勤雖至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者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自近年以來所用之臣凡幾人慨然敢任天下之重建事立功與夫充位備員者皆不能逃於聖鑒夫用人如用醫必先知其術業可以已病然後使之進藥而責成功今於醫者之術業初不詳究而姑試之則雖日易一醫何補病者殆將飲藥以加病而已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無過而之濟時之大略忽有擾攘之故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遂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不知

何補於國家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衆口和之牢不可破然累年之間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領翠華蒙塵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太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親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逆臣悍虜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殲醜類而天威所臨已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

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覩矣今賊馬雖退而虜情狡獪變詐百出未大懲創疆埸相望道理不遠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使疲於奔命哉是宜明詔於卻敵之初求善後之策也臣夙夜為陛下深思所以為善後之策者無他在盡反前日之所為解琴瑟而更張之先定其論如奕棊之立意後圖其功如奕棊之置子必可得志臣請試陳其說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必以兵勝而為親征之計者其意豈謂必冒矢石領行陣而後可哉黃屋所臨人心自固賞罰既

當士氣奮張用能成功故高祖既得天下擧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二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藝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廟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所謂始於勤勞終於逸樂者也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特自南都退而至於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而至於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有虜騎南牧復將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

之險此尤不可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賊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杜牧所謂上策莫如自治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無講好脩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假道於僭僞之國而自取辱無補於事祇傷國體金人自知罪惡之重懼我必報其措意爲如何而我方且卑辭重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非特如此於吾自治自疆之計動輒相妨實有所害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悟夫辯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此二說者既定然後擇所

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有次第俟吾之政事脩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盛強之黠虜近有僭僞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

雖強虜不足畏雖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
之間耳臣昧死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
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
人事六曰寅畏天戒何謂信任輔弼夫撥亂之主
履時艱難資輔弼之臣同心同德相與有為豈易
致哉必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
家乃能協濟故高祖視蕭何如左右手太宗遇房
杜如子弟蜀先主得諸葛孔明如魚之有水不如
是不能感會風雲以成王霸之業今陛下選於衆
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

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
以間之則君臣之美垂裕無窮昔高祖終始用蕭
何太宗終始用房杜故能戡亂定功卒致太平管
仲有言曰知人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任
之害霸也信任而使小人參之害霸也霸者猶如
此而况於欲恢復天下者乎魏鄭公徵有言曰君
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置至公事形迹皆上下共
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夫事形迹者未必有
過舉而魏公以為興喪未可知者凡以無至誠用
與之意而唯嫌疑之為避不足建興邦之大績故

也陛下誠能推信任之誠臣將見輔弼任責而中
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未
嘗不資於人材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為尤多何
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材亦足共治至
於艱難有為興衰撥亂則非得卓犖瓌偉之材未
易有濟故武王之有十亂宣王之有吉甫方叔召
虎高祖之有三傑光武之有鄧禹耿弇吳漢之屬
太宗之有房杜英衛之流憲宗有裴度武宗有李
德裕皆以不世出之材佐大有為之主恭翊佐佑
以成大業古今通道其可忽諸然自昔抱不羣之

材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顯闇或指之
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之以細故而以道事
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恥於自明雖負重謗遭
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唯至明之主為能察小
人之情偽而辯其臣之非辜此霍光所以見察於
昭帝房喬所以見信於太宗也陛下臨御以來用
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閒廢
於無用之地豈非羅此謗邪遂使陛下竊寐側席
而有乏材之歎懷材抱義願為國家宣力者無因
而進前陛下盍亦少留聖意致察於此洪範皇極

之疇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偏
黨皆足以爲至公之累唯以道爲公而無好惡偏
黨之私則王道明矣魏鄭公卒太宗遣人至其家
得書半稾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
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
者唯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
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
則可以興矣太宗感悟夫人主豈能無愛憎然必
去愛憎而後得人以興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以

興邦必由於公道故也管仲雖仇齊公必用雍齒
雖怨漢祖必賞而況其餘乎陛下誠能推至公之
道臣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變
華士風夫用兵之際似與士風初不相及然其實
相爲表裏者也士風淳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
廷賞罰功罪當而人心服此措置所以得宜而寖
明寖昌也士風澆薄則議論不正是非不明朝廷
賞罰功罪不當而人心不服此措置所以失宜而
寖微寖弱也晋之士風尚虛浮而不事事故當時
措置乖謬盜賊竝起而有五戎亂華之禍本朝嘉
祐仁宗年號治平英宗年號以前士風何其淳厚也自數十
年來非特不事事而已奔競爭進議論徇私邪說
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哲宗年號大臣如司馬光
之流皆持正論爲朝廷長慮却顧圖久遠之計社
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姦黨聽其言則大者
可族小者可誅賴國家寬仁秖從竄逐其士風遞
相倣傚顛倒是非變亂白黑政事大壞以馴致靖
康欽宗年號之變非偶然也殆今四十餘年世變風移
愛憎之情銷盡然後朝廷始知元祐羣臣之忠褎
贈官秩錄用子孫然已何補於事曷若早變此風

則忠臣無誅謫之寃國家有治安之實兩受其利
豈不美哉臣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
資不顧國體唯欲進身不𩔗事實唯欲傷人大嘗
則大進小詆則小遷諭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
陛下得一張浚付以重權使禦強敵於關陝浚雖
以忠許國而事失機會不爲無過言者痛紙醜詆
誣以大惡豈不太甚歟浚有洛日之功足以結陛
下之知有大臣之辯足以回陛下之聽故得自洪
濯復侍清光於帷幄之中然其所傷已多矣藉使
遭謗困讒之臣無浚之功又無大臣爲之辯白而

有下石以擠之者則何以自雪於君父冀察其不
然哉夫朝廷設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以廣視聽
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亦須緊實使果如其言
則誅責所加豈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則誣人
之罪伏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脩政也
臣願陛下降明詔以戒諭士大夫使體德意從忠
厚變近年澆薄之風昔賈誼勸文帝養人臣以禮
義應耻陸贄勸德宗聽言必考其實而察其情以
正典刑不宜兩置而不問皆治道之要陛下誠能
行責實之政臣將見士風淳厚而中興之業不難

致矣何謂愛惜日力臣聞之周書曰功崇惟志業
廣惟勤蓋功以志崇所以爲之規摹也業以勤廣
所以爲之積累也猶建大厦堂室與序其規摹可
一日而成至於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創業
中興何以異此高祖得韓信與之論亡楚之策光
武得鄧禹與之論興漢之謀蜀先主得諸葛亮與
之論鼎立之計皆定於談笑之間而高祖以五年
成帝業光武以十三年混區宇先主得蜀亦在數
年之後蓋積累而致者如此今陛下臨御九年于
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

則其始不爲之規摹其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遐舉
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
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
得不爲僭逆之臣强悍之虜之所窺伺然則自今
以往其可不惜日力哉昔禹不貴尺璧而惜寸陰
今日朝廷艱難乃惜分陰之時臣願陛下詔二三
大臣熟議所以規摹者凡所施爲晝一條具如立
課程以次施行又詔州縣使體陛下德意而奉承
之所立期限勿大遠以致騷擾勿大緩以失機會
使事得其序不擾而辦乃爲得策夫天下無不可

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患之小者
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正如醫者之治病其在
皮膚針烙及之其在五臟湯劑及之至於骨髓則
雖有扁鵲俞跗蔑以爲矣此時之所以不可失也
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
民或敢侮予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
雖大國必畏之矣夫用智者當於未奔騰之前十
日聚之以待一日之用渴而穿井鬭而鑄錐其能
及乎陛下誠能存愛日之心將見爲無不成中興
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務盡人事臣竊觀天人之道

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卽天之所爲也國之將興百度皆舉天實佑之猶之農夫盡其穮蓘之力乃亦有秋使未嘗致耕耨之勤而欲望稼穡之利其可得邪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自然之符也光武以兵三千攻尋邑百萬者人也適雷電風雨遂有昆陽之勝而中興之運啓者天也孫權以兵三萬拒曹操數十萬者人也適風順可以縱火遂有赤壁之捷而鼎足之勢成者天也謝安以兵八千擊苻堅百萬者人也適秦師小却遂有淝水之功而東晉之祚延者天也

創業中興之主莫不皆然盡其在我者而以其成功歸之於天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成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夫人心卽天心也下得人心上合天心則無不成之功陛下誠能和同天人之際臣將見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何謂寅畏天戒夫天之於王者如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是以孔子作春秋於災異必書以

謹天戒臣觀商之盛如武丁周之盛如成王漢唐之盛如文景太宗之時未嘗無天變而不爲災者以能寅畏其戒而仰合其心也是知人主之於天戒必恐懼脩省以致其寅畏之誠則能變災以爲祥天人之際何其昭昭然也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反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陛下雖嘗降詔俾士大夫各脩厥職以答天譴然臣竊謂應天以實不以文此在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昔宋

公一言而妖星退舍大戊桑穀共生於朝而反以爲祥陛下誠能行應天之實臣將見百祥來止中興之業不難致矣此六者皆陛下所當先務正心以正朝廷者故敢竭愚臣忘生觸死爲陛下詳言之抑臣又聞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土宇昔少康以一旅之衆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太宗皆躬擐甲胄親危險而身致太平享國長久今朝廷人材不乏將士足用江淮荆浙閩廣川陝財用可理足以爲中興之資陛下勇智天錫春秋鼎

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
之耳昔仲虺之稱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不
吝蓋帝王之度如天地之無心是則行非則改何
憚之有酈食其勸高祖鑄印以封六國之後子房
一言則趣銷之封德彝勸太宗用刑法以威天下
魏鄭公一言則行仁義遂致正觀之治無損盛德
而大功可成豈竊竊然畏人之議已哉陛下視建
炎高宗年號以來其所措置是邪非邪以爲是則何
以不見其效以爲非則安可復蹈其轍臣前所陳
皆改轍之道非循舊跡所能爲也擇善而從斟酌

而行則在陛下夫以祖宗二百年之基四海億兆
之生靈皆繫於陛下清燕之間思慮及此得不慄
慄危懼勉勉自強上以慰祖宗在天之靈下以副
四海生靈之望哉昔周宣中興南征北伐之威復
古接下之美詠於小雅蓋有文武之吉甫顯允之
方叔以爲之將帥有孝友張仲以在其左右故能
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然則陛下所
當法者深考周宣之詩則得之矣所謂善後之策
何以加此臣以至愚極陋之質荷陛下非常特達
之知龍飛之初虛席以待眷遇之禮邁於等倫特

以志廣材疎自度不足以任天下之責力丐罷政
無補國事每自愧惕遂去闕庭九更寒暑犬馬之
心何嘗一日不在赤墀之下自以罪戾遠屏不敢
復與世故芻蕘之言久不上達近者邊報警急戎
輅親臨臣子之情不勝憤懣故敢冒昧以三策爲
獻伏蒙聖慈特降詔書獎諭今者又奉詔旨咨以
當世之務而臣不量荒淺冒進狂瞽之說以瀆天
聰昔太宗謂魏鄭公爲敢言謝曰陛下導臣使言
不然其敢數批逆鱗哉今陛下盛德過於太宗臣
雖無魏公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所極也

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在陛下
察之而已况臣自經憂患衰病交攻氣息奄奄日
與死迫常懼先犬馬塡溝壑無以報盛德之萬一
今得奉明問攄至情臣願足矣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也伏望陛下哀憐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
實天下之幸以上邊論

爲遺拾遺補闕薦岑參狀　唐杜甫

宣義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岑參
右臣等竊見岑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上
時輩所仰今諫諍之路大開獻替之官未備恭維

近侍實藉茂材臣等謹詣閤門奉狀陳薦以聞伏
聽進止

舉張正甫自代狀　唐韓愈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準建中（德宗年號）元年
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
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雖見善
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氣力逾厲
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
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一有奉聞謹奏六字）

代人舉蔣係狀　唐杜牧

伏准某年月日勑內外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冝
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仁義素彰文學早著
揚歷臺閣宣昭令名嘗爲諫官無所避忌及領藩
鎮實惠疲羸頃者不附權臣例遭左官今逢明代
猶典小州伏以封還詔書駁正時事職業實重選
擇冝精今若以臣此官迴與蔣係既不虛受實爲
陟明伏乞聖慈允臣所請謹狀

薦宗室令畤狀　宋蘇軾

元祐（哲宗年號）七年五月初五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
郎知穎州蘇軾狀奏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衞也周之
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
弟也逮至兩漢閒平（河間王德東平王蒼）之德歆向（劉歆劉向）之
文天下以爲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畧如道宗孝恭
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
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太祖年號）以來累聖執謙不私
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

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
故增立教養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
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絕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
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勸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
書穎州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親篤孝內行純
備傳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
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冝臣嘗見其所
著述筆力雄健博貫子史蓋淸廟之瑚璉明堂之
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推用而況近託肺腑
已蒙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

其高才而遂其丕業以風動宗室勸示海內成先
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若後不如
所舉臣甘伏朝典謹錄奏聞伏候敕旨以上薦舉

賀誅奚賊可突于狀　唐張九齡

右高力士宣示張守珪所上逆賊契丹屈烈及可
突于等首級此等惡稔喪敗將及故天誘其衷既
降又貳而感義之士惡其飜覆背恩之賊既已誅
鋤幽障廓清華夷俱靜計其餘噍永無動搖陛下
遴任先擇聖謀獨斷克采成命樹此戎功且知河
朔無轉輸之勞林胡為賦稅之地臣等忝在樞近

預聞遠績捷書之至喜倍恒情謹奉狀陳賀以聞
謹奏

為宰相賀白龜狀　唐韓愈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
右今日某宣進止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禎祥之
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謂龜為蔡
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龜者是獲蔡也白者
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必擒其帥而得地也提
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既見其應不遙斯皆陛下
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
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以上賀

謝知制誥狀　唐張九齡

右臣忝跡集賢久無成效幸免咎責伏用兢惕忽
蒙特恩令知制誥臣學業既淺識理非長述宣聖
旨誠恐不逮跪受嚴命伏增悚惕無任戴荷之至
右陳謝

奏論追士瑗高郵軍再任不當狀　宋汪藻

准中書省送到詞頭一道奉聖旨知高郵軍趙士
瑗因發運司舉留令依舊任任其稽違朝命特降

兩官蘇遲別與差遣令臣撰詞進入者右臣竊以
人主之柄賞罰而已賞必及善然後人知所勸罰
必及惡然後人知所懲未聞且賞且罰而可以為
政也謹按趙士瑗始以蘇遲赴官不肯受代朝廷
怒其稽違朝命特降兩官又緣自陳四任堂除粗
有勞效又發運使李祐劄子保奏復令在任臣不
知朝廷以士瑗為是耶為非耶若以為是則方命
不從者堯四凶之罪也不應使之在任若以為非
則借留在任者漢循吏之恩也不應使之降官以
一士瑗之身而一日之間可賞罰可臣竊惑之且

士瑗自陳歷任有勞至據其所臨推之不去公遣
詔條不顧義理亦可謂無廉恥甚矣縱方今乏材
豈無一人可治高郵如士瑗者邪況新除人別與
差遣在任人遷延依舊使有力者交結當權無日
不居官無援者待闕及期輒為人所奪有十年不
霑一日之祿者宣和徽宗年號之風也今陛下中興當
痛革此弊奈何因士瑗復啓僥倖之門臣以為不
罷士瑗恐人人効其所為苟欲貪祿則冒恥自陳
及計會監司僥倖保奏者皆得之矣此風漸不可
長伏望聖慈別擇能吏知高郵宜或且令蘇進赴

任斥去士瑗為後來鄙夫之戒所有趙上瑗依舊
在任降兩官詞頭臣未敢撰進謹錄奏聞伏候勑
旨右彈劾以上誥體○

覩御製喜雪篇陳誠狀　唐張九齡

右臣等適見工部侍郎侍講學士陳希烈所蒙恩
賜聖製雪篇伏以聖惟無作作則應天地和陰陽
斯之謂矣言微利博旨遠思深于彼倉生焉知帝
力臣聞食者萬姓之命雪為五穀之精兆日見於
祈年律既和於言志聖心昭感天瑞合符豈比夫
漢詠白雲但娛歡樂周歌黃竹徒事巡遊而已哉
臣等仰望昭回莫知遠近率均生植同是霑濡況
臣忝在樞衡無能翼亮聞罪己之義若寘氷谷循
忘軀之節冀益涓塵伏誦聖文無任喜懼臣等誠
歡誠恐謹言

為南承嗣請從軍狀　唐柳宗元

故其官贈某官南霽雲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肅宗年號之歲死節睢陽陛下每降鴻
恩必加褒寵臣自七歲即忝班榮垂五十年常居
祿秩再守遐郡績用無成終貽官謗甘就嚴譴無
以負荷先志報效殊私以慙以懼隕越無地伏見

某月日勑以王承宗負恩干紀命將徂征雷霆所
加殄滅在近臣竊不自揆思竭忠誠願預一卒之
任以荅百生之恩庶得摧鋒觸刃摩壘搴旗冀獲
書於微誠償不墜於遺烈踊躍之至夙夜不寧敢
希皇明俯鑒丹懇臣聞周官攷藝國子寘車甲之
司漢道推恩孤兒備羽林之用千秋姓韓思奮於事
戟仲孺字灌夫期死於奔吳義激君親名高竹帛臣
雖無似有慕昔人雖身塗草野死而不朽披肝瀝
血昧死上陳無任懇迫忠憤之至謹錄奏聞伏候
勑旨以上陳乞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維皇帝陛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標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微莖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重熙纍歷載誕啓辰正宁陳儀允昭於熙會庶邦脩貢咸劾於駿奔前件絹二壤所宜九

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獻虔誠申至欣頌咸同

賀祔廟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章懿皇后李氏祔英宗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脩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以上進獻

舉人自代狀　　唐白居易

中書省朝議郎權知尚書兵部郎中騎都尉賜緋白居易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文武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有辯政之學有體要之文文可以掌王言學可以待顧問名實相副輩流所推選備侍臣參知制命酌其宜稱誠合在先臣既諳詳輒舉自代謹具聞薦伏聽勅旨長慶元年正月四日新授朝議郎守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臣白居易狀奏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唐杜牧

前件官執德以進嚮道而行藹有令名備歷清貫掌綸言於西掖才稱發揮參密命於內庭衆推忠

慎自弭貂近侍主鑰東門聲實益重於縉紳磨涅始彰其堅白伏以南省實天下根本兩丞爲百司管轄苟非其選必致敗官令若以臣所任迴授敬復庶能肅清臺閣提舉紀綱既曰陟明實不虛受伏乞天恩允臣所請以上薦舉

辭免召赴行在狀　　宋崔與之

六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其四川安撫制置命鄭孟卿特暫權續申鄭孟卿致仕奉聖旨崔與之候有四川制置使正官到日起發赴行在奉聖旨鄭損除寶謨閣待制四川制置

使熟知成都府填見闕崔與之候正官到日起發
赴行在自天聞命無地容身伏念臣老矣一行淒
其萬狀唯知盡瘁不敢辭勞方泝峽趍西州之牙
復度斂守北門之鑰風霜刮而歲月歷頭以衰朽
垂盡之年得殘廢不治之疾老而懷土窮則呼天
飛章丐閒家恩賜召朝廷未有棄捐舊物之意臣
子豈無貪戀明時之心百恙相陵一衰不貸頭欲
破而掣掣不已心如啄而健忘心深氣體支離精
神昏憒年事旣去世念已灰亟尋清都香火之緣
敢作禁街鑣鈸之夢唯求趣代早遂生還伏望聖

慈憫臣久勞憐臣久病縣此由衷之請俾之奉祠
而歸春水未漲而出瞿塘天風未炎而入庾嶺庾
幾末路可畢餘生悉出天地始終生全之大賜

辭免禮部尚書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朝請大夫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
路安撫制置兼知成都軍府崔與之狀奏臣昨準
省劄坐奉聖旨崔與之召赴行在疾具辭免伏蒙
降詔不允臣再具奏聞續準御前金字牌遞到御
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候正官
到日交割前來供職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維

舜命秩宗以典三禮蓋取僉言周建春官以諧萬
民最號清選凡屬亨嘉之運必嚴禮樂之司雖曰
攝承詎容輕受伏念臣丹心體國白首戍邊們參
井以西馳老懷猶壯指褒斜而北戍綿力易疲寖
引病以丐閒忽蒙恩而賜召方堅控避遽玷褒除
鈞天九奏之音夢寐不到文昌六星之象心目還
驚況無橫草之勞復有採薪之疾奄奄殘息凜凜
危衷伏望聖慈憐臣桑榆之景無多察臣樗櫟之
才焉用收還成命改賦真祠俾首丘得遂於初心
庶末路可全於晚節所有恩命未敢祗受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前四川安撫制置使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顯謨閣直
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令所任軍州差
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
恍承誤渥深切驚心歸班之命屢辭方茲俟譴子
郡之恩繼下復爾叨榮雖大造曲成而不遺顧小
器已盈而自懼伏念臣樸忠素守鄙陋備嘗惟四
方奔走投老而不休故百恙侵陵乘虛而爲梗五

年守巴蜀自知駑力之窮六月泝瀟湘已決祇丘
之計陛下紹理嗣登大寶勉思遠圖勵精方新進德
不已親近正人以新聖學招徠名彥以興治功當
此天日清明之初誰無風雲依乘之志況臣起身
遐壤荷國厚恩先皇帝寧宗拔臣於冗散之中徑躋
清近聖天子召臣於歸休之後不容控辭茲實恩
之上乎忽溫言之下建長沙巨屏酒付重權延閣
窮班更陞華直仰見公朝未忍棄捐之意從有末
路不堪驅策之憂緣臣暮景相催宿病尤甚伏宗
事簡尚不能一望於清光連帥責叢其何以仰當

於隆委自顧衰殘之狀實深顛躓之虞欲望聖慈
察臣愚悃畀臣祠祿俾養痾於田里免速斃於道
途儻蕭墅之未填或涓埃之可報所有省劄未敢
祗拜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狀　宋崔與之

煥章閣直學士中奉大夫新除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增城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崔
與之狀奏伏準省劄奉聖旨除寶謨閣學士依所
乞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臣均佚林宮
忽被予祠之寵陞華奎閣更叨進職之榮興歎便
蓄危衷震惕伏念臣受材庸下遭時盛明通籍九
門入造清廂之邃分符萬里出臨巨屏之雄計台
罔功黜幽有典荷公朝用其長而護其短至末路
憐其病而全其歸涉之文昌六聯之峻班繼以元
戎十乘之重寄恩加項踵感至涕洟屬初政之方
新撫孤蹤而欲躍驥雖老而伏櫪尚欲加鞭鶴已
病而乘軒何堪受甲自嘆桑榆之景但傾葵藿之
心未酬大恩復抱遺憾輒布投閒之悃深虞方命
之誅忱辭既孚淵聽甚邇眷顧不遺於舊物絲綸
更俊於新除祠官得請以爲榮銘心知幸學士爲

眞而非據蹐踏難勝儻辭受之或乖則顛隮之立
見上件宮祠指揮臣除已恭禀遵謝祗受訖所有
寶謨閣學士恩命未敢祗拜欲望聖慈收回誤恩
俾安愚分實出天地始終大賜　以上辭

謝清明日賜新火狀　唐白居易

古今日高品官唐國珍就宅宣旨賜臣新火者伏
以節過禁烟時當改火助和氣以發滯表皇明以
燭幽臣顧以賤微荷茲榮耀就賜而照臨第宅聚
觀而光動里閭降實自天非因榆柳之燧仰之如
日空傾葵藿之心徒奉恩輝豈勝欣載

謝賜尺詩狀　唐張九齡

右今日高力士宣勅賜臣等御製詩并寶尺伏以尺者紀度之數宜麗天文詩者律呂之和是生節物聖恩下逮天旨旁流因物寓言以言垂象臣雖瞽陋伏見宸衷竊謝良工徒秉刀尺終期死力取配鈞衡而未副所圖退省知罪臣等不勝負荷感懼之至

中和日謝恩賜尺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奉宣賜臣等紅牙銀寸尺各一者伏以中和届節慶賜申恩當晝夜平分之時頒度量合同

之令況以紅牙為尺白銀為寸美而有度煥以相宣逮下明忖度之心為上表裁成之德慶澤所及歡心畢同臣等㢈忝日深寵賜歲至雖恩光下濟咫尺之顏不遠而尸素內慙分寸之功未効捧受愧畏倍萬恒情謹具奏聞謹奏

謝蒙恩賜設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設者臣生長窮賤才質愚微草野鄙夫風塵走吏豈期聖造選在禁闈忽以天慈賜以御食臣所以凌兢受命俯伏荷恩心魂不寧手足無措況傳聞九醞餓

列八珍恵逾加籩榮優置醴金盤引湑將玉澤而共深玉饌屬厭與聖德而俱飽終食且嘆撫心自驚戰汗慙惶隕越于下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賜告身鞍馬狀　唐杜牧

右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生逢聖代竊位嚴廊奉告令之詔書丹青之雨露循濕錫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綵綸之言逸足騁拳奇之態螢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殺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忭躍懇悃之至

謝恩賜衣服狀　唐白居易

右今日守謙奉宣聖旨以臣初入院特賜衣服者臣自入禁司纔經旬月未陳涓效累受殊私況前件衣服等獻自遠方降從御府既鮮華而駭目亦輕暖而便身臣實何人堪此榮賜臣必擬秘藏篋笥傳示子孫何則顧陋質而懷慙貌非稱服撫微軀之荷寵力不勝衣因物感恩無任愧懼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　宋歐陽脩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

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渥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輝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内署凝嚴遽叨於厠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内閑之駿飾精寶校之光俯推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酬補但誓糜捐

謝宣召入翰林狀　宋歐陽脩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

文休明牌　天長乙二十七　一五六八

竊以文章詞一作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訓謀獻納因加内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適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尚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羇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羣言論議多煩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毎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恩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内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勵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謝宣召入院狀　宋蘇軾

右臣今月日西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者詔語春温再命而傳使華天降一節以遡在故事以嘗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爲盛雖職親事祕號爲北門學士之榮而祿薄地

文休明牌　二十七　五七

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人榮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年太宗之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年神宗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材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生資文武天祚聖明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次求法從知人材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慚内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以上[illegible]謝。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七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奏疏下

奏劄

論朋黨劄子

宋李綱

臣觀自昔論朋黨者無如歐陽脩之爲詳盡其言曰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明黨之說欲奪國而予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人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爲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不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爲

人主者偃偃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
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
子存群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爲唯空
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爲則漢
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
無君子出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
可不察哉脩之言如此誠爲切當臣以謂人主之
所至惡者朋黨也小人之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
也爲國家患有不可勝言者朋黨也人主操天下
之利勢端居九重之中唯恐人之相與朋比以爲

欺罔故曰其所至惡者朋黨也君子汲引善類以
其彙征而小人指爲朋黨可使盡去不爲已害故
曰所以陷害善良者朋黨也黨錮之禍起而漢室
以傾牛李之黨熾而唐室以微故曰其爲患有不
可勝言者朋黨也嘉祐仁宗年號間韓琦范仲淹富弼
之流用於朝廷其所薦引類多君子小人不悅指
爲朋黨欲盡斥去賴仁宗皇帝有以察之故小人
之言不用而韓琦范仲淹富弼之德業得以光明
于時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劉向有言曰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漢

元帝優柔不斷故蕭望之周堪劉向之徒不容於
朝唐文宗優柔不斷故曰破河北賊易去此朋黨
難人主之德剛健如天光明如日辯是非察邪正
則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愚智賢否各當其分尚何
朋黨之足患哉臣竊見近年士人中尚有乘間投
隙造爲險詖之言以惑陛下之聽者一時多士皆
指爲朋黨賴陛下有以察之不用其說而善類得
所依怙剛明盛德可以無愧於仁祖矣然小人之
情譬如穿窬之盜稍失隄防有隙可乘則必復出
爲惡伏望聖慈考歐陽脩之言而察仁祖之用心

消小人而進君子早建中興之業以致太平天下
幸甚按此劉文覆精切與朋黨論互相發明亦有得政大體

再論遣使劄子　　宋胡寅

臣竊聞宰相張浚有論使事爲兵家機權與臣所
論事理不同今何解遂行不可救止臣待罪侍從
初有所陳已荷聖知今浚以輔國誅臣陛下宗高之
所敃頻而禮貌之者也勢難以臣故以沮其議臣
不當力論取勝徒成紛紛然臣再三思慮終未曉
浚之說須至剖析聞於聰聽望陛下留神省覽姑
且志之聖懷俟他日驗臣所討與浚孰中孰否則

使事之利害決矣今則未敢求直也粘罕總師二十餘年破大遼翦我宋雖無遠略亦精於用兵其所行事盡詭詐也今我之虛實彼豈不知尚須甲辭執謙然後足以驕其心示弱屈服然後足以平其怒乎此遣使之無益一也庚戌後高宗建炎四年不遣使虜兵亦不來及癸丑高宗紹興三年遣使則鉤引虜使入國熟視而去曾不旋踵而淮南之警奏至矣此遣使之無益二也前我所遣四輩高宗時使金者凡十人傅雱王倫朱弁宇文虛中洪皓崔縱張邵韓肖胄章誼潘良止惟虛中降金其餘多被拘囚而還者止倫肖胄良臣三人今云四輩不知其一爲誰也皆朝廷之選侍從之臣聞其

入虜境晝夜驅遞略無禮節及見粘罕坐受欺紿匆匆而歸未嘗得其要領也而況何鮮一使臣其何能任覘國之事乎此遣使之無益三也昔富弼之使也以一言息南北百萬之兵可謂偉矣使歸行賞遷進官職弼方以中國未能用兵徒賴使人口舌下虜爲莫大之耻終不肯受其識度如此乃可辦國事今奉使者首先論其私事所求恩澤一一足意而後行所慮卑近與市井之人無異尚能明目張膽不辱君命乎此遣使之無益四也萬一虜賊臨以兵威肆其恐脅使人必不能就死則反

以我之情告之是自敗也死生之際唯烈士不懼爲謂何鮮而能之乎此遣使之無益五也虜賊之所大欲者誰下知之既有無厭之心正欲劉豫明日就亡今日亦必赴救而況豫賊所哀乞援秋高草熟來寇何疑此不待窺覘自可坐照於一堂之上也此遣使之無益六也今淮以北劉豫自以爲其封疆矣河之北粘罕自以爲其土宇矣使者之行豈能乘雲馭風徑至虜庭哉必渡清河之阻經濁河之限然後能至也去冬下詔罪狀劉豫明其爲賊今豫肯假吾使人達之於虜哉臣恐戎伐凡

伯則有之矣此遣使之無益七也今我與虜之勢如兩家有沒世之怨一弱一強強者侵陵不休弱者亦當閉其門牆嚴其戒備待時而動庶能有濟乃欲命一僕夫啗以酒肉悅以金帛適足以重吾之弱增彼之強而已此遣使之無益八也自古兵強馬衆玩武不戢而無自焚之變者此五胡英傑勒曜垂珪之所難也粘罕好財貪色兇殘不義特盜賊之雄耳非有保國永世兼幷天下之術也度其勁兵壯者老老者死其馬之齒日已長矣其謀臣志滿意得沈酣乎子女玉帛之間不越數年必有

禍敗此易見也萬一今冬黨助逆賊昧於一來陛
下申嚴將士據大江之險以禦之彼再而衰三而
竭必矣小小勝負兵家之常今未有兵交之形而
遽自納侮以示其恐情見力屈當反為所乘非兵
家形格勢禁之法此遣使之無益九也夫和人之
心迎合粘罕之意為身謀而已陛下竊窺賢才日
昃不倦菲衣節食卑宮室陋器用以養戰士固將
為父兄擴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濱不滌之恥也若
堅用和策則謀臣解體義士喪氣將帥偷安而卒
伍泮散以為無復有輸忠效智建立功名之日使

和人自謂其說可用如此必有進為之漸以國與
人取悅粘罕大事去矣此遣使之無益十也儻有
一說使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建炎稱
號改元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
狀謦欬之音者況今歲月已久虜必重閟惟懼我
知之今以虜為父兄之讎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
順他日或有興問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而不
絕則虜握重柄歸曲於我名實俱喪非陛下之利
也使或有知二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陛下孝思
之念雖歲一遣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

之有其如艱梗悠邈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
則以二帝為言者理不難處也臣聞善為國者必
有一定不可易之計正其大義不僥倖以為之漢
高祖出關得董公之謀以弒君討項羽後雖屢敗
然項羽負不義之罪雖強必弱漢守其策不變終
有天下然張良燒關之舉養虎之喻君子猶羞道
之及劉先主諸葛武侯志在復漢目操為賊亦能
三分鼎立魏延出奇欲速孔明不求近功君子以
為真以天下自任者古之英雄規模注措大抵如
此三國崛起曹氏先據利勢蜀最後立豈以微弱

之故卑下於操以苟存邪孟子曰君如彼何哉強
為善而已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才脩
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儻或未可唯
是堅守若大二三其德無一定之論必恐不能有
為至於何辭之行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
此豈得以張浚有言而自抑也

論宣撫湖廣宣撫使職事第四劄子

宋李綱

臣昨自陛下龍飛臨御海寓臣以非材特蒙獎擢
自庶僚不旬日而參大政遂獲待罪樞府深惟遭

遇之與竊自感勵思欲罄竭以圖報効而材疎智
短終未能少收尺寸之功內負慙惕夙夜靡遑茲
者伏蒙陛下高宗委以河北河東兩路重寄臣自視
闕然恐不足以仰承委付之意至於不避煩黷力
祈罷免而眷屬之厚不容退避見危致命豈敢固
辭深惟國事之大非一已私智所能獨辦今其將
行願受廟筭與廟堂之成謀使臣得以遵稟奉行
庶幾有濟夫用兵之道雖臨機制變不可預計然
規摹大略當須先定今日之事莫大於防秋莫急
於解太原之圍士大夫之獻說者不過和與戰二

策而已金人留吾親王康王構即高宗宰相張邦昌以為質
屯重兵於太原已半年矣使者旁午冠蓋相望而
欲得三鎮之意愈堅和果可恃乎种師中姚古以
十萬之師相繼潰散戰果可必勝乎和不可恃則
秋高馬肥賊騎侵軼議者必以臣今日出師為致
寇之端戰不可必勝則萬一將士或復有小衂必
又以臣為輕舉誤國不知陛下睿筭與夫廟堂之
謀所以役臣使防秋而解太原之圍者當決以何
策而可也前日和議割三鎮之失至今為梗今日
之謀儻或更有差誤則天下之勢有不可勝慮者

矣願陛下及臣之在廷與五六大臣熟議決策特
降親筆俾臣遵行臣非敢愛死誠恐有誤國家大
計故敢冒昧言之仰黷天威伏深戰慄

論金人失信劄子　宋李綱

臣竊觀金人自宣和徽宗年號靖康欽宗年號以來憑陵中
國其所以為起兵之辭者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於
中國而已文檄之中動輙及此而中國之士大夫
與夫兵民將士不察其故亦自以為失信於夷狄
而致此擾擾也語之則愧恥而扼腕用之則望風
而奔潰職此之由殊不知失信在金人而不在中

國彼方恃虎很之威假信義之說以責我吾之人
謀回遹方震怖之不暇豈敢與之爭是非曲直哉
徒受失信之名使士大夫與夫將士兵民茫然不
知所伏此不可以不辯也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方
宣和間謀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
賂而得燕雲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
信於金人則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陷燕山遂犯
京城此則金人之失信一也虜騎犯闕勤王之師
未集人情震駭主和議者不為久長之計一切有
不可許者許之結成禍根至今為梗然當時所許

乃城下之盟神所弗聽元約肅王擬名至河而反不
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虜掠子女玉帛殺
戮尤甚黏罕復陷威勝隆德等州淵聖欽宗降詔
書謂金人渝盟必不可守此則金人失信者二也
朝廷遣使交割三鎮而三鎮之民守死不從此特
中國之人不顧渝於夷狄耳淵聖奉書請增歲幣
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之舉朝廷遣
執政郎官分行割地奉使虜中往往為兩河之民
所殺如聶山王雲之流是也由是觀之三鎮之民
朝廷豈能令之哉虜騎既破汴都登城不下猶假

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遂遷二聖徽宗欽宗
六宮而北之衆立逆臣張邦昌易姓建號此則金人
失信者三也金人負大失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
中國以為起兵之辭正猶盜賊劫掠主人恃其兇
威靡所不至而猶自以為已之直而主人之曲也
小人橫逆君子猶以禽獸畜之況夫夷狄強暴中
國豈可以信義與之較曲直哉然臣聞師直為壯
曲為老興師動衆奉辭伐罪以直為先願陛下降
臣此章與大臣熟議發德音下明詔詳述自宣和
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不在此使中外士大夫與

夫將士兵民周知其故曉然不疑庶幾在我有辭
人百其勇士氣百倍戡亂定功莫此為先伏維陛
下留神幸察以上潞務

論脩六塔河劄子　宋歐陽脩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脩六塔河口回水入橫壠
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
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
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策令執政之臣稍用心於
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
捨故而脩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

言利者所勝今又要脩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大
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
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
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偽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
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
浸恩冀州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
來之害雖大而其害未至大以利口小人為大臣
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
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
為辭大臣得以為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

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脩詰其如何則又無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爲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

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隄者常談也然無大害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維陛下終始計

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如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隄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隄益又加功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隄脩埽

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若而商胡可塞故道復埽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止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用財所仰今引水注之不唯五州之民破壞田產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

涸弊河流注溢乆又淤高決行艱澀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隄埽不可卒脩脩之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唯治隄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説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

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脩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三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唯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維陛下裁擇 右河道

舉蘇軾應制科劄子　宋歐陽脩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文采爛然論議蠭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謬舉甘伏朝典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充館職劄子　宋歐陽脩

右臣猥以庸虛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

先薦賢而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秘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脩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沈淪州縣不便聞達識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

擢如後不如衆狀臣甘當同罪以上薦舉

論狄青劄子　宋歐陽脩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

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而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之心共服其材能

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

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月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爲常談矣而唯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將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唯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

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已萌

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繋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右弼劾

封事

陳七事封事　漢蔡邕

靈帝光和元年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緑象而至辟歷霹靂同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懐來也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祭祀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過洲猶爲疏廢故皇天不悦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静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

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宫内産生及吏卒小汗病死也及嬰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輙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章帝號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

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
不入側室之門婦將產子及月辰居側室無廢祭之文也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
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
如故典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已政外見民
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
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
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
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事使抱忠之臣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為宜擢文右職之樞鑁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
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
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
疾網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
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
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
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
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和也明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
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讀曰諷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
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
但守奉祿於義已私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
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

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任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及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陵桓帝孝子者者字疑衍爲太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二二

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恒當作桓思皇后后桓帝祖母祖載載疑衍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當作詾詾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後順帝時郎顗奏對條便宜七事後又上書條四事而邕繼之然邕所條皆以五行災異不若邕書所包者廣故特收之以爲近世條陳之式○有時或大體

條災異封事　漢劉更生

初元帝即位蕭望之周堪皆領尚書事薦更生爲散騎宗正給事中患外戚許廣漢史高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更異數見更生乃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爲白治果代免爲庶人望之亦坐使子上書下獄自殺帝甚悼恨乃擢周堪爲光祿勳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恭顯憚而譖之更生見堪猛在位冀已得復進而懼其傾危乃上封事諫曰

文体明辨　天卷之二十八　二三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徵證也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於積於中者厚不能及也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和字乃一篇綱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聚積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

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
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
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尚
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
福穰穰又曰飴（同貽）我釐麰釐麥也始自天降此
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
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衆小在位而從邪謀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

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既臧則具是違謀之
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
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
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
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
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
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
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
川沸騰山冢（山頂）崒（嵬也）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
之人胡憯（曾也）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

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甚也）之將（大也）言民
以是為非其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
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讀曰弒）殃禍並作厲
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
也周大夫祭（音債）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
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
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丈爾反）二彗
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
長狄入三國（齊魯晉也）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

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
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古
字）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雜也）並起當
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
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此技敘次故不覺其冗）
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
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
權（單穆劉文甘平召莊）三君更立（子猛敬王子朝）莫能正理遂
上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混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幾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

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元帝年號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瀌見瀌雲晛也日氣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

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丞相御史奏佞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慍也慍怒之狀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

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引則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衛尉）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

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以上皆應前漢人論事多如此）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更生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真德秀曰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已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黜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比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挫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爲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眞可愧死矣）

上日食封事　漢丁鴻

（和帝永元中竇太后臨政竇憲兄弟各擅威權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幽王族）之屬專權

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竇憲）雖欲敕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敕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

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未及望而滿也）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為左官）外附（背正法而附私家）之臣依託

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开出藏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宮而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以上漢則）

論霍氏封事　　漢張敞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光）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山雲）皆就第及衛將軍

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山雲）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禹）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時敞為山陽太守）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何）薦淮陰（韓信）累歲乃得通況乎千

聖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帝甚善其計然不能用）也○朱真德秀曰歆之意在於抑退王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敵之計亦不行也

極諫外家封事　漢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

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冉）及涇陽（悝名）華陽君（戎名皆昭王弟）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閻樂殺二世于望夷宮）秦遂以

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呂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在帝左右次如魚鱗也）大將軍（王鳳）秉事用權五侯（崇譚商立根逢時）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太后）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

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燕王旦）蓋主（蓋主昭帝姊食邑于鄂）以疑上心（二人皆以反誅）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霍二家皆坐謀誅）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周卿士字）秦穰侯漢武安（田蚡）呂上霍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微旨作）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王無）樂昌侯（王武）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親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

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成帝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以上外戚

上高宗封事　宋胡銓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

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者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其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陽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

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

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宋樓昉曰此書論正詞嚴義形於色朱子謂可與日月爭光信哉

上高宗封事　　宋李綱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

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真宗靖康欽宗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寇準一言而決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獨能守而

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殺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肅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

平仲劫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為釁端以寇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而凡欲治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能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北河河東之地奉之以衮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

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迨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此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太半雜種而河北

避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
勢直擣都畿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
攻退不能卻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
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
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去必勝而朝廷皆不以
爲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
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
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
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爲之捍敵則何憚而不
再來何爲而不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

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
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
今與人鬬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
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
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
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
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爲宗廟社稷之所顧
依萬邦群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
陛下聖躬得脫於艱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去
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

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顯相非人力也恭
維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群聽孝友之德實彤
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
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
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
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
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
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爲如何而二聖之辱
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
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爲金人之所得或

爲豪傑之所據寄邇畿甸易爲侵陵守豈從易圖
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乏人撫御皆散而爲盜
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
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
者今日國論以何爲宗顧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
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
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
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
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爲者祖宗德澤在人者
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

爲安也且害甯之臻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後續故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覇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羅聰曜雄姓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庠有安山名祿史明名思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況我有宋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勾踐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雄謀葦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

九有之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所當爲者也臣素愚直平日唯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嘗宣和年號徽宗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䟽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爲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流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欽宗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戎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爲焦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譖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

虜騎再犯都城而前日以和議爲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召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過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率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遂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群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

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上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纖嗇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在昔人君體此道者唯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胸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

以疏遠未覩清光輒敢以芻蕘之言求顯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維聖慈留神幸察使愚而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以上遂務）

彈事

劾丞相衡等奏　漢王尊

（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曰）

司隸校尉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元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衛士得代罷去天子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姓洪）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嚮同下倣此）

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帝臨饗）百官共（讀曰恭）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上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劾丞相宣奏　漢涓勳

成帝河平中薛宣爲丞相翟方進爲丞相司直舉劾司隸校尉陳慶慶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猳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奏可於是司隸校尉涓勳奏曰

司隸校尉臣勳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史指掾）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指司隸校尉）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

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劾涓勳奏　漢翟方進

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初拜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知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王商道路下車立頭過就車於是方進舉奏曰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讀曰示）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同慢）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諂（古諂字）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成帝遂貶勳爲昌陵令）

劾陳咸等奏　漢翟方進

初方進爲御史大夫奏免陳咸後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行[illegible]立自詔免咸勿劾立後定陵侯淳于長坐罪遣就國將立求晉方進又劾立請徵咸帝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曰

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讀曰預）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

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絶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

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咸既）

（廢錮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宋真德秀曰方進所劾大抵皆私意也以其文辭雅馴故列於此又以見漢廷舉劾之制云）

劾薛況奏　漢衆（姓闕）

（初丞相薛宣有兩弟明脩明官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成帝時宣為丞相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

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以不立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曰）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父宣初封高陽侯免而復爵）不相救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咸郎中）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明即楊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咸給事中）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

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成也）不免於誅上浸（浸漸也）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造意加工）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是謂直以常律日闕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方謀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鋒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

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徒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宋真德秀曰此議中丞為當廷尉所駁非是）

劾陳遵奏　漢陳崇

（哀帝末杜陵陳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曰）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遵封嘉威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藩車車之有屏蔽者）入閭巷過寡

婦左阿君置酒謳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耽音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 印組也 惡不可 恐闕臣請皆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 飲食自若

奏彈曹景宗　　梁任昉

武帝時魏兵圍司州詔荊郢二州發兵往救時景宗爲郢州刺史頓兵三關不進及聞司州沒即日退遂敵人縱暴遂失三關於是任昉奏曰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步無却顧望避敵逗撓有刑至乃趙母之 趙括母 深識乞不爲坐 趙 主著令抵罪已輕是知敗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 獯獫獫狁北狄號也 侵軼暴擾邊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而司部懸隔 言司州大郡城遠也 斜臨寇境故使狄虜憑陵淹移歲月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無窮亟摧醜虜方之居延則陵 姓李 降而恭 姓耿 守比之疎勒則耿 耿恭 存而蔡 道恭 亡若使郢部救兵微接聲援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豈直受降可

築涉安啓土而已哉 漢武帝築受降城涉安侯於單于以匈奴太子降 寔由郢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罰不時言邁故使蜩結蟻聚水草有依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威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取而退師延頸 [illegible] 自貽虧衄疆埸侵駭職是之由不有嚴刑誅賞安寘 用也 景宗即主 謂主之者也 臣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之 今世系幼式祖比 擢自行閒遘茲多幸指蹤非擬獲獸何勤賞茂通侯榮高列將負檐裁 闋終 弛鍾銘遽列和戎莫效二八已陳 晉魏絳悼公 和戎故有賜女樂二八今景宗無功而已有此賜也 自頂至踵功歸造化 也 潤草塗原豈獲自已且道恭云逝城守系旬景宗之行一朝棄甲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昔漢光命將坐知千里魏武置法案以從事故能出必以律錙銖無爽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料敵制變萬里無差奉而行之實弘朝算惟此庸固理絕言提自逆胡縱逸久患諸夏聖朝乃顧將一車書愍彼司氓系辱非所早朝求歎載懷矜惻致茲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臣謹以劾 胡代反劾發其形也 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

大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
裨將帥絓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道續
奏臣謹奉白簡以聞臣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
罪死罪臣昉稽首以聞景宗詣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八

文體明辯卷之二十九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盟 附誓

按禮記涖牲曰盟劉勰云盟者明也䄍告於神明者也亦稱曰誓謂約信之詞也三代盛時初無詛盟雖有要誓結言則退而已周衰人鮮忠信於是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而盟繁興然俄而渝敗者多矣以其爲文之一體也故列之而以誓附焉夫盟誓之文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勠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爲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詞此其所同也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亦存乎人焉耳嗚呼勰爲斯言其知盟誓之要者乎

盟諸侯于踐土　周王子虎

襄王二十一年晉文公敗楚于城濮襄王下勞晉作王宮于踐土而獻楚俘于王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之公爲伯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

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墜同其師無克胙國及其玄孫無有老幼

盟楚于宋　晉士燮

周簡王七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

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享其利任其患)同恤菑(菑音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

晉鄭同盟于亳　撰人闕

(周靈王十一年晉悼公會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載書曰)

凡我同盟毋薀(紆粉切)年(薀積年穀而不分災也)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天神)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在祀典者)先王(如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類)先公(始封之君)七姓十二國之祖(晉魯衛鄭曹滕)

(姬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盟衛人于宛濮　衛甯俞(即甯武子)

(周襄王二十年晉文公伐衛衛成公請盟弗許衛人出其君于襄牛以說于晉遂衛楚)

(二十一年成公使元咺奉叔武受盟于踐土遂復成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

天禍衛國君臣不協(成公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以及此憂也(謂出君)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日牧馬日圉)不協之故(恐居者行者有不相和)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與兗豫刺史共討董卓盟　漢臧洪

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姓劉)豫州刺史伷(姓孔)陳留太守邈(姓張)東郡太守瑁(姓橋)廣陵太守超(亦姓張邈弟)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與蜀盟　吳大帝

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夫討罪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

吳雖信由衷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名亮）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愼司盟群神群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勠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也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

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

與王僧辯共討侯景盟文　梁陳霸先

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蹴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斮趾不厭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簡文）溫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襁抱巳上緦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膾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湘東王繹）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巳破賊徒獲其元帥正餘景身尚

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巳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

與高適來瑱盟　唐韋陟

（安祿山之亂肅宗起帝陟爲吳郡太守兼江南東道採訪使未到郡肅宗使中官手詔追之未至蜀朝會江東永王擅兵亂今陟詔諭除御史大夫兼江東節度使以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以示四方今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

集事矣陟撰瑱爲地主乃爲載書登壇誓衆曰

淮西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瑱江東節度使御史大夫陟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皇天后土祖宗神明實鑒斯言

陟等辭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

與將士盟文　唐常皐

德宗建中四年安祿山朱泚之亂帝幸奉天皐爲奉義軍節度使築壇于廷血牲與將士等盟曰

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宮闕而李楚

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木使既不事上安能卹下皐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以群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協力伏順除兇先祖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子孫亦罔遺類皇天后土當兆斯言

與吐蕃相尚結贊等盟文　唐張鎰

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贊普代爲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弃惠爲讎封疆騷然靡有寧歲皇帝德宗踐祚愍茲黎元乃釋俘囚悉歸蕃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行人往復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未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弃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谷縣暨劒南西山大度河東爲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劒南西界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爲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

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爲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駝嶺爲界中間悉爲閒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并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廟副在有司二國之成其永保之

與吐蕃使盟　唐撰人闕

穆宗長慶元年吐蕃以我與廻紇和親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發兵進擊之虜

蕃遣使請盟帝許之乃命大理卿兼御史大夫劉元鼎等充使副判官與生蕃使盟宰相及右僕射六曹尚書中執事大常司農卿京兆尹金吾大將軍皆預焉其詞曰

維唐承天撫有八紘聲教所臻靡不來廷就業齊栗懼其隕顛纘武紹文歷慶重光克彰濬哲周忝洪緒十有二葉二百有四載則我太祖權明號而建不拔鋪鴻名而垂永久類上帝以答嘉應亨皇靈以酬景福曷有息已越歲在癸辛當作丑冬十月癸酉文武孝德皇帝詔丞相臣植姓崔臣播姓王臣元穎姓崔等與大將和蕃使禮部尚書訥羅論等會盟于京師壇于城之西郊坎于壇北凡讀誓刑牲加

書復壇陟降周旋之禮動無違者蓋所以偃兵息人崇姻繼好懋建遠略規恢長利故也原夫昊穹上臨黃祇下載茫茫蠢蠢之類必資官司為厥宰臣苟無統紀則相滅絕中夏見管維唐是君西裔一方大蕃為主自今而後屏去兵革宿忿舊惡廓為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結援邊堠撤警戍烽韜煙患難相恤暴掠不作亭障甌脫絕其交侵標帶要害謹守如故彼無此詐此無彼虞嗚呼愛人為仁保境為信畏天為智事神為禮有一不至構災于躬塞山崇崇河水湯湯日吉辰良奠其兩疆西為大蕃東實巨唐大臣執簡播告秩方備言職方

百濟新羅盟文　唐劉仁軌

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為殘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固可瀦宮汙宅作誡來裔塞源拔本垂訓後昆然懷柔伐叛前王之令典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為熊津都督

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為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為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綸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乘信不恒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邊陲明神鑒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禋祀磨滅罔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

討祖約蘇峻誓　晉郗鑒

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
國之紀陵汩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
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
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以除元惡
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
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
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勠力一心以救
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符

按字書云符信也古無此體晉以後始有之唐

文苑英華　天卷六十九　十

世凡上達下其制有六其六曰符尚書省下於
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皆用之蓋亦沿晉制也
然唐文不少概見姑採晉及南朝諸篇列之亦
以備一體云

討晉安王子勛等符　晉尚書闕姓名

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
武重光氛氲上業狂悖猜嫌承祀國維以紊毒流
九縣業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
野泣血聖上明哲在躬膺符握曆眷懷家國夙
夜劬勞慨社稷湮蕪彝倫在大威雷發氛沴冰
消殄凶醜門下侯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
之鉞華夷即晏昏綿還光鑾鋅閑於管絃翹翔祓
於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
同翦惡明朝不戢同識邪正竊命畿甸逼迫兩江
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與言討逆命彼上
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
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
鋒繼進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兗州
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騎
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忝徒五萬

文苑英華　天卷六十九　十一

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
仁擁神州之衆總將群帥龍驤將軍劉勔寧朔將
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
州刺史龐孟虯淮潁奚騎亦翻趣西陽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
百萬河舟代馬遄驚江濆越棘吳鈎交耀幾服筎
鼓動坤維金甲震雲瀵猗角相望水陸具發冠軍
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
孫提彭宋剽勇陵塗森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臨
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萬淮動悍

歷擦區內㷔沸泰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
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簹之師雲
羅四掩霜鋒交集猶劬颯之拂細草烈火之燎
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
士氏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
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
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
若有漏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衞奉詔旨之
罪一無所問

討沈攸之符　　南宋尚書姓名闕

沈攸之自文帝時爲太尉行參軍至明帝時屢以戰功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宗貞拔於王者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道成遣人齎攸之刻斷之具以示之攸之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將發江陵道成遣衆軍西討之尚書符曰

沈攸之出自壠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名慶之以
從父宗廕攸之乃慶之從父兄子也慶之愛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
官次景和廢帝年號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忍趣利
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
等暴寵狂朝並爲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
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
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
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泰始明帝年號開闢綱漏
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內禍興禍
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己力彭
城下邳望旗宵遁再紹王師久應肆法值先帝御朝
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卒會推遷頻
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冉湖遠須顧命
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
普天同哀已以爲慶累登藩岳自郢遷荊晉熙王
名燮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

略料擇士馬簡算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
所留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荊已來恒
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端乃壓迫群蠻騷擾山
谷揚聲討伐盡戶上丁蟻聚郭邑伺國衰盛從來
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
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內奰音陛
逼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疆地廣勤王之舉
寔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
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剱客羈絆行侶竄
叛入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

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淼參夷之刑上參三族鞭箠
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至朝赦令初
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
兮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
雝潰疽之日幕府濫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
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
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閻喜縣開國侯黃回員
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卓安縣開國子
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
與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

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邰宰精甲二萬衝其
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
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騎校尉
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任
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
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諦新除寧朔將軍
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桓崇祖等舳艫二萬駱
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
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艓一
萬截其精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

將軍王𤺺勤屯騎校尉上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
繼進先據隘路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
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
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
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范
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
其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
雷動人神同憤遠邇齊心今皇上帝聖明將相仁
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

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
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
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
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
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
皦日攸之卒敗自縊於櫟林村人斬首送郡

尚書符起部宮軍局符○蘭臺　梁江淹

侍御史大夫尊冠賤履君臣斯位愛順惡逆成敗
可憢音洗懼也未有憑凌我江郊侵軼我河縣而不流
寃漂骨丹宗血祀者也沈攸之寂寥無文起自下

卒邀我百戰之軍乘彼一捷之幸鎬山裂地紐紫
要讙金擁旗藩伯便無北面之禮受符方餅即有
專征之典箕賦深歛毒被郢南枉法矯刑毒聞荆
西鬼怪其性故從始而遂終狼戾其志乃讼少而
得老山陵不奔移袂爲慶賤祚無賀按劒稱予送
乃閟馳送書岸熠妖火此而可賒蛺孰不可宥今
遣陳承叔彭文之等敢勁三萬前驅電櫂吕安國
任僎伯桓崇祖曹虎頭等樓艦五萬騎射蛟中流
苟元賓郭文孝程隱儁等輕舸二萬髙旌蔽日周
盤龍張文嘉薛道淵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陣凡此

諸帥莫不氣薄日月精變虹蜺或飲羽石梁或超
踰門楔索鐵援距孤視萬旅顧盻則前後生風嗜
鳴則左右激電然鑾戎薄臨驍虎百萬六軍徐軌
五輅遲旆丹艦發熠素甲牛波樓煩白羽投鞍成
岳漁陽黒騎浴鐵爲群於是髙山與深谷共湮紫
芝與白艾同滅不亦惜乎符至之日幸加三省其
驅逼寢手之人鋒陣塢壁之主若有救命軍門一
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賞不示私斬袪射袂惟功
是與購募之科且列如上信如白水皦然無二臺
明詳旨飛火普加宣才文書卜里馳驛

討陳寳應符

陳尚書 闕姓名

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涣魏
申宏畧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邑夏之同姓至於
納吳濞之子致横海之師進奴啓之命有甘誓之
討況廼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纈成三
叛釁深四罪者乎寀閩冦陳寳應父子弁服支孽
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絶父旣豪俠扇動蠻
陬推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諂爰肆
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弃
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

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瑰珍竟微職貢朝廷
遵養含弘寵盛隆赫起家臨郡蕪畫繡之榮裂地
置州假蕃麾之盛即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
十人保徹廬而萬石又以盛漢君臨推恩婁敬隆
周朝會廼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鄉亭
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執侮爲擬而苞藏鴆毒
敢行狠戾連結晋興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爲脣
齒倔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穀騎防山定秦望之
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南川遂敢舉斧並助凶
孼莫不應弦摧衂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魯渠憫兹

驅逼所收俘馘並勒矜放以遣中使爰降詔書尺
網恢弘猶許改恩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
爲之川斁遂使袁熙請席遂歎頭行馬援覘蛙猶
安井底至如過絕九賦剽掠以民闔境資財盡室
封豕凡厥蒼頭皆略黔首蠡賊相扇叶契連蹤乃
復踰越瀛濵㴱擾峽口侵軼嶺嶠掩襲沭城縛掠
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
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
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
監臨海郡陳忠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

黃縣開國侯慧紀姓陳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
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
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
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
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
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黿鼉爲駕轎
方壺而建旗晉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
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
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仗自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
公頠名昔付表奏請宣薄伐逆途意合若伏波之論

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爰謝上策無忘
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
聿遵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扼長鯨陸掣封
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者明州
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
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
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
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
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許陳姓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
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姓率縵騎五千組甲

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撫戀揚旌夷山堙谷指
期犄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
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
劉廣德並隨機鎮遏絡驛任路使持節散騎常侍
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
侯法𣰰黃姓戒嚴中流以為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
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
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青仍加賞擢
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
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

若執迷不改同惡趍趄斧鉞一臨罔知所救

檄

按釋文云檄軍書也說文云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以號召若有急則插雞羽而遣之故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古者用兵誓師而已至周乃有文告之辭而檄之名則始見於戰國史記載張儀爲檄以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昇也後人倣之代有著作而其詞有散文有儷語儷語始於唐人蓋唐人之文皆然不專爲檄也

若論其大體則劉勰所稱植義颺辭務在剛健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筭強弱角權勢摽蓍龜於前驗懸盤銘於已然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此其要也可謂盡之矣今取數首以爲法式其他報答諭告亦並稱檄故取以附焉又州郡徵吏亦稱爲檄蓋取明舉之義而其詞不存無從採錄姑附其說于此

告青徐二州招降郡國檄　漢伏隆

光武初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

國隆移檄告曰

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群下推立聖公（劉玄字）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趙萌）殺戮賢良三王（劉盆子梁王永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稱西平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光武）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蓋延屯營十

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群盜得檄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拜隆光祿大夫）

告郡國檄　漢隗囂

天水隗崔隗義更始立王莽兵連敗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爲上將軍割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

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尹字宜衍）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

天地悖道逆理熄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同曆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跡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同截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

九廟窮極土作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冤繫無辜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犯鑄錢沒入鍾官主鑄錢之官徒隷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東摘擾也濊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蕩也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嵩高也謂始至洛陽更興滅繼絕封

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初貶四夷君長爵號今皆復之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為袁紹檄豫州劉備未歸魏時作　魏陳琳

漢獻帝建安中袁紹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琳時避難冀州紹使典文章左將軍劉備起兵徐州琳爲紹作此檄以告之曰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二世)趙高執柄
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
夷之敗(二世自殺於望夷宮)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
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呂產呂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
趙(產梁王祿趙王)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
心於是絳侯(周勃)朱虛(劉章)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文帝)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
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
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騰養子)乞匄攜
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

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一作令德)僄狡鋒協好亂
樂禍幕府(袁紹自稱)董統鷹揚掃除凶逆(閹人)續遇董卓
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
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偏也)謂其鷹
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
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
行東郡(太守)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戚也)威柄冀
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
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
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孥受灰滅之咎(謗操族誅)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
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徐州刺史)地奪於
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一作推)彊幹弱枝
之義且不登叛人(呂布)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
征金鼓響振布眾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
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
後會鑾駕(獻帝)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
警(公孫瓚舉兵攻紹)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
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亦謂獻帝)操便放志專行
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尚書

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
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
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朝會公卿充
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三司(為太尉為司空司徒)享
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
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
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
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
昆(孝王名武景帝母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栢猶宜肅恭而操帥
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

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
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
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
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
及整訓加緒含覆（一作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
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强寇桀逆拒圍一
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操陰與瓚通書）外助王師內相

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
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
山（紹破黑山賊）署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
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
倉阻河爲固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隧猶轍也）幕
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
黃育獲之士（中黃伯夏育烏獲三人皆力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幷
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
州下宛葉而掎（戾足）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
炎火以焫（音焫燒也）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火飛）炭有何不

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
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兖豫之民
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
夷人爲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
揮（帛也）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
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
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
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指操）焉能展其節又操
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
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

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
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
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
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
（張繡）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
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
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
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
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檄意言皆操失德不堪依附宜歸紹也後紹敗
琳歸操操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

不可不發謀愛其才而不責之本初紹字也□梁
劉勰曰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姦閹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虛然抗辭書釁敢指操鋒得免於袁黨之戮幸矣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陳琳

年月朔日子發檄時也尚書令彧荀彧姓告江東諸將校部
曲及孫權宗親中外盖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夫
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
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
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
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異一作乎孫權小
子未辨菽麥要腰領不足以膏齊齊斧未詳斧名字不

足以汚簡墨譬如㲉㲉音卵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
肆顧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
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
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公孫
述字無荊門之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
夫差吳王承闔閭夫差父名之遠跡用申胥伍員字子胥之
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
爭長都城屠於句踐越王名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
滅身盤越軍及吳王濞驕恣濞音備強去聲猖猾始亂
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周亞夫帥師甫下滎
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濞之罵言未絶於口而
丹徒之刃已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
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
於今將三十載其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
袁紹術勇如呂布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十有餘輩
其餘鋒悍特起鶚視狼顧爭爲梟雄者不可勝數
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近
者關中諸將馬超楊秋李堪成宜等復相合聚續爲叛亂阻
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無敵丞相曹操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

而破伏尸千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是
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逃迸
□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
惡相救並爲脣齒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皆
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復整六師長驅
西征致天下誅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旌表首萬
里軍入散關則群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進
臨漢中則陽平關名不守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
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巴夷王朴胡
賨邑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輸巴郡以奉王職鉦鼓

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屯鋒若此之事皆
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朝寬
仁覆載允信允文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潢
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胡潢子
弟部曲將校爲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
堵四民反業而建約之支一作屬皆爲鯨鯢超之妻
孥焚首金城父母嬰孩覆尸許市非國家鍾禍於
彼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此下述往年征伐之意
夫鷙鳥先高攫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
今者枳棘翦扞戎夏以清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

大舉天師百萬之衆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
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霆奮席卷自壽春而
南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
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江夏襄陽諸
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
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
奉國威爲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至於枝附
葉從皆非詔書所特擒獎故每破滅彊敵未嘗不
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
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嚮應昔袁術僭逆王誅將

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呂布作
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降還討眭固薛洪
樛尚二人皆眭固部將開城就化官渡之役則張
郃高奐舉事立功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
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圍守鄴
城則將軍蘇游反爲內應審配兄子榮開門入兵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
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
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
舉措也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審邪正之津

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
所存故乃建立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爲仇虜夕
爲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爲福者也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
熛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昔歲軍
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
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夫
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
孝章名憲爲吳郡太守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
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

讎皐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即伊尹)去夏不爲
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
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
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
周泰明當世傳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
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
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叔英子)虞仲翔(名翻文繡子也)各
紹堂構能負折新及吳諸顧陸(顧陸並吳著姓)傳族長者
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
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迮(迫也)雨施於天

誥(無選)衡理之有斧無何柯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
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之德也鶺鴒之鳥巢
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
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
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
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
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
能竿(筭同計也)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夫係蹄在
足則猛虎絕其蹯(足也)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

迷而忘復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
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
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陳琳初事袁紹則爲紹數曹操之惡及其附操則爲操數孫權之過反面事人曾無愧色不足拔也獨其文深得檄體故並取之)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唐 駱賓王

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
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謂太)

宗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
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
禍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
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
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
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光名)
之不作朱虛侯劉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
盡龍漦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
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
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

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遷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嗚則山岳崩頹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

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討黃巢檄　　唐鄭畋

鳳翔隴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道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慘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爲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膏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飾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兇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

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奕棊而乃竊據宮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驚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瓦侯拗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弁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碳犂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儘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

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敢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剪豺狼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踏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敢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蚍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之軍共獻澂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焕爛於雲霞

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繩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茲殘孽不足殄除況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略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鑾輿避狄草不指銅駝而皆裂皇王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冠讎永固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僖宗駕在坤維音驛阻絕以告朝廷無能復振及敢傳檄諸藩俾動各令勒下之師業既聞之大懼自是歲驕不過京西當時非敢執賊以衛襄蜀危矣

答雍闓檄　　漢呂凱

益州郡大姓雍闓〻聞先主崩驕黠滋甚既又降於吳吳遙署闓為永昌太守時凱為永昌郡五官掾功曹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凱答檄曰

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眾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光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

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喻巴蜀檄　諭通　漢書本　　司馬相如

漢武帝時中郎將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是時相如為郎帝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史記作輯)安(一作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見出師之不遂也)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一作顙)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閩越伐南越漢發兵救之南越故遣太子入朝番禺南越都名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衆要向上之貌)皆鄉(讀曰嚮)風慕義(史記作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謂閩越)而為善者未賞(指巴蜀)故遣中郎將(唐蒙也)往賓(之也)之發巴蜀之(史記無之字)士(史記有民字)各五百人以奉幣帛(史記無帛字)衛使者不然(慮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鬥之患(本意未嘗今發兵也)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出歸過於郡家)郡又擅為轉粟運輸(又歸過於有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此轉最妙言使者有司固非要之百姓亦非也)夫邊郡之士聞烽(史記作烽)舉燧燔皆攝(張也)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

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揚此以抑彼)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為通侯居(文選作處)列東第(甲第在帝城之東)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盛稱爵位以歆動之)行事(史記作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文選作逸)名聲(文選)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史記作草野)而不辭也今奉幣使(史記作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至也)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此轉更妙并責其父兄)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使)曉諭(史記作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責也)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已親見近縣(近縣則親見諭)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遠所則以檄諭之)檄到亟(急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史記作咸)諭(文選作喻)陛下之意(史記作之意惟字)毋忽(史記有也字○宋唐德清曰此篇全篇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善為辭委曲周護)

可謂深得
告諭之體

文體明辨卷之二十九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露布

按露布者軍中奏捷之辭也書辭于帛建諸漆竿之上劉勰所謂露板不封布諸視聽者此其義也任昉云漢賈弘爲馬超伐曹操作露布而世說亦謂桓温北征令袁宏倚馬撰露布則露布之作始於魏晉而杜佑以爲自元魏始誤矣又按劉勰檄移篇云檄或稱露布豈露布之初告伐告捷與檄通用而後始專以奏捷歟然二

文世既不傳而後人所作皆用儷語與表文無異不知其體本然乎抑源流之不同也今不可考姑採數首列于篇

前鋒都督平兖青州露布　　晉撰人闕

尚書五兵臣元等言臣聞天下之義當混爲一我伐用張仁人之兵所存者神無遠弗屆迪上帝命付中國民徐方既同而來庭宣王復古齊地悉平而振旅世祖重光整我六師如雷霆道十二郡之旗鼓不圖今日載纘武功恭維皇帝陛下體乾粹精迨履中正凝江寧神璽之祚至于萬年開兵分

歲星之祥綏以多福有方行海表之略無宴安江沱之心惟氏鞠凶至堅孔熾吞燕凉而荐食介鱗易我衣裳闖荊益以長驅蠢賊荒我居圉敢行稱亂不戢自焚師克在和雖武騎無所用天助者順聞風鶴皆為兵一戰成淝水之勳三捷取壽陽之境匹馬觭（趙音）輪無反乃滅而亡簞食壺漿以迎曰徯予后謳吟思漢震動附周臣安請乘破竹之機分命釆薇之率復舊都在此行也清四海可失時哉臣等以先啓行敷奏其勇辟四方徹我土誕將天威獎三軍定中原翦此朝食推鋒而造渦潁抗

旌而次彭城彗埽星流席卷雲徹欲快心於狼望庭舉秦若鴻毛摅虎灌征困獸猶鬭張崇守兗河而假息符明據青社以　生食椹靡懷寢莫悟剟河南城堡之皆附寧山東德化之未孚乃遣劉襲攻鄄城崇棄甲而遠遁復俾高素向廣固明因壘而來降穆如清風丕冒出日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載戢干戈汶達于濟濟達于河底謹財賦遂鼓行於司豫汔湯獮於羌髳特行稍（?）乎而心戴寧（?）君之訓而臣何力斯皆帝德廣運聖武布昭歸鄆讙田用儒無敵摛文武烈圖功攸終于以正六龍御天之居豈止保五馬浮江之緒臣等共武之服賴天之靈洛邑朝諸侯望翠華之回軫管亓發嘉號埃玉牒之脩封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

破朱泚露布　唐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主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殄絶若一貫邪正（止猶仁邪猶暴一貫者猶仁與猶暴也）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序行則通元和而充氣毋德刑具（俱也）舉則協王道而經彝倫亂由昇除兵不可去堯舜禹湯之德統元

立極之君或制五兵或張九伐蓋欲攘削姦寇保乂生靈補雍熙之未洽佐聲教之不暨有以然者抑實為何伏惟皇帝陛下（德宗）溥博法於乾坤貞明侔於日月陶埏六合表正萬邦揚高祖太宗之耿光恭肅宗代宗之丕烈自纂大前緒高居穆清率土承有截之風懷生無不遂之物邈鄙或發干戈爰設有征無戰許蔡俟首領之誅陸梁背誕涇原生肘腋之變逆賊朱泚所以委身凶德假翮姦徒熒惑我生人僭賊我神器聚為起獮之物壓彼宮闈散作旬始之妖孛于躔次先皇懷柔河朔[illegible]

宗用未沘兄弟敷佑下人錄其率化之績優以登賢之禮
恩澤汪濊集凡庶之門名位薰灼加闒茸之質棻
華榮驁將馴大和殊不知惡木生槎枿之英猰狗
吠嵾牢之主頃屬鑾輿順動天奔奉郊圻駐蹕而沘
乃嘯兇命醜阻兵安忍長戈指闕流矢射天穿髙
墉以鼠牙毒王師以蠆尾罪踰羿浞惡貫梟獍是
以萬方憤怒九牧驚騰思礪刎者投袂而興爭濟
刃者不期而會屬賊伺間釁天圖奉陰貨兇謀既綏
雷霆之誅遂延晷刻之命臣是用祇承睿筭恭行
天討攝衣登壇明君臣之大義禡牙纍社假神祇

之幽贊以今月二十五日總領師徒直趨都邑略
灞滻以揚旆暾苑囿而下營土坌音代北拔忙耕雲舒木
棚林植養威蓄銳直殄兇渠卧鼓偃旗猶輕小利
賊初陵犯巳略芟夷指斬悖忠逆謂其氣竭而來歸尚
敢尸居而作固敵若可縱師多奚爲至二十七日
會諸將於中權召勝風於大旆未鼓而人心粗厲
先庚而軍令凝嚴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駁復讎之
刃臣知其可用遂此長驅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
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商州節度使兼御史大
夫尚可孤本軍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吳詵都虞候
兼御史大夫邢君牙京西行營都知兵馬使檢校
刑部尚書孟涉右廂兵馬使郭審全權文成神策
行營商州節度都虞候彭光俊等承命於牙旗之
下分麾於轅門之外將士等超乘賈勇先皆啓行
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凌溼布濩聲塞宇
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於神麚倉東
繚垣摧以成塵滋水凋而爲地左廣未游於舊壘
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賊將姚令
言張雲等志懷慓狡言尚憑凌作忠盡謀力則不
及怙亂賊義氣如有餘勢同飈馳衆若蠭集横列

堅陣旁亞高岡猶張蹭蹬之鱗更舉螳螂之臂衙
前兵馬使兼御史大夫王佖知衙兼刀斧將兼御
史中丞史萬項等自相約誓又合軍聲指麾而貙
兕作威感激而風雲動色遂先登進擊深入合攻
七擒連發而星馳兩翼旁張而雲合霜刃交光而
霍燿鼉鼓騰聲而隱轔賊方土崩我乃霆擊乘其
踣籍遂至於上蘭取彼鯨鯢直通於中禁段成諫
賊之心膂既已生擒沘原連賊之羽毛終制死命
故其繫頸求活投戈乞降崩騰於莽蒼之間震慴
於旌麾之下臣以其雖染汙俗昔實平人推赤心

以如初數王化而如一姚令言等力扞王師退而復合惡鳥將墜尚顧危巢妖狐就擒猶守舊穴自卯以及酉來拒而復攻讙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鬭而電馳屏翳飆發向敵之風回祿秋扇燎原之焰馬逸未止士怒未舒既自北而徂南竟輿尸而折首又使決勝軍節度使工部尚書唐良臣右軍兵馬使御史大夫趙光誅義武軍兵馬使楊萬榮左步軍使孟日華馬軍將田子奇霍去傲郝覘華州左廂兵馬使馬英右先鋒兵馬使董祕祐神策商州節度兵馬使賈憤金左都虞候張

望都等領馬步為副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及茲翦滅繞欲來凌會之蹄刃之鋒已失藩籬之固遂生擒偽署侍郎董奉中書侍郎平章事蔣鎮右僕射平章事張光兵馬使李希倩等逆賊朱泚與同惡姚令言張芝等輕騎走出臣已遣兵馬使田子奇追躡計即誅夷臣竊以此賊包藏逆謀久會凶德稷氛其氣豺虎其心背先皇亭育之恩傷陛下玄默之化漢之莽卓未有如此之大者也或者上天之意中儆於巨唐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不然何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猶逃密網尚延隻輪誠當盡敵之時更發追亡之騎且稱分體未即燃臍快億兆之歡心蕩宗社之深恥即當梟戮用申刑典今已肅清宮禁脩謁寢園鐘虡不移廟貌如故蓋宸極之所垂象列聖之所雄都神扶業業之傾基一作天降穰穰之福不然豈免於毀圯之患崩剝之虞者哉此皆上天降鑒睿慮旁施制兵要於事先規雄圖於彀内冉造可封之俗固橐不戰之功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濟乎華胥之壽熙然葛天之風臣謬寄台司幸當統帥之吉甫之

文武鈇郤縠之詩書此皆諸將協心群帥宣力非臣庸瑣敢自矜大不勝慶快之極謹差某官奉露布以聞

劍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　唐韋臯

尚書兵部臣臯等言臣聞天討有辠兵應者勝義者王夷不亂華師直為壯曲為老多助之至四極爰臻正觀太宗號則同羅擊延陀開元玄宗年號則九姓殄默啜曰商莫不來享氾漢雖遠必誅德風鳥羊首攜讀日虜河源武節僭虜月竊率寧人之有指先元

戎之啓行用信嗣仲威光祖宗不以賊遺君父恭維
皇帝陛下聽宣昭義問敎寧武功纘八葉之鴻圖
暢四征之雄略懷梟鴟銷祲沴稟卬太和剪鯨鯢
清郊原掃除羣穢王猶允塞我武惟揚奇幹善芳
各脩貢職條支若木咸順指令邈積石之遐陬有
吐蕃之醜類侵敗王略倍叛奸盱齊盟乘邊將之
驕兵瞰戎丘之虛候爲蛇豕以上國盡盜河湟跡
螫賊搖我疆震驚畿甸騎壒蔽敢於深入蠻躍
至于親屯倜然授兵敢以謀我尚納汙而含垢姑
通使以結和清水之盟未乾奸時之師已聚指涇

靈而微賂闕鹽夏以擣虛夷德無厭弗悔衽金之
既楚氛甚惡鼽興衷甲之謀蠢爾爲讎整居匪茹
維時南詔慕化中朝先零之質諸羌雖嘗弁力麋
人之率百濮罔不離心頓顙於邊受命于吏斷匈
奴之右臂羈南粵以長纓燕駱輸致騎之勤背戎
成掎鹿之埶彼既失鐵橋之險我遂克峨州之郛
盡竄匿於龍虎復虔劉於麟衆戕我守將壁我郿
陘脩戈矛與同仇靡室家不遑處臣等請奮其旅
以殲乃雖鳳翔振武靈武之騎備其內郊寧太原
涇原之兵震其北率山南熊羆之校豎東川貔虎

之師烏巒撓其腹心回鶻擣其肘腋衆素飽矣實
大治之諸將陳洎等統五萬軍出十一道濟師西
顯之半策勳北陸之初盪平七城斬馘萬級獲鎧
械十五萬計燔堡壘百七十餘遂賈勇而圖比明
將乘勝而定青海釋朔方之衆援維州之城九攻
九卻之計窮七縱七擒之威速連執訊橋繑獻
囚不然我薪而自焚有如破竹之立解掃廬魚潰
屣脫兎奔谷靜山空行就焉者之僇區殫域滅汔
聞智盛之降斯皆廟謨淵深神斷天造明見萬里
運奇堂上之兵守在四夷制勝目中之虜勒功須

池之柱植表赤嶺之碑一怒安民文之勇也三軍
用命克脩力爲臣等承帝之明敵王所愾開遠門
揭候坐收西極之舊封紫微殿受俘重覩崑丘之
茂績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屛營之至謹遣某官奉
露布以聞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宋潘美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
憲等上尚書兵部臣等伏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
宣威伐罪弔民明王以之推武我國家仰稽玄象
大啓洪圖將征三代之土疆末泰萬方之生聚西

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以偷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恶識本庸愚以虐害爲風化以誅戮爲政事置火牀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剉碓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不快用鋸解以恣情欝割封者躬彼殘害一境籲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寃衆心望明如望皎日我皇帝太祖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塗炭臣等上憑神武遥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平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

遣人使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潛作欵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僞命文榜皆是會合逆黨以拒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僞禎王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臣等憤其猖獗認此狂迷尋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效命八十里槍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岡之火投戈散地并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衿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廷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降祐其劉鋹弁僞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潘崇徹內太師龔澄樞列聖宮使六親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大將軍內侍中

薛崇譽等咸助劉鋹旅拒王師既就生擒合同俘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忭歡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公移

按公移者諸司相移之詞也其名不一故以公移括之唐世凡下達上其制有六其二曰狀百官於其長亦爲之其五曰辭庶人言爲辭其六曰牒有品已上公文皆稱牒諸司自相質問其義有三一曰關謂關通其事也二曰刺謂刺舉之也三曰移謂移其事於他司也宋制宰執帶

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劄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六部相移用公牒今皆不能悉存姑取其著者列之　今制上遞下者曰照會曰劄付曰案驗曰帖曰故牒下達上者曰咨呈曰案呈曰呈曰牒呈曰申諸司相移者曰咨曰牒曰關上下通用者曰揭帖大略因前代之制而損益之耳

狀

柳州上本府狀 桂管觀察府　唐柳宗元

莫蕩與莫朱鬭蕩弟誠救兄以竹刺朱右脅經十一日身死准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內死者各依殺人論

右奉牒准律文處分省已帖縣准牒待秋分後舉處分訖伏以中丞立隷行茲惠化人孝悌成俗循吏所見皆許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慮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為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感中背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亦可哀矜斷手方追於深哀周防身不逃於遠戾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况俟期尚遠稟命不遑伏乞俯賜興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則必闔境荷茲育之恩豈唯一夫受生成之賜儻以律文難變使牒已行則伏望此狀便令廢格輕瀆塵黷惶懼交深謹錄狀上奉聽處分

上戶部狀　唐柳宗元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責之人都不釐務戶部錢是准敕收貯不合別支又所授員外官亦非舊制宗元在永州日見百姓莊宅公驗有司戶李邕判給處足明皆昇正官今請悉依故非為准並廢員外所置凡在貶黜授以正員責其成功俾無虛授貯

錢既免支用加數足應軍須實藁貨不濫分官無曠職謹狀

脩禮書狀　宋蘇洵

右洵先奉敕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為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敕意大異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為典禮而使後世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

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且議者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唯其惻怛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子般卒没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去於

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賦丹桓宮楹刻桓宮桷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世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紀滅項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没也其實猶不没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

没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漢志凡漢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洵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申提舉叅政侍郎欲乞備錄聞奏

辭免知寧國府狀　宋文天祥

具位文某照會伏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文某差知寧國府替朱應元缺者起家超躐闕望徊徨伏念某實無他腸粗有遠志昔年憂國冒當事任之難數歲杜門寧悔身謀之拙

竊明良之際慶念岳牧之疇庸曾謂栖遲遽叨選用惟是某省愆已至貶秩猶新雖公論至久而愈明而丹書未謂之無過儻不量於出處是自速於顛隮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畀叢祠使其得以讀書養親安身寡過他有驅馳之日無非報效之年所有省劄已寄留吉州軍資庫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牒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　唐韓愈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準今年赦文委國子

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受授一作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具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潮州請置鄉校牒　唐韓愈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一作人免而無耻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

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於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耻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爾耳一作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句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學一作本收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

爲裴中丞伐代黃賊轉牒　唐柳宗元

當管雖奉詔與諸管齊進誅討邕管草賊黃少卿漢軍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馬數及軍將若干前牒奉處分竊以天啓昌期大功畢集神開興運微惡盡除黃少卿等歷稔逋誅無宗肆暴恃彼兇之穴跧伏偷安悉孽泒之丘跳踉見怪以爲威孤不射天網可逃侵逼使臣干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誅鋤敵國盡在於舟中還師已期於席上謂宜投戈頓顙面縛乞身歸郡邑於王官效黎獻於天吏而乃繕兵補卒增壘閉途正當天討之辰更積罪誅之罪衆輕鬭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強弩之初孤

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秒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首鼠濫欲寄於旄頭勦絶有時不索何獲其拱稽㨗戟致命仇鋋忘生巾甲既備於小戎鯨鯢豈逃於誅戮竊覩上略總制中權戰士義激於身心州校勢成於臂指獸張之技盡出於山林枝距之材徧徵於川洞賞懸香餌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師律投軀不儆於羽檄攷足惟俟於牙璋今月某日奏事官米蘭迴捧受詔命神飛首勇足蹈心馳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國容不入獲且入於寢門家事勿關土已填

於左闔郎以月日全軍出次分道竝進所期勠力
敢告同心孔大夫戣名貞直冠時清明格物金體許
國一心在公兵精食浮爲日固久容府楊中丞旻名
以義烈爲己任勲襲太常安南李中丞名象古以英
武爲家風業傳彝器竝膺邦寄克遵皇威南則浮
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
之功以此鼓行坐觀盡敵刑惟勿喜誅有可哀徵
側孜名孔女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援馬之戮呂嘉南越
粔之威行五嶺終摧下瀨歸義侯二人粤之師嗟此陋徵
自貽擒滅勉成良畫速致殊勲雖荒徼之地固不

勞於有征而昇平之年將自此而何事書之竹帛
實謂揚名事須移牒隣管以成犄角舉牒者

判

按字書云判斷也古者折獄以五聲聽訟致之
於刑而已秦人以吏爲師專尚刑法漢承其後
雖儒吏竝進然斷獄必貴引經尚有近於先王
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詞唐制
選士判居其一則其用彌重矣故今所傳如稱
某某有姓名者則斷獄之詞也稱甲乙無姓名
者則選士之詞也要之執法據理參以人情雖

曰彌文而去古意不遠矣儕其文堆架故事不
切於蔽罪拈弄辭華不歸於律格爲可惜耳唯
宋儒王回之作脱去四六純用古文庶乎能起
二代之衰而後人不能用愚不知其何説也今
世理官斷獄例有叅詞而設科取士亦試以判
其體皆用四六則其習由來久矣今取唐宋名
作稍近質者分而列之一曰科罪二曰評允三
曰辯雪四曰番異五曰判罷六曰判留七曰駁
正八曰駁審九曰末減十曰案寢十一曰案候
十二曰褒嘉凡若此類多便理官而不切於應

舉之士蓋選士以律條爲題止於科罪故其餘
無用然猶必列之者欲使學者知制判之初意
也 102

科罪

太學生劉仁帨等省試落第撾鼓申訴准式
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
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唐張鷟

劉仁軌青襟冑子黃卷書生非應奎之五行與王
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
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濫

歲序有司試策無譌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埋合逡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黽強肆情撾鼓狀稱門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遊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倣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斗從馬喙無寃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府史杜玄掌造金璽遂盜一枚鑄敗爲酒器斷絞不伏云東土未進合准常盜不合死

唐張鷟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秪咨祥麟之享白玉爲檢映犀紉以分輝黃金爲繩縈龍紐而動色既施寶玉復假金銀封以青布之囊帶以飛璽之綬杜玄一介庸瑣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間始預九流之選理須恪勤匪懈守孫賀之曹夙夜在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未出於階庭大慾之蹤已流於臺寺創茲六璽輒盜一枚虎殘螭角之輝翻作裹蹄之用方寸妙篆奄就爐銷五字璽文俄從灰壞量其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既投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冉泣既不原辜湯祝如何免罪宜從絞坐以肅刑章

右金吾郎將帛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左臺云咆哮無上下禮

唐張鷟

帛謙五霸貴緒三輔名家忝司陰識之班謬總朱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未懸主簿之魚頻竊亭長之肉貪婪之性無愧於惟鵜饕餮之情有同於相鼠庖丁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刻削倚季才之耿直詎肯虔幾韓安國之跡通曾何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追崔琰芳聲去之匪遠

天津橋內寔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豈是西曹之管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箠栲非無舊式依檢騰凌無驗未可全科設令咆哮不虛止從凡闕宜從犯狀據法論刑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有縣人上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

唐康廷之

日觀遙臨旁分震澤雷陂迴瞰近届邗溝郊連五達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偶以

良辰纓絲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
趍並載飛龍之舳泛長波而急槳有類乘毛湧脩
浪而鳴船更同浮葉簫吟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
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閤闞賤品蓬蓽庸流
名教非閑禮儀多闕三年巨痛無聞毀瘠之哀五
日佳遊且預管絃之樂重以情存勝負志在雄豪
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蚨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
爭於是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羊公之臂然其
居喪聽樂已紊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兇險論情撫
事深擬皇猷定罪明刑埋資丹筆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二　廿二

安上門應閉主者誤不下鍵　唐王維

設險守國金城九重迎賓遠方朱門四闢將以晝
通阡陌宵禁奸非眷彼閽人實司是職當使桑乇
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唯通豬馬之跡而
乃不施金鍵空下鐵官將謂堯人可封固無狗盜
之侶王者無外有懈魚鑰之心過自慢生陷茲詿
誤而抱關爲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
禦於臧紇固當無惑必寘嚴科

評乂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無千馬勞

御史大夫李加爲佐命功並安爵也請皆追
奪　唐張鷟

䟽𦍒建社剪桐開國隆定鼎於昌基茂勤王之令
典公侯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祗如
吳鄧四縣東海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茛
不茾棠教化光宣召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
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勳李加謀不出
凡詎展鷹鸇之効無功而祿不可勵勳臣無德而
官如何獎朝士昔象奕命賞僞新於是覆亡羊欄
封侯更始由其喪敗竝爲爵人失叙錫土無綱宜

文体明辨　天卷十三十　廿三

遵操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與人奕棊鬭殹至不輟
御史以逗撓糾察　唐鄭少微

連帥職當邊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軍容廼役情
於奴戲雖費禘不輟未可因循而陶侃既捐何勞
健羨一枰之上靡閈懷庳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
戎之節御史乘驄按罪執簡彈違白以尋究實出
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逗撓稚符彝憲

丙爲左僕射門立棨戟其子封國公復請立
戟儀曹不許　宋余靖

位縻王爵固有彝儀名列子倫所宜降禮既高閥之共處豈列戟以重施丙鵲印傳家蟬聯襲寵斗樞踰貴既升入座之榮社土啓封遂及一綖之嗣胡爲令子罔遵宏規以謂秩視諸公幸列分茅之位勳崇三品請須立槊之儀展矣攸司詳夫大體且乘軒服冕雖同列國之權問寢趨庭豈有興門之制縱未該於令式宜必叶於謀猷況乎尊有壓卑之文備存典冊子存避父之禮綽著章程國有大焉古之道也恩榮咸至任旌高顙之勳制度紊愆宜善梛或之見必當固執無謂他規藏記傳芳

車馬猶稱於不及隋書勸善棨戟寧聞於再須必採禮卿之詞勿貽侯氏之誚

辯雪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銅　　唐張鷟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惟調疎通清音朗徹長楷之英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容止堂堂羣寮領袖自可曳裾紫禁伏奏清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綈而動色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稱神羊之威俄聞奏劾罰金既羅於跡網辯璧無捨於明珠過誤被彈止當笞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雖觸凝霜理宜清雪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機速合處極法不伏　　唐張鷟

田達褋神勁烈志節堅貞天子之腹心皇朝之牙爪鷄鳴高樹風雨不易其音鼉尾長松氷霜不改其操一兵一馬咸待竹符門閉門開皆憑木契循

環覆奏務在從眞倉卒輒來焉知非詐薛㥏斷軟情務於東郅惲拒門意無非惡一心可以事百主百心不可事一君苟不踐於斜途固無虧於正道衛綰敦實謹厚見稱王陵朴沈眞專可尚宜附舊過不奪前班則沮勸有歸政刑無失按忠臣不事二君豈可云事百主乎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法　　唐張鷟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桂之叢故得佩䪊龍軒腰韄鳳闕不能翕肩歛氣

對黼帳以兢寃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驕淫已塵於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礶以懲科無禮之徒從日磾而訓戒雖伏內落箭未見遺亡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

唐白居易

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辭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

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在愼終有同魏顆理詒孫謀請遵命事殊改正未傷誰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番異

御史嚴宜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爲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唐張鷟

田順提輿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箭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爲郊尉雌伏喬玄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縋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紏黃魚之濁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鏹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捨

判罷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

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欵布是麁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唐張鷟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轉著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聞播羨張蒼之善筭國用詎肯留情馮勤之巧計軍儲曾何介意迴辰作短甚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皀秦人之情乎緊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麁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貿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判留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羸亏馬超衆聅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唐張鷟

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宸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挺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仗投人誰當餘勇越樓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丘失明亦脩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

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乘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爲嫌虹氣進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駁正

洛陽人祁玄泰贓司勳令徐整作僞勳插入申奏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不伏　唐張鷟

止戈爲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爲毅安邊之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祁玄泰奸回是務逞徂詐於千端徐整乾沒爲懷縱狼心於百變勳隨筆注㕦逐斯成將此白丁揷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鷄鶴同群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泰受僞勳兩並日拙爲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

羽林將軍王暢甍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唐張鷟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萬代相因之道若骨肉無爽鳴鳩之美克昌血屬不同螟蛉之

子何寄王暢名參驍衞職縮羽林俄纏風燭之災近絕烝嘗之嗣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不傳其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顗令君子之子殊玉相輝韋玄成丞相之苗芝蘭遞茂枚皋孽子不廢光門裴秀傍生無妨貴族三鱣之寶銀黃所以挺生七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紹胤猶子不合承宗詐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爲裨益未知可否　唐張鷟

氷霜凛列白壁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金不可以適口故饑者忘食不崇抵鵲之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臺閒館不可以無饍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守秪如給禄給俸具在制章准將准官俱編甲令豈容謟佞之輩曲路邀於趨競之流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折劉黎元桑弘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法無二門動必依繩言不踰矩比成王之制度令出惟行則人舜之温恭朕言不再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章恃薄才而遼正法南山之峻寧資

覆簣之饒東海之津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無替前規

于旦奏孝門舊多僞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勸從課　唐張鷟

天地所生人爲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爲百行之原昔傳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兕呈休孝感圓穹則丹烏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虛表澆浮之跡僞蒙旌表今請剗除詐濁不遂於詐清慕善猶逾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毋之邦如何自處靡閑大體好訐徵瑕事既不然若爲通允

駁辭

山陽公主爲子求内官親得侍衛　唐張鷟

山陽分輝若木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勳舊竊湯沐之徽滋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唯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舘陶之

爲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末裁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唐張鷟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木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鵝目之錢若爲窺覘每受一牀皆取百文未申瓶面之功翻起黒頭之

患犯青鳧之小吏觸驄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
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丁去官而受舊屬饋與或告其違法訴云家
口已離本任　宋余靖

食檗養廉執心斯可及瓜受代改操則非安僥因
其去官遂不思於絜口丁也才高有位秩滿將遷
飛鳳啣書亦既榮於寵命解龜罷政遂靡讓於好
羞謂行邁之有期曾厭私而不懼况古之循吏名
列青編掛府丞之魚誠在涖官之日晋壽春之犢
實維去任之晨何乃肆貪罔知守節歎鄧侯之五

斂曾是遵途持山陰之一錢當思勵俗徒欣苟得
豈曰能謀重斗受飧蓋當於旅食叔魚反錫盍愧
於公行如云不爾瑕疵則恐罔知紀極推恩布化
未聞畫象之遺風黷貨啓奸遂恣貪狼之本性縱
離境壞終喪廉隅減三等以定刑乃九章之垂統

甲為出妻已告其在家嘗出不遜語指斥乘
輿有司言雖出妻而所告者未出時事也或
疑薄君臣之禮隆夫婦之恩律不應經　宋王回

指斥乘輿臣民之大禁至死者斬而旁知不告者
猶得徒一年半所以申天子之尊於海內使雖遐
陬幽陋之俗猶無敢竊言訕侮者然書稱商周之
盛王聞小人怨詈乃皇自恭德不以風俗既美而
臣民儼然戴上不待刑也則此律所禁蓋出於秦
漢之苛耳若妻為夫服斬衰而降其義甚重傳禮
已來未之有改也且狹虐犯法既許自訴而七出
義絕和離之類嘗有宿怨顧恬然藉衽席之所知
喜為路人擠之死地其惡憨矣宜如有司所論已
若夫減所告非一等甲同自首以律附經竊謂非
薄君臣之禮而隆夫婦之恩也此篇一洗二代以六之陋惜筆力稍

弱耳

寀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鳫隹岐州奏白麟見及鳫
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唐張鷟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尼䲖伯分敕六經成王任於
刑伯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
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朔日夕月之儀
撮其機要岐州俯隣八水斜瞻鸑鷟之峰海部近
控三山廻瞰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鳫翎朱薛泰

申文祥麟孕素毹丹霞於日羽晃若朝輪晶白雪
於霜毛皎同秋練旣無狀驗空有奏章蕁鳥跡於
雲空察人形於水鏡刻猿猴於棘刺尚凡見欺說
蠶繭於天官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祥狀等
繫風如何驚㢮管窺其事案記爲宜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京

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常　　唐張鷟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聖帝除殘用干戈而肅
殺莫不先聲後實轉敗爲功就逆命以迎師因不

文苑英華　卷五百三十　三日

庭而動將五十二戰非黷武而窮兵二十七征蓋
除兇而翦暴期門七葉列刃以攢鏃衛尉八屯警
夜而巡晝王林位忝入校職列五營朝檢察於周
廬夕嚴更於徼道請於都郭别置屯兵思患預防
不虞先備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王者之師守
之於海外以騎數十振彼威容卧鼓歇鞍示其閑
暇豈有置兵城内列騎街中百城扣門萬夫何用
掩扉拒冠終爲自死之人入井逃災乃是成埋之
鬼虎豹在檻無復施其爪牙鷹鸇處籠何以張其
羽翼縶猿廡下求其趫捷之功絆驥庭中責以超
駿之用五尺童子尚以爲愚三事大夫若爲通許
所請無理告訖爲宜

案侯

常州申稱錢客每以種瓜爲業遂被伶人洪
崖盜食其瓜並盡爲客所擒遂作術化出瀨
田是瓜容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

告崖是妖賊　　唐撰人闕

錢客家臨白社業在青門米實葱花光浮五色藍
皮蜜理美至三摇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
洪崖行乖爽足道契狼心不能李徑遺冠斸乃瓜

文苑英華　卷五百三十　廿五

田躡履循兹猿臂因採掇而倉空眷彼龍蹄隨指
揮而忽見寧勞米灌自含氷谷之文不假曾鋤俄
結火山之實錢旣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回邪於是
釋此妖人將殊盜者初覩帶毋似逐仙來後察空
苗疑因要失幻人爲幻幻已去而無瓜迷者知迷
迷旣祛而有悟論妖疑切誨盜情深雖陳自日之
詞莫辯訛言之實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曉
眞虛崖實未知州縣更宜詳問方可裁量

褒嘉

錢塘人孫戩少以迎濤爲事因八月迎濤乘

船衝濤船覆至死戳女媚容巡江哭以瓜設
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爲純孝
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

唐撰人闕

海水有期三秋必壯江濤可望八月須迎孫戳既
曰篙工是稱舟子自言習水不慮驚風豈知白馬
俄然定遡伍相青凫坐覆忽訪馮夷憫同罔象之
神頗與呂梁之子媚容悲纏枕草志切投牋忽以
祠瓜何殊鴈芰御心似石寧怕海童泣淚如珠郎
追泉客初均洛媛持消態以凌波竟學曹娥抱沈

骸而出浪論情足爲純孝撫事不愧褒揚未題黄
絹之辭先實玄經之罪州司滯獄法恐不然縣請
立碑理應爲當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書記上 書○奏記○啓○簡○狀○疏

按劉勰云書記之用廣矣考其雜名古今多品
是故有書有奏記有啓有簡有狀有疏有牋有
劄而書記則其總稱也夫書者舒也舒布其言
而陳之簡牘也記者志也謂進已志也啓開也
開陳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陳之也簡者略也
言陳其大略也或曰手簡或曰小簡或曰尺牘
皆簡略之稱也狀之爲言陳也疏之爲言布也

以上六者秦漢已來皆用於親知往來問答之
間而書啓狀疏亦以進御獨兩漢無啓則以避
景帝諱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將奏牋故黄香奏
牋於江夏厥後專用於皇后太子諸王其下遂
不敢稱而劄獨行於宋盛於元有疊副提頭其
一之制煩猥可鄙然以呂祖謙之賢而亦爲之
則其習非一日矣故牋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
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今取六者列之而辯其
體以告學者一曰書書有辭命議論二體二曰
奏記二者並用散文三曰啓啓有古體有俗體

四曰簡簡用散文五曰狀狀用儷語六曰疏疏用散文然狀與疏諸集不多見見者僅有此體故姑著之要未可為定體也世俗施於尊者多用儷語以為恭則啓與狀疏大抵皆俗體也蓋嘗總而論之書記之體本在盡言故宜條暢以宣意優柔以懌情乃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卑有序親疏得宜是又存乎節文之間作者詳之

書上

與趙宣子書（晉大夫趙盾） 鄭歸生（鄭公子家）

（晉侯合諸侯于扈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宣多既立穆公恃寵專權）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汲於朝晉）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太子名）以請陳侯與楚而朝諸君（請陳侯與俱朝晉）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音闡勑也勑成前好）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將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免罪）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靈公）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晉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身中不畏者幾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蔭通用）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疾走貌）而走險急何能擇（言急則欲蔭茠如鹿赴險）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儵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書使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

○宋真德秀曰鄭小國也子家辭直而晉畏之以其措詞質直事小國之不可已也如是夫

○古辭命

與范宣子論重幣書（晉大夫士匄） 鄭公孫僑（鄭子產）

（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

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
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
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
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
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
輕幣

詒子產（鄭大夫公孫僑）論鑄刑書書　晉羊舌肸（叔向）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

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
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
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
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
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
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
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
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
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
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　宋蘇軾

史館相公執事軾到郡二十餘日矣民物椎魯過
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處也然災傷之餘民既病
矣自入境見民以蒿蔓裹蝗蟲而瘞之道左纍纍
相望者二百餘里捕殺之數聞于官者幾三萬斛
然吏皆言蝗不為災甚者或言為民除草使蝗果

為民除草民將祝而來之豈忍殺乎軾近在錢塘
見飛蝗自西北來聲亂浙江之濤上翳日月下掩
草木遇其所落彌望蕭然此京東餘波及淮浙者
耳而京東獨言蝗不為災將以誰欺乎郡已上章
詳論之矣願公少信其言特與量蠲秋稅或與倚
閣青苗錢疎遠小臣腰領不足以薦鈇鉞豈敢以
非災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凡重復檢按
則饑羸之民索之於溝壑間矣且民非獨病旱蝗
也方田均稅之患行道之人舉知之稅之不均也
久矣然而民安其舊無所歸怨今乃用一切之法

成於朞月之間奪甲與乙其不均又甚於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歸矣今又行手實之法雖其條目委曲不一然大抵特告訐耳昔之爲天下者惡告訐之亂俗也故有不干已之法非盜及强姦不得捕告其後稍稍失前人之意漸開告訐之門而今之法揭賞以求人過者十常八九夫告訐之人未有非凶姦無良者與特州縣所共疾惡多方去之然後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賞招而用之豈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歟凡爲此者欲以均出役錢耳免役之法其經久利病軾所不敢言也朝

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擇其簡易爲害不深者軾以爲定簿便當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爲役役未至雖有不當民不爭也役至而後訴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爲錢民知當戶出錢也則不容有大繆矣其名次細別或未盡其詳然至於等第蓋已略得其實軾以爲如是足矣但當先定役錢所須幾何預爲至少之數以賦其下五等下五等謂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皆役人鄉貞令出錢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當出分文其餘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與之夫三等以上錢物之數雖其親戚不能周知至於物力之厚薄則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縣第一等凡若干戶度其力共可以出錢若干則悉召之庭以其數予之不戶別也令民自相差擇以次分占盡數而已第二等則遂鄉分之凡某鄉之第二等若干戶度其力可以共出錢若干台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貧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獨有僥倖者也相推相詰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戶則均分役錢典賣則著所害役錢於契要使其子孫與買者各以其名附舊戶供官至

三年造簿則不復用舉從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謂浮財者決不能知其數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賞不貲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極矣小人何畏而不爲乎近者軍器監須牛皮亦用告賞農民喪牛甚於喪子老弱婦女之家報官稍緩則挂而責之錢數十千以與浮浪之人其歸爲牛皮而已何至是乎軾在錢塘每執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自到京東見官不賣鹽獄中無鹽囚道上無遷鄉配流之民私竊喜幸近者復得漕檄令相度所謂王伯瑜者欲變京東河北鹽法置

市易鹽務利害不覺慨然太息也密州之鹽歲收
税錢二千八百餘萬爲鹽一百九十餘萬秤此特
一郡之數耳所謂市易鹽務者度能盡買此乎苟
不能盡民肯捨而不煎煎而不私賣乎頃者兩浙
之民以鹽得罪者歲萬七千人終不能禁京東之
民悍於兩浙遠甚恐非獨萬七千人而已縱使官
能盡買又須盡賣而後可苟不能盡其存者與糞
土何異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願公救之於未
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軾不敢論事久矣今者守
郡民之利病其勢有以見及又聞自京師來者舉

言公深有拯救斯民爲社稷長計遠慮之意故不
自揆復發其狂言可則行之否則置之願無聞於
人使孤老衰廢之蹤重得罪於世也干冒威重不
勝戰慄

應制舉上兩制書　宋蘇軾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
不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
賢之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
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
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
操幣執贄因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
此非苟以爲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
於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
而其閉門而拒之也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
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
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賢之分二者要以不可
不知也世衰道喪不能深明於斯二者而錯行之
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夫軾朝生於草茅
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其官爵勢力不
足較於世亦明矣而諸公之貴至與人主揖讓周

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入軾
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下
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
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
其疏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
以爲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
之政者也其才雖不足以庶幾於聖賢之間而學
其道治其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踽踽然而來
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
不待辭讓而直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

賤之際非所以施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時人莫不苟媮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公之所

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法不敢用其私意而唯法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法而止不敢於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

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法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法曰吾豈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留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權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唯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末泰年代綜之間姦臣執

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朞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譏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法令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法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也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

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弘魏相邴吉以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

以一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也仕者莫不談王道述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因以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則侈大而可樂責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興利捍患至於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鹵莽其故出於此二者歟伏維明公

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之廣博聲名之烜爍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懸時爲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以上時攷

讓太常博士書　漢劉歆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

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臏吳起之術興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樂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侯周勃灌嬰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

始使掌故官名朝同鼂錯從伏生名勝受尚書尚書初出
于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
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説猶廣立
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名誼而已至
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
起於建元武帝年號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
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
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脱朕甚閔焉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
王名餘景帝子也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

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亦武帝年號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
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
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
眞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
傳經或脱簡傳或間古莧反編傳問民間則有魯
國桓公趙國貫公趙人名缺考膠東庸生名譚之遺學與
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
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
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

一藝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
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
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
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
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哀帝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
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
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
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
同力冀得立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

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
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
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
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
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
士書有歐陽名和伯字考無春秋公羊名高易則施名讐孟名喜
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名赤春秋梁丘名賀易大
小夏侯勝名建名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
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

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皆怨恨之

上兩制諸公書　宋蘇軾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辨後世工巧組繡鑽研離析之學蓋嘗喟然太息以爲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爲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林取其大者以爲楹小者以爲桷圓者以爲輪挺者以爲

軸長者擾雲霓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蓁莽芟夷蹶取皆自以爲盡山林之奇怪矣之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彊弓右毒矢陸死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鯢熊羆虎豹之皮毛黿龜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蟲之類紛紛籍籍折籍逬抉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登鼎俎骨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珠之工隨侯夜光明以類玭磊落的皪充滿其家求金之工輝赫晃蕩鏗鏘交戛遍爲天下冠冕佩帶飲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爲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從之周旋奔走逐於宋魯飢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孟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之下而至於邦巽孔忠公西輿公西蔵此數子者門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田子方段干木之徒講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

散四布後之人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楊朱墨翟莊周鄒衍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陂荆榛棘茨蹊隧滅絶求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妄冒蔟藜蹈崖谷崎嶇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己之得之也轍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怒之情勇

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已而世之說者王氏名弼韓氏名康伯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貢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歎勸苦酒食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遠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感天下而論其費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蓋又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

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使仁者效其仁智者效其智賢者推明其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身於其說而無勸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由是學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說

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轍之始學也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唯其書之知求之而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

後徧觀乎百家而不亂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揚雄尚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弱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之而不能蕩詖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閉於閨闥之中兀然頹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於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

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君子之所不為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慼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為盜而知王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為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已今轍山林之匹夫其

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興衰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士而轍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維執事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所耀執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文從中而下則執事亦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為獻姑述其所以為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以上皆舉

重答張籍書　　唐韓愈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一無德字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一無然後二字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

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至一作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下一作乎

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一作有書字）書者皆所不行乎今而行乎後世（世一無字）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又（一作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

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非好己之道勝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惡一作害）於（一有爲字）道哉（一作烏害其爲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右書）

答李翊書　　唐韓愈

六月二十六日（一無六字）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者一作焉）（一作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者一無字）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一無於字）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

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年一作餘）矣始者非三代兩（一作秦）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戞戞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一有也字）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

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一有心字）以為喜譽之則（一有心字）以
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
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
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
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一作府）無迷其
途無絕（一作虛）其源（一作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
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
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
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有一無邪字一作邪則時用）

（字）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
方用則施（一作動）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
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一作乎）有
志乎古者（一有人字）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
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
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
為言之愈白（宋呂本中曰觀此書最見韓公為文養氣妙處○有論文）

答李參書　宋王安石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
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
育之其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其之望乎豈欲
享尪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
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其誠愛焉誠慕焉誠
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
於諛則疾之者　世之雖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
靡然足下之雖豈少邪君子不為已甚者求中焉
其可也

答安師孟書　宋蘇軾

辱書為貺過厚吾子自以美才積學取榮名於當
時所宜得者平生之師友朝夕相與講學者也如

軾何與焉然吾子之於軾其得失憂戚軾所宜知
何者其勢足以相及也嚮也聞七子者之失悅然
如軾之有失也既乃聞吾子之得則亦如軾之有
得也今吾子書來以為自為喜者少而為軾喜者
多甚矣吾子之見愛也然彼七子者豈以一失為
戚哉彼將退治其所有益廣而新之則吾猶有望
焉若吾子既得不驕而日知其所不足則軾之所
得又將有大者也

答韋中立書　唐柳宗元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

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
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來蠻夷間乃幸見
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
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
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
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
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
群怪聚駡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詞愈以是得狂
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
子賦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恒

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
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
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
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
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
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
者幾人而誰敢衒怪於群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
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
喜鬧豈可使呶呶尼交者早暮咈音拂戾也吾耳騷吾
心則固僵仆煩憒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

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
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由用心也數百年
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
朝至外廷薦音晉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
咸憮音武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
我邪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
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然有古人形貌雖
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
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

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
是非以敎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
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
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
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
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
乃知文者以明道固不苟爲炳炳烺烺音朗
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
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
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

輕心掉徒弔反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
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
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
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
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
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
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
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
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
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

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
也凡若此者果是邪非邪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
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
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
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
元復一有字白以上師友

予淮南王長書　漢薄昭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
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
不稱天資皇帝教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
不肯皇帝卒終也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
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
而殺列侯辟陽侯也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
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言於漢而補之也大王
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古委字天
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棄也國為布衣守
冢真定皇帝不許使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
宜日夜奉法度脩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
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
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

蒙霜露沐胡內反古沬字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
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
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豐潔
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
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
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
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
節行以高矜也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也小者
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
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

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專諸孟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詡(糾本兄今諱之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項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項王高帝)(代王仲也封于代匈奴入不能守退爲郃陽侯)濟北(王名興居)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指天子)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言各有所主者坐其罪)今

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讀曰預)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音隳)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辱也)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讀曰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竟以不法遂死論)曰厲

予蓋寬饒書　漢王生(闕名)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擢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乃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讀曰弼)太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

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蘧伯玉)之高蹤(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伍員)之末行(知吳王不可諫而不能止)用不訾(量也)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宋真德秀曰按此書蓋以危行言孫望寬饒也然則宣帝之時可知矣)

(王生蓋智士史逸其名惜哉)

上所侍郎書　宋唐庚

其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高老大

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敎養訓導之方最爲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頼主人以爲重今閤下遝朝暁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遽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閤下裁擇其初讀書特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槔遇旱則有功弋

弩斂戟臨敵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虵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卨偰有功夷蠻賊冦干紀亂治而咎繇臯陶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數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爲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

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乂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歟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飮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其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閤下儻以爲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脩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

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怱卒一作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有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

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
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
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
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陛
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
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
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
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
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世百而

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
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
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
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
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
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
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
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
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
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

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
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
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
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
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
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
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
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
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

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天下
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
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
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
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
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
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
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
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
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宋樓昉曰此文出爭臣論後

顯祖其遺意而無一語一言
與之軋疊真可與之爭衡矣

與高司諫書　宋歐陽脩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仁宗號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為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于友尹師魯以足下之賢否

文忠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五

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辯是非以不可屈曲一無曲字之節有能辯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邪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仲淹名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為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為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辯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

文忠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七

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愧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為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為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為天子辯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

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
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
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
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
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
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
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
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
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伏以今皇
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

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
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
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
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
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
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
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
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
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它日爲朝
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

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
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
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
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
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
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維
幸察不宣脩再拜

上田正言書　　宋王安石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四北之
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

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
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聲
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其之學也執
事誨之進也執事奬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
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
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
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
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徼取名位而已哉
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
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

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痤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痌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踈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膝而言詭辭而出蹤跡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斷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

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强之辭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其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荅不宜

與韓愈論史官書

唐柳宗元

正月二十一日（元和九年）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一作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有（一有字）志於道者（一有宜字）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録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

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邪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禄者也（一無也字）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illegible]）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

死不由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
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遊且顯
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
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僕人也
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
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
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
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
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
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

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
傳之邪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
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
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
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illegible]天地者決必沉沒且
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恐也果有志豈當待
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邪又凡鬼神事眇茫荒
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
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一作詁論如退之慷慨自
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
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
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
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
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
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宋歐陽脩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舉南京
畱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
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
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丞中

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辯是非眞
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
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疏賤當有
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然不知介果
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
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
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
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
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
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能眞可謂正直剛明不

艮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普名)相太祖皇帝也嘗爲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它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一作階上)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它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邪(一作也)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

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特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者其紏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它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誠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它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它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維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它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維察焉

與崔饒(當作連)州(簡)論石鍾乳書

唐柳宗元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崔簡字)所餌

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憒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麤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麤疏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

滑以夷其肌膚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平意舒其樂愉愉出其麤疏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顇不發黷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疲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

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跛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荊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穿也轂而輠轉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矉蹙頻也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儳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閫外山東之稚騃樸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其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唐韓愈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一有心字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人一有身字也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墮一作隕之憂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之一無字事明之耳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

血氣之相持安佚則鮹勞頻則疲者同也求之有
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騁於)
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骨筋(筋一作肯)氣不及出入走
不及廻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
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藏之擊絡甚微坐立
必懸垂於胃臆(臆一作臏)之間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
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
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
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宋劉叟汉退之諫)
(張僕射擊毬書幾數百言使人忠動神悚千載勸李翱卄服氣背數千餘言乃反覆叽不切人才相)

(去不可及哉○以上厭峽)

遺燕將書(無名從戰國策本與史記刪削者不同)

齊魯連

(齊襄王時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
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
王(燕)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
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
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

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
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齊有燕難故不南面與楚魏爭也)以為亡
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
秦人下兵(秦救齊也)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則
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平陸)存濟北計必為
之今楚魏交退(皆)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
(言楚魏不謀齊也)與聊城共據(相持)朞年之敝即臣見公之
不能得也(不能勝齊)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
國大亂君臣過計(失也)上下迷惑栗腹(燕將姓名)以十
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
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

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
距(拒)全齊之兵朞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般九設攻城之變墨翟九距之守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
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
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此下皆說燕將之辭實非事也)
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
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
說士矯國革俗(言變其國俗也)於天下功名可立也意者
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

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孰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簒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為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為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刧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耻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得書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韜而去。宋鮑彪曰按此書以齊閔為宣王蘇代為蘇秦事皆不合如此者甚衆

滑為後人傳録之誤至引栗腹之事說聊城之將則非後人之謬矣蓋好事者聞約矢之說惜其書不存擬為之以備亡而其人意氣橫溢肆筆而成不暇檢校細處至于今二千歲莫有知其非者也真德秀曰燕將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特為齊計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於其文而不察

遺章邯書　秦陳餘

時邯為秦將與項羽相持未決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斬于陽周縣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邯時與將盟於洹水南殷虛上

與楊廣書　漢馮異

春卿無恙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馬援間還長安因

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隗囂閉
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
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
納王游翁元名諂邪之說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
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内過存伯春囂子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
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
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
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
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

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
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
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
子陽公孫述字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碌同欲往附之
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貢當安從得子主給是
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
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
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

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
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
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内有
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
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
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歙名天
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
度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以上遊說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一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書記中

書下

上宰相第三書（特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 唐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一作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一無之字）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唯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唯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周公二字當作國字）之意（一有以字）不

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為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一無欺二字）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

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一作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一作日餘）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唯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一無此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一有於字下齊上有）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一無則字）去之宋

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唯（一有恐字）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悟察焉瀆冒威尊（一作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宋真德秀曰茯公三上宰相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爲作文之法故耳然以公之賢而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

上富丞相書　　宋蘇洵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與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復聞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人焉或曰（者一作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唯善人爲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

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一無以字）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

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䋷之作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蔕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

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名準為相唯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范文正公名仲淹作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群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維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維閣下深思之毋忽

上樞密韓太尉書　宋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遊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為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

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

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黄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七

上呂誨叔書　宋秦觀

五月日進士秦某謹冉拜獻書知府大賢閣下某聞天下之功成於器識來世之名立於學術古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未始有意於功名然其器識學術博大而精微則功名蔚然與時自至雖欲深閉固拒揮而去之不可得也昔漢昭宣之時霍光以宿衛之臣任漢室之寄大器將傾徐起而正之神色不變此其器識實有以過人者然操持國柄不知消息盈虛之運身死肉未及寒而宗族滅矣則學術不明之弊也其後順桓之間李固以一時名儒位居三事扼姦臣之吭而奪其氣此其學術眞有古之遺風然易舉輕發不能定大計於無形至爭以口舌申之書滕（囊音騰也）事固不就身亦隨之喪焉則器識不宏之弊也非特二子爲如此大抵西漢之士器識優於學術故多成功而名不足東漢之士學術優於器識故多令名而功不成夫君子以器爲車以識爲馬學術者所以御之耳西漢之士如僂人之車駕以駃騠通道上峻阪無所不可然而日暮途遠倒行逆施者有焉東漢之士如亘泰氏持策攬轡圓旋中規方折中矩然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二　八

而車敝馬羸轉薄於險阻之間則固已敗矣其狂妄者以此說推論歷世豪傑之士又以黙觀當今之將而搢紳先生有告某者以謂器足以任天下之重識足以致無窮之遠學足以探天人之賾術足以偶事物之變如古之所謂大臣非閣下不足以與於此又曰閣下之道如元氣行乎溟涬之中其發爲風霆雨露者特糟粕耳某時方食聞之投匕箸而起遂欲身從服役之後求備埽灑之列而困於無介紹莫獲自通竊伏淮海抱區區之願缺然未厭者有年矣此者天幸閣下來守是邦而其

丘墓之邑實隸麾下是以輒忘賤陋取其不腆之文錄在異卷贄諸下執事又述其願見之說爲書先焉夫大冶無棄金大陶無棄土江海不却水王侯不遺士某雖不能廉小謹曲以自託於鄉閭然古人所以處廢興而擇去就者竊嘗講其一二矣儻閤下不賜拒絕而辱收之請繼此以進干冐台嚴俯伏待命不宜以上投謁

謝王學士書　秦宋觀

史院學士閤下某愚不自揆竊嘗以謂衣冠而稱士者宜有以異於流俗而以古人自期故凡方冊

所載前牘所存不見則已苟有見焉未嘗不熟誦其文精覈其義縱觀其形勢而私掇其英華㢢精神勞筋力不能自休已者十年於茲矣然志大而才不揜事左而身益困每觀今時偶變投隙之士操數寸之管書方尺之紙無不拾取青紫爲宗族榮耀而已獨碌碌抱不售之器以自濵於飢寒鄉人憫其愚而笑之干祿少年至指以爲戒雖某亦自疑焉因計曰劒工之惑劒劒之似莫耶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之眩玉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夫宗工碩儒亦後進之歐冶猗頓也何

重惜一見以質其胷中之疑乎於是試取其所爲文投執事而諸公見之乃大稱借以爲非世俗之所知復激勸之使卒其業故前輩諸公在東南者多得與之游焉然某之私意尚有所不滿者獨以未見閤下也前日後衣食所迫求試有司遂得進謁左右屬賓客盛集不獲薦其區區方謀繼見而閤下固已得其鄙文於從游之間伏蒙很賜薦寵以爲可教亦如諸公所云某於是自決不疑益知前志之不謬俗議之不足䘏而古人爲可信也古之人有立行著書而舉世莫或知者猶業之如故

以俟後之君子況不至於是者邪天不爲人惡寒而輒其冬地不爲人惡險而易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某雖不肖竊誦此久矣自揣棄以來尤自刻勵深居簡出幾不與世人相通獨念昨出都詩會閤下在告私懷惓惓有所未畢適有西行之便故復畧而陳之幷以近所爲詩文合七篇獻諸執事伏維閤下道德文章爲一時君子之所望鄙賤之迹固已獲進於前日矣宜更賜指教水導而木植之使駑駘褰服知所趨向不謬於先進之迹亦君子樂育人材之義也維深賜憐察

幸甚幸甚問右通

回丁判官書

宋歐陽脩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紲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

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州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其喜而且有不自遜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一作恕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婗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之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里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

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過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維困辱之是期今乃乃一作今不然備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爲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有計約比疑則又懼且愧焉謹因兮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維幸察

答韶州張殿丞書　宋王安石

其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

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位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維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以上）

報說

報任安書（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怨也）僕不相師用而流（移也）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讀曰疲一作疲）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抑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已用女爲說（讀曰悅）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一有矣字）雖材懷隨和（隨侯之珠和氏之璧）行若由夷（許由伯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

笑而自點汙也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武帝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之間隙也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安坐戾太子事下獄涉旬月一無月字迫季冬僕又薄迫也從上上雍恐卒作猝曰然不可諱恐死安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指安魂魄私恨無窮恨不見報請畧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信也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一無而字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痛也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

莫醜於辱先而詬耻也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奄人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趙談與遷父同名故參乘爰一作袁絲袁盎字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一作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拔也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讀曰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卬讀曰仰首信讀曰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密也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

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侍中也素非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孼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卬

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
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
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
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壹呼勞軍士
無不起躬流涕沬頮字血飲泣張空弮丘權反空弓也冒
白刃北首鬬也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謂捷報漢
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
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
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
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自絕旨甘而與衆人

分之人共同其少多也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
陷敗彼觀猶言觀彼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欲於匈奴立功
而歸以當破敗之罪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
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
指意也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李廣利而爲李
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
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
右親近不爲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
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佴也以
之一作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
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
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
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
螻螘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
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
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
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他計毛髮嬰繞也
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
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
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
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
吏議不對定計於鮮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
膚受榜彭音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
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
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
玫伯也拘牖一作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韓信王

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讀曰嚮稱孤繫獄具
一作抵罪絳侯周勃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獄名其
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
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
網言法網也加不能引決自財裁同下倣此在塵埃之中古
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
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
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古人所以重難也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
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二　　十九
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父母無兄弟之
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不顧也且
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
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讀曰沈溺
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
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
者富貴而名摩一作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
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
原平名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名失明厥有國語孫子

臏腳孫子失其名稱臏以其臏腳也兵法脩列不韋呂姓遷蜀世
傳呂覽即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
氐歸也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
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
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音現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
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
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十二書
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
文体明辨　天卷之六十二　　二十
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
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
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
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
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
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
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
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
之臣寧得自引出也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湛
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

士無過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瑑(音篆)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迺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謹再拜(宋真德秀曰遷之所論雖可取者然其文跌蕩奇偉亦以見如此人材以因言事寘之腐刑可爲痛惜也)

報孫會宗書(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楊惲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致也)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霍氏謀反惲知而發之封平通侯)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曲也)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

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讀曰預)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人然)(桀告其罪)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讀曰悅)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有時而既(言三年喪止也)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亨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袖)低卬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

貴逐什一之利此賢聖之事汚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仲舒)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高舉之意)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西河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

勉旃毋多談宋真德秀曰此篇文氣豪蕩以足選特其詞涉怨望又不以義行爲不可故不入正宗而附注之今以其文不可廢也姑并錄焉

與于一作于襄陽書　唐韓愈

七月三日貞元十八年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一有大夫字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一作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一有而字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一有出人二字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一無而字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一作宴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一無而字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一作與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上曾參政書　宋王安石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維閣下由古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

敢避勞苦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其猶
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
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
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
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唯所使則是
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
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
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
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
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

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
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
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其又竊
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
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
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
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
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
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仕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
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

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
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
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布天下則宜不為
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
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
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如忮而自私不恕
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維閣下垂聽而念
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
時而又使常人之概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
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張僕射書　唐韓愈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
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
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
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
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
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
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媚
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

晨入而（一無而字）夜歸其所取者（一無者字）猶在也下之事
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
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
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一作也）孟子有云今
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
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
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
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
好利而（一有能字）愛其君者（一無者字下倣同）未有好義而忘
其君（一作不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

文集　本卷之二十二　廿七

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一作言此一作此言）愈蒙幸
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
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一作酉）
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一無執事之三字）
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一作待）士
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
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
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
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
賢（一無賢字）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一有苟如此三字）則死

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
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
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何如是雖
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
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一無橫出知己二字）則未也伏維
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
納焉愈恐懼再拜（以上闕情）

與孟（簡一有）尚書書　　唐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

文本辨　文卷之二十二　廿八

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
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
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
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
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
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
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
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
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

殃慶自(自一作無)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祟一作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太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子一作軻)云今

文本聖禪 卷之二十七之二 二九

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一有出聖賢之道不明六字)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一作曰)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一作別有解書字)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尚(尚一作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氏一作無)已來羣儒區區脩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

文体明辨 卷之六十三之二 三十

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一本有將間韓愈若論佛骨以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

飾非矛今往往非之誠自取也友可不擇哉々右辯白

上歐姓歐陽名脩蔡襄書　　宋曾鞏

鞏少讀唐書及正本作貞諱仁宗嫌名改貞為正觀政要見魏鄭公名徵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用居成康上未嘗不及復欣慕繼以嗟嘆以謂三代君臣不知嘗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皋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顧意三代唐舜去今

時遠且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閒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蘇漢以降至于陳隋後蘇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君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不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阿拱默爲爲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爲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詣所欣慕者已矣類于百年閒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使兩府復引二公爲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爲上論治亂得失尊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爲錙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惻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邪今事雖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歡

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庶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唯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令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于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不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居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爲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一日俱發翕翕萬狀至於乘女子之

傺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
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
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
公之不幸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
之於道也既得諸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
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
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
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
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
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

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
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
盡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唯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者若是豈以一不
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一
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
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
在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
子仁恕聰明求治之心未嘗怠天下一歸四方諸
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
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
與聘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
待而已矣非獨輩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正
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已謹成憶昨詩
一篇雅說三篇麤道其意後二篇亟他事因亦寫
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啓告覺悟
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
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
發于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
之嗷嗷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公

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嘗竊思更貢舉法責之
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須士
著以待舉行悖者不能籍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
未及善乎莫與爲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
省察焉 右稱頌

答段縫書　　宋王安石

段君足下其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
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
文麤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
親友惴畏焉惟恭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

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議論在其交游中不
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
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
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
其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其之所見也鞏任京
師避兄而舍此雖其亦學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
於學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
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
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
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

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
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
有以教其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臧一納其家
皇皇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
差未可以絶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爲文字
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
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
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
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

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其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
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
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
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
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
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
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孝孟子
獨禮貌之以爲孝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
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
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賢右辯

與孫司封書　宋曾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
而有之爲吏者不能禦因以不告皇祐乾綜三年
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横溢州司户孔宗旦以爲
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
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户狂邪四年智高出横山
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
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於拱以書告
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
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爲與

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
力守南門爲書召儂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
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旬豈汚邪罵
不絶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
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
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
如是而其事未白於天下比見朝廷所寵贈南兵
以來伏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使宗旦初無
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

以爲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
今假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爲天下
者賞善而罰惡爲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
美豈當如是邪凡南方之事而至於破十餘州覆
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於
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
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
可樂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爲世所侵薇今與罪
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邪渊宗旦非特以
書告陳洪當時爲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
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爲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
嘗告我也爲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
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
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
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
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邪宗
旦喜學易所爲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
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
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
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

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爲世所指目此固
一眚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敢
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
祖袁州在廣東亦爲之言然後知其爭使雖有小
差要其大槩不誣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
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
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
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
爲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
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

為宗且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節右表

答劉蒙書　宋司馬光

昔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誡侯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為鄙細之人側

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日月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鑑之寶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寠人之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其以為歸且日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人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及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蔬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己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裁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親戚故舊不

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而後敢行顧足而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之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所為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韓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

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能行無所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斬亦其理宜也若旣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佗人其尤不可之大也微生高乞醯於隣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爲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已惠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稱

戴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右用對。以上議論）

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楊彪妻楊脩母也）書　　魏卞夫人（曹操室）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指脩楊）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脩亦指）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犯明）公（曹）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將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夫人多容即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答魏公卞夫人書　　漢楊夫人袁氏

彪袁氏（加夫名於上謙也）頓首頓首路跂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楊彪）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埃土道育孤幼（脩子名罥世囂知）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

多又加重賚（賜）頗非（□）荷受輒付往信（言使楊脩范人）。（曹操忌之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遂因事殺之按婦人未有以書相遺者獨文苑載此二篇故錄之。以上婦人書）

與父張恭書　　魏張就

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報國之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

與弟圄書　　漢李固

圄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游滿腹

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

與弟書　晉羊祜

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疏是吾師也

答秦嘉書　漢徐淑

知屈珪璋應奉歲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侶

想嚴裝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岩岩而君是越斯亦難矣良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邪

又報嘉書　漢徐淑

既惠音令兼賜諸物厚碩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勑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覩光儀則寶釵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

與子書　漢孔臧

告琳頃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衎衎不怠善矣人之進退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

多山澗至柔石為之穿蝎蟲至弱木為之弊豈非漸之致乎

戒子益恩書　漢鄭玄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

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禮典便合傳家耐（耐當作老）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讚當作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若致

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被辟不就）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謂好學者）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音志）亦已焉哉

戒子書　漢司馬徽

聞汝充役室如懸磬何以自辦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

與子恢之書　宋王敬弘

彼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勅子胤遺書　漢趙咨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死生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游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溼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

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造自黄帝始爰自陶唐逮于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旌銘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椁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國漸至頹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文公）請隧秦伯（繆公）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桓魋）造石椁之奢爰暨暴秦違道廢德滅三

代之制興遥邪之法國貲靡於三泉人力單當作殫於酈山驪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翟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夏之士爭相陵尚違禮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亦當作殫殫盡也家竭財以相營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廢也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則不然弁棺合槨以為孝愷豐貲重襚衣曰襚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葬蒼梧二妃娥皇女英不從豈有匹

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況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楊王孫裸葬墨夷墨夷駘之也墨道者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鸞名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邪況我鄙闇不德不敏薄嫵意內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眩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遠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趣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以上家書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二

大明呉江徐師曾伯魯纂

書記下

奏記

奏記大將軍霍光　漢丙吉

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遣丞相御史大夫丙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

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太后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覧其議遂尊立皇曾孫是為宣帝。右定策

奏記蕭望之　漢鄭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闕懊云若管晏而休遂止遂行日仄至周召乃晋止亦也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謝自將歸延陵之皋脩農圃之疇畎美畜雞種黍竢字佸佚見二子沒齒而巳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宜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右相薦

奏記大司空王邑　漢范升

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于邑曰

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

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冦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右特政）

奏記梁冀　漢朱穆

（漢桓帝時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水與蝗也）爲害京

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搒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旣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猒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殺也）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人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亡滅昔永和（順帝年號）之末紀綱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賊也）九江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順帝后梁氏）氏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中國之計所宜乂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旣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天道明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

奏記太尉宋由　漢何敞

（漢和帝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爲虛敞奏記由曰）

敞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不各欲爲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聖主賢臣不能相遭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履晏晏（溫和也）之純德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有望于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出入再朞宜當克己以酬四海之心禮一穀不升則損服徹膳天下不足若己使然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時西羌犯邊）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

寡歎息相依又中州内郡公私匱竭此實損勝節
用之時國恩獲截賞賚過度但聞臘賜自郎官以
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竭帑藏損耗國資尋公
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
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今明公位
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
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群下還所
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
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聰明必
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子文逃祿
公儀退食之比哉以上規諫

奏記東平王蒼　　漢班固

將軍時蒼爲驃騎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
策建威靈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
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
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螘竊觀國政誠美
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
明之埶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
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
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
察伊皋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覽賢
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
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
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
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
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
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
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
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

絜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賢蔡義孔
光名翟進名方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
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
有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
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
嚴卞莊之節文之以術藝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
者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
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本作陟肅達學洽
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
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

之秋也時夫子所爲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也被斷趾
靈均平屈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
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伸脩日仄
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
汨羅之恨蒼右納推之薦。

奏記太尉蔣濟文選詣蔣公作　晉阮籍

時太尉蔣濟聞籍有才儁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
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
辟書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

文苑用册　文卷之三十三　七

侯魏君擁篲鄒子名衍居黍谷之陰而昭王燕昭陪也參乘
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屈體
而下之者爲道存也今籍無鄒卜名商字子夏也之德而
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
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
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

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諭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奏記詣南徐州新安王　梁江淹

伏惟明公殿下列譽椒璧飛聲沖漢爰求儒雅傍
招異人削赤野之玉戰燕山之金至如淹者東國
之徒步耳方欲影逃形匿坐編蓬之下遂遭煙露
餘彩日月末光惟恩知恭變色兼心淹聞齊石既
撫燕待巴人之唱擅臺已懈寧侯不才之木淹幼
乏鄉曲之譽長匱斤藻之德是氏炫璞鄭氏獻鳳
楚門哉願避職吏緩其召書以上辭免

啓

皇帝卽位賀宰相啓　唐韓愈

愈啓伏見冊命皇帝以閏月三日嗣臨大位以主
神人含生之類孰不蒙賴相公翼亮聖明大慶資
始伏惟永永與國同休愈下情不勝慶躍限以所

文苑用册　天卷之三十三　八

守不獲隨例拜賀謹差某奉啓不宣謹啓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唐柳宗元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亡志之上雅
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得流言者有
所間執語出左傳直道之所行厚風之所揚堂堂焉實
在荊山之南矣始某居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
爲時聞人才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與緣陷在危
邦與時偃仰不廢其道而爲見忌嫉者橫致孱吻
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議自
任辯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困在交戟凡諸侯之

欲得符君者城懸壤接而感於騰沸環視相讓莫
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口垂臂悵望悼悔譬
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得則衆皆快然罷去知奇
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謗一作自
非大君子出世之氣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
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黷陳賀不勝戰越不宣
謹啓以上啓賀

上蕭太傅讓固辭奪禮啓　梁任昉

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去職蕭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室昉再三固辭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今被還旨不許未垂哀
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昉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
所縈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
陳茲啓昉往從末宦祿不代耕飢寒無甘旨之資
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
幾何可憑且籍酹不親如在安宵晨暮寂寥闃若
無主所守既無別理言讓也當服窮咽豈足多喻明公
功格區宇感通有鑿若霈然降臨賜寢歲命是知
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
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唐柳宗元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
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魄幸蒙在
宥得自循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
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
廣博淵泉之量不遺垢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
懼以悲屛營舞躍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敗
責曹沫於一舉俾折脅臏脚之倫范雎孫臏得自拂飾
以期效命於鞭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
瑕錄用之道也自顧孱鈍無以克堪祗受大賜豈
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拜伏無路不勝惶惕
輕冒威重戰汗交流右報謝

上鄭尚書相公餘慶啓　唐韓愈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感戴戰悚悚一作慄若無所
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
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
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竊自計校一作受與報
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冨言未嘗敢不言
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閣下所宜憐也分司郎官
職事唯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

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耻實
虞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
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夕遽以愬
歸僶俛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
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
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上湖南李中丞[illegible]無干廪食啓

唐柳宗元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
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君不好士使之然

乎子陽於是以君命愉粟於列子列子不受固嘗
高其志又讀孟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
吾地則賙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聖之
才命代而出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
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已一
毛之爲愛故遁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
之爲謀故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
則無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至則捧受而不
慙則固爲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
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詬耻之大者而無所
避之何也以爲士則黜辱爲農則斥遠無伎不可
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徼以當惡
歲而無廪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非所以待君子
之意也伏惟覽子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
惶然控于他邦重爲董生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

唐柳宗元

宗元啓始閣下爲尚書郎厲寵下輩士之顯於門
闌者以十數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廝役及閣下遭
讒妬在外十餘年又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

之褒貶公道之行也閣下乃始爲贊書訓辭擅文
雅於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受
放逐之罰荐仍囚錮視日請命進退違背思欲一
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沒卒無以
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罪
書編文冒昧嚴威以畢其志伏惟覯覽焉幸甚幸
甚閣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則天神降地祇
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經術
興行用之軍武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榮者盡去
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憂以臨東諸侯

而天下無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靡錮瀕死而猶欲致其志焉閤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寧爲有聞而死不爲無聞而生去就乖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梅龍圖啓

宋蘇軾

右軾啓軾聞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則觀之以言言之不足以盡也則使之賦詩以觀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間而

其應若影響符節之密夫以終身之事而決于一詩豈其誠發於中而不能以自蔽邪傳曰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簡且約也後之世風俗薄惡漸不可信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知詩賦之不足以決其終身也故試之論以觀其所以異非於古之人試之策以觀其所以措置於今之世而詩賦者或以窮其所不能策論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輒以擯洛後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詳且難也夫惟簡且約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詳且難故天下之士虛浮而矯激伏惟龍圖執事骨鯁大臣朝之元老憂郵天下慨然有復古之心親較多士存其大體詩賦將以觀其志而非以窮其所不能策論將以觀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寬然以盡其心而無有一日之間倉皇擾亂偶得偶失之歎故君子以爲近古軾長於草野不學時文詞語甚朴無所藻飾意者執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寧取此以矯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恢息不知所裁以上古體情。

賀翰林曾學士啓

宋陳師道

內翰文丈召從西掖入直北門豈唯儒者之榮實係朝廷之重恭維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章之流不維用於他材故專收於夙望成命既下歎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弃諸侯乃下流之自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爲廟朝精調寢寐

賀荊湖汪制帥立信啓

宋文天祥

中禁出綸上流易鎮尚書天之北斗光動玉垣荆
楚國之西門勢雄鐵壁埂帷膽落旗蓋風生恭維
其官意氣呉鈎胸襟彭蠡蒼龍捲四海之水拔地
威風巨鼇戴三神之山擎天砥柱表表二三豪傑
恢恢數萬甲兵起觀江漢之危枰正急波濤之巨
楫峴山落日追思羊太傅之經營江左流風孰奮
管夷吾之慷慨乃易長沙之節乃髙建禮之門北
繞額沔南卷沅湘一新牙纛東逹呉會西通巴蜀
重整金湯然且許充國以便宜授孔明以節制眞
儒無敵於天下此膚已在吾目中箭青海兮天山

橐鞬敵愾盂長河堀泰華樽俎折衝陳六月北伐
之詩刻萬年中興之頌式歸几几晋位巖巖其除
聯齋堙阻陳賀發星輝翼軫莫隨東野之雲龍月
瀟關河尚策祈山之流馬秉旌搖曳舌筆單疎

賀中書蘇舍人啓　宋秦觀

光膺中詔進直西垣伏維慶慰恭以其官當世大
儒斯民先覺論議爲四海之輕重出處繫一時之
安危蕭夫子之文章蠻夷亦慕張使君之威望草
木猶知始從記注之嚴爰掌絲綸之重姦邪聞命
投七箸以自驚忠義承風引壺觴而相慶某猥緣
幸會謬接光儀昔者先生嘗蒙論次茲焉伯氏又
獲追攀竊聞進拜之崇倍切欣愉之至

賀知縣啓　宋王安石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庥良增欣抃恭維其
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
賢者之後自歷煩任盤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
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凛乎
清風徐是羣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
不下堂行聞異政

賀致政趙少保啓　宋王安石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豯西省諫諍之官序東
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
甫遂[illegible]之樂伏維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寅
亮聖特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
赫赫豈獨後思稱瞻之節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
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致政楊侍讀啓　宋王安石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戢致仕議臣雖願其
留疏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艳取道阻長
繁盛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維興止休有福

祥伏維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擢於將來智略之閎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其望壓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兹仰高無止

正旦賀董提舉啓　宋文天祥

龍杓曉轉天開泰内之陽騶轡春行星揭軫中之壽雙旌郁穆疊節烑煌恭維某官清澈壺氷和鍾

瑨玉葱珩烈烈輝瑞日於東郊練錦煌煌映蒼精於左角小駐祝融峯之雨露遄催含光殿之風雲某幸接臺容欣同律暖酌屠蘇酒願均八荒壽之心詠萱草詩咼謝三春暉之賜傾心來賀引領欲馳以賀上

與孫觀文啓　宋強至

踞守陋邦坐賒賓館誰謂河廣曾微杭葦之艱畏此簡書居積道蹟之歎恭維節宜時若啓處用康伏以某官德崇國華智燕人傑幾深開物以成務倜儻扶義而濟功内叅帷幄之謀外膺方面之寄

夫倚伏之效巧歷猶知其必然污隆之期賢者蓋有以無悶是故稱子文之美爲其去令尹而弗憂言仲華之賢亦曰褫龍章而無愠矧以全德邁衆達生徇天宜其捐芥蔕而何疑寓逍遥而自得推數循理已符傾否之占求舊記功方盡樂終之義勉祈善頤以副禱詞右慰姑

上胥學士假啓　宋歐陽脩

其聞在昔築黃金之館首北路以爭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袞章而况天下之風采聲聞

日吻之雌黄並出以朱塗之佁儗說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趼宿舂之勞懷漫刺著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伏維某官稟粹天英抽華道祕虹蜺遠映拂霄墿而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奕奕之聲怏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喈木特起椅梜於群英之彀頽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

何恭祖以纚幘而馳犗毦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
追鋒紿傳絲轡雙武之次第連最以推高貴衫儀
而上𢭏公車以兩令而特牘綈几以十篇而奏文
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方給札霡灑鳴都之
毫雖西崑者冊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者文
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
地爰膺麗正之選首被集仙之名白蟫芸簡以趨
香兹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
轂解嘲天祿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
下觀頃緣乏鴐之求亟發違行之訟恥從吏對出

檢猾商謂軒見之儆來覘司於寄物屨名敎之中
樂坦照乎清襟旋幽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
麾出守固雅尚之所存千里佩青乃上心之攸注
距楗江之清郡摽軍壁之上游犬鼇之警無譁賈
室之繁甚富是以坐棠聽訟閑閤凝神秀野須春
過衡阜而倦目清言捉麈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
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一作特起望之
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悦行
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
目對顒顒之表感不遑頳欲涉乎赤墀之塗進乘

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露芳潤者溆其
清芬仰龍光者思其一作於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
歸矧此妄膺盍希品目伏念其祉㮯橘傠膏橐鈍
昏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聆髮華且徒跂
於清流措足英驪終懸於遠到自遺家之不造早
遂一作逢生於百憂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
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哀庾信以流離
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嵇筋甚駑乏朽木之先容
無一錢而爲地勞魄而論都邑則被傖父之訶頑
鈍以取世資但聽斵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

憶所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歷
至很弁雅拜匪儀失於盤辟茸觸閧而引去但飲
盈以蒙蓋卧漳濱而養痾竄身滋久弔湘纍而感
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而或
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末暉閼伯爽之名增其
慵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強飾固陋之容
庶仲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燕累之庸音竊
覘崇附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
漸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吹一作蚊之可麽伏遇其
官量陂無際宇蔭甚穠一作濃推轂成猷嘘枯振德

裂腸秋於皮裹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燕
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
之私俾獲題評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
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
牘奚陳 謝右拔

上梅戶部啓 宋王安石

某一涯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負於風美
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維某官輿學丕
天懿文華國躋榮膴仕逢吉太辰由郡著之階擢
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孽不奸 讀 月 誤明書制

而權綱自正疇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
均勞遂淹補外朱幡問俗訪山水之清遊文不流
恩即楓愧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
之辰尚遠隆堂之拜願臻顧衛前對寵光 右通

謝解啓 宋李廌

古之士重今之士輕時世使然風俗乃爾販牛版
築奚必詩書釣渭耕莘曾何科目蓋君子之學以
道義為己任故古之仕者以卿相為當然有三顧
五聘而未從或千駟萬鍾而不受今以言取士但
愧空文凡應舉見官鄉於自鬻賓興久廢法禁益

嚴徒以困窮之身願入英雄之彀爲行年二十有
九叅苦衰殘著書十萬餘言常懷忠憤謀已與抽
許國維堅雖頻待詔於公車未得爲郎於金馬婺
作逐客每歎虛生第深沒世而無名以累青雲之
知已比緣秋試偶爾討借輒生妄心竊有榮幸此
蓋伏遇某官久垂教誨曲賜題評恩等丘山義同
卵翼致茲晞陋有望亨衢敢不益勵進脩上副眷
子

謝進士及第啓 宋歐陽脩

楓宸嶢邃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

第竊傾無庸 一作 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
實增震悸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姬庭問
出之有興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
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
所以招徠時彥樂育人材講求精微之原潤色帝
王 一作 之美卓為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
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
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璧水以深流
儲精太寧坐蕭萊而講道爛乎舜日之晏晏煥乎
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嚴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

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魏首群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客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纏筆著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寖明寖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

素淪樹楞甚乎液檣膏棗嗟乎昏鈍戴枝冠而竦詘切愧命儒問尺咫以不知終然慚學加以素鐘舛運生邁百羅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褐早去先疇署生版以占名轉隨儒籍流離末路佁𡖑丑利儗涸滯後塵偕譽併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抧音痕排抧卻退也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於百郡所與計偕飲試畢之一舛嘗從罷去退愬趑踔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耳茸於藏冢然而良裘學冶惜先芬而懼瘝毋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褒於

駒齒勉自奮於駑筋來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誓車騎之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上國進衡仰攀於俊軌橋門掎一作倚袂獲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衒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籍奏咸以名聞同襞圃之去賓僅有存者斠一作故惟膺妄首玷甄陞獲名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戴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愍鉛鈍嘗厠翰場屢以下中

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鼓至三而乃竭綆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鈎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閶坐狄百戟森庭虩列牆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牆悅訝鈞庭之夔逆驟覺幹寬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漬慮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斡旋之過聽兼求箕斗之虛名誚鍛揚之在前常先於群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遺於大臣很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此蓋其官闈繹帝猷雍容朝首粉澤光華

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柬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玆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愼服官箴遵脩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鎔金鈞泥尚依陶者之力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及第啓　宋　綦觀

光靈遂被愧幸特深竊以聖神臨御之初實維祖宗熙洽之後戈兵收偃經藝著明風俗莫榮於爲儒材能咸恥乎未仕圜冠方屨求自試者幾千萬

焉血指汗顏僅見收者纔四百耳既甚嚴其程受宜盡得於豪英如某者淮海孤生衣冠末系志在流水嘗辱子期之知困於鹽車頗爲伯樂之顧徒以爲養而求仕故雖被黜以忘懟懲於羹者吹虀自知其妄不量槩而正納人指爲狂豈意力田而逢年亦稱長袖而善舞太羹焉用以貴本而不遺昌歜甚微緣嗜偏而見取方賢書之上獻俄吏議之旁迸竊鈇致疑事非在我解驂見贖世鮮其人尚賴平反卒蒙昭雪折鉶既以重鑄死灰因而復燃究其倚伏之難常益信窮通之有定屬昆明之

繼照推麿澤以橫流特免試言徑躋仕版技能莫効初如不職而函人名宦亟成更類無功而受祿退而省察殆有實緣此蓋伏遇某官誘進人材主張士類離奇蟠木素爲左右之先璀璨餘光復自比鄰之借致玆寒陋亦預採收敢不憤揲脩之方明出處之致庶期末路復報明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及第謝宰相啓　宋王十朋

地借玉階恭上萬言之對名登虎榜濫居千佛之先揣分踰涯撫躬知愧竊以奏言試功者堯舜遺

意臨軒取士者祖宗令規一新熙寧（神宗年號）之科備見神廟之志罥三顛不足發子大夫平日之蘊蓄而群策可以陳我國家時政之闕遺者爲求彝以幸多士夫何首當時之選者無切直之論遂使擬進士之對者有阿諛之譏既波蕩以相承致源流之寖失近代尤甚澆風益滋大臣多忌而動有嫌疑學者懷憤而莫伸梗槩物極必變道開始公申嚴密之禁而務在令行防壅蔽之害而恐闕聖覽求忠讜則丁寧有詔第高下則寵褒有辭既嘗清明不諱之朝宜得瑰瑋非凡之士如十朋草茅賤

子庠序鰥生由行藝以進升廁英髦而旅試俯慚俗學策無可取之二三仰懼天威事去欲陳之五六念交淺言深猶或不可非主聖臣直其能有容龍鼈怒其嬰鱗龜偶居於前列上自親擢受知不臧於孫洪言略施行悟意有踰於賈誼靜惟僥冒抑有餘緣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以道事君無私應物蚤羽儀於法從茂著忠嘉令掌握於化鈞亟圖康濟披露封章之請益開宸聽之聰奬勵進言得裴宏中之大體深銜識政戒李吉甫之褊心蓋將植太平之基豈獨爲諸生之賜十朋敢不益堅儒

業恪守官箴勉來事之可爲慕古人而有作不負天子惟殫清白之心願爲良臣冀奉周旋之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制科啓 宋蘇軾

臨軒策士方搜絶異之材隨問獻言誤占久虛之等忽從佐縣擢典平刑內自顧於無堪凜不知其所措恭惟至治之要唯有取人之難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捨其平生而論其一日通變者恐人才之未盡故詳於採聽而略於臨時茲二者之相形顧兩全而未有一之於考試而掩之於倉卒所以爲無私也然而才行之迹無由而深知委之於察舉而要之於久長所以爲無失也然而請屬之風或因而滋長此隋唐進士之所以爲有弊魏晉中正之所以爲多姦唯是賢良茂異之科兼用考試察舉之法每中年輒下明詔使兩制各舉所聞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臨之以患難而能不變邀之以寵利而能不回旣已得其行已之大方然後責其當世之要用學博者又須守約而後取文麗者或以用寡而見尤特於萬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與中書之召命已爲天下之選

人而又有不可知測之論以觀其默識之能無所不問之策以攷其博通之實至於此而不去則其人之可知然猶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諫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是以始由察舉而無請謁公行之私終用考試而無倉卒不審之患蓋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則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軾才不逮人少而自信治經獨傳於家學爲文不願於世知特以饑寒之憂出求斗升之祿不謂諸公之過聽使與羣豪而並遊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竊俊良之舉不知氣力之微論事迂闊而不能動人讀

書跡略而無以應敵取之甚愧得而益慙此蓋伏
遇某官德爲世之望人位爲時之顯處聲稱所被
四方莫不弃趨議論一加多士以爲進退致玆庸
末亦與甄收然而志卑處高德薄寵厚歷觀前輩
由此爲致君之資敢以微軀自今爲許國之始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館職啓　宋秦觀

法同博士閱五載而遷官例比編書通三年而改
秩寵靈既逮愧懼實深伏念某族系單微器能淺
陋少時好賦僅成童子之雕蟲中歲窮經未究古
文章辨體　天叢七之二十三　二九
人之糟粕始策名於進士俄充賦於直言濫居方
物之前叨被傳車之召文章末技固非道義之尊
箕斗虛名秖取謗傷之速亟從引避幾至顛隮褒
未就於袞華惡已成於瘡痏音委亦三朞之內王
尊乍倭而乍賢七年之中曾田一與而一奪但以
偏親垂老生計屢空聊復靦顏以居未能投劾而
去自期沙汰分絕進升豈期積日以累勞輒亦逢
年而遇合東縕還婦雖蒙假借之私爨炎吹虀尚
慮譏訶之及竊觀前史具見鄙宗西蜀中郎孔明
呼爲學士東海劉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爲將相之

品題實匪朝廷之選用夫何寡陋遽有遭逢此蓋
伏遇某官道欲濟時仁能錫類始憐貧女稍分鄰
壁之光終念播臣爲激越江之水矧茲奇蹇亦與
甄收敢不以古人行己之方爲國士報君之義千
金弊帚聊依輸墨以自娛一割鉛刀或冀事功之
可立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除祕書省正字謝丞相啓　宋文天祥

竊祿叢祠方重素餐之媿備員蓬館遽叨黃紙之
除由大鈞之無垠故小子之有造輒攄短淺庸瀆
高深伏念某大江以西一介之下幼蒙家庭之訓
文章辨體　天叢七之二十三　卅
每欲行其本心長讀聖賢之書初何補於當世從
事一研钻起身諸生偶遭際於聖明復僥逾於
科第君恩天大若爲報稱之圖流俗波頹常有激
昂之志當前年之赴闕適強寇之臨江親見主憂
之時不勝臣辱之義陳師江滸悵無一障以宣勞
奏疏公車倘冀九重之易聽俯命而歸山里舉目
而盡干戈江廻川平非賴鰲頓乾坤之手糜沸雲
擾幾無戴履天地之身骨肉幸全於山林頂踵皆
歸於造化琳宮香火撥始分而已逾石室詩書尋
初心而未究敢圖非采獲備茹連使當登崇俊良

之時而秉校讎圖籍之筆賢人在內幸無正朋字
之識世運方平雅有讀祕書之暇顧茲甚寵非所
宜蒙有懷貧乘之慚無任循牆之懼使之得進退
之正所以報知遇之隆茲蓋恭遇某官勳在王家
澤被天下圭瓚秬鬯侈召伯之來宣袞衣繡裳大
周公之歸相既伏魯鑾而定大難將興禮樂而開
太平遂使乾清坤夷之餘轉爲小往大來之會至
如公選亦及凡材其敢不勉企前脩恪持素節彥
博未至堂上已先家詐國之知器之既入館中當
不辱溫公之薦其爲懇悃罔既敷陳

求興提刑謝到任啓　宋李昭玘

委轡下車勤吏民之趨走據桉涉筆擁文墨之紛
紜將何補於事功徒有慙於面目伏念昭玘迂疎
末學鄙野孤生賦才不長聞道最晚棲遲日月僅
成九轉之功蹭蹬風塵未收一顧之價冊預充庭
之貢謾爲入格之遊敢意斐文偶塵精鑒初乏青
錢之作宜置下陳誤經黃絹之評遽超數等叨從
祿仕擢備儒官詎能握管以窺天良愧奔蜂之化
蠋屬大明之繼照延舊德以亮功博收人才盛集
冊府開閣之始豈乏異能備員者誰乃出下客人

共榮於入彀時皆謂之登瀛正始諸賢濫陪武步
石渠祕籍頻發見聞唯知反已以自求敢覬因人
而幸進謂有昭昭之明者必有冥冥之志無赫赫
之熱者亦無凜凜之寒欲寡過而未能恐脩名之
不立以愚自信昌嘗稱傳而毀丹與世何尤不服
去嬰而歸蚡安有本同而末異矣先嘗病而後瘳
處冲季孟之間僅知所立共陵南北之部適幸所
忘能不能各自其人得不得必尸諸命洋然迎餌
詎爲窽氏之魚兀若畏人反類羊公之鶴嘆源泉
之有本驚蒲柳之先衰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

片文僅過幾不辯其偏旁但縻廩粟以偷安何罪
書魚之成蠹久玷外庭之列聊從別乘之行迨及
更書復還舊貫竟無他意莫追終賈之才名必有
可觀竊預趙張之政事舍丹鉛之點勘視鞭扑之
喧囂精神僅及於目前智慮或遺於意表蠅紛訴
牒驅即復來鳫集吏行守之不置間關畏罪黽勉
赴功入水必濡每憂揭厲遇風知退冀免摧頹雖
殫十駕之勞蔑有尺寸之補開以私門艱窘多事
侵陵祿未逮於孤孀歲已驚於遲暮田無附郭久
負陶潛之歸盜不過門素多張禹之愛屢申愚懇

願守方州俍霑造物之私特假祥刑之任地占河關之勝道連雍陜之雄小民尚氣而喜爭巨猾瀕山而為盜素稱劇部尤藉長才自非水鏡無疵權衡不撓則何以吏知守法人不稱冤顧煩開之無堪適選掄之誤及此蓋其官元功播物一德亮天見遠業於有為期太平之可致論事必同於善使人樂盡其才引傴僂以升高徒煩假手削輪囷而成喾幾誤揮斤敢不慎守官箴勉思民事不近名而邀福無倚法以作威概以中平得之安靜少圖裨報上副陶成美廕方休曾未虞於巨臂不才自

文体明辨　天部之三十三　三三

養終頽託於長年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知常州上中書啓　宋王安石

將母之求蝬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緣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為貧直鋳蒙鏐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後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速謗如某者湮淪素業邀會特恩備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傪少尚蒙傻詔俍備方州自惟欿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賤賤亦至叨逾求惟憂國之所存獨可勸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巳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凋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墢此亦無逃於大譴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免奔使啓　宋夏竦

比膺使指往奉歡盟選授至艱道塗差近况多備幣寔濟空拳然念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

文体明辨　天部之三十三　三四

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屺恐聞禁侏離韎𩊚之音車府露章槐庭泣血壬姬縈館接佌佌之禮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荷兩宮之大庇戴三事之昌言退安四鍈之貧如獲萬金之賜其官力持名教素獎孤寒鑰商利於摘山闢言心於奏記何圖縣罷先塋書鈴俯哀蹈義之心不奪資忠之訓求惟佩服何但銘藏

謝程公闢啓　宋秦觀

某啓比緣省覲薄游句踐之都獲執掃除叨預老卌之役辱品題之巳過慚報効之何從伏念其少

也妄庸長而乜賤枘方乖繁人指爲狂鈎直失魚
自知其拙碌碌抱贊中之耻樓樓銜跨下之羞不
謂脩撰給事誤賜采葑曲加推轂引置金臺之館
俾忝珠履之游蕭灑蘭亭嘗繼孫王而奉筆風流
蓮社曼陪劉阮以焚香旣令馮子而出輿仍爲穆
生而設醴至於廾將軍之故第泛賓客之舊湖輿
與天橫情隨水遠牙檣錦纜擁南國之佳人玉斝
金罍醉西園之清夜往來乎十洲三島之上俯仰
乎千巖萬壑之間曾微瓊玉以報刀祇枉明珠而
彈雀從游八月大爲北客之美談酬唱百篇求作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三五

東吳之盛事退而省察何以堪勝血指汗顏徒爲
今日輸肝剖膽期在異時庶追王國之風少盡門
人之禮

謝諸郡啓　宋蘇軾

燕南趙北昔爲百戰之場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
守觀累朝之命帥皆一代之名臣豈謂寵榮曲加
疲陋顧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蓋伏遇某
官碩德庇民宏才緯世餘膏所燭常分無盡之光
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眷言朽鈍未遂顛擠勉
加策勵之勤少答吹揚之賜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　唐柳宗元

某啓當州員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委曲特賜
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然涕流慶幸之深出
自望外伏惟尚書鶚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
出分主憂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內奔走之士
思欲脩容於轅門之外躡屨於油幢之前譬之涉
蓬瀛登崑閬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銷跡
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賢曲見存
念是以俯轉獻欷書詠宵興願爲廝役以報恩遇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三　三六

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旋羈
檻方堅雖虎豹其焉往不任踴躍戀戀之至謹奉
啓起居輕黷威嚴倍增戰越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唐柳宗元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呂溫道過永州
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縲沐以含弘之
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喜極增悲五情交戰
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
廢疾進德且乏其馨香常願操彗醫門掬溜簡室
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者踊躍殘魂奮揚昔念激

以死灰之氣陳其弊帚之辭致之煙霄分絶流聘
今則垂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楮衣龍門
俯收於埳井蛙(埳井)藻鏡洞開而秋毫在照文律傍
暢而寒谷生輝化幽鬱之志若覩清風換兢危之
心如承撫蔗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以淮海劇九
天之遙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
上流形委骨未淪魍魅之羣何以報恩唯當結草
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謝旆帥準聚晏折爼啓　宋文天祥

諸侯應耶宿之躔來從鈥外太史奏德星之聚偶

與席間傳風味於鄗湖歛陽和於楚觀黃堂一杯
洒良佩交情青煙五侯家愉馳謝臆(以上陳謝)

回韓相公啓　宋王安石

伏審祗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
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維其官氣凝簡厚
學造本原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
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邉
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貺其爲感戢實
倍悃悰

答李寶文啓　宋蘇軾

祗奉異恩遠臨全蜀奎文寶訓方入直於禁嚴丱
絡提封旋出分於憂顧風猷所蹔謠頌率同恭維
知府寶文望重縉紳材宜廊廟譬之金石蓋闇然
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窮之而益遠西南之俗信服
已深民物子來氣復岷峨之舊舟車雲集貨通秦
楚之商胥未下車已聞報政軾倦遊滋久癃瘵懷
歸空詠芾棠之思莫展維桑之敬悵爲末望言不
寫心

回楊秘監啓　宋文天祥

貳書璧府晋謫金華太乙藜青煥玉山之黼黻邇

英槐裘照丹井之綸綍開岳雲回慶墀谷早恭維
其官岷峨一壁關洛單傳玉井氷輪灑落神仙之
韻簫鐘瑶簴和平典則之音自歘起而遷遊每徐
行而山立稱眞侍講在淳夫(范祖禹字)正叔(程頤字)之間
號小司成負安定(胡瑗)康侯(胡安國字)之望雖監沐天光
之近蝸坳居地望之嚴羞崑崙而薄蓬萊枕湘江
而會瀟水萬家燈火兩龍絃誦之聲千里桑麻雲
度衿禱之曉君不淮陽之薄上洣渤海之嘉圖書
歸領於瀛洲鑣皷行尋於長樂銅印氷蒼佩丞紆
宣室之思白馬金盤陀淩近文昌之拜其相望千

里一別六年綠蓑風雨之中方茲餐菊舊繡波濤之後復爾夢蕉喜追東海之龍來赴衡陽之鴈恍絕塵而瞪後劃（音畫破聲）半夜之召前懷駰駱之戴馳敢安絲轡疲秙（栗）騏驥以先路逝想雲旗贊賀葵葵刊酬草草

答林中舍啓　宋王安石

去德不遠嚮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遼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未由瞻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答楊屯田啓　宋蘇軾

伏承枉顧寵示長書禮數過隆既匪安庸之稱文詞深厚足爲衰拙之光反復究觀愧汗交集伏維通判屯田學深經術名重薦紳頃者劍外出臨白里之開已是部中受賜一分之數豈伊幸會復此逢迎聽其言信仁人之博哉居是邦蓋大夫之賢者欲報瓊瑶之貺適苦簿書之煩言之不文求以爲好

回同知府朝請啓　宋范純仁

某忝恩移郡撥日須條鄰大國之樂封託洪河之餘潤恭維某官清規表俗雅望映特被乃聖之深知膺惟良之優寄佇還近侍式協僉言其稅駕方初聽風徒切未伸竿牘之懇遽貽金玉之音愧荷所載敫陳罔罄

黃州還回太守畢仲遠啓　宋蘇軾

五年嚴譴已甘魚鳥之鄉一舸生還復與縉紳之末屢將通問輒復自疑方茲入境之初遽已誨音之辱披緘驚眩撫已汗惶恭維某官師帥斯民表儀多士道德龔（名遂）黃（名霸）之右牢圍坐空風流王（名羲）之謝（名安）之間嘯歌自得豈特居人之安堵固將遷客之忘歸路轉湖陰益聽風謠之美神馳鈴下如

聞謦咳之音瞻詠實勞敷宣罔既

回賀楊翰林（察）啓　宋歐陽脩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維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蘊文含純粹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柬注顒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侯於疇庸事業炳於青丹勳德光於鼎鼐寔繄縉紳之望非唯禱頌之私某忝守陋邦遙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特辱垂於榮問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答試館職人啓　宋蘇軾

射策玉堂方觀筆陣校文天祿遂忝儒林黨友增華縉紳共慶國家求賢之道必於閒暇無事之時賢者報國之功乃在緩急有爲之際養之無素則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則臨事欲辭而不可故納之於英俊相從之地觀之以世俗不見之書非獨使之業廣而材成亦將待其資深而望重某官學優而仕行浮於名詞令從容議論慷慨追還正始文章爲之一新傳寫都城紙墨幾於騰貴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軾衰病侵尋文思荒落職在翰

死當發策而莫辭識匪通儒懼品藻之不稱過煩臨貺寵以書詞永爲巾笥之珍愧乏瓊琚之報

回湘潭張權縣啓　宋文天祥

雲移松影調新韻於宓堂春滿桃陰來清風於周戀懷哉今兩遺此華星小生欲相吏邪願同衷協丈夫郎爲眞耳佇聽除音一水娟娟七襄耿耿

回衡州宋吏部賀雪啓　宋文天祥

行湘水之春天開光霽呼霍山之雪風起繽紛手提五袴之温心出六花之瑞幻塗鴉之玉界賞回鴈之瑤田清憶廣平公莫形容於天巧白戰賴水

上頤贊詠於年豐

除贛守回宋衡州袖剳請宴啓

宋文天祥

馳隰何功沐崆峒之新雨秩筵有命開峋嶁之春風鏗然出衙袖之音爲我助回車之喜江湖千里將聯麈影之光桃李一杯尚聽禱歎之譜彌襟傾感走筆刋酬

回施帥準送別啓　宋文天祥

望氷壺於幕下遝結飛霞映赤字於山尖喜來吾露寵先一介禮後七襄其官氷雪孤標雲霄名閥

玉珂金鑰接江左之衣冠青壁銀濤贊山南之旆軸籌帷小駐輦路遄歸其服膺夾袋之儲決意緇衣之好南轅北轍迹遽阻於江湖左弭右鞭心相期於霄漢輪囷欲謝藁秸是慚

回宋衡州請餞啓　宋文天祥

把太守之新符獲傳民譜問征夫以前路乃辱祖筵方纏綣於飛花更殷懃於折柳南有箕北有斗所願挹漿君向湘我向秦若爲聞笛懷哉傾倒助是刋酬以壯

上張侍郎啓　宋范仲淹

其啓閙漢閙出守遽彰集鳳之仁蜀客寓言適起
攀鴻之志是則感深者惠來而孰間希遠者景附
以誠宜矧嘗赫赫之瞻敢昧菁菁之樂恭維留守
侍郎崇宜古道茂冠人彝濾雅量於玉淵耀華勲
於金冊經綸抗魯雲之作論思傾丹石之秉仁助
南薰下解吾民之慍道侔東易旁洗庶物之心繇
是仙貫日升天姿晝接皇賓帝典奉國府之諮詢
周紀漢綱振憲司之風議臺霜載厲心水彌清故
得穆穆顧懷師師屬望条萬微之景業升九序之
康歌象先以清淨加人元崇以應變成務梓人之

政大漸於周邦金鑑之功景鍘於唐室翊宣帝閤
欽叙疇倫義鼎載羨旣觀於烹養魯卮在廟俄鑒
於欹盈不盡君子之餘遁心達人之覩劇言黼扆
牢讓台衡天章開均逸之慈國論仰知榮之躅今
則倚毗載重名教荐發鳴玉北門寔奉觀書之座
分珪南闕崇司受籙之都彌重國威益嚴朝寄肅
侯關内鬱隆炎漢之基旦相陝東雅布崇周之化
一人爲之安撫四國爲之承流草不凝養粹靈惠
綏美俗東陽之扇動揖清風武昌之樓靜延明月
儀刑乎仁壽之域嘯歌乎逍遥之墟浩氣截盈仁

聲允塞然而三輔之隩適賀帶安庶邦之懷未忘
高仰佇見日闔迅命星駕嚴歸兗兆風移愛芾棠
而益茂龍池天近著温樹之重芳浹體澤於百靈
藹英聲於億載如某者藝踈芳潤行愧直清蜉蝣
之術未充蝘蜓之嘲奚解依經敏學耻讀非聖之
書約史徇名勉附青雲之士實偶登三之盛獲從
旅百之先洽吻吻之鳴誤膺於宸選循娩娩之書
謬厠於賓榮詎興沈後之嗟尚冀騰夷之遇伏遇
留守侍郎燕金募秀蔡屣延才鐸宣百世之文旌
集四方之善遠者近者鼓之舞之某顒若望風思

然入國六經之敎郁郁成文三月之韶洋洋在耳
而况某將趨列鎭實附宏都弗違鷄犬之音除卒
馬牛之境小國之仰大國亹亹誠敦先知之覺後
知循循豈倦竊效封人之請顧觀魏相之威雖才
異唐英未入晉公之幕而時同漢秀庶登梁孝之
園如此則慕孤飛之雲或爲霖而有助效百年之
榦幸構厦以無遺跡預洪鈞恵開函夏某无任情無
任侯恩激切知歸之至

上虢州太守啓

宋蘇軾

光奉宸恩寵分郡寄維此山河之勝宜膺師帥之

權凡在庇庥莫不忻忭竊以弘農故地虢國舊邦
周分同姓之親唐以本支爲尹富庶雅高於二陝
鶯花不謝於三川韓公三十一篇風光咸在賈島
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淄灌溉之饒被女郎雲
雨之施四時無旱百物常豐寶産金銅充牣諸邑
良材松栢贍給中都至於事簡訟稀瀟灑有消山
之況漁肥鶴浴依稀同澤國之風自非巨賢不輕
假守故來者未嘗淹久而優恩已見遷除非總一
路之轉輸則入六曹而侍從前人可考新命何疑
伏維知府某官學造淵源道升堂奥精侵盡天人

之蘊高明窮性命之微中外屢更功名茂著銅虎
暫淹於百里朱轓聊寄於三堂仰望精微俯臨民
社共儀星言而夙駕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
蹤賓僚俗吏久仰珪璋之望素欽星斗之名豈謂
此時獲依巨庇維良作牧已興來暮之歌謡有慎
自天唯總別膺於綸綍無任丹懇倍切馳情

上參政侍郎啓　宋王安國

伏審參政侍郎被書法座贊政台司龜筮獻祥縉
紳協望竊以海嶽形勢非聰明獨運之能安廟堂
經綸書聖賢相濟之成効是緊承弼之重以底神
人之和蓋內揆百工坐弭瘝官之患而外豁四郊
默銷猾夏之謀疇咨命世之豪仰稱代天之任幸
千齡之胥契幷億姓之具瞻恭維其人文妙於古
今行乎於典策應不測之變而制作若出刖暇議
非常之禮而利害莫能動搖凛然名聲播在夷貊
北門持橐三朝積潤色之功東府秉鈞多士發稽
留之歎側聞乎號畢罄歡心矧憂患之餘生簉品
題之舊賜病骨未逢於起廢朽株尚冀於嘘枯引
望門闌但馳悃幅 以上陳情

請廣帥啓　宋文天祥

傳皷上清湘桂舟叓瓏舉杯邀明月楚觀生秋瞰
抜千乘之光華重話六年之契闊舳艫飛動豈敢
爲從者之淹檣燕懇懃且爲畫故人之飲

請宋衡州別宴啓　宋文天祥

太行望吾親舍偶遂陳情合江和使君詩正堪握
手敬龜明日薄燕清風銜杯接慇懃聊盡湘行之
趣上堂拜家慶敢忘頡錫之私徼惠賁然坐邀悉
甚

請施帥準元宵宴啓　宋文天祥

轉西樓之梅月喜對銀花持北斗之柱漿擬陪畫

戩偕卜仍圓之夕共流引湍之霞敲鐵馬之春氷
肯米楚觀賦石牟之夜燭細説巴山戒資以上

與衛淮南欲石琴薦啓　唐柳宗元

蠻石琴薦一

右件琴薦躬往探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
色伏維閣下稟夔旦之至德蘊牙曠之玄蹤人文
合宫徵之深國器専瑚璉之重藝深攫醳聯思
之　之將成玉燭之調思叶歌謡足助薫風之
化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
六律沈淪雖久提拂未忘儻垂不徹之恩敢效彌

堅之用

送施帥準聚宴折俎啓　宋文天祥

凝香森衛戟近揖春和卑瓢酌天漿有懷星聚爰
采澗溪之末薄陳俎豆之前爲細民斟酌想賦西
園之雪從太守樂駕言隨東野之雲濆餉懷惭虐
背爲幸以上饋遺

與邁求親啓　宋蘇軾

里閈之游篤於早歲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長子
邁天資朴魯近憑游藝之師傳賢小娘子姆訓夙
成遠有萬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幣願結無窮之

歡

求婚啓　宋蘇軾

結縭早歳巳聯昆弟之姻親垂白南荒尚念子孫
之嫁娶敢憑良妁往欵高閎軾長子某之第二子
符天質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風綿邈庶幾弓冶
之餘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輩之愛女第十四小娘
子稟粹德門教成家廟中郎墳典之付豈在他人
太眞姑舅之婚復見今日仰緣夙契祗聽俞音

代人送定啓　宋王十朋

桑梓相望仰于門之素大葭莩再結荷阮目之清

青雖云臭味之同亦自寅緣之幸伏承令女婉秀
玉潔懿德馨香非求三復之南容莫稱五長之衛
女其男某年丁幾冠才愧非夫方同孔鯉之趨庭
遠效梁鴻之求偶質無甚秀濫爲范甯之甥表不
素奇愧作井公之壻自非通家之舊豈諧擇壻之
歡諾既悉於千金媒敢通於一介鳳飛鸞合嬀姜
之雅好難忘鴈往魚來劉范之世婚不絶

定周氏啓　宋劉宰

令行細柳赫然先烈之傳光射青藜久矣斯文之
墜許聯姻婭祗佩謙㧑其人姆訓是循卜方符於

鳴鳳而某人身脩粗謹選偶預於乘龍敢云聲氣之同諒有夤緣之自納吉納采愧未究於彌文宜室宜家尚克諧於永好薄禮端遣別牋縷陳

聘湯氏啓　宋劉宰

合二姓之好夙拜諾金陳七日之儀敬將薄幣深惟至意頗略彌文顧維猶子之愚未侍先生之訓茲為幸矣可遂符鳴鳳之占更賴敎之使不負乘龍之選

代湯氏定趙氏啓　宋劉宰

枌榆地近相望一舍之間草木味同遂締二家之

好知夤緣之有自願欣幸以何多伏承某人有德有容望謂天潢之秀而某人學詩學禮擬攀月窟之華荷采菲之不遺勤執柯之屢至實于箱篚雖有慚五兩之儀報以瓊瑤尚不靳百金之諾

下財啓　宋蘇軾

夙緣契好復講婚姻顧門閥之雖微恃臭味之不欲陳納幣之禮以行奠鴈之儀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歡於二姓

答程公闢議親啓（本集作書今改定）　宋王安石

其啓言念某跂通德之門馳誠數仞叙宜家之慶拜貺尺書伏承賢郎推官簡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逑之首逮見爻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鵲喜之叶占既吉眷維姪女未習婦功交蔡昔之歡仰從嘉命望企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敷陳曉悉謹奉狀謝伏維照察謹狀

答求親啓　宋蘇軾

竊稱諸孤雖本軒裳之後閔然衰緒莫閑綦組之功伏承某人儒術飭脩鄉評茂著許敦兄弟之好永結琴瑟之歡瞻望高門獲接登龍之峻恪勤中饋庶幾數馬之恭

謝求婚啓　宋蘇軾

敢議婚姻蓋恃鄉閭之末遂忘門閥亦緣聲氣之同龜筮既從祖考咸喜伏承令子第二小娘子慶鬮擢秀豈獨衛公之五長而某第二子其鶩質少文庶幾南容之三復恭馳不腆之幣永結無窮之歡悚抃于懷敷述罔旣（以上婚啓以上俗體）

簡

與段會宗　漢谷永

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游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昆山

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 右規諫

與蕭道誠　宋沈攸

少帝昏狂冝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門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孫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 右責讓

與公孫弘　漢鄒長倩

山川阻脩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右勸勉

與摯伯陵 名峻　漢司馬遷

峻與遷善隱於岍山遷以書招之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絶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氷清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右請勸

與人手簡　晉王羲之

虞安吉者昔與共事常念之今爲殿中將軍前過云與足下中表不以年老甚欲與足下爲下寮意其資可得小郡足下可思致之邪所念故遠及 右推薦

辟右扶風　漢丘訢

明府欲㕯訢邪師訢邪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於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於孝廉一極一已皆訢所不用也 右辭免

與王常　漢光武

玉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戹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遠平生之言乎

與人手簡三首　晉王羲之

足下今年政七十邪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顧養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以爾要欲一遊目汶領非復常言足下但當保護以俟此期勿謂虛言得果此緣一段奇事也

計與足下別廿六年於今雖時書問不解闊懷省足下先後二書但增慨歎頃積雪凝寒五十年中所無想頃如常冀來夏秋間或復得足下問耳比者悠悠如何可言

義之頓首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寒嚴足下何如想
清豫耳披懷之服後何致樂諸賢從就理當不踈
吾之朽疾日就羸頓加復風勞諸無意賴促膝未
近東望慨然所冀日月易得還期非遠耳深敬宜
音問在數遇信忽遽萬不一陳

答法雲師　　梁王泰

一日曲蒙讌私預聞范中書有神形偕滅之論斯
人逕侹不近人情直以下才未能折五鹿之角耳
辱告垂示聖旨徵引孝道發揚冥致謹當尋誦求
祛矇惑弟子王泰和南

與王介甫簡　　宋歐陽脩

某再拜相別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
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
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
止即日春寒奉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
晉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
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
生所懷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
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與蘇黃州簡　　宋秦觀

某再拜自聞被旨入都遠近驚傳莫知所謂遂扁
舟渡江北至吳興見陳書記錢主簿具知本末之
詳以先生之道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內不愧心某
雖至愚亦知無足憂者但慮道途蝢撼起居飲食
之失常是以西鄉惘惘有兒女子之懷殆不能自
克也比聞行李已達齊安燕居僧房水飲蔬食有
以自適然後私所念慮一切俱亡且知平特有望
於先生者為不謬矣彼區區所謂外物者又何足
為左右道哉本欲便至齊安屬久離侍下未可遠
適問道或在秋杪也惟親近藥餌方書以節宜和
氣臨紙於悒不盡所懷以上通問

與人手簡二首　　晉王羲之

吾前東粗足作佳觀吾為逸民之懷久矣足下何
以方復及此似夢中語邪無緣言面為歎書何能
悉右答報

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
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

答趙仲脩　　宋蘇軾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已拜賜使我有數日之
飽公亦無乃涸旬蔬食耶一噱以上報謝

與人手簡　晉王羲之

省足下別疏具彼土山川諸奇揚雄蜀都左太沖三都殊為不備悉彼故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當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時示意遲此期真以日為歲想足下鎮彼土未有動理耳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領峨眉而旋實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馳於彼矣 右約要

答虞仲翔　漢孔融

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覩吾君之治易知東南之美非但會稽之竹箭梁丘以封筮寧世劉向以洪範

昭名想當來翔追踪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與道明　宋袁粲

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璧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

與王昕　北齊邢子良

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咏情性往往麗絶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憂其不進也

回蘇子瞻簡　宋王安石

某啓承誨諭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藥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肯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宜悉 以上簡

與楊彥明簡　晉陸雲

永耀巳葬冥冥遠矣存想其人痛切肝懷柰何柰何聞伯華善住深慰存亡人生有終誰得免此且使繼嗣克勝堂構有紹亦存亡之願也朋類喪索同好日盡如此生輩那可復多邪臨書酸心 右哀

狀

為裴中丞 行 上裴相 度 乞討黃賊狀　唐柳宗元

某材質無堪授任非次當有事之日忠懇莫施遇成功之辰懟憤空積悚力之志誓死不逾伏惟仁恩終賜收效今者中華寧謐異類服從唯此南方尚餘寇孽伏以黃少卿等憑培塿以自固合垄脆

以爲強切脅使臣侵暴列郡雖狐鼠之勢無足示
威而蜂蠆之微猶能害物必資翦伐方致和平庶
盡驚寒之勞以答恩榮之重撫心踊躍夙夜不寧
私布丹誠敢期明鑒無任感激屏營之至乞陳

皇帝即位降赦賀湘察使狀　唐韓愈

二月五日恩赦令月二十四日卯時到州當時集
百官僧道百姓宣示訖畢上以繼明之初垂惟新
之澤曲成不遺於萬物大賚遂延於四海寰宇斯
泰品類皆蘇渥恩普霑遐近同慶僻以滞條有制
拜賀無由不勝欣抃之至謹差萍鄉縣丞李某作一

於奉狀陳賀

爲裴中丞行上裴相度賀破東平狀　唐柳宗元

右伏以逆賊李師道克就梟擒已具中書門下狀
訖恭忝居末觸特受深恩踊躍不寧輒復披露竊
以自古中興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
休運故申甫方邵申伯尹吉甫方叔召虎成宣王復古之勳
吳鄧寇耿吳漢鄧禹寇恂耿弇致光武配天之業此皆上下
齊志中外悉心雖成功則多而陳力甚易豈若閣
下挺拔英氣邁越常流獨契聖謨以昌鴻業廟略

初定異議紛然詆訕盈朝萋斐成市閣下秉心不
惑定命彌堅討淮右之兇醜元則下卑而授首服
恒陽之虜王承宗則馳使而革心況師道惡稔禍盈
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誣天兵四臨所至皆
捷次又擒其將校許以歸還罪止一夫恩加百姓
豺狼感化梟鏡獍當作懷仁自致誅夷以成開泰萬
方有慶四海無虞遂令率土之人盡識太平之理
盛德大業振古莫儔然則布政明堂勒功東嶽光
垂後祀輝映前王神化未屬於聖君崇勳實歸於
宗袞慶賀之至倍萬恒情

賀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狀　唐柳宗元

右某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
團練觀察等使者害氣盡除和風溥暢裂壤既分
其形勝經野必正其提封河濟異宜海岱殊服八
命作牧無聞威福之源十國爲連已肅澄清之政
鼠無夜動鴞變好音東澤岸佚於崇朝仁化寧期
於必代遂使琅邪即墨田生名無慮其異謀聊攝
姑尤晏子但聞其善祀恭以相公陽陵於暮參禹績
制出蕭規光輔聖神永康黎獻其獲逢開泰忝守

方隅抃躍之誠倍百恒品

賀提刑上官正言狀　宋曾肇

常奉詔書敗臨淮甸端人所至善類交欣竊以提刑正言學有本原行無緇涅鴻筆麗藻兼大夫之九能直道正言過士師之三黜少緩追鋒之召復爲攬轡之行内顧缺然居常仰止豈意偷安之跡獲依義貸之仁未卽趨風唯深企德謹狀上賀

回頴州呂侍讀賀冬狀　宋歐陽脩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

文体中華　大卷之三十三　五八

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届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旣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回頴州呂侍讀遠迎狀　宋歐陽脩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推任嗟癃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閔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趁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聽款之尚遥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以聞謹狀上

辭免除祕書監狀　宋崔與之

朝請郎試秘書少監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崔與之除秘書監程倬除秘書少監内有兼職人依舊某自天聞命無地措身伏念某孤立疇依其行自信少負希蓬之志徒有壯懷晩爲稻粱之謀竽無媿色茲廨雲中之戍忽塵天上之班恩重難酬器盈易覆俗眼方窺於藏室孱軀已入於病坊求小壘以便私幾布由中之款晉大蓬而增寵迄登最上之顛在儒生可謂至榮豈陳人所宜冒處而況一身如寄百恙相陵儻貪戀於目前必狼狽於日後伏望朝廷檢照累申惠理特賜敷奏改畀家

文体刋辨　天卷之三十三　五九

便州郡差遣以保全其末路實出大造生成之賜所有省劄未敢祗拜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狀　宋崔與之

朝請郎試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崔某狀伏準省劄奉聖旨宣繒除吏部侍郎余應符除給事中崔與之除工部侍郎竝日下供職續奉聖旨崔與之除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陟道山之長除壘尚新貳地部之卿絲綸復下叨榮踰分履薄驚心竊惟冬官事簡而職清天子眷隆而選重五材是

飭不徒技巧工匠之咸精九門既通要在獻納論思而有益茲爲顯擢宜得名流伏念某奮自遐方煢然孤進寸長無取不過碌碌州縣之才多病相乘但作栩栩田園之夢不圖末路有玷清班誤恩深媿於便藩投老力求於閒散忽晋大蓬之峻後從少海之游陞亞藝官俾燃法從曾未數旬之頃疊此三命之榮念特事方殷唯備械脩車以爲急務而帝簡有在豈簪筆持橐以爲美觀況史才自古爲難雖宿學有詞莫措茲聖經方襲六以爲七非陋儒可共二而兼三反覆以思凌兢而懼欲望

朝廷敷奏收回成命改畀特髦俾得遂於歸心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祗拜（辭以上免）

遠迎宣徽太尉狀　宋王安石

伏審其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其阻於官制莫遂郊迎冀趣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台迎）

疏

憲宗崩慰諸道疏　唐韓愈

愈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伏惟攀慕永痛哀感難勝某承詔不任號絶限以官守拜慰未由伏增惶戀謹差某奉疏不宣韓愈再拜

約

按字書云約束也言語要結戒令檢束皆是也古無此體漢王褒始作僮約而後世未聞有繼者豈以其文無所施用而略之歟愚謂後人如鄉約之類亦當倣此爲之庶幾不失古意故特列之以爲一體

僮約　漢王褒

蜀郡王子淵（褒字）以事到煎上（煎湔同 小名）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

大夫買便了時（惜楊惠故夫）只約守冢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宣帝年號）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縣名）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縛箒裁盂鑿井浚渠縛落（藩籬）鉏園研陌杜埤（研治阡陌杜塞穴隙）地刻大枷（畫地樂場 持枷打穀）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一作乘）車踑坐大呶下牀振

頭垂釣刈芻結葦臘纑沃(飲也)不酪住醢醊(音扒醊)
蜀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
射鹿入水捕龜浚園縱魚鴈鶩百餘驅逐鴟鳥持
梢牧猪種薑養芋長育豚駒糞除常潔餧(食也)馬牛
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被隄杜疆落桑皮
椶(宗桑樹取椶皮)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等(燒枯枯備火氣)
(以發土性剗等齊也)壟集破封(擊其塊土剖其堅壤)日中早蔓(曬也)雞鳴
起春調治馬驢兼落(當作烙謂烙其蹄今堅而耐踏也)三重舍中
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
蘇切脯築(鼢同斷也)肉臛芋膾魚炰鼈烹茶盡具餔已

蓋藏關門塞竇餧猪縱犬勿與鄰里爭鬬奴但當
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漬口不
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
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煎主(湔所治之)為府掾求用
錢(備用)直推紡惡敗棧索(紡績而以棧索貫之也惡敗)綿亭
(出帝之地)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
歸都擔枲轉出旁蹉(路小)牽犬販鵝(一作)武陽買茶
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
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
奴自交精慧(慧同)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鞭裁轅若

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餧猪牛也)焚薪作炭石礜薄
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
束四月當坡五月當穫(茶也)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
作繩索兩墮無所為當編蔣(菰蒲草)織箔植種桃李
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
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
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鋒還落三周勤心疾
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書也)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
舂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
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扣頭兩手自搏目淚
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
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按此文蓋亦有為而作也)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問

按古者選士詢事考言而已未有問之以策者也漢文中年始策賢良其後有司亦以策試士蓋欲觀其博古之學通今之才與夫輔劇解紛之識也然對策存乎士子而策問發於上人尤必通達古今善為疑難者而後能之不然其不反為士子所笑者幾希矣故今取古人策問之工者數首分為二類而列之一曰制策二曰試策使當視草為主司者有所矜式而因以得實才云

制策

問賢良文學策　漢文帝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去聲延也)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同勠)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去聲謂從亂者)竝建豪英以為官師(長也)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謂郡守)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謂國事直言)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平聲)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毋為有司所撓也)烏虖(讀曰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無怠

問賢良策五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時海外肅眘(讀與慎同)北發渠搜(縣名)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虖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

求夜寐㠯思若涉淵氷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㠯章先帝之洪業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㠯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儁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進也）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

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還於正道）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惟也）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屮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illegible]所歆享）德澤洋溢施虖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積也）勿并（合也欲其一一隨理而言之也）取之於術愼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中也）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直言公論阿枉者皆有不諱）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

朕將親覽焉

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篆彫刻文也）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用也刑不用）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

夙寐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求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竭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同淆未得其眞故詳延嘘也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繁文吏之法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道也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物恐有司而不言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

文体明辨　天卷之卌四　王

朕意

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虖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浸字讀漸也古下亞字同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及豈惑虖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始也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子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同熟之復之詩反復也詩不云虖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助也爾景大也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屮生山不童無草木也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遠國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有足能行口能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敎子子大夫大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天監武帝年號三年策秀才　梁任昉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因籍時來乘此歷運當衰末念循懷慙德何者自王之敝齊季斯甚衣冠禮樂掃地無餘彫斲刓方經綸草昧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周懸諸侯判懸而百度草創倉廩未實若終畝不稅則國用靡

資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毎時入匊稟歲課田粗愀然疚懷如憐赤子今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無家給之饒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

問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唐陸贄

皇帝（德宗）若曰蓋聞上古有道之君垂拱無爲以臨四海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讀曰向）威之以刑導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婾豈澆淳必

繫於時邪將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祗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勵如恐墜失憂勞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伐旅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宄不息五教猶鬱七臣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蒸黎無安土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廩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勢不可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効異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祲沴荐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恒暘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相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廪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話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尚廣欲轉輸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關中則擾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中心浩然罔知攸濟

子大夫蘊蓄材器通明古今副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言無有所隱

試策

問爲治　宋歐陽脩

問古者爲治有繁簡其施於民也有淺深各適其宜而已三代之盛時地方萬里而王所自治者千里而已其餘以建諸侯至於禮樂刑政頒其大法而使守之則其大體蓋簡如此諸侯大小國蓋數千必各立都邑建宗廟卿士大夫朝聘祭祀訓農練卒（一作訓練武士）居民度土自一夫以上皆有法制則

其於衆務何其繁也今自京師至於海隅徼障一
尉卒之職必命於朝政之大小皆自朝出州縣一作
郡之吏奉行而已是舉天下皆所自治其於大體
則爲繁勞一有二字且矣其州縣大小邑閭田井訓農練
卒一夫以上略無制度其於衆務何其忽而簡也
夫禮以治民而樂以和之德義仁恩長養涵澤此
三代之所以深於民者也政以一均一作民刑以防
之姦一作此其淺者爾一有蓋不可專用也六字今自宰相至於
州縣一有之字於州縣一作內外凡百有司莫不行文書治吏事
其急在於督賦歛斷獄訟而已此特淺者爾禮樂

仁義吏不知所以爲而欲望民之被其教其可得
乎一有況民之深淺乎此專務其淺而忘其所以教民之深之弊也久矣二十五字大治
大以簡則力有餘治小以繁則事不遺制民以淺
則防其僻漸民以深則化可成此三代之所以治
也今一切悖古簡其當繁而繁其可簡一作大者煩而勞細
者簡而忽務其淺而忽其深故爲國百年而仁政未成
生民未厚者以此也然若欲使國體大小適繁簡
之宜法政弛張盡淺深之術諸侯井田不可卒復
施於今者何宜禮樂刑政一作仁義不可卒成用於今
者何便悖古之失其原何自脩復之方其術何始

迹治亂通古今子大夫之職也其悉心以陳焉

問爲政　　宋歐陽脩

問爲政者徇名乎襲迹乎三代之名正名也其迹
治迹也所謂名者萬世之法也迹者萬世之制也
正名立制言順事成然後因名迹以考實而其文
章事物粲然無不備矣可謂盛哉董仲舒以謂三
代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
肆其虐滅棄古典然後三代之名與迹皆變易而
喪其實豈所謂變其道者邪然自秦迄今千有餘
歲或治或亂其廢興長短之勢各由其人爲之而

已其襲秦之名不可改也三代之迹不可復也豈
其理之自然歟豈三代之制止於三代而不可施
於後世歟王莽求其迹而復井田宇文周主求其
名而復六官二者固昏亂敗亡之國也然則孔子
言爲政必也正名孟子言爲政必始經界豈虛言
哉然自秦以來治世之主幾乎三代者唐太宗而
已其名迹固未嘗復三代之一二而其治則幾乎
三王豈所謂名迹者非此之謂歟其遺名與迹而
直考其實歟豈孔孟之所謂者有旨而學者弗深
考之歟其酌古今之宜與其異同者以對

問井田　宋歐陽脩

問孟子以謂井田不均則穀祿不平經界既正而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故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三代井田之法也自周衰迄今田制廢而不復者千有餘歲凡為天下國家者其善治之迹雖不同而其文章制度禮樂刑政未嘗不法三代而於井田之制獨廢而不取豈其不可用乎豈憚其難而不為乎然亦不害其為治也仁政果始於經界乎不可用與難為者果萬世之通法乎王莽嘗依古制更名[illegible]一作田矣而天下之人愁苦怨叛卒共起

而亡之莽之惡加于人者雖非一而更田之制當時民特為不便也嗚呼孟子之所先者後世皆不用而治用之而民特愁苦怨叛以為不便則孟子謂之仁政可乎記曰與世殊時不相沿襲書又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書傳之言其戾如此而孰從乎孟子世之所師也豈其泥於古而不通於後世乎豈其所謂迂闊者乎不然將有說也自三代之後有天下莫盛漢唐漢唐之治視三代何如其民田之制稅賦之一有法斂之數差又何如其可施於今者又何如皆願聞其詳也

省試問風俗政事　宋范祖禹

問古之士與君言言使臣與人臣言言事君與幼者言言孝悌與居官者言言忠信自童子以至於成人自灑掃應對以入於道德學不淩節教不躐等有非其所問者鄉先生君子不以告也譬如拱把之桐梓長之養之至於成材無不適於用如其未至而曰至未能而曰能則是賊夫人之子非先王長育之意也蓋孔子之教曰文行忠信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其所教者皆以明人倫也以孔子之聖四十

而始不惑五十而知天命雖曰知之猶罕言之性與天道自子貢不得而聞況其下者乎近世學士大夫自信至篤自處甚高或未從師友而言天人之際未多識前言往行而窮性命之理其弊浮虛而無實鍥[illegible]薄而不敦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之大豈無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然聖人之教必為中人設也比年以來朝廷患之詔禁申韓莊列之學流風寖息而猶未絕夫申韓本於老子而李斯出於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秦之治文具而無惻隱之實晉之俗浮華

而無禮法之防天下靡然卒至大亂此學者之罪
不可以不戒也子大夫以文行舉於鄉羣至於有
司且登進於朝廷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將於
此乎在必有中正之論以捄斯弊其悉陳之

問取士　宋歐陽脩

問古之取士者上下交相待以成其美今之取士
者上下交相害欲濟於事可乎古之士教養有素
而進取有漸上之禮其下者厚故下之自守者重
上非厚禮不能以待士士非自重不能以見禮於
上故有國者設爵祿車服禮樂于朝以待其下爲

士者脩仁義忠信孝悌於家以待其上設于朝者
知下之能副其待則愈厚居下者知上之不薄于
已故愈重此豈不交相成其美歟後世之七則反
是上之待其下也以謂干利而進爾雖有爵祿之
設而日爲之防以革進之濫者下之視其上也以
謂雖自重上孰我知不自進則不能以達由是上
之待其下也益薄下之自守者益不重而輕嗚呼
居上者欲得其人在下者欲行其道其可得邪原
夫三代取士之制如何漢魏迨今其變制又如何
宜歷道其詳也制失其本致其反古復自何時欲

就今制稍復於古一無復自至於古十二字當自何始今之士
皆學古通經稍知自重矣而上之所以禮之者未
加厚也噫由上之厚然後致下之自重歟必下之
自重然後上禮之厚歟二者兩不爲之先其勢亦
奚由而合也宜具陳其本末與其可施於今者以
對

問今世官人之弊　宋蘇軾

問昔三代之際公卿有生而爲之者士有至老而
不遷者官有常人而人有常心故爲周之公卿者
非周召毛原則王之子弟也發於畎畝起於匹夫

而至於公相則蓋亦有幾人而已士之勤苦終身
於學誦肄消藝而脩其廉隅以邀鄉黨之名者不
過以望鄉大夫賢能之書其選舉而上不過以爲
一命之士其傑異者至於大夫極矣夫周之世諸
侯爲政之卿皆其世臣之子孫則夫布衣之士其
進蓋亦有所止也當是之時士皆安其習而樂其
分不倦於小官而潔爲之故其民亦脩而世務舉
及其後世不然使天下旅進而更爲之雖布衣之
賢得以驟進於朝廷而士始有無厭之心矣官事
之不脩民事之不緝非其不能不屑爲之也先王

之用人欲其人人自喜終老而不倦是以能盡其才今以凡人之才而又加之以既倦之意其爲弊可勝言乎今夫州縣之吏有故而不得改官者盤桓於州縣而不能去久者不過以爲職官令錄仕而達者自縣宰爲郡之通守自郡之通守以至郡守爲郡守而無他才能則盤桓於太守而不得去由此觀之是職官令錄與郡守四者爲國家棄材之委而仕不達者之所盤桓而無聊也夫以太守之重職官令錄之近於民而用棄材焉使不達者盤桓於其職此豈先王所以使人倦不之意歟嗟夫蓋亦有不得已也居今之勢何以使天下之士各安其分而無輕於小官何以使此四者流徙不倦而無不自聊賴之意其悉書于篇

問冗官乏人相須之弊　宋蘇轍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效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徉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盡減凡今一歲之調蓋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引去天下要亦有不屑不潔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爲可以必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兵財多少之弊　宋蘇軾

問方今天下患於兵多故銷兵之說人人知之然獨未覩夫兵少之爲患也方今天下患於財少故求財之術人人講之然獨未覩夫多財之爲累也夫銷兵之患有甚於兵多而多財之累有甚於財少衆人知目前之利而不爲歲月之計故儒者非之儒者操根本之論而不救急切之害故衆人遲之今將救目前之病使兵多財少之患去全歲月之計使兵少財多之弊不見其將何道而可

進士策問　唐韓愈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一本有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

此一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一無者字有也字願承教焉

問周禮官制之疑　宋歐陽脩

問六經者先王之治具而後世之取法也書載上古春秋紀事詩以微言感刺易隱而深矣其切於世者禮與樂也自秦之焚書六經盡矣至漢而出者皆其殘脫顛倒或傳之老師昏耄之說或取之冢墓屋壁之間是以學者不明其說紛起況乎周禮其出最後然其為書備矣其天地萬物之統制禮作樂建國君民養生事死禁非道讀作導善所以為治之法皆有條理三代之政美矣而周之治迹所以比二代而尤詳見於後世者周禮著之故也然漢武以為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何也然今考之實有可疑者夫內設公卿大夫下至府史胥徒以相副貳外分九服建五等差尊卑以相統理此周禮之大略也而六官之屬略見於經者五萬餘人而里閭縣鄙之長軍師卒伍之徒不與焉王畿千里之地為田幾井容民幾家王官王族之國邑幾數民之貢賦幾何而又容五萬人者於其間其人耕而賦乎如其不耕而賦則

何以給之夫為治者故若是之煩乎此其一可疑者也秦既誹古盡去古制自漢以後帝王稱號官府制度皆襲秦故以至於今雖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未嘗有意於周禮者豈其體大而難行乎其果不可行乎夫立法垂制將以遺後也使難行而萬世莫能行與不可行等爾然則反秦制之不若也脫有行者亦莫能興或因以取亂王莽後周是也則其不可用決矣此又可疑也然其祭祀衣服車旗似有可采者豈所謂郁郁之文乎三代之治其要如何周禮之經其失安在宜於今者其

理安從其悉陳無隱

問周禮制禮之疑　宋歐陽脩

問三王之治損益不同而制度文章唯周爲大備周禮之制設六官以治萬民而百事理夫公卿之任重矣若乃祭祀天地日月宗廟社稷四郊明堂之類天子大臣所躬親者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巡狩朝會師田射耕燕饗凡大事之舉一歲之間又有幾而爲其民者亦有畋獵學校射鄉飲酒凡大聚會（一作事）有期一歲之間有幾又有州黨族官歲時月朔春秋酺禜（一作蜡祭）詢事讀法一歲之間又有幾

其齋戒供給期召奔走廢日幾何由是而言疑其官不得安其府民不得安其居亦何暇脩政事治生業乎何其煩之若是也然說者謂周用此以致太平豈朝廷禮樂文物萬民富庶愷弟必如是之勤且詳然後可以致之歟後世苟簡不能備舉故其未能及於三代之盛歟然爲治者果若是之勞乎用之於今果安焉而不倦乎抑其設施有法而第邪深考之歟諸君子爲言之

問堯舉鯀治水之疑　宋王安石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牽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illegible]舍顧是否何如豈悶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巳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巳功烏

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非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恐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問洪範休咎之效　宋王安石

問聖人之所謂道也人情而巳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效則予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僭常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

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問漢之禍凡六變　宋蘇軾

問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其所不憂也請借漢以言之昔者高帝之世天下既平矣當將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由異姓也呂氏既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於亡國方韓彭呂氏之

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為變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為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為天下之憂止於此矣及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為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搤腕而遊談者以為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而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所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其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此觀之治亂存亡之勢其皆有以取之與抑將不可推如江河之徒移其勢自有以相激而不自知歟其亦可以理推力救而莫之為也今將使事至而應之患至而為之謀則天下之患不可以勝防而教化不可以勝變矣則亦將朝文而暮質忽寬而驟猛激意

者亦可以長守而不變雖有小患而不足卹者歟願因論漢而極言其所以然

策上

按說文云策者謀也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劉勰云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以甲科入仕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以第一登庸皆選賢之要術也夫策士之制始於漢文鼂錯所對蔚為舉首自是而後天子往往臨軒策士而有司亦以策舉人其

制迄今用之又學士大夫有私自議政而上進
者（如宋蘇洵幾策蘇軾策略策別策斷蘇轍秦觀進策之類）三者均謂之策
而體各不同故今彙而辯之一曰制策天子稱
制以問而對者是也二曰試策有司以策試士
而對者是也三曰進策著策而上進者是也各
取數首以列于篇又宋曾鞏有本朝政要策蓋
當時進士帖括之類故今不錄夫策之體練治
爲上工文次之然人才不同或練治而寡文或
工文而疎治故人選者劉勰稱爲通才嗚呼可
謂難也已矣

制策上

漢文帝問賢良文學策（詳見策問類）

晁錯

對曰平陽侯臣窋（姓曹）汝陰侯臣竈（姓夏侯）潁陰侯臣
何（姓灌）廷尉臣宜昌（姓無考）隴西太守臣昆（讀曰混）邪（姓公
孫）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昧死再拜言臣竊聞
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
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即皋陶）而爲三王祖齊桓得
筦子（管仲同）而爲五伯（讀曰霸後同）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
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
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史傳也）若高皇帝之建功業
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
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
地相終今臣窋等迺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
賢之意臣錯屮茅臣亡職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
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
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
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
類亡不覆也根著（直略反）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
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

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
五穀熟祅孼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
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
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
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
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
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
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
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也合於人情
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

人以己内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
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
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
從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
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
屬讀委之以臣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
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遺患
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
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
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　四　廿五

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
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
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歛民財以顧讀雇也其功
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
妄誅而從讀曰縱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
國者也故辠古罪字下同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
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
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
不以傷民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逆主意而復之令不施行也
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

功使主内亡邪辟讀曰僻之行外亡騫損也汚之名事
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
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
賢王五伯與讀曰歟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
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
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
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
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
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進者何也地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四　二六

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
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
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
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
焉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
賊宮室過度耆讀曰嗜欲亡極民力罷讀曰疲盡賦歛
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恐懼而爲諛也驕溢縱恣不
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
千感反也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

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外内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讀曰唱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露澤也萬民絶秦之迹除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嬈如紹反煩繞也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讀曰帑音奴非讀曰誹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以不廢尊諸侯也畜賓禮長老愛卹少孤辠人有期年限也後宮

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不出租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宮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讀曰示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末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不棄神明之德不廢聖賢之名故各當

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盗賊不衰邊竟讀曰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

上狂惑草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侍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遷中大夫○宋真德秀曰錯之對策雖三王臣主俱賢至取之如流水一段爲正論若所謂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自親事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則皆邪說也至稱文帝大功數十則皆諛詞也帝以直言極諫求而錯以邪說諛詞對吁可罪哉愚謂真氏之論如此然自古對策錯實開先且其文間架整齊中有格言亦足以爲後式姑以之學者觀其文可也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二首 詳見問類策

董仲舒

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
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
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
學問則聞見愽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
大有功此皆可使還（旋同）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
夙夜匪解（懈同）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
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
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
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

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
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
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藏同）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
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
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
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
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
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於

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
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
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廢
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
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
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
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
舟有火復（歸也）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
公曰復哉復哉（復報也天報以此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皆積善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泆衰微不能

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
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
畜（讀曰蓄）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古戾）而妖孽
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
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
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
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作瓦人）
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同來）

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
端得之於正正月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
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
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
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
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
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
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
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
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

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
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
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
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
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
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
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
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
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
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

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
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
穀熟而屮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
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
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
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
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
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

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
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
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
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
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
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
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
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
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
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
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專同）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
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所
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
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扞也）孰
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雕通）
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
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
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
琴瑟不調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

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
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
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
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
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
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

宋真德秀曰仲舒彊勉學問行道二言卽致知力
行之評深得聖賢要指又如正心以正朝廷一段
議論卽大學所謂正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中庸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而仲舒得之
其學可謂粹矣然不能
不惑於符命此其短也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三首（詳見策問類）

董仲舒

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皐陶同）
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
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

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
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讀曰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
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
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
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
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
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
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夭大顛散宜
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卽（就也）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
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
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
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
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
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
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
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隨材授位）爵祿以養其德刑
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
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
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
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申不害商鞅）
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很為俗非有
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責也）名而不察實為善者
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
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

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痛也）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
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
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
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西南
夷）康居（西域）殊方萬里說（讀曰悅）德歸誼此太平之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
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

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
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
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瑑不玉而
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
士之所關（由也）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
眾對亡應書（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
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
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
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

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絫久也故小材雖絫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眞臣愚以爲使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月日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漢武帝問賢良策第四首（詳見策問類）

董仲舒

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

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illegible]之不可

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讀曰飼之桑麻以衣去聲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

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處於善道以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暗同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堯初為唐侯舜興虖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

盡小者大愼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形猶身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虖情性察虖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同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慢同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

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反復行之也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眊不明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虖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

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
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
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言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
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
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致極也)用夏
之忠者陛下有明𢛳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
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

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
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廑(讀僅)能勿失耳若迺
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生也)耗此大臣輔佐之
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
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
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
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
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
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
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讀違)於天之理與

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讀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
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讀附)曰其翼者兩其足是
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
不動於末(工商)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
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虖此民
之所以囂囂(讀嗸嗸)苦不足也身寵而載(讀戴)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
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
宅博其產業畜(讀蓄)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蹵
民民日削月朘(讀宣)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
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
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
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
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
以為行也故公儀子(名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
又奪園夫紅(讀曰工)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
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
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

利古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
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
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
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
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
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
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
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
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

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
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
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
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
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
矣宋真德秀曰漢武帝初立網具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其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明安溪曰仲舒名氣也名德春秋要義切中當世之病羅點曰家表章六經其功不在孟子下何謂義而不切于新真直指其正見朱熹曰仲舒識得本源但見不透

皇帝宗憲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競競
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
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
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濟俗罔不率繇厥後
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舍
斥已之至言角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
於代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眞是用發懇
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
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驩然相與
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

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弘化萬邦懷仁三王
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于下昇
中于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陋壤兵
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太半農戰非古衣食
罕儲念彼疲氓遠乖富庶督耕食之業而人
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
舉何才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
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
昔主父偃懲患於晁錯而請推恩夷吾致霸
於齊桓而行寓令精求古人之意啓迪來者

之懷柔兹治亂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術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熟究其旨屬之於篇與自朕躬無悼後害

唐白居易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餘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爲辭不切志不激則不能廻君聽感君心

而發憤於中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爲美談然臣觀自兹以來天下之理曾未有髣髴於漢文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稱之念漢之極諫而問之應虛文之無用者獎至言之斥已旨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切鬱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輒欲至言以裨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必可行也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待罪戾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問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方豁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唯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緣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

請爲陛下究因緣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年號太宗之功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年號玄宗之理既定而禮典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輯睦樂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懷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咸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寶年號玄宗以降政教寖微寇既荐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

仍迫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能下無
安心雖日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
曰峻管搉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
竭至半矣此臣所謂疲病之因緣也是不然乎由
是觀之蓋人疲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
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脩政教而望寇戎
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未
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
雖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所必然雖常人足以致
勢有所不可雖聖人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

庶先念省征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息
兵革先念銷寇戎將欲銷寇戎先念脩政教何者
若政教脩則下無詐偽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
矣寇戎銷則境無興發攻守之役而兵革所由息
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征徭所由省
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弊而黎庶所由安
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
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未盡散伏願陛下不
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
之意則誠信日明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

獷驁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過而自銷歸
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日可
減疲甿日可安富庶日可滋困竭日可補日安則
和悅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
之以禮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
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
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脩戒將
來之虞莫大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
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
侯漢用推恩之謀以弱七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

何者且今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鄰國可傾非夷
吾僭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邪今除
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偃矯弊之
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邪但陛下嗣貞觀之
功弘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何區區齊
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於此
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專
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褒責課實而考失者此皆政
化之所急古今之所疑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
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

之化非諆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專之於上者言王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督責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爲陛下別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爲之道乎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脩巳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敘百揆内勤萬

樞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爲者乎終則安於恭巳逸於得賢明刑至於無刑少賞至於無賞百職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豈非眞無爲者乎故臣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蓋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者臣道也臣道者職小而衆事細而繁誠非人君一

聰一明所能周覽而徧察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武聰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高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爲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巳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爲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爲主也故臣以爲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效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所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未甚美者非他昧君

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元帝優游而業以寖衰者非他昧無爲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俱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章曰思賢能以濟其治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末章曰興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

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旅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過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凍而後衣之人餓而後食之恵則恵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然則保邦恒在於未危

恭已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幸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之治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四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五

大明呉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上下

制策下

策曰朕紹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思道陶旷心以居簡凝日用而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躋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夐乎其不可及也三代令主質文迭究百偽滋熾風流寖微自漢而降足徵蓋寡朕顧惟昧道祗荷

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厄災害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墮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衰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下以法則耻

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
於令而鮮於理思所以究此繇絡致之治平
茲心浩然若涉淵氷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彥
佇啓宿懵冀臻時雍予大夫識古達今明於
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主之闕辨
政之疵明綱條之致紊稽富庶之所急何施
斯革於前弊何澤斯惠乎下土何脩而治古
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原著於條對
至於夷吾輕重之權孰臻於理嚴尤底定之
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克平

何務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
覽

唐劉蕡

對曰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
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
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旅謗於市得通上
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
以至德嗣興以大明垂照詢求過闕咨訪謨猷制
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者臣既辱斯舉專承大問敢
不悉意以言至於上之所忌時之所禁權倖之所
諱惡有司之所予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

容不使聖朝有讜言而受戮者乃天下之幸也謹
昧死以對伏惟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
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慕道
之深也臣以爲哲王之理其則不遠惟陛下致之
之道何如耳伏惟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
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
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
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
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
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也在

脩已以先之欲氣之和也在遂性以導之救災患
在致乎精誠廣播植在視乎食力國廩罕蓄本乎
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
中外之法殊生徒墮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
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惟聖策有
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數見陛下教化之本
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別乎防下以禮則
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
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
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惟聖策有求

賢箴闕之言審政辯疵之念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屏茲豪之志則弊革於前衍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牙正之道分則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則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虞之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舞干俱非大德之中庸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此上對盡策問以下復申言之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歷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

始終不懈而已臣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若天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既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可以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矣又安有三代循環之弊而為百僞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爾臣前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

旰食冗黜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者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今陛下不以國家存亡之事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不足以定大計邪或萬機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邪不然何宜憂而不憂者乎臣以為陛下所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故不可容易而守之昔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

陛下二百有餘載矣其間明聖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委用賢士親近正人而能紹興其徽烈者也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耻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者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其略矣其所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而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臣謹按春秋閽弒吳子餘祭不書其名春秋譏其疏遠賢士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矣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

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將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而履正道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僚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懾朝廷勢傾海內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宫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其先君不得正其終故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持廢立之權陷

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况皇儲未建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子札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而此書者重其專王命也且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操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以其能逐君側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此海內之所以將亂也又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以抗詞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上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能爲陛下言之慮陛下必不能用之陛下既忽之

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之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以鉗直臣之口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起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故徘徊鬱塞以俟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啓沃耳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時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旰食之憂矣臣前所謂若

矣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
之成敗臣聞堯舜之爲君而天下之大治者以其
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二其業不侵
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必
舉四凶在朝雖強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
之二世漢之元成咸欲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
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
不任大臣不辯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伏惟陛
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
亡而戒懼於後陛下毋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

士今紀綱未絕典形猶在人誰不欲自致爲王臣
致時爲太平陛下何忽而不用之邪又有居官非
其能左右非其賢其惡如四凶其詐如趙高其姦
如恭顯陛下又何憚而不去之邪神器固有歸天
命固有分祖廟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
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强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强
暴則賊臣死傷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害主
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
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鴻業可紹
三五之遐蹤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

以下情塞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者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
則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
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
塞上出惡政人爲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
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
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則社稷
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則國君不得保其尊
故治天下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
赤子也陛下宜令仁慈者親育之如母之乳哺焉

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信於上也敬之如神明愛之
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其貴倖分曹進署補除
卒吏召致賓客因其貨賂假其氣勢大者統藩方
小者爲牧守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
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
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飢
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者不得存老幼
疾病者得不養加以國之權柄專在左右貪臣聚
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冤痛之聲上達于九
天下流于九泉鬼神怨怒陰陽愆錯君門萬里而

不得告訴七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走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疾癘繼之以凶荒臣恐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黃巾不獨起於漢故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爾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陛下有子育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致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者固其然也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滋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

自陛下御宇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眾萬方之望誠能揭國權以歸其相持兵柄以歸其將去貪暴聚斂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唯忠賢是近唯正直是用內寵便嬖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歡康兆民蘇息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臣聞德以脩己教以導人脩以德則人不勸而自至導以教則人敦行而率從是以君子欲政教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也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則固不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使必至化之使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不私其左右舉賢正不遺其疏遠則化流於朝廷矣愛

人以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於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欲人之仁壽在乎立制度脩教化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救災旱在致乎精誠者臣謹按春秋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

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僖公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公無卹憫而旱則成災陛下誠能有卹人之心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植在視乎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人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勞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忽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國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

斥游惰之人以爲其耕食省不急之費以贍其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由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得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嚴考課之法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　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夫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

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宮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名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問農事而脩武備隄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可以保乂邦家式遏禍亂暨太宗皇帝肇建邦典亦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居閒歲則櫜弓力穡將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于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

養勲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嫉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太宗年號之規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以

達諸侯則可以制豪猾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
所謂生徒隳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以國家貴其
禄而賤其能先其身而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
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
任非其人者臣以爲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
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抑豪猾恩可以惠孤寡
彊可以禦姦宄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有曾經戰
陣及功臣子弟各請隨宜酬賞如無治人之術者
不當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
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

服禁人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
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由考言以詢行也
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由導德而齊禮也臣前所
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之於前矣
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
者乃理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
上者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
有所蔽欺乎臣前所謂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臣
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爲漢
晝削諸侯之策非不知禍之將也至忠臣之心壯

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今臣非不知言發而
禍應計行而身戮蓋所以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
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逄死
而啟殷比干死而起周韓非死而起漢陳蕃死而
起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
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于權臣之手臣幸得從
四子遊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
之後將孰爲啓之哉至於人主之闕政教之疵
前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患脩近古之
理而致其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

者實以臣親奉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
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
教人敬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
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
可以逍遥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
宰相而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
帥而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擇庶
官而任之使專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愁痛在擇長
吏而任之使明惠育之術自然言足以爲天下教
行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

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以致其理哉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大統先帝之休烈深
惟寡昧未燭於理志勤道遠治不加進夙興
夜寐于茲三紀朕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
闕政尚多和氣或盭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
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
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
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
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
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

知避叙法寬濫吏不知懼纍纍者衆愁歎者
多仍歲以來災異數見六月壬子日蝕于朔
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涌末
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五事
之失六沴之作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
脩而得其性四時何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
月伐鼓救變其合於經乎方盛夏之時論囚
報重其考於古乎京師諸夏之根本則王教
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治當
先内或曰何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

撓獄市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尚老子而
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内虛耗道非有
弊治奚不同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
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
之小雅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
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
責之内史韋賢之言不宜兼於宰相錢貨之
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
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
樂語有五均之義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

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當今之
要務子大夫其悉意以陳毋悼後害

宋蘇軾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
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泰山非智有所不能
而明有所不察緩急之勢異也方其無事也雖齊
威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于屬之
間將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區區之三豎及其
有事且急也雖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
之賤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終朝而去其腹心之

疾夫言之於無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爲而常患
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於
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
亂亡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寤也今陛下處積安
之時乘不拔之勢拱手垂裳而天下嚮風動容變
色而海內震恐雖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獲固
未足以憂陛下也所謂親策賢良之士者以應故
事而已豈以臣言爲眞足以有感於陛下邪雖然
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陛下爲是名也臣敢不
爲是實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業之重而

自處於寡昧以爲志勤道遠治不加進臣竊以爲
陛下即位以來歲歷三紀更於事變審於情僞不
爲不熟矣而治不加進雖臣亦疑之然以爲志勤
道遠則雖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詔爲然也夫志有
不勤而道無遠陛下苟知勤矣則天下之事粲然
無不畢舉又安以訪臣爲哉今也猶以道遠爲歎
則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請言勤之說夫天以日運
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
肢以日動故無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
也久置而不用則委靡廢放日趨於弊而已矣陛

下深居法宮之中其憂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
也其宴安而無爲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
遠之嘆出陛下之不勤者竊見陛下以天下之大
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不彊欲興利
除害則無其人欲敦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
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歲
月此臣所以妄論陛下不之勤也臣又竊聞之自
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
臣始聞而大懼以爲不信及退而觀其效見則臣
亦不敢謂不信也何則人君之言與士庶不同言

脫於口而四方傳之播於風雨故太祖太宗之世
天下皆諷誦其言語以爲聳動之具今陛下之所
震怒而賜譴者何人也合於聖意誘而進之者何
人也所與朝夕論議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
而問訊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聞焉此臣所
以妄論陛下之不勤也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
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其事未治其人未用雖
鳴而起曰吾今日爲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
爲某事其事果濟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
如是孜孜焉不遠於心屛去聲色放遠善柔親近

賢達遠覽古今凡此者勤之實也而道何遂乎伏惟制策有夙興夜寐于今三紀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闕政尚多和氣或盩田野雖闢民多亡聊邊境雖安兵不得徹利入已浚浮費彌廣軍冗而未練官冗而未澄庠序比興禮樂未具戶罕可封之俗士忽偕讓之節此所以訟未息於虞芮刑未措於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敘法寬濫吏不知懼縲繫者衆愁歎者多凡此陛下之所憂數十條者臣皆能為陛下歷數而備言之然而未敢為陛

下道也何者陛下誠得御臣之術而固執之則嚮之所憂數十條有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已不與今陛下區區以嚮之數十條為已憂者則是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天下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餘而其既用也則常若不足是豈其才之有變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與問答自餘萬言今之六韜是也威公用管仲其相與問答亦百餘萬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窮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聽其所為則夫嚮之所憂數十條

者無時而舉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曰吾能辨是矣乎度能辨是也則又曰吾君能忘已而任我乎能無以小人間我乎度其能忘已而任我也能無以小人間我也然後受之既已受之矣則以身任天下之責而不辭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內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輕受之受之而衆不與也則引身而求去陛下又為美辭而遣之加之重祿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節而有讓也是邀君也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謗以是不能辨其事而以其患遺後人也陛下奈

何聽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術也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此二者今皆未能焉臣故曰實不至也夫以選舉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衆而不行考課農末之相傾而平糴之法不立貧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數無限天下之闕政則莫大乎此而和氣安得不盩乎田野闕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無聊則吏政之過也然臣聞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吳蜀有

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由此觀之則田野亦未可謂盡闢也夫以吳蜀荆襄之相形而饑寒之民終不能去狹而就寬者世以為懷土而重遷非也行者無以相羣則不能行居者無以相友則不能居皆輩徙饑寒之民則無有不聽矣邊境已安而兵不得徹者有安之之名而無安之之實也臣欲小言之則自以為愧大言之則世俗以為笑臣請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為之障也朝廷置靈武於度外幾百年矣議者以為絕域

異方曾不敢近而况於取之乎然臣以為事勢有不可不取者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彊未有艾也然靈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數郡之能抗吾中國中國自困而不能舉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舉者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塊然如巨人之病腫非不梏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舉欲去是疾也則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斷然如戰國之世不待中國之援而中國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戰國之全利而無戰國之患則夏人舉矣其便莫如稍徙沿邊之民不能

戰守者於空閑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則向之戍卒可以稍減使數歲之後沿邊之民盡為耕戰之夫然後數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厭戰而不能支則折而歸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漸中國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將濟師之不暇而又何徹乎所謂利入已浚而浮費彌廣者臣竊以為外有不得已之二虜內有得已而不已之後宮後宮之費不減一敵國金玉錦繡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毀務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儲其精金良帛而別異之以待倉卒之命其為

費豈勝計哉今不去此等而欲廣求利之門臣知所得之不如所喪也軍冗而未練者臣嘗論之曰此將不足恃之過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擁之以多兵不蒐去其無用則多兵適所以為敗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嘗論之曰此審官吏部與職司無法之過也夫審官吏部是古者考績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為斷今縱未能復古可略分其郡縣不以遠近為差而以難易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別異之才者常為其難而不才者常為其易及其當遷也難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為此者固有

待也使審官吏部與外之職司常相關通而爲職司者不唯舉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盡第其僚吏之所堪以詔審官吏部審官吏部常從內等其任使之難易職司常從外第其人之優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閒則冗官可澄矣庠序興而禮樂未具者臣蓋以爲庠序者禮樂既興之所用非所以興禮樂也今禮樂鄙野而未完則庠序不知所以爲教又何以興禮樂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責其借讓將以息訟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嚮者下之所趨也而况從而賞之乎上之所背者

下之所去也而况從而罰之乎今陛下責在位者不務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爲賞罰者何也無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賞歟夫禁防未至於煩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爲市也敘法不爲寬濫而吏不知懼者不論其能否而論其久近也纍繫者衆愁歎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歲以來災異數見乃六月壬子日蝕于朔淫雨過節煖氣不效江河潰決百川騰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此豈非陛下厭聞諸儒牽合之論而欲聞其自然之說乎

臣不敢復取洪範傳五行志以爲對直以意推之夫日蝕必是陽氣不能履險也何謂陽氣不能履險臣聞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爲一交交當朔則食交者是行道之險者也然而或餘或不蝕則陽氣之有彊弱也今夫二人並行而犯蹊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彊者也道之險一也而陽氣之彊弱異故夫日之蝕非食之日而後爲蝕其虧也久矣特遇險而見焉陛下勿以其未蝕也爲無災而其既蝕而復也爲免咎臣以爲未也特出於險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陽氣融液汗

漫而不能收也諸儒或以爲陰盛臣請得以理折之夫陽動而外其於人也爲噓噓之氣溫然而爲濕陰動而內其於人也爲翕翕之氣冷然而爲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見故春夏者其一噓也秋冬者其一翕也夏則川澤洋溢冬則水泉收縮此燥濕之效也是故陽氣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則常爲淫雨大水猶人之噓而不能翕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禮蕩然與天下爲咻呴溫煖之政萬事墮壞而終無威刑以堅凝之亦如人之噓而不能翕此淫雨

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陰陽消伏之理
殆無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
劉向所傳呂氏所紀五行何脩而得其性四時何
行而順其令非正陽之月伐鼓捄變其合於經乎
方盛夏之時論囚報重其考於古乎此陛下畏天
恐懼求端之過而流入於迂儒之說此皆愚臣之
所學於師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於
六六沴者起於諸儒欲以六極分配五行於是始
以皇極附益而為六夫皇極皆五事皆得不極者
五事皆失非所以與五事並列而別為一者也是

故有眊而又有蒙有極而無福曰五福皆應此亦
自知其踈也呂氏之時令則柳宗元之論備矣以
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
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禜社伐鼓本非有益於
救災特致其尊陽之意而已書曰乃季秋月朔辰
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由此言之則亦
何必正陽之月而後伐鼓捄變如左氏之說乎盛
夏報囚先儒固已論之以為仲尼誅齊優之月固
君子之所無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師諸夏之根本
則王教之淵源百工淫巧無禁豪右僭差不度此

在陛下身率之耳後宮有大練之飾則天下以綈
紈為羞大臣有脫粟之節則四方以膏粱為汙雖
無禁令又何憂乎伏惟制策有治當先內或曰何
以為京師政在摘姦或曰不可撓獄市而此皆一
偏之說不可以不察也夫見其一偏而輒舉以為
說則天下之說不可以勝舉矣自道人而言之則
曰治內所以為京師也不撓獄市所以為摘姦也
如使不撓獄市而害其為摘姦則夫曹參者是為
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尋前世探觀治迹孝文
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術而海內虛耗道

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竊以為不然孝文之所以為
得者是儒術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盡者是儒術
略用而未純也而其所以為失者則是用老也何
以言之孝文得賈誼之說然後待大臣有禮御諸
侯有術而至于興禮樂係單于則曰未暇故曰儒
術略用而未純也若夫用老之失則有之矣始以
區區之仁壞一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
足以懲其罪則又從而殺之用老之失豈不過甚
矣哉且夫孝武亦不可謂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
而多興妖祠大興宮室而甘心遠略此豈儒者教

之今夫有國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實見考文之富殖而以爲老子之功見孝武之虛耗而以爲儒者之罪則過矣此唐明皇祘玄之所以溺於宴安徹去禁防而爲天寶紘綜之亂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詩道周公幽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臣聞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時則王業既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猶列於國風而至於幽獨何怪乎昔季札觀周樂以爲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五　廿八

怨而不言夫曲而者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二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辭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錢穀大計也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內史常袞之言不冝兼於宰相臣以爲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事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簿書益繁百弊之源

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鎛皆以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防姦之要而常袞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歟故李德裕以爲賊臣不當議令臣嘗以爲有宰相之風矣伏惟制策有錢貨之制輕重之相權命秩之差虛實之相養水旱蓄積之備邊陲守禦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樂語有五均之義此六者亦方今之所當論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輕則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以行之亦不廢重輕可改而重不可廢不幸而過寧失於重此制錢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操出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五　廿九

於口而無窮秩者民力之所供取於府而有限以無窮養有限此虛實之相養也水旱蓄積之備則莫若復隋唐之義倉邊陲守禦之方則莫若依秦漢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內府外府職內職金職幣是謂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爲國均則市不二價四民常均是謂五均獻王之所致以爲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國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於其末復策之曰富人彊國尊君重朝弭災致祥改薄從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富今之要務此臣有

以知陛下之聖意以爲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
事恐臣不得盡其辭是以復舉其大體而槩問焉
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詔之曰悉意以陳無悼
後害臣是以敢復進其狷狂之説夫天下者非君
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
之可畏欲進一人當同天下之所欲進欲退一人
當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毎進一人則人相與誹
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毎退一人則又相
與誹曰是出於某也是某之所惡也臣非敢以此
爲舉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則必有由矣今無知之

人相與謗於道曰聖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盡
被其澤者便嬖小人附於左右而女謁盛於內也
爲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爲信者何也徒
見諫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難入以爲必有間之者
也徒見蜀之美錦越之奇器不由方貢而入於宮
也如此而向之所謂急政要務者陛下何暇行之
臣不勝憤懣謹復列之於末惟陛下寬其萬死幸
甚幸甚臣謹對

皇帝（神宗）制若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
德澤注漑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
試刑辟弗用內則俊賢蹐位以熙於王職外
則夷狄向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承天心
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木
効祥爲社書之不絶朕甚慕之其何術以臻
此歟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
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難于負荷故詳
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
乎治蓋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諸已惟
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朕饗國以來靡
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日食

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
甚豈朕弗德之致歟夙寐晨興思其所以是
故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
烝進人才則官無虚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種
羌非不懐徠也而邊候或恃驛騷以邑臨遣
輔臣憺音淡動也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也而生
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恵教國用
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
稽寛關梁之禁而商靡通捐器玩之巧而工
弗戒夫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

不明而慱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
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
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
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
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予欲明乎六
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本末
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其可
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切於政體
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謂古人陳迹既久
而不可舉毋以謂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

惟其攷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
於至當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子大夫其
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為焉

宋孔文仲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
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言
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
有未充盡其極爾何者陛下踐祚之初首開轉對
以延疎遠切直之言召群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
者此陛下資謙恕思得深謀至計以補所未照
也而言之既多聽之既久卒未聞采一事用一畫
見之天下至於近日四方之人與夫朝廷之上賢
卿詛老交章累䟽論列時政得失臣考之公議以
為雖皋夔周召之謀所以致君福民寧九廟而安
萬世者公議不能過此矣而陛下聞之若不聞見
之若不見豈其急近論而略遠慮安小補而捐大
忠乎此臣所大懼也臣願陛下首思聽言用諫之
義不聽則已聽則博同天下之心不用則已用則
兼取遠近之策然後動無遺事舉無失計而善政
可行太平可議矣臣將論天下事先述此以獻臣

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在昔明
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得澤汪濊四序調於上萬
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内則僞賢居位以
熙於王職外則戎夷嚮風以脩於歲貢建皇極以
承天心歛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鳥獸草
木効祥應祉書之不絶甚尊慕之其何術而臻此
與臣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
其大而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宜先而後
可大而小則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
者能正其始是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

明王之治天下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形措儁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珎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後世之治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荐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正始之説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本一曰即位即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者也孔

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夫元年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即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淳之以仁義此王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不顧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者其見於効也王道行於數千歲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之霸政止能及其身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

有間則相與蹈藉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白黒然而世主趨王道者少遁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盖王道所及甚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敝雖深而能見効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効而貴速成是所以失趨適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必致之勢矣當承祧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強國而

國強得失之策繋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入駿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慎以意馳之則冝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呉者或之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興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漸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所以畏愛者愷悌之奈何驅以威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

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脩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于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曠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為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略強覇其尊之也若抱渴而需飲其賤之也若辟闇而即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序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

也幸而得之寤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操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也而正始之論也陛下深講而力行之則馴致古昔明王之道如決流抑墜爾何患慕之而未臻乎畢竟曰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又退託于任大守重艱于負荷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此見陛下虛心訪道至誠惻怛之至意也如臣之愚何足以奉承之而臣嘗聞之曰明欲被于萬物化欲孚於四方未有不自治心始

也夫治心者聖人所以窮理之術也人之自心猶天之有極也是故晦冥陰黙之中不足以辯南北以能考而正之者極星是也是非紛雜之間不足以審真偽而能別而分之者心官是也心也者天下之至正也又能養之以正則善惡是非萬事之理無不白矣齋戒以持之使其不失清虛以守之使其不亂開以通之謀以發之此治心之始也及其成也不思焉未嘗不應於理也不勉焉未嘗不合於道也藏之為志氣而無不充發之為事業而無不濟如權衡設於此而萬鈞之重銖兩之輕無

所不辯如槃水設於此而大如天地細如毛髮無所不察此治心之効也心正則明盡明盡則化至此自然之道陛下思聞讜直之言庶幾乎治此天下之盛福也臣聞適於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害者柔從說順也鉏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日之意而為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養長而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所已執謙和頻遜志加之以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為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格趨謁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

之類日常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
情也臣願陛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
事寘諫諍之任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
而又力以謙冲假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
祖之於周昌晉武帝之於劉毅後然可以得天下
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然猶却行求前徒舉以訪
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曰蓋人君卽位必求端
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證協其應有
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迺元年
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

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此見陛
下畏天飭已恐懼脩省之盛德也臣聞日食地震
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曆之常楚也臣請
辯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此曆
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
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曆之不
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
百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四食食之
疏密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曆之不合二
也是日食者非可託於曆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

浮爲天而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於靜宜靜而動
者陰越其分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
也君子道長則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
見於災變此大人相與必然之應也易自復之一
陽至坤之六陰凡十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
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早於
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
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之於八月之前消之
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變求端謹五事而
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陽抑陰尊君子

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有故有新有
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訥有辯有躁有靜
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君子而之道也在下
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偏欲
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君
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
察也若夫舊勞必遷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
臣執議老成淪伏而羇齒簡拔方直疏遠而柔謏
親附辯給者優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
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

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懲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不消小人之道不可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旣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又其衰也夷狄盟中國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絶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忝進人材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絶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材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

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七必久養兵必久練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動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群臣覈名實也官各守其務謂之名職各

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却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縣之治如此擧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庶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官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詞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能無虛假也朝廷設百官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

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種羌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驛騷以至臨遣輔臣懵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失之於淺而已矣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倖進之小謀金華之機不爲持重之算而聽輕擧易動之疎計是以其弊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負懷徠之恩蹊王國而侮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

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冦而安邦唐憲宗時劉
闢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黃裳所薦者高崇
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
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憯於天地之表河湟之
外當有觧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
之冦不足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
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臣以爲陛下
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道使宣惠教而適足
以爲弊盖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法
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弊

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
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弊蓋在乎富民之道不
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歛之於民古人貴其
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税畝成公作丘
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弊必至
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
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
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
之盛大不繫財貨之豐盈物之小畜者德之小也
則曰富以其鄰在泰與謙則道之大者也皆曰不

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
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
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
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鉅
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
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
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
無藝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
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寛民財而
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綈革舃以澤天

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寘使以厚
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剥者始
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剥也陛下
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旣極而其象爲剥
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
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
散以至剥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
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門
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
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敗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

之誅適足爲深憂未足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法追使以卒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列職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尚煩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煩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疏者未得簡之之本也九州土地之産撤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銜梅摩轂日夜合雜以輸太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

用之於一賜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民之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愈增而不已民力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者宦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二十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嘗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屢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縣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縣卒特爲爪牙不可以蘇至於方內無事之群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山率出徙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脩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斂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

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皆逸之而不能用反斂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關市之征密於布綦均輸之吏苛於翼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以率爾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

内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以度則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惟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卿而上之至卿大夫凡爲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朴是以難也惟陛下擇

之而已臣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教道之不明而嚮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敝之道焉凡取士之要不過二科曰德行也文辭也而已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出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此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真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設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求必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爾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強弱於下而有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己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而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翾躁不耻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耻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

希俯合昧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臣觀陛下之意不過欲倣三代之肉刑施之於從坐之死爾是未盡觀時制宜之道也古者政敦事朴雖以聖人之智而因革之間猶有未盡者肉刑是也斷民之支體使不爲人此完非聖人之心而三代用之者因革之理有未盡也且立尸而祭近於瀆神俎豆而食近於

甚野豈若後世虛神之位金石爲器哉肉刑之不
可用於今猶之不可尸祭而俎食夫大辟之科至
死而不敢怨者法當其罪也儻欲加恩仁之政寬
從坐之死則今之律令自有減死一等法捨此不
用而斷支刖足爲駭民驚俗之政未足爲可行之
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弃立孔子之後則
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慎名使天下不知朝
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之足而棄之豈所
以爲慎名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
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新盡乎

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叙其始末之要此見陛
下慱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
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消先
後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盖德與刑並行於
天地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之間必
有先後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
成周之措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
帝任刑名東漢明帝善刑理是也下焉者唯刑而
已秦人以刑致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
次不同故治亂之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

賢好德惡貪廉儉之七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
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
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恐懼寅畏者政之始
也驕逸懶惰者政之末也周宣王中興之盛德而
不慎於後其詩終爲變雅唐太宗慈儉英武之主
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漸不及正觀
盖崇高富貴之勢驕逸懶惰之所伺也悅其有間
則入而不能出矣是以聖哲之君遐觀遠慮恩之
於所不思求之於所不求方其大安也必以危自
厲方其大榮也必以辱自惕不使非常之變起於

不測而臣於不可救也豈非知治道本末之要也
歟則夫六親之等五法之數又從而可推其要也
聖策曰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世而可施於今
者何策崔寔之論范曄謂明於政體而有益於時
者何事昔班固載仲舒漢廷之策於史其間講天
下治亂之理可謂詳矣舉而行之皆足以助治而
收川施於今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
陰土政先德而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
十條書於以爲凡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
今者則臣以爲不足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槩欲

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姦宄之膽以之行於漢桓帝衰替之世可爾安足爲陛下深論哉策曰無以爲古人陳迹旣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過中得宜爲言此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

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正悔亡然則革之必至于元亨利正然後悔可亡爾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于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以革之則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嶽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衆多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者相與謨謀於廟堂之上至于風移俗易徙善

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而朝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諭竄黜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邪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愼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主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又讀曰復則法以輕而不信矣法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後二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愼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

則苟飾行以自免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銑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又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改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器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墮器敗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萬物之理至詳審矣而至於治天下之難治而未嘗不歸之大才碩德之人故也

之不寧必待君子之經綸蠱之敗壞必待君子之振育旅之分散必待智者之有爲否之欲休必俟大人之獲吉聖人以爲當四卦之時不得四人者治之則愈益其亂而無補於治昔湯之求伊尹也見之耕者高宗之求傳說也見之巖築文王之用太公也見之漁釣三士者藏迹至深而三君者能舉而用之者以其取之公求之廣也唐文宗可謂恭儉慈仁勤於致理之主當是時李德裕在其庭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正觀政要而歎息又曰吾視開元天寶（並玄宗年號）事則氣拂吾膺然

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爾伏惟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廣取以爲法鑒文宗捨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間內外不興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才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舉而詢于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

對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五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歸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

閩建陽游榕製活板印行

策中

試策

問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其來尚矣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必窮而後變通歟抑窮之不可不變而通歟帝德王功萃乎宇宙其必有以運之矣漢高帝手援劒實誅促秦項所過

麾城斬邑戰不可殫記殆無所事乎詩書者傳世四葉大雅霧會便已愬稽一時布渡方宇決無昔時所用武夫屠販之人文與景時木訥無文采之士矣此漢一代大美旁薄時也而民用凋弊奸宄不禁衣繡杖斧斷斬郡國則反以衰何歟是憲是迪文治肆興至於號令溫雅奏議可述交暢旁締表裏昭融而赤九丕緒則寖微寖滅三輔壓飛黔黎不奠文益以曼羨而時益以沸擾何歟紹隆守文有華厥前何惡之有無乃易所謂窮者歟是

以有廟謨雄斷中天造邦當其三靈九圍叩稽咸仰鋒鏑上下十關九死雅言遂義我則未暇白水之邑參墟之野唯鬬發憤而悉怒霆擊而雷震耳然今年渡河明年徇薊彼一時也而幸鄴幸譙幸豪幸蕃又如行大司馬事何邪從事史不過十二人秩皆百石彼一時也而吏職減損十置其一又如行司隷校尉置僚屬規模何邪舍食道傍蒙犯霜露彼一時也而自將輕兵晨夜馳赴千乘萬騎斟無先驅之復路屬車之按節邪蓋爲建武犢

武年號且四年矣而始有尚書令之條奏法度豈自渡河徇薊以來皆創出凡五年矣而始起太學始稽古典嘗前數年皆不問俎豆之日他時王師親征次于高平大將軍率五郡太守來會方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誘曰軍旅草創之故而亦既許久陳百僚而賛群后獨不聞供帳置乎雲龍之庭何邪蓋又久之而郊廟樂器葆車輿輦送自益州法物始備是年則隴蜀平矣干戈偃矣功臣各以兵甲兵尚儒學矣江淮山東悉平之後乃竟未能

置此兩子度外而十三年之遠以俟今日向
使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尚有一人甲與兵者
則終無復感禮與樂究皇儀而展帝容邪然
自其初而盛德大功已天下向服不害為土
地之最廣甲兵之最彊號令之最明豈規防
矩飾之不足故厭難折衝之有餘邪使帝而
早已侵威盛容從事明堂靈臺間所謂南有
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果何伏
區區一二文之末與士大夫共此功名邪時
有夷隆事有纖𥧌達權救弊與世推移安有

盛威儀而求至理坐吟詠而待昇平哉惟我
宋受上天寶命五緯煌煌聚于奎宿于包矢
束無所事武天經地緯日迪斯文上暢下浹
流裕罔極前啓後承燁燁盛矣或謂久而習
習而窮文弊沈痼上下一律將何道解而更
張之邪近之端平（宋理宗年號）已難於寶紹（寶慶紹定）
（亦並理宗年號）今之嘉熙（亦理宗年號）更難於端平端平
不過以議論更寶紹今於更端平實意有幾
端平不過以文書命令更寶紹今於更端平
實事有幾舉目棗紅秋風四野危急已迫乎

其後柰何虛文猶膠其前哉人情所徇名利
從之長浮華而廢考績甚未然也伊欲伏文
貌而尚忠質使砭劑以代膏梁追惟建武之
中興取法大易之通變則戒左右之偏恩約
中宮之賞賜少竢天下之定可乎陰鄉侯不
以並功臣之封南陽人無使妨賢俊之選大
示天下之公可乎動如節度不喜飲酒每旦
視朝日昃乃罷力圖世運之艱可乎質厚少
文之大將雅實無華之宛人由以風勵浮辯
可乎推赤心而置人腹中袒幘坐而笑迎國

士由以延攬英雄可乎執金吾擊郾率然而
對請北取上谷兵從容爲言由以役使衆俊
可乎承制遣使得命西州之將捫門之事一
由正南爲重由以倚伏外閫可乎上薄幕府
不敢爲私受詔出師夕則引道由以伸縮避
將可乎闔乾闢坤一旋轉間耳方起而自爲
機杼擺脫窠臼縉紳大夫方且譁然以改章
舊事爲言建此大策但見落落難合于諸君
積行藝之選來試有司自是而倚梯天科欲
大驗於事夫子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故貧

以建武文治聊占所蘊　宋翁合

對治天下者文也弊天下者亦文也文以弊天下亦以治天下是故有文之本有文之末唯其本所以治唯其末所以弊何本也三綱五常其本也何末也典章文物其末也末者可損可益而本者無損益末者可存可亡而本者無存亡執事知文之所以弊則亦知文之所以治歟事之急也吾則援事之危也吾則安三尺所以理軍市而適用鄉飲之儀六奇所以解平城而適用舞干之化文物工於華國不工於治國議論切於愛時不切於濟時

此固文之所以弊也人何所貴而爲人國何所與而爲國吾可失利不可失義失義必至於滿君吾可去食不可去禮去禮必至於紛亂忠敬之風立而後君得而有其臣孝愛之道存而後父得以有其子此又文之所以治者也昔管子以周旋揖遜爲禮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禮也者天經地義民行而已魏文侯以新聲古聲爲樂子夏曰是音也非樂也樂也者君臣父子紀綱是已執事之所謂文以類則管子之禮文侯之樂也愚之所謂文以類則太叔之禮子夏之樂也管子之禮可損太叔之禮不可損文侯之樂可亡子夏之樂不可亡去禮樂之音儀固所以去浮末之弊去音儀之禮樂適所以去根本之治弊者去誠可喜治者去亦可憂執事慨今日之弊而慕建武之治乃所謂建武以不文而治今日以文而弊是固然矣抑亦孰知今日唯其不文所以有今日之弊建武唯其文所以有建武之治歟今日之患夷狄也建武之患盜賊也中原有中原之道而後夷狄消帝王有帝王之道而後盜賊弭使今日而有文則是有中原之道矣有中原之道則是有以勝夷狄矣夷狄

何以至使建武而無文則是無帝王之道矣無帝王之道則是無以勝盜賊矣盜賊何以去此愚所以深疑今日之不文而謂建武爲文也嗟夫霜馳露宿之不如安逸也麥飯荳粥之不如珍美也笑迎說客推心降虜之不如禁衞凝嚴也朝儀未備者久之不如供帳之陳乎雲龍也法物未備者又久之不如樂舞之陳乎郊廟也大將而質厚宛人而無華今之士大夫若是其斂且辯矣金吾而卒然擊鄧建武而殺然請兵今之士大夫若是其宛且遜矣上薄幕府而不敢私受詔出師而即就道

今之士大夫又若是其虛虛徐徐矣戒左右之偏恩約中宮之賞賜以黃屋之貴至於不敢顧南陽之親以椒房之懿至於不敢假陰鄉之寵使有如今日之荆襄必不暇議貴介之封矣使有如今日之巴蜀必不暇議戚畹之節矣以此言之雖謂今日不爲文而建武爲文可也然而求文於音儀建武誠不如今日矣求文於禮樂今日其能如建武乎自莽之欺孤弱寡也漢無君臣矣我是以與昆陽之誅自莽之用新代劉也漢無父子矣我是以重元廟之建以同姓之疎屬不敢棄而兄弟之義

立以古人之賤交不敢忘而朋友之道明三綱絕矣而復續五典壞矣而復脩爲人子孫而能吉昌祖之業爲人父母而能救萬民之命日月重明天得以爲天關河重整地得以爲地書同文車同軌中國得以爲中國遺臣妾奉珍貢夷狄得以爲夷狄此則建武之文而非今日之文也此建武之盜賊所以不必今日之夷狄也執事乃謂中興之文不如今日之備不知節目之尚遺實則大綱之已舉建武四年始有常書令固也獨不曰先是也用孝廉爲常書郎孝廉何人邪今年渡河行司馬則

年銜蓟討王郎獨不曰髙密之褒亦見於卽位之初年邪六月幸蒙攻厖萌七月幸蕃攻董獻獨不曰幸魯之祠亦見於是歲之十月邪此固非愚之所謂文也要亦執事之所謂文也而遂謂之不文可乎執事若曰吾非爲此也特有激今日之弊云耳然其弊者末也末可去也本可去乎且吾聞之惡禮之儀而損之儀每未損而禮先損惡樂之音而亡之音每未亡而樂先亡以爲虛華之可削不知實理之巳虧以爲典章文物之繁不知三綱五常之巳略孟子曰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

何其可也由今之言變今之俗則是中國之道可廢夷而後可者也人道之可廢物而後可者也君子之道可廢小人而後可者也天理可以絕滅人慾可以横流至於財天下期於管仲苟可以富齊而亂齊者不之恤至於兵天下期於孫武苟可以伯吳而弊吳者不之顧至於法天下期於商鞅苟可以强秦而亡秦者亦不之問矣率天下之人而禍斯文而禍天下國家者必此之言矣或曰文則文矣如韃何曰此其所以禦韃也符秦之圖晋也不憚其兵之不武而憚其人之衣冠耶律之入中

原也不嘆其臣之不武而嘆其臣之不忠遂人之戒邊吏也不畏汲汲富彊之王安石而畏弱不勝衣之司馬光何也中國陽也夷狄陰也人倫明君子用凡出於文之爲者皆陽類也人倫廢君子消凡出於不文之爲者皆陰類也以陽治陰此中國之所以勝以陰治陰此夷狄之所以不可勝歟故曰此其所以禦韃也不然釆薇之所治者昆夷獫狁也天保之所治者君臣朋友之事也古者以君臣朋友之事欲制昆夷獫狁之難是必有説也姚事試而思之 策學選又云此篇奏駕問目自達己意主司方厭文之弊我則盛稱文之治主司肖建武之文不如今日我則謂今日之文不如建武融化渾目慷慨論天下事全不費力始濟庖丁解牛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

問宰相所以寅亮天地撫中國鎮四夷其任甚大其責甚重若伊尹之佐湯周公之輔成王夫子之小施於魯澤甫一時功被後世經綸運化卓乎不可及也姑以漢唐賢相之卓業論之漢相凡幾人而蕭何名曹參名爲冠丙吉名魏相名有聲唐相凡幾族而前稱房玄齡名杜如晦名後稱姚崇名宋璟名其外此皆不足乎相邪今觀爲法講若畫一何之規固善矣而售民田宅欲以自汚將爲明哲計而反以自辱何邪舉事無所變更參之隨亦宜矣而日唯飲醇與吏歌和欲示無事而遂失大臣之體何邪牛喘之問吉之知大體也而科瑣邊吏因馭士之入白何不能先事豫備邪條奏便宜相之知故事也而甚稱上意未免過於嚴毅何不能少濟以寬邪玄齡諫伐遼之役可謂善諫矣而以譴還第避位不出君臣之間猶未乎何邪如晦決議事之籌可謂長於斷矣而御史劾諷隨斥嶺外以微罪貶言者而不之

救何邪崇以救時自許信乎其能應變也而辭斥受饋爲時所譏何不能訓齊一家邪璟之犯顏敢諫信乎其能持正也而豈使括錢煩擾興怨何不能悅服衆心邪漢唐數百年爲宰相首稱者八人而已而夷考其迹猶不能無疑焉豈三代之後相業之難全歟抑大體可取而一二節目不必責備邪抑其隨時應務各有深意邪就數子而論又孰優劣邪試與諸君商訂之

宋翁合

對所貴乎大臣者致君於無過而已君既無過而

身有過焉不謂過也君苟有過而身無過焉是謂過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仁智未之盡周公之過不亦宜乎然吾觀周公之君幼以中才之資逮其壯且老也其殆庶乎入聖之域矣周公之過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君子哉蘧伯玉也君子亦何過之有何其欲寡過而未能也然吾觀伯玉之君顛頓流離幾至失國是固其君之過吾則爲不能已其過乎是則伯玉亦有過焉耳夫以成王之美於周公乎何有而周公可以免其過衛獻之惡於伯玉亦何有而伯玉不能辭其過嗚呼是可以知大

臣格心之事業矣蕭曹丙魏漢之宗也房杜姚宋唐之良也上下千餘年間唯此七八大臣最可人者然而皆不免於過可憾哉且吾所以憾之者豈以其自汚歟飲醇歟而緩於科攬而煩於總職歟豈以其譴遷歟斥言者歟而有二子之貧而有括錢之擾歟要之皆其身之過也吾不憾而可憾者以其君之過耳臣過止於一身君過及於天下身過得罪於一時君過得罪於後世也此愚所以不憾於其身而唯其君之憾也高祖以垂老之年幾於不能定天下之本他人固不能爭沛邑故人獨

不可爭邪太宗生平之失莫甚於有同氣之慘他人固不能不從河汾高第亦可從之邪西都之亡亡於外戚而許史擅權蓋已基於地節(宣帝年號)之世吉固號爲長者如相之嚴明亦復因以奏事何邪天寶(唐玄宗年號)之亂亂於婦寺而貴妃力士之寵蓋已浸淫於開元(亦玄宗年號)之垂末崇時固已死矣尚及璟之未死也亦噤不發一諫何邪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向使數子能正其君則能定其國唯其君之不能正是以國之不能定大臣之事宜莫急於此上而不急不知平日之所謂規隨所謂

訓斷所謂寬嚴而相濟所謂變正而相成者果爲何事邪亦可謂不知本矣雖然若數子者誠過矣然亦豈無次第邪說命三篇所謂輔成高宗之德者周公論武丁之相不歸之傅說而歸之甘盤甘盤從君之舊者也傅說得君之新者也使甘盤無以正君心於其先雖傅說無以成君德於其後此周公所以專美於甘盤而愚於此所以尤有憾於得君之素者歟相召於楊崇召於同璟召於廣從政者新固非所責若蕭若曹若丙之於杜也其奉君周旋幾年矣亦復不能優游浸漬以正其君也

邪或曰正君大人之事也何之畜於督事參之起於中涓吉又出於魯之獄吏斯人也而責以斯事可乎然則房杜不能免其責矣房杜以秦府之故僚而且號爲有正主庇民之學者帷幄從容還何等事綱常墮地亦恐聽之而不之救歟此十漸不終之戒愚謂非太宗之過實房杜之過也愚至此獨有憾於房杜且不能無憾於井盤策學淵叉云問中入人皆漢唐名相而事業皆未純故問目既褒而復貶至於大臣以致君於無過爲大節則問目所不及也此篇先照題外立意制體抑揚條答詳盡可謂高手

問有國勢之盛有地勢之險國勢之盛將勇

兵強財豐器備是也地勢之險長江巨浸崇山絕壁是也然以前代考之昔次陘之師齊之國勢可謂盛矣而楚臣之辭乃曰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豈地勢之險曾不下於國勢之盛邪城濮之師晉之國勢可謂盛矣而晉臣之辭乃曰若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豈國勢之盛猶有資於地勢之險邪赤壁之戰以魏師之衆順流東下如太阿出匣其鋒不可當操自以爲吳在掌中矣周瑜以三萬之師一鼓而衂之淝水之戰苻堅擁百萬之衆橫行無前如摧枯拉朽其勢不可遏堅自以爲晉囊中物矣謝玄以五千之兵不朝食而破之豈吳之國勢雖不及於操特恃長江之險其兵習於舟楫魏師雖盛非其所長是以有赤壁之捷邪或疑吳勢之怯一時君臣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抗魏非藉南風縱火之機則勝負未可必然歟否歟豈晉之國勢雖不及於秦特恃淮淝之險其兵熟於地理秦師雖衆非其所諳是以有淝水之捷邪或疑晉勢

之弱一時有請以精銳三千入援者謝安姑示大體而卻之所謂朝廷處分已定兵未有以爲計非藉八公山木之助則秦衆未必潰然歟否歟雖然國勢地勢二者得兼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固也胡爲祖逖於五馬渡江之後是時河南已非晉土矣逖之所給廩布匹徹而募兵不滿二千餘人耳卒能奮擊楫之誓撫新附之衆自河以南復多歸晉方將練兵積穀推鋒越河惜乎若思淵即戴代而事去矣向使專任逖而不易終能遂其掃清冀朔

之志否乎劉裕當寇虜侵擾之際是時險要已非晉有矣裕起於草萊之中初無素備奮臂一呼既削平內亂繼而整兵誓衆揚旗北指斬慕容擒姚泓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惜乎委弃秦雍付之孺子而事去矣向使裕以規恢為意終能成混一區宇之功否乎以晉事觀之則國勢必在於素盛地勢必在於據險乎抑有出於國勢地勢者乎當今國事方艱虜情叵測正明主宵旰憂顧之秋清朝諮訪不諱之日試以前代數事稽其成

敗之由評其得失之實凡備敵禦侮之策攬險守要之方今猶古也據前人已著之迹以參今日當為之事庶可以知國勢之所宜謹者何先地勢之所宜備者孰急寧無補於救時之萬一哉願聞精切之說毋泛

宋陳成甫

對國勢有所恃而重則地勢與之俱重國勢無所恃而輕則地勢與之俱輕勢之重者用其國而有餘勢之輕者保其國而不足愚嘗泛觀立國之規模矣將有勇怯兵有強弱財有豐匱器有堅朽此勢屬於國而無常形者也崇岡複嶺扃鑰嚴固驚濤怒波舟楫利便此險設於地而有定勢者也自古及今同是國也則亦同是地也同是地也則亦同是險也然固有善用其國而無敵於天下者亦有僅保其國而左支右吾之不暇者此無他係於國勢之重輕耳夫地勢之險易與國而存亡國勢之重輕隨時而軒輊問其將果勇歟兵果強歟財果豐而器果備歟是之謂國勢有所恃而重若然者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表裏山河惟吾地勢之所便耳故曰用其國而有餘問其將果怯歟兵果弱

歟財果匱而器果乏歟是之謂國勢無所恃而輕若然者以戰不勝以守不固金城湯池適足為彼敵之資耳故曰保其國而不足感時撫事慨念興衰蓋嘗求齊之所以立國者矣始之陵駕方城震薄漢水者此齊也後之困於易水役於函關者亦此齊也豈地勢不如昔哉有威公管仲則國勢重無威公管仲則國勢輕此用國之效所以不同也又嘗求晉之所以立國者矣始之伐楚救宋俘曹執衛者此晉也後之分於六卿辱於秦楚者亦此晉也豈地勢不如昔哉有文公舅犯則國勢重無

文公勇犯則國勢輕此用國之效又所以不同也大抵地有常形國無定勢其有常者在乎擇險而知所守其無定者作之則興委之則衰振之則強玩之則弱而要其所以為興衰強弱者尤係乎立國之重輕也執事先生據今援古即國勢之所宜謹者何先地勢之所宜備者孰急發為問目下策承學愚竊謂地勢之險易未有不恃國勢之重輕以為存亡者也江左之事陋矣然其有所恃以立者可不推求其故乎赤壁之役人皆謂吾之所以勝魏者黃蓋之一炬也殊不知斫案之項孫權何

所激而奮怒寄表之後周瑜何所見而請行則吳之立國必險有足恃者矣國險民附賢能効用其大勢之重若此則赤壁之險非地勢之險有所恃而能險也淮淝之役人皆謂晉之所以却秦者朱序之一呼也殊不知別墅之遊安石何所見而不懼渡潤之擊牢之何所顧而敢前則晉之立國必險有足恃者矣措授餘閒部陳嚴整其大勢之重若此則淮淝之險非地勢之險有所恃而能險也乃若雍丘之屯將無尺兵軍無斗糧乃能扼石勒之強而奪之氣是國勢之所恃以爲重者祖逖主

之也及夫代以若思則自輕其勢而雍丘非晉有矣關中之入君無素謀國無素備乃能擒姚泰之墟而馘其首是國勢之所恃以為重者劉裕張之也及夫付以孺子則自輕其勢而關中反為赫連所有矣參考而並觀之未有國勢重而地勢不與之俱重亦未有國勢輕而地勢不與之俱輕者也然則今日亦將為國勢廣乎抑將為地勢廣乎愚嘗合東南大勢觀之竊謂全蜀之地天下之頭目也東晉不能有而我宋有之荊襄之地天下之腰脊也孫權不能有而我宋有之以昔人之所不能

有而吾獨據其全以扼其險是宜立國之勢必有非江左所能及者而今日之弊乃聆聆然疑於誇矣何歟嗚呼盍亦即其平日之所恃者觀之矣愚不知今日之所恃者何哉果恃吾爪牙之將足以重北門之鑰乎何饕帥之紛紛也果恃吾貔虎之士足以重三邊之屯乎何虛籍之總總也抑恃吾腐紅之粟犀利之器增重大山四維之基乎則又未能財貨山積而戈甲霜明也唯其無所恃以為重也故鞬騎再驅而全蜀危備將一呼而荊襄潰地勢之險昔人之所願而不可得者殆將非吾有

矣世之扼腕而談抵掌而議者未嘗不以地勢之
存亡爲慮也愚則曰國勢之重輕尤所當慮今日
積輕之弊非一日矣端平理宗年號以來名曰更化而
舉動之輕甚於前日帥閫之謀始輕於戰復輕於
和朝廷之令始輕於行復輕於改名器輕於褻賞
罰輕於戲爲仕者輕廟堂爲兵者輕將帥爲民者
輕其長上此其積輕之勢將恐國不足以爲國而
奚止地勢險要之足備哉然則如之何而國勢重
曰君上有大權則國勢重朝廷有公論則國勢重
天下有君子則國勢重以之張國威則將勇而兵

強以之裕國計則財豐而備輕重之機形於內
而興衰強弱之證著於外在吾君一舉措間耳獨
不以家法觀之乎我朝廷立國以來重相臣以一
事權防專竊也重臺諫以司言責防壅蔽也重給
舍以主王命防私謁也重監司以察州縣防末大
也唯其有所恃以爲重故強蕃悍然於西陲而屈
服於王文正公旦名之一言契丹桀驁於北境而俛
首於司馬公光名之一相西川之盜閧張忠定詠名之
威聲而投戈陝西之兵開韓忠獻琦名之復帥而增
氣嗚呼必有若人者庶乎其足以重吾國矣通日

梅鼎易調台躔改色必有任新責者膠庠諸生惓
恤緯之憂久矣故因明問而吐其狂此策問以地勢國勢云
地勢二者爲主而往往參錯言之其不可分爲二
事明矣此篇獨以國勢爲主深識題意中間題中
條答井然不亂且文字豐腴議論明白說
目事處皆切當之言真對策之務式也

進策上

審勢　宋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于萬千年而不變
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
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唯其民
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

而爲據依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
文視天下之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
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
一代之所尚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
遂尚文後世有賈誼者出説漢文帝亦欲先定制
度而其説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
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
當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
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
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

國家之所尚者而恩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彊弱衆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彊矣猶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彊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彊者利用惠乘彊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彊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彊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

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彊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彊弱以爲之謀昔者周

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擾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

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唯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

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殭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殭勢

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殭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殭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殭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為殭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為焉有為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

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為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殭愚故曰乘弱之恩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

也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因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偃趙

衰先軫魏犨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審敵　宋蘇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爲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爲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

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爲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爲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瑭（後晉高祖石敬瑭）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

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構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真宗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蓋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

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犬聲音狺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唯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彊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

句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

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

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

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驟驟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

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代吳之役唯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

而得後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剪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

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斃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爲盜邪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剪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覇主之資也凡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策略第一　　宋蘇軾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

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

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
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
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
今夫醫之治病切脉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
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相之搏也及
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
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
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
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
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

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
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
世不已疎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
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
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晏安畏期
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
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
者以其動而不息也唯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
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
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
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
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
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
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
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
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
云大明唐順之曰此篇以客形主甚有斷

策略第三首 ○任人　　宋蘇軾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

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
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
大患而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
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
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
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
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
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
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
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

尤其法々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于覆敗死
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
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
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
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
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世主臣竊以爲當
今之患雖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
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
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
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

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
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
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
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
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以上論變法之弊）夫法之於
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奸猶五聲
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
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彊去者皆不
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
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

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
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
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
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
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
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
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
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
而有所奪祗以速天下之亂耳晁錯之事斷可見
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

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扶類）斯固未足與有
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
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
（以上論用人之弊）慶曆（仁宗年號）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
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
也雖天子亦遷（待去蛇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
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
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
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
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

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在一本此三什句脩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與也此其人此其時是故先主拒關羽張飛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唯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

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厲法禁 一策別

宋蘇軾

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

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唯聖人爲能繫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于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很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之吏

受賕以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苟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於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

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破說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唯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

忍欺也苟皆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以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鞫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于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遂罷去此其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爵減首免勿擿與前罰並分明四作其叙得其變化天下唯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

而加如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決壅蔽三策別 宋蘇軾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上而必見察不能無請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

而已疾痛苛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為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為一叩之而必鳴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令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

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
年而不獲至於　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
莫不務爲留滞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
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
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
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唯
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
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
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邪吏
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

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覇百官承職
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
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
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
下及出關郡縣皆以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
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覇
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
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
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

如省事而厲精省事莫如任人厲精莫如自上率
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
而訟者之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
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
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
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
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
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
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
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

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
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
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
莫不震慄盡力於王事而不敢晏游如此則纖悉
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
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
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
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大明唐順之曰此篇前言
壅蔽之當決後言所以決之之道

文體明辨卷之三十六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策下

進策下

無沮善策別六

宋蘇軾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唯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觧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扳援而來唯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

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絶其塗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絶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絶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絶之則不用〻之則不絶既已絶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强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絶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

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人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絶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

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唯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大明唐順之曰此文甚辯綜）

敦教化 策別

宋蘇軾

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忸怩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其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長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蕩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嘗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鄉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耻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試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偷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

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鄉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

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嘽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為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西河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為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

諸道以兵興為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夫如是將何止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為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為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為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為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均戶口 策別九　　宋蘇軾

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於官一夫而百畝民不

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當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為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為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為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

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唯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躡足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彊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葢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唯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

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民捨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利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必省刑罰薄稅斂輕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

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而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唯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爲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其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故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唯恐後耳此其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饑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戚哉當此之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

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其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倡勇敢 策別十七　　宋蘇軾

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

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卻走聞鍾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則閭閻之小民爭鬭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

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

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彊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

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以

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
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
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
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
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大明唐順之曰此篇議論方而意圓）

策斷（下篇○論北狄）　宋蘇軾

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
其國無君之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
麻耕作織紙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
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

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
具故戰則人人自鬬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
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
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
紲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
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
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
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
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壍爲溝池大
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退坐

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
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
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脊腰）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
犯唯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
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
玉服黻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
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
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
而雜用其法（含）則是佩玉服黻冕而垂旒而欲以
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

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
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
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彊黄池之會彊自冠帶
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彊者乃其
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
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
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
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
之賢俊其疆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
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

也而東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其變化所習）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猶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覩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晉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旣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

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束縛於中國之法）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去湯開）泰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

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羣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苦其無法）雖不爲吾用亦以間踈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諜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

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苦其無法）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銜窶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一也）（嫺尤）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顯）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

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
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
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
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
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
臣未敢言焉大明唐順之曰此文極其變化橫亂而不可羈制

君術○第二首 察情　宋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
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
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

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
以不知此下言君子之情蓋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
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
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
祿力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
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
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
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
天子不知焉而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
恍於其中人唯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

則忿鬭而不和人唯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
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
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
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
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姦雄此下言小人之情蓋臣聞
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而其爲迹也甚微
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
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
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
放以釋天下之權此論曲盡姦人之情天下之權既去其君

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
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
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
人從而傾之夫人唯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
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
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
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
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
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姦何者有
好善之名而不察爲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

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措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姦雄刼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驪姬之說献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盖唯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

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衆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絶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大明唐順之曰此篇分兩節總敘兼永叔子瞻好處蓋子由文之至者也

君術第四首　宋蘇轍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隙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爲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上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虞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其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鰓鰓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爲其弊在於防禁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

至險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測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畏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甚寛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以自盡於其上而以爲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甚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免取容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爲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百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爲姦安可窮盡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

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僞之
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吾欲臨之以
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憚而不敢言多爲之隄防以
御其變詐則彼之智將有以出於隄防之所不能
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
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
下之士而不防其爲詐談笑議論無所不及以開
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皆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
愧耻而不忍爲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
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徇

私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疵瑕之人而不卹報
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
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横放肆犯法而無忌天下
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
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
謂至易而有所至險二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爲用
夫是以至寛而天下無頹惰靡迤之風至險而君
臣無猜防逼迫之慮夫唯能通其君臣之歡而盡
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臣事　首第一

宋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
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
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
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
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
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
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
所不顧也將爲權臣邪必將內悦其君之心委曲
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
下以見已之權而没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

愛悦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
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
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
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以必爭爭之不能而
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
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
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
其側爵禄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已
之私恵刀鋸斧鉞已得以参其輕重而不求以爲
已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群下有

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唯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唯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讙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

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為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辯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衞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剿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唯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

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

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按晉武帝時劉頌上疏曰闇君在位則重臣亂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成敗相反何也重臣假所以樹私任臣因所指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此篇之論蓋本於此其曰權臣即重臣也曰重臣即劉所謂任臣也至我朝嘉靖七湖廣張文隱公治典司京靖二十八年會試復以古吉策士而發揮尤極明盡嗚呼人主觀之亦可以警悟矣

臣事第二首　明罰　　宋蘇轍

仲尼之稱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

無怨言又讀蜀志其言諸葛孔明遷李平廢廖立及孔明既死而此二人皆哭泣有至死者臣每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嗟嘆古人之不可及而竊愍今世之不能也夫爲天下國家唯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刑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於天子本無敢言者唯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於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

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臣嘗竊悲唐季五代之亂外有執兵強忿之臣威蓋天下而以其力內脅天子天子不敢輒忤其意意有所不悅則其上下不能自保當此之時人主務爲安身之政不敢以其剛心而守其公事此其勢不得不然耳方今海內治安外無諸侯之虞而內無跋政之患然臣竊觀之於政令刑賞之際常若有所畏而不敢自必者此其故何也夫朝廷之臣無罪而晉有罪而黜此爲臣之常也故其有罪以爲當黜則

官必削以爲不當黜則無故而置之外地猶爲不可也今有罪而推之於外及從而增其爵秩是將以爲賞邪爲刑邪是不可得而知也蓋曰姑以鎮撫其耿耿之意彼其失爲近臣而去也雖賜之千金而猶有所慊然於其心且天下之罪人而皆欲滿其所懷則爲天子安可以有所刑戮哉然而事之所不平者又非特如此也黜之者一人則必有排而辯之者一人以爲黜者之有所不悅乎其辯之者也而使與之皆黜夫此二人其罪果誰在乎以其言而黜人亦以其言而黜之是爲黜者報仇

耳是以天下雖無強臣之災而臣下竊揣天子之心皆有所持而邀之此其弊始於執之不剛而成於守之不公夫朝廷之事臣安得知其有所不公者然竊惟每有所除吏民間莫不切切口語以爲此誰人之親戚故舊而得之者亦有所措意亦莫不以爲此誰人之所欲而行之者使上之人凡果如此則宜乎人之受罪而不服而吾亦不敢以加於人也詩云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唯仲山甫柔亦不茹則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人唯能不侮鰥寡也而後能不畏強禦臣故曰唯

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此其勢然也且夫古之爲君者有所大樂而今世不知也人君之樂非樂夫有天下而樂得與天下去惡而獎善以快吾志今使天下有不義之臣誅之不僇又從而尊之尊之不足以爲愧而又從而黜其所怨以慰其盛怒此二事者夫豈爲君之樂哉蓋事有所不可並從而欲不可以皆得令夫人之有所私愛而不公者是亦人之所樂焉耳然其爲樂有所害於爲君之樂是以不若棄彼而全此也且事之利害有知之而患不可爲者有患不知之而知之則可行者今欲潔

然無私而行吾法之所至有非而黜黜而無所姑息使天下皆知賞之爲賞罰之爲罰此非有所勤苦而難成者而顧患不肯爲夫管仲孔明惟其爲之而已矣

臣事第四首。委兵權　宋蘇轍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唯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以

不以爲必起於諸侯之太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彊臣嘗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起繼宗廟既平天下以爲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彊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

唐季五代之亂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兵安其將而樂爲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

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素將之兵者無腹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欲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此而夫莫敢仰視此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脅從驕起之殃緩則畏而然之而有急則無不忍之意此二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五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如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利未究而變其方

使其害未至而事已遷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五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唯其利已盡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兵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凡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足以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犯天下之危欲享大利而憚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方今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忠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此一甚姑窮故夫將帥豈必盡疑其為姦要以撫畏其擇之之勞而遂以被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臣事第五首　養兵　宋蘇轍

天下之勇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

士可使主兵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為尤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壘壁而其氣在樂陣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足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其衣其食優游無

爲投石超距不足以洩其怒而冬求其上之所短
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圜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
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
不欲復役夫唯不欲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
而與之從役則爲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
於農其欲動之尤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強天下
之民日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
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
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
乃反傲睨邀賞不旹卽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

難而赴敵而鬬死有事而役役而盡力此其勢宜
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
非其養之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
之多而士卒之趫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
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
急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宗
廟禁闥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
右而尚何以爲安臣聞養兵而兵驕戾其責在將
方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
而爲之什百之長此其爲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
其上之所統獨有三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
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以日夕訓
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
難用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
洽上下不相信特以勢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
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傴僂親問疾
苦如與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
古者南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
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
入軍中獲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法有以

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
使狠戾之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
匹夫爲左右之衛哉臣愚以爲畧如漢制設爲諸
校使常處軍中旣以撫之且漸誅戮其豪橫而訓
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
以爲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
也以爲戎右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
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心則雖有法而
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
以應卒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

最天下之大患也（大明唐順之曰宋特制兵之弊一則大臣不可使近兵一則近兵者必非其人故兵終不可用）

臣事第八　首　　　宋蘇轍

天下唯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爲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爲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

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匄貸鄉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於鄉黨刺客武士爲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禄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爲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爲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臣可使

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爲當然是以寇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廣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橫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方數千里幾爲丘墟而無一人死戰之吏國

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飢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爲淵六年之閒考足而無過則又爲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爲兩制此其爲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爲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以其法邀天下令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治官六七考求舉者五六人凡此皆備具而無所過失

然後爲之敗爵而增其祿秩夫此豈誠足以邀人哉爲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吾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邪是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爲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二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惜身處用虛評引首轉文勢不急迫而鬱迂有味小蘇得意正在此法亂則使人紛紛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

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投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自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與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爲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吾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爲蕩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爲姦臣聞人唯不爲姦也而後任以爲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唯有司之爲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唯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不深察也大明唐順之曰此體大抵與排偶俳篇同

民政第二首舉尊廉。　宋蘇轍

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脩潔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

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

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鄉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

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掠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

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聞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

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大明唐順之曰此文甚委曲

民政第五首平糴屯田。　宋蘇轍

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子隨其破敗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踈剔禁檥其爲法亦已盡矣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

王之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緊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又皆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化陳言作新語可爲援引之法其始也兼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阡陌以勢相役收太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并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恥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之而無餘飢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乘其不足而貴賣之以重其災因其有餘而賤取之以待其弊予奪之柄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戾而不爲斂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貴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

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能役休則無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害農故特爲設兵以辨天下之武事其始若不傷農者而要其終衣食之奉殫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閒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其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

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世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

故屯田平糴之利累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蓋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産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鐵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絶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愛惜而發之也輕

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彘馬彘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僵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既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衰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略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

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民政策六首〇　　宋蘇轍

役民

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彊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與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

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後天子之田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責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鬬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傷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役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

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末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乃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

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倖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敘農與國皆敝處甚無痕跡）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唯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船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

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游閒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役竊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

給而節其大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
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
困（發前人未發之意）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
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者愈少而
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
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
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
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
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
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

役之憂可以稍緩矣（大明唐順之曰此篇敘事制辭而文其妙處全在識國病）
（貞農病二者夾辨洞融）

盜賊上　　宋秦觀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
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
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
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
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爲六國
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
蒙恬北築長城卻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
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盜賊未嘗
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
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
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
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抄奪是資亡命是
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遁非有恩信
相結然揭竿持梃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
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羣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
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
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

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慓悍可殺而不可辱故
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
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虺與鼠
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
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
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虺鼠之術必
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
而出焉則尺箠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
虺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虺鼠不可以弓射
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

賊者平之非難絶之為難平而不絶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禍莫深於窮治何則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忍饑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刼而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疏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

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銅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恩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維新盖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計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七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八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

按字書云論者議也劉勰云論者倫也彌綸群言而研一理者也論之立名始於論語若六韜二論乃後人之追題耳其爲體則辯正然否窮有數追無形迹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至其條流實有四品陳政則與議説合契釋經則與傳註參體辯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序引共紀此論之大體也按

勰之説如此而蕭統文選則分爲三設論居首史論次之論又次之較諸勰説差爲未盡惟設論則勰所未及而乃取荅客難荅賓戲解嘲之首以實之夫文有荅有解已各自爲一體統不明言其體而槩謂之論豈不謬哉然詳觀之説似亦有未盡者如謂析理亦與議説合契諷諭寓言則與箴解同科設辭則與問對一致必此八者庶幾盡之故今兼二子之説廣未盡之例列爲八品一曰理論二曰政論三曰經論四曰史論（有評議述贊二體）五曰文論六曰諷論七曰寓論八曰設論而各錄文于其下使學者有所取法焉其題或曰某論或曰論某則各隨作者命之無異義也

理論

老子論上

宋蘇軾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

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遊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唯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

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唯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論最及衡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唯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

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聃老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揚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抑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唯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

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

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斷一句

韓非論　宋蘇軾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

心而無愛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先放寬一著）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入緊）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借此一翻便是深文手段）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自說破了根子）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孟軻論　宋蘇軾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

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而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慌）忽誕謾（漫當作）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則此一段全不拘一假）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

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

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精神一轉便）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大明唐順之曰此文縱恣不羈）

四維論

唐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一無也字）世（一無世字下同）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一無也字）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一無也字）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二者果義歟非

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

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矣而一作從枉矣為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禮論　宋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

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此蓋指其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

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邪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王衍論　宋蘇轍

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夫道以無爲體而入於群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唯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唯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捐理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敎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而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之所以

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猶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相乘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盈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派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濟邪佞成淫慾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爲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斯喪而不受敎則廢禮慕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而爲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蕪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爲道之極然反而察其所以施於世者內則譊譊

以求進外則聚歛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王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揚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大明唐順之曰有識見論處亦透

韓愈論　　宋蘇軾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鬭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

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綱提]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説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然矣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顔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

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此一句則文氣錯]

綜

愈之原人曰[辯韓子三段語藏影匿大有日影令人讀去只如一條]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以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此下辭波]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

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説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性[意死]若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邪[大明唐順之曰此文段然四段前後各自爲説而綱目整然又曰細觀此文借乃忘是權換原道爲之波翁之滑稽若此]

揚孟論　宋王安石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

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揚子之言命而不知揚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揚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揚子之言命曰人爲不爲命也孟揚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揚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揚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脩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

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揚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揚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揚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辠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辠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揚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揚子是揚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守道論

唐柳宗元

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出左傳昭公十九年）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一有也字）是固非聖人言乃（一無乃字）傳之者誤也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聖人之所以爲經紀爲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命）是以行吾道云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朝內列位常處之）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

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人卿三伍大夫
五人殷土緣人轄官者在陪臺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則又
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扑小桎
梏手械拳居恭居玉二反兩手共械也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
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去聲而無有失道者
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
而大者亦從而喪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
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
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

矣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
交相致以全其工一作公也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
道達於天下矣一作也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
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
道而失官一有事二字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
也果矣

論二

政論

論法上　宋張耒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
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然則天下治亂不繫
法之存亡歟夫亦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
生不生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
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法日益工並起而相
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
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為尚也為其無事
之可慮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
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
子曰後世有作者虞舜弗可及已又曰虞夏之道
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

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
夫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
日衰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
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
則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與處愛養備至藥石百
物毒烈並進而灸艾鍼砭遍膚而無遺問其年則
必老者也夫虞夏之前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
不足可補也壯者疾易治也其成質未虧而可以
有為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
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

不滿故也彼之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此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所不願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爲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爲之不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邪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

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墻則穿窬竊發盜終身而不爲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僞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仇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爲商商之後爲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爲秦天下大亂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知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爲矣此聖人之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爲秦也歟（宋樓昉曰此反本之論然亦頗參之以非周之説）

論法下

宋張耒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

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欲之動無窮而罪過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強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興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慨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惑者以謂能究上世之不足而務求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

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覩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盖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傷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安輯之歷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內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又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田閭里（一作）而二帝乃脩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奸者隨之強者勝而亂者因之紛

紛籍籍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壞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函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激其變使其勢不爲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何在哉盖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汙樽而杯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爲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爲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藏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嘉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夫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有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或者徒見法度密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

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可以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下復歸用此篇議論既好而文勢復變化曲折）

川字尤工

始皇論第二　　宋蘇軾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挑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

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未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濶難行之飾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

目者莫不近於迂濶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濶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墻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唯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此下脫一小篆作證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

世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唯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獻則唐順之曰此論立絜

封建論

唐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曰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

勢之來則一有字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貌叢鹿豕狉狉音丕獸貌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里胥縣大夫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一有大字大者諸

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此封建本意以下引入帝王事而隔周詳夫堯舜禹湯之事一有也字遠矣及有一無有字周而甚詳周有天下此下言周封建之弊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一作渡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

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矣此下歷數封建之失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一作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此下言秦郡縣之利裂都會

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一無其字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此下言漢之得失以證秦之得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

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此一句所包者甚遠不止於唐）唐興（此下言唐郡縣之利以証秦之得）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此下論四代封建郡縣于民之利病）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一作）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

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有其字）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

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

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凡此皆是推見而非正理然就其說可謂警策矣）徇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

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此論尤精）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一有非字）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

意也勢也（按真德秀曰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真可爲作文之法然其理則有未然者故引胡寅之論以破之而程敦夫黄唐亦皆著論以辨其失世多宗之獨典范祖禹深有取焉而世亦莫之服也愚意宗元之論合於時宜未可盡以爲非獨其謂封建聖人之私而公天下自秦始則無以服天下後世之心蓋急於欲伸其說而不自知其過也千載而下有曾鞏論勢得之大略以爲今之病封建者必曰用秦去病郡縣者必曰周制皆不得其理也所以然者俱列爲百里之州周而侯雖至今存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足以自衛雖與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易知哉此論甚當讀者詳之）

本論上　　宋歐陽脩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就譬喻立綱目）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此言根源雖久非）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于（一無于字一作乎）中國由是言之佛

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堯舜三代之爲政（此下鋪敘事迹再言堯舜三代段中有三節）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一作盡力）於（一作皆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節一）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一作）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一無其字）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

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一作喪）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性情而飾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一作二）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一作勸誘）其怠惰（節三）嗚呼何其備也（精辨）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

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浹浸之以漸而入於人（一作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此四句纖悉盡前意）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一無夫字）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彊其（一作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一作率）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敺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

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下應天）一日（應千歲）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一無之說二字）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舒名仲）患之而退脩孔氏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一無自字）息此所謂脩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

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絶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一無者字）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宋歐陽脩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絶其夫婦於人之性甚矣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

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脩之行之以勤而（一有持字）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進（一作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一作君）皆僭號（一作字）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一無而字）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

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耳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耳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一作傷）

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納）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乎以佛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長以取信是以古之者（一作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

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盖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脩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脩其本以勝之作本論（朱熹曰歐公此計可謂拙矣然試論正當文章有頭尾）

材論

宋王安石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梁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絶危終身無天下之患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育取用之道而諰諰然以爲天下實無材則亦卒入於

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盖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皐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末立見故未有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廄也

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絶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夫然後騏驥騕褭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為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夫南越之脩簳鏃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鶚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彍彍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

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梢之梃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上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况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嗚呼後之在位者盖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况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噫今天下盖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合從而辯説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闘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謨謀諫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盖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至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大臣論上

宋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

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此名言也然人臣處此亦難矣）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

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賊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訛澌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人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訛下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李姓元振程姓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唯

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告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大明唐順之曰此篇專論大臣去小人之道

大臣論下

宋蘇軾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迫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之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

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決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

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

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大明唐順之曰與削稿一意）

朋黨論　宋歐陽脩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唯幸人君辯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祿一作利）也所貪者貨財（財一作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既說小人無朋又生僞朋二字尤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一篇大意此下引事以證之）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

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皐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

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絶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辯君子與小人也（一句承得有拯）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用一作）此而以（一作）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扰有嗟乎夫治亂興亡（一作興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按呂祖謙曰此篇議論出人意表）

文體明辨　天卷之三十八　四三

管仲論　篇下

宋蘇軾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為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蹯踞

文体明辨一天卷之三十八　四四

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為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為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疏暢洞達

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
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生無仲以爲丘明
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
區之鄭而魚麗鵝鸛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
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
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
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
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
致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
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

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
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
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
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
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大明唐順之曰此鄭然

議賞論　宋唐庚

刑賞爲用尚矣自堯舜時已有是說今夏書有之
商書亦有之至周禮爲最詳而孔子孟子無取焉
以爲上意所嚮天下靡然而從唯患其過不患其
不及故爲人主者示以好惡榮辱足矣何至用刑
賞哉天下無事民各安其性命之情非有夏啓伐
國之舉盤庚涉河之役而重賞以募善痛㓕以懼
惡此駭民亂俗之本王者之所深惡也揚子曰民
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以吾
觀之寧獨刑哉刑賞皆不可覿而賞爲甚秦法斬
一首賜爵一級而秦人賜爵者十室而九方是之
時宗室非者此不得附屬籍而民非此者不得有
芬華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
父兄世知覿刑之弊至於亡秦而不知秦俗之敗

正由覿賞爾高祖以金錢爵邑收天下豪俊此可
與創業矣而不可與守成可與立事矣而不可與
善俗何則利者君子之所諱也宋牼一言及之孟
子恐懼變色以爲不可訓而況以利誘天下得乎
漢道之雜蓋始於此是術也漸此一段一段施之衆庶
猶若有理焉施之士大夫則過矣古之誓師必以
賞戮爲言至告群臣則曰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
善諱之德者蓋有恩禮存焉不止謂賞而已不言
戮者以士可殺不可辱故也德近義所以待君子
賞近利所以待小人古之所以待君子小人固有

聞矣世稱伯夷叔齊適周使叔旦(周公)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固虛語也武王周公豈至是哉使誠有此則其見笑也固宜(雖破其說復用其事作一轉議論亦是一格)何則貪夫徇利烈士徇名不察其所徇為何如而一切以利詔之嘗其志哉是術也施之士大夫猶有理施之大臣則又過矣昔平原君(趙公子勝)用魏無忌兵解邯鄲之圍虞卿為之請封公孫龍曰不可王舉君相趙封君東城者以有功也以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割地不言無功亦自以親戚故也今有功而求益

封是以親戚受城而以國人計功也而可乎世以龍為知言吾聞留侯(張良)晚節決策都關中出奇策取馬邑皆不復益封其所以自待者重矣而朝廷所以處之者亦復有體漢世君臣唯此為近古哉

(宋濂防曰此篇議論精確文詞雅健意有含蓄能發明古人所不能到不可以淺近求宜深味之思)

(謂此篇開架是由淺入深格)

諫論上(公自註昔君不特有忠臣不特得故作諫論)

宋蘇洵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

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頃襄而楚不敢圖周聲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

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

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徵名其初實學縱橫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為諫法大明唐順之曰此篇論進諫又曰此等文字摹倣荀卿

諫論下

宋蘇洵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此言賞猶懼其巽耎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此言刑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

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為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

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大明唐順之日此篇論納諫之體直褒）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三

經論

泰誓論　宋歐陽脩

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爲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患（一作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一作勝）之狀與商竝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爲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囚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

皆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

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

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紜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脩六經以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至此方說出正意此下引証辯論）司馬遷作周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於文王之墓然後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于書可矣（繳結然好移易不動與春秋論結同。按書泰誓首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蔡沈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漢孔氏乃言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為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歐陽氏之辯極為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一年之誤并序本非經文一無所發明偶誤以三十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一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偽泰誓得之傳聞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耳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既為十三年之事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

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繫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謬中之謬淺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宋呂祖謙上此篇鋪敘不困制說分明大明序順之曰此是關鎖格

春秋論　宋蘇洵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

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其為善其為惡可也繼之曰其為善吾賞之其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之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

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天子之權在周天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

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强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

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旣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呂氏春秋吳越春秋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

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宋謝枋得曰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似賈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大明唐順之曰一事問答體聯到底○按洵嘗作六經論歐陽脩見而稱之曰此荀卿子之文也其見稱於人如此今讀其文大抵皆謂聖人用術以愚天下獨此篇頗醇正故取之

春秋論中論隱公○　宋歐陽脩

孔子何爲而脩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名分情實是非善惡是綱目處

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以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没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稱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

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虚名而没其實善夫
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
意跡而春秋謬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
所以别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
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
祭祀皆出於已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
君者幾何唯不肯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
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唯在爲公與
不爲公别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
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虚名而

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伸於後世乎甚高之節難
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illegible]今說春秋者皆
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
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
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没其善實一作
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
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即位
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
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
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

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
之事出於已舉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
薨何從而知其假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傳曰不書即位攝也脩以其讓爲失實故作此論以辯之然不明言所以不書即位之故而歸之於闕疑豈亦未得其說歟唯胡安國曰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愚按此說可以[illegible]此[illegible]之說以附焉[illegible]大明[illegible]之此論是辯脩

春秋論下篇○論趙盾許世子止　宋歐陽脩

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左氏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

公欲殺之不克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左傳曰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弒其君歐公信經而疑傳故爲此論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
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慎一作況舉大法而
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
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亦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既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乎于（一作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輙加之而輙赦之爾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不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舊本此下一段似並說）以幸春秋之法使為惡者

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

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嘗一作）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脩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人又教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弒其君也（總結前四段此下詳許世子止）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以一作）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

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一作親）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弒一作）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之一字一作蔽況）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弒君孔子書為弒君則止決非不嘗藥者但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之（一作）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

藥之事卒不見于丈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可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一作罪止不如是之刻也詘此下合此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此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

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一作是可盡信乎

總結經子修易不動與泰誓訓
大明唐順之曰此是問答格

王者不治夷狄論　宋蘇軾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

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

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

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疑而求其說
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録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懐服也彼其不悍然執
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一作周旋幸矣又況知有
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
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慼怒則其
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
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秋之
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
戎狄者也宋謝枋得曰此東坡應制科程文大論中之一也呂祖謙曰此篇統體好前面

間說甚長後面正說甚短及讀之全不覺其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

三聖人論 宋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
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
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
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
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

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
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
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
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
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
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
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
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
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

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
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
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
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
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
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
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
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
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

桀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

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將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排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論四上

史論上

史論中篇　宋蘇洵

遷固史雖以事辭勝然亦兼道與法而有之故時得仲尼遺意焉吾今擇其書有不可以文曉而可以意達者四悉顯白之其一曰隱而彰其二曰直而寬其三曰簡而明其四曰微而切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傳酈食其也謀撓楚權之謬不載焉見之留侯傳固之音異基傳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載焉見之王陵傳傳董仲舒也議和親之疏不載焉見之匈奴傳夫頗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過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

後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頗辯如酈食其忠如周勃賢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贖一過則將苦其難而怠矣是故本傳晦之而他傳發之則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遷論蘇秦稱其智過人不使獨蒙惡聲論北宮伯子多其愛人長者固贊張湯與其推賢揚善贊酷吏人有所襃不獨暴其惡夫秦伯子湯酷吏皆過十而功一者也苟舉十以廢一後之凶人必曰蘇秦北宮伯子張湯酷吏雖有善不錄矣吾復何望哉是窒其自新之路而堅其肆惡之志者也故於傳詳之於論於贊復明之則其懲惡

也不亦直而覚乎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訖吳實十三國而越不與焉夫以十二名篇而載國十三何也不數吳也皆諸侯耳獨不數吳何也用夷禮也不數而載之何也周裔而霸盟上國也春秋書哀七年公會吳于鄫書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書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此其所以雖不數而猶徴載也若越區區於南夷豺狼狉狸之與居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而用夷俗之名以赴故估子即其自稱以罪之春秋書定五年於越入吳書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書哀十三年於越入

吳此春秋所以夷狄畜之也苟遷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或厠乎其間是以絶而棄之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不知中國禮樂雖句踐之賢猶不免乎絶與棄則其賤夷也不亦簡而明乎固之表八而王侯六書其人也必曰某土某王若侯其或功臣外戚則加其姓而首目之曰號謚姓名此異姓列侯之例也諸侯王其目止號謚豈以其尊故不曰名之邪不曰名之而實名之豈以不名則不著邪此同姓諸侯王之例也王子侯其目爲二上則曰號謚名名之而曰名之殺一等矣此

同姓列侯之例也及其下則曰號謚姓名夫以同姓列侯而加之異姓之例何哉察其故蓋元始辭辭之間王莽僞褒宗室而封之者也非天子親親而封之者也宗室天子不能封而使王莽封之故從異姓例亦示天子不能有其同姓也將使後之人君觀之曰權之歸於臣雖同姓不能有名器誠不可假人矣則其防僭也不亦微而切乎噫隱而彰則後人樂得爲善之利直而寬則後人知有悔過之漸簡而明則人君知中國禮義之爲貴微而切則人君知強臣專制之爲患用力寡而成功博

其能爲春秋繼而使後之史無及焉者以是夫明默唐順之曰論史法甚當愚謂非公善讀史必照其議論噫其旨遷固之微意亦公發之亦可謂出知公千載之下矣

正統論下

宋歐陽脩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屬則很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

無屬富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強
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
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
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仁
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
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
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
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
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

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
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
不同此下言秦爲正統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
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
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
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
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
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
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
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

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
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
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
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
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
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
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命
爲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
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幽王而繼以厲幽之禍
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

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
犬戎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
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
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
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周之君臣稽
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
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
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
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
一切臨時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

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此下言東晉非正統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千里為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

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勢雖甕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本注云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為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則亡至于愍懷之間曾如綫爾唯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愍帝年號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

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也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于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此下言後魏非正統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

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疆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戎一作狄以能滅周

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晉宋
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毁譽之豈至公之篤論
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
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
以鮮卑苻生(當作姓)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
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
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
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
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
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

而已豈能干正統乎(此下言梁非僞國)五代之得國者皆
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
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
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
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
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
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
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
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此下言漢亦不得爲正統)以
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

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槩可乎曰較其
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
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
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
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
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收之及契丹
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
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
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
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

絕之何疑(按正統之說脩爲首倡故作原正統論明正統論各一篇正統論上下二篇秦魏東晉後魏梁論五篇魏梁解或問各一篇正統辯二篇獨此篇開闔尤整辯論周詳足以包諸篇之指彼特取之然其論不能無小議者蓋秦自莊襄以來僭號強大而周室尚存今以續周進之不已遽乎晉東遷之後雖云衰弱而正朔相承爭反統之奪之不已遽乎甚者謂劉備未嘗爲正統則其意僅賢於晉魏之謬耳終不知其爲正統也又豈得爲正論乎故愚嘗爲之說曰天下有有統有無統而有統之際或爭正統或爲霸或爲僭統或爲餘統然後可以盡正統之說而不紊顧其得罪於歐陽公也愚於世統紀年序論之詳矣讀者其試考之)

嚳妃論

宋蘇洵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
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

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爲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狄姜嫄爲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

之意必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玄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漦至周而發之化爲黿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

踐跡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六代（夏殷周秦漢魏）論　　魏曹冏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

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幷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仲幾）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寖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胸懷逆謀消於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

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强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

錐之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

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諂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

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勳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名興居）朱虛（名章）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
至於孝景猥用朝鼂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
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
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
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
掉哉武帝從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
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
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
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

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
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
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乎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大位一朝而
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
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
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畔逆於哀
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
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

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
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斯至於桓靈閹豎
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
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
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蓁
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
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
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逆翦滅鯨
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
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三十有四年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
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
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
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
社稷為萬代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
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
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
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
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
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爲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襃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黒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卅二

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周公論

宋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脩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報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

文体明辨　天卷之三十九　三三

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

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
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管仲論　宋蘇洵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衛公子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與常之巫

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公索食飲不能得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聞亂數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事見管子及呂覽而詳略互有不同)

管仲相威(當作桓宋避欽宗諱改桓為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
身齊國富彊諸侯不(一有敢字)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
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無虧元昭潘商人雍)爭立其禍蔓
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
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
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
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
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
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
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
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
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
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不能用
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
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
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

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一無而字)相慶
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邪夫齊
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
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
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邪嗚呼仲
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
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
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
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子)之虐不如孝公(威公)
子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

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一有字白有字一有餘年何者其君
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
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
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
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
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
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
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
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
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

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
有賢者而後可有一升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樓宋
蘇子老泉論上此最純正開闔抑揚曲盡其妙一其
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謝枋得曰此論中有一
段咎管仲爲謀乃是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之短
是思量若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爲管仲之
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　東坡
作最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

子貢論　宋王安石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
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
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脩身而已當堯之時
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
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
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
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
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
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之時而
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
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
於君則脩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
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
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

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
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
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彊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
觀其言跡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
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
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
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
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
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

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列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眞者哉

續楚語論　宋蘇軾

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

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匡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比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

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偃卽荀）死視（目開也）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偃荀挨）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銘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
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惡
到是疢之美子木之遂父命爲藥石也哉

文體明辯卷之三十九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論四下

史論下

過秦論中篇（過也責秦也○參用新書史記文選本）　漢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幷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鞅名）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旣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冊

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此時齊有孟嘗（田文）趙有平原（公子勝）楚有春申（黃歇）魏有信陵（公子無忌）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幷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音邵）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音馳）兒良（音倪）王廖（音聊）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

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續六世孝公及惠文武昭孝文莊襄五王也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音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人莫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

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倔起什佰之中率罷讀曰疲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贏音盈也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讀曰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讀曰嚮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

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陳涉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自首至尾千百言只結在此一句最作文之妙○不復敘出秦始終興亡之變盡在此書真德秀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為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為得其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亂亦為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以上之取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為雜於申韓也

始皇論一作秦始皇扶蘇論　　宋蘇軾

秦始皇帝帝字一無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

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音傍去聲)海走琅邪少(次一作)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一作反及還二字)而(一無而字)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一無者字)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一作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斯高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

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一有之字)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一作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一無者字)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一作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威(一作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讀曰沈)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

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illegible]柱而走而(一無而字)莫之救者以秦(一無秦字)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一無可以二字)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一無而字)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一無然字)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

彼易此商一作商之無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一作無惻容一無惻容三字積威信之極以至一作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一作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有一作預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一作太子嚴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

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宋謝枋得曰此論主意有二說一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秦皇之去左右而在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斯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皆不發二人之復請其禍不在斯高之亂而在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又前一段附入漢宣任恭顯事後一段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呂祖謙曰不拜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高帝一作祖一作論　宋蘇洵

漢高帝一作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一作足一作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

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一作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邪此句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其學術易及也故吾一作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一有如字武

庚祿父者一無者字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一作氏佐帝定天下為將一有諸二字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邪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為少矣一無矣字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一作譙讓二字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有一

（單二字）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一作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一本無者字）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一本無也字）猶醫者之視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一作不）至於殺人而已矣（一本無矣字）樊（一本無樊字）噲死則呂后（一作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一本無帝字）之六年也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

謂噲於（一有高字）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一作得勢二字）乘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邪吾（一作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宋謝枋得曰此論窮思極慮刻苦作文非後學所到呂祖謙曰此等須看抑揚反覆過接處將无作有以虛爲實）

漢高帝論

宋蘇軾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唯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

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盍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祗以禍之噫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何[illegible]嫡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

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彊項

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留侯論

宋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爲

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此下一段議論尤高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此一作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大男唐順之曰此論一意反復

范增論　宋蘇軾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

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

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而一字無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

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宋慶防曰此論乃坡公海外文字故句老氣調

防得曰此篇一句一字曾不得可句有長字句盡心後生只熟讀精詳此一篇自然義理端明者

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絕俗又曰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剝說得今人心服若但能責人亦非高手必思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東坡作史評皆得此法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文帝論

宋張耒

昔者絳侯周勃既平呂氏親握國璽授之孝文當是時劉氏之後惟大臣所立文帝爲諸王特以其賢而取之其初未可以必得也絳侯以天下與不可必得之人恩德至厚也文帝之報絳侯者宜何如哉以上三四行多少曲折雖分國以王之天下未以爲過也然內難既定君臣之分既明爵賞祿賜所以慰荅

昔日之功者未聞有卓然過於當時何其不旋踵而逐去之之速也予嘗觀漢之大臣多禍少全此下借武帝以發以武帝以來不啻如殺囚隸獨文帝時公卿被誅者無幾人然則文帝之待大臣亦有恩矣當是時大臣之有恩者宜無有過絳侯然匹夫一言罪辜未明廷尉折簡以召之如取孤囚侵辱困苦僅免於死文帝非昏蔽無知之君何獨於勃少恩若是哉一與一奪有恩無恩蓋嘗深思其故而得其說夫高祖之將有大功者至文帝時幾盡矣非以逆誅則以疑死彼皆心有所恃矜其功能日邀其上不得所欲則狼顧而起絳侯吹簫之黥民也用兵十餘年習見天下之勢喜事而尚武其驍雄之習豈能帖然無毫釐於心哉以英雄之資挾立君之威臨視其上無異於保姆之提嬰孩如是而能不驕者伊尹周公之所難也驕則縱縱則亂因以生文帝豈無愛勃之心哉視前日之誅死族滅者皆恃功邀君驕蹇放縱之所至而絳侯之迹與於韓彭者無幾耳吾亦畏其有所恃而驕驕而不已則亂亂而不誅則廢法從而誅之則傷恩甚矣嗚呼理至於是曾不如抑遠困辱使之慊然內顧而無所

恃鋤其驕慢之心全其生保其家使其子孫長有國土之爲愈也然則文帝之恩亦深矣[illegible]能尊霍光者莫如孝宣此以下借孝宣帝以論委天下之政與之而不敢爭光死又立其子兄弟聯兵女在後宮賞賜寵錫不以數計天下翕然以謂孝宣無負於霍光矣然光死未幾妻子爲戮以天下與人而身死之後弱子單孫之祭曾不得享天下之人聞之誰不爲霍光痛心者嗚呼使宣帝既正其臣之分則遂攬天下之政光既死視子孫賢愚而授之官與之財而收其權取其尤無良者而屏遠之

霍氏雖欲爲亂不可得也然則霍光無後者非宣帝誰爲之乎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絳侯無禍於身則知文帝之所以裁之者乃所以深報之也霍光無後於漢則知宣帝之所以寵之者乃所以深害之也語曰嬰兒常病傷於飽貴臣常禍傷於寵[illegible]親切出王符潛夫論然則文宣之報功其得失可考矣宋樓迂齋曰此篇議論精確節奏雄杰意新語工無過於此矣

賈誼論　宋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彊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

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雖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illegible]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不能深交絳灌不知默默以待本[illegible]是所以文字揮霍不見縱跡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音狄跳貌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illegible]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此又歸過於君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

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晁錯論　宋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此下二段暗說不削削之二意）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

間而苟以求名者以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說（惜首）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一作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一作

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當有就字）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一作怨）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宋謝枋得曰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晁錯論　宋蔡觀

臣聞世之論者皆以爲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爲非是　以臣觀之漢斬錯七國之兵所以

破也何則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故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若子犯可為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晁錯之事何以異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號強大然則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摘其罪過而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

及也然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為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地以誅錯為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為冤此正樓緩所謂以妒言之則為是以妻言之則為妬夫言之者異而其言同也就使盎與錯素無眦睚之嫌其為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奈何即七國之兵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祿山以誅國忠為名而反是時唐雖斬國忠以謝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為陳元禮之所殺也（觀此可見）由是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漢斬晁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雖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抵

足以危身矣何能為祿山之成敗哉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為也（宋與昉曰此篇借[illegible]賢健立論新奇與[illegible]常習故者不同）

陳湯論　宋張耒

余觀漢公卿論陳湯矯制斬郅支賞其守常不通者則曰是不當賞且開後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蠻夷而奇其功憤其為庸臣所詘者則稱譽贊說大功不錄小過大美不疵細瑕宜尊寵以勸有功此余得以論之也夫奮不顧身決計出奇以孤軍取單于之頭梟之槀街自漢擊匈奴以來未有能

如此者而以一切矯制生事謂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賞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湯之還使朝廷遂厚賞之一不問其矯制如受命討伐而有功者則亦不可使人臣不待命而有功恃其功以要我則亦爲國者之病也劉向之論善矣而未盡也元帝遂從而賞之愈於不賞可也所以爲說則終亦未有以勝惡矯制者之論惜夫未有以余說告之者夫所惡夫賞矯制而開後患者謂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陰山之北凡幾單于自漢擊匈奴以來得單于者幾人終漢

之世獨一陳湯得單于耳匈奴之衰乃五分其國而其常則未有二單于也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則既裂地而封湯乃著之令曰有能矯制斬單于如陳湯者無罪而封侯吾意漢雖欲再賞一人焉雖數十年未有繼也惟其爲說不明若擅興而有功皆可以求賞相繼是故沮功之說所自而起使必如陳湯者乃侯五單于而至是侯者五人而止何遽有要功生事之憂哉故一觧上足以尊明陳湯之有功顯褒而不疑而下不畏未來生事要功之論天下之善計者也古之善爲政

者行法而不失人情當夫事實而不使之不可繼凡若此而已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是賞陳湯之論也有功於漑者有大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所也樓失晰日千餘年論議不決之事自出已見爲之折衷區處如身預其間而目擊其事者非特文字之妙也

光武論

宋何去非

師不必衆也而效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

勝古之人有以多而敗有以少而勝者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紹以八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於八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勝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足以勝之而以輕敵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者必敗之道也然有時而至於勝有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固可懼而我貪之恃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而我

安之恃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爲數千之弱者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效其命而忘其爲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就難率之情而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韓信以高祖才之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雖

多而益辨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役一夫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賞素著有術以用其鋒故也趙括一卅觴人四十萬束手而就長平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用秦軍六十萬然後取勝於荊者辨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用其軍矣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後巡以三萬之銳起而殲之濉水爲之不流此將踰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善變離合出没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敗衆也卒喪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荊州

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以曹公之能而敗於衆勝之驕未爲曹公者蓋可知矣方尋邑百萬之衆以壓昆陽其視孤城之内外者几上肉也然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誓激之以求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乃几上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爲光武之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爲能事也唯諸將覩其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也嘗竊怪之而不知光武之爲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敵者其眞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

小而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決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示其眞情是以不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之也唯不易故能勝小唯不畏故能勝大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辨也嗚呼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真情之與權術歟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結客喜士規以誅莽之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勤稼穡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illegible]而人亦以謹厚目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

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
在莽者豈一日之間邪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
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
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
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爲難及
矣宋樓昉曰乜得親切故識得分明其言用兵情態可謂盡矣

三國論　　宋蘇轍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
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
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

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吾者英雄之君其遇
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
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高
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
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
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
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
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
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
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
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
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
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
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
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
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
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
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
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
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

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
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
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
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
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
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
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
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
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
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平之才

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隋論　宋蘇轍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

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晋天下以術晋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

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擣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爲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爲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絶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

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晋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幷吞滅取略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幷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旣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誅臣舊將誅滅略

盡而獨死於摽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
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
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脩德以
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
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
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
耳昔嘗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豳之人民扶
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絕喪失其舊
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
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

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宋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
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遠
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
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
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
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
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
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
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
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
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
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
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
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
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
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
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

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
有以制也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
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
而為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
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
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
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朝廷之權臣
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者其所以
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
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內變在外則為外患

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

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即貞觀唐太宗年號）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唐玄宗年號）之後彊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

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亦玄宗年號）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李姓）元振（程姓）守澄（王姓）士良（仇姓）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同懾）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

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大明唐順之曰此篇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縱囚論　宋歐陽脩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此兩）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此兩下尤字最精神）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以一作）自歸以（以一作而）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哉一本無字）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

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主意一篇）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彼一作）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與六年相反）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

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呂祖謙曰此篇反覆有血脈曲折有精神文最緊而詠自窮尚彷得只文有氣力有尤歐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立論○以上評議）

春秋傳秦伯以三良為殉論　周左丘明

文六年秦伯任好（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此下言先王所詒之法）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因土俗而立教）分之采物（旌旗衣服之等）著之話言（作善言以遺戒）為之律度（鍾律度量治曆明時）陳之藝極（貢獻多少之法）引之表儀（導之以威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先王之書）教之防利（防惡興利）委之常秩（任官之常職）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眾

隷頼之而後即就也命聖王同之剏引入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任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按此篇以人法二字立意即後世任人任法之說所從出也然味其語意一似重於法者豈其有所見而言之歟）

春秋傳祁奚能舉善論　周左丘明

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繼其位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狐死）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職子）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偏屬也）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赤字）得官建一官（中軍尉佐）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春秋傳駟歂殺鄧析論　周左丘明

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

君子謂子然（駟歂）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靜女詩之義）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茇舍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按此論以道與人二字立意與祁奚論參看）

春秋傳邾黑肱來奔論　周左丘明

昭三十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指黑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言其尊也）作而不義其書為盜（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三人皆小國非命卿也）此二物（事也）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懲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在位者衛侯兄）而有名章徹（謂得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此指）

齊豹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下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於此指叛人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數惡逆無禮皆不忘也其善志也謂春秋善於記事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按此篇辨名其義有二一謂讀者不可不察一謂善

史記孔子世家論　漢司馬遷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上讀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

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史記漢孝景本紀論　漢司馬遷

漢興孝文施大德天下懷安至孝景不復憂異姓而鼂錯刻削諸侯遂使七國俱起合從而西鄉讀作向以諸侯大盛而錯爲之不以漸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諸侯以弱漢卒以安安危之機豈不以謀哉

朱真德秀曰七國之事太史公乃以二言斷之曰諸侯太盛而錯爲之不以漸此言而其制與景帝君臣處置之失皆在其中詞約而義備非後世史筆之所可及也

漢書贊景十三王　漢班固

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埶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閒獻王近之矣

漢書贊戾太子　漢班固

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唯一江充之辜亦有天

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武帝年號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卽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顱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於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

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
而與縱之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君子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故車
千秋指明蠱情章太子之冤千秋材知未必能過
人也以其銷惡運遏亂原因衰激極（激去聲極之厭）道（讀曰）
導迎善氣傳（引）得天人之祐助云

漢書贊昭帝　　漢班固

昔周成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管蔡商奄）流言之
變孝昭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
不疑周公孝宣委任霍光各因其時之成名大矣

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
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讀曰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
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
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漢書贊董仲舒　　漢班固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讀無）以加筦
（管）晏之屬伯（讀曰霸）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
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
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爲能當之自宰我子
贛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
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
壹爲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原所漸猶未及乎游
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
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漢書贊劉向　　漢班固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
唯孟軻孫況（荀卿）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
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
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
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總百

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
本之也嗚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
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諒多聞古之益友與

漢書贊司馬遷　　漢班固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籑
（撰）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
語不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
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
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
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

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
漢春秋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
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天漢(武帝年號)其言秦漢詳
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
抵梧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
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
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
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
亦信矣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
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漢書贊匈奴　漢班固

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
夷久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
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
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鼂錯孝武時
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

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
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
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世歷年多
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
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
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
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
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
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
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

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
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
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
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
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
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
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
可說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
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
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

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
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
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
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
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
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
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
降漢單于亦輙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
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
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

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
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
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讐信甘
言守空約而幾（冀讀曰）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
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讀值）匈奴百年之運因
其壞亂幾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
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
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illegible]）黎庶亡
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
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

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
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慌讀曰）忽無常時至時去宜
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遂（古遁字）逃竄伏使
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
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
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貪）利不顧侵掠所獲
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
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
圖萬世之固而媮（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
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

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
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
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
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
不通辟（僻）居北垂（陲）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
生隔以山谷雍（壅讀曰）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外內也
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
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
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
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

夫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
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後漢書班彪列傳論　宋范曄

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
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
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
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
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
輕仁義賤守節愈也甚矣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

免極刑評下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相規毛而不規其睫

晉書帝紀總論　晉干寶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司馬懿以雄才碩量應時而
仕魏太祖為漢丞相辟為文學掾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
國嘉謀屢中遂服輿軫乘輿驅馳三世魏太祖文帝明帝性
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
而知人善采拔故賢愚咸懷小大畢力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故
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淩神
略獨斷征伐四克維御群后大權在己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
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師名承基
太祖昭名繼業玄姓夏侯豐姓李亂內欽姓文誕姓諸葛寇外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
黜異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會名鄧艾名長驅庸蜀
三關電掃而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始當
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
於伊尹至於世祖炎名遂享皇極正位居體重言慎
法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故民

詠惟新四海悅勸矣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
為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濬名杜預
之決羊祜請伐吳衆議以為不便故雖獨納祜從衆議吳未行也至祜卒得王杜濬預合
謀伐吳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
吳蜀之壘垣道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
朔於八荒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
野餘糧委畝一作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
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
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

生百世之一時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楊駿被
誅毋后(楊太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
二公(太宰汝南王亮 太保衛瓘)楚王(瑋名)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
而閼伯實沈之郤(高辛氏子兄弟[illegible])歲構師尹無具瞻
之貴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至乃易天子以太上
之號而有免官之謚氏不見德唯亂是聞朝為伊
周夕為桀跖(一作)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一作)
世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
之赴火內外混淆廢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網解紐
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

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楊劉
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
稱制二帝(懷愍)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樹立)失權
之法(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
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能救之敢于特天
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
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
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孫權)諸葛孔明(亮名)之
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為
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洛陽
長安)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頸受戮乞為奴僕而猶
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此言天下成敗異效之[illegible])
故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
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覽靜也
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
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功樂
其大災而不尸(主)其利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己而
不謂浚己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
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趨)藪澤也順乎天而享其

運應乎人而和其義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
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
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
其死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恥
篤於家閭邪僻銷於胸懷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
而不求生以害義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
作亂之事乎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
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
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
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此下轉引周事以明之昔周之興也
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
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至于公劉
遭狄夏一作人之亂去邰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曰
乃裹糇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其
民以至于太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
策而去之故其詩曰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周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
市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

來而安集之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
乃理乃宣乃畝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故其詩
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之光至于文王備脩
舊德而惟新其命故其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
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
福祿者也而其后妃躬行四教德言容功尊敬師傅服
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一有字婦道故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漢
濱之女守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故曰

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於是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
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以三聖之智伐
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
民和衆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及周公遭變
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
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
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
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
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功

業不同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此下論晉事以反觀
今晉之興也功烈盛於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
以為之矣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
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廢
置故齊王芳名不明不獲思庸於亳高貴鄉公沖
人不得復子明辟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三分
八百之會也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
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
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
為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

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
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蕭杌（杌未詳一云蕭然杌然皆無所作爲之）
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
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倚無心者
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
匪懈者蓋共嗤點以爲灰塵而相詬病矣由是毀
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
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
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
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

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字劉寔）著
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劉頌）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
（字傅咸）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
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泆之過不拘妬
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
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
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
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
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

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
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
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
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
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
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必見之
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燮必爲之請死賈
誼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
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得位羈

於彊臣（東海王越）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天下之
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取之矣然懷帝
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愍懷太子）之正淮南
（允名）之壯成都（穎名）之功長沙（乂名）之權皆卒於傾覆而
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
少而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
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
也而西以南陽王保爲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睿名）爲
左丞相上諸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

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淳耀之烈未渝之德（恭爲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晉乎其後故云然）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是爲東晉○按此論反復引人事以繩晉而意味深長筆力雄健當爲史論宗祖自賈誼過秦論後僅見此篇而立論醇可則遠過之矣末雖涉圖讖而終歸於正讀者不可以不察也又按此篇眼目在安民立政民風國勢八字而民風國勢又因立政而生是其意之相對者也然圓通之辭足以發之讀之不覺其對此其妙也）

魏書楊播傳論

北齊魏收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

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萬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世（爾朱榮）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舊唐書許敬宗李義甫傳論

後晉史臣（闕姓名）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高祖年號）之際已爲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陽之文學宏與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優而行薄故也及爲嗣君沖暗變爲奸邪阿附豺狼窺圖權軸人之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所謂猩猩能言鄙哉

舊唐書于志寧高季輔張行成傳論

後晉史臣（闕姓名）

史臣曰于燕公輔導儲皇高侍中敷陳理行張北平斥言陰沴皆人所難言者苟非金玉貞度松筠挺操安能咈人主之意獻苦口之忠宜其論道巖廊克終縻盛古所謂能以義匡主之失三君有焉

舊唐書玄宗諸子傳論

後晉史臣（闕姓名）

史臣曰前史有云父愛者子抱太子瑛之廢有由然矣琬爲元帥不幸遽薨豈天啓亂階何失衆望之速也永王璘父在蜀城兄居靈武不能立忠孝之節爲社稷之謀而乃聚兵江上規爲己利不義不昵以災其身書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豈王珙因緣厄運竊有覬覦不慎樞機自貽伊咎悲夫

舊唐書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徐堅元行沖吳兢韋述傳論

後晉史臣（闕姓名）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一矣然以道義偶乖禮

過斯難焉懷素褚無量好古嗜學博識多文過好文之君隆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然而子玄鬱結於當年行冲彷徨於極筵官不過俗吏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宜哉

舊唐書陸贄傳論　後晉史臣闕姓名

史臣曰近代論陸宣公比漢之賈誼而高邁之行剛正之節經國成務之要激切伏義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塗淪躓皆相類也而誼止于大夫贄及

台鉉不爲不遇矣昔公孫鞅挾三策說秦王淳于髡以隱語見齊君從古以還正言不易昔周昭戒急論議正爲此也贄居珥筆之列調飪之地欲以片心除衆弊獨手遏群邪君上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欲無放逐其可得乎詩稱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又有誨爾聽我之恨此皆賢人君子歎言不見用也故堯咨禹拜千載一時攜手提耳豈容易哉

舊唐書劉幽求郭元振張說說子均垍陳希烈傳論　後晉史臣闕姓名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爲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耻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垍務速失節賊庭自武德已來冊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祀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忝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齊育斗

五代史唐明宗家人從璟傳論　宋歐陽脩

從璟明宗長子也初名從審嘗從莊宗戰數有功爲金槍指揮使明宗軍變于魏州宗謂從璟曰爾父於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朕自明信今爲亂軍所逼爾宜自往宣朕意明使自疑從璟馳至衛州爲元行欽所執將殺之從璟呼曰我父爲亂軍所逼等不亮其心我亦不能至魏願歸衛天子行欽釋之莊宗嘉其言賜名從璟以爲己子莊宗聞明宗已渡黎陽復欲遣從璟通問行欽以爲不可遂殺之

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爲生而世之言曰爲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爲用而反相害者乎抑私與

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身從其居志從其義可也身居君所則從君居父所則從父其從於君者必辭其君曰子不可以射父願無與兵焉則又號泣而呼其父曰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終喪而事君其從於父者必告之曰君不可以射也盍捨兵而歸吾君乎君敗則死之父敗則待罪於君君赦已則終喪而事之古之知孝者莫如舜知義者莫如孔孟其於君臣父子之際詳矣使其不幸而遭焉其亦如是而

已矣從璟之於莊宗知所從而得其死矣哀哉

五代史伶官傳論 宗歐陽脩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而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哉

五代史宦者傳論 宋歐陽脩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發以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

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

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富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決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

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 效其轍也可為悲夫以上歎述

文體明辨卷之四十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五論

文論

莊周論　宋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

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莊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

任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愼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

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譏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荀卿論

宋蘇軾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

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甞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此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

於絶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爲哉

子思論

宋蘇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

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為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

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大羽唐順之曰

借客形主如博充于士仍之上

鹽鐵雜論

漢桓寬

客曰余覩鹽鐵之義觀乎公卿文學賢良之論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異哉吾所聞周秦粲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長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爲予言當此之時豪俊竝進四方輻輳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詞誾誾焉侃侃焉雖未能詳備斯可略觀矣然蔽於雲霧終

廢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也近者親附遠者説德則何爲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於斯路而附（一作務）畜利長威豈不謬哉中山劉子推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悖斌斌然斯可謂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儒宿學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然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於利末不師始古易曰焚如棄如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車丞相即周魯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筲之人道諛之徒何足算哉

論六

諷論

王命論（從袁書本）

漢班彪

（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擁衆天水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彪以時事彪對以漢當復興囂不以爲然彪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泉（一作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唐（堯也）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絫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

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屈倔同特也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奮其劒游說之士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親身之衣擔石之畜讀曰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

勇如信韓信姓布英布姓黥彊如梁籍項籍皆姓項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質也鍖也烹醢分裂又況幺麼微小之稱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干窃天位者虖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節即栭謂樽櫨也棁梁上短柱也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饘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讀曰猝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史書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

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讀曰響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其名食其之說寤戍卒婁敬之言斷懷土之情劉敬說高祖求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立下威夫人子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任同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媼武負名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同壓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

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
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
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也舍）斯位符瑞
不同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
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
凶伏鈇鉞之誅英雄也（諸本）誠知覺寤畏若也（順）禍戒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韓）法絕信布之
覬覦距（一作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
幾（謂不可冀而望也一本作）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
祿其永終矣（能知當終不謂過避地於河西）求真德秀曰此之論參以神怪非純於義理者然其立意主於折姦雄覬幸之志故取焉）

爭臣論（爭一作諍）　唐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
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
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
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
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野（一有野字）彼豈以
富貴移易（一作易移）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
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
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
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
躬之節以（一無以字）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
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
不（一有尤字）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
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
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
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
有道士之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

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
得其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
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
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
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
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
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一作祿秩）
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
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
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

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一無以字）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

古文明辨　宋本卷之四十一　十三

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一有心字）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一作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而（一有不字）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一無也字）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

古文明辨　宋本卷之四十一　十四

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唯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一無乎哉字。[illegible]韓文[illegible]此篇[illegible]）

辯姦論　宋蘇洵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爲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洵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往弔洵獨不往作辨姦一篇）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

理勢之相因其踈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濤名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儀名子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沈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

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很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存舊論 熙寧中變法故作此論以諷之　宋唐庚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郎喜不見郎悲中更王氏莽名之亂廢弃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踊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

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蕭何皆識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

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任日前不幸而姦人撼之則人心

提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閥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詘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爲天下國家者哉

論七

寓論

運命論　魏李康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紹介命之人九傳）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搆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羣龍見而聖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涉（陳勝名涉）項籍（項羽名籍）而巧言於沛公（漢祖即沛公）也然則

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賢者名載於籙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至）量（度）之賢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妖始於夏庭（指龍漦化爲玄黿事）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陽立公孫彊以田弋爲…）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魯大夫叔孫豹…入齊…宗婦人宿遂有子…天壓己…有一人…牛…所殺…及還…婦人則其子長矣召見狀如…助之乃勝…）

勢中者凶呼日牛使爲豎有寵牛將爲亂牽臣有進食者牛肯不進豹遂餓死吉凶成敗
各以數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昔者
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及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
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二霸齊桓晉文
之後禮樂陵遲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辯詐之僞成
於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文章之貴棄於漢祖
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揖讓於規矩之內誾誾於
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孟軻孫卿卽荀卿體二孔顏
希聖孔子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天下卒至於溺

而不可援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
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以仲尼之謙也而
見忌於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以仲
尼之智也而受屈於陳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
於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言足以
經萬世而不見信於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彌
綸於俗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驅驟於蠻夏
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
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
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
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
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
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而後之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
沈湘賈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然則聖人所以爲
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
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
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
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體清以洗物不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其淸是以聖人處窮達

如一也夫忠直之迕於主獨立之負背也於俗理勢
然也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前監不遠覆車繼軌而志士
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
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求成其名
而歷謗議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算矣子夏曰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
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將廢也命之將
賤也豈獨君子恥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

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籧篨口柔戚施面柔之人俛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意無是非讚之如流言無可否應之如響以闚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勢之所集從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脉脉然自以為得矣蓋見龍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愢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蓋知伍子胥之鴟鏤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湯以

岸自殺其母載以牛車蓋笑蕭望之之跋躓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故夫達者之算也亦各有其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必須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揚雄仲舒之閒其門也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史冊毀譽流於千載賞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將以

娛耳目樂心意乎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椎髻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摶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珍可觀矣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已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疏分榮辱之客主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義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

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璣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衰有美材而不遇然能安之故作此論以見志

論八

設論

非有先生論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未論忼餘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見音現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

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讀曰嗚呼可乎哉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讀曰悅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一作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戮辱也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琱音彫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阤頹也國家爲墟放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拂音弼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

忤於邪主之心歷歷經也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薦席也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此二人一作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間讀曰閒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

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水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黯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死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罰一作）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讀蓄）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竊以爲過故詩云（曰一作）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四子講德論　　漢王褒

（襃既爲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名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今夫子閉門距躍（不行也）專精趨學有日矣幸遭聖主（[illegible]）平世而久懷寶是伯牙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蚊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

（[illegible]）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僕雖頑嚚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illegible]）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文學曰何爲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越石負芻而[illegible]晏嬰（越石父爲人僕負芻於塗晏子見而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請絕曰士詘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者吾三年爲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己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乃出見之）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而以爲親者也故毛嬙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嫫姆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吝夫

特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苛衆
士之常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
曼長也矰結繳於矢日矰蒲苴不能以射故膺騰撇擊也波而
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衝蒙涉田而致遠未若遵
途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
唯文學處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
侶攜手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軨
而歌倚輗而聽之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闡諧緩舒
繹曲折不失節問歌者爲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
丘子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禮文既集文
文體明辯 不卷之四十一　　二七
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人不識寡見尠聞㬥從末
路望聽下音竊動心焉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
浮游先生陳丘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
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天聖明股肱竭力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一作應㬥降瑞福故
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圭孔子睹其慎戒太子擊
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魏文侯立少子訴而封長子擊于中山三年莫往來
其傅趙倉唐請求北犬晨鴈使獻文侯文侯曰擊知吾之好北也非見使者問曰中山君何好乎
對曰好晨風之詩詩云彼何如何忘我實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文侯大悅遂廢訴而召中山君以爲

嗣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
人深而風移俗易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
明而臣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
知心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趣好惡不形
則是非不分節趣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
碔砆凡人視之怢怢沒反忽忘也焉良工砥之然後知其
和寶也精鍊藏於鑛璞外一作庸人視之忽焉巧冶
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
不能命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德美深乎洋
洋罔不覆載紛紜紛紜多貌天地寂寥寂寥曠遠宇宙明君
文体明辯一天卷之四十一　　二八
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窮盡也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
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文學曰書云迪迪導也一
人使四方若卜筮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
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沝比屋可封何必歌詠詩
賦可以揚君哉愚竊惑焉浮游先生色勃眥溢曰
是何言與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
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夫世衰道微
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宜者鄙也鄙
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詔書勞
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龐雜也眉耆耇

之老咸愛惜朝夕顧濟須臾覩大化之淳流於是
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
歌而詠之也傳曰詩人感而後思思而後積積而
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也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
而罔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仸之樞
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陳丘子見先生言切
恐[illegible]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行潦暴集江海
不以爲多鰌鱓並逃九罭(音域)不以爲虛是以許由

匿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
不以卑夫青蠅不能穢垂棘[illegible]邪論不能惑孔墨
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
歌詠以董[illegible]其文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甘棠之風
可倚而俟也二客雖窒計沮議何傷顧謂文學夫
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亦未云過
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雷霆必發而潛底
震動枹鞘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上
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子亦勿疑也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德文

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之力也先生
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寥
戾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人由意
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
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故千
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
之功非一人之略也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
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三代以上
皆有師傅五伯以下各自取友齊桓有管(名夷吾)鮑

(名叔牙)隰(名朋)甯(名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晉文公有咎
犯趙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名廖)由(名余)五
羖(百里奚)攘却西戎始開帝緒楚莊有孫叔(名敖)子反
(名側)兼定江淮威震諸夏句踐有種蠡泄庸就滅彊
吳雪會稽之恥魏文有段干(名木)田翟秦人寢兵折
衝萬里燕昭有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夫
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王選於四海
羽翼百姓哉故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
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
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

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是以海內歡慕
莫不風馳雨集襲雜並至塡庭溢闕含淳詠德之
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
欲罷不能偃息匐二字有闕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
之域咸絜身脩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
貢忠誠允顧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
士文王所以寧也若乃羨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
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綏百
姓祿勤增俸以厲貞廉減膳食卑宮觀省田官損
諸苑疎繇役振乏困恤民災害不遑游宴閔耄老

之逢辜憐縲紲之服事惻隱身死之腐人悽愴子
弔之縲匱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
木遂其零茂愷悌若子民之父母豈不然哉先生
獨不聞秦之時邪遣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
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進達佞諂者容入宰
相刻削大理峻法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
於酷虐狼摯虎攫懷殘秉賊其所臨涖莫不肢慄
悄伏吹毛求疵並一作 施螫毒百姓怔忪怔音中忪遑
也無所措其手足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雛
者不畜貍牧獸者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
除其賊故大漢之爲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
舉賢才上下無怨民用和睦今海內樂業朝廷淑
清天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神光
耀暉洪洞朗天鳳皇來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
德垂容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栫比
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豈不盛
哉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武王獲白魚而
諸侯同辭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
夷狄賓夫名自正而事自定也今南郡獲白虎亦
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

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
夫子曰天符既聞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
者百蠻之最彊者也天性憍傲音驁也寒暑俗殊暴賊
老貴壯氣力相高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兒能騎羊
走箭飛鏃逐水隨畜都無常處鳥集獸散往來馳
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鞍馬播種
則扞弦掌拊收秋則奔狐馳兔穫刈則顛倒殪仆
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爲寇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
不能綏驚邊杌士屢犯勿兼詩人所歌自古患之
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

臣而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結髻音沮顏
劕割其也燋齒未詳梟瞷人目𥇦深鬆剪髮黥首文身裸袒
之國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鼓腋而
笑夫鴻均乎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泉魚奮躍
是以剌史感遰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鳥截不明也反淺
不能究識敬遵所聞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
義飽于盛德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一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二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說

按字書說解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說之名起於說卦漢許愼作說文亦祖其名以命篇而魏晉以來作者絕少獨曹植集中有二首而文選不載故其體闕焉要之傳於經義而更出己見縱橫抑揚以詳贍爲上而已與論無大異也今取名家數篇以備一體此外又有名說字說其名雖同而所施則異故別爲一類不復附於此云

性說

宋王安石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愈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

人於此未始為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為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然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非歟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為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

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受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帝也詩之言至以為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大言性亦當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為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師說

唐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之人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矣一作)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一有也字)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類一作)位卑則足羞官盛(大一作)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鄙之一作)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一無其字)可怪

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諸）子萇（弘）弘師襄老聃（紀一作約）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是一本無）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一本有）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以上理學）

雜說三首　　唐　韓愈

龍（之一本有）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一本有）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此篇以龍喻聖君雲喻賢臣謂聖君以爵祿與賢臣然後賢臣有以代事業賢臣之資固不及聖君之聖也然聖君任賢臣乃能變通神明而成天下之治即賢臣之才亦有矣夫賢臣必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為賢若聖君之聖則非賢臣所能使之為聖也然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顯其聖信不可失其所憑矣然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所為之事業依聖君之所自為也故引易文言而釋之以爲說有聖君在上則賢臣必知而從之矣愚按此說不過所能予而意凡五轉使人讀之不知其節意若是非韓公不能作此）

世有伯樂（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秖辱於奴隸人（人一本無）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之一本有）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疑脫一字）是馬也（也一本無）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且一作而無且字）欲與常馬等（且字恐當在此）不可得安能求其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一本有）馬嗚呼其真無（良一本有）馬邪其真不知（一作）識馬也（也一作邪○宋謝枋得曰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

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展布○以上君臣）

善醫（人一本有）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一本無）理亂（亂一作否）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綱一作紀）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一作僭）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一作帝）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

海一作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矜可善醫善計者謂之天天一無天字扶一作持與之此句疑有缺字詳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爲之

捕蛇者說　唐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一作有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爲餌可以已大風攣踠音宛曲腳瘻音漏頸腫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爲之十二年

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嚮吾不爲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音匐仆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一作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以上政社

祀朝日說　唐柳宗元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朝音潮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朝音潮日而已今而曰祀朝音潮日何也余曰古之記者則朝音潮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則朝音如字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而偶諸朝音如字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音潮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音潮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告諸侯莫肯朝音潮夕左氏傳曰百官承事朝音潮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音如字不廢朝音潮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

子我夕趙文子磬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朝音潮）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音潮）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類（類一無其字）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䄍說（䄍音作祭名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唐柳宗元

柳子為御史主祀事將䄍進有司以問䄍之說則曰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

戶部戶部之詞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䄍乃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者夫聖人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以其誕漫惝怳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或曰若子之言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之為邪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貪乎罷弱乎非神之為邪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其教之實則隱以為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風（金縢周公居東天大雷電以風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蝗不為災虎負子而趨（東漢劉昆為弘農守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宋均為九江守郡多虎均下令去其檻阱後傳虎相與渡河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是非人之為則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為則十年九潦八

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以上祭義）

髑髏說（髑音獨髏音婁）

魏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劍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通錮）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嘆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避漢明帝諱改莊為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伴若有來恍若有

存影見容隱膚聲而言（託髑髏說）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子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

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眞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予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絕一作響）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結歸之於正最是有見○按莊子至樂篇云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撒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莊子之立論如此要歸於齊一死生而此篇推演其說要亦無足取者然其辭秀麗超越末復歸之於正而不溺於荒唐之言則植之見誠有大過人者矣且自漢魏以來作誄者亦獨植集中有說二首而籍則之辭後不遂是故今獨取此篇使學者知唐以前之說其體有如此云○右死生）

原

按字書云原者本也謂推論其本原也自唐韓愈作五原而後人因之雖非古體然其遡原於本始致用於當今則誠有不可少者至其曲折抑揚亦與論說相爲表裏無甚異也其題或曰原某或曰某原亦無他義今取數首列于篇

原性（一作性原）

唐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一無曰字）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之（一作）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

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於之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

之知其必以賄死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鼠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楊食我字伯石食采于楊故號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至是果然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一無大字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左傳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

非不善也而卒為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一有字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一無其字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學一作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一無也字者奚言而不異宋朱熹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列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又曰此篇之言遠勝荀揚甚其言反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善耳

原道

唐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一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之一有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有一

有字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
人之私言一有者字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一無黃字
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
入于楊則入于墨一有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二例不入于老則入
于佛入于彼一有則字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
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一有之字云爾不唯
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

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唯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
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
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
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
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
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
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
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

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
之樂以宣其壹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
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
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
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一作掊
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
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
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一作絲麻
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臣不一有能字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一無
而致之民四字一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
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
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
名一有雖字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
飢食其事一有雖字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一作之言
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而一作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而一有夷二字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

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一作書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一作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而一作無其一無其字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一無也字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以上學

原教

宋王安石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爲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爲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爲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不善教者之爲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爲之制煩爲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

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寄者曰告若是其悉矣頤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圜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馴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于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為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

然耳強之為言其猶囿毛羽沼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噫古之所以為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令之所以不為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為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法原　　宋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世嘗有無法之君矣柰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歸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骨者攫有足者馳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紿愚者而兼其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懼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懼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忘法賞

罰以法號令以法取予以法廢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大隧地設不敢輒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小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怒可窒而法不可離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高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絕馳道光武之姊不得保臧獲奸使吏民愛若孝王

變若韓鄧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僢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爭以爲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爲右右者不爲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爲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樂爲太常者不以官優寡學而言刑法士者不爲工商賈人不爲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小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燎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

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爲法守法者使賞罰號令必出於法而後以爲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非法者未久而還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法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不疑法固則君尊法搖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漫而無功今夫一人之寡居深戶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驅霆行殺生廢置人於千里之外提癯夫羸老僅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羊氄然童子摅與室奉湖海之珍

恠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藩籬守法如疆界強者以攣縮弱者以安全甚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闇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所自出也何有於法或暱乎所愛則無勞而封辯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職相侵日華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撓而可踰也則險庸諂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倖踐頗僻者倚上之恩以貸法悍暴傑健

者借其亂力以亡法如是故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臧獲者超踰穿穴而入人弗禁安能使盜以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之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蔬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循物之情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守也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治異者吏不能舉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亦不可輕變也立法之主必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

也議法之臣必若皐陶伊尹周召蕭張房杜者也兆錯且尚弗克況庸人乎臣竊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群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胸臆而輕法庸士或作衆辯而侮法爲牧伯者或擊斷於法外以爲能臣恐綱紀制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勢原　　宋李清臣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令之所以行不行勢也不善知勢不能爲創業之君知勢不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爲持成之君

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險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本在拱把而遠際窮髮者勢也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兵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勢也豈唯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之衆兼聽天下之廣布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者用於勢明者提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萬人勸罰一而千萬人懼仁少而懷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且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使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

名輒相倍徒禍福輒相百萬者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獸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桀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暴也形勢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車中之木主故天下之勢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搢紳端委深拱於堂奥戶牖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闇隱如震霆煦煦如雨露肅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

走鞭笞海外之蠻夷若制童妾雖有劉項之魁雄曹馬之姦桀必且老死民籍而不敢唱及乎昏懦爲之也席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遺臣故老事有綱目執度先王之澤未涸天下之勢未運自視其安也以爲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慾矣而患未切已也以爲可爲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爲人終莫感路馬之芻觸囿兎之之毛也歘頻闒茸嬉弄樞機動静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略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歸也君柄之

旁落也勢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萬夫之不能墮壞也朽壞生乎中歸石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創業起今之利變昔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綴民心而久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爲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敗漏也然而比剥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汰則約之危則平之傾則静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急則縱之緩則持之塞則導之使萬事之理百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固執之審則發兆便則居故勢爲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一失其要則横肆奔悖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而仆矣臣故曰如戶之運也如車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一權而舉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畢澤也如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如兵之奮寡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危亡亦且不至臣故作勢原（以上政治）

原毁（毁一作原）

唐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一作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已一作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一善易脩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一作有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一無則不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

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作一已於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一作如是無之字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有一無字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眾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眾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下一無道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矣一作將有作一作此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一作也有毀

議

按劉勰云議者宜也周爰諮謀以審事宜也周

書曰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此之謂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議之來遠矣至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蓋古者國有大事必集羣臣而廷議之交口往復務盡其情若罷鹽鐵擊匈奴之類是已厥後下公卿議乃始撰詞書之簡牘以進而學士偶者所見又復私議於家或商今或訂古由是議寖盛焉然其大要在於攄經析理審時度勢文以辯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深隱為奇乃為深達議體者爾是編以文章為主故面議

之詞不錄而僅錄操筆爲議者分爲奏議私議
二體以晳式焉若夫遡流而窮源則學者自當
求諸史書而熟玩之也此外又有謚議則別爲
一類云

奏議

貓鼠議　唐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止以籠盛貓鼠示百寮臣
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
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
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

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
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
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
之雖云動物異於麏鹿麇（許均切麞也）兕彼皆以時殺獲
爲國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貓受人養
育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
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
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治平天符薦至
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側若以劉
向五行傳論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
候無失儆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右災異）

毀廟議　漢劉歆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元帝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神明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於是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上此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

於太原又曰嘽嘽（他丹反衆也）推推（他回反盛也）如霆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荊蠻來威故稱中興（以上言宣王之功）
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
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同線）春秋紀齊桓
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以上言桓公之功）
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讀曰支）并其土地
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
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
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以上言漢世夷狄之患）

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以上但借文帝和親無益以形武帝之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隔）婼羌

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開）地遠（廣）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敘武帝之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此上據國家舊典此下乘先王禮制）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二句言天子諸侯所以七廟五廟之故）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以上說廟七）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

王（引周公之言以證殷有三宗）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此言制宗之意如此以上說宗）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武帝不在七廟之數）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二意）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以上一意又一意）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此舉當時二說而辨之）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草舍）思其人猶愛其樹

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及此辨後說之非又言迭毀之禮不可引以爲宗例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此詆前說雖妄辨然既有舊典自當從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之帝覽其議而從之。漢班彪曰考覽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禘祫音洽議

唐韓愈

右今月十六日時德宗貞元十八年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

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一作有擬疑一作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群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德宗改元年號之初迄至今歲凡二十三年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之一作主宜永藏之夾室見貞元七八年禮部李嵘等議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疑當作而一無之字一有宜字瘞之見李嵘等議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封土爲壇除地爲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世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元宗開元十年六月增入廟爲九室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見員外郎裴樞議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

唯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議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一有爲字太祖其於一作於其屬乃獻懿之子一無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吏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

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遠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
食則禘無其所（告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是無所也）廢祭
則於義一一（一作經一作禮）不通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
爲殷祖玄王（契）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
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
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此（一作紀）一時之宜
非傳於（一作於字）無窮後代之法也傳（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
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
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
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

道旹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
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
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所字疑衍）失
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
議（一作爲字）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
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
議（宋朱熹曰按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蓋公擇學精深識慮所不及故其所議
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

以上廟祀

改鑄大錢議　漢劉陶

（桓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
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周武王旅）
有鳧藻（言鳧得水藻喜悦也）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
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蓋及以爲當今之憂不
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一作貨）是

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
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
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苗
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
餐所患靡（一作糜）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
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
（卞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
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
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
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

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人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本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

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偟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並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版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然仁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古錢決

受伊邪莫演降議　漢谷永

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

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此言昔時所以有受降之制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以上

言今不當受降之意假令單于初立此以下設二策以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此一策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謂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又一策此誠邊竟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詐也之謀懷附親之心便時永與杜欽議以爲天子之宜聞降狀伊邪莫演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恐按如此則此卑出於單于之策言矣谷永之議州莆莽遺策者歟

鮮卑議參州本集漢書本　漢蔡邕

靈帝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犯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遂議遣師時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會議議郎蔡邕

議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玁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搉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車千秋爲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即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其不可一也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

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幷力蠻夷夫邊垂陲之患手足之蚧音介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布昭反疽其不可二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詬恥也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蟻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令當作今本朝爲之旰晩也食乎其不可

四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尼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其不可五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賤衆也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

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勤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戎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帝不復師竟無功○以上夷狄）

復讎議并狀　唐韓愈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人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自投縣請罪勅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字失不經特從減死於是愈獻議）

右伏奉（一作准）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一有大字）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

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公羊傳）見於禮記（檀弓篇）又見周官（調人）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一有有字）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一無而字）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不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一無者字）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

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敢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一有所字）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讐父者事發具其事申（一作由一作省下）尚書（當作由一作但下字或是上字）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宋朱熹刊新史自宋祁）

世至是復讐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貸死者出於一時之特救公此議欲令凡事發具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禮刑兩不失矣

駁復讐議　唐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特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一作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一作得並也）誅

此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

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以上刑法）

私議

晉文公問守原議　唐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
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
命諸侯不冝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
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宫不慱謀於鄉相而獨謀
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
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
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
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
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
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

示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
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
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
衛鞅弘𦅫名石顯名得以殺望之姓蕭誤一作之者晉文
問也一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然猶羞當時僭後代若此況於
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舉也蓋失
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竊著晉君之
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謝枋得其末流亦此義
一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偷息此柳文得意者也

公族議

宋曾鞏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
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
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比
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
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
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
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
國之卿大夫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
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
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

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酆郇邗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
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
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
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
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
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恩至
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

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以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内乎故服盡而戚單（當作殫）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況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

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爾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爲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之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也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辯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救災議　宋曾鞏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撫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

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爲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

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有爲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

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辯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旣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

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鉏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強者旣嘯而動則

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

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出令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賑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偫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垣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

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死亡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

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蚤出此或至於一有桴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

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也至戒之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

粟常價斗增三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聚糴一
百萬石易矣斗增三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
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虛
估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
巳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
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
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
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
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明巳此時事之急也
故述斯議焉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二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纂

辯

按字書辯文有二一從言治也一從刀判也蓋
治其言行之是非真偽而判別之則義實相須
故世多通用然文人作辯則治義居多故今定
從言未知是否也漢以前初無作者故文選莫
載而劉勰不著其說至唐韓柳乃始作焉然其
原實出於孟莊蓋非本乎至當不易之理而以
反復曲折之詞發之未有能工者也故今取名
家諸作以式學者其題或曰某辯或曰辯某（柳河東集載辯鶡冠子是也今不錄）則隨作者命之實非有異義也

桐葉封弟辯　唐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
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
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
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
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

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小智貌）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史記晉世家）封唐叔史佚成之（宋謝枋得曰此篇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句著意無一字懈怠亦子厚得意之文也）

論語辯上篇

唐柳宗元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為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為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辯晏子春秋（晏子名嬰書十二篇）

唐柳宗元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為書或曰晏子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為之墨好儉晏之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為已術者且其旨多尚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晏子言於公饋之二桃曰三子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吾搏猏而再搏乳虎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河有一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冶潛行水底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牽馬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曰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之不仁亦挈領而死）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為墨也為是書者墨之道也

諱辯

唐韓愈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一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徵在孔子母名）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

不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代宗名豫）及機（近玄宗名）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一作立）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一無邪字一無為邪二字）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一作官）宮妾則是宦者（一作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宋謝枋得批此辯文法從孟子中來然一篇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佯為兩可之辭而待智者自擇又是一樣文法也愚按篇中辯嫌名獨諱嫌名時下以晉進二字為犯諱也又按治天下之治當作天下治之治方是蓋治天下則讀作平聲與雉字不同音天下治則讀作去聲乃與雉音相嫌耳豈公亦一時用之而不及詳歟）

解

按字書解者釋也因人有疑而解釋之也揚雄始作解嘲世遂倣之其文以辯釋疑惑解剝紛難為主與論說議辯蓋相通焉其題曰解某曰某解則惟其人命之而已雄文雖諧謔迴環見譏正士而其詞頗工且以其為此體之祖也故亦取焉此外又有字解則別附名字說類此不混列

獲麟解　　唐韓愈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載（一作於）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也（一有唯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一本作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

祥也亦宜（一有也字一有哉字○朱朱熹曰此文一有激而托意之詞非必爲元和七年麟見東川而作也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實麟之端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時）

復讎解

宋王安石

或問復讐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于有司各脩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讐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絶之義廢不可絶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

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讐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讐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

親不亦可矣

解嘲 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揚雄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綱為紀也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音杭列也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

從一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疏分布也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意者玄得毋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不耦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紐群鹿爭逸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并為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騶衍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

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皐陶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

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

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罪法也）是以欲談者宛（屈也）舌而固（閉也）聲欲步者擬（擬也）足而投跡獨使上世之士處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抗疏有所諫說者皆報以聞而罷之詔不任用也）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叶）（叶卒）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叶入質）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攫有搏執拏引也）者亡默默者存（叶從入）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韓注音聽）惟寂惟寞守

文體明辨　文卷之四十三　十

德之宅（叶達入）世與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蝘蜓蟲也）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髂（髂也）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匍匐）入橐激卬（讀曰仰）萬乘之主界（離間也）經陽（秦昭王弟）扺穰侯而代之當也（言當其際）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顉頤折頞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亢（抗同）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

雒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音浮）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言其得所）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名日磾）張（名安世）許（名廣漢）史（名高）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張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阺隤唯其人之贍智哉（言非唯其智也）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

文體明辨　文卷之四十三　十一

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名相如）收功於章臺（秦臺名）四皓采榮（草木之英）於南山公孫（名弘）創業於金馬（門名）驃騎（霍去病）發跡於祁連（山名）司馬長卿（名相如）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進學解

唐韓愈

（唐書本傳云元和八年入為國子博士以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一作召）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
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黜去）小善者率
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一作于）爬羅剔抉刮垢磨光
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
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
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陰一作）於六藝之文手
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紀一作）事者必提其要纂言
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燒一作）膏油以
繼晷恒兀兀（矻矻一作）以窮年先生之（一有於字）業可謂勤

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
緒之茫茫（芒芒一作）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
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一無有字）勞矣沈浸
醲（釀一作）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
姒（舜禹姓）渾渾無涯周誥殷盤（槃）佶屈聱牙（難讀）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
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一作德儒）可
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
通於方左右具宜（一作具且）先生之於為（一無為字）人可
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

躓（疐一作）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逐一作）竄南夷（貞元
十九年公為監察御史謫陽山令）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
取（具一作）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登一作）而妻啼
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一無而字）反教人
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大梁也）細木為桷
欂（柱上欂也）櫨（柱上斗栱也）侏儒（梁上短柱也）椳（戶樞也）闑（門中橛也）扂（門關也）楔（門兩旁木也）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
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
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
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所一作）適（叶式灼反）者

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
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以弘一作）逃讒于楚廢
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叶律反非）絕類
離倫優入聖域其遇（進一作）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
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去聲）文雖奇
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揚一作）於衆猶且月費
俸（一作奉音義同）錢歲靡廩粟（叶思積反）子不知耕婦不知織
乘馬從徒（叶音大）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一作齪齪）窺陳
編（篇一作）以盜竊（叶千結反）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
斥非其（一無其字）幸歟（一作此非其利哉）非動而得謗名亦隨之

投閒豈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音弋橛也)為楹(柱也)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楚人呼猪爲豨)苓也

釋

按字書云釋解也文既有解又復有釋則釋者解之別名也蓋自蔡邕作釋誨而郤正釋譏皇甫謐釋勸束晳玄居釋相斷有作然此詞旨不過遞相祖述而已至唐韓愈作釋言別出新意乃能追配邕文而免於蹈襲之陋即此二篇亦

可以備一體矣故特録而列之

釋誨有序　漢蔡邕

閒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駰之徒設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首白)胡(亢耇)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伊尹)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甯戚名)有清商之歌百里(奚名)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者弘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路縱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

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所六反斂貌)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陁弛)崩也君臣土崩上下瓦解[illegible]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蘇秦)或談崇朝而錫瑞珪(虞卿)連衡者六印磊落(張儀)合從者

駢組陸離𦆻蘇隆貴翁習積富無涯皓音饑攙巧蹈機以
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
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
亦芽速速方也並設天天當作夭也殀是加欲豐其屋乃
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
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
渠驂乘逝而遺輕輦輕細之物而去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
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
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

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盪音汁降隱天之高
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䳄齊庶類
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群品躋之乎雍熙群僚恭已
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
濟多士端委縉綖綖系也綏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
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
爲之索多賢人也昔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
干戈戢徭役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
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
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

閥子暫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
位自從攝須同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
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縱不足以況其易夫夫
有逸群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
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
持盈粲乎煒煌莫非華榮明哲泊靜也焉不失所寧
狂涇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
事體躁心煩闇譏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鶩駘於
修路慕騏驥而增驅驅叶音區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
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叶音赴下獲熏胥

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誅叶音殊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
不鑒禍以知畏懼于惟悼哉害害叶音曷其若是是叶音時夭
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
必慎厥尤尤叶音盈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
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
所抗抗叶音平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懼煙炎炎同燄之毀熸何光芒之敢揚哉且
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
望舒朓朓音窕晦而月見西方曰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
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

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虛)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
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巳群車方奔乎險路安
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兮將
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
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
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
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
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巳之圖也勲績不
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踊躍草萊秖見
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眞棄此焉如靜

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彼稱
天所誘也汗漫而已非巳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
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
享土於善圉(牧馬)狼瞫取右(車右也)於禽囚兮父畢精
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入江斬蛟)壽王(姓吾丘)創基於
格五(博塞也)東方(名朔)要幸於談優上官(名桀)效力於銚
蓋弘羊穌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
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俛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
揚衡(眉目之間)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

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
亭亭(孤立貌)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
翩翩而獨征

釋言(以言自解釋也)　唐韓愈

元和(憲宗年號)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
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絪)公賜之坐且曰吾
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
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
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爲一作譏)讒於相國之

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
我哉子其愼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
同遷于南者凡三人(李方叔張署)獨愈爲先收用相
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
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
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
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
子之宰(一有相字)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
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兆

笏立士大夫之行(音列 杭也)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
敢敖於言乎(乎一無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
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
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
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
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
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
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歟(歟字一無)既累月
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名吉甫)與
裴公(名垍)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

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治理一作居)則與天子
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其孰不顧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
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
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既以
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當沒反 咨訝也 嗟)市有虎而曾
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
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
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
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
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
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
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
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
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
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
懼而愼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
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
宰相(相下一作相國 並同)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

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
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
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問對

按問對者文人假設之詞也其名既殊其實復
異故名實皆問者屈平天問江淹遂古篇之類
是也(今並不錄)名問而實對者柳宗元晉問之類是
也其他曰難曰諭(宋劉敞有諭客 今不錄)曰答曰應(柳有)
(應責 今不錄)又有不同皆問對之類也古者君臣朋
友口相問對其詞詳見於左傳史漢諸書後又

倣之乃設詞以見志於是有問對之文而反覆縱橫真可以舒憤鬱而通意慮蓋文之不可闕者也故採數首列之若其詞雖有問對而名入別體者則各從其類不復列於他云

晉問　唐柳宗元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鉤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

則騰突撐拒聳峙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攫奔搏嚙當者失據揣狄惴怯皆卵汎壓振振業業覷闖蹀戶惕若僕妾其按衍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鵠之翔舞洄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一作滿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大淵坱圠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潰濁糜沸黿鼉詭怪于于汩汩騰倒駃越委泊涯涘呀呷欲納摧雜失墜其所蕩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怒風撼磕一作于巉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淵泙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之轤所負檣檣之所御鱗川林聳瀰雲遁兩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此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崇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為鍛為鈎為鏑為鏃為鍭一作為鍭三字無為鍭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蕭蕭褷褷一作

合眾蘇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岐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滎浩浩爽爽淋淋滌滌熒熒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鑠雲破霄跕飛鳥亏人之勇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此一作未詳乃使跟超被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讋羣夷拔擊節制開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兕冑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

先軫曰師直爲壯曲爲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爲
上哉
先生曰昔國多馬岳焉是産士寒氣勁崖圻谷裂
蚪劤草木短縮鳥獸鑿匿而馬蕃焉𠵙𠵙駪駪䮪
𧿹溶溶紜紜轠轠𨇱𨇱或赤或黄或玄或蒼或醇
或駹黳然而陰炯然而陽若旌旃旗幟之熚煌乍
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躓若江漢之水疾風驅
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顛踵羣飲源槁迴食野赭
浴川蹙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
觀其四散倘怳開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

然飛躍千里相角風駿霧鬣斷山抉壑耳提眉雲
腹挾衆不寂寥遠遊不夕而復攫地跳踉堅骨闌
筋交頸互齧鬪目相馴聚溲吏嘘昂首張斷其小
者則速疾繳繞仰乳俯齕蟻雜蝨集啾啾瀌瀌旅
走叢五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禅手飛㩳指毛命
物百步就轡牽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軒以
樂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未詳三句韻若是何如吳子
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先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宫室求
大才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凋內
貞滯汁液不行乃堅乃良古通用萬工舉斧以入必
求諸岩崖之欹傾澗壑之紆縈凌巑岏之杪顛漱
泉源之淦潛根絞恠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
同色羅烈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巒
柿䑺填層谿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車之乘
凌其響之所應則潰潰淵淵洶洶霿霿若霧若崩
若蛟龍之鬭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札巉捎殺摧
崒坱圠霞披雷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鵾
鶴鶩鶬號鳴飛翔貙豻虎兕奔觸讋慄叶伏無

所入避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捎危顛芟繫柯乘
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盪突硉兀轉騰冒沒
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匯流畜鮮前者
汨越後者迫隘乃下龍門之懸水搯拉頹踏捽首
軒尾㴼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洄山
觸天既渟既平潤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
拔而出林立峯峙穿雲蔽日渙然自撓復就行列
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集阿房長
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
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土

不患無人患無人不患無宮室患無宮室不患材
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褫斯祁宮
名既戌諸侯叛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藂叶𧒥羅𧑅津涯千里
雹馳車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㗊斷流
脩網亘山罩罶罣麗織袵其間巨舟軒昂仡仡廻
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顏於是鼓譟沓集而從之扼
龍吭拔鯨鰭戮白鼉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湄捜攪
流離掬縮推移怒會網感騰天彌圖掉蹀擁踊以
登夫歷山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摧如雲之披其

有乘化會神振拔漣淪擒奇文出惟鱗騰飛濤而
上逸生雹雷於龍門者猶仰綸飛繳頓踏而收之
莫不脫角裂翼呀嚇匍匐復就攣切莫保龍籍具
糅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失紗鱗
鮹鯉䱇鱝魴鱮之瑣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數瀕
脫紘日養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饜飫腥
膏腐鹵聞鱠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而莫
顧瞆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觀不足之夸
後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者也人之賴之與穀

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
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稼若圃皦兮勻勻渙兮鱗鱗
邐瀰紛錯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澍若
枝若股委佀延布脈寫渟浸渫濕滑泊詳瀨木瀰高
掩庳浸壠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植堤防瀴
瀛霈瀸偃然成淵滿𦴒然成川觀之者浩浩之水
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陰漉井鹵審起孕斯富媼不
愛其美無聲無形慓結迅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
皛皛纍纍奮儐離析鍛圭椎璧眩轉的皪乍似殞
星及也明滅相射冰裂雹碎巃嵸增益大者印纍

小者珠剖湧者如坻坳者如窪日晶熠煜螢駭電
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
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
駭化變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從驢贏牛馬之運
西出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
鹹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賚
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
魏絳之言曰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邪雖然此
可以利民矣而未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矣
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

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怒定周于温率冊受錫夾輔糾逖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違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餼饋交錯文質饗

有嘉樂宴有庭實發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埋兵大戎小戎鐘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卒半天下鼓之則震怖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驩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甚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摟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與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河東河南河北）古帝王之更都焉（唐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温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於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茂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

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鬬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為準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按此篇首言山河其二曰兵三曰馬四曰木五曰魚六曰鹽七曰霸業而以堯之遺風終焉蓋效枚乘七發而作以諷時君勞事役而隆道實以）

對禹問

唐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

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一有民字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

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一無人字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一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一作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其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愚溪對　　唐柳宗元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邪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予固若是邪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漚泄藏石走瀨連艫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汩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眙若覩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覿乃合涇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

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邪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避是名邪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攫而懷之豈泉之實邪過而往貪焉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迺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側僻

迴滚蒸鬱之與曹螺蜂之與居唯觸𩏑擯辱愚陋
黜伏者日侵侵以遊汝闟闟𨶹縣𨶹馬以守汝汝
欲為智乎胡不呼令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
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
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
而猶以為誣寧有詐邪曰是則然矣敢問子之愚
何如而可以及我椰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邪雖
極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凋汝之所流不足以
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
裘我絺溽暑之鑠衆從之風而我從之火吾墊而

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吾放而遊不
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
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
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
凡者也願以是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
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
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覺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難蜀父老 參用史記漢書文選本　　漢司馬相如

武帝特俾如使蜀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以為事已行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詰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之

天子意馳
漢興七十有八載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高惠呂后文景武也威武紛紜湛沈讀曰恩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
外葉音志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莋存邛冉駹莋邛西夷郡名也蜀郡西部略斯
榆名地舉苞蒲夷種結軌結軌也出還轅東鄉讀曰嚮將報報天子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
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
羈縻勿絕而已今罷讀曰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
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並也
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
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
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
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
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
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
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

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
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
后氏戚之乃堙洪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必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胝皮厚也）無胈（胈股上小毛也）膚生
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
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握齪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
傳當世取說（說讀曰悅）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
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
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
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
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
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
孤為奴虜係纍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
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盭古戾字）夫為之垂涕況乎
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
（誚責也）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
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沫音昧若水名）徼牂牁（牂牁郡名）鏤靈山梁
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疏逖不閉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禔音媞）福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德音的）反
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
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
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
此矣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

頌上咸五（咸皆也與五帝皆盛）下登三（三王）觀者未覩指聽者
未聞音猶鷦鵬（鷦鵬大鳥名）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
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
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敞罔（敞罔失志貌）靡徙（靡徙自失也）遷延
而辭避

答客難（參用漢書文選本）　漢東方朔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都卿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

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

下震慴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讙譊之聲）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余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

遇其時也子又何恠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筳(音廷小枝也)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鼱鼩(音精劬小鼠也)之襲狗豽豚之咋(壯客反齧也)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答賓戲(後漢書本) 漢班固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應復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壹定之論烈士有不易

之分(扶問反)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章是以聖喆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煗墨(翟名)突不黔(黔黑也)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之服浮英華湛(讀曰沈)道德矕(莫很反收也)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景(景影同)駭聞之者嚮(讀曰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紆屈也)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毫)芒之內潛神默記恒(恆)以年歲然而器

不賈(音古)於當已(已謂躬也)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虖

主人逌(古攸字)爾(逌然笑貌也)而笑曰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勢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突奧(突音烟突東南隅為突西北隅為奧)之熒燭未卬(讀曰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呼交反)闞分裂諸夏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煜霅(光貌)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按也)朽摩鈍鉛刀皆能壹斷是

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迆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埶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浮也)說羈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三術帝王霸)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埶據徼乘邪(據微乘邪謂乘僻也)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非(名)設辯以激(君)呂不(名)

韋行詐以賈禍國說難既酉極其身迺囚秦貨既
貴厥宗亦隧隆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
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
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羲
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
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
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殖直略反譬猶屮
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
者苓落參天墜古地字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
哉今吾子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覿欲

從旄敦音毛堆而度高乎泰山懷氿音軌濫泉側出
而側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
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
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
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
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名戚激
聲於康衢五達曰衢四達曰康漢良受書於邳沂
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 故能建必
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子名賈優繇新語
以興董生仲舒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

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及時君之門闈究先
生之壺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
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
其亞與若迺夷抗行於首陽惠柳下降志於辱
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獲麟春秋聲
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壹陰壹
陽天墜之方迺文迺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
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共己味
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
之璧韞於荊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眂

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
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睹其能奮靈德合
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故夫泥蟠而
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珍也
時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迺牙曠清耳
於管絃離婁眇目於豪分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
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
抗力於千鈞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走亦不任廁技於
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文體明辯卷之四十三

文体明辨 二六卷之四十三

四二